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十五卷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五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 \times 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6\frac{3}{4}$  · 插页 8 · 字数 628,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5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72 定价（四）3.05元

## 目 录

第十五卷說明 .....	IX—XXVI
卡·馬克思。法国的状况 .....	3—8
卡·馬克思。英国的政治 .....	9—14
卡·馬克思。法英之間的新条約 .....	15—19
弗·恩格斯。德国的軍事改革 .....	20—25
卡·馬克思。英国的預算 .....	26—30
弗·恩格斯。論綫膛炮 .....	31—44
一 .....	31—35
二 .....	36—40
三 .....	41—44
卡·馬克思。柏林的情緒 .....	45—48
卡·馬克思。西西里和西西里人 .....	49—52
卡·馬克思。为拿破侖在萊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 .....	53—62
一 .....	53—57
二 .....	58—62
卡·馬克思。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魯士的状况 .....	63—68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	69—73
卡·馬克思。普魯士新聞 .....	74—79
弗·恩格斯。英国的志願兵部队 .....	80—82

卡·馬克思。不列顛的貿易 .....	83—87
卡·馬克思。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 .....	88—99
一 .....	88—94
二 .....	95—99
卡·馬克思。西西里新聞。——加里波第和 拉法里納之爭。——加里波第的信 .....	100—104
弗·恩格斯。不列顛的国防 .....	105—109
卡·馬克思。*叙利亞事件。——英国議议会 議。——不列顛的貿易状况 .....	110—114
弗·恩格斯。倫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	115—120
卡·馬克思。俄法同盟 .....	121—126
卡·馬克思。紙張稅。——皇帝的信 .....	127—131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运动 .....	132—135
卡·馬克思。*新的撒丁公債。——行将举办的 法国公債和印度公債 .....	136—140
弗·恩格斯。奥地利病夫 .....	141—144
卡·馬克思。欧洲的收成 .....	145—148
弗·恩格斯。英国志願兵猎兵的檢閱 .....	149—156
卡·馬克思。*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 备战。——东方問題 .....	157—162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进軍 .....	163—167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亞 .....	168—171
卡·馬克思。不列顛的貿易 .....	172—176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編者加的。——譯者注

---

弗·恩格斯。法国輕步兵 .....	177—191
一 .....	177—180
二 .....	181—185
三 .....	186—191
卡·馬克思。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會議 .....	192—195
卡·馬克思。普魯士現狀。——普魯士、法国和 意大利 .....	196—200
弗·恩格斯。志願兵炮兵 .....	201—204
卡·馬克思。普魯士备战 .....	205—208
弗·恩格斯。步槍史 .....	209—241
一 .....	209—212
二 .....	213—216
三 .....	217—219
四 .....	220—222
五 .....	223—226
六 .....	227—232
七 .....	233—237
八 .....	238—241
卡·馬克思。金融市場的緊張狀況 .....	242—243
弗·恩格斯。志願兵工兵,他們的作用和活動範圍 .....	244—248
弗·恩格斯。奥地利革命的发展 .....	249—252
弗·恩格斯。德国的运动 .....	253—256
弗·恩格斯。法国的武装力量 .....	257—261
弗·恩格斯。毕若元帅論战斗中的精神因素 .....	262—270
弗·恩格斯。“志願兵讀物”单行本序言 .....	273

- 弗·恩格斯。志願兵將軍 .....274—279
- 弗·恩格斯。布萊頓和溫伯耳登 .....280—286
- 弗·恩格斯。連隊列教練 .....287—292
- 弗·恩格斯。步槍和步槍射擊 .....293—298
- 弗·恩格斯。阿爾德肖特和志願兵 .....299—302
- 弗·恩格斯。陸軍部和志願兵 .....303—306
- 弗·恩格斯。瓦德西論法國軍隊 .....307—317
- 弗·恩格斯。牛頓檢閱的軍事評論 .....318—320
- 卡·馬克思。美國問題在英國 .....321—330
- 卡·馬克思。不列顛的棉花貿易 .....331—334
- 卡·馬克思。倫敦“泰晤士報”和帕麥斯頓勳爵 .....335—340
- 卡·馬克思。倫敦“泰晤士報”評奧爾良親王赴美 .....341—345
- 卡·馬克思。北美內戰 .....346—356
- 卡·馬克思。美國內戰 .....357—366
- 卡·馬克思。英國的危機 .....367—370
- 卡·馬克思。不列顛的貿易 .....371—376
- 卡·馬克思。經濟短評 .....377—380
- 卡·馬克思。對墨西哥的干涉 .....381—385
- 卡·馬克思。對墨西哥的干涉 .....386—393
- 卡·馬克思。富爾德先生 .....394—396
- 卡·馬克思。法國的財政狀況 .....397—400
- 卡·馬克思。弗里芒特的免職 .....401—403
- 弗·恩格斯。志願兵軍官 .....404—407
- 卡·馬克思。“特倫特號”事件 .....408—411
- 卡·馬克思。英美的衝突 .....412—415

- 卡·馬克思。“特倫特号”事件的消息和倫敦的反应……416—421
- 弗·恩格斯。美国战争的教訓……422—426
- 卡·馬克思。“特倫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427—430
- 卡·馬克思。\*关于“特倫特号”事件的爭論……431—436
- 卡·馬克思。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437—441
- 卡·馬克思。奴隶制問題的危机……442—443
- 卡·馬克思。美国近况……444—446
- 卡·馬克思。一件誹謗案……447—450
- 卡·馬克思。華盛頓政府与西方列强……451—453
- 卡·馬克思。报刊的意見和人民的意見……454—457
- 卡·馬克思。法国的新聞敲詐。——战争的經濟后果……458—459
- 卡·馬克思。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460—462
- 卡·馬克思。英国的輿論……463—469
- 卡·馬克思。西華德的公文被隱匿的經過……470—471
- 卡·馬克思。铁路統計資料……472—475
- 卡·馬克思。約翰·羅素勋爵的一次政变……476—479
- 卡·馬克思。倫敦的工人大会……480—483
- 卡·馬克思。反干涉的情緒……484—486
- 卡·馬克思。关于棉紡織工业的危机……487—489
- 卡·馬克思。英国記事……490—493
- 卡·馬克思。議會中关于答詞的辯論……494—498
- 卡·馬克思。墨西哥的混乱……499—504
- 卡·馬克思。美国近事……505—508
- 卡·馬克思。脱离派的朋友們在下院。——美国的  
封鎖被承认……509—512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美國內戰……………513—523
- 卡·馬克思。國際性的米勒斯案……………524—526
- 卡·馬克思。英國報刊與新奧爾良的陷落……………527—530
- 卡·馬克思。制止奴隸買賣的條約……………531—532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美國戰場的形勢……………533—537
- 卡·馬克思。英國的人道與美國……………538—541
- 弗·恩格斯。裝甲艦及撞擊艦和美國內戰……………542—544
- 卡·馬克思。中國記事……………545—548
- 卡·馬克思。一場丑劇……………549—552
- 卡·馬克思。關於墨西哥問題的辯論被壓制和同  
法國的聯盟……………553—555
- 卡·馬克思。評美國局勢……………556—559
- 卡·馬克思。羅素抗議美國無禮。——穀物價格  
上漲。——意大利的狀況……………560—562
- 卡·馬克思。美國廢奴派的示威……………563—566
- 弗·恩格斯。英國的志願兵檢閱……………567—573
- 卡·馬克思。援救加里波第大會……………574—576
- 卡·馬克思。英國工人的貧困……………577—580
- 卡·馬克思。加里波第派的大會。——棉紡織工人  
的貧困……………581—583
- 卡·馬克思。北美事件……………584—587
- 卡·馬克思。麵包的制作……………588—591
- 卡·馬克思。北美形勢……………592—595
- 卡·馬克思。南部同盟勢窮力竭的跡象……………596—599
- 卡·馬克思。\*北部各州的選舉結果……………600—602

卡·馬克思。麦克累倫的免职 .....	603—606
卡·馬克思。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 .....	607—609
卡·馬克思。給“柏林改革报”編輯部的信 .....	613
卡·馬克思。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 的呼吁书 .....	614—615
弗·恩格斯。什列斯維希的軍隊人数 .....	616—618
弗·恩格斯。英国的反德兵力 .....	619—624

### 弗·恩格斯的遺稿

弗·恩格斯。金累克論阿尔馬河会战 .....	627—643
一 .....	628—631
二 .....	632—634
三 .....	635—643
弗·恩格斯。英国軍隊 .....	644—663
一 .....	644—648
二 .....	649—655
三 .....	656—663

### 附 录

卡·馬克思关于恢复普魯士国籍的申請书 .....	667
卡·馬克思就恢复其普魯士国籍問題所作的声明 .....	668—671
卡·馬克思因申請恢复普魯士国籍被拒絕而提出的申訴书 .....	672—679
卡·馬克思申請恢复普魯士国籍所得到的答复 .....	680—681
卡·馬克思关于入籍和居住柏林的申請 .....	682—683
卡·馬克思給警察总监馮·策德利茨的信 .....	684—685

注釋 .....	689—748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	749—774
人名索引 .....	775—812
期刊索引 .....	813—816
地名索引 .....	817—826
譯后記 .....	827

### 插 图

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进军图(1860年) .....	166—167
“志願兵讀物”一书的扉頁 .....	271
內战前夕的美利坚合众国图(1861—1865年) .....	358—359
美国內战的进程图(1861—1862年) .....	520—521
卡·馬克思給“柏林改革报”編輯部的信 .....	611
弗·恩格斯“英国軍隊”一文手稿的第一頁 .....	645

## 第十五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 1860 年 1 月至 1864 年 9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这是一个資產階級民主运动活跃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漲的时期，它接替了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在欧洲持續已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和美洲的許多国家都出現了新的革命高漲的迹象。在德国和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仍然沒有解决，因而重新展开了民族統一运动；在俄国和美国，革命形势正在形成；在波拿巴法国，革命風潮也在不断加强。

随着政治形势的活跃，工人階級的政治自觉普遍提高。无产階級运动从資產階級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斗争的道路。1857—1858 年在資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爆发的世界經濟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罢工斗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不可調和性。无产階級根据 1848—1849 年革命的經驗看到自由資產階級背叛和小資產階級无能領導革命运动，所以愈来愈坚决地力求摆脱資產階級政党的影响。

英国工人階級政治积极性重新高漲起来；他們的群众性的斗争，特别是他們为抗議英法統治階級企图保护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而举行的大会，都证明这一点。法国无产階級日益坚决地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德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力求摆脱自由資產階級的

影响，在 1863 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馬克思主义奠基人不断在进步刊物上就国际生活的一切基本問題发表言論，不懈地宣傳革命的科学的 worldview，教育了无产階級去了解它的階級利益，培养了它的国际团結精神。由于无产階級国际联系的增加和加强，终于在 1864 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在 1860—1864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注意的主要是民族解放斗争問題以及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任务。本卷中很多文章就是闡述这些問題的。論述美国内战这一特殊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中心的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策略，是由无产階級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下述基本客观任务决定的：完成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中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为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創造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实现民主改革是无产階級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們主張在德国和意大利实现革命的統一，主張尽快采用革命方法进行美国内战和尽力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和俄国的沙皇制度是欧洲各民族在民族解放斗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特別重視这两个国家中的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的新高漲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危机的成熟，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階級組織这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扩大和加强自己与許多国家的革命家的联系，而且还給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以有效的实际援助。他們在进步刊物上进行反对于涉美国的积极斗争，把反对美国黑奴制度的斗争看做欧洲和美洲工人階級的切身的事业。

为了加强无产階級革命家在即将到来的階級搏斗中的陣地，馬克思和恩格斯与倫敦的各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建立更为密切

的联系，并且不疲倦地宣傳自己的观点。为了繼續維護无产階級革命家，反击統治階級對他們的誹謗性攻击和恐怖手段，馬克思于1861年在报刊上組織了一次爭取釋放杰出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广泛运动。186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許多步驟給波兰起义以实际援助，同时还开展广泛的运动抗議欧洲列强支持俄国沙皇政府鎮压起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密切地注意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針對着拉薩尔的机会主义的綱領和策略（拉薩尔为工人階級規定的方向是，与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資產階級，以期得到某些让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階級对封建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同时批判了德国資產階級的不彻底的、畏首畏尾的政策。

为了訓練无产階級进行新的階級搏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內非常重視进一步制訂无产階級政党的理論基础。馬克思在1859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政治經济学批判”之后，繼續致力于他所計劃的經济学巨著，預計在这一著作中探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問題的总和，詳尽地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济学。1861年，馬克思着手撰写巨大篇幅的經济学手稿，这是他的主要經济学著作“資本論”的初稿之一。“資本論”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恩格斯在1860—1864年間繼續深入地研究軍事理論問題，特别是各种武器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对軍事科学的研究，对于确定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階級性质和目的，对于揭示武装斗争的規律性，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六十年代初的民主运动活跃的条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政論活动特別具有意义。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必須在这一

时期更加广泛地宣傳自己的观点，影响輿論，以利于无产階級，为此他們利用一切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手段，包括資產階級报刊在內，来和反动势力作斗争。馬克思除了繼續为进步的美国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之外，于1861年10月开始为維也納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报纸“新聞报”写稿，这家报纸在当时是最为流行的德文报纸之一。在这几年中，恩格斯也为英国的“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和德国的“軍事总汇报”写稿。

本卷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欧洲問題的政論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文章主要是闡述德国及意大利的民族統一、消灭这两国的封建关系残余和变意大利为独立国家这项任务的。进步力量爭取在德国和意大利恢复統一的斗争，遭到德国特别是普魯士和奥地利反动势力的反抗，也遭到支持它們的欧洲强国政府首先是沙皇俄国、波拿巴法国和英国的政府的反抗，这些国家的政府力图保持这两国的民族分裂状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中坚持解决这一問題的革命民主道路，认为只有全民运动才能使普魯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无能为力，才能使皮蒙特保皇势力的王朝阴谋破产。他們指出，只有把封建专制制度的残余消灭干净，才能为德国和意大利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創造有利的条件。馬克思写道：“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國內实现統一和自由，它（德国。——編者注）必須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們。”（見本卷第195頁）

馬克思在“普魯士备战”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普魯士的腐朽透頂的反动統治、它的反民主的制度以及容克地主和軍閥的橫暴。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密切注意德国政治生活活跃的迹象和民主力量的积极化。1860年初，馬克思在“柏林的情緒”一文中指出普魯士

的革命情緒大大加強。在這幾年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堅持統一德國的革命道路，反對普魯士容克地主的“從上面”統一德國的計劃，與此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批判普魯士自由派的政治綱領，因為自由派擁護在普魯士王朝的領導下統一德國的道路。馬克思嘲笑普魯士自由派關於“新時代”隨着威廉親王的攝政而到來的幻想，並表明：德國資產階級的懦怯的叛賣的政策以及它向容克地主和保皇派權臣投降，鞏固了反動勢力的障地。

馬克思認定波拿巴法國的政策是德國統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之一。他揭露了第二帝國所採取的籠絡手段，——第二帝國向德國北部各邦許願，保證促成以普魯士為中心的德國統一，用這種辦法使萊茵河左岸歸併於法國。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贊同普魯士和德國其他各邦對法作戰，認為這一戰爭會加速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的發展。

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考察了奧地利帝國由於內部矛盾而瓦解的過程以及奧地利帝國的各民族加強了民族解放鬥爭的情況，並且說明了奧地利政府為了鞏固哈布斯堡王朝而不得不向匈牙利民族運動作出某些讓步的政策。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非常注意意大利人民在六十年代反對內外敵人的英勇鬥爭。本卷中有不少文章論述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革命統一意大利。他們認為，從無產階級和全體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樣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建立真正獨立、統一和民主的意大利。無產階級的領袖們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視着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行動，所有意大利的真正愛國者都團結在他的周圍。馬克思和恩格斯熱情地歡慶加里波第派志士們的每一個成就。恩格斯有幾篇文



章(“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亞”、“加里波第的進軍”等)就是專門闡述加里波第派志士們的英勇鬥爭的。恩格斯對加里波第的革命策略，對堅決維護意大利人民利益的加里波第派志士們的戰鬥精神、自我犧牲和勇敢無畏，作了高度的評價。恩格斯認為加里波第是天賦卓越的勇敢的領袖，是真正的人民統帥。

為了揭露意大利革命的內外敵人的陰謀，馬克思在“西西里新聞。——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納之爭。——加里波第的信”、“普魯士現狀。——普魯士、法國和意大利”等文章中，痛斥背着加里波第與拿破侖第三勾結的卡富爾所奉行的反人民政策。他指出，卡富爾強加給意大利人民的、在薩瓦王朝領導下統一意大利的道路，只會使意大利人民陷入新的奴役，使意大利受制於波拿巴法國。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深入地研究了俄國的國內狀況，認為俄國農民爭取廢除農奴制的運動具有巨大的意義。他們認為這一運動是一個偉大的事件，是歐洲革命的强大後備軍。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改革前的俄國國內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他在“俄國利用奧地利。——華沙會議”一文中闡明了俄國社會各階級對當前廢除俄國農奴制一事的态度，同時着重指出了沙皇政府想犧牲被壓迫階級——農民的利益而與地主協同一致的企圖。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是以真正科學地研究歐洲各國經濟生活為基礎的。馬克思評述了法國的經濟狀況(“法國的狀況”、“新的撒丁公債。——行將舉办的法國公債和印度公債”、“糧食價格。——歐洲的金融狀況和備戰。——東方問題”、“金融市場的緊張狀況”、“法國的財政狀況”以及其他文章)，揭示出法國的農業和工業在第二帝國時期衰落的原因，並指出，與拿破侖第三政府關於改善國家經濟狀況的騙人諾言相反，波拿巴制度只導致

了国家財政和經濟的混乱。

馬克思分析了英国的工业状况和英国工人階級的处境，揭示了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及其子女的情景，描述了非人的劳动条件（“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他写道，在英国这个机器和蒸汽的国家里，还有些工业部門全部保存着手工劳动。这首先是那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門。在这些部門中，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工人干活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見本卷第 589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非常关心民族解放运动而密切地注視着波兰人民的斗爭。无产階級的領袖們认定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問題是摧毀当时欧洲的反动堡垒沙皇制度的基本前提，也是通过民主道路統一德国的基本前提。馬克思为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而写的“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揭示了波兰問題对德国命运的意义。馬克思指出，德国工人階級的職責就是努力促进波兰的复兴。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其全部活动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美洲大陆各国首先是美国的經濟发展、社会斗爭和政治斗爭。本卷中有一大組論文就是用来論述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即 1861—1865 年内战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这一战争的同时代人，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了与美国内战有關的問題，并且揭示了这次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論述这个题目的著作，大部分是馬克思撰写刊登在 1861—1862 年的“新聞报”上。在“美国問題在英国”、“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等論文中，馬克思根据对美国資料和文献的研究，全面地探討了内战发生的原因，确定了已經展开的斗爭的性质和动力。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馬克思用大量的具体历史材料說

明，美国内战是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这两种对抗力量长期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后果；按馬克思的說法，这一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紀的历史的动力”（見本卷第 325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北部和南部战争的真正原因，认为这次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在北部各州已經确立的資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美国南部占統治地位并阻碍全国資本主义发展的奴隶制度之間的斗争。馬克思对十九世紀上半叶美国社会政治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在自己的文章中闡明了美国种植場奴隶制这种复杂的社会現象，說明了它与世界資本主义市場在保留着資本主义以前的剝削形式和方法的情况下的紧密联系。馬克思表明，尽管北部的金融資產階級以及靠买卖棉花和买卖奴隶劳动的其他产品而发财致富的部分工业資產階級希望保留奴隶制，但奴隶制的繼續保存与北部各州的資本主义发展越来越不能相容。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奴隶制問題就是美国内战的实质：“所以十分明显，整个过程过去和現在都是以奴隶制問題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說，現有的蓄奴州內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說，北部的 2 000 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繼續屈从于 30 万奴隶主的寡头統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領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則。”（見本卷第 356 頁）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确定欧洲和美洲无产階級对美国内战的态度时，是从欧洲和美洲的革命运动的利益、从无产階級革命胜利的前景出发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如十八世紀末美国独立战争揭开了資產階級統治的紀元一样，美国反对黑奴制的战争将

開創工人階級統治的紀元，因此，美國革命戰爭可以促進歐洲革命運動的高漲，並成為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先聲。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美國問題的論文中，偉大的國際主義思想——無產階級政黨最重要的思想原則之一，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對黑奴制的鬥爭看做勞動者階級的切身事業。他們不止一次地強調說，南部各州的奴隸制的存在阻礙美國工人運動的順利發展。他們指出，只要黑人的勞動還帶着可恥的奴隸制烙印，白人的勞動也不可能自由，因為，讓一部分勞動者和另一部分勞動者對立，就能使美國資產階級癱瘓美國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又指出，在美國南部保存黑奴制，成了加強剝削北部“自由”工人的理由，而奴隸主如果在戰爭中獲勝，如果他們對整個聯邦建立了統治，就會把整個工人階級貶低到無權奴隸的地位。馬克思在闡述奴隸主寡頭集團極端仇視美國工人運動時指出，就在這一時期，奴隸制的思想家“所力圖證明的，與其說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說是膚色實際上無關緊要，勞動者階級不論在哪里生來都是做奴隸的”（見本卷第363頁）。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把解決奴隸制問題同自由壟殖美國西部和西南部的土地問題緊密地聯繫起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用革命民主主義辦法解決土地問題，不僅是由美國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要求和廣大農民的利益決定的，而且也是由美國工人運動的利益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定，團結一切希望徹底消滅奴隸制的進步力量，是美國工人階級的基本任務。無產階級的領袖們用自己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和“新聞報”上的言論，努力幫助北部革命民主

力量为全面彻底地解决战争所提出的任务而斗争。

馬克思指出了战争从北部方面来说所具有的进步的革命的性质，并且在头几篇论述美国内战的文章中就指出，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即北部各州必将胜利。同时，他无情地揭露了领导着反奴隶制的联合但迟迟不敢宣布废除奴隶制的北美资产阶级的懦弱政策。馬克思在“弗里芒特的免职”、“评美国局势”等文章中尖锐地批评北方政府，因为它害怕使战争成为彻底的、真正革命的反奴隶制的斗争。馬克思评述了北部的作战方法，他在1862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从如此长久地盛行着欺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只能期待到”这样的方式。馬克思揭示出北部初战失利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力求在与奴隶主妥协的基础上作战，他指出只有革命的作战方法才能保证北部各州的胜利。

关于人民群众在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重视北部和西北部各州及其工人和农民——奴隶制的最坚决的敌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馬克思认为，战争进程中发生必然的转折，是由于“为军队提供主要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见本卷第558页）。

馬克思主义奠基人极为重视被奴役的黑人群众的斗争，认定他们是北部在与南部奴隶主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早在1860年，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已指出，美国的奴隶运动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件之一。馬克思特别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不让黑人有权加入北军与奴隶主作战。馬克思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仅仅一个黑人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恩格斯强调说，

更堅決的作戰方法還會使南部的白種貧民行動起來，這些人是破產的、備受壓迫的勞動群眾，他們仇視奴隸主寡頭，但是還受着種族偏見的影响。

馬克思在 1862 年寫的許多文章中，指出了執政的共和黨在主張立即消滅奴隸制的力量日益增強和團結的影响下逐漸分化的過程（“美國廢奴派的示威”、“北部各州的選舉結果”）。第一次載入全集的文章“北部各州的選舉結果”，明顯地闡述了共和黨內部的變化，該黨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壓力下不得不在解放奴隸問題上採取較為堅決的立場。馬克思根據對各州投票結果的分析，說明共和黨人在選舉中失敗首先是由於西北部農民對舊的作戰方法不滿。馬克思在總結戰爭的第一階段時寫道：“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內戰的第一幕，即根據憲法進行的戰爭。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進行的戰爭，就要開始了。”（見本卷第 558 頁）

馬克思在也是第一次載入全集的“北美事件”一文中，熱烈歡迎林肯關於解放屬於參加叛亂的種植場主的黑奴的宣言。這一文件“撕毀了舊的美國憲法”，標誌着向戰爭新階段即用革命方法作戰的過渡。這篇文章以鮮明的筆調評定了林肯這個來自人民、平民的人。馬克思着重指出，在林肯的行動中沒有任何姿態、漂亮的詞句和虛假的激情。與此同時，馬克思也指出林肯的某些法令的資產階級局限性，常常批判林肯的動搖和猶豫。儘管如此，馬克思對林肯的活動還是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強調說：“在美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上，林肯必將與華盛頓齊名。”（見本卷第 586 頁）

在論述美國內戰的最後幾篇文章（“南部同盟勢窮力竭的跡象”、“英國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狀況”）中，馬克思根據對階級力量的對比和交戰雙方的能力的深刻分析，指明各蓄奴州物

质后备和人員后备不足，离心力量增漲，因而它們的失敗是必然的。

馬克思认为北部的胜利有巨大的意义，同时着重指出美国资产阶级綱領的温和性，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对保存奴隶占有制殘余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馬克思在关于北部各州选举結果的文章中写道，紐約市是“美国金融市場的中心和南部种植場抵押券持有者的巢穴”，它“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正是这个城市在美国內战前夕和內战期間成为力求与奴隶主妥协的民主党的主要支柱，这决不是偶然的（見本卷第 600 頁）。馬克思的这一指示对于理解美国事件的此后的进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美国黑奴制虽然消灭，北部各州虽然取得胜利，但种族歧視、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却保存下来了。

在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論美国內战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闡述战争进程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美国內战”和“美国战場的形势”以及其他文章中，揭示了对于軍事科学十分重要的关于战争性质影响作战方法的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批判北軍总司令麦克累倫提出的軍事战略計划（“大蛇”計划），认为这是一个与革命战争性质背道而馳、在軍事方面漏洞百出的計划。与这一計划相反，无产阶级的領袖們提出自己的战略計划，这一計划是在考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基础上制定的。他們的計划是集中力量給敌人心臟以决定性的打击，并規定首先占領乔治亚州，这样南部同盟的領土将被切成两部分（見本卷第 521—523 頁）。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清除北部軍隊中同情南軍的反动軍官是一項首要的軍事措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实了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預見的正确性。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61

年和1862年間指出的革命措施在內战第二阶段的实行，保证了战争进程的根本转变和北部的最后胜利。

本卷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論述美国內战对国际关系以及对欧美各国内部状况的影响的。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揭露资产阶级外交的阴谋，揭露統治阶级对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当美国軍舰拦截英国“特倫特号”郵船事件使两国武装冲突很有爆发可能的时候，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英国执政寡头的对外政策，寡头們不顾英国自己宣布的中立，暗中支持南部叛乱分子，并准备武装干涉，以维护奴隶主。在馬克思的“英美的冲突”、“关于‘特倫特号’事件的爭論”、“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以及其他文章中，无可辯駁地证明了，英国統治集团及其欧洲大陆上的应声虫为煽起保护奴隶主的可耻战争而提出的論据，都是荒誕的、虛假的。关于英美冲突的文章，对于培养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文章向无产阶级教授了在国际冲突中制定和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綫的本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积极影响統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劳动群众爭取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因此，他們高度评价了英国工人阶级反干涉斗争。在“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倫敦的工人大会”、“反干涉的情緒”等文章中，馬克思表明，虽然英国工人阶级处在卖身投靠的帕麦斯顿报纸所散布的沙文主义的烏烟瘴气中，但它始終是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馬克思強調指出，即使是由于南部各州被封锁而停止輸送棉花，从而引起了英国工人阶级物质上的极大的困苦，也沒有能摧毁英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精神。馬克思在評述英



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立場时写道：“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见本卷第615页）

马克思在“英国工人的贫困”、“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两篇文章中，描绘了失业的郎卡郡织工的触目惊心的赤贫景象，他们由于棉纺织工业的许多工厂关门而流落街头。马克思指出，“棉荒”对英国工厂主有利，因为它帮助他们出清生产过剩时期积存起来的货物，同时，马克思揭露了统治阶级企图把英国劳动人民的贫困说成仅仅是受了美国内战影响，并且痛斥资产阶级的一套可怜的慈善设施，这种设施只能使工人及其家庭饥饿而死。马克思愤怒地写到土地贵族和工厂贵族之间的“不寻常的吵闹”，指出他们争执的原因是：“争论他们当中谁较多地榨取了工人阶级的血汗，谁应该最少地援助贫困的工人”（见本卷第57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从宪章运动低落时起就一直处在工联主义强烈影响之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的觉醒。除了工人阶级在美国内战时期的反干涉斗争之外，马克思还非常重视英国人民声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对外冒险的示威（“援救加里波第大会”等）。

还有一组关于英法西三国干涉墨西哥的文章（“对墨西哥的干涉”、“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等），论述了国际关系和欧洲列强殖民主义政策问题。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以各种各样虚伪借口为掩饰而合伙进行所谓“墨西哥远征”的国家的真正目的，从

而揭穿了这一远征的殖民主义性质。馬克思把对墨西哥的干涉称为“国际史上的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見本卷第386頁)。馬克思着重指出，干涉者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墨西哥反动派反抗当时已为全国承认的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馬克思指出，以整頓秩序为借口的墨西哥远征只能产生这样的直接結果：削弱宪法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刺刀支持下加强反人民的教权派，重新挑起已經平息的內战，而且情况必然如此。馬克思的文章充滿着对墨西哥人民及其解放斗争的深刻同情，他严厉地斥責干涉者背信棄义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論述干涉墨西哥的各篇文章，鮮明地表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反对較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剝削和奴役經濟落后的附屬国而进行不調和斗争的态度。

馬克思还向国际无产阶级指出英法西三国的干涉所造成的另一种危險。馬克思认为，“欧洲的武装的最高法庭”对美洲国家內政的干涉，乃是帕麦斯顿和波拿巴为了挑起同美国的軍事冲突而采取的一种“下策”。在“墨西哥的混乱”、“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等文章中，馬克思揭露英国統治集团想利用墨西哥的事件作为借口，利用墨西哥的領土作为英国和法国站在南部各蓄奴州方面干涉美国內战的进攻基地。

馬克思联系着拿破侖第三参加墨西哥远征揭露了他的冒險阴谋，強調指出，对路易·波拿巴來說，对外冒險是保存第二帝国反动的波拿巴制度的手段，是在欧洲特别是在瑞士获取某些領土的方法。此外，馬克思指出，策动拿破侖第三对墨西哥冒險，是第二帝国金融界的直接需要，冒險的目的就是建立法兰西殖民帝国(“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馬克思特別指出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发起者英国的反动作用，揭下了英国資產階級的外交的假面具，指出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殘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視。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英国統治集团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中看出，資產階級和貴族的英国很久以来在欧洲事务中所起的反动作用显然地加强了。英国到十九世紀中叶变成了“世界工厂”，它力求保持自己的工业壟断和殖民壟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英国統治階級成为不仅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的所有反动运动的堡垒。

馬克思在揭露欧洲列强——英国、俄国、法国——旨在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奴役他国人民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严厉抨击了帕麦斯頓政府在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及其他国家中所奉行的殖民主义政策。馬克思用数字和事实表明：1860年英国和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年法国对叙利亞的占領，都是这些国家的統治者背着本国人民干的，是掠夺性质的。

本卷中还有一系列关于軍事問題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为总结美国內战的經驗而写的。恩格斯发展关于战争的学說，指出人民群众的決定性作用，精神因素在軍事行动中的意义。恩格斯密切注視軍事技术的发展，认为美国內战在这方面創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着重指出軍事技术和战术的发展之間的联系，指出軍备的发展依赖于生产方式中的变化。

本卷中有一些恩格斯关于軍事問題的著作，是他在1857—1860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的重要补充，这些文章已載入本版第十四卷。在“步枪史”、“論綫膛炮”、“法国輕步兵”等論文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了各种武器改进的过程，各个不同国家的战术发展过程。发表在英国“郎卡郡和柴郡志

願兵杂志”上的一組文章，深刻分析并批評了英国志願兵部队的軍事訓練的組織和制度。載于“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的恩格斯“英国的志願兵部队”一文，專門論述了志願兵部队階級成分的問題。恩格斯的未完手稿“金累克論阿尔馬河会战”，戳破了英国資產階級历史編纂学所制造的关于英軍无往不胜、英軍在克里木战争期間大建奇功的神話。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利用了許多俄国材料，对俄軍在克里木战争期間的英勇抵抗作了应有的評價。

本卷中恩格斯的軍事历史著作，是研究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軍隊和軍事学术的学說的重要文献。这些著作对馬克思主义軍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軍事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貢獻。

\*                     \*                     \*

本卷所包括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有 15 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沒有收入。其中，有一些已在苏联刊物上以俄譯文发表。“法国的状况”、“柏林的情緒”、“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魯士的状况”、“不列顛的貿易”、“毕若元帅論战斗中的精神因素”、“富尔德先生”、“美国近况”、“铁路統計資料”、“英国記事”、“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罗素抗議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等文章，以及馬克思的“为拿破侖在萊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一文的第二部分和列入附录的一些文件，都是第一次以俄譯文发表的。

本卷中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都沒有署名。但是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根据发表他們文章的某些报纸的編輯部的特殊記号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本卷絕大多数文章已經肯定出自何人手笔。

“紐約每日論壇报”和“新聞报”以及其他报纸显然印錯了的

---

人名、地名、数字、日期等等，都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原材料一一核对，并作了更正。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篇文章和通訊的篇名，都是依照当时报纸上的标题印的。原件沒有篇名的文章，則由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标题前以星号为記。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60年1月—1864年9月



# New-York Tribune.

Vol. XLIX.....No. 6,862.

NEW-YORK, TUESDAY, FEBRUARY 7, 1860.

PRICE TWO CENTS.

## 卡·馬克思 法国的状况<sup>1</sup>

1860年1月17日于巴黎

路易-拿破侖皈依了自由貿易，并且准备宣布新的和平紀元到来。他差不多可以被接受入战栗教派<sup>2</sup>了，因而1860年将作为黄金时代的第一年载入欧洲史册。这些轰动整个倫敦报界的奇聞，来源应当归功于发表在1860年1月15日“通报”<sup>3</sup>上的路易-拿破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先生的一封信。发表这封信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国家証券在巴黎跌价，在倫敦漲价。

首先，有必要詳細研究一下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也就是那封应该成为新紀元的整个大厦基石的皇帝的信。路易·波拿巴告訴富尔德先生說：“必須設法进一步发展国民財富的各个部門，这样的时机已經来到。”类似的声明在1852年1月份的“通报”上出現过，那时，*coup d'état* [政变] 开創了 *Crédit Mobilier*、*Crédit Foncier* 和其他的 *Crédits ambulants*<sup>4</sup> 的紀元。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从这个多事的时代起，在法国暴君庇护下公布的每个年度財政报告，一直都用大量官方数字极力強調一个事实，即帝国履行了



自己的諾言，並且在它的悉心治理之下，國民生產的各個部門已經取得大發展。

這樣一來，我們便陷入了困境。要末是 coup d'état [政變] 時期所作的聲明為時過早，而 coup d'état 之後發表的財政報告是捏造；要末是現在的聲明純粹是欺騙。

無論如何，根據新的皇帝宣言的自供，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法國社會從波拿巴制度的復活中所應得到的經濟上的好處不在過去，而在未來。我們且看一看，這些美妙的經濟革新將借助於什麼樣的新發明來實現。

首先，路易·波拿巴告訴富爾德先生說：“我國的對外貿易應通過產品交換來發展”——真是了不起的至理名言，富爾德大概也會因自己主子的這個大發現而有點吃驚了。既然對外貿易是以本國產品交換外國產品，所以為了發展法國的對外貿易，就必須擴大法國產品的交換，這是無法否認的。路易-拿破侖從他設想的法國對外貿易的新發展中所預期的主要結果，是“在工人階級中普及福利”；工人階級的狀況，正如 coup d'état 的英雄所默認的和現代法國作家（例如，參看已故的科蘭先生的著作<sup>5</sup>）所指出的那樣，近 10 年來已明顯地惡化。不幸得很，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使最膚淺的觀察家也為之震驚。從 1848 年到 1860 年，法國的對外貿易已經向前邁了一大步。1848 年它達到 87 500 萬法郎，而 1859 年就增加了一倍多。在短短的 10 年間，貿易增長 100% 以上，這幾乎是空前的現象。這種增長的原因，可以在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合眾國等等國家找到，當然在土伊勒里宮<sup>6</sup> 的檔案庫里是找不到的。儘管法國的對外貿易近 10 年來急劇增長——其原因在於整個世界市場的根本變化，這遠在法國警察的瑣屑監督的

范围之外——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地恣意挥霍，那末，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雕敝的事实就暴露了这种轻松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

奥地利皇帝用一道命令在本国消灭了赤字，为什么路易-拿破侖不用另一道命令实现增加法国的对外贸易呢？不过，他预感到在自己的道路上有障碍。

他说：“我们必须首先改善我国的农业，并且使我国的工业摆脱使之处于较低阶段的那些内部障碍。”

法国的农业状况极需改善，这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唠叨着的事情。但是路易-拿破侖打算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他将保证以不大的“利息”给农业贷款。大家知道，法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强。路易-拿破侖会向其余三分之一的居民征税，以便给全国大部分人提供“利息不大”的贷款吗？这种想法确实太没有根据，不足置信。另一方面，他的 Crédits Fonciers [土地信用公司] 公开声明的宗旨是把借贷资本送往农村。这个公司能达到的唯一结果，不是改善农业，而是使小农破产，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又是那个老牌的失效的万应灵丹——信用设施。谁都不会否认，第二帝国标志着法国信用事业发展的一个时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方面帝国走得太远了，它已经同自己的信用一起失去了鼓励信用的能力。看来，这里

唯一的新事物就是：半官方的信用机构太臃肿了，已經不中用了，所以路易·波拿巴現在想把政府本身直接变成貸款事務所。由于每一个这样的企图总是带有巨大的危險，所以这一企图也必然要遭到失敗，就像他囤积粮食以提高粮价的企图失敗了一样。排水、灌溉和整地——这全是很好的措施，各有其好处，但它們所带来的唯一可能的結果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并不能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更何况根本沒有提出过这种目的。即使路易·波拿巴奇迹一样地找到了在全国範圍內这样来改善农业的办法，这些措施又如何才能消除近5年来法国农民一直苦于农产品不值錢的状况呢？所以路易-拿破侖要着手彻底改善交通工具。作这一建議时的冷硬心腸甚至超过了波拿巴的无耻。只要注意一下法国从1850年起的铁路发展就够了。这些“交通工具”的年度支出从1845年到1847年約17 500万法郎，从1848年到1851年約12 500万法郎；而从1852年到1854年几近25 000万法郎（比1848—1851年的支出多一倍）；从1854年到1856年几近55 000万法郎；从1857年到1859年約50 000万法郎。在1857年爆发了普遍的貿易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在建筑的铁路仍然需要款項，再加上已經批准支出的款項，数目都大得異常，法国政府曾經大受震动。它禁止铁路公司用发行每年为数21 250多万法郎的股票、证券等方式吸引新資本，禁止成立新公司并且对年工程量規定出了一定的限制。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路易·波拿巴說話的口气竟然像铁路、运河等等是現在才发明似的！他所暗示的强行降低运河航行稅的办法，其結果无疑会破坏国家合同，吓跑这些企业的投資，而且，这个措施也根本不是要把新資本吸引到那些部門中去。最后，为了找到农产品市場，准备刺激工厂工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我們已經证明的，

工厂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尽管如此，尽管輸出空前增长，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大发展，信用系統在法国极度扩充，法国农业仍然处于衰落之中，法国农民仍然日益破产。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怎样解释呢？长期国家公債每年增加 25 500 万法郎，这个事实就对这个問題作了充分的回答，更不用說为陆海軍抽血稅了。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民族的生产力长得更快的重担。

路易·波拿巴給法国工业开的药方，如果撇开那些空話或作不到的計劃不談，归根到底只是取消羊毛和棉花的关稅，逐步縮減糖和咖啡的关稅。这些都很好，但是只有像英国自由貿易派那样十分輕信的人，才能把这类措施叫做貿易自由。每一个懂得政治經濟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取消农产原料的关稅乃是十八世紀重商主义者理論中的主要点。压在法国生产上面的这些“内部障碍”，同 octrois〔日用品入市稅〕比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octrois 把法国分成好些个独立区，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区，使国内交換瘫痪，福利不能建立，因为这种 octrois 是破坏国内消費的。但是在帝国的制度下这种 octrois 增长了，而且还要进一步增长起来。降低羊毛和棉花的关稅，准备以取消減債基金来补偿，这样一来，增加国債的最后一个哪怕往往是有名无实的障碍就将消灭了。

另一方面，森林应砍伐，土丘須鏟平，沼地要排水，其办法就是在三年之内撥出 16 000 万法郎（据說相当于最近的战时公債中沒有用掉的余額），每年平均不到 5 400 万法郎。然而，皇帝的卡利奧斯特罗 5 年前郑重宣布的、从那时起人們已不再記起的卢瓦尔河岸的一項工程，用不了 3 个月就可以把这笔錢全部吃掉。在这种

---

情況下,宣言里還剩下什麼呢?“和平紀元到來”,——就好像以前沒有在波爾多宣布過似的。《L'Empire c'est la paix》<sup>7</sup>。

卡·馬克思寫于1860年1月17日

載于1860年2月7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5862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卡·馬克思 英国的政治

1860年1月27日于倫敦

在关于議会答詞的辯論中，最引人注意的題目是第三次对华战争<sup>①</sup>、对法商約和意大利糾紛<sup>②</sup>。应当看到，中国問題不仅是一个国际問題，而且牵涉到一个极端重要的宪法問題。按照帕麦斯頓助爵的独断命令而进行的第二次对华战争<sup>③</sup>，曾經先招来議会对他的內閣投不信任票，接着就是他解散下院；新下院虽然是由他一手包办选举出来的，但是也从来沒有人要求撤銷它的前任所通过的判決。一直到現在，帕麦斯頓助爵的第二次对华战争，还受着一个議会裁決案的譴責。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

1859年9月16日，英国接到白河失敗<sup>③</sup>的消息。帕麦斯頓助

- 
- ① 指1860年英法联軍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年7月，英法联軍攻陷大沽炮台，进占天津、北京；10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分別簽訂“北京条約”，英法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特权。——譯者注
- ② 指1856—1858年英法联軍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結果是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6月在天津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別簽訂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約；11月，又在上海簽訂了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譯者注
- ③ 指1859年6月英法侵略軍在大沽之战中所遭受的失敗。这月24日，英法派舰队到白河河口（即海河河口），进攻大沽炮台，被中国守軍击沉軍舰四艘，击伤六艘，英軍舰队司令賀布受重伤，登陆部队被击退。敌人在美舰掩护下逃走。——譯者注

爵不是召开議會，而是致书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談派一支新的英法远征軍打中国。在三个月中，正如格雷勛爵所說的，

“英国港口和軍械庫里一片喧嘩，忙于准备；同时采取种种步驟向中国运送大炮、彈药和炮舰，并且除海軍外，还加派了不下一万人的大軍。”

一方面，由于和法国簽訂的条約，另一方面，由于事先不通知議會而作的一大笔支出，就已經把这个国家完全投入一次新的战争了，而議會复会后，却滿不在乎地要求議會“感謝女王陛下把已經发生的事情和远征中国的准备工作告訴了他們”。路易-拿破侖本人对他自己的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說話的方式，或者皇帝亚历山大对他的参政院說話的方式，能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1857年下院在关于答詞的辯論中，現任財政大臣格萊斯頓先生談到波斯战争時曾經憤慨地說：

“我不怕反对，我要說，不事先通过議會就开始战争的做法，是同我国的慣例完全相抵触的，这种做法危害宪法，为了使这样危險的先例完全不可能重演，絕對需要下院加以干涉。”

帕麦斯頓勛爵不仅重演了一回“这样危害宪法”的先例；他这一次不仅在伪善的格萊斯頓先生的协助下重演了一回，而且，好像是想試試內閣不負責任的程度似的，他利用議会的权力对付国王，利用国王的特权对付議會，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居然肆无忌惮地在同样的行动範圍內重演了一回危險的先例。他的一次对华战争曾經遭到議会的譴責，他不顾議會又进行了另一次对华战争。而在两院中，却只有一个人鼓起足够的勇气反对內閣的这种僭越行为；奇怪的是，这一个人并不是立法議会的民主派，而是貴族派。这个人就是格雷勛爵。他对答复国王演辞的答詞提出了修正案，主張在沒有听取議會两院的意見以前，不應該开始远征。

执政党的代表和陛下反对派的领袖对待格雷勋爵的修正案的方式，清楚地标志着英国代議机关正在迅速走向政治危机。格雷勋爵承认，形式上国王享有宣战的特权，但是，既然大臣們事先不得到議会的批准不得在任何事情上花費一个法寻<sup>①</sup>，所以在沒有事先通知議會，沒有提請議會預先設法支付这些可能的費用以前，国王的負責代表們根本不应当采取远征的战争行动，这就是宪法和慣例。因此，只要国民的参议院认为适当，它在一开始就可以制止大臣們所策划的任何不正当的或不明智的战争。为了說明过去是怎样严格遵守这些規章的，这位勋爵閣下举了几个例子：1790年，当几艘英国船在美国的西北海岸被西班牙人截走时，皮特曾向两院提出了国王的咨文，要求两院通过一笔款項来弥补可能的支出。另一次，在1826年12月，当西班牙斐迪南七世为了援助唐·米格尔而打算入侵葡萄牙，唐·彼得魯的女儿<sup>②</sup>向英国求援时，坎宁送致了同样的咨文，把問題的性質和費用的概数通知議會。最后，格雷勋爵明白地指出，政府已經敢于不經議會同意而向全国征稅，因为已經承担的大量費用，总是必須設法支付的，而不挪用完全是准备作其他用途的款項，就不可能支付这笔錢。

格雷勋爵从內閣方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曾經带头反对帕麦斯頓第二次对华战争的合法性的紐卡斯尔公爵回答道：第一，近年来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慣例”，即“对答詞决不提出任何修正案，除非是要达到某种重大的政党目的。”因此，如果格雷勋爵不是受任何派別性动机的驅使，如果他不是奢望把大臣們赶走而让自己挤进去，那末，紐卡斯尔公爵至死也想不通，他破坏这个“近年

① 法寻是英国的輔币名，等于四分之一辨士。——譯者注

② 瑪麗亞二世·达·格洛麗亞。——編者注



来非常良好的慣例”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以为議院在重大的政党目的以外还会为了别的什么事情而爭吵，岂不是荒唐古怪嗎？第二，皮特和坎宁如此热心遵守的宪法慣例曾經一再被帕麦斯顿勋爵改变，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嗎？这位高貴的子爵不是曾經自作决定，于1831年在葡萄牙、1850年在希腊，以及像紐卡斯尔公爵还可能补充的，在波斯、阿富汗和其他許多国家进行过战争嗎<sup>9</sup>？如果議会30年来一直让帕麦斯顿勋爵僭越宣战、媾和和征稅的大权，那末議会为什么要突然違背自己悠久的俯首听命的傳統呢？宪法可能在格雷勋爵方面，但是时效权无疑是在帕麦斯顿勋爵方面。既然以前他沒有因这类“良好的”新花样而受过譴責，那末为什么現在一定要追究这位高貴的子爵呢？老实說，格雷勋爵企图破坏帕麦斯顿勋爵任意处理自己的財產（英国軍队和財政）的时效权，而紐卡斯尔公爵沒有責备他造反，看来已經够寬大了。

紐卡斯尔公爵力图用以证明远征白河的合法性的方式也是同样別出心裁的。根据1843年的中英条約，英国享有天朝給予最惠国的一切权利<sup>①</sup>。而俄国在最近与中国簽訂的条約中享有了白河的航行权<sup>10</sup>。因此，按照1843年的条約，英国也享有这样的航行权。紐卡斯尔公爵說，这一点他是能够坚持的，“不需要什么有力的專門的論据”。但是实际上他未必能够！一方面，这里有一个頗为尷尬的情况，即俄国的条約只是在白河慘敗以后才批准，从而才

---

<sup>①</sup> 指1843年10月英国与清政府簽訂的“虎門条約”和“五口通商章程”。这是1842年的“南京条約”的补充，英国由此获得一些新的特权，主要有：領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凡其他国家从中国得到的侵略利益，英国都可“一体均沾”，等等。——譯者注

生效的。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无关宏旨的 hysteron proteron<sup>①</sup>。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在战争状态中，一切现行条约都停止生效。如果英国人在远征白河的时候已经同中国人处于战争状态，那末不言而喻，他们既不能援用 1843 年的条约，也不能援用其他任何条约。如果他们不处于战争状态，那就是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准而发动了新的战争。为了迴避两种可能的后一种，可怜的纽卡斯尔断定，自从炮击广州<sup>11</sup> 以来，最近两年当中，“英国从来没有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政府只是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而不是重新恢复军事行动，因此，纽卡斯尔也能够不用专门的论据，而诉诸只在和平时期才有效的条约。而内阁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为了使这种奇怪的辩术更加精彩，他与此同时在下院断言，这些年来，英国“和中国从来不处于战争状态”。两国现在也是这样。自然，发生过炮击广州、白河惨败以及英法远征等事件，但是没有发生过战争，因为根本没有宣战，因为一直到现在中国皇帝<sup>②</sup> 还允许他们照常在上海做生意。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帕麦斯顿违背了有关交战的所有国际法准则；正是这个事实，却又被他用作理由，为自己在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的行为辩护，而他在上院的代表格兰维耳伯爵则轻蔑地宣称：“至于中国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竟然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那末，英国议会和法国 Corps Législatif 究竟还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国，至少是一个被假定为民族英雄后裔的人大胆地把自己当作国家，同时公开承担这样僭越大权的一切危险。而在英国，则是所谓内阁里的一个二流人物，一

① 先(proteron)后(hysteron)倒置的錯誤。——編者注

② 咸丰。——編者注

个声名狼籍的野心家，一个无名小卒，依靠議會精神的愚蠢，依靠无名报刊的迷惑人心的胡言乱語，一声不响地，毫无危險地，悄悄地窃取了无限权力。如果一方面拿苏拉<sup>12</sup>掀起的騷动，另一方面拿股份銀行經理、慈善会秘书或教区牧师的招搖撞騙的生意經式的手法来比較一下，你就会了解法国皇帝的僭越大权和英国內閣的僭越大权的区别了！

得比勋爵充分認識到两派在保持內閣的无能与不負責任方面有同样的利害关系，他自然不能“同意高貴的伯爵(格雷)对政府的疏忽所作的严厉的指責”。他可以部分同意格雷勋爵的不滿，即认为“政府应该召开議會，征詢它对中国問題的意見”，但是，“如果格雷要求把他的修正案提付表决”，他“一定不会支持格雷”。

結果，修正案並沒有提付表决，而两院在对华战争上的全部爭論，也就消失在两派对那位如此光荣地使英軍葬身于污泥的舰队司令賀布的一片奇怪的問題声中了。

卡·馬克思写于1860年1月27日  
載于1860年2月14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586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法英之間的新條約

1860年1月28日于倫敦

对法商約提交下院审查不会早于2月6日。可是，根据在关于答詞辯論时的揭发，法国报纸的透露以及倫敦和巴黎的傳聞，而不管格萊斯頓先生怎样郑重警告，現在就已經可以給这个“可爱的换来儿”<sup>13</sup>作一个总的評价了。1月23日，星期一，条約已以应有的方式在巴黎签字，它的法国教父是貿易大臣魯艾和 ad interim [代理] 外交大臣巴罗什；英国方面扮演这种角色的是考萊勋爵和科布頓先生。以下的这一件新聞，即过去的圣西門主义者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曾为此事出了一臂之力，整个法国都惋惜路易-拿破侖处理不善，沒有让这位名人（即舍伐利埃先生）有可能同他的“英国 confrère [伙伴]”一同签名于条約，已經由“名人”自己慨然向倫敦作了报道，并且在各个自由貿易派机关报上登載了。但报界还不知道，法国方面的主角是前圣西門主义最高司祭安凡丹 père [天父]。所有圣西門主义者，从安凡丹 père 到伊薩克·貝列拉和米歇尔·舍伐利埃，都已变成了第二帝国經濟上的主要支柱，这可不是使人惊奇嗎？不过，还是讓我們再来談談舍伐利埃先生的“英国 confrère”吧。这位过去的郎卡郡厂主得到如此的荣誉，

居然能亲笔签署国际条约，当然感到不胜荣幸。如果注意到，凡是根据相互原则签订的条约和一般商约（同野蛮人签订的条约除外），总要被以科布顿先生为首的英国自由贸易派痛斥为最坏的和最无信义的一种保护关税形式；如果再注意到，现在的条约，即使从相互原则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相当荒唐的协定；最后，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权衡一下用这个条约做掩护的政治目的和任务，那末，公众大概就会可怜理查·科布顿先生成了帕麦斯顿的一个诡计的无辜牺牲品了。但事情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大家都知道，科布顿先生因进行反谷物法运动<sup>14</sup>有功，曾得到感恩的厂主们约6万英镑的奖赏。这笔钱科布顿先生买了美国股票，由于1857年的危机，几乎全部损失。他启程去合众国旅行时还抱有的希望成了泡影。科布顿先生回到英国时已经是一个破了产的人了。为了安排一个国民捐献，就必须有一种国民性质的借口，必须有一桩可以吹嘘的事情，好再一次把科布顿先生描绘成联合王国的守护天使，“能保障千百万普通的家庭的富裕和安宁”。英法条约大概就是这个目的服务的。而且，正像诸君从省报上获悉的那样，用来补偿自由贸易的伟大使徒在美国亏损的为数4万英镑的新捐献已在进行，并且得到很大的“同情”。毫无疑问，如果是迪斯累里向下院提出这样的条约，自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先生就会建议对内阁表示不信任，说内阁企图使立法机关重犯过去不文明时代的最愚蠢的错误了。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1858年英国对法国商品征收的保护关税的数额：

商 品	關 稅 (英鎊)
籃筐·····	2 061
黃油·····	7 159
瓷和瓷製品·····	1 671
掛鐘·····	3 928
咖啡·····	4 311
蛋類·····	19 934
刺繡品·····	5 572
紙花·····	20 412
水果·····	7 347
花邊·····	1 858
皮靴、皮鞋及其他皮革製品 ·····	8 883
手套·····	48 839
樂器·····	4 659
工業用油·····	2 369
壁紙·····	6 713
編帽草等·····	11 622
絲織品·····	215 455
白蘭地及其他酒類·····	824 960
糖·····	275 702
茶葉·····	14 358
煙葉·····	52 696
手錶·····	14 940
葡萄酒·····	164 855

這樣征收的關稅，多數是保護關稅，如籃筐、掛鐘、花邊、鞋、手套、絲織品等的關稅都是。其他如燒酒稅等等，要高過英國國產酒類的消費稅，因此也帶有保護關稅的性質。甚至如葡萄酒稅這樣通常的財政關稅，徹底的自由貿易論者也會認為是保護關稅，因為，如果不同時保護國內市場的同類商品以至同樣的商品，是不可

能对外国商品征税的。所以，对外国葡萄酒征收的财政关税，对当地啤酒等等来说，就可以看做是保护关税。由于新签订的条约，英国对法国商品的全部税收将很快取消，而烧酒税、葡萄酒税及其他商品税将同英国的消费税或同目前征收的从不列颠殖民地输入的同类商品（如葡萄酒）的关税拉平。另一方面，法国税率的改变，在1861年10月以前不会彻底实现，这可以从法国省报的下列报道中看出：

1860年7月1日——废除棉花和羊毛进口税。

1860年7月1日——对英国煤和焦炭采用比利时税率。

1860年10月1日——将现行铁税改为每100公斤收税7法郎。

1860年12月31日——降低机器进口税。

1861年6月1日——废除对麻线和麻布输入的禁令，规定关税不超过30%。

1861年10月1日——废除其余一切有关输入的禁令，采用5年为期的 *ad valorem* [从价税] 的保护关税制度，5年期满后不超过25%。

除英国煤税降低到了目前征收的比利时煤税的数额以外，法国所做的一切表面上的让步，显然是极端模棱两可的。例如一号生铁（威尔士的）每吨价格目前是3英镑10先令，而法国对它将征收近3英镑的关税。伦敦的“经济学家”<sup>15</sup>承认，对迄今禁止输入的物品征收的30%的 *ad valorem* [从价税]，实质上带有保护关税的性质。由于降低英国商品税——不管真降低或假降低——要延搁到将来，所以英国政府实质上起一个保险公司的作用，保证在这个时期内维持住路易-拿破仑的权力。这个商约的真正秘密正是在于，“这完全不是商约”，而纯粹是一个骗局，是要迷惑约翰牛的商业头脑和掩盖不可告人的政治计划。这个秘密在关于答词的

辯論時被迪斯累里先生巧妙地揭發出來了，他的揭發的要点如下：

“几年以前，法国皇帝作过声明，这个声明同不久前他写給国务大臣的那封信相似。在这个声明中，他建議完全取消禁制关税制度，采取类似他在不久以前的宣言中提到的那些措施。1856年，根据这个精神拟定的法案就提交給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但在通过以前，它曾提到法国 86 个省議會审查，除 6 个省議會外，都贊同这个法案，并都附带說明新制度應該再过一些时候施行。結果，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議，并在一些公开文件上表明了他实行这个制度的决定。这项法律生效的日期預定在 1861 年 7 月。因此，法国根据所簽訂的条約答应在 1861 年 7 月实行的一切，是已經在法国用立法手續規定下来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1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0 年 2 月 1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86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德国的軍事改革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比克里木战争<sup>16</sup>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法国的军事组织为全欧之冠这个事实。除法国军队以外，奥地利军队无疑是欧洲军队中最好的；但是，在1859年的短暂的战局期间，全军一个战役也没有能够打赢，虽然它的兵士赢得了光荣。即使把将军的无能，指挥的不统一和皇帝的瞎干涉都估计在内，奥地利各团的军官和兵士仍然一致认为：这支军队未获胜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组织不像他们敌人的组织那样适合于实际战争的需要。如果说，仅仅几年以前才彻底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队也不能令人满意，那末对其他在组织上还要老式的军队能有什么希望呢？

法国人在这方面是超群的，这一点毫不足怪。任何一个略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以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25年的小型战争<sup>17</sup>，都不会不因此而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高度发扬。当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高加索主要是用专为这个目的而派出的军队进行战争的时候，大部分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经过锻炼了。法国的确从这次锻炼中吸取了最大的益处，这次锻炼花费了许多生命和金钱，但是从取得宝贵的战争经验的角度来看，它是非常有成效的。继之而来的克里木战争，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锻炼，使兵士有了更大的信心，因为这次战争向他们指明，他们在征

討游牧部落和非正規部队时所取得的經驗，在对付正規部队时是同样有益和适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特殊軍事能力的国家，本来就應該使自己的战斗組織达到完善程度，超过其邻邦的一切成就，这是一个在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sup>18</sup>已經无可爭辯地证明了的事实，但是，它仍然引起了惊讶，特別是在德国。这个国家的軍事学究們是这样相信自己似乎优于輕浮的、无恒的、无紀律无道德的法国人，以致这一打击簡直使他們目瞪口呆了。另一方面，奥地利和德国其他各邦軍隊的一些一貫反对学究气的比較年輕比較有教养的人馬上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剛剛去过馬振塔的奥地利軍官們首先讲话，——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他們說，法国人战斗中不背背包，他們既沒有領帶和豎領，也沒有瘦上衣和瘦褲子；他們穿的是肥褲子和肥大的折領上衣，脖子和胸部非常自在，头上戴着法国式輕便軍帽，子彈放在褲袋里。奥地利兵士疲憊不堪，气喘吁吁地走到一个地方，而法国人却生气勃勃，歌声不絕地来到那里，准备进行任何体力上的緊張活动了。奥地利軍官們在自己的战地书信中报道过这种情况，普魯士、巴伐利亚和其他軍官們紧接着也是这样說。一个可怕的事实摆到了眼前。兵士們真的大胆地不在身上带大量累人的东西就跟敌人干起来了，这些东西差不多全是为了閱兵式和装門面用的，它們加在一起对一个兵士來說簡直就是一种紧束衣。而且，尽管沒有这种紧束衣，他們結果还是打一仗胜一仗。这个事实是这样严重，連德国各邦政府都不能閉眼不看了。

因此，軍事改革在德国就成了一个使旧傳統的所有信徒們大大恐慌的迫切口号。最革命的軍事理論不但不受制裁地被提出来討論，而且甚至为各邦政府所注意。第一个問題当然是兵士的軍

服問題了，因为它造成了戰場上兩軍間的最突出的差別。這個問題討論之久，就像口味之多那樣。種種發明才能在軍服問題上都表現出來了。制帽、頭盔、高筒軍帽、棉帽、上衣、短上衣、大衣、衣領、袖口、褲子、護腿和靴子，——所有這一切都進行爭論，激昂慷慨，雄辯滔滔，真好像僅僅是這些東西決定了索爾費里諾會戰的命運似的。奧地利人的軍服式樣最為過火。他們從差不多完全模仿法國樣式（顏色除外）開始，經過了所有的過渡階段，一直弄到短上衣和軟寬邊帽為止。可以想像一下，一個呆板、保守、拘謹的奧地利帝國兵士穿上法國獵兵的俏皮服裝，或者還要糟糕，穿上1848年革命的德國志願兵的短上衣和戴上他們的細毡帽，是個什麼樣子！對於奧地利軍事制度來說，再也想不出比每一個這樣的極端都要加以認真考慮這個事實更好的諷刺。通常的情況是：爭論到完全困乏而止，而不是最後作出什麼決定；舊軍事傳統的信徒們收回了一部分失去了的陣地，整個說來，軍服方面的改變至少在奧地利將是很小很小的，在德國其他各邦軍隊中也不見得會有什麼改變，只有一點除外：普魯士的頭盔這個浪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心愛的發明，看來勢必先於它的發明者進坟墓。

其次一個大問題是背包問題。法國人不帶背包進入戰鬥是有些輕率的；只不過因為他們走運氣，另外還因為天氣炎熱，所以才能說得過去。但是，如果這成了他們的習慣，那末在冷天或雨天的第一個失利就會使他們為此而大吃苦頭。可不是嗎，如果一般地採取這種做法，那末在每次戰役中戰敗的軍隊不但會丟掉槍炮、軍旗和備用品，而且會丟掉每個步兵個人的全部行裝。如果在野營碰上幾個雨天，將會使步兵的隊伍完全紊亂，因為每個兵士所穿的只是他身上的那點東西。不過，問題的實質顯然在於怎樣才能

把每个兵士的个人行装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只从行装是否适于行軍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重要問題本来是能够容易地和令人滿意地解决的；但是在德国，辯論並沒有解决这个問題。

除軍服問題和背包問題以外，軍隊的各种分队的編制也在詳加討論。应当多少人組成一个連，多少連組成一个营，多少营組成一个团，多少团組成一个旅，多少旅組成一个师，等等。这又是一个可以煞有介事地說出一大堆廢話的題目。在任何軍隊里，基本战术体系把連和营的数目和定員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旅和师的定員的最高限額和最低限額取决于各邻国軍隊的編制，以便在冲突时各个較大的战术兵团之間的差別不会太大。不从上述事实所决定的实际条件出发去找这些問題的解决办法，而企图規定基本原则，——这等于胡說，这或許对德国的哲学家們合适，而与实际工作者是不相称的。减少营的数目，把奥地利基干步兵团的数目从 63 个增加到 80 个，这不会比实行穿較肥的褲子和折領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他們“未来的成功”。

但是当軍服式样和关于旅的定員和編制的高明見解吸引着全部注意力的时候，德国軍事制度的大缺点和症結却被忽視了。軍官們对一条褲子或一条衣領的式样爭論得不可开交，而对德意志联邦<sup>19</sup>軍隊中有 20 来种不同的野炮口徑和差不多数不清的各种小型火器口徑却安之若素，对于这样的軍官們，老实說，我們應該作何感想呢？采用綫膛枪是統一全德国的口徑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这不但搞得馬虎得丟人，而且把事情弄糟了。有必要稍微談談口徑的这种混乱情况。奥地利、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有一种口徑——0.53 英寸。它們用南德意志人在許多場合下表現出的实际的健全思想进行了这一极其重要的改

革，为德意志联邦军队 5 个军规定了同一口径。普鲁士有两种口径：一种是所谓 Zündnadelgewehr 或针发枪<sup>①</sup>的口径，约 0.60 英寸，另一种是不久以前按照米涅原理嵌上膛线的旧式滑膛枪的口径，约 0.68 英寸。前者应当尽快地代替后者。第九军有三种不同的步枪口径和两三种滑膛枪口径；第十军至少有十种口径，而在预备师中几乎有多少营就有多少口径。现在可以想见在积极战斗行动时这支五花八门的军队的情形了。能否设想，适用于每个部队的弹药总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摆在附近，如果这不可能，那末这个部队就毫无办法和毫无用处呢？除奥地利、南德意志各邦和普鲁士以外，仅仅由于这一情况，就没有一个部队的官兵在长时间的战斗中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炮兵也是一样。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巴伐利亚人，不直接去研究哪怕是适合于旧式六磅炮的一个共同口径，从而使它逐渐成为线膛野炮的共同口径，他们现在却彼此毫无联系地铸造线膛炮，这只能加剧目前的口径不统一的情况。有这许多重大缺点的军队，本来是可以做一些比争论衣领和裤子以及旅和营的定员更为重要的事情。

在德国，只要上层人士不想打消建立军队是为了检阅而不是为了打仗这样的念头，在军事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种学究气一度被奥斯特利茨、瓦格拉姆和耶拿<sup>20</sup>以及 1813—1815 年的人民热潮打下去，很快就又抬头了；它一直称霸到 1848 年，看来，在最近 10 年间还达到了顶点，至少是在普鲁士。假如普鲁士曾经参加了意大利战争，佩利西埃差不多一定会给它的军队布置一个新的耶拿，只有莱茵的要塞才可能拯救它。这支军队的现状就是

<sup>①</sup> 见本卷第 229—232 页。——编者注

---

如此,而这支軍隊就其兵士的素质而言,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別的軍隊。一旦法国人和德国人未来发生冲突,我們可以有充分根据地等待着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的特征的再現。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 月底—  
2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60 年 2 月 20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873 号

## 卡·馬克思

# 英國的預算

1860年2月11日于倫敦

昨晚的會議是議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格萊斯頓先生在長篇演說中把自己預算的秘密和商約的秘密同時泄露了，他極力將兩個文件互相聯繫在一起，用預算的大膽來支持商約的懦弱。談到現在全世界都知其詳情的條約，諸位將看到，幾星期前我對它所作的短評<sup>①</sup>是完全正確的；實際上，我對當時所給予的總評介已沒有什麼可以補充了。因此，在這裡我將把格萊斯頓先生的預算只作為英國的財政業務來考察一下。這樣來處理問題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即將進行的議會辯論，無疑還會在我們面前順便揭穿那些隱藏在格萊斯頓先生所舉的事實和數字后面的外交打算。

不管預算的細目怎樣不合理，不管可以提出怎樣的政治異議去反對，認為在赤字占總收入14%強和支出大大增加的情況下完全廢除許多現行的稅收（其中一部分未必是人民群眾負擔的）是不慎重的，——單純的公正心還是使得我要說，格萊斯頓先生的預算是一種出色的和大膽的財政手腕。如果採取不列顛自由貿易論的觀點，撇開同法條約有關、同時也同不列顛每一任財政大臣對5

---

<sup>①</sup> 見本卷第15—19頁。——編者注

万个大地主的地租問題一貫温情有关的某些明显的荒唐事，——那就得承认，这个預算是了不起的。格萊斯頓先生的处境因他自己所造成的困难而复杂化了。須知，正是他于1853年在自己的为期7年的所謂模范預算中，答应在1860—1861年度彻底廢除所得稅。其次，格萊斯頓在由于对俄战争而編制的追加預算中，曾答应不久的将来廢除茶叶和糖的战时稅。而現在当他的期票到期的时候，他却拟定了一个計劃，按照这个計劃，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稅，而所得稅从每英鎊征收9辨士提高到10辨士，即提高11 $\frac{1}{9}$ %。但是，大家还记得，我在对格萊斯頓1853年預算的批評意見<sup>21</sup>中，曾努力表明，如果自由貿易的財政立法一般意味着什么的話，它首先是意味着用直接稅来代替間接稅。我当时指出，格萊斯頓先生答应繼續廢除關稅和消費稅，同时他又答应把所得稅一項从稅册中一笔勾銷，这两种諾言是不相容的。尽管所得稅不概括全部收入，尽管它不公平，甚至极为荒謬，然而所得稅是英国財政立法的較好的一部分。格萊斯頓先生不認真地去課地產稅，却保留茶叶和糖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战时稅收，是一种胆怯的表現，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他的眼光短淺，而是由于議会的貴族結構。要是他敢去动一动地租，前途相当不穩的內閣很快就会被更換。古語說：餓汉沒有耳朵，但同样也应当說，地租沒有良心。

在簡評格萊斯頓先生拟定的变动以前，我先要請讀者注意他在演說中某些脫口而出的意見。第一，这位財政大臣承认，关于英国的財政制度是自由貿易論的体现这种流行看法，完全是庸俗的。第二，他承认，英国对法国沒有什么大宗貿易，恰恰相反，是法国对英国进行着大規模的而且日益增多的貿易。第三，他被迫承认，帕麥斯頓背着議会安排“友好远征”的政策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使國庫由于不列顛工商業的發展而增加的收入化為烏有。最後，——雖然他把這丸苦藥裹上糖衣，並像法國藥商通常製造最低劣的藥品那樣，做得式樣美觀，——他不得不承認，正是大不列顛目前準備從自己收入中拿出將近 200 萬來捐助的那位親愛的盟友，是使不列顛 1860—1861 年度陸軍和海軍軍費開支增加到 3 000 萬巨額數字的主要原因。應當提醒，24 年前，鐵公爵<sup>①</sup> 號召明智的英國人勉力承擔的最高軍事開支額是 1 800 萬。

在談過這些前言之後，現在再來談談格萊斯頓先生擬定的變動。這些變動可分為兩類：一類包括同對法條約有關的變動；另一類包括一些附帶的變動，格萊斯頓先生實行這些變動是為了避免別人指責他的預算是被專制主義的外國逼出的一種讓步，也是為了把預算打扮成一個對現行稅率進行普遍改革的样子，使預算具有一個易于接受的外表。

同對法商約有關的變動如下：工業品一項立即從英國關稅稅則中全部取消，只有軟木、手套和一種沒有多大意思的商品在一定限期內例外。燒酒稅從每加侖<sup>②</sup> 15 先令降到殖民地關稅的水平——8 先令。全部外國葡萄酒稅將立即由每加侖 5 先令 10 辨士減到 3 先令。其次，英國答應從 1861 年 4 月 1 日起，酒稅按照葡萄酒內酒精含量相應地下降。凡是英國也生產並且征收消費稅的外國商品，一律把關稅減少到國內消費稅的水平。這就是所擬定的第一類變動的實況。

同對法條約無關的那些應使現在的預算具有不列顛財政立法普遍改革性質的變動如下：

<sup>①</sup> 威靈頓。——編者注

<sup>②</sup> 液體和散粒干物體的單位；英制 1 加侖等於 4.54 公升。——編者注

立即和全部廢除黃油、脂肪、干酪、桔子和檸檬、蛋类、荳蔻、胡椒、甘草和其他各种产品的稅收，这些产品的总稅額每年約为 382 000 英鎊。現行的建筑木材的稅收从 7 先令和 7 先令 6 辨士降到殖民地稅率的水平即 1 先令和 1 先令 6 辨士；无核小黑葡萄干的稅收从 15 先令 9 辨士降到 7 先令；葡萄干和无花果干的稅收从 10 先令降到 7 先令；啤酒花的稅收从 45 先令降到 15 先令。最后，完全取消紙張消費稅。

1860 財政年度的預算是这样的：

支 出	(英 鎊)
长期和非长期公債.....	26 200 000
統一公債的支出.....	2 000 000
陸軍和民軍.....	15 800 000
海軍和郵船.....	13 900 000
雜項和民政.....	7 500 000
稅務局.....	4 700 000
共 計.....	70 100 000

收 入	(英 鎊)
關稅.....	22 700 000
消費稅.....	19 170 000
印花稅.....	8 000 000
其余稅收.....	3 250 000
所得稅.....	2 400 000
郵政收入.....	3 400 000
皇室土地.....	280 000
其他收入.....	1 500 000
共 計.....	60 700 000

收支相較,明显的赤字几达 1 000 万英鎊,这个赤字正像我們說的那樣,格萊斯頓先生指望通过将所得稅从 9 先令提高到 10 先令并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稅的办法来弥补。格萊斯頓先生还指望用一些不太重要的变动从其他各种来源中得到点微薄收入,这些变动在这个对不列顛 1860—1861 年度預算的总評里就沒有必要詳談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2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0 年 2 月 25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87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 弗·恩格斯 論綫膛炮

### 一

用在炮膛內刻制螺旋膛綫的方法使炮彈獲得垂直于飛行綫的旋轉運動以增大火炮的射程和提高射擊精度的最初試驗，在十七世紀就已經開始了。慕尼黑有一門小型綫膛炮，是1694年在紐倫堡製造的；它有8條膛綫，炮膛的直徑約為2英寸。在整個十八世紀，不論德國或英國都進行了綫膛炮的試驗，並且其中有些是後裝火炮。雖然這些炮的口徑不大，但其效能卻很好。1776年，英國二磅炮在1300碼距離上射擊時，方向偏差只有2英尺；這樣的精度是當時其他任何火炮根本無法達到的。就在同一年，這種綫膛炮被第一次用來發射長炮彈。

可是，所有這些試驗長時期內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結果。當時，軍事界是完全反對綫膛武器的。步槍本身在當時就是一種特別笨重的武器，它的裝填的動作既緩慢又累人，而且需要高度的技巧。這種武器在那一時代不適用於在戰爭中廣泛使用，因為當時展開的橫隊、縱隊的前列或散兵綫內的兵士的速射是會戰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侖就不曾打算在他的軍隊里使用步槍；英國和德國只有少數幾個營裝備了步槍；僅僅在美國和瑞士，步槍才成了全

国普遍采用的武器。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人们重新注意到了步枪，改进了它的构造，这些改进仅仅是在整个火器方面的大革命的开始，这一革命直到现在还远没有结束。法军的滑膛枪无法与阿拉伯人的埃斯宾加德长枪相比；这种埃斯宾加德枪，枪管长，材料好，能使用较重的装药，因而卡拜尔人和贝都英人能够在法军制式火枪根本射不到的距离上对法军进行射击。奥尔良公爵看到普鲁士猎兵和奥地利猎兵后极为满意，于是也仿效他们建立了法国猎兵，这支猎兵在武器、装具和战术方面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一支猎兵。他们装备的步枪比旧式步枪优越得多，并且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这就使滑膛枪终于在欧洲所有国家的步兵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

这样，当步枪的射程从300码增大到800码乃至1000码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在300码到1500码之间的任何距离上一直占优势的野炮，能够赛得过这种新式小型火器吗？实际上，一般野炮最有效的射程正是步枪现在与它们相竞争的射程；霰弹在超过600码或700码的距离上就几乎没有作用了；六磅或九磅炮的球形实心弹在超过1000码的距离上就得不到特别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要发挥榴霰弹（球形霰弹）的巨大杀伤作用，炮手就必须沉着并精确地计算距离，这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在战场上不是经常能做到的；至于用旧式榴弹炮对军队发射榴弹，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口径最小的火炮为九磅炮的军队，例如英国军队，情况还比较好；可是法国的八磅炮，尤其是德国的六磅炮，就几乎成了废物。法国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大约在克里木战争初期采用了一项所谓路易-拿破仑的发明，也就是轻型十二磅炮，即 canon obusier，它既可以使用重量为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的

装药(代替以前的重量为炮弹的三分之一的装药)发射实心弹,也可以发射榴弹。这种火炮只不过是英国已经弃而不用的轻型十二磅炮的一种仿造而已;用长管炮发射榴弹的方法,德国早就采用了,因此,这种所谓改进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是,如果法国炮兵全部装备了十二磅炮,即使射程减小,也会使它获得对旧式六磅和八磅炮的决定性优势。为了对付这一点,普鲁士政府于1859年决定给自己所有的步炮连装备重型的十二磅炮。这是滑膛炮受人赏识的最后一次了;这表明,整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而滑膛炮的拥护者已经达到了 *ad absurdum* [荒唐的地步]。整个军队的炮兵全部装备这种笨重的、旧式的普鲁士十二磅炮,的确是再荒唐不过的了,何况是在灵活、迅速的机动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要求的时候。既然法国轻型十二磅炮只是比其他的火炮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根本不比新式小型火器优越,而普鲁士的重型十二磅炮又显然完全不适用,那末除了完全取消野战炮兵,或者改用綫膛炮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

这时各国都不断地进行了綫膛炮试验。在德国,一位巴伐利亚中校赖辛巴赫早在1816年就进行了小型綫膛炮和一种圆柱锥形炮弹的试验。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试验结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装填方面的困难和外界的环境使这一问题未能获得彻底解决。1846年,皮蒙特少校卡瓦利制成了一门后装綫膛炮,它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他制成的第一门火炮是三十磅炮,使用5磅装药和重64磅的圆柱锥形空心弹;当射角为14.75度时,火炮的射程(根据第一次测量所得的结果)为3050米,即3400码。他的试验一直继续到不久以前(部分在瑞典,部分在皮蒙特进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发现了綫膛炮发射出去的一切炮弹都经

常发生方向偏差,也就是由膛綫的纏角所引起的、并且总是偏向炮彈旋轉方向的一种偏差;当这种偏差被发现后,卡瓦利就又发明了一种叫做方向或水平正切分划尺来修正偏差。他的試驗結果非常令人滿意。1854年,他所設計的使用8磅装药和64磅炮彈的三十磅炮在都灵試驗时所得的結果如下:

射角	射程(米)	方向偏差(米)
10°	2 806	2.81
15°	3 785	3.21
20°	4 511	3.72
25°	5 103	4.77

当射角为25度时,射程超过了3英里,而与瞄准綫的方向偏差(用水平正切分划尺修正后所得的結果)竟不到16英尺!法国最大的野战榴彈炮,当射程达到2 400米,即2 650碼的时候,方向偏差平均为47米,即155英尺,也就是說,当射程仅为綫膛炮的一半时,方向偏差却是綫膛炮的10倍。

在卡瓦利的最初試驗以后不久,很快引起了人們注意的另一种綫膛炮,是瑞典瓦廉多夫男爵发明的。他的火炮也是后装的,炮彈也是圓柱錐形的,但是在炮彈构造上有以下的差別:卡瓦利的炮彈用硬金屬制成,其上有嵌入膛綫的彈齿;而瓦廉多夫的炮彈則包有一层薄鉛,因而炮彈的直徑較炮身膛綫部分的直徑稍大一些。炮彈放进足够容納它的药室后,被装药爆炸的力量推入炮身的膛綫部分,这时由于鉛层完全嵌入了膛綫,彻底堵塞了炮彈和膛壁之間的空隙,因而爆炸时所产生的气体就絲毫不会外泄。这种火炮在瑞典和其他各地取得的結果十分令人滿意,如果說卡瓦利的火炮在热那亞已被用来装备軍队,那末現在瑞典瓦克斯霍耳姆的和

---

英国朴次茅斯的穹窿形工事以及普魯士的某些要塞里使用的，則都是瓦廉多夫式火炮。綫膛炮就这样开始得到实际的使用了，虽然暂时还只是用于要塞。还需要再进一步，用綫膛炮装备野战炮兵；法国已經走了这一步，而整个欧洲的炮兵現在也都正在走这一步。在下一部分，我們將介紹現在正在順利制造的或可能制造出来的各种野战綫膛炮。



## 二

我們在前一部分說過，最先在实际战斗中使用綫膛炮的是法国人。在过去五六年間，两位軍官——塔米济埃上校和特雷伊·德·博利約中校（現为上校）受政府的委托进行了綫膛炮的試驗，而成果相当令人滿意，以致能作为法国炮兵在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前夕进行改組的基础。我們不談这些試驗的經過了，現在就来說一說法国炮兵目前采用的火炮。

由于法国人特別喜欢整齐划一，因而他們的野炮只有一种口径（法国旧式四磅炮的口径，即 85.5 毫米，也就是大約 3.5 英寸），攻城炮也只有一种口径（旧式十二磅炮的口径，即 120 毫米，也就是 4.75 英寸）。其他一切火炮，除臼炮外，必須一律取消。造炮的材料大部分是普通的造炮金屬，但有时也用鑄鋼。炮弹是从炮口装填的，因为法国人进行的后装炮的試驗沒有获得令人滿意的結果。每門火炮有 6 条圓膛綫，深 5 毫米，寬 16 毫米；看来，膛綫的纏角不很大，不过关于这一点的詳細情况我們不了解。彈体与膛壁之間的空隙大約是半毫米到 1 毫米；ailettes 即嵌入膛綫的彈齿所形成的空隙，則稍小于 1 毫米。炮弹是空心的，呈圓柱尖头形；装满火药时重約 12 磅；炮弹共有 6 个 ailettes，每条膛綫 1 个，其中 3 个在彈头部；3 个在彈尾部；它們都很短，長約 15 毫米。发火管孔从彈头部通向中心，当彈內装满火药时，孔內即装上发火管或带击发火帽的雷管，在不需要炮弹爆炸时，則用铁螺帽盖住；在后一

种場合，炮彈要用木屑和沙子填滿，以使其重量和裝滿火藥時的重量相等。炮身的長度是 1 385 毫米，即為炮膛直徑的 16 倍。硬銅炮的總重量是 237 公斤（518 磅）。為了根據炮彈向膛綫旋轉方向產生的方向偏差，也就是一切綫膛炮發射的炮彈必然發生的一種偏差來修正瞄準綫，在火炮右耳軸上有所謂水平正切分劃尺。據說這種火炮及其炮架製作得非常精緻，由於它尺寸小以及講究裝飾，與其說它像一門真的軍用火炮，不如說它像一個模型。

用這種火炮裝備起來的法國炮兵參加了意大利戰爭，在這次戰爭中他們真正使奧軍吃驚的，當然不是火炮的射擊精度，而是火炮的遠射程。這種火炮射擊時經常產生甚至可以說總是產生遠彈，因而對敵人預備隊造成了比對第一綫部隊更大的危險，換句話說，在它們比一般火炮更有效地發揮殺傷作用的地方，它們所殺傷的卻根本不是它們所瞄準的那些人。這種優越性當然是很成問題的，因為這十次就有九次意味着火炮不能命中所瞄準的目標。奧地利的炮兵雖然和歐洲其他各國的炮兵一樣裝備了笨重的火炮，但在對付法國火炮時卻表現得很不錯，他們在敵人猛烈的火力下從前車上卸下了火炮，在很近的距離（500 或 600 碼）上與這個可怕的敵人对射。毫無疑問，不論法國新式火炮比舊式滑膛炮有多大的優越性，它卻完全辜負了人們對它的期望。它實際的最大射程是 4 000 米（4 400 碼），關於這種火炮似乎可以在 3 300 碼的距離上輕而易舉地擊中单个騎兵的說法，毫無疑問不過是波拿巴分子無恥的誇大罷了。

在實際戰鬥中產生了如此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果，原因很簡單。這種火炮的構造極不完善，如果法軍堅持採用這種火炮的話，那末兩三年以後，他們的火炮就會是全歐洲最差的火炮。綫膛武器構

造的基本原則是要在炮彈和膛壁之間沒有空隙，否則，炮彈在炮膛和膛綫內就會不規則地轉動，這樣就不能圍繞本身的縱軸綫旋轉，而是圍繞着一條捉摸不定的軸綫成螺旋狀旋轉飛行，這條軸綫的方向決定於炮彈飛出炮口時的偶然位置，而且螺旋狀轉動的圈子將隨着飛行距離的增加而不斷增大。而法國火炮有很大的空隙，而且沒有這種空隙還不行，因為炮彈的發火管必須由裝藥爆炸時的火焰來引燃。這正是射擊所以不夠準確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由於裝藥爆炸時多少會有一些氣體從空隙中泄出，因而推力就不平衡。第三個原因是，由於存在着這種空隙，因此在裝藥量不變的情況下，就必須加大射角；道理很明顯，等量的裝藥，在炮膛與炮彈之間根本沒有氣體外泄的情況下，會比部分氣體外泄時把炮彈推得更遠。看來，法國的綫膛炮不僅需要大量的裝藥（相當於炮彈重量的五分之一），而且還需要用相當大的射角。即使在裝藥較少的情况下，綫膛炮的射程也比滑膛炮的射程遠，這主要是由於綫膛炮沒有空隙，以及裝藥爆炸時產生的推力全部用於推送炮彈這個確定不移的事實所致。法國人聽任這種空隙存在，浪費了一部分推力，於是不得不增加一定量的裝藥來彌補這部分推力，而當裝藥無法繼續增加時，則加大射角。然而在任何距離上，對射擊精度影響最大的因素莫過於大射角了。當彈道的最高點超過目標的高度不多時，測定距離方面的誤差不會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在遠距離射擊時，炮彈飛得很高，因此落角平均要比射角大一倍（這裡所說的當然是限於射角不超過 15 度時的情況）。由此可見，射角愈大，炮彈落地的弧綫就愈接近於垂直綫；因此在測定距離時如果發生 10 碼或 20 碼以內的誤差，就可能根本不會命中目標。而射擊距離只要超過 400 或 500 碼，這種誤差是必不可免的，結果是靶

場上根据已定的距离所进行的出色的射击情况与战场上极坏的射击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在战场上，距离既不知道，目标又在运动，而且考虑的时间也很短。新式步枪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战场上它们在 300 碼以外的距离上命中率很小，而在 300 碼以內的距离上，由于彈道低，命中率很大；因此当冲锋的部队一接近这一距离，就只有刺刀冲锋是把敌人逐出陣地的最有效的方法了。假定某方军队使用的步枪，在 400 碼距离上射击时所形成的彈道，并不高于他們敌人的步枪在 300 碼距离上的彈道，那末这支军队就具有在比敌人远 100 碼的距离上先开始有效射击的优越性，同时因为从 400 碼的距离冲锋一共只需要三四分钟，所以这种优越性在战斗的决定性关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火炮的情况也是如此。10 年前，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就认为能以最小的射角达到最远的射程的火炮是最好的火炮。这一点对于綫膛炮更为重要，因为目測距离时产生誤差的可能性，是随着射程的增加而增大的；而跳彈又只有在使用球形彈时才能利用。这是綫膛炮的一个缺点；綫膛炮要命中目标，就必须使炮彈在第一次触及地面时便击中目标，而球形彈在发生近彈时却能够跳起，繼續飞行，几乎不改变最初的方向。由此可見，低彈道在这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射角每增加一度，直接命中目标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减少；因此法国火炮的高彈道是它最严重的缺点之一。

可是，还有一个能使这种火炮声誉扫地的缺陷，这个缺陷使得它的全部缺点更加严重了。制造这种火炮所用的工具和所依据的原则，完全和过去制造旧式滑膛炮的一样。这种旧式火炮在其炮彈和膛壁之間有很大的空隙，炮彈的重量和直徑都不相同，因而在制造这种火炮的过程中，丝毫不差的精密程度仅是次要的問題。

直到最近几年，火器的生产仍是现代工业中最落后的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中，手工操作很普遍，而机械操作却很少。这对旧式滑膛武器来说还可以容许，可是当生产的火器必须在很大的距离上保持高度的射击精度时，这种情况就不能容忍了。要使所有的步枪在600、800和1000码的距离上以及火炮在2000、4000和6000码的距离上一样精确地射击，就必须使每道工序的每一部分工作都由最完善的自动机器来完成，使每件武器的各个部分都丝毫不差地互相吻合。在旧式火器中感觉不到的微小误差，现在却成了使武器完全变成废品的缺点。法国人对于自己那些旧机器没有作出什么显著的改进，因此他们的射击不准确。如果没有一门火炮同其他火炮是完全相同的，那末即使射角相同，其他一切条件也都一样，火炮又怎么能达到相同的射程呢？而且由于火炮制造上的不精确，在800码距离上会发生1码误差，在4000码距离上就会发生100码的误差。能指望这样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精确地射击吗？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法国的綫膛炮不好，因为它们一定有空隙，因为它们必须使用比较大的射角，而且因为它们的生产完全不符合远射程綫膛炮的要求。必须尽快地把它们换成其他火炮，否则，法国炮兵就会成为欧洲最差的炮兵。

我们有意識地对这些火炮考察得比较詳細一些，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闡述綫膛炮构造的主要原理。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探討目前正在英国爭夺首位的两种火炮。这两种火炮的基本特点是，炮弹由炮尾部装填，没有空隙，制造精良；我所指的是阿姆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 三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目前正在英國爭奪首位的兩種後裝綫膛炮；這兩種綫膛炮都不是軍人發明的，但是它們的效能無疑都超過了造炮專家到目前為止所製出的一切產品；我說的就是阿姆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發明的火炮的優越條件，在於它是先發明的，並且已經博得了英國的整個報界和官方的贊賞。這種火炮無疑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武器，而且比法國綫膛炮優越得多，但是能否超過惠特沃思火炮，還值得懷疑。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製造火炮時，是在鑄鋼管外面用鍛鐵條按螺旋狀纏繞成兩層套筒，同時上層纏繞的方向與下層相反，像纏絲槍管的構造一樣。這種結構的火炮雖然花錢很多，但卻非常牢固。炮膛內刻有許多緊密相鄰的細膛綫，這些膛綫按炮膛的長度環繞一周。圓柱尖頭形的長炮彈由鑄鐵製成，但外面包有一層鉛，這就使炮彈的直徑稍大於炮膛的直徑；這種炮彈連同裝藥由炮尾部一起裝入足夠容納它的藥室；裝藥爆炸的力量將炮彈推入狹窄的炮膛，軟鉛便嵌入膛綫，这样就完全堵塞了一切空隙，同時使炮彈獲得一種由膛綫纏角決定的螺旋式的旋轉運動。這種把炮彈壓入膛綫的方法以及為此而在炮彈外面包上一層必要的軟金屬的方法，就是阿姆斯特朗綫膛炮的特點。讀者如果回憶一下我們在前兩部分闡述過的綫膛炮的構造原理，那末一定會同意說，阿姆

斯特朗的綫膛炮在原則上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炮彈的直徑較炮膛大，那末火炮必然是后装的，我們认为这也是一切綫膛炮必須具有的一个特点。不过，火炮后装設備就其本身來說，与不同类型的綫膛炮的原理沒有任何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的綫膛炮上的后装設備可以交換使用，因此我們完全不准备談这个問題。

这种新式火炮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是有些令人惊奇的。炮彈能够发射到将近 8 500 碼，即几乎 5 英里的距离，而且它在 2 000 和 3 000 碼的距离上击中射靶的射击精度，远远超过了滑膛炮在这三分之一的距离上所能达到的射击精度。尽管英国报刊大力加以宣揚，可是所有这些試驗中有关学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細節却仍然严守秘密。这种射程究竟是用多大的射角和多重的装药获得的，根本沒有报道过；有关炮彈和火炮本身的重量的詳細数字，有关方向偏差和距离偏差等的确切資料，也沒有报道过。現在，在出現了惠特沃思火炮以后，我們終于知道了一些細節，至少知道了一个阶段的試驗的某些詳細情况。陆軍大臣悉尼·赫伯特曾經在議會宣布說，十二磅炮重 8 担，用 1 磅 8 盎斯的装药，在射角为 7 度时，其炮彈的飞行距离为 2 460 碼，最大方向偏差为 3 碼，最大距离偏差为 65 碼；射角为 8 度时，炮彈飞行距离为 2 797 碼；射角为 9 度时，炮彈飞行距离則在 3 000 碼以上，而且两种偏差几乎和第一种情况完全一样。可是在滑膛野炮的实际射击中，采用 7 度到 9 度的射角却是一件沒有听說过的事。例如在正式規定的射表中，射角最大只到 4 度，使用这种射角时，十二磅炮和九磅炮的射程可以达到 1 400 碼。任何繼續增大野炮射角的做法都是无益的，因为这会使彈道过高，从而使命中率大大降低。可是我們掌握有关于重型滑膛舰炮用大射角进行射击的一些試驗的資料（这些資料記載于霍

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海軍炮兵”<sup>22</sup>一书中)。1839年英国三十二磅长管炮在迪耳用7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 231碼到2 318碼；用9度的射角所达到的是2 498碼到2 682碼。1846年和1847年，法国三十六磅炮用7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 270碼，而用9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則是2 636碼。这說明，当射角相同时，綫膛炮的射程并不比滑膛炮大很多。

惠特沃思火炮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姆斯特朗火炮相反。它的炮膛不是圓的，而是六角形的；它的膛綫纏度几乎超过阿姆斯特朗火炮的一倍；炮彈是用极其坚硬的金屬制成的，外面沒有任何鉛壳；炮彈是由炮尾部装填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有这种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便于操作和适应火炮的外形。这种炮是用不久前剛成为专利品的一种被称为“均质铁”的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的强度、彈性和抗力都較大；炮彈与炮膛是絲毫不差地紧密貼合在一起的，因此，炮彈如果不加以潤滑，就装不进炮膛。潤滑炮彈用的是一种腊和油的混合剂，放在装药和炮彈之間，这种混合剂同时还用来减小炮彈和膛壁之間可能出現的任何空隙。这种火炮很牢固，能够容易地經受3 000次发射，而炮膛不会有什么损坏。

惠特沃思火炮是今年2月在郎卡郡海濱的南港进行了許多次試驗而公諸于世的。当时向大家介紹的共有三种火炮，即三磅炮、十二磅炮和八十磅炮；我們从这些試驗的詳細报告中仅选出十二磅炮作为例子来加以說明。这种炮的长度是7英尺9英寸，重量是8英担；而一般使用球形彈的十二磅滑膛炮的长度却是6英尺6英寸，重量是18英担。惠特沃思火炮所达到的射程如下：在射角为2度、使用1.75磅的装药时，射程为1 208碼到1 281碼(旧式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1 000碼)；射角为5度时，射



程为 2 298 碼到 2 342 碼(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 1 940 碼);射角为 10 度时,射程平均为 4 000 碼(旧式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时射程为 2 800 碼)。在采用大射角时,則使用装药为 8 盎斯的三磅炮;当射角为 20 度时,其射程为 6 300 碼到 6 800 碼;而当射角为 33 度和 35 度时,射程則为 9 400 碼到 9 700 碼。而旧式五十六磅滑膛炮在射角为 20 度时,其射程为 4 381 碼;射角为 32 度时,射程則为 5 680 碼。惠特沃思火炮的射击精度很令人滿意,而在减小方向偏差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至少不比阿姆斯特朗火炮差;至于距离偏差的情况,則根据試驗还不可能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3—4 月  
載于 1860 年 4 月 7、21 日和 5 月  
5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914、  
5926 和 593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柏林的情緒

1860年4月10日于柏林

如果一个有理性的外国人，仅仅在两个月以前訪問过柏林，現在又回到这个“理性之都”来，他就不能不感到吃惊：«meiner lieben Berliner»（“我亲爱的柏林市民們”）<sup>23</sup> 的面貌、腔調和情緒都完全变了。然而，几个月以前，首都社会的各阶层中还傳說紛紜。人們悄悄地彼此道賀，說是十年反动时期的梦魘終于不再折磨他們的头脑了，最坏的时光已經过去。这个愚蠢的話題被人們用各种調子說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事后显示聰明的結論：轉机的发生不是由于普魯士臣民的强有力的健全的努力，而是由于普魯士国王脑子的病态；这个轉变不是人的行动的結果，而是自然过程的結果。这种不能令人寬慰的結論，甚至破坏了柏林各家日报的无聊透頂的文人們所郑重宣告的新时代的早年的欢乐。懦弱的情緒流行一时，以致为了不吓跑摄政王的时新的自由主义，对所有参加第二院普选的候选人都作了下面一个簡單的考查：他們对摄政王所建立的霍亨索倫內閣表示了信任嗎？从新內閣的温和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他們的名字是否在某一方面不能被接受呢？以担当国家急难为己任的人是不要的，所要的是事先就准备投票支持內閣的走卒。至于新內閣实际上並沒有触犯它的前輩制造出

来的官僚制度和警察制度的枷鎖，新內閣的信仰表白又表現出半心半意的騎牆态度，充滿吞吞吐吐的保留和模稜兩可的緘默，——對於這些事實，公眾都視而不見，而且還把視而不見宣布為一種愛國義務。所有的反對派報紙，不管自稱是立憲派的，還是自稱民主派的，都公開變成了政府報紙。

在維拉弗蘭卡和約締結之後，普魯士外交大臣馮·施萊尼茨先生曾經公布了一個關於意大利戰爭的某種藍皮書<sup>24</sup>。他的報告——一個低能兒的真正廢話標本——暴露出，他不愧是那位在上個世紀締結了巴塞爾和約而在这个世紀又造成耶拿大禍<sup>25</sup>的人<sup>①</sup>的後繼者。我們看到了，馮·施萊尼茨先生是怎樣恭順地聆聽小約翰<sup>②</sup>，不列顛的萬事通所講的基本法制課；我們看到了，他是怎樣匍匐在哥爾查科夫公爵的腳下，怎樣同十二月的英雄<sup>③</sup>傳遞 *billets doux* [情書]，怎樣傲慢地向他的奧地利同行皺眉；我們還看到，最後他是怎樣挨他的所有通信人的腳踢。但是，甚至在那種情況下，普魯士的報界和我們柏林的自由派仍然興奮萬狀，頌揚這個不僅自己不行動，而且還設法阻礙了以德意志的名義採取任何行動的普魯士政府表現了超凡的智慧。

此後不久，就在布勒斯勞舉行了以俄國沙皇和哥爾查科夫為一方、攝政王和他的走卒大臣們為另一方的會談<sup>26</sup>，老老實實地簽訂了普魯士臣服聽命於它的俄國鄰人的新協定——這是維拉弗蘭卡和約的第一個後果，也是必然的後果。即使在1844年，這樣的事情也會引起遍及全國的反對浪潮。然而現在，這個協定卻被捧

① 哈登堡。——編者注

② 約翰·羅素。——編者注

③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之为眼光远大的治国安邦之才的证明。在我們的朋友柏林自由派以及各种色彩的普魯士报纸看来（旧式权臣的专用机关报除外），摄政王的虚无主义的对外政策，再加上与官僚制度混合在一起的封建主义的反动旧制度原封不动（这种制度只不过名义上放棄而已），似乎就具备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宣布普魯士王朝的代表有权取得小德意志（即把德意志奥地利除外的德意志）的皇位了。这样的盲目判断，在历史书上还很难找到先例；我們只記得，在奥斯特利茨会战<sup>27</sup>以后，普魯士也曾經像公鸡在粪堆上那样快乐地大叫过几天，*quasi re bene gesta* [似乎一切都很美好]。<sup>①</sup>

意大利战争結束以后，以柏林报纸为首的普魯士报界呈现出一片既可恶又可怜的景象；它們不敢对本国統治者的愚蠢的外交提出哪怕是微弱的批評，沒有勇气去要求“自由主义的”內閣在它的对内政策中最后消除名义与实际之間的鴻沟，不去揭露曼托伊費尔的官僚（他們仍然优游自在地住在他們的旧时的主堡中）的军队一声不响地然而一直踐踏公民自由的事实，这些事它們都不去做，反而大唱贊美詩歌頌革新的普魯士偉大，把它們的鈍箭射向已經受辱的奥地利，伸出它們无力的双手要求德意志的皇冠，而且，所作所为完全像一个生活在幻梦的瘋子，使整个欧洲都十分惊奇。总之，我們的柏林朋友們面对着目前正在欧洲舞台上开演的偉大的国际戏剧似乎只是观众，他們应当从包厢里或者从池座上叫好或者发出嘘声，而不应当以剧中人的身分参加进去。

現在，这一切像随着魔杖的一揮那样变了。現时的柏林——恐怕巴勒摩和維也納要除外——是欧洲最革命的城市。風潮遍及

① 据法国寓言长詩“列那狐的故事”中的情节，公鸡在粪堆上閉眼唱歌，自鳴得意，被狐狸捉走。——譯者注

所有阶层的居民,而且看来比1848年三月的日子更强大有力。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而且还是这样突然呢?是各种事变的凑合;首先,一方面是路易·波拿巴最近的武功,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政府提出的新的军队改革<sup>①</sup>。其次是,轻信和有意自欺的状态本来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除此之外,就是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迫使内阁黜退了警察厅长施梯伯这个卑鄙的罪犯,他曾经同他的主子,已故的辛凯尔迪一起,从1852年起在普鲁士握有最高权力;最后的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公布了洪堡同万哈根·冯·恩赛的通信<sup>28</sup>,——这才最后使大功告成。死者的气息驱散了幻梦。

卡·馬克思写于1860年4月10日

载于1860年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3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① 見本卷第20—25頁。——編者注

---

## 卡·馬克思

### 西西里和西西里人

在人类历史上，沒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征服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几乎从波利菲米斯在埃特納火山附近游逛和賽丽斯向西庫利人<sup>29</sup>傳授耕作方法时起，一直到現在，西西里就是連續不断的入侵、混战和頑强抵抗的場所。西西里人是几乎所有北方种族和南方种族混合的产物：首先是土著的西卡尼人同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希腊人混合，以及同通过买卖或由于战争从世界各地运往該島的奴隶混合，以后又同阿拉伯人、諾曼人、意大利人混合。虽然有这种种变化和变異，西西里人仍然为爭取自由一直进行着战斗。

三千多年以前，西西里的土著居民曾經尽一切力量抵抗过武器較为完善和軍事学术較为发达的迦太基和希腊的征服者。他們被迫納貢，但無論是迦太基征服者，或者是希腊征服者，都沒有能使他們完全屈服。西西里在长时期內成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角逐的場所；它的居民被弄得流离失所，一部分淪为奴隶；它的城市住滿了迦太基人和希腊人，成了向該島的整个腹地推行压迫和奴役的主要中心。但古代的这些西西里人从未放过一次机会为自由而斗争，至少是一有可能就向迦太基統治者和叙拉古人复仇。最后，

羅馬人把迦太基人和叙拉古人都征服了，把所有能卖的人都卖为奴隶。有一次竟有3万个巴諾摩(現在的巴勒摩)居民这样被卖了出去。羅馬人利用人数无算的奴隶队伍在西西里耕种土地，以使用西西里的小麦养活不朽之都<sup>①</sup>的貧穷无产者。为此他們不仅把島上的居民变为奴隶，而且还从所有其他屬地上把奴隶向島上运。凡是稍許了解羅馬历史或西塞罗演說艺术的人，都会知道羅馬的总督、大法官和地方官的极端殘暴。大概，羅馬人的殘忍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这样放纵过。自由的城市貧民和貧苦农民交不出向他們勒索的苛重貢品，他們本人或他們的儿女就被稅吏无情地卖为奴隶。

虽然如此，無論在叙拉古的迪奥尼修斯时代，还是在羅馬人統治时代，西西里都不时爆发惊人的奴隶起义，在起义中往往是当地人和被运到該島的奴隶共同斗争。在羅馬帝国衰落时代，許多征服者侵入了西西里。后来，又有一个时期西西里被摩尔人所侵占；但西西里人——首先是住在該島腹地的土著居民——始終进行着有一定成效的反抗，一步步捍卫或爭得各种細小的自由。当中世紀的暗夜中剛剛露出曙光的时候，西西里人就不仅已經爭得了一系列的市鎮自由，而且也建立了那时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現的萌芽形式的立宪政体。西西里人早于任何其他欧洲民族采用表决方式来調整政府和君主的收入。可見，西西里的土地自古以来就不适于压迫者和征服者生存，而西西里晚禱<sup>30</sup>在历史上将永垂不朽。当阿腊貢王朝使西西里人附屬于西班牙时，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自己的政治自由免遭侵犯；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和波旁王朝

① 即羅馬城，羅馬帝国的首都。——譯者注

时代，他們也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侖把統治那不勒斯的暴虐王朝逐出那不勒斯时，西西里人在英国的种种諾言和保证的誘惑下接納了逃亡者，并且和拿破侖作斗争，用鮮血来保护他們，拿金錢来支持他們。每一个人都知道，后来波旁王朝用什么样的背叛行为报答了他們，英国企图而且至今还企图用什么样的花招和丧尽良心的自我更正来掩飾它背信棄义地把西西里人民和他們的自由交給波旁王朝去宰割的行为。

目前，人民中的一切階級都被政治的、行政的和財政的压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这些委屈就突出到首要地位上来了。但是，几乎所有的土地至今仍屬为数不多的大地主或貴族所有。中世紀的土地制度至今还在西西里保存着，只不过耕者不是农奴罢了；他們是在十一世紀左右变成自由佃农时摆脱农奴依附的，但租佃条件大都极为苛刻，以至絕大多数耕者仅仅为稅吏和貴族干活，产品除繳納捐稅和地租外几乎剩不下什么。他們自己則生活在赤貧中，至少是非常貧困。虽然他們种植馳名的西西里小麦，培育出色的水果，但是一年到头都仅以豆类充饥。

現在西西里又在流血，而英国則安閑地观望着卑劣的波旁及其同样卑劣的宗教扈从和世俗扈从——耶穌会教徒和近卫軍的新的放纵行为<sup>31</sup>。忙碌的演說家們在不列顛的議會中用空洞的廢話震动着空气，侈談薩瓦和对瑞士的威胁，而对西西里各城市中的屠杀則一字不提。在整个欧洲听不到一点憤慨的呼声。沒有一个君主，沒有一个議會宣布嗜血成性的那不勒斯白痴不受法律保护。只有路易-拿破侖为了某种目的，或許会去制止这个人肉商所进行的屠杀，当然，这不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而是为了抬高他的王朝的地位，或是为了加强法国的影响。英国将大罵失信，大发雷霆抗



議拿破侖背信棄義和追求虛榮,但是,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不管是得到繆拉特或是得到別的哪一個新君主,他們終究是要贏得好處的。無論怎樣變都會好起來。

卡·馬克思寫于 1860 年 4 月底—  
5 月初

作為社論載于 1860 年 5 月 17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5948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 卡·馬克思 为拿破侖在萊茵河上的 未来战争作准备

### 一

1860年5月1日于柏林

此間社会上所有各階級中正盛行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路易·波拿巴正打算把德国問題提到日程上来。在今天的“国民报”上，一位通訊記者甚至断言，据他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的消息，巴登格(巴黎人对路易·波拿巴的戏称)<sup>32</sup>已經确定要在萊茵河上进行战争；还说，几个星期以前，約翰·罗素勋爵知道这个計劃以后跳起来大罵法国皇帝，并且突然宣布英国現在要找新的盟友，因而使下院大吃一惊。法国半官方报刊的語調和情緒根本没有消除这种恐慌。請大家讀一段大多数法国地方报刊从中汲取灵感的巴黎布耳埃通訊社<sup>33</sup>如下的一段通訊。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爱开玩笑預言未来的人，最近曾对我說：‘等着瞧吧，皇帝一定去萊茵河向普魯士国王建議結盟，順便也把疆界稍微修改一下。’对此我引用了‘拿破侖第三和意大利’这个小册子中的一句話来回答說：‘通过友好的办法解决領土改变問題，要比在胜利后第二天被迫这样做好些。’”

法国政府同英国訂立了商約以后不久，曾向普魯士駐巴黎公使作了这样一个暗示：如果提議法国和关税同盟<sup>34</sup>之間也訂立一个类似的条約，想必会受到欢迎。但普魯士政府回答說，关税同盟根本不想訂立这样的条約。这就引起了惊異和不满，并且用很不礼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除此之外，普魯士政府那时还得到充分的情报，知道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在此以前不久就已开始同巴伐利亚宫廷进行談判，要求后者把兰道要塞让与法国，說这个地方會根据 1814 年的条約留給了法国，但后来又根据 1815 年的条約把它从法国手中很不公平地夺走了<sup>35</sup>。由此可見，在居民中流傳的关于即将同法国决裂的消息，还有官方的猜疑表現来作证明。

目前普魯士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很像奥地利在东方战争結束后的情况。当时，奥地利同其他强国比起来，所得的利益似乎最大。它得意洋洋地认为，除了把自己的军队动員了一下以外，沒有給自己添任何麻煩，就杀下了它的危险的邻邦俄国的威風。由于奥地利扮演的是武装調停者的角色，而西方列强則不得不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所以在和約簽訂以后，奥地利就自以为它已經假手于西方盟国的武装力量，把俄国自 1849 年匈牙利事件<sup>36</sup>以来对它所取得的优势摧毁了。的确，維也納內閣当时也听到不少恭維它外交手段十分巧妙的話。但实际上却是，奥地利在东方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模稜两可的立場使它失去了同盟者，使路易·波拿巴得以把意大利战争**局部化**。在意大利战争的过程中，普魯士也保全了自己的一切資源。它手里是拿起武器了，但是却不使用，只让它的政治謀士們揮洒那順从的墨水去代替士兵們流血。維拉弗兰卡和約簽訂以后，看起来似乎是，普魯士已經借法国胜利之助，把自己的竞争者哈布斯堡王朝削弱，为自己开辟了做德意志盟主的道

路。然而，宣布在維拉弗兰卡議和的理由本身，就應該已打消了普魯士的幻想。路易·波拿巴宣称，普魯士的武装和进行干涉的威胁牵制了法国的力量，而奥地利則宣称，它的抵抗力量是被普魯士的模稜两可的中立瓦解的。在整个战争期間，普魯士一直都在表示与自己的行动有着可笑的矛盾貪求。它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面前說自己負有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义务；在英国和俄国面前說自己負有作为一个主要的德意志国家的义务，并且以这些虚伪的托詞为理由，貪心地要求法国承认它是欧洲的武装調停者。由于貪图 *par excellence* [主要] 德意志国家这一称号，它就让俄国在一項空前无礼的周知照会中恐吓德意志各小邦的宫廷<sup>37</sup>，并且让施萊尼茨先生作代表誠惶誠恐地恭听約翰·罗素勋爵关于“基本的”国际公法的冗长讲课。

普魯士的行动进一步证实了它貪图充当欧洲大国的角色：它把德意志各小邦国君的要战的热情平息了下去，并且企图利用奥地利在軍事上的失敗来攫取它的这个对手原来在德意志联邦的机构中的位置。当法国軍队的胜利終於迫使它采取某种要战的立場时，它便碰到了德意志各小邦冷淡的反对态度，这些小邦都已不大隱瞞它們对普魯士宮廷的最終目的的不信任了。到維拉弗兰卡和約簽訂的时候，普魯士已經不仅在欧洲完全孤立，而且在德意志也完全孤立；接踵而来的薩瓦被兼并則使法国的无防御的疆界大大縮短，于是法国在萊茵河上打胜仗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普魯士現在力图在对內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政治路綫都同样是錯誤的。不管在普魯士的报刊上和众議院里吹嘘得多么起勁，但在它的內政方面，除了它的官吏們所用的詞句之外，沒有絲毫变化。关于軍队改革的提案根本沒有預定

要增强普魯士的軍事实力以应付紧急情况，这些提案的目的只是不断扩大已經过度龐大的常备軍，加重已經过度緊張的財政負擔，并取消国家唯一的民主設施——后备軍<sup>38</sup>。关于出版、結社权、市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官僚主义的监护、无所不在的警察等等的有反动法律，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甚至关于貴族与平民通婚的可耻条例至今也沒有廢除。关于恢复被 coup d'état [政变] 所推翻的宪法的主張，就像一种狂想一样遭到嘲笑。

让我只举一个例子來說明普魯士臣民現在所享有的公民自由吧。在最反动的时期，有一个萊茵普魯士人<sup>①</sup>以所謂政治罪被不公正組成的陪审法庭判处 7 年徒刑，监禁在普魯士的一个要塞里。自由主义的政府并没有給他减刑。他刑滿后就去科倫，但科倫警察局立即把他驅逐。于是他就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城市。但莫名其妙的是，当局却通知他說：由于他 7 年不在，所以他丧失了公民权，得寻找新的住所。他提出反駁說，他的不在并非出于自願，可是这种反駁毫无結果。后来他到了柏林，但又被赶走，借口是他除了个人能够工作和运用自己的知識外沒有別的生活来源，因为他的全部財產已在被监禁期間用光。最后他到了布勒斯劳，在这里，他的一个老朋友把他安置在自己那里作帮手；但是有一天早上他被警察局傳去，警察局对他說，如果他不能取得布勒斯劳市的公民权，頂多只能允許他在这个城市里再住几个星期。他去找布勒斯劳市政当局，但却遭到百般刁难；后来由于热心的朋友們为他奔走設法，这些阻难才得以克服，他关于公民权的申請終于得到批准，但是，与公民权一起，他却收到一張很大的收費单，上面列

---

① 諾特柴克。——編者注

---

有許多項凡有幸被接受为布勒斯劳公民的平民所应繳納的費用。假如不是他的朋友們共同筹集这笔款項的話，这个普魯士小民就会像一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那样，在他光荣的祖国找不到安睡的地方。

## 二

1860年5月2日于柏林

普魯士政府有好几个月一直陶醉于一种妄想，以为它将被承认为欧洲的武装調停者，以为它将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廢墟上建立起霍亨索倫王朝君临全国的大厦。但在維拉弗兰卡和約簽訂后，看来它已經感到在它的前途上埋伏着巨大危險了。它那犹豫动摇而且背信棄义的政策使它失去了同盟者；就連馮·施萊尼茨——他那冗长的书信已成为外交界的一个說不完的笑柄——也未必能使自己无視这一事实；一旦法国内部状况再度驅使十二月英雄<sup>①</sup>冲出法国国境，普魯士必定会成为新的局部化战争的目标。

难道路易-拿破侖不是已經在故作坦率的时候透露出几句话，說他知道德意志需要統一，他就是可以使它統一的人，并且說用萊茵河各省換取这样珍貴的东西代价不算过高嗎？和普魯士过去的傳統完全一致，摄政王及其僕从們首先便想到恳求俄国的慈悲。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是曾經同彼得大帝一起，为反对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而簽訂了瓜分条約，因而获得了波美拉尼亚嗎<sup>39</sup>？难道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中不是多亏俄国扔掉了盟国奥地利才取得了胜利，并且夺得了西里西亚嗎<sup>40</sup>？难道不是由于柏林宫廷和彼得堡宫廷的策划，对波兰进行了几次瓜分<sup>41</sup>，才使小小的

<sup>①</sup> 拿破侖第三。——編者注

普魯士君主国的疆界大大扩大嗎？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极端諂媚的立場——他在1814年正当英国、奥地利和法国表现出某些反对和抗拒迹象时支持亚历山大一世——不是在維也納會議上得到了奖賞，使薩克森和萊茵河各省并給了普魯士嗎<sup>42</sup>？总之，普魯士在覬覦德意志的时候，一向都是仰仗俄国的庇护和支持的，当然，要履行一个特殊条件，即帮助俄国征服其邻国，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俄国的恭順僕从的角色。1859年10月，摄政王和亚历山大二世在外交官、將軍和廷臣的簇拥之下，在布勒斯劳为签订条約而会見了，条約的条文至今仍是一个无法揣測的秘密，但这对路易·波拿巴或帕麦斯顿勋爵并不是秘密，而对普魯士臣民才是一个秘密，他們的自由主义代表者当然非常謙恭有礼，不敢就这个微妙的问题向外交大臣馮·施萊尼茨先生提出質問。然而可靠的是，波拿巴的报刊并没有因布勒斯劳會議而表现出惊慌；俄法之間的关系从那时起更加使人不安地亲近起来；这次會議并没有妨碍路易·波拿巴侵占薩瓦，威胁瑞士，暗示“萊茵河疆界”必不可免地要作一些“修改”；最后，普魯士本身，虽然有重新蒙准为俄国作先鋒的希望可以自慰，最近仍然貪婪地抓住同英国結盟这一块誘餌，而倫敦抛出这一块誘餌只不过是為了在一两个星期內使英国下院有所消遣而已。

然而，約翰·罗素勋爵一时疏忽，在藍皮书<sup>43</sup>中透露了馮·施萊尼茨先生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間如何勾搭土伊勒里宮，这便給了英普同盟一个致命的打击；普魯士政府有一个时期曾认为这个同盟是一个真正现实的計劃，但在倫敦，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无非是一句空話，借此玩弄議會把戏罢了。归根到底，尽管同亚历山大二世在布勒斯劳举行了會議，尽管約翰·罗素勋爵已經开始



“寻找新的同盟者”，普魯士現在也像維拉弗兰卡和約以后一样，在法国的自然疆界論<sup>44</sup> 面前完全孤立了。

誰能相信，普魯士政府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所想到的唯一办法，竟然是重新搬出建立以霍亨索倫王朝的一員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計劃，并且通过最无礼的挑畔行动，不仅把奥地利抛到敌对陣营中去，而且使整个南德意志离开自己呢？不管这看来是多么不足信——尤其是因为波拿巴的报刊也热心推荐这种政治路綫——，然而实际情况却正是这样。危險愈是逼近，普魯士就愈想显示自己重新分裂德国的意图。順便說一下，在奥地利遭受打击以后，德意志很有可能是需要使普魯士也受到一个这样的打击，以便摆脱“两个王朝”；但無論如何誰也料想不到摄政王及馮·施萊尼茨先生所奉行的是这样悲观的原則。自維拉弗兰卡条約簽訂以后，摄政王的政策的趋向通过报纸上关于意大利問題的一些小爭論和議會中关于這個問題的短暫的、偶然的辯論暴露出来，但到4月20日，在普魯士下院辯論黑森問題时，秘密就完全暴露了。

关于这个黑森問題，我已經向貴报讀者作过說明<sup>45</sup>，所以現在只把辯論所圍繞的主要几点稍作解釋。当1831年的黑森宪法被选帝侯在奥地利的贊助下于1849—1850年撕毀时，普魯士有一个时候也曾假装要代表提出抗議的众議院宣战；但在1850年11月，当施瓦尔岑堡公爵同曼托伊費尔男爵在奥里繆茨会見时，普魯士便完全向奥地利投降，承认恢复旧的德意志議會<sup>46</sup>，出卖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并放棄了自己对盟主权的一切貪求，与此同时，也就放棄了保护1831年黑森宪法的俠义行动。

1852年，选帝侯不顾黑森人民反对，恩賜了一个得到德意志議會保证的新宪法。意大利战争以后，在普魯士秘密鼓动下，这个

問題又被提出來討論。黑森的上下兩院再度表示贊成 1831 年憲法的合法性，法蘭克福議會也開始收到新的請願書，要求恢復這個憲法。這時普魯士聲明，1831 年的憲法是唯一合法的憲法，但是它卻很知趣地補充說，這個憲法應該使之符合議會的君主制原則。另一方面，奧地利則說，1852 年的憲法是合法的，但應該根據自由主義的精神修改一下。這樣一來，所爭論的只是一些無關大體的小事，而且帶有純詭辯的性質。這一爭論的實質在於，霍亨索倫和哈布斯堡這兩個王朝在德意志聯邦內部較量一下彼此的力量。議會終於以絕大多數作出決議，贊成 1852 年的憲法，也就是贊成奧地利，反對普魯士。德意志各小邦的立場受到影響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小邦知道，奧地利正在忙於解決它在對外政策上的難題，而且它很吃不開，所以它除了竭力保持德意志的一般 *status quo* [現狀] 以外，別無更大的志願，而另一方面，它們則懷疑普魯士正在擬制沽名釣譽的新政計劃。如果它們不承認德意志議會於 1851 年通過的這一決議合法，那就會使議會自 1848 年以來所作的一切其他決議的合法性都受到威脅。最後一點，但並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它們不喜歡普魯士對德意志各小邦實行操縱並藉口支持黑森人民對選帝侯的不滿企圖侵犯它們的主權這樣的戰略。因此普魯士的提案就失敗了。

這樣，到 4 月 20 日，當這個問題成了柏林下院辯論的題目時，馮·施萊尼茨先生就代表普魯士政府明確聲明：普魯士將不承認自己受德意志議會的決議的束縛；1850 年制定普魯士憲法時德意志議會已不存在，因為這個機構已被 1848 年的風暴掃除；由此得出結論，德意志議會的一切同普魯士政府的計劃相矛盾的決議都沒有法律效力；最後，德意志議會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儘管德意

志联邦仍繼續存在。还能够設想普魯士政府会采取任何比这更荒唐的步驟嗎？奥地利政府曾宣布，德意志帝国旧有的国家机构已不存在，这是在拿破侖第一实际上已經消灭了德意志帝国以后。哈布斯堡当时只是肯定一件事实。霍亨索倫則相反，它現在是正当国外战争威胁着德意志的时候宣布德意志联邦的宪法无效，这似乎是为了給十二月英雄同德意志各小邦单独結盟以合法的借口，因为議会的法律至今仍妨碍各小邦这样做。如果普魯士所宣布的是1848年的革命合法，并宣布它自己以及德意志議会在1848年以后頒布的一切反革命法律无效，如果它把革命时代的制度和法律恢复起来，它本来是可以取得整个德意志——包括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在內——的同情的。

可是現在，它只是引起了德意志各邦君主間的分裂，而沒有把德意志人民團結起来。实际上它是敞开了大門放朱阿夫兵进来。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5 月初

載于 1860 年 5 月 19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95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本文第二部分俄譯文第一次  
发表

卡·馬克思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普魯士的狀況<sup>①</sup>

1860年5月28日于柏林

不言而喻，加里波第在西西里的戰績是這裡的主要話題，像在整个歐洲一樣。諸君知道，無耻地濫用電報，像目前在那不勒斯和熱那亞或都靈所做的那樣，是從來都沒有過的。侵襲歐洲的蝗蟲，也從來沒有像現在滿天飛的電報“鴨”<sup>②</sup>那樣多。因此，簡要地敘述一下此間最有權威的軍界人士對西西里事態的看法，是合乎時宜的。首先，盡人皆知，在加里波第到達以前起義已持續了整整一個月；但是，儘管這一事實十分重要，對它的估計，像巴黎的“立憲主義者報”<sup>47</sup>所做的那樣，可能是過高了。在朗扎將軍率領援軍到達西西里之前，那里的那不勒斯軍隊未必有2萬人，其絕大部分都不得不集中在巴勒摩和墨西拿的要塞中，因此抽出來追蹤起義者的游動隊可以夸耀在幾次小戰鬥中的戰績，可以驅散個別據點上的敵人，也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騷擾敵人，但是它表明自己是完全沒有力量把起義最終鎮壓下去的。目前巴勒摩大概集結了

① 標題的第一部分是俄文版編者加的。——譯者注

② 原文用法文 canards 一詞，有“鴨”和“謠言”兩個意思。——譯者注

那不勒斯軍 3 萬人，其中三分之二駐在要塞，三分之一安營在要塞的四周。據悉，墨西拿有 15 000 那不勒斯兵。至於談到加里波第，根據最近的消息，他還沒有越過蒙雷阿勒。誠然，這一城市位於山丘之上，從陸上控制着巴勒摩，但是要利用這一陣地的優越地勢，加里波第卻缺少一個主要條件——攻城炮兵。因此，在最近期間，加里波第（他的軍隊約有 12 000 人）的成敗將取決於兩種主要的情況：起義向全島擴展的速度和巴勒摩的那不勒斯兵士的態度。如果後者發生動搖，並且與他們隊伍中的外國僱傭軍發生衝突，那末，朗扎的防禦手段就會在他自己的手裡毀掉。如果起義擴展到很大的規模，那末加里波第的軍隊將壯大到更具有威脅力量的程度。加里波第如果拿下了巴勒摩，他就會橫掃自己道路上除墨西拿以外的一切地方，因為在墨西拿他會再一次面臨一個困難的任務。請回憶一下，在 1848—1849 年，那不勒斯人失掉了一切地方，只剩下了墨西拿作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之間的某種 *tête-de-pont* [橋頭堡]；但是，由於當時守住了墨西拿，結果就把全島奪了回來。不過，這一次由於政治情況改變，巴勒摩陷落和愛國者占領除墨西拿以外的全島，定會取得比 1848—1849 年更有決定意義的成果。如果加里波第占領了巴勒摩，“意大利國王”就會給他正式的支持。加里波第如果失敗，他的進軍就將被宣布為個人的冒險。在加里波第的話中帶有一種諷刺意味的感慨，他對維克多-艾曼努爾說，他行將為國王再奪到一個省，但希望國王不要像出賣尼斯——加里波第的故鄉那樣出賣它。

在普魯士的政治生活中，社會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主要集中在普魯士攝政王給英國女王的丈夫的一封信件<sup>48</sup>上。這封信的副本被路易·波拿巴的駐柏林宮廷的大使拉圖爾·多韋爾尼侯爵

轉給了普魯士外交大臣馮·施萊尼茨先生。這位大使不以這樣的越禮行為為限，竟然還冒昧地要求對信中某些地方進行解釋，因為那里牽涉到偉大的巴黎 saltimbanque〔丑角〕的聲譽和計劃。這件事令人想起1833年安吉阿爾-斯凱萊西和約<sup>49</sup>批准前不久所發生的一个類似的事件。土耳其總理大臣曾經把奧爾洛夫伯爵所擬定的密約送了一個副本給駐君士坦丁堡的不列顛大使館，但是，使他驚訝之余頗不愉快的是，第二天奧爾洛夫伯爵就把同一副本還給了他，並且惱怒地希望他以後挑選可靠的人辦事，這件事弄得他十分尷尬。在柏林大家都深信，攝政王這封通過奧斯坦德而不是通過加來郵出的信，是在英國郵政總局被拆的，那里有許多人員明目張膽地檢查可疑的信件。這種做法竟至發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在聯合內閣時期阿伯丁伯爵自己承認，他不敢冒險把自己給首都朋友的信託付給郵局。據推測，帕麥斯頓勳爵通過這種辦法獲得攝政王的信件副本後，由於敵視阿爾伯特親王和為了英法俄同盟的利益，就把它交給了法國駐倫敦大使處理。不管怎樣，英普同盟的前景雖然議論得如此熱烈，但決不是美妙的。

幾個月之前，當約翰·羅素勳爵某一天忽然聲稱英國必須尋求新盟友的時候，而且柏林官方又以孩子般的情緒從而響應之後，在英國的議會報告中却突然發表了布盧姆菲耳德勳爵拍給唐寧街<sup>50</sup>外交部的報告，報告申述了他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戰爭期間同馮·施萊尼茨先生的一次私人談話，使普魯士對外政策的真誠意圖的名譽大受打擊。這時約翰勳爵承認，他做了一件最莫名其妙的蠢事，而新同盟則遭到第一次打擊。第二次打擊就是攝政王的信送錯了地方。

諸君想必知道，攝政王在他的議會開幕詞中曾經非常強調地

談到條約義務的牢靠，談到德國將用統一戰綫來對付任何侵犯共同的祖國的獨立和完整的企圖。這種直截了當的威脅在巴黎交易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被俄國的“北方報”緩和了，該報用一種挖苦式的表示寬容的 *bonhomie* [善意] 語調使攝政王的開幕詞沒有了一點認真的意味，並且提醒人們記起他在意大利戰爭時期所說的類似的詞句，而最後則把開幕詞的整個這一部分評為不過是一種迎合人民情緒的願望而已。至於攝政王開幕詞的其餘部分，從實質上說，只不過是一張立法方面種種失敗的清單。曾經在兩院討論過的少數重要法律草案——婚姻法草案、市政法草案、田賦改革法草案（在王國大部分地區，貴族仍然免交田賦）——都成了死胎。此外，攝政王對於他本人所建議的有關軍隊改革的措施至今未獲法律效力一事，表示不滿。

即使在这一屆有相當多數都擁護政府的眾議院中，政府也沒有能夠通過它所建議的軍隊改革，但是，它却終於爭到了一筆 950 萬塔勒的補充撥款作為軍費。而與此同時，據我從各省的來信得知，在軍隊組織方面所策劃的改革，却正在不聲不響然而實實在在地貫徹下去，以便使兩院重新開會時面對着已成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實] 的東西無計可施，只好批准。關於所策劃的軍事改革的實質，俄國的德文月刊“波羅的海月刊”曾經作了說明。這家報紙在里加出版，它是經俄國的里夫蘭、愛斯蘭和庫爾蘭總督批准印行的。

這家雜誌寫道：“在維拉弗蘭卡和約締結后立即提出的普魯士軍隊改革，看來只有一個目的——使政府今後不必再直接請求全體國民支持，因為在舊的軍事制度下，每當政府認為需要用軍事示威來加強它的政策時，是必須請求全體國民支持的。在歐洲當前的政治局面下，一個像普魯士那樣的力求被

完全承认为大国的国家，既不能一有必要显示自己的軍事力量就破坏国内的和平生活，也不能每次都向居民保证，它的拿起武器的号召果真就与开始打仗有关。在后备軍制度中，包含着某种对抗君主制原則的民主因素。1850年和1859年前后相隔不长接連两次动員，两次动員的結局都不是战争而是复員，看来，这已經破坏了很大一部分普魯士居民的信任心，使他們甚至不再信任国家的軍政方針了。两次动員时所发生的情况本身，显然已使人民得出結論：政府在每次宣布总动員以前，必須先征得公众的同意。甚至普魯士的說明自己在意大利战争时期的立場的官方声明，也都承认动員后备軍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这家俄国的德文杂志由此作出結論說，普魯士应当摆脱現在这种形式的后备軍制度，但它同时又带着嘲弄語气暗示說，“正当普魯士政府強調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时候，这样改变一种最得人心的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必須指出，“波罗的海月刊”这一家在沙皇政府监护下在里加出版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是在波拿巴保护下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斯特拉斯堡記者报”的补充。两个刊物，一个从东方，一个从西方，在德意志边境上耀武揚威。前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說是在文坛上的哥薩克兵，后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說是在文坛上的朱阿夫兵。两个刊物都吹嘘自己热爱德意志，并且精心制造一些賢明的忠告，提給这一个它們不惜自降身分使用其語言的国家。两个刊物都努力訓練德意志进行未来的偉大改革，并且都强烈地散发着恰好現在把巴黎的凱撒制度和彼得堡的沙皇制度联合起来的那种 *entente cordiale*〔誠意协商〕的臭气。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斯特拉斯堡的报纸虽然充滿着法兰西第二帝国所特有的那种矯揉造作的假高尚精神，但仍然有一个使用南德意志的通俗語言的特点。它努力表明自己是健全思維的拥护者，絕不妄求任何文雅。相反，里加的那个月刊則发揚着科尼斯堡



大学的傳統，故意炫耀大学者諄諄誨人的姿态和形而上学的深思神情。然而，对于德国报刊攻击“月刊”和“記者报”，特别是攻击“記者报”的时候所爆发的爱国义憤，我认为不过是孩子般的窘急之情的愚蠢表現而已。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5 月 28 日

載于 1860 年 6 月 14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97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关于加里波第从馬尔薩拉向巴勒摩这次令人惊奇的进軍的詳細情况，我們在听到許多极其矛盾的消息以后，终于获得了看来相当可靠的报道。的确，这是本世紀最惊人的战績之一；如果不是这位革命将領在这次胜利进軍以前就卓有声誉，这样的战績几乎是无法解釋的。加里波第的胜利证明，那不勒斯王国軍队仍然对这个曾經在法軍、那不勒斯軍和奧軍面前一直高举意大利革命旗帜的人感到恐惧，而西西里人民对于他以及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則沒有丧失信心。

5月6日，两艘輪船載着約1400名武装的兵士离开了热那亚海岸；他們組成7个連，显然，这里的每一个連都要成为在起义者中間召集的一个营的核心。8日，他們在托斯卡納海岸的塔拉莫涅登陆，用各种理由說服該地的要塞司令向他們供应了煤、彈药和4門野炮。10日，他們进入了西西里最西端的馬尔薩拉港，携带了所有的武器装备在該地登陆，尽管当时有两艘那不勒斯軍舰开到，但在紧要关头却无力阻撓他們登陆。关于英国人曾进行干涉协助起义者的說法已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現在連那不勒斯人自己也拋棄了这种說法。5月12日，这支小部队开始向距海岸18英里、位于去巴勒摩的路上的薩累米进軍。大概就在这里，革命党的領袖

們會見了加里波第同他進行了討論，並且集結了約 4 000 名起義者組成的援軍。在援軍進行編組的時候，幾個星期以前遭到失敗但未被完全鎮壓下去的起義，在西西里西部所有山區更加激烈地爆發了，而且，正如 16 日所得知的，起義的發展還是順利的。5 月 15 日，加里波第率領他的 1 400 名有組織的志願軍和 4 000 名武裝農民翻山越嶺向北推進到卡拉塔菲米；從馬爾薩拉來的土路與從特腊帕尼通往馬爾薩拉的大道就在這裡會合。橫穿雄偉的切腊腊山（即所謂皮揚托-羅馬諾山）的支脈而通向卡拉塔菲米的狹谷有朗迪將軍指揮的王国軍隊 3 個營包括騎兵和炮兵把守。加里波第立即對這一陣地發起攻擊，開始時該陣地的防守是頑強的；但是，儘管加里波第只能用他的志願軍和很小一部分西西里起義者來攻擊 3 000—3 500 名那不勒斯軍隊，王国軍隊仍然被連續逐出 5 道堅固的陣地，並且損失了 1 門山炮，還有大量傷亡。加里波第部队的損失，據他們自己宣布，是 18 人陣亡，128 人受傷。那不勒斯人硬說，他們在這次小戰鬥中繳獲了一面加里波第的旗子；但是由於他們曾經在馬爾薩拉的一艘棄而不用的輪船上找到一面忘記帶走的旗子，所以完全可能，他們在那不勒斯展覽、用來證明他們似乎曾經取得的勝利的，就是這面旗子。然而，卡拉塔菲米的失敗並沒有使王国軍隊在當天晚上退出該城。他們直到次日早晨才從那裡撤走，此後一直到巴勒摩，大概都沒有對加里波第進行過任何抵抗。他們到達了巴勒摩，但已陷入完全渙散和混亂的狀態。王国軍隊竟被一股“海盜和武裝匪徒”擊潰這一事實，立刻使他們回想起當年的加里波第的可怕形象，正是這個加里波第在抵抗法軍保衛羅馬<sup>51</sup>的時候卻能選擇時機進攻韋累特里並擊退整個那不勒斯軍隊的前衛，以後又在阿爾卑斯山打敗了比那不勒斯軍隊驍勇

得多的敵軍。由于倉促退却，加之毫無繼續抵抗的企圖，就更加助長了在這以前便已經在王國軍隊中出現的絕望情緒和逃跑傾向；而當他們突然處於薩累米會議所計劃的起義的中心並且受到起義者的頻繁襲擊時，他們之間的一切團結精神便完全消失了；朗迪的這一旅人驚慌失措地亂成一團，人數減少了很多，一小隊一小隊地陸續逃回巴勒摩。

加里波第就在朗迪放棄卡拉塔菲米的當天即 16 日進入該城，17 日進到阿耳卡莫（前進 10 英里），18 日進到帕蒂尼科（前進 10 英里）並繼續向巴勒摩方向前進。19 日，不停的大雨使部隊無法繼續運動。

這時加里波第获悉，那不勒斯軍隊正在巴勒摩周圍構築塹壕，並加固面對帕蒂尼科大道方向的半已坍塌的舊城牆。他們至少還有 22 000 人，這就遠遠超過了加里波第所能用來對他們作戰的兵力。但是他們已經是士氣低落、紀律鬆弛了，許多人開始打算投到起義者方面來；同時他們的將領庸碌無能，而這一點，無論他們自己的兵士或他們的敵人都是知道的。他們中間只有兩個外籍營是可靠的。在這種情況下，加里波第不能下立即從正面強攻城市的決心，但是那不勒斯軍隊也不能對他採取稍許堅決的行動，即使他們的軍隊有這種能力也不行，因為他們不得不在城內經常保持一支強大的警備部隊，並且任何時候也不能離城太遠。如果處在加里波第的地位的是一位平凡的將領，那末在這種情況下就會進行許多無計劃的和不堅決的小戰鬥；在這些小戰鬥中，他可以使自己一部分新兵學會作戰，不過，王國軍隊也會很快地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已失去的對於本身力量和紀律的信心，因為在某些小戰鬥中他們必然會成為勝利者。但是這種作戰方法無論是對於起義或是对

于加里波第來說，都是不適合的。這時，大胆進攻是革命所允許的唯一的戰術；起義者只要一接近巴勒摩，就必須取得像解放該城那樣驚人的勝利。

但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正是在這一點上加里波第表現出是一位不僅能夠進行游擊戰，而且能夠進行更大規模的戰鬥的傑出將領。

20日及以後幾天中，加里波第攻擊了那不勒斯的警戒部隊和配置在蒙雷阿勒（位於從特腊帕尼到巴勒摩的路上）和帕爾科（位於從科爾累奧內到巴勒摩的路上）附近的陣地，因而使敵人認為加里波第的進攻主要將指向城市的西南部，並認為他的主力也正是集中在這個方向。加里波第把進攻和假退却巧妙地結合起來，誘使那不勒斯軍隊的將領把愈來愈多的部隊從城里派到這個方向上來，因此到24日就有1萬名左右的那不勒斯軍隊開到城外，配置在通往帕爾科的道路上。這正是加里波第所要達到的目的。他立即迫使敵軍同他的一部分軍隊作戰，並緩慢地後退，誘使敵人離城愈來愈遠，而當敵人被引到皮亞納，越過了橫貫西西里并把孔卡-多羅（“金色的貝殼”——巴勒摩的一個谷地）同科爾累奧內谷地隔開的主脈以後，他便出其不意地把主力從這個主脈的另一一些山道調到巴勒摩附近瀕海的米集耳美里谷地。25日，他把大本營移到了距首府8英里的米集耳美里。我們不知道後來他對於那1萬名陷在唯一的一條穿過山脈的惡劣道路上的那不勒斯軍隊還採取了什麼行動，但可以肯定地說，他用一次又一次的詐敗轉移了敵人的注意力，一直到確有把握地知道他們不致很快返回巴勒摩為止。他用這種辦法使守城部隊減少幾乎一半，並且把進攻路線從特腊帕尼道路改到卡塔尼亞道路，這樣他就能夠發起總攻了。關於

城內的起义是在加里波第进行强攻以前发生的还是因为他出现在城門旁才引起的这个問題，由于报道的互相矛盾而无法得出答案。但是，确凿无疑的是：27日早晨巴勒摩的全体居民都拿起了武器；加里波第出乎所有那不勒斯人的意料之外，强攻了該城东南部的特尔米尼港。其他情况大家都已經知道：除炮台、主堡和王宮外，全城的敌人都被逐漸肃清；接着是炮击、停战和投降。所有这些事件的确实的詳細情况暂时还不知道，但主要事实已經很明显了。

現在我們应当說，加里波第为了准备强攻巴勒摩而采取的机动，立刻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將領。在这以前，我們只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謀的同时也很走运的游击队領袖；即使在羅馬被圍期間，他的那种用不断出击来保卫城市的战术也差不多沒有使他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超出这个水平。但是，这一次他所解决的純粹是战略任务，經過这次考驗以后，他已是一位公认的軍事专家了。他賴以成功地欺騙了那不勒斯軍队总司令、使后者犯下大錯而让一半軍队远离城市的那种方法，他的迅速的側敌行軍和在巴勒摩城下最出人意料的方向上的重新出現，以及他利用守軍被削弱的时机所采取的坚决的强攻，——所有这些，要比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間所作的一切更为突出地表現了他的軍事天才。西西里起义得到了一位第一流的軍事領袖；我們希望，不久将作为政治家而登上舞台的加里波第，将不会玷污他作为軍事家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6月7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1860年6月22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979号

## 卡·馬克思 普魯士新聞

1860年6月13日于柏林

摄政王今晚赴巴登-巴登，那里将于本月16日和17日举行一个特殊的会议，即有路易-拿破侖参加的德意志王冠人物的会议<sup>52</sup>。摄政王的随从人员将包括：军事办公厅长官馮·曼托伊費尔將軍，馮·阿尔文斯累本將軍，馮·席梅尔曼中校，chef d'escadron〔騎兵連长〕馮·洛埃，宮內大臣馮·皮克列尔伯爵，樞密顧問馮·伊萊尔，摄政王秘书博克曼先生，內閣首相和王室成員馮·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侯爵。讀者还记得摄政王給英国女王丈夫的私人信在倫敦被截走，并且由倫敦告訴了路易·波拿巴一事<sup>①</sup>，由于这封信，路易·波拿巴曾坚持与摄政王会晤，认为这样的会晤是使法国和普魯士之間消除似已发生的誤会的最好办法。此后不久，在摄政王訪問与法国毗邻的城市薩尔布呂肯和特利尔时，路易-拿破侖又一次表示，他不反对利用这个机会与摄政王会见。但是这一建議被拒絕了。同时傳言紛紛，說摄政王准备在巴登-巴登逗留一个月；于是巴伐利亚国王馬克西<sup>②</sup>就想起建議摄政王在水上同力求与普魯士修好的南德各邦举行一个会议，并且在这个大

① 見本卷第64—66頁。——編者注

② 馬克西米利安二世。——編者注

会上显示一下反法的統一战綫。摄政王馬上抓住了这一方案，巴登大公、維尔騰堡国王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也接受了这一方案，可是，法国駐柏林大使有一天却向普魯士外交大臣馮·施萊尼茨提出正式通知：他的至尊的国王为了消除似乎是法国无缘无故遭到的不信任，认为在巴登-巴登与当今的普魯士国家元首作友好的会晤，無論对于德国或是对于法国，都将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普魯士的大臣回答說，普魯士也遭到不公正的怀疑，不过这样的会晤未必能消釋这些怀疑，此外，德意志諸侯們的秘密會議已在巴登-巴登召开。当时法国大使又一次向巴黎請示后答复說，路易-拿破侖如能与尽可能多的德意志諸侯們晤面，将不胜愉快。此外，他还想亲自作一个重要的、不容繼續拖延的报告。霍亨索倫的抗拒就在这种情况下失敗了。接着，柏林就收到維也納的信件，奧地利在信件中对行将举行的会晤表示不滿，但是，其他德意志邦的宮廷則被普魯士外交大臣的周知照会或多或少地安撫了下来。由于这一照会，汉諾威国王今天上午突然来到柏林，并亲自表示准备伴随摄政王赴巴登-巴登，这时，摄政王便电召薩克森国王，要他也来参加會議。用不着說，科堡-哥达和拿騷的大公也会跟着別人走的。

这样一来，原来是想对法国示威的德意志諸侯們的會議，便变成了路易·波拿巴在德国領土上举行的招待会，德意志联邦的国王們、大公們和其他小諸侯小領主們成群結队前来参加。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摄政王由于自己怀疑法国篡位者有侵略計劃而表示痛悔，而每一个小公国則是准备采取預防措施，以便不让它們的大 *confrère* [伙伴] 把它們出賣給共同的敌人。众所周知，王冠人物对法国革命的加西莫多如此卑躬屈节，維多利亞女王和撒



丁国王已作出了榜样<sup>53</sup>。1857年沙皇在斯图加特与十二月英雄的私人会晤<sup>54</sup>，曾經只能使咖啡店座上的政客們驚訝，这些人任凭自己被彼得堡宫廷故意卖弄正統主义教条的手法所迷惑。在索尔費里諾战役之后，哈布斯堡在維拉弗兰卡与自己的战胜者的会晤是事务性的，而不是一种客气的举动。摄政王和环聚在他四周的小星宿，既沒有必要像維多利亞和維克多-艾曼努尔那样去要求联盟，也沒有必要像亚历山大二世那样去搞陰謀，更沒有必要像弗兰茨-約瑟夫那样去弥补自己的失敗；但是摄政王却可以把行动的理由撇在一边，而援引更高的人物們所开創的一般先例。不管怎样，他接受了路易·波拿巴的建議，就严重地損害了他的虛名，更有甚者，在此之前总共不过几个星期，波拿巴还无礼地在他的外交大臣德·图温奈尔先生的信件中向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和巴登大公暗示，今后他們給法国皇帝写信必須签署这样的下款：«Votre frère et serviteur»〔“您的兄弟和僕人”〕。实际上这就是拿破侖第一为德意志諸侯們、萊茵联邦的参加者拟定的公式，他是萊茵联邦的保护人，而巴登、黑森-达姆斯塔德則与維尔騰堡、巴伐利亞和其他德意志邦一样，同是該联邦的参加者<sup>55</sup>。为了不让路易·波拿巴迫使深受侮辱的巴登君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君主跟德·图温奈尔先生交往，摄政王和他的戴王冠的伙伴們一致同意不用外交大臣作随从人員，不过，难道这些老爷們真的认为，給了他們侮辱的乃是僕人，而不是主子嗎？

至于荷兰的社会救主准备向德意志的王冠人物做的“重要报告”，那末，可以有充分根据地断定，路易-拿破侖将效法梅特涅在維也納、亞琛、特劳波、萊巴赫和維罗那的各次会议期間所举行的招待会<sup>56</sup>，尽其所能使摄政王相信：革命者有一个大規模的陰謀，

他們正盡一切努力引起法國和普魯士之間的衝突，以便在巴黎建立紅色共和國的統治，在德意志建立中央集權共和國的統治。在瑞士、比利時和德意志的所有波拿巴派的報刊，早在兩個星期之前就已登滿了包含着這種陰郁暗示的文章，而波拿巴在日內瓦的秘密代理人——一位人人聞名的德國自然科學家<sup>①</sup>——已經洋洋得意地宣布，德國報刊對波拿巴的猖狂進攻將於最短期間被各地當局制止。

當此攝政王和他的德意志 *dii minorum gentium*<sup>②</sup> 尙待說服，才能深信必須結合在頭號的社會救主周圍的時候，阿布先生的一本新的小冊子“皇帝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sup>57</sup> 卻從另一方面提出了說服普魯士人民這個目的。雖然這本小冊子至今還未在德國流行，但也有幾本偶爾傳到柏林，同時，我在另一篇通訊中，已經向諸君報道了這一最新的土伊勒里宮宣言中最有趣的地方<sup>58</sup>。這位宣諭官在塞納河岸上說，普魯士人民應當在奧地利的封建制度和法蘭西帝國的民主原則之間進行選擇。只有借助於這一原則，德國人民——當然，是在給予自己的強鄰以某些物質保證的條件之下——才能指望實現他們強烈追求的統一。小冊子的作者十分膚淺地敘述了當前普魯士政府的缺點之後，便開始教育普魯士人，叫他們了解法蘭西第二帝國所特有的“民主原則”的真正實質；簡言之，這一原則就是現代的高盧通常所說的“普遍投票”選舉帝國首腦。誠然，連阿布先生也未必敢於否認，法國的所有自由都為了荷蘭的冒險家的利益而被充公了，不過要知道，這是根據普遍投票才充公的。德意志正是應該通過這樣的道路，在法國的幫助之下，採

① 福格特。——編者注

② 直譯是：“小神”；轉義是：“二流人物”。——編者注

取同样的民主原則，建立一个在霍亨索倫統治下的条頓帝国。整个办法非常简单。普魯士只須把一部分自己的“合法”領地让給法国，与此同时，再用全民投票的办法侵入小邦的領土，这样，普魯士就会馬上由封建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应该承认，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食客們所发现的这个新的“民主原則”，决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在近二百年来，它在神圣的俄罗斯就已非常盛行。罗曼諾夫王朝是通过普遍投票登上皇位的。此后，从尼門河到阿穆尔河便由民主統治了。或許，新“民主原則”的先知們会反駁說：罗曼諾夫王朝是自由选出的；在訴諸人民之前沒有 coup d'état [政变]；罗曼諾夫家族登基时的普遍戒严並沒有能把投票箱控制在民主原則的适当範圍以內。不管怎样，既然路易·波拿巴无法成为“正統”国君，所以对于他來說，最好是能做到，把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国君兄弟們按照小帝国的模型变成“民主”国君。羅馬的皇帝自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君，因为現代的进步，要求世襲君主制的原則与“普遍投票”的原則相結合，这样，無論哪一个好汉在某个时候用某种方法篡位成功，并且用一出普遍选举的喜劇裝飾一下，大概就可以认为，他的王朝一定永远是人民的普遍意志（卢梭的 *volonté générale*）的生动体现了。

我打算在另一篇通訊中評述一下現阶段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由于这个問題，巴登—巴登的會議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里只提一下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sup>①</sup>于6月10日在克朗博尔格城堡的会晤。会晤前两星期，瑞典外交大臣向丹麦外交大臣发出了一个照会，照会暗示在丹麦国王随从人員中最好沒有那些瑞典国

<sup>①</sup> 查理十五和弗雷德里克七世。——編者注

---

王陛下不乐意見面的人。換句話說，就是建議丹麦国王在自己的随从人員中不要帶自己的妻子丹納尔女伯爵，即 *ci-devant* [过去的] 腊斯馬森小姐。因此，丹麦国王认为把自己的情妇留在家里是合适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6 月 1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0 年 6 月 30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598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英国的志愿兵部队

几个星期以前在伦敦举行的志愿兵大检阅，引起人们对大不列颠国民军的注意。志愿兵不应该同民军混为一谈，民军是陛下的另一种军队。据政府统计，截至4月1日民军有5万人。其中在编制之内的有23735人，即：在英格兰有13580人，在爱尔兰有7471人，在苏格兰有2684人。民军代表各下层阶级，而志愿兵代表资产阶级。伦敦“泰晤士报”<sup>59</sup>断言，6月22日参加检阅的部队“代表所有阶级”，这不过是企图把这次检阅加上一个人民事业的幌子罢了。大约3个月以前，体面的机械工人代表团谒见当局，想领取武器，以便在受到侵犯时“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允许参加志愿兵部队的只有这样的工人，他们的装备和费用由他们的厂主担负，当然，他们必须永远听从这班厂主的支配。

英国志愿兵部队的总人数并未达到9万人，虽然最近许多统计表上的数字较大。诚然，麦克默多上校在不久以前为圣乔治步枪部队举行的午宴上曾声称，名列志愿兵的已达124000人。但是当人们请他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以后，才知道他把一半民军计算在内。报纸所依据的是各团的定员，即每团为800—1000人，其实曾经以超过500—600的人数参加检阅的团是不多的。在伦敦大

檢閱前一两天,悉尼·赫伯特先生(他在总司令部的地位使他成为这一问题的权威)在议会确认:“在紙面上这些部队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但是与事实不符,因为实有人数从来也没有得到确证。”

包含这种意見的整个演說,就刊登在大談全国志愿兵檢閱的“輝煌成就”的同一号“泰晤士报”上。在海德公园閱兵本身,就清楚地說明倫敦报界是以如何夸張的手法来叙述这些事情的。20日的“泰晤士报”曾預言:“在陛下面前将出现不下35 000人。”湯姆·泰勒在21日发自倫敦的刊登在“曼彻斯特卫报”<sup>60</sup>上的一篇通訊中写道,在首都已有46 000多名志愿兵。实际上,根据未必願意过低估計志愿兵人数的麦克默多上校的材料来看,在女王面前一共走过了18 300兵士。这支军队的人数,当然达不到可以令人欣喜若狂的程度。在1803年10月,就約有13 000名身穿志愿兵服装的倫敦当地人参加了檢閱。为了把不列顛人当年的从戎豪迈感同他們現在的从戎豪迈感加以比較,我們列出一个截至1804年1月的志愿兵部队人数簡表:

全部列兵·····	341 687
校官·····	1 246
上尉·····	4 472
中尉和少尉·····	9 918
參謀軍官·····	1 100
軍士·····	14 787
鼓手·····	6 733
<hr/>	
总 計·····	379 943

甚至英国所期望达到的現在志愿兵人数的数字——124 000,若同这个表相比,就显得不大了。如果从現在大不列顛的所有适

合服兵役的男人之中抽出十分之一,那就有 50 万人。这些事实绝不表明英国人现在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充满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不管伦敦报纸如何作相反的证明。根据发表在“陆海軍报”<sup>61</sup>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的精細統計,英国的民軍共有 50 160 人,志願兵部队 88 400 人,总共为 138 560 人。“陆海軍报”上文章的作者肯定地说,这个数目当中至少要有 2 万人会因各种原因不能在必要时入伍,所以英国的民軍和志願兵部队的总人数是 118 560 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6 月 25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60 年 7 月 11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994 号

## 卡·馬克思 不列顛的貿易

倫敦剛發表的貿易部關於截至 1860 年 5 月 31 日為止的 5 個月的報告書，反映出不列顛的出口水平同 1859 年頭 5 個月比較，僅有一些不大的變化。

出口額從 1859 年的 52 337 268 英鎊增加到 1860 年的 52 783 535 英鎊，而且這個不大的增長，整個都是由於今年 5 月份出口額的增加而引起的。

對比一下 1860 年和 1859 年頭 5 個月相應的出口數額，使人注目的首先就是不列顛對東印度的輸出大大減少。下列資料可以證明：

**截至 5 月 31 日為止的 5 個月內運往東印度的  
最重要的不列顛商品**

	數 量		價 值	
	1859年	1860年	1859年	1860年
			(英 鎊)	
啤酒和麥酒(桶).....	168 355	166 461	507 308	491 609
棉布(碼).....	396 022 733	311 163 765	4 884 982	3 977 289
棉紗(磅).....	17 411 542	15 044 812	1 002 439	903 516
扁鐵、螺絲釘、鐵條(噸).....	16 851	12 194	127 678	90 954



(續)

	数 量		价 值	
	1859年	1860年	1859年	1860年
			(英 鎊)	
生铁(吨).....	12 138	4 108	132 946	42 912
熟铁(吨).....	11 823	10 554	188 126	195 659
铁板和铁釘.....	31 582	79 117	169 072	437 170
陶瓷.....	—	—	34 530	24 039
裝飾品和时新貨品.....	—	—	83 832	42 126
皮革制品和馬具.....	—	—	16 780	15 600
蒸汽机.....	—	—	73 087	100 846
其他机器.....	—	—	165 899	196 928
馬口铁片.....	—	—	19 127	6 441
总計.....			7 405 808	6 529 089
出口額减少.....				976 719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东印度輸出的主要項目总共减少約100万英鎊，基本項目(棉布和棉紗)减少得最多，唯一例外的是同修建铁路直接有关的一些商品。此外，必須注意到：与最近从大陆来的邮件同时收到的有关貿易資料，表明情况极为不利和市場过分膨胀，因而英国宣布的、根据大大超过一般水平的价格而确定的出口值，無論如何在印度不能兌現。現在已毫無疑問，印度的貿易是人为地脹大的。印度起义<sup>62</sup>时政府人为地使需求扩大，商业活动由于革命动乱沉寂而复苏，以及1857—1858年的普遍危机使大部分其他世界市場縮小，——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印度的貿易額增加，

超过了它的自然可能的限度。但是，根据过去的所有經驗，新出現的市場繁荣，如果沒有不列顛政府的英明干涉，本来也許还能在很多年內經得住棉織品的轰炸。看起来，威尔逊先生被派往加尔各答，好像是专门为了瓦解英印貿易似的，他双管齐下，对内采取笨拙的充裕国库的措施，对进口商品征收繁重关税。像联合王国这样，正当它向法国皇帝討好并以法国关税的假降低为借口而容忍皇帝的篡位政策的时候，反而让它的政府采取专横措施，自己来瓦解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市場，这种情况在貿易史上見到过嗎？

对澳大利亚市場的輸出，虽然在棉布方面有所减少，但总的說来，無論是数量或总值都增加了。但是，为了正确地評价澳大利亚殖民地市場的現狀，我們必須从貿易部的报告書轉向新近在这里得到的商业情报。来自阿得雷德的4月26日的通报，对于英国商品无休止地过量地輸入，对于投机、欺詐和滞銷日益严重，表示担忧。人們指出，整整一系列无支付能力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要倒閉。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已經发生几起破产，其中有一起是9家商行的破产，負債总数为40万英鎊。正如人們所預料的，归根到底将有四分之三的債務总数无法清償，而且这笔亏损将由銀行和英国債权人担負。从剛得到的澳大利亚近17年来的破产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破产的数目1858年比1857年多一倍，1859年又增加50%，而今年，至4月中旬止再次增加了約7%。1822—1859年期間破产的公司債務总数为5 981 026英鎊，清单上指出这些公司的資產为3 735 613英鎊，但其中兌現的还没有50%。

輸往美国的大部分不列顛商品，無論就其价值或数量來說，都大大减少了，下列資料可作說明：

## 截至5月31日为止的5个月內对美国出口的主要項目

	数 量		价 值	
	1859年	1860年	1859年	1860年
			(英 鎊)	
煤(吨).....	68 020	106 925	67 785	66 196
棉布(碼).....	88 441 112	84 208 598	1 562 918	1 491 721
亚麻布(碼).....	25 476 444	20 974 699	776 780	643 676
生铁(吨).....	37 510	21 497	106 476	62 919
扁铁、螺絲釘、铁条(吨).....	48 063	37 824	394 426	293 294
熟铁(吨).....	16 024	16 488	200 576	189 854
铁板和铁釘(吨).....	12 107	4 622	61 721	24 559
植物油(加侖).....	795 808	511 602	95 154	57 230
絲織品(磅).....	119 719	58 836	128 133	68 866
毛織品和半毛織品(碼).....	22 697 619	18 250 639	892 026	733 000
陶瓷.....	—	—	234 492	281 532
裝飾品和时新貨品.....	—	—	719 754	637 035
馬口铁片.....	—	—	524 615	464 630

无疑,法国是一个能填补东印度、澳大利亚殖民地和美国縮小了的市場的国家。但是,仔細考察一下就可发现,英国对法国的出口貿易仍旧保持着通常的不大的数額。至于棉布和棉紗,看来貿易大臣米尔納·基卜生先生害怕丢臉,因此,认为在报告书中以完全不包括这些商品为宜。亚麻布、亚麻紗和絲織品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对比一下1859年和1860年同期的出口值就可发现,今年的出口值减少了:拈絲由130 260英鎊降到88 441英鎊;絲綫和紗綫由50 520英鎊降到29 643英鎊;机器由98 551英鎊降到64 107英鎊;煤由253 008英鎊降到206 317英鎊;同时也可看到,铁、銅、羊毛、毛織品和精梳毛紗的輸出有某些增加。

法国葡萄酒的輸入量提高了,但还没有所有其他酒类輸入量

---

增加的比例大。最后还应指出，主要市場的蕭条迹象，前景堪忧的收成，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向金融市場要求大宗借款和欧洲的动蕩政局，这些都显现出 1860 年秋天的前景是很不美妙的。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6 月底—  
7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作为社論載于 1860 年 7 月 16 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5998 号

## 卡·馬克思

### 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

—

1860年7月10日于倫敦

剛发表的工厂視察員的报告书<sup>63</sup>总共有三个报告。不久前还由萊昂納德·霍納先生視察的地区，如今一部分并入約翰·金凱德爵士的視察区（苏格兰），一部分并入現有3 075个工厂和印花企业的雷德格雷夫先生的視察区；罗伯特·貝克先生的視察区（爱尔兰和英国的某些地方）仍保持原来的范围。下列資料所表明的，是已呈报給三位視察員的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內的不幸事故总数。

**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

損 伤 性 质	成 年 工		未 成 年 工		童 工		合 計		总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	14	3	7	2	2	2	23	7	30
截断右手或右臂.....	5	6	3	1	1	—	9	7	16
截断左手或左臂.....	4	1	7	3	1	—	12	4	16
截断右手的一部分.....	23	24	29	22	15	7	67	53	120
截断左手的一部分.....	16	17	21	18	8	7	45	42	87
截断腿或脚骨的一部分...	5	—	1	—	—	—	6	—	6

(續)

損 伤 性 质	成 年 工		未 成 年 工		童 工		合 計		总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四肢和身体骨折……………	30	11	43	11	11	4	84	26	110
手或脚骨折……………	39	43	30	37	20	15	89	95	184
头部和面部受伤……………	20	17	23	29	11	4	54	40	94
擦伤、碰伤和上列伤亡 以外的其他創伤……………	268	255	315	352	128	66	711	673	1 384
合 計……………	424	377	479	465	197	105	1 100	947	2 047
<b>非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b>									
合 計……………	83	30	59	26	21	10	163	66	229

这些报告一致证明，近半年来工业活动異常活跃。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以致某些工业部門工人不足。在因机器的改进使工厂主可以不用手工劳动的毛織厂，这个困难小些，而在那些由于缺少工人，特别是缺少青年工人，大部分机器停工的紡紗厂和精梳毛紡織厂則大些。为了消除这种人手暂时不足的现象，过去往往采用一些不道德的办法。当工厂制度发展之初，工厂主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便直接求助于某远方教区的管理人，这些人招来一定数量的学徒即幼年儿童，把他們固定給工厂主做工，并規定一定的年限。一当孩子們被送去学徒，主管济貧所的官員就祝賀教区摆脱了吃閑飯的人，而工厂主就馬上从这笔交易中牟取最大的好处，他們尽可能少地开銷学徒的生活費，尽可能多地从他們身上榨取劳动。因此，1802年，即乔治三世在位的第四十二年通过的一系列工厂法令中的第一个法令(第七十三章)，就得名為“棉紡棉織等工厂企业的学徒和其他雇工的健康和道德保护法令”；这个法律的目的只不过是減輕学徒制的罪恶。但是，随着机器的改进，就需要有另

一种劳动力了，这时，生意兴隆，邻近地区的居民已不能充分給工厂提供所需数量的人手。工厂主就派遣代理人去爱尔兰，把爱尔兰的家庭引誘到英国来；然而爱尔兰已不再是能按英国的需要找到工人的市場了，所以工厂主現在不得不把他們的視綫轉到英国的南部和西部各郡及威尔士，在那里寻找能够被北方各郡現行的工資額引誘到新的工业場所来生活的家庭。代理人被派到全国各地，描述将家庭移居工业区的种种好处，他們还受托把这些家庭迁移到北方来。据报道，这些代理人已經运送了許多家庭。但是成年的男人带着妻子和全家移居工业城市，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不利，那儿最感需要的是最年輕的家庭成員，因为他們能很快受教并在較短时期內成为有用的工人，而不熟悉工厂劳动的成年男人及其妻子，暫時还不需要。这促使某些工厂主在某种意义上恢复旧的学徒制，同监护院簽訂关于雇佣无以为生的貧民儿童的有期契約。工厂主供給儿童住房、穿衣、吃飯，但不付給任何定期的工薪。随着这种制度的恢复，显然，对濫用这种制度的抱怨也就产生了。但是必須注意到，只是在不可能找到任何其他工人的时候，才使用这种劳动力，因为这种劳动力价錢很貴。一个 13 岁童工的通常工資是每周約 4 先令；再供給 50 或 100 个这样的童工住房、穿衣、吃飯、医疗和应有的监督，还要发給他們一些金錢奖励，平均每人每星期 4 先令都不够开銷。

对比一下工厂工人 1839 年和 1859 年的工資水平，就可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在一些工时限制在每周 60 小时的工厂中，工資（至少是名义工資）提高了；而在童工、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工时未加限制，有时每天工作 14—15 小时的印花、漂白和染色的企业中，实际工資却降低了，只有少数例外。关于曼彻斯

特及其郊区的棉紡織工业,有下列資料:

### 周 工 資

	1839 年	1859 年
每周工时数·····	69	60

### 工 种

蒸汽机工·····	24 先令	30 先令
仓库童工·····	7 先令	8 先令
仓库工人·····	18 先令	22 先令
梳棉間——		
清棉女工(青年妇女和少女)·····	7 先令	8 先令
搬运工(青年男工)·····	11 先令	14 先令
监工·····	25 先令	28 先令
粗梳机工(14—18岁的未成年工)·····	6 先令	7 先令
并条机女工(青年妇女)·····	6 先令	6 辨士 8 先令
細紗間——		
走錠精紡机細紗工·····	16—18 先令	20—22 先令
拈接工(女工和青年男工)·····	8 先令	10 先令
监工·····	20 先令	20 先令
拈綫間——		
拈綫工(女工)·····	7 先令	9 先令
筒子工(少女)·····	4 先令	5 先令
监工·····	24 先令	28 先令
短工(青年男工)·····	10 先令	13 先令

在搖紗間、燒毛間和机織布間,工資也稍有提高。有些人曾警告工厂工人說,他們会因工时縮短而吃大亏,这样一来,他們的預言完全被駁倒了。另一方面,請比較一下工时未被法律限制的那些工业部門的工資变动情况:



## 印花、染色和漂白企业——每周 60 小时

	周 工 資 (先令)	
	1839 年	1859 年
混合染色工·····	35	32
印花机工·····	40	38
工长·····	40	40
雕刻工·····	35	25
印花工·····	40	28
染色工·····	18	16
清洁工和杂工·····	16—15	16—15

## 絨布染色企业——每周 61 小时

梳理工·····	18	22
漂白工·····	21	18
染色工·····	21	16
上浆工·····	21	22

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先生和約翰·金凱德爵士的报告中引人注意的部分是关于工厂建造与管理合作社在郎卡郡和部分在約克郡的发展和扩大。这些合作社在实施股份有限公司法之后大大增加了，通常是由工厂工人組成。每个合作社拥有資本 1 万英鎊或多一些，資本分为 5 或 10 英鎊的股票。它有权按照与股份資本的一定比例借入資金，而这些借入資金都是工厂工人和这一类人的小額存款。例如，在柏立，为使已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合作工厂开工，需要 30 多万英鎊。在棉紡厂中，紡紗工和其他工人往往是这些企业的股东，他們除領取工資外，还領取股息。在棉織企业中，合作社的参加者常常租借織布机来干活。这种方法吸引着工人，因为不需要很大費用，就可在他們企业里把机器开动起来。他們

购买織布机用的成品紗，然后織布，这就完成了工厂的操作过程；或者是他們从某个与他們有来往的工厂主那里領紗，还給他成品布。这种合作社的制度不只限于紡紗織布业，而且还扩大到其他許多消費品的商业方面去了，如面粉、食品雜貨、布匹和其他商品。

下面是視察員約翰·金凱德爵士的一位助手帕特里克先生所編写的报告，其中有一些关于这种新的工厂占有制发展情况的有价值的資料。我担心，在下一工业危机时期这种制度将遭到殘酷的考驗。

“在罗契得尔，有一个名为‘貝凱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的合作社已存在約 12 年。它按照股份公司法注册，是一个股份无限公司。它在罗契得尔附近的瓦德耳的克拉夫-浩斯工厂开始营业，有权用每張为 12 英鎊 10 先令的股票集資 10 万英鎊，其中已交付 2 万英鎊。后来所集总額达到 3 万英鎊，于是合作社就約在 5 年前，作为对克拉夫-浩斯工厂的补充，在斯塔克斯太德附近建造了一个有 100 匹馬力的法尔-霍耳姆大蒸汽厂。在去年 10 月以前的半年內，公司支付实付資本股息的 44%（6 月 11 日帕特里克先生说：“貝凱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以“法尔-霍耳姆工厂（貝凱普）”的名义刚刚宣布再支付实付資本股息的 48%），而現在合作社的資本已增加到 6 万英鎊，并大大扩充了位于斯塔克斯太德附近的法尔-霍耳姆工厂，为此就需要两台每台为 40 匹馬力的机器，这两台机器很快就要安装。大部分股东都是在工厂作工的产业工人，但他們作为工人領取工資，在管理工厂方面，只是每年参加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今天上午我訪問了法尔-霍耳姆工厂，我可以告訴大家，在遵守工厂法方面，它同我区的任何工厂一样，做得很好。虽然我没有詢問这方面的情况，但我猜想，合作社已得到利率为 5% 的借款。

在貝凱普附近，有另外一个已存在了 6 年的合作社，名叫‘罗塞戴尔工业联合会’。

这个合作社修建了一个工厂，但听说，不怎么兴旺，因为没有足够的資金。它也是按照合作社的制度組織起来的。現在公司易名为‘罗塞戴尔工业公司’，并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法注册，有权集資 20 万英鎊。4 万英鎊是出售每張为 10 英鎊的股票聚集起来的，此外还借款 4 000 英鎊左右。这 4 000 英

鎊是分別從小資本家那儿借来的，數額从 150 英鎊至 10 英鎊不等，这笔借款不要任何抵押作保证。当这个合作公司刚刚开业的时候，每个股东都是工人。现在，作为对威尔工厂（这个工厂，据报道，是由“罗塞戴尔工业联合会”修建的）的补充，该公司向 B. 穆姆和 T. 穆姆两先生买了貝凱普的艾尔威尔工厂，并經營这两个厂。

‘貝凱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的兴旺和成就，看来成了一批新公司兴起的动力，这批公司目前正在我的邻近地区出现，并为大工厂提供装备來經營业务。其中有一家公司——‘新切尔奇棉紡織业公司’——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有权通过出售每張为 10 英鎊的股票集資 10 万英鎊。其中已交付 4 万英鎊，另外，公司还借到 5 000 英鎊抵押借款，利率为 5%，这家公司已經营业，买到一个有 40 匹馬力的不开工的工厂——新切尔奇的魏尔工厂，目前正在兴建‘維多利亞’工厂，該厂需要一台 100 匹馬力的机器，到明年 2 月竣工后，公司打算用 450 人作工。

另一个类似的公司是‘罗坦斯塔尔花紗布公司’，也是有限公司，法定資本为 5 万英鎊，每股 5 英鎊，有权借款 1 万英鎊。約 2 万英鎊已經交付。现在公司正在黑尔霍耳姆修建工厂，这儿需要一台 70 匹馬力的机器，据报道，这两家公司十分之九的股东都属于工厂工人階級。

还有一个近 6 个月成立的合作公司——‘克拉夫棉織业老公司’，它从 B. 穆姆和 T. 穆姆两先生处买了两个名叫艾尔威尔-斯普林格斯的旧工厂。它們的經營原則也同別厂一样，因为我今天未能前去，所以不可能談它們的一切詳情，但有人告訴我說，那儿有一台 13 匹馬力的机器在工作，工人有 76 人，我想，全体股东都属于工厂工人階級。

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合租部分厂房，根据情况，租用一間或兩間房子，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一間房子的一部分。这样，承租人就是这部分厂房的业主，虽然他們和自己的工人一样地作工。他們像任何其他企业主一样，雇佣工人，付給工資，但在他們那儿作工的工人是不过問企业的。过去，在貝凱普这样的企业比現在多得多。有些人完全放棄了这种經營，而另一些却取得了成就，或购买了自己的工厂，或租了大厂房。在罗契得尔，这样的企业比我区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1860 年 5 月 16 日”

## 二

1860年7月14日于倫敦

我在上一封信里概述了約翰·金凱德爵士和雷德格雷夫先生的工厂报告,現在要談談罗伯特·貝克先生的报告,他是爱尔兰以及柴郡部分地区、郎卡郡、格罗斯特郡、約克郡、斯泰福郡、萊斯特郡、赫勒弗德郡、希罗普郡、伍斯特郡和瓦瑞克郡等地的工厂視察員。貝克先生視察区发生的不幸事故总数为 601 起,其中童工事故只占 9%,而 18 岁以上的占 33%。对这些不幸事故稍微仔細研究一下就可看出:首先,不幸事故在总作工人数中的比重,以那些机器不受法律监督的工业部門为最大;其次,使用同样机器的紡織厂,不幸事故多半是发生在那些最大的企业里。关于貝克先生視察区的 198 565 个工厂工人的情况,他援引了下半年的如下数字:

	作工人数	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数
棉紡織厂.....	107 106	每 261 人中有 1 起
毛織厂.....	14 982	每 348 人中有 1 起
亚麻織厂.....	33 918	每 389 人中有 1 起
絲織厂.....	33 874	每 2 251 人中有 1 起
精梳毛紡織厂.....	2 896	每 424 人中有 1 起
其他各厂.....	5 789	—————

在所有这些紡織厂里,机器都有防护,也就是为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安全装置了設備,这些設備都是工厂法保护条例所規定的。

如果我們看一看例如諾定昂的情況——那兒有大批人，特別是童工，都是在沒有依法裝置安全設備的機器旁工作，——我們可以看到，1859年中心醫院的記事簿里記入的不幸事故有1500起，而防治所の記事簿里有794起，這樣，不幸事故總數共2294起，然而作工人數卻不超過62583人，可見，諾定昂市的不幸事故在每27人中就有1起——已實施保護法的紡織廠的不幸事故與此相比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其次，在北明翰，有許多利用和不利用機械力的各種企業，只有兩個不大的紡織廠，青年工人所使用的機器根本沒有必不可少的安全設備，企業里作工人數與不幸事故數的比例是34：1。假如我們把已呈報工廠視察員的1845年10月31日以前和1846年4月30日以前兩個半年的不幸事故總數，同1858年和1859年的10月和4月以前兩個半年的不幸事故數比較一下，同樣也可以明顯地看到從工廠法保護條例及其比較廣泛的強制實行中所產生的巨大利益。在後面這一時期內，不幸事故總數降低了29%，雖然工人數按最低統計還增加了20%。

至於不幸事故在大小企業中的分布情況，我認為，貝克先生所說的下列數字具有決定的意義。在他的視察區有758個棉紡織廠，作工人數為107000人，近半年來，所有的不幸事故都是在約有40000人作工的167個廠發生的。可見，在有67000人作工的591個廠中沒有發生過一起不幸事故。同樣，387個小企業的所有不幸事故都發生在28個企業內；153個麻紡廠的所有不幸事故都發生在45個廠內，而774個絲織廠的所有不幸事故都發生在14個廠內。由此可見，在每個工業部門，大多數工廠沒有發生過一起與機器有關的不幸事故；在所有的工業部門，大部分不幸事故發生在最大的工廠。對後面這一現象，貝克先生試圖用兩點原因來

說明：第一，在最大的工厂里，从沒有装置安全設備的旧机器到新机器的过渡非常緩慢，一步一步地做；第二，在这些大企业里，人手集中于一地的速度增加，而对这些企业道德上的监督則减弱了。

貝克先生說：“这两个原因对不幸事故的发生起着最明显的作用。关于第一个原因，就是說，保留下来的旧机器从来没有装过安全設備，許多不安全的輪子仍然存在，尤其有害的是，工人們由于同安全的新机器打交道，就忘記了使用旧机器的危險。关于第二个原因，就是說，由于在有时达 1 000 匹馬力的不变机械力所开动的机器上工作，由于經常力求珍惜每一分钟，結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危險的后果。在这样的工厂里，一瞬的时间都是利潤的因素，所以要求每个人每一秒钟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李比希的話來說，在这里可以觉察到生命与无机力量之間的不斷搏斗，这时智力必須起主导作用，而体力的运动則必須与錠子的轉动相适应。工人們不能落后，尽管因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炎热而緊張万分；不能停止一秒钟的工作，把注意力轉移到周圍所发生的各种动态，因为慢上一点都要帶來亏损。因此，当工人的注意力沒有投向需要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常常把手指放到那由于位置或由于轉动緩慢而被认为是安全的輪子上。由于工人忙于在一定的的时候要生产出一定磅数的紗，他們就往往忘記注意自己的机器下面的‘小拈接工’，因此，許多不幸事故都是由于所謂自己不小心而发生的。”

近半年来，除絲織厂外，所有的紡織企业，無論是在爱尔兰，或者是在貝克先生視察的英国地区，都異常兴盛。唯一的一个看来使个别工业部門保持在一定範圍內的障碍是愈来愈缺乏原料。在棉紡織工业中，从来还没有見到过这样的新工厂建設，这样的新的扩大生产的制度和这样对人手的需求。最突出的現象是在寻找原料方面采取的新措施。例如，在拜尔法斯特，仿效郎卡郡棉花供应联合会而成立了亚麻供应联合会。截至 1853 年为止的 5 年內，亚麻的平均輸入量連同爱尔兰收获的亚麻在內，每年为 113 409 吨，而截至 1858 年为止的近 5 年內相应的数額只有 101 672 吨，也就

是每年减少了 12 000 吨，虽然每年的出口值增加了 100 万英镑。羊毛的价格在最近工厂报告所说的时期本来就已高于一般水平，以后又不断上涨。羊毛价格这样上涨的经常因素，可以说是毛织厂的迅速扩大以及大不列颠和各殖民地对羊肉需求的增加；至于使羊毛的经常供应量减少的偶然因素，应该认为是本季度的特殊条件，因为在冬季，由于饲养不好或不当，死了不少母绵羊，而春天，由于寒冷，饲料不足和一种能使牲畜在几小时内死去的疾病，又死了许多羊羔。

由于签订英法商约<sup>64</sup>和担心外国竞争，近 6 个月来情况严重恶化的唯一工业部门，就是丝纺织工业。这些情况的影响是逐渐表现出来的；当写这篇通讯稿时，仅在考文垂一地，就有 13 000 织工因全部机器停工而失业。正如我在关于 1859 年的工厂报告的通讯中所指出的，这个危机尤其应该感到遗憾的是：在考文垂组织了許多家庭丝织厂，作工的是工人及其家庭，只是偶而使用雇佣劳动。从 1860 年初起，这样的工厂数大大增加。实质上，这些工厂是回复到过去的家庭工业，区别只是在于，这样的工厂采用蒸汽机，但它们又完全不同于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新的合作社制度。这里房主就是业主，而织工就是发动机的承租人；有时，织工除自己的家庭以外，还利用外边工人的劳动。织工自己的两台机床，或者全部购买，或者赊购，每星期交付一定的款项，或者，譬如向他的既是建设者又是投机者的房主租用。此外，他还租用必需的发动机。据说，现在用织工的机床工作和用业主的机床工作之间的差别就同法国丝带和英国丝带的差别一样。但是，有人忧虑，——看来，罗伯特·贝克先生在他的报告里也有这些忧虑——，这样使用机械力的家庭劳动，将不能顶住商业上的动荡。可能，英国的厂主为

---

了对付法国的劲敌,将被迫使用大宗資本,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毁灭在他自己的家門口同他竞争的家庭絲織厂。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7 月 10 日  
和 14 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載于 1860 年 8 月 6 日和 24 日“紐約  
每日論壇报”第 6016 号和第 6032 号



卡·馬克思  
西西里新聞。——加里波第和  
拉法里納之爭。——加里波第的信

1860年7月23日于倫敦

据今天巴勒摩来电称，由于梅迪契上校准备向米拉措进攻，那不勒斯国王已不得不命令那不勒斯军队全部撤出西西里，退入他的大陆領地。虽然电报尚待证实，但加里波第的事业正在向前进展，却是无可爭辯的，尽管他的军队受着疾病的折磨，他的政府受着种种外交阴谋的扰乱。

坏透了的阴谋家拉法里納，以及按原籍来说是科西嘉人、按职业来说是波拿巴警探的格里舍利先生和托蒂先生被逐出西西里，表明加里波第已和卡富尔派公开决裂；这个公开的决裂，在欧洲报刊上引起了莫衷一是的评论。加里波第有一封私人信给一位伦敦朋友<sup>65</sup>，内容已有人介绍给我看过，并且允许我在“论坛报”上报道它的基本论点，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真实情况。虽然加里波第的信还是在本月7日发布驱逐上述三位阴谋家出岛的命令之前写成的，但是它已全面地阐明了将军和大臣、众望所归的独裁者和王朝首相之间，简言之，即加里波第和卡富尔之间的争论的实质。加里波第用这样的话 «cet homme faux» (“这个坏家伙”) 痛斥路

易·波拿巴，并且預言，“他总有一天要”跟路易·波拿巴“交鋒”；而卡富尔則和路易·波拿巴簽訂了密約，并断然决定一块一块地兼并可能由加里波第的宝劍夺取过来或由人民起义使其摆脱长期附屬地位的意大利領土。与这种把領土逐漸合并于皮蒙特的过程同时，也将有一个“补偿”第二帝国的过程。就像为了倫巴第和諸公国曾經必須付出薩瓦和尼斯一样，兼并西西里也势必用撒丁島和热那亚来作补偿；每进行一次片面的兼并行动，都得和皮蒙特的监护人<sup>①</sup>做一笔片面的外交买卖。如果意大利为了法国的利益再度遭到瓜分，除了意味着意大利的完整和独立受到侵犯之外，还将立时扼杀那不勒斯和羅馬的爱国运动。那种正在散播的信念，即认为意大利为了在皮蒙特的权力之下統一就必须逐漸縮小，会使波拿巴有可能在那不勒斯和羅馬保持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依附法国的特殊政府。因此，加里波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排除法国外交干涉的一切借口，但是，正如他所知道的，只有运动保持純粹人民的性质，并且不与純粹王朝的擴張計劃发生任何联系，才能做到这一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羅馬一旦解放，如果維克多-艾曼努尔担起責任来治理它們，并且保护它們既不受前方的敌人奧地利的侵犯，也不受后方的敌人法国的侵犯，那时，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合并于維克多-艾曼努尔王国了。大概，加里波第太信賴英国政府的善心，太相信路易·波拿巴的处境困难，他指望，在他把任何領土合并于皮蒙特之前，在他只倚靠意大利的武器来进行解放事业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是不敢干涉，不敢公然違反他过去在开始向意大利进行十字軍征討时所持的口实的。無論如何，有一点是

① 指路易·波拿巴。——譯者注

可靠的，即不管加里波第的計劃是否順利實現，在当前情況下只有他的計劃，才不僅能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意大利擺脫歷來的暴君和內部糾紛，而且也能使意大利逃脫新的法國保護人的魔爪。卡富爾正是為了阻撓這一計劃的實現，才把拉法里納在兩個科西嘉人伙伴的陪同下派往西西里。

拉法里納是西西里人，1848年在西西里的革命者中間露出頭角，但這決不是由於他有真正熱情或卓越功績，而是由於他仇視共和黨，由於他跟皮蒙特的空論家大搞陰謀。西西里革命失敗後，拉法里納住在都靈，發表了一本大部頭的意大利歷史<sup>66</sup>，盡力吹捧薩瓦王朝，詆毀馬志尼。徹頭徹尾效忠於卡富爾的他，把波拿巴主義的精神傳給了“爭取意大利統一民族協會”<sup>67</sup>；在他成為這一組織的主席之後，便利用它來阻撓而不是促進獨立的民族發起的任何嘗試。和他過去的活動完全相符，當加里波第打算遠征西西里的傳聞初起時，拉法里納就嘲笑和辱罵進行這種遠征的主張。而當準備這次壯舉的直接措施終於已經採取的時候，拉法里納就利用“民族協會”的一切可能加以阻撓。到了他的陰謀已不能削弱將軍及其士兵的決心，遠征已經出發時，拉法里納就以厚顏無恥的冷嘲態度大發悲觀論調，而且大胆地預言此舉將迅速和全面破產。可是，一當加里波第拿下巴勒摩並宣布自己是獨裁者，拉法里納便急忙附和他，並且從維克多-艾曼努爾那里，更正確地說，從卡富爾那里，獲得了在居民贊同該島合併於皮蒙特以後立即代表國王治理該島的大權。正如他自己承認的，加里波第最初非常客氣地接待了他，沒有計較他那不祥的過去，於是他便馬上開始扮演起主人的角色，暗算克里斯比政府，和法國警探策劃陰謀，把那些希望通過投票片面地把該島合併於皮蒙特而結束革命的自由派貴族糾合在

自己周圍，不去準備必要的措施把那不勒斯人逐出西西里，反而去安排種種辦法撤銷馬志尼的擁護者以及其他一些為他的主子卡富爾所不能信賴的人的公職。

克里斯比(拉法里納的陰謀首先就是針對他的政府)曾長期在倫敦流亡，他在倫敦是馬志尼的朋友，他的全部活動的目的就是解放西西里。1859年春，他冒着很大的危險，用瓦拉几亞人的名字，帶着瓦拉几亞的證件，來到西西里，走遍西西里各大城市，制訂了起義計劃，定於10月間開始起義。秋天爆發的事件<sup>68</sup>，使起義不得不推遲到11月以前，後來又推遲到今年。同時，克里斯比曾求助於加里波第，加里波第拒絕參加起義的組織工作，但他答應在起義開始並充分鞏固從而表現出西西里人的真正情緒後予以援助。在遠征期間，克里斯比帶着自己的妻子——遠征中的唯一女性——伴隨着加里波第，參加了各次戰鬥，他的妻子還領導了救助傷病員的工作。拉法里納先生首先要撇開的正是這個人，當然，暗中還希望繼克里斯比之後把獨裁者本人也擺脫掉。加里波第為了尊重維克多-艾曼努爾，並且在自由派貴族的強大壓力之下，違反着自己的意志，同意了建立新政府和免除克里斯比的職務，把他作為私人顧問和朋友留在身邊。可是一旦加里波第作了這種犧牲，他就看到了，那幫人堅持克里斯比政府辭職，只不過是為了強加給他一個名義上是加里波第的政府、而實質上卻掌握在拉法里納或卡富爾手中的內閣。這個內閣在拉法里納的鼓勵之下，並且依靠卡富爾庇護，將很快使他的全部解放計劃化為烏有，並利用自己在國內的全部影響去反對他們已經叫起來的所謂尼斯的暴發戶，即加里波第。正是在這個關頭，加里波第不僅拯救了自己的事業，而且也拯救了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事業：他驅逐了拉法里納和兩位科西嘉

---

伙伴，接受了閣員們——拉法里納的走卒——的辭呈，并任命了一个爱国政府，我們可以提一下，馬里奧先生是这个政府的成員之一。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7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0 年 8 月 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6018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 弗·恩格斯 不列颠的国防

刚刚提交议会审查的英国的国防计划<sup>69</sup>，建议把全部经费用于巩固港口和某些次等工事，只要能保卫国家最大的港湾不受敌人不大的分舰队的袭击即可，还用于在杜弗和波特兰建立大的坚固的堡垒，保证区舰队和单艘船只有设防的停泊场所。预定把全部经费用在保卫国家边缘，即易于受敌舰袭击的海岸线上；而既然不可能加强全部海岸线，为此便选择了几处重要的据点，主要是海軍兵工厂和港口。国家的内地则完全听天由命。

这样一来，既然英国现在承认，它的军舰已经再也保卫不住它了，它必须采用筑城工事作为国防手段了，那就不言而喻，它首先应该使自己的海軍兵工厂即它的舰队的摇篮不受袭击。谁也不会怀疑，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彭布鲁克、席尔涅斯和乌里治（或任何别的选来代替它的地点）应该充分巩固起来，能够击退任何海上的袭击和在一定时期内经得住陆上的正规围攻。不过，把对付这种危险的预防措施叫做国防计划是完全荒谬的。实际上，为了使这个计划名副其实，看来有必要使它大大复杂一些，并且拨出比单单保卫各港口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经费来实现它。

一个国家，如果像法国或西班牙那样，容易受到来自自己陆地边界方面的入侵，也同样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袭击和陆战队在它

的沿海地区登陆，那是不得不把自己的海軍基地变成头等要塞的。土倫，卡塔黑納，热那亚，甚至瑟堡，都可能成为像消灭过塞瓦斯托波尔的軍械庫和港埠設備的那种联合攻击的目标<sup>70</sup>。因此，这些地方应该有非常坚固的陆地防綫，并且筑一些使港埠設施不致遭到轰击的堡垒。但这对英国是不适用的。即使假定它的舰队的失败暂时使英国的海上优势成了問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入侵的軍队在不列顛的領土登陆之后，也永远不能指望自己有自由的交通綫，因而将不得不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这支入侵軍队将不可能采取正规的圍攻；即使它能够采取圍攻，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也不会估計侵略者会安然呆在朴次茅斯面前，把它的武力消耗在长期圍攻上，而不趁着自已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优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直取倫敦，力求解决主要任务。假如有朝一日敌人能够无阻碍地使足够进攻倫敦之用的部队在英国登陆并运去足够进攻倫敦之用的武器装备，同时包圍朴次茅斯，那末英国就要处于灭亡的边緣，这时朴次茅斯周圍的任何岸防炮台也不能拯救它了。其他的海軍兵工厂也同朴次茅斯的情况一样。海上防綫可以尽量加以巩固，但是陆地防綫的一切設施，凡不包括在制敌于相当远的距离之外，使港口不受轰击并使之不受两个星期正规圍攻这个任务之內的，都是完全多余的。但是，根据倫敦“泰晤士报”发表的拟議中的朴次茅斯防御工事的預算和某些計劃来看，所談的却是磚和石灰的大量消耗，壕沟和胸墙建筑，財源以及战时兵源的消耗。看来，軍事工程师們是完全陶醉于这些編制筑垒計劃的大好机会了。这些計劃对他們說来很久就是一种不能容許的奢侈品。英国将有置身于堡垒群和炮台群的危險，这些东西会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出現，会像热带林里的蔓生植物一样茂盛起来。看来，政府是坚决主張

实现这些计划来证明开支的正当；然而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工事的主要成果只不过是好看罢了。

在各港口不能保证能够防备 coup de main [突然袭击] 之前，是有可能受到专为破坏其中某个港口，破坏后马上退却的入侵的。可见，各港口可以说是伦敦的安全阀。但是，既然各港口将有准备反击主力的攻击，甚至能够经得住两个星期的正规围攻，——这种准备看来被认为是必要的，——那末入侵的目标除开伦敦外就没有别的了。既然所有较小的据点都设了防，局部的入侵已经不起作用，入侵就势必进行冒险——要末消灭英国，要末自己被消灭。由此可见，巩固港口的事实本身便是削弱伦敦。这个事实迫使入侵的强国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力图一下子占领伦敦。帕麦斯顿勋爵说，伦敦应该从陆上加以保卫。假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陆军越强大，伦敦也就越安全。但是哪里会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陆军呢，如果朴次茅斯、普利茅斯、查塔姆、席尔涅斯或者彭布鲁克，都变成瑟堡、热那亚、科布伦茨或科伦这种类型的头等要塞，要保卫它们不是需要 15 000—20 000 人的守军吗？可见，越大力巩固港口，也就越削弱伦敦和别的地方。而人们居然把这叫做国防！

无论如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会决定伦敦的命运，而如果考虑到国家商业的大集中，考虑到敌人占领伦敦会使英国的整个工商业机器完全停顿下来，那就用不着怀疑，一次会战会决定整个王国的命运。可见，虽然预定在港口防御上花 1 200 万，国家的心脏本身仍然可能是没有防卫的，而它的命运势必取决于一次会战的结局！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可以用最合理的办法来巩固各港口——要做到这一点，花不到预定用在这上面的过大款项的一半就可以



了，——但是，如果希望建立国防，那就立刻着手巩固倫敦吧。跟在帕麦斯顿后面說这样做不可能，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說法在巴黎需要巩固的时候曾經流行过。巴黎周圍的一圈綿亘的筑垒工事所包括的面积略小于倫敦的面积，巴黎周圍的堡垒綫全长 27 英里，而倫敦周圍距切林-克罗斯 6 英里的防綫长达 37 英里。这条防綫提供了关于各堡垒同中心的平均距离的正确概念；如果相应的铁路联络系統在半徑范围和圓周范围方面都便于迅速調动預备兵員，这条防綫延长 10 英里也不会使它显得过长。不言而喻，倫敦决不能馬馬虎虎地来巩固，像“康希耳杂志”<sup>71</sup>所建議的那样，认为 6 个大型堡垒就够了；堡垒至少得有整整 20 个，但是，另一方面，倫敦沒有必要像巴黎那样用学究式的作法来巩固，因为倫敦是决不会需要經得住圍攻的。全部要求就是保卫倫敦不受 coup de main，对付入侵的軍队在它登陆后的两个星期內能够用来进攻倫敦的武力。沒有綿亘的筑垒工事也行；如果防御計劃事先有了妥善的安排，那末这种防綫可以卓有成效地用巩固村庄和市郊住宅組的办法来代替。

如果倫敦这样来巩固，而各港口从海上来加强，并且防备陆上猛烈的、非正規的进攻，甚至短时期的圍攻，那末英国就可能不必担心遭到任何入侵，而且做到所有这一切，大概用 1 500 万英鎊就够了。各港口总共需要不到 7 万正規部队和 15 000 志願兵；同时其余的基干部队、民軍和志願兵——假定基干部队和民軍部队 8 万，志願兵 10 万——将保卫倫敦附近的野战工事，或者在倫敦前面迎战；而且，倫敦以北的全部地区将有充分自由来組織志願兵的新队伍，建立基干部队和民軍部队的基地。在任何情况下，敌人都将是被迫行动的；在倫敦的巨大筑垒地域的吸引力面前，即使他想

站也不可能站住，他沒有別的選擇，要末向它攻擊，從而遭到失敗，要末等待，從而一天天增加自己處境的困難。

與此不同，政府的國防計劃會造成這種局面：英國的軍力假定是 90 000 基干部隊和民軍部隊以及 115 000 名志願兵，在這種情況下，守軍至少用掉 25 000 正規部隊和 35 000 志願兵，剩下 65 000 名正規部隊和 80 000 名志願兵作為保衛倫敦的野戰軍，其中，一打起來顯然就會迫切需要的 35 000 人還十分安全地呆在誰也不打算攻擊的石牆後面。但是這支軍隊的削弱還不只是在這 35 000 人身上，它還會失去築壘陣地，而把它從這些陣地裡趕走只有正規圍攻才能辦到；它將不得不派出自己的指揮不善、經驗缺乏的 80 000 志願兵在開闊的地方作戰，這樣一來，它就將被迫在不利得多的條件下行動，比不上以上說過的那樣配置的軍隊了。

弗·恩格斯寫於 1860 年 7 月 24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作為社論載於 1860 年 8 月 10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6020 號

卡·馬克思  
\*叙利亞事件。——英國議會會議。  
——不列顛的貿易狀況

1860年7月28日于倫敦

因为关于叙利亞騷乱的藍皮書剛剛发表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定于下星期二提出关于叙利亞局势的质詢<sup>72</sup>，所以我对这个重要問題的評論擱一擱，只想預先提醒一下讀者，不要听信波拿巴派报刊的伤感語調，不要陷在对野蛮部落的殘酷暴行的恐怖情緒和对受难者的自然同情里。但是总还有些情况需要仔細談談。首先應該指出，俄罗斯帝国由于农奴解放运动和財政紊亂而发生的內部矛盾，正处于困境，現时的政府要摆脱这种困境，除了发动大战外，找不到别的出路。政府认为，战争是防止发生多尔哥魯科夫公爵在其小册子“俄国的真相”<sup>73</sup>里那样带有机密性地預言过的革命的唯一手段。自从哥尔查科夫公爵发出关于土耳其基督徒的控訴的周知照会，试图重新把东方問題提出討論以来，到现在已經快三个月了，但他的呼吁，只得到土伊勒里宮孤单的声音的响应，对欧洲輿論沒有发生預期的影响。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俄国代理人 and 法国代理人开始蠢动起来，他們力求制造一次政治宗教毆斗，——前者在达尔馬威亞，后者在叙利亞沿海一带，——而且，在門的內哥羅和黑塞哥維那的騷动迫

使土耳其政府撤出駐留在叙利亞的几乎全部土軍，从而为黎巴嫩野蛮部落間特別尖銳的斗争留下了毫无阻碍的場所之后，这两个运动就遙相呼应起来。法国人的皇帝，像信奉正教的沙皇那样，不得不寻找某种新的、能轰动一时的十字軍征討，以便重新用战争的幻觉把自己的帝国投入忘河<sup>①</sup>。意大利的运动由于掙脱了他的駕御并采取了同他所希望的相反的方針，已使巴黎輿論**厌倦**，这一点“立宪主义者报”已委婉地暗示过。他想以强迫“德意志統一”的办法来引誘普魯士摄政王，借此使法国得到萊茵河各省作为“道义上的补偿”，这种企图以全盘失敗而告終，甚至使这位投民族解放运动之机的 entrepreneur〔事业家〕成为一个笑柄。路易-拿破侖被牽連在內的与教皇的冲突<sup>74</sup>，損害了他在农民中的威信的支柱——法国天主教僧侶。

帝国国庫已有若干时候处于枯竭状态，而現在还处在这种状态。虽然曾试图通过散布可以举办 emprunt de la paix〔和平公債〕的暗示来改善状况，但結果是徒劳的。甚至对波拿巴法国來說，这样做都未免太說不过去。除了以战争为借口的公債以外，再来一个以和平为借口的公債，这是一个連巴黎交易所經紀人也不能接受的方案。被閹割了的巴黎报刊用有些犹豫忐忑的語調斗胆暗示：第二帝国的恩賜既偉大又珍貴，因为国家为此付出的代價是国債增加 50%。为数 5 亿法郎的和平公債計劃因此被放棄了——这一退却，給了法夫尔先生勇气，使他在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作了关于“財政破产”堪虞的长篇演說，把帝国編制預算的能手給国庫蒙上的华丽面纱撕成了碎片。法夫尔先生和奧利維

① 据希腊神話，喝了“忘河”的水，就忘掉一切。——譯者注

耶先生在 Corps Législatif 这个假代議机关的 «chiens savants» (“有特殊训练的狗”)面前对十二月制度的特点大胆提出的批評意見，以及巴黎的官方和半官方准官方报纸上滿目皆是的对“旧党”<sup>75</sup> 阴谋的瘋狂攻击，同时证明了这一个无情的事实的存在：叛乱的高卢精神又在死灰复燃，篡位者的繼續統治又将有賴于組織一場大的軍事演出，就像 coup d'état [政变] 后两年和克里木事件結束后又两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很明显，法国的专制君主和俄国的专制君主都迫于同样的播起战鼓的迫切需要，正在互相諒解地一致行动。半官方的波拿巴派的抨击文章向普魯士摄政王提議，建立一个使法国得到“道义上的补偿”的“德意志联邦”，而皇帝亚历山大則向自己的舅舅公开建議把直至海岸的整个北德意志并入普魯士，其条件是萊茵河各省交給法国，对俄国向多瑙河的推进保持沉默，这一建議不久前已在德国“民族联盟”<sup>76</sup> 的刊物上得到公开的认可，柏林政府刊物也沒有駁斥。正是这个情况——两位专制君主同时的声明——引起奥地利皇帝同普魯士摄政王在特普利策会晤<sup>77</sup>。但是，彼得堡和巴黎的阴谋家为了防备他們对普魯士的引誘不能得手，便把令人震惊的叙利亚屠杀事件儲藏起来；这一事件准能成为法国干涉的借口，而法国的干涉則会給全欧战争在大門走不通的情况下打开后門。至于英国，我只补充一下，1841年帕麦斯顿勋爵供給德魯茲人武器，至今他們还掌握着这些武器；1846年通过同沙皇尼古拉的協議，他事实上消灭了控制黎巴嫩野蛮部落的土耳其統治，并且为它們搞到一个假独立<sup>78</sup>，这种假独立在外国阴谋家的巧妙指导下，随着岁月的消逝只能結出血腥的果实。

諸位知道，这一次議會会會議使政府遭到了空前的接二連三的

失敗。除了格萊斯頓先生在保護關稅方面的毫無成效的措施外，一項重要的措施也沒有通過。但政府一方面把法案一一收回，同時卻施展詭計，以走私的辦法在二讀時巧妙地夾帶了一個不大的、總共只有一个小條款的動議，假如這個動議被議會通過，那就會引起最大的、從 1689 年以來英國未曾有過的憲制改革<sup>79</sup>。這個動議不是別的，恰好是提出取消印度的地方英軍，把它併入不列顛軍隊，從而把它的最高統帥部從加爾各答的總督手中轉交給倫敦的總司令部，換句話說，就是轉交給劍橋公爵。這個改革會使一部分軍隊不受議會的管制，會在極大程度上加強王室權力，至於其他的嚴重後果就更不用說了。看來是，曾一致反對政府方案、但由於 1858 年的印度法案<sup>80</sup>而不能成為下院議員的一些印度事務參事會的委員們，把某些議員鼓動了起來支持他們的抗議；於是，當政府認為自己的巧計已經得手時，突然發生了霍斯曼先生領導的議會 *émeute* [暴動]，恰好及時粉碎了政府陰謀。內閣完全出乎意料地陷入困難，因自己十分無知陷入了圈套的下院則一片混亂，這一出戲確實滑稽。

業已公布的上個月的出口值反映着不列顛的貿易萎縮的過程。同我在上一篇通訊<sup>①</sup>中所說的一致，1860 年 6 月的出口與 1859 年 6 月的輸出相比，減少將近 150 萬英鎊。

近三年的 6 月份的報告提供了如下的數字：

	(英鎊)		
	1858 年	1859 年	1860 年
	10 241 433	10 665 891	9 236 454

① 見本卷第 83—87 頁。——編者注

截至 1860 年 6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內，公布的出口值比 1859 年同期减少 100 万：

	(英鎊)	
1858 年	1859 年	1860 年
53 467 804	63 003 159	62 019 989

6 月份出口减少的商品有棉布、棉紗、麻布、小五金、刀类、铁、精梳毛織物。甚至在貿易額一向(本月份除外)不断增加的工厂毛織物的出口中，“毛紗和精梳毛紗”項下的出口也减少了。6 个月內向英屬印度出口的棉織品从 1859 年上半年的 6 094 430 英鎊减至 1860 年上半年的 4 738 440 英鎊，即减少了将近 136 万英鎊。

至于进口情况，最突出的就是购进了大量的棉花。1860 年 6 月收进 2 102 048 担，而 1859 年 6 月为 1 655 306 担，1858 年 6 月只有 1 339 108 担。6 个月內供应量增加了不下 300 万担，或者说增加了 60% 以上。1860 年 5 月份輸入的棉花值比 1859 年 5 月輸入的棉花值多 180 万英鎊。1860 年头 5 个月购买的原棉比 1859 年同期至少多 650 万英鎊。

棉織品和棉紗的出口迅速减少，而棉花的輸入却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假如我們把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較，問題就很明显：棉紡織工业的危机日益迫近，尤其是因为，新购进的原棉同多得異乎寻常的棉花儲存已經发生冲突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7 月 28 日

載于 1860 年 8 月 11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602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 倫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不久以前在倫敦公布的不列顛国防委員會的報告說，如果法國人的皇帝想要派敵軍到英國，那末“皇家艦隊的所有戰船”都不能阻撓它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長達 2 147 英里的海岸綫的任何一段上登陸，更不用說愛爾蘭的海岸綫了。既然在茹安維爾的有名的小冊子<sup>81</sup>發表前後人們也不止一次地承認過，只要指揮有方，就可能使 10 萬人以上的法軍在不列顛群島上實現登陸，那末，唯一重要的值得考慮的問題就是大不列顛擁有什么手段來抵抗這種入侵了。

根據下院的決定，本年 5 月間公布了不列顛陸軍人數的資料。這個資料如下：部队的整個人員編成等於 144 148；截至 5 月 1 日為止各級隊列軍人——133 962；民軍新編軍隊的人數——19 333。這個資料一發表，三個王國四面八方都發出了差不多一致的抗議聲，反對花費數達 7 500 萬美元的軍事預算的方式，因為檢查一下 144 148 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基干部隊的实际人數，“暴露出一個驚人的事實，就是在任何一個地點，都未必能夠集合 3 萬名步兵用於進攻或防禦”。

悉尼·赫伯特先生和他總司令部的同僚們立刻舉行了一個會議，而倫敦的“泰晤士報”則努力來消除居民的恐慌。報紙寫道：



“我們有可能研究了充實這個資料的數字，而且相當詳細地弄清了實際情況。”

### “泰晤士報”企圖

“表明，如果‘部隊’一詞只指基干步兵，那末情況就反映得相當準確，但是實際上，駐在國內的軍隊也包括其他兵種的重大兵團，這樣，它們的總人數就決不像看上去那樣少。”

由於公眾的這種神經過敏和總司令部會議的結果，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統計表，把宗主國的大不列顛的武裝力量的人數定為 323 259，即比根據兩個月以前所引用的資料多 179 111 人。這個出入是不難解釋的。公布第一個數字的目的是指明在有利的情況下和得到及時的通知後能夠立即入營服役的人數；第二個數字的用途是指出列入領餉表的、也就是從上述 7 500 萬美元當中得到一份的男人和青年的總數，以及志願兵和民軍 227 179 人（其中 20 萬實際上不是作為兵士而存在的）。此外，還把 33 302 名屬於“新編部隊訓練站”的人算了進去。為了別人不致怪我們對這些“新編部隊訓練站”有偏見，我們可以引用倫敦“泰晤士報”這家權威報紙的話：

“新編部隊訓練站的部隊實際上不是準備在國內服務，而是準備在國外服務的。它們的編制屬於駐在國外的各營，所以它們不適用於在國內服務，這是毫不奇怪的。”

簡言之，這只不過是些不中用的部隊，其中一類是服役不到 3 個月的新兵，這些新兵集結後每 3 個月或者不到 3 個月就被派到駐國外的部隊里去，另一類是由於無法使用而留在國內的老弱，“因此，這支由年老體衰和未受訓練的人組成的部隊，無論如何也

不能同正規軍的營同等看待”。

我們不談新編部隊訓練站，談談志願兵和民軍吧。再指出一下目前至少有 20 萬人只在紙上存在也就夠了。馬瓜伊爾先生不久以前在議會証實，幾乎每個民軍團，按照總司令部的名冊計算，都比任何時候能夠集合到隊列里來的人數多出 200—300 人。悉尼·赫伯特先生也這樣承認過。在愛爾蘭的民軍里，雖然兵士們由於窮苦，在集結方面不得不比他們的英格蘭的同伴們更守規則些，但是有許多官方以 800 人計算的團，——例如，瓦特福德團——只不過有 400 人。把英國的民軍和志願兵部隊的人數定為 138 560 人，這個統計大概是接近實際的，對於一個公正的統計家所作的統計來說，這是可能的。

根據陸軍部不久以前的報道，宗主國的正規軍人數是 68 778 人。這里面包括近衛騎兵(1 317 人)，工兵(2 089 人)，由老弱組成的衛生隊，軍用輜重隊和其他在某種程度上不能打仗的部隊。為了避免爭論，假設所有 68 000 人都是合格的。如果假定，整個民軍和志願兵都處於集合狀態，正在服役，那末總數就將是 206 560 人。甚至還可以把愛爾蘭警察也加到這個名冊里，這大約可以使它增加到將近 237 000 人。正規軍以及民軍新編部隊的正常人數剛剛定為 10 萬人，大約比實際數字多 16 000，但是我們將把這個數字算作可靠的。假設有 15 000 志願兵能夠在法軍登陸後 3 天以內到指定地點集合，英國仍然會有 115 000 人的軍隊可用。但是要記住，其中有不下 25 000 人是使用武器的新手。其次，所有海軍造船廠、軍械庫和國家重要設施都要加強守軍，因為在各海軍港口從來也沒有 8 000 人以上的海軍陸戰隊。愛爾蘭也得派軍隊去，不管“國民請願書”在開導愛爾蘭人友好對待麥克馬洪的兵士方面

有没有什么影响。全部志愿兵和民军对于维持绿岛的秩序，特别是由于面临着会战是会不够用的。女王陛下的政府将势必为这个国家至少拨出1万正规军和25000非正规军，警察除外。合在一起，这方面要55000人左右，于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剩下8万兵士来保卫军械库、兵工厂和海军造船厂了。假定，新编部队训练站的不适用的或无经验的兵士能够自己保卫自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要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两万来名适用的部队就够了，那也是没有根据的。可见，对付拿破仑的由法国人、朱阿夫兵等组成的10万军队的将是6万红色制服军队（其中可能有45000多基干部队）。这两支互相对抗的军队的冲突，结果如何，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可能有人反对这一点，认为法国不能在一切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装备10万人并把他们运过拉芒什。这也是可能的；但是英国不会知道袭击从哪里来，所以它自然是会耽心自己的地中海沿岸领地的命运的，并且会设法加强自己在那里的守军，以防袭击伦敦的威胁掩盖袭击马耳他岛和直布罗陀这个最终目的。英国会用自己拉芒什舰队的若干船舰向这些据点派2—3万兵士，当然不是“志愿兵”，这样，它会把国内的对敌斗争的整个担子都加在后者身上。某些知名的作者肯定地说，甚至洗劫伦敦归根到底给英国带来的损害，也会比把英国从马耳他岛和直布罗陀赶走要小。

然而关于这点，人们会对我们说，只要一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在全国，从切维厄特丘陵到康瓦尔，就能够把所有不列颠人都动员起来，把入侵的敌人打退到海里去。这有些道理。但是，经验教导我们，不管群众的爱国力量如何，由于居民通常没有武器，即使有也不会用，他们的战斗情绪在战争的情况下就没有多少价值。

木棍和铁叉在“七日規”<sup>①</sup>或內地能够成为置人于死地的武器，但是，认为它們在同朱阿夫兵斗争中将成为抵擋不住的，那就荒謬了。要使差不多完全包下志願兵部队的資產階級在法軍占領他們的家乡島国的关头，願意像志願兵部队出席檢閱，接受女王陛下的祝賀一样，响应号召，也是非常成問題的。無論如何，承认可能有15万人的軍隊入侵，并不比认为志願兵能够派出12万人更为荒謬一些，因为，到12个月征召的終期白金汉宮发出的誠心邀請还不能够使集合来的人数超过18 300人。

关于实际参加了海德公园檢閱的部队的人数，有人表示了某些怀疑，因此讓我們从“曼彻斯特卫报”摘录一段談閱兵第二天情况的文章。这里提到的“特派記者”，是麦克默多上校的知己湯姆·泰勒先生：

“大概，我們的讀者記得，我們的特派記者根据麦克默多上校的官方資料曾經声明，他們的人数是18 300人，即比約翰·伯戈因爵士所确定的那个数字略小。但是，看来約翰爵士更感兴趣的是志願兵的軍容，而不是他們的人数。”

在估計可能集結起来抗击入侵的部队人数时，我們有意依照最有利于大不列顛的統計。我們关于常备軍的統計，承认花名册中有名的每个兵士都合格，不管有病沒病。我們把民軍和志願兵的人数定为115 000人——对这个数字，熟悉情况的人是可能认为大大超过实际人数的。此外，还完全沒有考虑有关这个問題的下面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法軍指揮軍官的公认的才能，法国軍紀的優勢，法国战术的总优势，另一方面，英軍許多高級軍官的不容

---

① 倫敦市中心的一个工人区。——編者注

置疑的迟鈍，正規軍和志願兵的管理不善（在通知下达 5 个星期以后，一个民軍团在本年 5 月間出席了檢閱，有 135 人光着脚）。最后，整个不列顛軍队的战斗素质同法国軍队相差悬殊。

考虑到这些因素，下面的情况就应该被认为是无疑的，即拿破侖若以 15 万人或者甚至 10 万人的軍队在一个选择得当的英国港口明天登陆，那末他是有可能“洗劫倫敦”的，而不像一家倫敦报纸不久以前曾經断言的那样，“如果他怀着敌意踏上薩克森土地”，他的必然命运就是“被消灭”。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7 月底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60 年 8 月 11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6021 号

## 卡·馬克思 俄法同盟

1860年8月3日于倫敦

我在上一篇通訊<sup>①</sup>中认为叙利亞的屠殺和俄法同盟之間有秘密联系的看法，在拉芒什海峽彼岸得到意外的证实，这就是丹屠先生于上星期二出版的据說是艾德門·阿布先生写的小册子“叙利亞和对俄同盟”<sup>82</sup>。你們知道，丹屠先生是法国政府的出版商，出版所有半官方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时把土伊勒里宮正在努力“研究的題目”透露給欧洲。上述的小册子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它是紧接十二月英雄向培尔西尼发出的一封甜蜜的书信<sup>83</sup>之后問世的，这封书信的目的是麻痹約翰牛，而約翰·罗素勋爵則把它的副本送往倫敦的“泰晤士报”，同时却拒絕提交給議會。下面的摘录是“叙利亞和对俄同盟”这本小册子中最重要的內容。

“基督教欧洲，正像十字軍远征时期一样，被可怖的罪行震动了，不久以前的叙利亞就成了这种犯罪的場所。70万基督徒被200万伊斯兰教徒的殘酷的宗教狂热任意摆布，而土耳其政府那种无从解釋的不聞不問态度，看来暴露出它是参与了这件事的。当然，如果法国不立即担負起光荣的任务去保护那些在遙远的过去就是隱士彼得和菲力浦-奧古斯特的战士的人的生命财产，那末，它就是背棄自己的所有傳統…… 因此，已經是考虑怎样摆脱这种

<sup>①</sup> 見本卷第110—112頁。——編者注

境况的时候了，因为，如果这种境况拖延下去，必然会引起一場大灾难——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全被屠杀。土耳其政府侈談的远征完全不足以恢复秩序。在叙利亚有教友并且公正地为他們的安全而担忧的大国，应该准备物质上的干涉。如果它們拖延，要保护这些牺牲者就晚了；它們唯一的义务就将是为蒙难者复仇了。

特別关心保护这遥远海岸上的十字架的有两个国家：法国和俄国。它們武装同盟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和这一同盟将怎样影响到欧洲的今后組織？我們打算探討的就是这两个問題。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吸引和結合的規律的作用之下，人民組成先前所沒有的政治联合。我們‘正亲身处在’人类生活的这种紧要关头中的一个关头。叙利亚問題只是极其复杂的局势的一个紐結。整个欧洲都处在期待和不安的状态；它期待問題的通盘解决，以便为欧洲和东方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使我們大陆的組織同那些正在与奴役进行斗争的現代各民族的願望和要求相符合。敌对的宗教意向，各異的气质，完全不同的語言——所有这一切，都在某些欧洲国家中促成了不安的情緒，这种情緒有碍于信任的恢复和文明的进步。和平是各国政府所渴求的最終目的，这个目的，只有在我們剛才指出的騷动的經常原因消失时，才能得到可靠的保证。因此，我們想作出两点結論：

1、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应该促成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国家的使命，是把具有共同思想和意向的居民吸收和集中到一个强大的統一体系里；

2、应该貫徹和支持这个原則，而不訴諸武力。

对法国和俄国一眼就可看出：它們实现了君主国的理想。这两个国家彼此相隔整整400里約<sup>①</sup>，但它們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达到了統一，只有这种統一才能建立巩固的国家，而不是变化无常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边界因战争的偶然情况每天都可以改变）……在近一百三十五年来，历代沙皇在彼得大帝遺囑上动脑筋的时候，从未轉移其对欧洲土耳其的貪婪目光……法国是否必須像过去那样抗議沙皇对衰老的苏丹帝国的野心？我們认为不必。如果俄国在恢复我国莱茵边界的問題上帮助我們，那末，在我們看来，拿任何

<sup>①</sup> 法国旧长度单位，1里約大致等于4.5公里。——譯者注

一个国家来酬答这个同盟都不是太高的代价。由于这种联合，法国可能恢复自己十八个世纪以前地理学家斯特拉本所划定的实际边界。”

（接着引述斯特拉本所列举的高卢作为一个强国领土的种种好处。）

“很容易理解，法国应该力求重建这个神的创作（显然，是指高卢边界）<sup>①</sup>，这在如此多的世纪内一直由于人心狡诈而受到阻碍，并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我們連想也没有想要扩张领土时，德国就周期性地表现不安并以貝克尔的爱国歌曲<sup>②</sup>向我們挑战…… 我們知道，不单是我們想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如果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打算同我們对萊茵的打算一样，那末，难道就不能从这些类似的要求中求得一些好处嗎？难道就不能迫使欧洲接受这样一种联合，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把土耳其交给俄国，把拿破侖第一在1814年視为自己作为君主而存在的 *sine qua non* [必需] 条件即萊茵边界交给法国嗎？

欧洲只有200万土耳其人，而把沙皇作为自己精神主宰的希腊人却有1300万…… 曾持續9年之久的希腊起义只是运动的前奏，叙利亚的屠杀可能就是运动发生的信号。希腊的基督徒只待自己的彼得堡主宰或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命令一发，就要起义反抗異教徒；有远見的政治家总会預見到，东方問題是要在对俄国有利的意义上，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的。因此，假若受到斯塔列扎諾夫預言鼓舞的俄国人，应他們教友的呼唤准备随时越过普魯特河，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看一下我們的边界，那末我們的意图所根据的理由，就会同俄国所遵循的理由一样雄辯有力。我們且撇开一切历史上的回忆，一切地理上的道理，挨次地考察一下同萊茵毗連的各个地区，探討一下要求把它們合并过来的原因吧。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話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② 指尼古劳斯·貝克尔的“德国的萊茵”（1840），开头是：«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den freien deutschen Rhein»（“他們休想获得德国的自由萊茵”）。——譯者注



首先是比利时。惊人的相似使一些历史学家有理由称比利时人为北方的法兰西人，凭良心說，这是很难爭議的。的确，在这个国家里有教养的階級只用法語，而懂佛来米方言的只是某些地区的下等居民階級。除此而外，整个比利时都信奉天主教；比利时的独立正應該归功于法国，即按起源、語言和宗教來說是它的姐妹国的法国。我們且不說，1795年被我們的武力征服了的比利时，在1814年以前是法国的9个省。不过，我国对它的压制看来并不怎样沉重，因为在1831年，当比利时未能取得各大国的允許合并給法国的時候，曾根据两院的決定，願把比利时王位交給法王之子奈穆尔公爵。由于后者拒絕，两院才不得不把王位交給了薩克森—科堡公爵，即現在的列奧波特一世。但我們引证的前例极为重要；这使我們有根据設想，如果要問及比利时的意見，它的豁达不会在薩瓦之下，它会再一次证明，法国的偉大引起它多么大的同情和尊敬。上等階級某些代表的反对立場很快就会被人民的鼓掌声压下去。

萊茵河分三条支流入海，其中两条——注入須德海的艾塞耳河和麦士河的支流伐耳河——几乎直向北流。假如法国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它不能選擇萊茵河本綫代替伐耳河或艾塞耳河綫，以便从荷兰南部割一块尽可能小的地方嗎？当然，它正是会这样做。此外，必須以萊茵河綫为基础修改我們的边界，这絕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荷兰的利益。我們需要擴張，輿論也早就大声疾呼地要求我們擴張，为了滿足这一需求，具有現在边界的比利时就足够了，何况，些耳德河綫就是根据1801年的呂內維爾条約應該划归法国的边界。”

接着是一小段，用同样的一些論据证明兼并“在帝国时期是Département des Forêts〔森林省〕”的卢森堡大公国的必要性。此后，小册子的作者就轉而证明合并萊茵普魯士的必要性：

“比利时和卢森堡歸屬我国以后，我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为了改善我們的边境，我們必須合并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萊茵普魯士、整个萊茵巴伐利亚和大约三分之一的黑森大公国。所有这些土地，在帝国时期是魯尔、萊茵和摩塞尔、薩尔、蒙頓奈等省以及貝尔格大公国。1815年这些土地被瓜分，为的是使这些省份再回到我們的手中变得困难。曾經并入法兰西君主国

的这些省虽然同我們直接联系的年代不多，但是，我們暫時的逗留却在那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這是一件卓越的事情。在這些地區人們是以怎樣的好感對待法國旅行者，到過那里的人都知道。近 45 年來，沒有一個法國兵士在萊茵河沿岸的城市駐防，但是真教人驚奇：這里的人對待我們穿軍服的人却如此令人感動。像我們一樣，他們是天主教徒；像我們一樣，他們是法國人。難道我們的皇帝查理大帝的宮廷不是在亞琛嗎？……與法國毗連的萊茵各省在政治上應該像在天然條件上一樣依附法國。”

然後，作者又談到俄國，並指出，克里木戰爭不是法俄同盟的障礙，因為當時它們並沒有達成諒解。接着他便這樣來陳述法國應當得到俄國感謝的一個理由：

“應該記得，法國沒有支持英國在波羅的海上的計劃。我們不知道，在任何情況下向喀琅施塔得襲擊能否成功；我們有根據認為，幸亏法國反對，才沒有進行襲擊。”

在回顧了一下意大利戰爭之後，作者表示相信普魯士最終會加入法俄同盟：

“但是，要使柏林內閣同意我們的政策，就應該使它擺脫英國的影響。這怎樣才能做到呢？使普魯士不再是在萊茵河的鄰國，並答應支持它在德國占領導地位的合法要求。這些萊茵省的割讓將迫使巴伐利亞和普魯士從奧地利那里尋求補報。與英國同盟能給普魯士的只是 *status quo* [現狀]，而與法國同盟卻可以在它面前開辟無限廣闊的天地！

法、俄、普三國一旦締結真誠的同盟，——而我們也有理由期望它將會締結，——從中產生的後果將是很自然的……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的——一千八百年以前斯特拉本就認為是無可爭辯的，——萊茵河是法國北部的天然邊界。普魯士因這種領土擴張而吃虧最大。近 45 年來它看守萊茵河就像巨龍看守赫斯貝里德姊妹的聖園一樣。消除這個法普之間敵對的原因吧；讓萊茵河左岸重新成為法國的領土；作為獎賞，普魯士將從奧地利那里得到補報，——奧地利這個國家將因背信棄義和遲鈍呆笨而受到懲罰。為了持久和平，什麼事都得做。

应当符合居民的願望，以便不发生強力兼并的事情。如果俄国占了君士坦丁堡，法国占了萊茵，如果奥地利縮小了自己的範圍，普魯士取得了在德国的領導地位，那末欧洲还会发生騷乱或革命嗎？英国一国敢反对俄国、普魯士和法国嗎？这是我們不能容許的。但是，假如这种事情发生了，假如大不列顛敢于如此輕举妄动，那末，它会得到严重的教訓；直布罗陀、馬尔他島、伊奥尼亚群島是使它保持冷靜的保证；是它鎧甲上的脆弱之处。尽管它能够自己的島上徒劳无功地焦躁不安，并且始終不得不消极观看大陆上发生的一切，但由于它将派往叙利亚五六千人，它仍然会被允許說出自己的意見的。

已經到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明确确定的时候了。正是在叙利亚，法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萊茵边界，巩固同俄国的同盟。但我們應該注意不让俄国无止境地擴張。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北各省就應該使它的要求滿足了。小亚細亚仍应是中立区。如果能够用富有理想和实际的眼光观察实际問題，那末我們就說，選擇已經由我們做好了，正好，提出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我們希望在叙利亚实现的那种思想的化身。这就是阿布德-艾尔-喀德。他是一位相当虔誠的伊斯兰教徒，足以博得伊斯兰教居民的信賴；他相当文明，足以对一切人一視同仁；感恩的紐帶把他同法国联在一起，他将保卫基督徒并迫使那些一直要破坏小亚細亚平靜的狂暴部落就范。如果任命阿布德-艾尔-喀德为叙利亚的艾米尔，我們的这位俘虏的勞績就得到应有的奖賞了。”

对阿布的小册子的評論是卡·馬克思

于1860年8月3日写的

載于1860年8月16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60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紙張稅。——皇帝的信

1860年8月7日于倫敦

昨晚下院在大多数議員出席的情況下爆发的本屆議會的党派大战，虽然从內閣的角度来看是一次胜利，但从舞台效果的角度来看却是一次失敗。格萊斯頓先生提出的把紙張關稅降至消費稅的水平——另增少許的關稅附加稅以彌補消費稅可能發生的不妥——的決議，以33票的多数通过。但是下院完全以自己的風格做了這件事。这里有舞台，有斗士及其侍衛，但沒有稍微值得一提的觀眾。还在战斗开始之前，它的結局就已經知道，公報亦已发表。因此，公众是漠不关心的。誰都知道，联合起来組成所謂“大自由党”<sup>84</sup>的党派控制着議会的多数，因此，只有多数人队伍发生分裂，內閣才会失敗。但这一点已由帕麥斯頓勳爵事先把形形色色的自由派議員召到他官邸中而得到調解。決議本身出自內閣中的曼徹斯特派，而帕麥斯頓勳爵也只是保证把格萊斯頓先生的決議提升为內閣的決議才得以保住了格萊斯頓先生和米尔納·基卜生先生的支持。他曾經在通过关于取消紙張稅的法案时使用手段，騙过他們。这一次，他們强迫他遵循一定的行动路綫。正統的輝格党人是多数派中唯一被怀疑有背叛陰謀的派別；但他們主子的严厉声音和議會再度解散對他們的威胁，已足以使他們回到

严格紀律的約束之下了。总之，在演出开始前許多小时，整个倫敦就已确切地知道党派裁判的結果了，因此，除了观众席上的常客外，誰也不想出席观看圣斯蒂凡教堂<sup>85</sup>的虛有其表的大战。的确，这是相当无聊的場面，只有格萊斯頓先生的引人入胜的口才以及休·凱尔恩斯爵士精心准备的辯护詞才引起少許的活跃。格萊斯頓先生极力把对其法案的反对立場描繪为保护关税派企图对自由貿易派的最后一次絕望反抗。当他坐下来时，掌声淹沒了他最后几句话，这似乎是在向他这位自由党的真正領袖致敬，而帕麦斯頓勋爵在这个党里則远不是受人敬愛的独裁者。代表保守党人发言的休·凱尔恩斯爵士用严密的邏輯論据和深刻的分析，证明将紙張稅降至消費稅的水平与对法商約絕對无关。他的对手首席檢察官理查·貝瑟耳爵士（自由党人）做得很笨，对自己勁敌的成功怒不可遏，并嘲笑休爵士的“律师辞令”；因此，这位可怜的人招来了保守党人一連串不贊同的喊声，不时地打断他的发言。

这样，本屆議會的一場党派大战就結束了，現在，极可尊敬的議員們肯定即将成批地离开下院，因此帕麦斯頓勋爵可能現在干脆用糾纏的办法爭取通过任何合他心意的小法案，例如，关于地方欧籍軍隊同不列顛軍隊合并的可恶的印度法案<sup>86</sup>。如果要求对英国議會制的深刻恶化提供什么令人信服的新证明，那末，这个印度法案和下院对它的态度就可以做这样的证明。任何一个对印度事务稍有权威和略知一二的下院議員都反对过这个法案。下院的多数派不仅自己承认沒有得到任何材料，而且对法案作者的内心打算也表示过疑虑。多数派曾經不得不承认：法案是以欺騙的方式偷运进議院的；正确估計情况所必需的最重要文件被狡詐地藏了

起来；印度事务大臣<sup>①</sup>不顾印度事务参事会全体成員的不同意就提出了法案——关于此事，他显然違反 1858 年賜与印度的新宪法<sup>87</sup> 而认为沒有必要向議院报告；最后，內閣甚至沒有试图引用任何理由來說明，为什么要在下院會議快結束时——在一切比較重要一点的問題被从議程中取消之后——用那种极不光彩的匆忙方式通过法案，而这个法案实际上将根本改变不列顛宪法，因为它将大大加强王室的权力，将建立一支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不受議會撥款約束的軍隊。但法案仍然可能在現在通过，因为两派的头目看来已同宮廷有了秘密协定了。

路易-拿破侖写給他所鍾爱的培尔西尼的信，仍然是英国和拉芒什海峽彼岸注意的中心。首先，土耳其政府对法国和俄国最初所筹划的那种叙利亚远征<sup>88</sup> 的抗議，看来得到了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强烈支持，而帕麦斯顿勋爵既在不久前即辯論防务时选定了路易-拿破侖作为不列顛所疑惧的主要对象，于是就不能不把自己的权威地位抛在天秤盘上加重土耳其和德意志各邦这一边了。其次，十二月英雄看来不仅被俄国的唯我独尊的口气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被 «anciens partis» [“旧党”] 在沙龙里的反复嘲弄以及从巴黎郊区傳来的对 «alliance cosaque» [“与哥薩克同盟”] 的低声怨言弄得惊慌起来。

要使巴黎能接受这个同盟，需要把情况大大复杂化一下。路易-拿破侖在如此可悲的情况和显然心慌意乱的状态下，写了那封信，信中某些地方是极为可笑的。

英国人在讀到下面一句說給帕麦斯顿勋爵听的話时，大概会

---

① 查·伍德。——編者注

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們都是老实人，讓我們像老实人那樣，而不要像尔虞我詐的騙子手那樣达成真誠的協議吧”；但是，只有法國人的听觉才能鉴别这一段粗俗不堪而又可笑之極的法文原文：«Entendons nous loyalement comme d’honnêtes gens, que nous sommes, et non comme des larrons, qui veulent se duper mutuellement». 任何一个法國人，在讀到这一段話时，都不能不想起名劇“罗伯尔·馬凱尔”<sup>89</sup> 中类似的話。

附录几份有关法国和英国国家支出的比較資料。根据临时的或草拟的預算，法国 1860 年的总收入估計为 182 500 万法郎或 7 300 万英鎊，其收入来源如下：

	(英鎊)
一、直接稅、土地、房屋、私人营业执照……	18 800 000
二、注册收入(印花稅和地产)……	14 300 000
三、林場、森林和漁业 ……	1 500 000
四、关税和盐稅……	9 100 000
五、間接稅(消費稅等)……	19 500 000
六、邮政……	2 300 000
七、其他收入……	7 500 000

英国 1859 年的收入(1860 年的財政报告尙未公布)如下，并且同法国的报告一样，取其整数：

	(英鎊)
一、稅收(包括所得稅)……	10 000 000
二、印花稅……	8 250 000
三、皇室土地……	420 000
四、关税……	24 380 000
五、消費稅……	18 500 000
六、邮政……	3 200 000
七、其他收入……	2 100 000

两国国家支出比較如下：

	法 国	英 国
	(单位: 英鎊)	
国債利息·····	22 400 000	28 500 000
陆軍和海軍·····	18 600 000	22 500 000
皇室費·····	1 000 000	400 000
进款征集費·····	8 000 000	4 500 000
其他支出·····	23 000 000	9 000 000
共 計·····	73 000 000	65 000 00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波拿巴法国的国債利息正在迅速达到英国的水平；大陆上的集权君主国对陆軍和海軍的支出少于島上的寡头政体国；某个名叫路易-拿破侖的个人开支比英国君主多一倍半，最后，在法国这样一个官僚国家里，进款征集費正在以同进款本身不相称的比例增长着。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8 月 7 日

載于 1860 年 8 月 22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603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的运动

1860年8月8日于倫敦

意大利南部的危机就要到来。如果法国和撒丁的报纸可信的话，那末1500名加里波第的军队已经在卡拉布里亚海岸登陆，并且随时都可望加里波第本人到来。即使这个消息为时过早，8月中加里波第就可以把战场转移到意大利半岛却是毫无疑问的。

要想弄清楚那不勒斯军队的调动情形，必须注意到在它的队伍中有两个互相敌对的派别：一派是执政的温和自由派，以政府为代表；另一派是专制主义的权臣集团，军队的大多数将领都同它有联系。政府的命令往往被宫廷的密令和将军们的阴谋所破坏。军队调动的矛盾以及新闻报道的矛盾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今天我们听说全部王国军队都要撤离西西里岛，明天我们却发现王国军队在米拉措附近准备新的作战基地。这种情形是所有不彻底的革命所特有的；1848年在欧洲到处都出现过类似的局面。

当那不勒斯政府主张撤离西西里岛时，博斯科——看来他是这一群佩带那不勒斯将官肩章的老儒夫中唯一坚定的人物——却安然地着手把该岛的东北部变为希望能够从这里去收复全岛的筑垒基地。为了这个目的，他率领了一支在墨西拿所能选出的精锐部队开往米拉措。在那里他碰上了梅迪契指挥的加里波第军队的

一个旅，可是却没有敢对他们进行任何认真的攻击。就在那时，加里波第本人得到了报告，率领援军来到了，于是，这位起义者的领袖便向王国军队发起了攻击，经过 12 小时以上的激战，完全击溃了王国军队。双方参战的兵力大致相等，但那不勒斯军队占领的是非常坚固的阵地。然而，无论阵地或兵士都没有能抵挡住起义者勇猛的攻击，他们把那不勒斯军队一直赶过城市，退入主堡。于是那不勒斯军队只得投降。加里波第准许他们登船离去，但不得携带武器。在这次胜利以后，加里波第立即向墨西拿进发，当地的那不勒斯的将军同意以不触犯他的主堡为条件交出该城的外围堡垒。容纳不了几千人的墨西拿主堡，永远也不会成为加里波第进攻行动的严重障碍。因此，他做得完全正确，使该城避免了一场炮击，而这本来是任何强攻所不能避免的后果。总之，这一连串的投降——在巴勒摩、米拉措和墨西拿——比次数多一倍的战败更能摧毁王国军队的自信心和对指挥官的信任。那不勒斯军队向加里波第投降已经成为常见的事情。

从这时起，这位西西里的独裁者就可以考虑在大陆登陆了。可是，要保证在更往北面、距离那不勒斯 6—8 日行程的地方登陆，即使是在波利卡斯特罗湾登陆，他现有的轮船大概也还是不够的。因此，看来他决定在最狭窄的地方，即在该岛的东北端、墨西拿以北的地方渡过海峡。据报道，他在这个地方集中了将近 1 000 只船，其中大概多半是一些这一带常见的近海捕鱼的小帆船，所以，假如关于萨基指挥的 1 500 人登陆的消息属实的话，那末他们就是加里波第的先头部队。从这里向那不勒斯进军并不是最适宜的地点，因为这个地点在半岛上距离首都最远。但是，如果加里波第的轮船不能一次载运 1 万人，那末他就用不着选择其他地点了，而

在这个地点他却至少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卡拉布里亚人会立即和他联合起来。然而，假如加里波第的輪船能載运約 1 万人，并能指靠王国舰队的中立（看来王国舰队并没有决心对意大利人作战），那末，大概一支不大的部队在卡拉布里亚登陆就仅仅是一种佯动，而他本人是想率主力开往波利卡斯特罗灣，甚至薩累諾灣。

加里波第現有的兵力为 5 个正规步兵旅（每旅 4 个营）、10 个 Cacciatori dell'Etna [埃特納猎兵] 营、2 个 Cacciatori delle Alpi [阿尔卑斯猎兵] 营（这是他的精銳部队）、1 个由英国人邓恩上校指揮的外籍营（现为意大利营）、1 个工兵营、1 个騎兵团和 1 个騎兵連及 4 个野炮营，共 34 个营、4 个騎兵連和 32 門火炮，总人数約达 25 000 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北意大利人，其余的是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几乎所有这些兵力都可以用来进攻那不勒斯，因为目前正在編組的新的部队不久就足以監視墨西拿的主堡和保卫巴勒摩及其他城市。但是，同那不勒斯政府名义上拥有的軍队比起来，这支軍队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那不勒斯軍队按平时編制包括 3 个近卫团、15 个基干团、4 个外籍团，每团 2 个营，計 44 个营；还有 13 个猎兵营、9 个騎兵团和 2 个炮兵团，共計 57 个步兵营和 45 个騎兵連。如果再加上也完全按照軍队原則編組的宪兵 9 000 人，这支軍队按平时編制共有 9 万人。但是近两年来，这支軍队已按战时編制补充滿員；各团增編了第三营，后备騎兵連已轉为現役，警备部队也已补充足額，因此，目前这支軍队名义上已超过 15 万人。

但是这是一支怎样的軍队呵！表面上，在书呆子看来，它是十分中看的，然而这支軍队沒有生命，沒有灵魂，沒有爱国热忱，也沒有忠心。它沒有民族的战斗傳統。这样的那不勒斯軍队一向总是

吃败仗；只有在追随拿破侖时它才始终是胜利的分亨者。这不是民族的军队，这纯粹是国王的军队。征集和组织这支军队仅仅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使人民俯首听命。可是，甚至在这一方面，它显然也是无用的；军队中有着大批反君主主义分子，目前他们已到处显露头角。特别是中士和下士，几乎全都是自由派。整团的人高呼：«Viva Garibaldi!»〔“加里波第万岁！”〕。这支军队从卡拉塔菲米到巴勒摩所遭到的这样的失败，是任何一支军队从未遭到过的。如果说外籍部队和某些那不勒斯部队在米拉措曾经打得不坏，那末不应当忘记，这些精锐部队只是那不勒斯军队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此，几乎无疑问的是：如果加里波第率领足以保证在大陆上取得几次胜利的兵力登陆，那末那不勒斯军队无论集中有多大的兵力也不能成功地抵擋他；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可能就要听到加里波第率领 15 000 人对付比他多十倍的敌人，从希拉向那不勒斯继续胜利进军。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8 月 8 日

载于 1860 年 8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3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馬克思  
\*新的撒丁公債。——行将举办的  
法国公債和印度公債

1860年8月14日于倫敦

600万英鎊的新的撒丁公債的发行工作結束了，据說，公債的认购数字超过所要求的数字的一倍。可見，市場上新意大利王国的債券价格是提高了；与此同时，奥地利却无法应付債務，其債台之高，已不能用国家的財源来衡量，而是要用它的政府的虛弱来衡量了；至于俄国，强大的俄国，由于被赶出欧洲信用市場，已不得不再去求助于印刷机。然而，即使对撒丁來說，新公債也提醒我們一个可恶的事实：在我們这个时代，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剛迈出第一步，就好像有一种恶鬼般的宿命力量把他們推向新的奴役。难道任何国債不是压在整個国民經济身上的抵押，不是閹割人民的自由嗎？难道它不是产生新型的名叫国家債权人的无形暴君嗎？无論如何，如果說法国人为了繼續做奴隶而在不到10年之内把自己的国債增加了一倍，那末，意大利人为了获得自由，大概要担负起同样的債務了。

本来意义上的皮蒙特，即不算一些不久之前合并过来的省份<sup>90</sup>，在1847年共繳納稅款3 813 452英鎊，而今年它必須繳納6 829 000英鎊。在英国报刊上，例如在“經济学家”上曾經指出，由于关稅制度实行了自由主义的改革，皮蒙特的商业也已大大发展，

并且为了說明这一点引用了下述数字：

	(英鎊)
1854 年輸入仅为.....	12 497 160
1857 年輸入为.....	19 123 040
1854 年輸出为.....	8 595 280
1857 年輸出增加到.....	14 050 040

但是，請允許我指出，这种增加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撒丁輸出的主要商品是絲、絲織品、細绳、酒类和植物油；而正如已經普遍都知道的，在 1857 年前三个季度中，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大漲特漲，因而撒丁的商业收入总額就增加得特別多。此外，王国的官方統計所說的只是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它們的数量，因此，1857 年的数字一般說来可能是一个例外。在 1858—1860 年期間，至今沒有印发过任何官方报告，所以，国家的工业发展曾否因 1858 年的商业危机和 1859 年的意大利战争而停頓，还不得而知。下面引用的撒丁本土本年度（1860 年）官方收支統計表证明，新公債的一部分将用于弥补赤字，而另一部分則規定供准备新战争之用。

#### 1860 年撒丁的收入

	(英鎊)
关税.....	2 411 824
土地稅, 房捐, 印花稅等.....	2 940 284
铁路和电报.....	699 400
邮政.....	242 000
外交部的进款.....	12 400
內务部的进款.....	21 136
某些国民教育部門的收入.....	580
造币厂的收入.....	6 876
其他收入.....	193 888
特殊收入.....	301 440
共 計.....	6 829 738

## 1860 年撒丁的支出

	(英鎊)
財政部·····	4 331 676
司法部·····	243 816
外交部·····	70 028
國民教育·····	117 744
內務部·····	407 152
公共工程·····	854 080
陸軍費·····	2 229 464
海軍費·····	310 360
特殊開支·····	1 453 268
共 計·····	10 017 588

把數達 10 017 588 英鎊的開支同為數 6 829 738 英鎊的收入比較一下，就可看到，赤字是 3 187 850 英鎊。另一方面，新獲得的省份據統計應提供年收入 3 435 552 英鎊，而它們的年支出則將為 1 855 984 英鎊，這樣約淨余 160 萬英鎊。根據這一統計，包括新獲得的省份在內的整個撒丁王國的赤字，就將減少到 1 608 282 英鎊。當然，讓倫巴第和諸公國支付皮蒙特在意大利戰爭期間所負擔的部分費用，是公平合理的，不過，單是為了緩和舊省份的財政狀況而向新省份征收幾乎兩倍於它們的行政費的捐稅，這到後來可能是萬分危險的。

熟悉巴黎金融市場內幕的人一直深信，在不久的將來，將舉辦新的法國公債。只要有一個適當的理由就可舉辦公債。如所周知，*emprunt de la paix* [和平公債] 結果是失敗了。《*Partant pour la Syrie*》<sup>91</sup> 的排演規模到現在仍然太小，無法對 *grande nation* [偉大民族] 的熱情發出新的召喚。因此，據推測，如果不發生什麼意外，而糧價繼續上升，那末，就將以防止可能的飢荒為借口而舉

办公債。联系着法国财政状况，可以指出一件有趣的事实：曾在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 大胆预言过帝国财政必将破产的茹尔·法夫尔先生，被选为巴黎律师公会的 bâtonnier [会长]。諸位都知道，从旧君主制度时代起，法国律师就保存了某些古老的封建宪法的残余。他们仍然组成一个特殊的公会组织，叫做 barreau，它的会长即 bâtonnier 每年选一次，代表公会与法庭和政府打交道，同时维持会内的内部纪律。在复辟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者国王<sup>①</sup> 统治的时代，巴黎 bâtonnier 的选举往往被认为是一件政治大事，是一次对当前的政府表示拥护或反对的行动。我认为，茹尔·法夫尔先生的当选应该认为是巴黎律师公会组织第一次反波拿巴主义的示威，因此，这是当前大事記上值得一提的事件。

在昨天勉强达到法定人数的下院会议上，查理·伍德爵士，这位真正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輝格党钻营家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授权他以印度财政部的名义举办 300 万英镑的新公債。根据他的报告，1858—1859 年度（印度的财政年度的起迄向来都是 4 月）印度的赤字为 14 187 000 英镑，1859—1860 年度为 9 981 000 英镑，而 1860—1861 年度预计为 740 万英镑。这项赤字的一部分他答应用威尔逊先生刚刚制定的税收来弥补，——顺便指出，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另一部分赤字则用 300 万新公債来消灭。1856—1857 年度即起义前一年为数 59 442 000 英镑的国债，目前已增加到 97 851 000 英镑。债务的利息增加得更快，从 1856—1857 年度的 2 525 000 英镑增加到 1859—1860 年度的 4 461 000 英镑。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入强行增加，但是收入仍旧赶不上

<sup>①</sup>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开支。甚至用查理·伍德先生本人的話來說，所有部門，除了公共工程部門以外，开支都增加了。为了弥补今年和明年用于建筑設防兵营的 300 万英鎊开支，“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暫停”。看来，查理爵士认为这种“全面暫停”是整个办法的最好的一着。1856—1857 年駐在印度的欧洲兵士为 4 万名，現在那里有 8 万名，那时土著軍隊不到 20 万人，而現在却超过 30 万人。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8 月 14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0 年 8 月 28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6035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奥地利病夫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約瑟夫之所以活着，看来只是为了证明一句古拉丁名言的正确性：“上帝要想叫誰灭亡，首先是使他瘋狂。”从1859年初起，他別的事情不做，总是故意放棄摆在他面前的一切拯救自己和奥地利帝国的机会。只用部分军队突然进攻皮蒙特，由皇帝及其党徒代替海斯元帅統率军队，因犹豫不决而导致了索尔費里諾会战，正当法国人来到他的最强大的障地前面而突然签订和約，在为时不太晚的时候頑固地拒絕在帝国内部組織上作任何让步，——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无与伦比的一系列由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期內所犯下的荒謬的錯誤。

但是，命运垂青，又給弗兰茨-約瑟夫一个机会。路易-拿破侖的无耻的两面手法，使普魯士和奥地利的联盟成为必要，这一联盟，最初由于奥地利以往的屈辱和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就已經有了可能了。巴登会晤和特普利策会晤<sup>92</sup>巩固了这一联盟。普魯士第一次以全德代表的身分出現，答应在奥地利遭到意大利乃至法国进攻时予以援助；奥地利方面則答应向輿論让步并改变自己的对内政策。在弗兰茨-約瑟夫面前，的确出現了希望。即使匈牙利发生騷动，他也可以不害怕与意大利单独較量了，因为他的新政策定会确保帝国这一部分的安全。匈牙利获得以1849年廢除的旧

宪法为基础的特殊宪法,可能就心滿意足;一个自由主义的全帝国宪法,可能符合君主国的德意志核心的当前願望,并且还可能在頗大程度上抵銷斯拉夫省份的分立趋向。財政交由社会监督,将会恢复国家信用,这样,目前这个軟弱、貧困、一蹶不振、衰竭不堪、被内部糾紛弄得分崩离析的奥地利,将会在 70 万准备保护它的德意志军队的守卫之下迅速恢复自己的实力。为了实现这一切,只要求奥地利做到两个条件:坚决地、无条件地在国内实行真正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威尼斯保持防御策略,而让意大利其他部分自行其是。

但是,弗兰茨-約瑟夫看来是做不到这两个条件的,或者说,他不想这样做。他既舍不得放棄他那日益衰微的专制君主的权力,又不能忘情于他已經喪失的意大利小君主的保护人的地位。缺乏真誠、軟弱无力但又頑固不化的弗兰茨-約瑟夫看来正力求通过对外的侵略战争来逃避国内的困难,看来,他不想用放棄正在从他手中溜走的权力的办法使自己的帝国凝合起来,而是重新投入了他的密友的怀抱并准备进行一場可能导致奥地利君主制崩潰的、向意大利的征討。

不管維也納是否向都灵发出关于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登陆一事的照会或其他正式通知,有一点是非常可信的,即弗兰茨-約瑟夫决定把这一事件做借口而实行干涉,帮助那不勒斯国王。事实上是否如此,不久的将来定見分曉。但是奥地利政策如此急剧地转变,原因何在呢?是不是不久前与普魯士和巴伐利亚的結盟冲昏了弗兰茨-約瑟夫的头腦呢?未必如此,因为,归根到底,特普利策的这次結盟只是对普魯士來說是一大胜利,而对他來說却是一种屈辱。是不是弗兰茨-約瑟夫想趁加里波第还没有把教皇和

那不勒斯国王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并把其中的意大利人并入自己的队伍的时候，把这些军队集結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呢？这也不成其为理由。虽然奥地利一旦采取那种荒唐的侵略行动以后，会对任何帮助都来者不拒，但这些军队在任何战争中都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奥地利制定这些计划的唯一的原因，只能是由于它的内部政治状况。在这方面，要想找到解释是不难的。帝国议会虽然补充了一些来自各省的极端的保守分子和贵族分子，并且被赋予在和平时期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但它不久即将讨论人民代议机关以及帝国宪法和帝国内各省的宪法问题。匈牙利议员所提的议案已在委员会中得到了压倒的多数，这些议案也将在议会中不管政府如何而同样胜利地通过。一句话，**第二次奥地利革命看来正在开始**。帝国议会这一个按照法国名士会议造出的很差劲的仿制品，正在准确地模仿后者，宣布自己力不胜任，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奥地利政府面对着同路易十六一样的财政困难，又由于帝国内的各个民族的离心趋势而更加衰弱，已经无力抗拒。在强迫政府作出让步以后，一定还会要求它作出新的让步。三级会议很快就会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弗兰茨-约瑟夫感到他脚下的大地在动摇，为了避免危险的地震，他可能投入战争的深渊。

如果弗兰茨-约瑟夫真正实现他的威胁，为维护那不勒斯和教皇国的正统而开始十字军征讨，结果将会如何呢？在欧洲，无论大小国家，都是丝毫也不需要去支持波旁王朝的，如果弗兰茨-约瑟夫为了它而干涉进来，全部后果将落在他身上。路易-拿破侖一定会以维护不干涉原则的名义跨越阿尔卑斯山，而奥地利由于遭到整个欧洲舆论的坚决反对，财政紊乱不堪，面临着匈牙利的起义，军队虽驍勇善战但人数却少得多，终不免要遭到惨败。可能，这对

它來說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也談不到德意志會給它一臂之助。德國人將十分堅決拒絕為那不勒斯國王和教皇而戰。他們將只希望德意志聯邦領土的不可侵犯性能得到承認（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都將樂意贊同這一願望），而匈牙利如果起義，他們也將袖手旁觀。而且，帝國的德意志各省看來也很可能會像 1848 年那樣支持匈牙利人的要求，它們自己也將要求自己的憲法。不管政府怎樣限制奧地利帝國出版界的自由，但出版界仍然表現出對加里波第同情的明顯跡象，這種同情甚至在奧地利也很普遍。輿論的傾向從去年起就已改變，威尼斯現在被看做十分不合算的領地，而維也納居民則贊許意大利人爭取獨立的鬥爭，因為它是在沒有法國援助的情況下進行的。弗蘭茨-約瑟夫將很難迫使甚至是自己的德意志臣民為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教皇和愛米利亞小公侯的利益去拚命。正在走上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鬥爭道路的人民，未必會捍衛自己的統治者的王朝利益。維也納人早就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十分可能，奧地利軍隊渡過波河，將成為維也納和匈牙利領導運動的黨派採取更堅決鬥爭的信號。

弗·恩格斯寫於 1860 年 8 月 16 日

作為社論載於 1860 年 9 月 1 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6039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卡·馬克思 歐洲的收成

1860年8月21日于倫敦

夏天愈朝后过，收成的前景就愈暗淡，天气可能好轉的希望就愈渺茫。今年夏天，不仅联合王国天气完全反常，而且整个北欧、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萊茵河各省都是这样。至于英国，下面就是对它的天气的真实描写：

“在寒冷的、迟到的春天之后，六月雨水又这样多，竟使許多地区无法播种燕菁，无法除去飼用甜菜中的杂草，也无法完成通常的季节性农活。后来，在十来天的好天之后，天气又变化无常了，連着两天不下雨就有点使人奇怪。除了水分过多外，今年夏天，或者可以說，已經过去的夏天的特点是缺少晴天，气温特別低，即使没有下雨，气温也多半是如此。”

每年降雨量平均約 20 英寸，而今年五月和六月的降雨量已达 11.17 英寸；由此可見，这两个月的雨量已超过全年的一半。上星期开始时似乎天气有好轉的預兆，結果比任何时候都变化无常，而且風雨大作；本月 16 日和 18 日下暴雨时还有雷和一陣陣的西南暴風。因此馬克街<sup>93</sup>的小麦价格，昨天比上星期一<sup>①</sup>的市場价格每夸特<sup>②</sup>上漲約 2 先令。

① 8月13日。——編者注

② 1夸特等于12.7公斤。——編者注

干草的收割已經严重受阻，并且由于連續刮風、下雨和寒冷而延迟了。草已經倒下，一直在漚着，使人担心它的很大一部分养料会因受潮而丧失，因而大部分草将不适于作飼料，而只能作鋪墊。这会引起很严重的損失，因为会使对春播谷类作物的消費大大增加。很多干草尙未收割，而很多已无可补救地損失了。

星期六的“园艺紀事”<sup>94</sup>說：“几乎用不着怀疑，小麦的收成一般是受到严重的損害了。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通訊員那里接到的 140 篇报告中至少有 91 篇說，收成低于中等年景；从小麦的主要产区来看，也有相当多的报告說明情况不妙。例如，林肯郡的 6 篇报告中的 5 篇，諾福克和薩福克的 5 篇报告中的 3 篇，牛津、格罗斯特郡、威尔特郡、汉茨和肯特的全部报告，都是一些表明情况不好的消息。”

很大一部分小麦在麦粒成熟以前就从根上烂掉了，許多地区麦粒遭到病害和霉烂。在小麦遭到这种病害，而且在許多地区受害面积都很大的时候，那种从 1845 年开始、猖獗了 4 年之久、至 1850 年后才逐漸平息的馬鈴薯病，現在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英国的許多地区及大陆北部更严重地复发了。

下面是“自由人报”<sup>95</sup>对爱尔兰收成的一般情况所作的总结：

“燕麦的收成一般认为差不多是垮了。除几个不大的地区外，燕麦尙未成熟，全是青的，就因天气极坏而倒下了。看来，小麦也要遭受到威胁着所有谷类作物的那种災害。迄今为止，只有少許小麦收割了；小麦的收成，仅在几个星期前还引起人們最好的希望，而現在却使农場主感到十分担忧了。至于馬鈴薯的收成，一般认为，如果目前的天气再保持一个月，也必然要完蛋。”

据“威克斯弗德独立报”<sup>96</sup>称，

“馬鈴薯病正在逐漸加剧，在某些地区，所有的馬鈴薯，不管它的大小、品种和栽种時間，已有整整三分之一受到傳染。”

因此，看来十分肯定，普遍收获将比通常时期大大推迟，因而

現有的儲存將不夠用。部分干草毀壞，再加上馬鈴薯病，將使谷類作物的消費空前增長；同時各種谷物的收成，特別是小麥的收成，將大大低於中等年景。迄今為止，國外的輸入量沒有超過 1858 年和 1859 年的輸入量，恰恰相反，還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儘管現在糧食的平均價格比去年同期高 26%，但仍然沒有繼續提高，原因是：據說美洲和俄國南部的收成好，同時人們對天氣的好轉抱有希望，另外，由於不久前皮革貿易衰落，人們對所有金融交易都極端謹慎。把現在的价格與 1815 年以來同期的價格相比，我得出結論：現在 1 夸特相當於 58 先令至 59 先令的小麥的平均價格，將來一定會提高到（至少在英國）65—70 先令。糧價如果這樣上漲，如果正值國內出口貿易日益衰落之際，後果將尤其悲慘。不列顛的出口額到 1859 年 6 月 30 日為止的 6 個月內是 63 003 159 英鎊，而至 1860 年同期則減少到 62 019 989 英鎊；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訊<sup>①</sup>中所指出的，這種縮減主要是由於亞洲和澳大利亞市場上棉布和棉紗過剩、需求減少而引起的。出口是這樣減少了，可是進口卻比 1859 年同期大大增加。的確，我們看到，截至 1859 年 5 月 31 日為止的 5 個月內的輸入總值是 44 968 863 英鎊，而 1860 年是 57 097 638 英鎊。

這種輸入超過輸出的現象，不可避免地要加速黃金外流，從而使金融市場更加不穩定，這是所有歉收和大量購買外國糧食時期的特徵。如果說英國不可避免的財政困難的影響不見得會遠遠超出經濟的範圍，那末，大陸上的情況就將完全不同了，在那里，既然財政危機同歉收和大增稅捐同時發生，就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出嚴

<sup>①</sup> 見本卷第 83—85 頁。——編者注



重的政治乱子。最严重的担忧已經使巴黎波动起来，城市当局現在正忙于收购整批整批的旧房屋，然后再拆除，从而使 *«ouvriers»* [“工人”] 有工作可做。巴黎上等小麦价格現在像倫敦一样高（假如还没有超过的话），即从 60 先令 6 辨士至 61 先令。路易·波拿巴企图用以轉移輿論視綫的最后花招——远征叙利亚，把西班牙提升为“大国”<sup>97</sup>，同普魯士談判，企图阻止加里波第成功，——所有这一切都完全失败了，他馬上就得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在他的政治“威信”明显地变得不值錢的时候，正好又碰上因天气恶劣、財政困难和国庫空虛而产生的危險。如果說，上面这种說法需要什么证明，那末波拿巴給 *«Mon cher Persigny»* [“亲爱的培尔西尼”] 的信<sup>98</sup> 不就是这样的证明嗎？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8 月 21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0 年 9 月 6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6043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No. 2.

MANCHESTER, FRIDAY, SEPTEMBER 14, 1860.

PRICE  
THREEPENCE.

弗·恩格斯

##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sup>99</sup>

英国像德国一样，正在武装起来准备反击波拿巴主义威胁着它的进攻。英国志愿兵猎兵的出现，其原因也同普鲁士把自己的基干营数增加一倍的原因一样。所以，对德国军人说来，获得有关英国志愿兵的现状和战斗力的一些详细情报，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支军队就它的起源和思想基础来说，是波拿巴主义的敌人，是德国的盟友。

少数几个营除外，这支志愿兵是从去年（1859）下半年开始建立的；大部分志愿兵穿上军服和受训还不到一年。目前它的人数名义上是12万人；但是如果我们从某些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就可以说，真正有战斗力而又受过训练的人不超过8万；其余的都没有什么兴趣，最好除名。

志愿兵的组织很简单。凡是有60—100名志愿兵（炮兵是50—80名）的地方，他们就组成一个连，这一点要经本郡总督同意。志愿兵选出军官候选人（上尉、中尉和少尉各一名），多半由总督任命给他们各自的连队；但是选出的候选人也有被否决的时候。几个连可以组成一个营，由总督任命少校和中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军官的志愿来任命，或者是根据上尉的军龄来任命。这样，

就組成了一支有 1 个到 8 个連或更多的連的部队，并根据这些連在各自的郡編成的順序給予番号；但是只有由 8 个連組成的完整营才有一名中校。所有軍官都可以从志願兵当中任命，不必經任何考試。但是副官<sup>100</sup> 必須是常备軍或民軍的軍官，并且只有他一人領取固定的薪水<sup>①</sup>。志願兵自备服装等物，而政府則根据他們的請求借給他們步枪和刺刀。制服的顏色和式样由各部队自行決定，但須經总督批准。一般說来，各部队还必須自己安排练兵場、教练場、彈药、教官和軍乐队。

各种步兵部队或猎兵部队的制服多半是深綠色、深灰色、淺灰色或褐色的。式样介乎法国式与英国式之間；他們多半头戴法国式軍帽或法国軍官和英国軍官的制帽。炮兵身穿深藍色制服。他們照顾到外貌，采用了相当不方便和笨重的皮帽或騎炮兵的高筒軍帽。还有少数騎猎兵，他們的服装式样是模仿英国騎兵服装，但是这个部队仅仅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当最初一开始鼓动組成这种猎兵部队时，整个想法很像我們自己的国民或市民自卫团<sup>101</sup>；从許多方面来看很像玩兵形游戏；造就軍官的办法<sup>②</sup>，以及某些軍官在执行勤务时表現出来的姿态和无能，都是相当可笑的。完全可以想像，志願兵所选出的并不总是最有能力的人，甚至不是最同情志願兵运动的那些人。在头 6 个

① 除政府發給的薪水 180 英鎊外，大多数营自己还增加相当一笔錢；我知道正規軍的中尉副官拿 300 英鎊或 2 000 以上塔勒薪水。——恩格斯在“軍事总汇报”上加的注

② “造就軍官的办法”一語在“軍事总汇报”改作：“选举軍官时的朋党关系 [Klüngel]”，接着是編輯部加的注：“«Klüngel» 一詞对于我們的許多讀者來說不是十分明白的，尽管我們駐曼彻斯特的記者沒有忘記它。这个詞起源于古科倫，指最大的貴族同城市部队的联系。”——編者注

月期間，从参观者所得的印象來說，差不多所有的营和連都同我們自己的已不存在的 1848 年的市民自卫团一样。

这就是交給軍士教官設法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野战部队的兵員。操枪动作訓練和排教练每周两次或三次，多半是每晚 7—9 点钟点着煤气灯在室內进行。如果可能，每逢星期六下午整个部队就做短途行軍，并且进行全連的运动。法律和习惯都禁止在星期天进行訓練。教官是基干部队或民軍部队的中士和下士，或領优撫金的兵士；他們还必须把軍官訓練得像个样子。但是英国的軍士是一种出色人材。在执行勤务时，英国軍隊里的罵人話和粗野話比在任何别的軍隊里都少；可是使用惩罚的时候却多得多。軍士是模仿軍官的，所以就其作风來說大大超过我們德国的軍士。其次，他服役不是为了将来在文职方面获得某种小的职务，像在我們德国的情况那样；他是自願服役 12 年的，他在职务上一直提升到班长，每个阶段都对他有相当大的新的好处；在每个营里，副官和财务官这一两个軍官职务多半由老軍士担任；而在执行作战部队的勤务时，每个軍士可以往自己的衣領上戴上一顆小金星，在对敌行动中区别自己。属于这一类人的教官，总的說来，为志愿兵做了他們在这样短的时间內所能做到的一切；他們不但把他們訓練得能够稳稳当当地完成連的运动，而且使軍官們也成了个样子。

同时，各独立連，至少是各大城市里的，已經編成营，并且从正規部队得到副官。英国的尉官像奥地利的尉官一样，比北德意志尉官的理論訓練少得多；但是也像奥地利人一样，如果他爱自己的职业，他对自己的职务就十分熟悉。在从基干部队轉到志愿兵部队的副官中間，有些人充当教官不是沒有缺点；但他們在很短的时间內在自己的营里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的。但是，直到現在，只

有一小部分志願兵編成固定的營，當然，這些部隊跟還沒有編成營的大多數連比起來要好得多。

8月11日，郎卡郡和柴郡的志願兵，在從曼徹斯特到利物浦半路上的牛頓組織了一次檢閱，負責指揮的是區司令喬治·韋瑟羅耳爵士將軍。在這裡集合的志願兵是曼徹斯特附近各工業區的志願兵；利物浦或柴郡各鄰近農業區的居民在出場的志願兵當中不很多。如果根據我們德國的招兵經驗來判斷，這些部隊在體格方面應該是低於中等水平。但是不應該忘記，來自工人階級的志願兵只占極小的一部分。

牛頓賽馬場的土質本來就又濕又軟，由於老是下雨，軟得就更厲害，並且很不平，很泥濘。賽馬場的一邊是一條小河，兩岸有些地方灌木叢生。這個地方正好適合於年輕的志願兵進行閱兵；他們大多數人足踝站在水裡泥裡，而軍官的馬在粘泥裡一陷就陷到馬的腳踝以上。

同意參加檢閱的57個部隊分成4個旅：第一旅有4個營，其餘的各有3個營，每營8個連。各旅由基干部隊的中校指揮；營長由志願兵軍官充任。第一旅展開3個營，第四營成縱隊列於中央後邊。其餘的3個旅列於第二綫，9個營從右到左排成密集間隔的連縱隊，連與連成四分之一距離。

向將軍敬禮後，應該向左边調換正面，由第一綫後面列成縱隊的一個營掩護。為完成這點，在它的正面展開的那個營的兩個中心連向兩翼轉彎，然後，縱隊通過由此而形成的通路，並且沿小河展開，同時4個連組成散兵綫，另外4個連組成支援隊。場地和灌木叢太濕了，不可能指望志願兵正確利用地形；此外，大多數志願兵營正在訓練基本的散開隊形和警戒勤務，因此，在這裡用太高的

标准对待它們是不公正的。这时，展开横队以中心为軸变换了正面；中間营的两个中心連各轉 90 度：一个連向前，另一个連向后，然后，其余各連按照新排列看齐。第一綫的两个翼側营排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sup>①</sup>，走入这个排列，然后重新展开。可以想見，这个又复杂又相当笨的运动占用了多少時間。同时，纵队横队的一个右翼营一直前进到第一綫的新組成的右翼后边为止；其余各营向右轉，成复列(在右側成 4 行)跟随前进，而且每个营剛一到达最初被这个右翼营所占領的地方，它就轉向正面，并且跟着右翼营移动。当最后一个纵队以同样方法走到新排列时，每个纵队各自向左轉，这样就恢复了纵队横队的正面。

然后第三旅从这个横队的中央开始向前移动；走到离第一綫或展开横队約 200 步之处，3 个营疏开成展开队形所必需的距离并且依次展开。由于这时散兵綫大大向前推进了，两个展开横队也就向前推进数百步，然后第二綫替换了第一綫。这一点是这样做的：第一綫在右側把队形变成 4 行，每个連的头部分离出去并向右轉弯，第二綫的队伍让开路，这就給第一綫的通过騰出了地方，然后各連組成正面并且以旋轉列成横队。这一种练兵場上的队形变换，在可以做得到的地方是完全不需要的，而在需要的地方又是做不到的。然后，全部 4 个旅重新列成一个大纵队，于是部队就以連为单位(正面是 25—35 行)在將軍面前走过分列式。

我們將不評論这一套队形变换<sup>②</sup>，无疑我們的讀者会感到它

---

① 在“軍事总汇报”上接着是一句带括弧的話：“正是英国人所熟悉的密集纵队”。——編者注

② “这一套队形变换”一語在“軍事总汇报”上改作“这一种最基本的战术”。——編者注

是相当陈旧的。显然，不管它对具有 12 年服役期限的常备军如何珍贵，但是对于一个星期只能用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来搞军事训练的志愿兵来说，的确是最不适合的。在这种场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志愿兵怎样做完了这些队形变换；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说，虽然某些地方有过一些拖拉，但整个说来，这些变换是做得稳妥的，没有发生慌乱。最差的是纵队旋转和展开，而且后者做得还很慢；从这两种变换中可以看出，军官训练得还不够，还没有熟悉自己的职务。但是另一方面，横队前进——这是英国战术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的运动——做得出乎意料的好；的确，英国人似乎有做这种运动的特殊才能，并且学得特别快。分列式一般进行得也很好，但是最有趣的是，它是冒着倾盆大雨进行的。犯了几个违反英国军事成规的错误，此外，由于军官的过失，距离保持得不好。

除了某些过分狂热的志愿兵指挥官在伦敦组织的一次相当乱的作战演习以外，大队志愿兵进行一个比最后分列式要多一些东西的演习，这还是第一次。如果我们注意到，到牛顿来的很多只有一两个连或者最多三个连的部队还没有编成固定的营，没有正规军的军官，只受过军士教官的训练，而且只是偶尔集合为一个营，那末就应该承认，志愿兵做了能够做的一切，而且他们已经不再同我们的市民自卫团处于同一水平了。不言而喻，那些已经编成固定的营并且由基干部队的副官（因为副官暂时是实际的营长）指导的部队，在检阅时队形变换是做得最稳的。

兵士总的看来都很好。当然，有些连是由法国人那样的瘦小身材的人组成的，然而其余的全超过了目前英国基干部队兵士的中等身材。但是，大多数兵士的身材很不一样，胸围也不同。城市居民固有的那种苍白脸色，使大多数兵士带有一种相当难看的不

像軍人的样子，但是过一个星期的兵营生活就会很快变好的。有些兵士的服装有点裝飾过分，但总的說来給人的印象很好。

第一年訓練使志愿兵在掌握基本运动方面学到了許多东西，他們現在已經可以轉入散开队形訓練和射击教练了。在这两方面，他們将远比英国的基干部队来得灵巧，所以到 1861 年夏天，志愿兵是可能組成一支十分有用的軍队的，如果他們的軍官更好地熟悉本身业务的話。

整个部队的弱点有如下述。軍官是不能以訓練兵士的同样期限和同样方式来造就的。迄今为止所证明的是，如果需要把每个人都訓練成兵士，是可以依靠群众的善良願望和热情的。但是对軍官來說，这是不够的。正像我們看到的那样，甚至在进行营的簡單运动、纵队旋轉、展开和保持距离（在英国队形变换中，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里常用纵深纵队疏开）时，軍官的訓練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执行警戒勤务和处于散开队形的情况下，地形判断就是一切，而且还必須考虑許多别的复杂情况，那时他們会怎样呢？怎么能委托这样的軍官来保证軍队的行軍安全呢？政府已責成志愿兵的每个軍官都去海特学习，至少 3 个星期。暂时这是好的，但是这既教不会他們領導偵察群的活动，也教不会他們指揮尖兵。要知道，志愿兵應該主要用来执行輕步兵的勤务——需要用最能干最可靠的軍官去执行的那种勤务。

如果希望志愿兵运动能有某种成果，这就是政府應該过問的事。應該強迫現在还是一个連或者两三个連組成的所有的独立連队联合起来，組成固定的营，从正規軍中給它們配备副官。必須責成这些副官向自己营的全体軍官教授有关基本战术、各种輕步兵勤务和营的内务条令的正規的訓練課程。除了在海特受訓以外，



应当責成这些軍官到基干团或民軍部队中在兵营里至少服役 3 个星期,最后,經過一个时期,要让他们都通过考試,证明自己是不是至少掌握了最必要的业务。这就是軍官的訓練和考試的課程。然后,应当对兵士进行身体檢查,以便淘汰掉身体不适于在作战軍队服役的人(这样的人不少),并且每年核查連队名册,以便把不上操、只作兵形游戏、不学习业务的兵士除名;如果这一点做到了,那末現在紙上存在的 12 万人这个数字就会大大縮小,但是,这样一支軍队,将能頂得过三支現在紙上有数的 12 万人的軍队。

然而,据报道,軍事当局却忙于討論这样一个重要問題:是不是一有可能就让全体志願兵猎兵穿上如此向往的基干部队的磚色軍服。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8 月 24 日左右

載于 1860 年 9 月 8 日“軍事总汇报”第 36 号, 1860 年 9 月 14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第 2 期及“志願兵讀物” 1861 年倫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志願兵讀物”,并根据“軍事总汇报”和“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校对过

卡·馬克思

\*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  
和备战。——东方問題

1860年8月25日于倫敦

由于本周天气未見好轉，所以昨天馬克街的市产面粉价格每袋上漲6先令，并且立即向外国各港口发去訂貨单，訂购粮食100万夸特左右。差不多所有的进口商都同意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sup>①</sup>里闡述的看法，即认为粮食市場上的价格必将继续上漲。法国不久前在粮食貿易方面采取的措施，使它成了不列顛粮食批发商的直接竞争者。大家知道，法国是实行調节制来調整谷物进出口稅的，而且这个調节制在全国按照粮食貿易划分的8个不同地区里都有所不同。8月23日在“通报”上公布的一条法令，暂时全部廢除了这个調节制。法令規定，从陆路或者由法国船或外国船从水路进口的谷物和面粉，不管从哪里运来，一直到1861年9月30日一律只征收1832年4月15日的法律所規定的最低限額的關稅；它还規定，裝載谷物和面粉的船只，免納船舶稅；最后，在上述日期即1861年9月30日以前从任何一个外国港口出发的裝有这种貨物的船只，只繳納上述最低限額的關稅，并且免納船舶稅。这里所

<sup>①</sup> 見本卷第147頁。——編者注

說的最低限額，是每百升（約 $2\frac{3}{4}$ 蒲式耳）25分。这样一来，在1858年和1859年向英国运进小麦和面粉比任何一国都多的法国（小麦2 014 923夸特，面粉4 326 435英担<sup>①</sup>），如今在从外国市場上采购粮食方面，将同英国作剧烈竞争；而法国的调节制的暂时废除，也给这种竞争造成有利条件。

英国和法国现在都不得不只限于两个主要的出口市場，即美国和南俄。关于俄国的收成，有关的消息是非常矛盾的。有些人說收成很好；有些人則說，大雨和水災損害了帝国全境的收成，南部各省的粮田受到蝗虫的很大毁坏，——这是第一次在貝薩拉比亚出現蝗災，当局为了把它的破坏作用限制在一定地区，用2万人的大軍包圍了这个地方，結果徒劳无功。蝗災的实际受害面积当然还不能具体确定，但是不管怎样，它总是要加快粮价上漲的过程的。倫敦某些报纸推测，与谷物突然大量进口有直接关系的黄金外流对金融市場通常发生的影响，可以用来自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入来平衡。这种推测是最荒謬不过的。我們都亲眼看到过，在1857年危机时期，黄金儲备减少到比开发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以前的任何危机时期更小的数量。早些时候，我曾經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数字证明，1851年以后英国異常大量的黄金輸入，远沒有抵銷其異常大量的黄金輸出。此外，还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1857年以后英格兰銀行的黄金儲备不但沒有超过平均数額，而且还不断减少。在1858年8月，黄金儲备达到17 654 506英鎊，但1859年8月就减少到16 877 255英鎊，而1860年8月則减少到15 680 840英鎊。如果說，黄金外流还没有开始，那末，这种現象

<sup>①</sup> 1英担約等于50公斤。——編者注

可以用下述情况来解释，即歉收前景只是现在才开始发生影响，而伦敦的利率迄今为止还高于欧洲大陆的其他主要交易所即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汉堡和巴黎等处的利率。

大陆欧洲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场面。大家知道，法国正遭到严重的财政困难，但是它仍然以极其巨大的规模和不知疲劳的精力武装着自己，就像得了一盏阿拉丁的神灯似的。奥地利处于破产的边缘，然而却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资金，以使巨大的军队得以维持，使自己的四角形堡垒<sup>①</sup>得到綫膛炮的供应。而在俄国，虽然政府的一切财政措施都告失败，虽然人们都认为国家可能破产，军队也由于不发餉而怨声不绝，连皇帝近卫军的忠诚都由于最近5个月不发餉给近卫兵而大成问题，——虽然如此，俄国仍然派出了大量部队去黑海，并且在尼古拉也夫准备好200艘军舰运送部队去土耳其。看来，俄国政府由于它不能解决农奴制问题、财政问题，再加上波兰问题的再度紧张，正促使它去进行战争，作为安撫国民的最后一着。所以，根据政府的命令，对于帝国全境的各个地方和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响起的怨言，一律都用狂叫为土耳其境内不幸受难的基督徒复仇的声音压制着。在俄国报刊上，每天都充满着必须对土耳其进行干涉的实例和证据。下面从“殘廢者”摘录下来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sup>102</sup>：

“这个问题还将长久地为全欧洲的报纸所谈论。不能不谈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引起全欧洲注意的只有这个问题。只有对全人类漠不关心的读者才会感到厌烦。至于我们，不但有责任每天把这个问题的详情介绍给读者，而且也有责任既说明过去的事件，也说明未来的意外事件，以便让公众看到正在采取以及应该采取哪些办法来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这种状况已经成

<sup>①</sup> 指曼都亚、培斯克拉、維罗那、列尼亚哥四个地方。——譯者注

為我們時代和文明的耻辱了。

但是，在看到土耳其人的野蠻行為和野獸般的狂熱性的時候，我們至少應當根據歷史的公道來補充一點：歐洲本身對此有罪，它應該把這些屠殺事件的原因和後果寫到自己賬上去。現在我們要坦率地來談談。歐洲在1853—1854年對俄國進行了非正義的戰爭是為了什麼呢？它公開宣布了一個雙重目的：既想遏止俄國的本不存在的貪心和優勢，又想制止土耳其人對基督徒的任何壓迫。所以，歐洲是認識到這些壓迫和苦難的，但是，它卻企圖用共同調停制止這些現象之後，仍然完全保持土耳其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說什麼這對於保持歐洲的均勢是必需的。戰爭結束以後，外交家們就着手研究達到這兩個目的和管理土耳其的辦法。首先他們約定吸收土耳其到歐洲國家的大家庭里，使它不致受到任何單獨的調停。這一點很容易做到，所以兩個目的有一個已經達到了。但是第二個目的呢？它達到了嗎？為了拯救基督徒免于難以忍受的奴役和壓迫，採取保證措施了嗎？抱歉得很！歐洲在這方面相信了空話和紙上文章，沒有任何保障。早在1854年8月8日的第一批照會中，當開始考慮停戰，並且擬定了著名的四點保證的時候，就決定要求土耳其政府維護所有基督徒的宗教權利。在1854年12月28日給聖彼得堡當局的記事錄中也這樣談過。最後，1856年2月1日在維也納寫成並且附在巴黎會議第一次會議記錄上的初步草案第四條說：‘萊雅的权利將得到維護，同時不侵犯蘇丹的獨立和尊嚴。奧地利、法國、大不列顛和土耳其政府彼此同意保證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政治權利和宗教權利，並在締結和約時也邀請俄國參加這個協定。’

巴黎會議從它的第二次會議起就長久地討論了這個問題。這一點從2月28日和3月24、25日的記錄上看得很清楚。他們打算把兩個不可能協調的東西，即蘇丹的最高權利和他的臣民的權利，協調起來，把這兩者同樣都置于全歐洲的共同保護和共同調停之下。會議忘記了，它想要加以維護的萊雅的权利，在以前同土耳其政府締結的條約中就已批准了，這些條約是迫使它接受的，並且已經侵犯了他們現在同樣要予以維護的蘇丹最高權力所擁有的權利。為了把這不調和的兩點調和起來，他們製造了那個著名的蘇丹詔書，說什麼它是蘇丹出于自己的意志寫成公布的。在這個文件中，答應維護和改善基督教臣民的一切權利，而為了保證這個諾言的履行，還在和約中提到這個蘇丹詔書。為了使這一點得到履行，會議在條約的第九條中放棄了對土耳其

其內政的任何干預。

會議究竟做到了什么呢？它是否保证了苏丹詔书中的諾言的履行呢？这些諾言是否对苏丹有約束力呢？根本沒有。在条約上是提到苏丹詔书了，也盛贊这些諾言的英明，但是却沒有預見到这个文件将是一紙具文（这是全欧洲早就知道并談論的）。而現在，在已經四年多都沒有實現它之后，在叙利亞发生了最可怕的屠杀的时候，欧洲根据条約有沒有調停权呢？沒有！欧洲應該意識到：一方面，它是过于寬大了，过于輕信了，另一方面，它也太不公正。不久前俄国还提起各国内閣注意：穆斯林的宗教狂絲毫沒有减弱，沒有减退，正准备来一个新的爆发，而且以前的压迫和暴行仍在繼續着；但是欧洲却滿足于土耳其政府答应进行审讯和惩治罪犯的諾言。得让暴徒們杀死了几千名无辜的受害者，才能說服欧洲。只是現在，才着手进行調停，即使这样，也出現种种困难，种种保留，并且迟緩不堪，好像是为了提供逍遙法外的机会似的。大家都注意从字面上尊重 1856 年 3 月 30 日的条約，正如在 1859 年意大利事件中一样，忘掉了人民的状况而只思索維也納条約的文字。人道、信仰和文明，这就是欧洲同土耳其的一般性条約。如果土耳其違反了它，自己就招致調停及其后果。

在 1856 年以前，欧洲列强同土耳其政府曾簽訂过条約，根据这些条約，它們随时都可以要土耳其政府注意基督徒的遭遇。請問，現在这个权利是否被 1856 年 3 月 30 日的条約取消了？欧洲是否放棄了保护自己教友的权利？如果欧洲认为 2 月 18 日的苏丹詔书能够實現，如果相信了应允的改革能够付諸实施，那末，它就是放棄了这种权利；如果欧洲认为，風俗、习惯、嗜好和可兰經的成規能够自己改变，那末，它就是放棄了这种权利。但这样想是沒有根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根据。欧洲由于醉心于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土耳其为保持均勢所必需，所以才想起把土耳其吸收到欧洲国家的大家庭里来，但是，它这样做当然有如下的意图，即土耳其应成为一个完全欧洲式的国家，抛掉那古老的伊斯兰教的思想；利劍不再是可兰經与受可兰經統治的民族之間唯一的法律；战败者不再是奴隶即一件屬於胜利者的物品；他的生命、财产和家庭不再由主人支配。这就是 1856 年欧洲的主要意图。虽說欧洲对俄国抱有由于非正义的流血战争而引起的敌視态度，但它却没有解除土耳其政府先前的一切义务，相反的，它要求更多地、更誠意地、更有保证地改善基督徒的处境。欧洲实行共同保护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只是以此为

代价，它才保障土耳其的完整和不受侵犯。不然的話，無論戰爭或者和平都是沒有理由的；不然的話，把土耳其吸收到基督教大家庭里來又是為了什麼呢？保證它將來的政治安全又是為了什麼呢？兩個條件彼此是這樣密切地、不可分地聯系着，以致每個人都清楚地看到，沒有這一個就不可能有那一個。

的確，條件的形式是有一些缺點的。從字面上看，歐洲根據巴黎條約的第九條表面上放棄了對土耳其政府內政的干預，但是這一條本身卻提到，這是根據2月18日的蘇丹詔書制定的，而蘇丹詔書承認基督徒在權利上和穆斯林平等。健全的邏輯說明，如果這一點沒有履行，那末第九條也就沒有意義了。

現在土耳其這樣狂熱地反對在敘利亞進行調停是不應該的。基督徒的狀況沒有改變，甚至惡化，所以調停是必然的。英國反對這種調停也是不應該的。英國反對調停可能有它政治上和貿易上的動機，這種動機的重要性和正義性我們不來討論，但是它也不應該引用巴黎條約第九條。第九條遭到破壞不是由於進行調停，而是由於蘇丹詔書沒有履行。歐洲如果決定進行必然的調停，它現在也不應該又採取這樣的有缺點的外交形式，這種形式的缺點是它從巴黎條約可以看到的。而現在有人又在說，調停要根據土耳其政府的願望進行…… 要求調停的結果現在還不知道，但是，即使它暫時被撤銷，將來也要成為必然。依利翁城沒有相信珈桑德拉的預言，結果就滅亡了。”

卡·馬克思寫於1860年8月25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60年9月10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6046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的进军

随着事变的发展，我們已开始了解加里波第制訂的解放意大利南部的計劃。我們对这个計劃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是贊叹它的宏偉。只有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够設想出这样的計劃或是企图实现它，因为在这里民族派組織得这样出色，而且完全处于一个为意大利統一和独立的事业而战并取得輝煌胜利的人的控制之下。

这个計劃不只限于解放那不勒斯王国；它同时还規定要开始进攻教皇国，这样，不仅給炮彈国王<sup>①</sup>的军队派下工作，而且給拉摩里西尔的军队和駐在羅馬的法軍<sup>103</sup>都派下工作。計劃預定，已經由热那亚陆續渡海到阿佩耳辛灣(阿朗契灣)——撒丁島的东北海岸——的6 000名志願軍，将在8月15日左右調往教皇国的沿海地区；这时，那不勒斯王国的大陆各省就开始起义，而加里波第則将渡过墨西拿海峽在卡拉布里亚登陆。我們所听到的加里波第关于那不勒斯军队胆小畏战的某些評論，以及最近一艘輪船所帶來的关于加里波第已經进入那不勒斯并受到居民热烈欢迎的消息，都談到，在这个由于国王逃跑而成为多余的城市的街道上举行

<sup>①</sup> 这里是指弗兰契斯科二世。——譯者注



起义,可能也是计划规定的。

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在教皇国登陆一举没有实行,这一方面是由于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坚持,另一方面而且主要是因为加里波第本人认为志愿军没有作好独立作战的准备。因此他把志愿军调到了西西里,其中一部分留在巴勒摩,其余的则搭乘两艘轮船环岛而行,开赴塔奥尔米纳,他们不久就到达该地。同时,正如预先所决定的那样,在那不勒斯王国各省的城市中开始了暴动,这些暴动表明,革命派组织得多么好,全国各地起义的条件是多么成熟。8月17日在阿普利亚省的弗贾爆发了起义。城市警备部队中的龙骑兵投向人民一边。担任该地区司令官的弗洛雷斯将军派出了第十三团的两个连,但这两个连到达当地后就仿效了龙骑兵的榜样。于是弗洛雷斯将军率领着他的司令部人员亲临弗贾,但他也毫无办法而被迫离去。他的行动方式清楚地表明,他本人也不打算认真抵抗革命派。如果他打算认真抵抗,他就不会只派出两个连,而会派出两个营;当他亲临弗贾时,就不会只带几个副官和传令兵,而会带一支尽可能强大的部队。事实上,单是起义者让他再离开该城这一事实,就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和起义者之间至少有某种默契。

另一次起义在巴齐利卡塔省爆发。这里,起义者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科尔勒托-佩蒂卡拉——拉尼河畔的一个小村子里(大概就是电讯中称作科尔勒托的那个地方)。他们从这个遥远的山区向该省的主要城市波坦察前进,8月17日有6000人到达该城。只有大约400名宪兵进行了抵抗。这些宪兵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即被击溃,以后便相继投降了。以加里波第的名义成立了省政府并且指定了临时的独裁者。据报道,这一职位是由国王的一个行政长官(省长)充任的,这又一次表明,即使是波旁王朝自己的官员也

认为王朝的事业是完全沒有希望了。从薩累諾派出了第六基干团的4个連去镇压这次起义,然而兵士們到达距波坦察約23英里的奥列塔之后,便拒絕繼續前进,并且高呼:«Viva Garibaldi!»〔“加里波第万岁!”〕。这是我們了解到某些詳情的仅有的两次暴动。此外还有消息說,其他城市,如距那不勒斯不到30英里的阿韦利諾、莫利澤省(在亚得利亚海沿岸)的康波巴索和阿普利亚省的切兰察(可能就是电訊中称作切兰塔的那个城市,它差不多是在康波巴索和弗賈两地的正中間),也都举行了起义。現在,連那不勒斯城也屬於起义城市之列了。

当那不勒斯王国各省的城市这样执行他們在共同事业中所担负的任务的时候,加里波第並沒有坐着不动。他視察撒丁島归来以后,立即完成了登上大陆的准备。他的軍隊現在包括由图尔、科散茲和梅迪契指揮的3个师。集中在墨西拿和法罗附近的科散茲师和梅迪契师已开往西西里北部海岸米拉措和法罗之間的地方,以便給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們將在那里上船,并在卡拉布里亚海岸墨西拿灣以北距帕耳米或尼科特拉不远的某一地方登陆。至于图尔师,則其中一个旅(阿貝尔旅)在墨西拿附近扎营,另一个旅(比克西奧旅)則深入該島的布朗特去平定某些騷乱。这两个旅都奉命立即向塔奥尔米納出动,8月18日傍晚,比克西奧旅在該地与来自撒丁島的志願兵一起,登上了“托利諾号”和“富兰克林号”两艘輪船和几艘拖带的运输船。

在这以前10天内,米索里少校率領一支300人的部队渡过墨西拿海峡,順利地通过那不勒斯軍隊的駐区,进入多山的、地形起伏的阿斯普罗蒙特地区。陆續渡过海峡而来的其他小部队以及卡拉布里亚的起义者都在这里同米索里会合,因此到8月18日,他

已掌握有一支为数約 2 000 人的部队。当这支小部队刚刚登陆时，那不勒斯军队曾派出約 1 800 名兵士追击他们，但是这 1 800 名英雄却采取了使自己永远碰不到加里波第军队的行动。

8 月 19 日拂晓，加里波第的远征部队（他本人也随船前来）在卡拉布里亚的最南端，即梅利托和斯帕提万托角之间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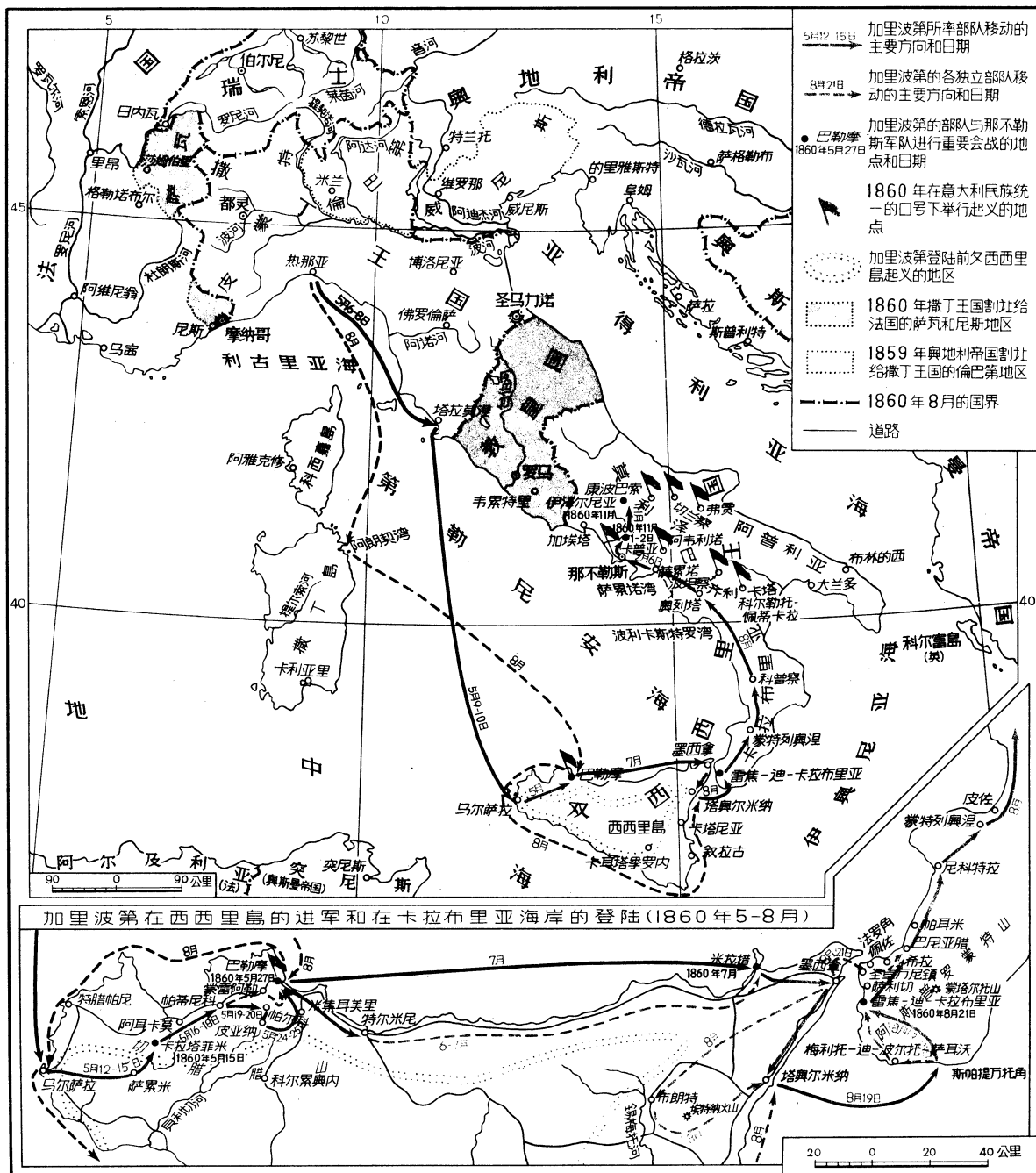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不勒斯军队被那些有在海峡北面登陆之势的调动所迷惑，以致完全忽视了海峡以南的地区。这样一来，除米索里聚集的 2 000 人以外，又有 9 000 人登上了大陆。

在这些部队与米索里的部队会合以后，加里波第立即向雷焦前进，那里驻有 4 个基干连和 4 个猎兵连。但是，这支警备部队大概得到了一些援兵，因为据报道，8 月 21 日在雷焦或雷焦附近曾发生极为激烈的战斗。加里波第以强攻夺取了几个前沿堡垒以后，雷焦堡垒的炮兵停止了射击，维亚勒将军也投降了。德弗洛特上校（1851 年法国立法议会的巴黎市共和派议员）在这次战斗中阵亡。

停泊在海峡的那不勒斯舰队等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加里波第登陆后，海军司令官即向雷焦拍出电报，说他的军舰不能进行任何抵抗，因为加里波第掌握有 8 艘大军舰和 7 只运输船！当科散兹将军的师大约于 20 或 21 日在海峡最窄的地方，希拉和圣卓万尼镇之间，即在那不勒斯的舰船和军队集中最多的地方渡海时，这支舰队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科散兹的登陆异常顺利。梅兰德兹和布里岡蒂两个旅（那不勒斯人把旅叫做营）和佩佐堡垒（不是某些电讯中所指的皮佐；皮佐是北面很远的一个小地方，在蒙特列奥涅以北）看来一枪未放就向他投降了。据报道，这是 21 日的事；在同一天，经过短时间的小战斗后，圣卓万尼镇即被占领。

这样，加里波第在三天内就攻占了海峡沿岸的全部地区，包括

## 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进军 (1860年)





一些筑垒要点在内；仍然在那不勒斯军队手中的几个堡垒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了。

在这以后的两天中，看来是调遣其余的部队和装备，至少，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继续作战的消息，这样一直到 24 日，据报道，那一天在电讯称作皮亚勒的地方（在地图上没有标出这个地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个地名可能是某一条山溪的名字，它所形成的狭谷成了那不勒斯军队的防御障地。据报道，这次战斗没有决定性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加里波第军队提出停战的建议，那不勒斯军队的司令官将这一建议转呈蒙特列奥涅的总司令。但是在得到答复以前，看来那不勒斯的兵士已得出结论：他们为国王效劳已经足够了，于是便离开自己的炮台而走散了。

博斯科指挥的那不勒斯部队的主力，在整个这一时期看来是留在距海峡约 30 英里的蒙特列奥涅未曾行动。大概，这个部队没有同攻入的部队作战的特殊愿望，因而博斯科将军便前往那不勒斯，以便从那里弄来 6 个猎兵营，它们是除近卫军和外籍部队以外最可靠的部队。现在还不知道，这 6 个营是否也已军心涣散和受到了在那不勒斯军队中到处蔓延的颓丧情绪的影响。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不论这些部队或其他某些部队，至今都未能阻挡住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的百战百胜而且可能是毫无阻碍的进军。加里波第到那不勒斯就会发现，王室已经逃跑；这个城市会向他敞开大门，给他举行一个隆重的入城式。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9 月 1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9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56 号

## 弗·恩格斯

### 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

現在我們有了关于加里波第占領南卡拉布里亚和該地的那不勒斯守軍已經完全瓦解的詳細材料。加里波第在他輝煌事业的这一阶段,表现出他不仅是勇敢的領袖和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足智多謀的統帥。以主力对連綿的海岸堡垒綫进攻,这一行动不仅需要軍事天才,而且需要軍事知識。因此,可以滿意地指出,虽然我們的英雄一生中沒有經過一次軍事考試,而且恐怕从来也沒有在正規軍隊中服务过,但在这个戰場上却同在其他任何戰場上一样行动自如。

意大利长靴的尖端是綿亘的阿斯普罗蒙特山脉形成的,山脉的終点是高約 4 300 英尺的蒙塔尔托峰。山洪从峰頂沿着許多深深狹谷流向海边,这些狹谷好像是以蒙塔尔托峰为圓心的一个半圓形的許多半徑,分头延伸下来,而半圓周就是海岸綫。狹谷和山洪的水道(在当前的季节里是干涸的)合在一起,叫做 fiumare〔时令河〕,形成了許多对退却的軍隊有利的障地。虽然这些障地可以从蒙塔尔托峰迂迴过去,特別是在阿斯普罗蒙特的每一条支脉的山脊和主脉上都有馱載道和徒步道,但是由于这一山区完全沒有水,因此大部队在夏季进行这样的机动是相当困难的。山的支脉往下伸向海岸,再下伸向大海,都是乱石陡岩。警卫雷焦和希拉之

間的海峽的堡壘有一部分就構築在海岸上，但往往都構築在岸边低低的而且向前突出的山岩上。因此，从附近較高的、处于瞰制地位的山岩上可以观察到全部堡壘。虽然火炮不能运到这些制高点上去，而且大部分制高点是老式的“褐色的拜斯”<sup>104</sup> 的火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以致当初在修筑堡壘时，对这些制高点絲毫未加注意，可是在現代步枪出現了以后，它們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制高点大部分都在步枪火力范围以内，因此它們現在真正瞰制着堡壘。在这种情况下，不拘泥于正規圍攻的各种原則而对这些堡壘采取坚决的进攻是完全恰当的。显然，加里波第准备采取下述作法：派一个纵队順着那条沿海岸并暴露在堡壘火力下的大路前进，装作要从正面进攻那不勒斯军队的样子，而率領另一纵队翻越山岡沿 *fiumare* 而上，根据地形特点或那不勒斯军队防御陣地的正面长度，攀登到必要的高处，以便包圍那不勒斯军队和堡壘，并在任何战斗中都占据瞰制的地位。

按照这一計划，加里波第在8月21日派遣比克西奧率領部分兵力沿海岸向雷焦方向前进，他本人則率領一支小部队和已与他会合的米索里的部队翻越山岭。那不勒斯军队8个連，約1200人，在雷焦近旁的 *fiumare* 占領陣地。应当首先开始攻击的比克西奧向极左翼派出了一个纵队，沿沙岸前进，他本人則沿大路前进。那不勒斯军队很快就撤退了，但他們配置在山崗上的左翼却抵擋着加里波第先头部队的一小部分兵力，直到米索里的部队到达才將他們击退。于是他們退向城市中部的堡壘和海岸上的一个小炮台。这个炮台遭到比克西奧的3个連猛烈攻击，被他們从炮眼突入而攻占了。比克西奧繳获了这个炮台內的那不勒斯军队的兩門重炮和炮彈，便开始轰击主要的堡壘。但是，如果不是加里波第



的熟练的射手們占領了制高点，从那里发现并射击炮台里的炮手，那末只靠这两門炮也不能迫使堡垒投降。射手們的行动发生了效力：炮手离开了炮座，逃入穹窿；堡垒投降了，一部分兵士归附了加里波第，但大部分解散回家了。正当雷焦发生这些事件，那不勒斯的蒸汽舰的注意力被这次会战以及搁浅的“托利諾号”蒸汽舰被毁和梅迪契的部队在墨西拿佯作上船等情况吸引住的时候，科散茲就乘机用 60 只小船将 1 500 人由法罗角运到希拉和巴尼亚腊之間的西北海岸上登陆了。

8 月 23 日，在雷焦过去不远的薩利切附近发生了小战斗。50 个加里波第的战士，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德弗洛特上校的指揮下击潰了人数比他們多三倍的那不勒斯部队。德弗洛特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同一天，在南卡拉布里亚指揮一个旅（屬於維亚勒的部队）的布里岡蒂將軍与加里波第举行会談，商談投向意大利人方面的条件。而这次会見的唯一結果，就是暴露了那不勒斯軍队的士气已經完全涣散。从这时起，他們根本談不到会有什么胜利，只是投降的問題了。布里岡蒂和梅兰德茲（南卡拉布里亚地区第二机动旅的旅长）占領的陣地在圣卓万尼鎮和希拉之間，离海岸不远，左翼一直配置到菲尤馬腊-迪-穆罗附近的山崗；其軍隊总数可能近 3 600 人。

加里波第与在这支敵軍后方登陆的科散茲取得联系以后，便从四面包圍了他們，然后靜待他們投降，果然在 24 日傍晚达到了目的。他解除了敵軍的武装，并根据兵士的自願允許他們解散回家，于是大部分兵士都回家了。佩佐角堡垒也投降了，阿拉-菲尤馬勒、卡瓦洛塔堡和希拉等地的守軍都相继投降，因为他們处于制高点的步枪火力下，以及在所有其他堡垒投降和野战部队中临陣

脫逃現象的影响下,已經完全軍心渙散。这样,不仅海峡两岸被完全控制,而且整个南卡拉布里亚都被攻占了。于是,派来守卫該地的軍隊不到 5 天就全部被俘和解散回家了。

这一連串的失敗粉碎了那不勒斯軍隊繼續进行抵抗的一切能力。維亞勒屬下的、守卫蒙特列奥涅的其余各营的軍官决定在自己的陣地上防守一个小时保一保面子,然后便放下了武器。其他各省的起义迅速扩展起来,整团整团的軍隊拒絕同起义者作战,甚至在保卫那不勒斯城的部队中也有整个部队同时逃跑的現象。就这样,在这位意大利的英雄面前,終於打开了通往那不勒斯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9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60 年 9 月 24 日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6058 号

## 卡·馬克思 不列顛的貿易

1860年9月8日于倫敦

“論壇報”是第一個引起讀者注意英國對東印度出口銳減的報紙。出口銳減的情況在基本出口項目即棉織品和棉紗方面特別顯著。郎卡郡和約克郡開始感到出口減少的後果的時候，正是在國內市場由於收穫比去年延誤了整整5星期而開始萎縮的時候，雖然收穫的前景從8月30日（星期四）起有了好轉，但無論如何將低於中等年景。因此，不列顛商會大為恐慌，並紛紛向中央政府抗議新的印度關稅條例。按此條例，從大不列顛來的基本進口項目的關稅由5%增加到10%，換句話說，就是增加了一倍。原先對此審慎不語的英國報界，這樣一來，也終於被迫打破緘默。倫敦的“經濟學家”給我們提供了“印度的商業”和“印度商業蕭條的原因”的文章。“經濟學家”的關於印度的文章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義，除了因為這家雜誌在這類問題上被認為是英國的主要權威之外，還因為它的文章同目前的財政部印度財務大臣威爾遜先生的大筆有關。文章的第一部分企圖為最近的印度關稅立法推卸它對印度市場縮小應負的任何責任，可是，事實對此作了最好的回答：印度總督不得不在加爾各答召開由加爾各答、孟買和馬德拉斯稅務局和商會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並責成委員會重新審查和修改不久

前实施的稅率。正如我第一次向讀者諸君介紹這個問題<sup>①</sup>時所指的那樣，這一稅率決不是印度商業危機的原因，但它加速了危機的產生，因為它是正当印度的貿易已經發展到超過市場的自然容量時突然實施的。“經濟學家”公開承認，印度市場上的英國商品過剩，英國市場上的印度商品過剩。

它寫道：“在我們看來，誰也不會否認，由於在去年的一定時期內，對印貿易取得了巨大利潤，結果使這個國家市場的進口商品突然大增，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國內的需要，並且還引起印度資本家大搞投機買賣，他們指望用海外的商品供應遙遠的內地市場。例如，向英屬印度出口의 棉織品價值，1859年是12 043 000 英鎊，1858年是9 299 000 英鎊，1857年是5 714 000 英鎊；紗的出口價值——1859年是2 546 000 英鎊，1858年是1 969 000 英鎊，1857年是1 147 000 英鎊。在一個長時期內，商品一到，便一售而空，同時，由於價格繼續上漲，就有不少的高利貸投機分子，收購商品轉運到內地去；所以，無疑的是，正如我們根據最可靠的消息能判斷的那樣，在西北部各市場上已積存了大量的商品儲備，關於這一點，米爾扎普爾、阿拉哈巴德、勒克瑙、阿格拉、德里、阿姆里察和拉合爾等地的資料是一致的。”

接着，“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一定意義上促使印度市場的積壓變成一種經常現象的某些情況。基本原因——英國不停的大量的供應——則一字不提。首先，由於到處干旱，在整個北印度，1859年的秋收無論是質量或數量都大大低於中等年景，因此，冬季和春季糧價高昂，後來由於飢饉的威脅，又漲得更高了；而且，與農產品缺乏和價格昂貴的同時，瘟疫也猖獗起來。

“在整個西北部，霍亂流行病如此嚴重地威脅着人口稠密的都市，以致日常生活有許多情況下都停止了，居民像躲避入侵的敵人一樣，四處逃生。”

---

<sup>①</sup> 見本卷第83—85頁。——編者注

但最坏的是——

“在发出最近一班邮件之前一个月或6个星期，上印度已处于可怕灾难的威胁之下。唯一能决定秋收的雨，通常是在6月中，最迟也在6月底，但今年，到7月中一滴雨也未下。从西北边境到下孟加拉，从开伯尔山口到貝拿勒斯，包括薩特里日河、朱木拿河和恒河的广大流域，被太阳晒成一片顆粒无收的硬土，只有个别地区，得到巨大灌溉系統的河流或蓄水池、朱木拿河和恒河的水渠的滋潤，能生长一些农作物。到处人心惶惶，觉得像1837年和1838年那样的饥荒又要来了。粮价漲得更高了，牲畜大量死亡或被赶上山，不用来耕地，而人民則处于餓死的边缘。”

然而，据加尔各答收到和发表的电訊說，在7月27日发出最近一班邮件前一星期，对最坏情况的担忧已經消除，终于下了透雨，而且下得及时，即使不能保证好收成，也可防止饥荒。

“經濟学家”杂志轉述的詳情足以表明，1860年上半年比1859年上半年已經縮减約200万英鎊的印度貿易，最近沒有絲毫复苏的希望。澳大利亚市場，由于商品过剩，也出現了种种收縮的迹象。原来預料，会因英法商約而很快地达到巨大数額的对法貿易，却縮减了100多万英鎊，这一点有下列資料证明：

截至6月30日为止的半年內

	1859年 (英鎊)	1860年 (英鎊)
从法国进口.....	9 615 065	8 523 983
向法国出口.....	2 358 912	2 324 665
共 計.....	11 973 977	10 848 648

英国从法国的輸入銳减，應該归因于今年法国的食品价格高，而在1859年，谷物和面粉却是法国向英国出口的基本項目。人們这样认为，合众国不断增加购买英国的工业品作为目前向联合王国大量出口食品的交换，这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虽然国家的出

口与进口总会有一个比例，而以 1859 年和 1860 年的上半年英美貿易的变动来判断，这种結論就显得有些輕率了。这里我們可以看到：

	1859 年 (英鎊)	1860 年 (英鎊)
不列顛向合众国出口……………	11 625 920	9 366 647
不列顛从合众国进口……………	17 301 790	25 618 472

可見，不列顛从合众国的进口額增加 800 多万英鎊，而向合众国的出口額却下降了 200 多万英鎊。英国對外貿易的扩大，只表現在英土、英中和英德的貿易上。目前，土耳其由于俄法两国的干涉而动蕩不定，中国由于英国人自己的干涉而动蕩不定，而德国，許多地区因歉收遭災，正处于深刻的內部政治震蕩和严重的對外冲突的前夕。至于英中貿易，我还是要強調指出：英中貿易在某种程度上的增加，无疑是由战争的需要决定的；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是純粹由于从印度市場上提出了大量商品，以試驗的方式轉向中国市場而造成的；最后，从中国进口仍比向中国出口有大得多的意义，这一点，我們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到：

截至 6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內		
	1859 年 (英鎊)	1860 年 (英鎊)
从中国(包括香港)进口……………	5 070 691	5 526 054
向中国(不包括香港)出口……………	1 001 709	1 622 525
向香港出口……………	976 703	1 236 262
共 計……………	7 049 103	8 384 841

同时，大多数貿易行业中的突然破产，正繼續滋长普遍不信任的情緒。本文末尾援引的、破产的各皮革貿易公司到目前为止已

經核实的負債和資產綜合报道证明，資產在每英鎊負債中平均只有 5 先令 6 辨士，这对破产公司的期票持有人來說，意味着亏损 1 471 589 英鎊。

### 負 債

公 司:	(英鎊)
已破产的..... 9	1 530 991
正在清理中的或已同債权人簽訂了協定的.....15	499 806
詳情未公布的.....10	—
共 計.....34	2 030 797

### 資 产

	金 額 (英鎊)	每英鎊	赤 字 (英鎊)
已破产的..... 9	342 652	4 先令 6 辨士	1 188 339
正在清理中的或已同債 人簽訂了協定的.....15	216 556	8 先令 8 辨士	283 250
詳情未公布的.....10	—	—	—
共 計.....34	559 208	5 先令 6 辨士	1 471 589

卡·馬克思寫于 1860 年 9 月 8 日

載于 1860 年 9 月 29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606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 弗·恩格斯 法国輕步兵

如果在什么时候我們的志願兵不得不同敌人交鋒的話，那末誰都知道，这个敌人将是法国步兵。而法国步兵的典型——beau idéal〔模范〕——就是輕步兵，特别是 chasseur〔猎兵〕。

法国猎兵不仅是本国軍队的榜样；在輕步兵勤务方面，法軍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各国軍队的榜样；因此，法国猎兵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欧洲所有輕步兵的榜样。

法国猎兵既是可能的敌人，又是輕步兵迄今为止的最好榜样，他們的这两个特点，引起了英国志願兵的巨大兴趣。所以我們志願兵对他們了解得愈早愈好。

### 一

直到 1838 年为止，法軍沒有使用过步枪。旧式步枪使用那种需要塞入枪膛的、紧貼膛壁的彈丸，使装彈动作又困难又慢，因此它对于法軍不是合适的武器。拿破侖有一次在德国步枪营中观看燧发枪时会感叹地說：“这的确是能发到兵士手中的最倒霉的武器了。”旧式步枪确实不适于大量步兵使用。在德国和瑞士，有几个精兵营一直是装备着这种步枪的，但这些营的兵士是专门用作优



秀射手，来消灭军官和射击正在修建桥梁的工兵等；而且当局很注意用猎场守护人的子弟和其他在入伍前早就学会使用步枪的青年来编成这种部队。阿尔卑斯山区猎羚羊者以及产鹿的北德意志大森林的守护人，为这些营提供了最好的人材，他们也是英国基干部队的步枪手的榜样。

法国人以前通称为轻步兵的那些部队，其武器装备和训练同基干团完全相同；因此，在1854年，路易-拿破仑下令取消这25个团的轻步兵团称号，把它们编为基干部队，它们现在的番号是从第七十六团到第一百团。

每个步兵营中的确还有一个轻骑步兵连，由优秀的、最机智的和身材矮小的兵士组成；而身材较高的 *a élite* [精兵] 则编入掷弹兵连。当需要进行散兵战时，他们即首先展开；但是在其他各方面，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同本营其余各连是一样的。

当法军在1830年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装备着在大多数东方民族中广泛使用的长火枪的敌人。法国滑膛枪在射程方面不如这种长火枪。行军中的法军纵队在平原遇到骑马的贝都英人的四面包围，而在山区则遇到卡拜尔散兵的四面包围，敌人的弹丸可以射到法军纵队，而敌人本身却处在法军的有效射程之外。在平原上散兵不能远离自己的纵队，因为害怕遭到行动迅速的阿拉伯骑兵的突然袭击和被他们消灭。

当英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他们也领教了这种长火枪。阿富汗射手虽然只有明火枪，却从可怜的老式“褐色的拜斯”根本达不到的距离上，给了在喀布尔兵营内的以及经山区退却的英军部队以惨重的杀伤。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同英属印度西北边境上的各部落还可能发生持久的战斗；然而在给派往这个边境的英国兵士

装备在射程上能够同东方明火枪相比的武器这方面，却仍然什么也没有做。

法国人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缺点刚一发现，马上就采取了克服缺点的步骤。路易-菲利浦的儿子奥尔良公爵 1836 年在德国作结婚旅行的时候，趁机研究了普鲁士近卫军的两个步枪营的组织。他立刻发现，这正是一个起点，从这点出发，他就能建立一支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需要的那种军队。他马上亲自动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法国人对綫膛枪的成见使他遇到许多障碍。幸而在他本国，德尔文和龐沙腊的发明帮助了他；他们设计了一种步枪，它几乎可以同滑膛枪一样迅速灵便地装弹，而在射程和精度方面则大大超过滑膛枪。在 1838 年，公爵被允许按照他的意图组成一个连；在同一年里，这个连扩大到一个整营；1840 年，该营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以检验它在实战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如此出色地通过了考验，以致在同一年里又另组成了 9 个猎兵营。最后，在 1853 年又组成了 10 个猎兵营，因此法军目前共有 20 个猎兵营。

貝都英人和卡拜尔人无疑是最好的輕騎兵和猎步兵，他们那种独特的军事素质很快就促使法国人试图招募土著居民到法军中服务，并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的办法去征服阿尔及利亚。这个思想就是建立朱阿夫兵部队的起因之一。朱阿夫兵部队早在 1830 年就主要由土著居民组成了，而且到 1839 年以前一直是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部队；当 1839 年阿布德-艾尔-喀德刚刚举起圣战的旗帜<sup>105</sup>时，这些朱阿夫兵就大量地跑到他那边去了。结果除配属给每营的两个纯粹由法籍兵士组成的连以外，每个连只剩了基干人员和 12 名法籍兵士。缺额不得不由法国人来补充，从此以后朱阿夫兵便成了完全由法籍兵士组成的部队，长期驻留非洲担任警

备勤务。但是原先的那一批法籍朱阿夫兵骨干已經帶有如此濃厚的土著色彩，以致使所有朱阿夫兵部队就其整个气质和习惯來說，从那时起始終仍是一支特別的阿尔及利亚部队，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完全不同于法軍其他的部队。他們大部分是由代役者<sup>106</sup>中招募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終身的职业兵。他們实质上是屬於輕步兵的，因此早已装备了步枪。目前在非洲朱阿夫兵有 3 个团（9 个营），还有 1 个近卫朱阿夫团（2 个营）。

从 1841 年开始，重新嘗試招募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組成地方部队。組成了 3 个营，但在 1852 年以前他們一直是薄弱的和人員不齐的。1852 年开始对应募土著居民給予重賞，这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致在 1855 年得以組成 3 个团，即 9 个营。这就是我們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时期如此經常听到的那种土尔科兵或 *tirailleurs indigènes*〔土著猎兵〕。

这样，除了外籍軍团（現在已經解散，但从一切迹象来看又在重新組織）和 3 个惩戒营以外，法軍专门組織和訓練了 38 个担任輕步兵勤务的营。在这些部队中，猎兵、朱阿夫兵和土尔科兵各有显著的特点。后两种部队的地方色彩太重，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大部分法軍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他們猛烈的冲锋——意大利战争的情况說明，他們在冲锋时完全听从指揮，甚至凭着他們固有的軍人的机智还能預先料到指揮官的命令，——对于其他部队永远是一个光輝的榜样。法国人在散兵战的具体动作和利用地形的方法上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也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輕步兵中間，始終是道地的法国人部队并因而如上所述已成為軍队模範的，則是猎兵。我們在下一节里将更詳細地介紹他們。

## 二

1831年法軍操典第一頁就表明，法軍是由身材多么矮小的兵士組成的。

慢步：每步为 65 厘米(25 英寸)，每分钟 76 步。

快步：步幅同上，每分钟 100 步。

冲锋步(*pas de charge*)：步幅同上，每分钟 130 步。

与任何其他国家軍隊在戰場运动时所采取的步幅和速度相比，25 英寸一步无疑是最小的步幅，而每分钟 100 步也无疑是最慢的速度。法国营每分钟前进 208 英尺，英国营、普魯士营或奥地利营却能前进 270 英尺，就是說比法国营多百分之三十。我們 30 英寸的大步幅对腿短的法国兵來說是太大了。冲锋时的情形也是如此：法国兵每分钟前进 271 英尺，也就是相当于英国兵用普通的快步就能走完的距离；而英国兵用每步 36 英寸和每分钟 150 步的跑步可以前进 450 英尺，就是說比法国兵多百分之六十。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說明了，兵士的标准高度不能低于一定的限度，否則就会影响軍隊的战斗力和运动性。

腿这样短、步子这样小、步伐这样慢的兵士，是无法組成輕步兵的。当最初組織猎兵部队时，从一开始就采取措施，在国内选拔最优秀的步兵兵士；他們都是些体格健壮、肩膀寬闊而且很灵活的人，身高 5 英尺 4 英寸到 5 英尺 8 英寸，大部分是从山区选拔来的。根据猎兵操典(1845 年出版)的規定：快步的步幅和以前一样，

但步速增加到每分钟 110 步；跑步 (pas gymnastique) 的步幅规定为 33 英寸 (83 厘米)，每分钟 165 步，但在展开、排成方队或其他需要迅速行动的情况下，步速应增加到每分钟 180 步。即使用这样的步速，猎兵每分钟前进的距离也不过比英国兵跑步时多 45 英尺。但是猎兵的特殊成就与其说是由于运动特别迅速，不如说是由于他们能在长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度的运动；此外，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在集合时或其他时候，他们还按口令以最大的速度快跑。

跑步是法国猎兵营训练的最主要内容。最初训练兵士用每分钟 165—180 步的速度原地踏步，这时兵士呼喊：“一！”，“二！”或者“右！”，“左！”，这是为了调节肺的活动，防止发生肺炎。然后，兵士就要用同样的速度前进，而且距离逐渐增大，直到他们能够在 27 分钟内跑完 1 法里格 (4 000 米或 2 1/2 英里) 为止。如果发现某些新兵的腿或肺太弱，经受不住这样的练习，就把他们送回基干步兵部队。下一步是练习跳跃和快跑，快跑时要求在短距离上达到最高的速度；不论 pas gymnastique 或快跑，起初都是在平坦的练兵场或道路上练习，然后越野练习，同时练习跳越栅栏和沟渠。只有经过这种训练以后，兵士才能领到武器，这时兵士又将跑步、快跑和跳跃这一整套练习重复一次，但须持枪和携带全副行军装具；背囊和子弹盒的重量与战斗情况下相同。他们必须这样连续 pas gymnastique 整整一个小时，在这一时间内至少要跑完 5 英里。有一次，一个外国军官穿便服企图同这样一个携带全副行军装具的猎兵营一同前进，但是他由于没有经过锻炼，只能勉强跟着跑一个小时；而猎兵继续前进，交替采取快步和 pas gymnastique，在那一天共走了 22 英里以上的路程。

戰場上的一切运动和队形变换都应当以跑步完成；兵士在以跑步成横队前进、排成纵队或方队、变换方向、展开以及做其他动作的时候，都应当和采取普通快步时一样确有把握地保持自己的位置。在进行一切队形变换时的步速为每分钟 165 步，只有在展开和变换方向时，步速增加到 180 步。

下面是一位普魯士校官关于法国猎兵的意见：

“在馬尔斯校場上，我見到了跟一个基于团一起操练的几个猎兵連。他們运动的灵活，他們的动作的整个風度同这个团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对照！你一眼就可看出，这是由林区和山区的优秀人員組成的一支精銳部队。他們全都是些結实、粗壮、有勁而又惊人地灵敏的人。當他們用惊人的速度灵活地运动时，你会感觉到他們的那种进取心以及他們的勇猛大胆、机智灵活、不知疲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虽然你一定也会看到他們非常自負并且有法国人的那种虛荣心。不論你在哪里看見他們，在斯特拉斯堡、巴黎还是其他任何駐地，他們总是給你造成同样的印象，他們看来好像是用一个模子鑄造的。我見到指揮他們的全是青年軍官；只有几个上尉看来有 35 岁，但大部分都比他們年輕，甚至校官也不大于这个年紀。他們动作迅速灵活，一点不显得緊張或吃力；看来經常的鍛炼已經使这种灵活性成为他們的第二本性，这些队伍就是这样輕松自如地完成他們的动作。他們的血液似乎比別人流得平緩些，他們的呼吸也均匀一些。单个的傳令兵在街上行走，很快就超过所有在前面走的人，而整个队伍也用同样快的步伐在愉快的号声中成纵队在街上通过。不論你在什么时候見到他們，在练兵場上，在行軍中或是在室內，他們从来都沒有露过倦容。在这方面，自負心可能和习惯同时起着作用。

如果說迅速的动作和准确的瞄准看来是互不相容的，那末猎兵大概已經克服了这种似乎存在的矛盾。我自己沒有見過他們的实彈射击，但据有經驗的軍官說，他們在这方面的技能是決不能低估的。即使他們瞄准的准确性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对戰場上的射击效果，影响一定是很小的。在非洲，由于在战斗前时常进行这样的跑步行軍，猎兵总知道怎样射杀他們的敌人；这就证明，他們所受的这一套專門訓練可使体力得到适当的增强，而且不損害瞄准的准确性。对于沒有經過这种訓練的部队來說，情形当然就大不相同了。

这种训练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的步兵能够比现在运动得更快，这在战争中的许多场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例如在先敌占领重要阵地时，在迅速到达制高点时，在支援遭受敌人优势兵力攻击的部队时，以及在派小队在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向上突然袭击敌人时，都是如此。”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军事当局看到，经过这样长跑训练的步兵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从1853年起，就讨论是否应当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全军的问题。鲁尔梅耳将军(1854年11月5日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阵亡)曾专门提请路易-拿破仑注意这件事。克里木战争以后不久，*pas gymnastique* 就在法国所有步兵团内实行了，虽然步速比猎兵慢些，步幅也小些，而且，基干部队长跑的时间也比猎兵的要短得多。这是必要的；由于基干部队兵士的体力和身材不同，因此就要以较弱和较矮的兵士的能力作为整个部队训练时的依据。但在一个紧急关头，仍然是可以克服过去那种运动缓慢的情形的；兵士有时能跑1英里或将近1英里，特别是能够以跑步变换队形，所以他们就能跑步冲锋600—800码，去年法军就这样做过，在几分钟内跑步通过了受优良的奥地利步枪的火力的威胁最大的那段距离。*Pas gymnastique* 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帕勒斯特罗、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等地的会战<sup>107</sup>取得胜利。跑步本身能够激发兵士高昂的士气；一个营以快步冲锋时可能表现出犹豫不决，但是，同一个能够不气喘地跑到目的地的营，如果跑步冲锋，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将大胆无畏地前进，以较小的损失到达目的地，并一定能给停止在原地的敌人以更大的精神震撼。

猎兵在跑步方面所达到的这样极完善的地步，只有他们这种专门部队才能做到，但是对于大量的基干步兵来说，这既是做不到

的，又是无益的。尽管如此，兵員质量較好的英国基干部队，在这方面是不难訓練得远远超过法国基干部队的，同时，这将和一切有益健康的鍛炼一样，对兵士的身心会大有好处，不能交替地跑 1 英里再走 1 英里、連續运动几小时的步兵，不久就将被认为是运动迟緩的步兵。至于志願兵，由于在年龄和体力方面参差不齐，連这种結果也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无疑地，在半英里到 1 英里的距离上逐渐练习跑步，不但不会損害他們的健康，而且能大大提高他們的战斗力。



### 三

法国想尽一切办法来发展每一个新兵，特别是每一个猎兵的体力、智力和精神力量，以便使他們成为尽可能完善的兵士。它采用一切办法使兵士成为强壮、灵活而机智的人；使他們学会迅速判断有利地形或在困难情况下迅速定下决心；竭力提高他們对自己、对伙伴以及对武器的信心。因此，队列教练在法国只占兵士勤务中的很小一部分；据我們所知，一个法国营对于练兵場上的步法、轉法和持枪动作都是极其随便的。但是这看来只是民族性格的表现，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在英国和德国军队中則似乎宁愿要一套比較严格的队列教练制度；他們执行口令比較敏捷，同时，經過一定时期的队列教练以后，他們在做一切动作时都将表现出法国兵从未有过的那样高的准确性。至于其他方面，练兵場上的一套战术动作在法国和英国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戰場上极不相同。

法国兵的主要訓練内容之一，就是体育。在巴黎有一所为全軍培养教員的中央軍事体育学校。各团抽調 15 到 20 名軍官，此外每个基干团或猎兵营还各調 1 名軍士，到那里学习 6 个月，然后調換另一批人去学习。这个学校的課程和其他国家的同类学校的課程并没有很大区别；大概只有一样独特的练习，就是爬城，即利用炮彈在牆上造成的彈坑，或利用靠在牆上的杆子或投到牆上的带有鈎子的绳索，爬上城墙。这种练习无疑具有实用的价值，并且

大大有助于使兵士学会运用手脚。在这个学校里还訓練刺杀，但仅限于各种突刺和防护动作的练习，而从来不让兵士真正作相互防刺或防騎兵的动作。

在法国，每个駐地都拥有必要的体育設備。首先，到处都辟有能进行普通体育练习的、設備齐全的操場。所有兵士都依次到这里受訓；学完所規定的体育課程，是他們职责的一部分。这种訓練实行还不久，并且完全是从猎兵那里学来的。猎兵是第一个实行体育訓練的，而当这种訓練对于猎兵有了很大益处以后，就被推广到全軍。

此外，在每个兵营中都有击劍房和舞蹈室。在击劍房学习使用輕劍和闊劍，在舞蹈室則学习舞蹈和拳斗，即法国人所謂的 «la boxe» [“拳术”]。每个兵士可以在这些练习中进行选择，但必須学习其中的一种。一般都願意学舞蹈和使用輕劍。有时，还进行棍棒格斗的练习。

所有这些练习和單純的体操一样，之所以需要进行并不是因为这些练习本身是必要的，而是因为它們能增进兵士的体力和灵巧，使他們产生更大的自信心。击劍房和舞蹈室决不是履行枯燥的职責的地方，相反，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所在，它可以使兵士甚至在閑暇時間內还留在兵营里面；兵士到那里去是为了娱乐；如果說他在队列中不过是一架机器，那末在这里当他手握长劍来和同伴比賽个人技巧的时候，他就是个无拘无束的人了；而他在这里获得的对自身的敏捷和灵巧的全部信心，对他担任警戒和进行散兵战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在这两种場合他或多或少都不得不指靠个人的力量。

猎兵采取的一套新的散兵战的方法，不仅在后来推广到了法

軍全軍，而且為歐洲許多軍隊所仿效，英軍在克里木戰爭期間及戰後所採取的戰法就是由法國獵兵的戰法改進而來的。因此我們只談談這種戰法的幾個主要的特点，特別是因為法軍在戰鬥中的行動常常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他們根據總的命令行動（例如 1859 年在意大利）；部分地是由于軍官完全有按情況採取行動的自由；部分地也是由于在戰鬥中一般必然要對操典上的所有的規則作相當大的更動。散兵以 4 人一組行動，每組展開成一綫，兵士互相間隔 5 步。各組間隔最少 5 步（这样就构成了每 5 步一人的綿亙的橫隊），最多 40 步。軍士位于本班後面 10 步的地方；每個軍官有 4 名兵士和 1 名司號兵跟隨，位于散兵綫後面 20—30 步的地方。如果展開的只是連的一部分兵力，那末連長的位置就在散兵綫和支援部隊之間。利用地形隱蔽自己，是主要的要求；隊形的齊整和間隔的保持都服從于這一要求。整個散兵綫僅僅用號角指揮，信號共有 22 種；此外，每個獵兵營及其所屬每個連都有自己的特別信號，這種信號应当在指揮信號之前發出。軍官帶有一個哨子，但只在特殊情況下使用；哨子可發出 5 種信號：“注意！”，“前進！”，“立定！”，“後退！”和“集合！”。某些志願兵步槍手的哨子即来源于此，他們把哨子当做自己裝具中不可少的東西，因而使軍官無法在必要的情況下使用哨子。在受到成散開隊形的騎兵的攻擊的情況下，散兵以 4 人一組集合，或以班或半連為單位集合成不規則的密集隊形；或者同支援部隊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連的方隊；或者同全營集合在一起（當全營必須成橫隊行動，或組成方隊時）。這些不同的集合方法，法軍練習得很多，而且掌握得很好；方法的繁多並不會造成任何混亂，因為兵士都學會了在危急情況下以任何可能採取的方法集合，然後利用有效的運動方法，

同信号所指示的更大的单位会合。方队有时排成两列，有时排成四列。

这套新方法同各国軍隊在法国猎兵出現以前几乎都采用的那套旧方法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不应当忘記，归根到底这一切并不是别的，而只是一套练兵場的队列規則。这里沒有每个兵士个人表現智慧的余地，如果是在平地上来作这些动作，那末这就会和最苛求的老軍人也能感到滿意的那种拘泥細节的做法差不多。各列都按規定的間隔排列，它們的前进、后退、变换正面和变换方向，都同基干部队的任何一个营是一样的，兵士們按号音运动，就像許多木偶被一根铁絲牵动一样。对于散兵說来，真正的练兵場是在敌人面前，而在这方面法国人就把阿尔及利亚做了自己輕步兵的最好的学校；那里的地形起伏不平，防守这些地方的又是迄今世界上最勇敢、最頑强而且最細心的散兵卡拜尔人。正是在这里，法軍把他們从 1792 年以来在每次战争中都表現过的那种以散开队形进行战斗的能力和利用地形的能力发展到了最高度；在这里朱阿夫兵特別利用了从土著兵士那里得到的对自己最有益的教訓，而成为全軍的榜样。一般都认为，散兵纔是以一种近似展开横队的队形前进，在有良好掩蔽物的地方可能集中在一起，在需要通过开闊地时則又分散开；与敌人散兵从正面进行战斗，仅仅偶尔利用柵栏或某种类似的东西向翼側射击一陣，这样做，除了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外，不指望甚至也不打算达到更多的目的。朱阿夫兵却不是这样。在他們看来，散开队形就是以小組为单位根据总的目的来独立行动；有利条件一出現即加以利用；突然地接近敌人的主力并以准确的火力襲扰他們；完全不必集中成更大的单位来解决小的战斗。在他們看来，突然襲击和伏击就是散兵战的实质。

他們利用掩蔽物并不只是为了从比較隱蔽的位置进行射击，而主要是为了悄悄地匍匐到敌人散兵跟前，突然跳起，把敌人打得狼狽逃竄；他們利用掩蔽物为的是接近敌人的两翼，并突然密集成群地在那里出現，分割敌人的一部分兵力，或者設伏，如果敌人散兵过急地追逐假退却的朱阿夫兵，就会中計而遭到伏击。在决定性的行动中，这样的詭計可以在决定战斗勝負的較大战斗之間多次施行；然而在小战斗中，在为了搜集敌情或为了保障本軍休息而派出的小部队和步哨的战斗中，朱阿夫兵的这些特性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从下面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朱阿夫兵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一切軍隊中都有这样一个規則，即担任警戒，特别是担任夜間警戒的哨兵，不应当坐下，更不应当躺下，并且只要一发现敌人就鳴枪向小哨报警。現在請看奧馬尔公爵关于朱阿夫兵营的一段描写吧（1855年3月15日的“两大陆評論”<sup>108</sup>）：

“夜間，即使在那边的小山頂上監視前面地形的单个的朱阿夫兵，也都隱蔽起来。你看不见步哨，但是等到軍官过来查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和朱阿夫兵談話，这个朱阿夫兵俯臥在山頂后面，注視着一切。你看到那边有一丛灌木。但是如果你再仔細观察，发现那里隱藏着几个朱阿夫兵，那是絲毫不会使我感到惊奇的；当一个貝都英人钻进这些树丛想观察一下兵营里面的动静的时候，这些朱阿夫兵不开枪，而是不声不响地用刺刀把他杀死，免得暴露設伏地点。”

有些兵士只在和平时期在駐地学过警戒勤务，他們不站着或者不走动就难保不睡觉；如果拿他們同那些在对貝都英人、卡拜尔人进行的充滿着各种巧詐和詭計的战争训练中訓練出来的兵士比較一下，他們又算得是什么样的兵士呢？朱阿夫兵虽然經常違背規定的制度，仅只有一次遭到他們机警的敌人的突然襲击。

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上占有的領地中有一个地区，从軍事观

点来看很像阿尔及利亚。气候和地形特点几乎是一样的，边境的居民也几乎是相同的。那里經常发生掠夺和各种敌对性的冲突；不列顛軍中一部分最好的兵士就是在这个地区鍛炼出来的。但是这种长時間的、极其富有教育意义的冲突竟沒有对不列顛軍輕步兵执行各种勤务的方法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尽管同阿富汗人和俾路支人打了20多年仗，这部分軍隊还是这样地不完备，以致必須赶快学习法軍的榜样，才能使步兵在这方面成为有效的战斗力量；这种情形的确是叫人感到奇怪的。

法国猎兵使法軍采用了：（1）新式服装和装具——紧身制服，輕便的圓筒軍帽，代替交叉式皮带的腰带；（2）步枪及其使用法，即現代的一套射击学知識；（3）长時間的跑步及其在变换队形时的运用；（4）刺杀教练；（5）体育；（6）同朱阿夫兵一起倡导的一套現代的散兵战的方法。說句真心話，不列顛軍既然采用了这当中的很多东西，难道不应当归功于法国人嗎？

然而还是有許多东西可以改进，为什么不列顛軍方面不去作这些改进呢？为什么在印度的西北边境甚至今天不能使那里的作战部队对英軍作出像法国猎兵和朱阿夫兵对法軍所作出的那样的贡献呢？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9月中—  
10月中

載于1860年9月21日、10月5日  
和20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  
第3、5、7期及“志願兵讀物”1861年  
倫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志願兵讀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  
杂志”校对过

## 卡·馬克思

### 俄国利用奥地利。——

### 华沙會議

1860年9月17日于柏林

目前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德国提供了一幅最奇異、最紊乱、最悲慘的图景。只須对比一下这样两个事实，即德意志民族联盟不久前在科堡举行會議和主要的德意志邦君即将在华沙举行会晤<sup>109</sup>，就可以最清楚不过地了解德意志的真实情况。民族联盟力求祖国的統一，对德意志的奥地利拒而不納，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普魯士身上；而普魯士摄政王本人則把他的反抗法国侵略的計劃跟重建一个在俄国庇护下的神圣同盟联系起来。如所周知，俄国的对外政策是絲毫也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則的。它既不是正統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但它却同样灵活地利用一切領土扩張的机会，不管这种扩張是附和起义的人民而达到，或是附和角逐的君主而达到。时而附和这一边，时而附和那一边，成了俄国对德国的确定不移的政策。最初它和法国达成協議，以便摧毁奥地利对其东方計劃的反抗，随后又站到德国这一边，以便削弱法国和取得德国酬謝的期票，然后在維斯拉河或多瑙河上兌現。在欧洲糾紛发展的进程中，俄国始終会认为联合德意志各邦君主比联合法国暴发戶好。原因很簡單，它的真正力量在于外交优势，而不在于物质实

力。如果因为同法国結盟而同自己的紧邻德国发生战争，就可能暴露出北方巨人的外强中干；而在对法战争中，俄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总是应当担任后备队的角色，而迫使德国承受战争的实际重担，为自己儲存胜利果实。結盟的国家在这方面与各个軍团相像。先头部队和本队得頂住主要的打击，而决定会战的結局和取得胜利的則是后备队。德国的幻想家們希望，俄国在国内的与解放运动联系着的社会斗争的强烈影响下，这一次将放棄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关于俄国对外政策永远不变的信条，就讓他們以这种虛幻的希望自慰吧。

有人推測，被阶级斗争弄得四分五裂，被財政危机弄得精疲力竭的大帝国，将非常乐意地不再过問欧洲；但这样的推測只說明对俄国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真正本质了解得很差。不管慈悲的沙皇的真正意图如何，对他來說，消灭农奴制和保存自己的专制政权两者是不可能調和的，就像 1848 年对慈悲的教皇<sup>①</sup>來說意大利統一和教皇宮廷的切身利益不可能調和一样。“俄国解放农奴”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它后面却隐藏着各种极不相同的意义和各种极为矛盾的意向。在运动之初，这些矛盾意向被某种共同的热情掩盖了起来，而一旦采取从空論到行动的步驟，这种掩盖物就一定会被打破。按照沙皇的理解，解放农奴就等于排除那些仍然限制着皇帝专制的最后障碍。一方面，应当取消貴族的以专横統治大多数俄国人民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应当用政府的消灭“共产主义”原則的計劃，来取消以共同占有被奴役土地为基础的农奴的村社自治。这就是中央政府所理解的农奴解放。至于俄

<sup>①</sup> 庇护九世。——編者注



國貴族階級中有勢力的那一部分貴族，他們由於沒有希望保持昔日的狀況，於是就決定在兩個條件下讓農奴解放。第一個條件是要補償金，使農民由農奴變為契約債務人，這樣一來，從物質利益這方面來說，至少在兩三個世代之內，除了農奴依附的形式可能由宗法式的變為新的、文明的形式外，就什麼也不會改變。除了應由農奴付出的這種補償之外，貴族還要求由國家再付給一筆補償。貴族表示準備放棄自己在地方上對農奴的統治權，但它要求從中央政府手中取得政治權力來代替這種統治權，實質上，就是要取得憲法權利參加帝國的一般治理。

最後，農奴對解放問題則寧願作最簡單的理解。他們所理解的解放，就是去掉他們的舊主人之後的舊制度。在這種相互的鬥爭中，政府雖然進行了威脅和阿諛，仍然大遭貴族和農民的反對，貴族階級則大遭政府和他們的牛馬即農奴的反對，而農民則大遭他們的最高主人和地方主人的聯合的反對。在這種鬥爭中，一如既往，掌權者總是犧牲被壓迫階級的利益而相互妥協。政府和貴族階級已經商妥，把解放農民問題暫擱一下，在對外冒險上再碰碰運氣。1859年與路易·波拿巴的秘密協定<sup>110</sup>和1860年有德意志邦君們參加的正式的華沙會議，都是由此而來的。意大利戰爭削弱了奧地利的自信，已經可以使它這塊絆腳石變為俄國執行對外政策計劃的工具；而普魯士由於在戰爭的進程中既追求虛榮，背信棄義，又毫無舉動，以致弄得狼狽不堪，現在受到法國在它的萊茵省邊界上的威脅，已不得不步奧地利的後塵。哥達黨<sup>111</sup>的一個大錯誤，就是幻想奧地利大概會在法國的打擊之下，瓦解為各個組成部分；而德意志的奧地利部分如果擺脫了把它同意大利、波蘭、匈牙利拴在一起的繩索，也就可以很容易地成為統一的大德意志帝

国的成員。长期的历史經驗表明，奥地利跟法国或俄国进行任何战争都不会使德意志摆脱奥地利的影响，只能使它服从法国或俄国的計劃。即使这些强国有力量給奥地利一个沉重的打击，把它打碎成各个組成部分，对它們來說也是一种下策；但是削弱奥地利，利用其残余影响为自己利益服务，却曾經是并且永远是它們外交行动和軍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只有以維也納为一个中心，以柏林为另一个中心的德国革命，才能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打碎，而不使德国的完整遭到危險，不使它的非德意志地区受法国或俄国控制。

即将举行的华沙會議是会使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大大巩固起来的，如果不是在意大利，真正的民族派和法国派冲突的前景使他丧失了这种机会的話。不过，应当預期，华沙會議最后将使德国睜开眼睛，并教育它懂得，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國內实现統一和自由，它必須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們。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9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0 年 10 月 10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6072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卡·馬克思  
普魯士現狀。——普魯士、  
法国和意大利<sup>①</sup>

1860年9月27日于柏林

正如我已經向貴報讀者报道过的，摄政王从取得最高权力时起，尽管宣揚普魯士美丽幻梦的宣傳官們在他身上裝飾了自由主义的花朵，但在灵魂深处他已成了頑固的、彻头彻尾的正統主义者，——这位摄政王，近日得到机会公开宣泄了他那抑制已久的感情。不管多么奇怪，但这是事实：普魯士的摄政王現在竟不許加里波第的軍隊进入墨西拿的主堡，而为自己最亲密的兄弟、那不勒斯的炮彈国王<sup>②</sup>保全这个重要的軍事要塞。普魯士駐那不勒斯公使馮·佩龐舍伯爵——此人和普魯士駐羅馬公使馮·卡尼茨男爵一起，像他們的大多数同行一样，都以頑固的正統主义而知名——把炮彈国王伴送到加埃塔，那里停泊着一艘保护德国臣民的普魯士輕巡航战船“罗累萊号”。9月15日墨西拿的主堡准备投降。軍官們宣布拥护維克多-艾曼努尔并派代表团到加埃塔，向国王报告要塞不能再守下去。次日，这个代表团即奉令乘輕巡航战船“罗累萊号”折回墨西拿，船上載有普魯士政府的全权代表。該船到达之

① 标题的第二部分是俄文版編者加的。——譯者注

② 这里是指弗兰契斯科二世。——譯者注

后，这位全权代表立即前往主堡，同那不勒斯军队的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普魯士代表除了他本人的雄辩以外，还拿出了整整一叠国王的急詔，急詔号召这位将军继续抵抗，坚决反对即使是在最合算的条件下投降的一切建议，因为堡垒所需的一切还够用几个月。普魯士全权代表在墨西拿逗留的时候，主堡中大喊«Evviva il Re!»〔“国王万岁！”〕，他走了以后，本来已经开始的关于确定投降条件的谈判便马上中断了。卡富尔伯爵获得了这些消息，在柏林急忙表示不满，说这是“滥用普魯士的旗帜”和违背在意大利革命战争中完全中立的诺言。尽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但是卡富尔伯爵作这样的声明是最没有资格的。馮·施萊尼茨先生——在1859年战争期间他的公文曾以甜蜜纏綿的风格、模棱两可的議論、串連詞句不顾論点的无比艺术而获得一些名气——貪婪地抓住了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取得摄政王信任的机会。这一次，他把他那謙恭温順的低語換成了尖銳而傲慢的高腔。他給了卡富尔伯爵一个严厉的駁斥，毫不客气地向卡富尔声明：西西里現在还没有成为撒丁的省份，都灵的宫廷每天都在違反条約上的条件；如果卡富尔想抗議外国干涉意大利，应该把抗議书送到土伊勒里宮去。

从都灵召回法国公使，这里认为是一个露骨的詭計，因为大家知道，紧接着路易·波拿巴和法里尼先生、查耳迪尼先生于莎姆伯里会晤之后，查耳迪尼先生就受命率領皮蒙特军队入侵教皇国。这次入侵，是在莎姆伯里拟定的，目的在于从加里波第手中夺取主动权，把它轉交給卡富尔——法国皇帝的最机灵的奴僕。大家知道，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战争，在土伊勒里宮看来，不是偶然滾下来的一次雪崩，而是一个独立的意大利政党的經過深思熟虑的行动，这个政党从路易-拿破侖走上 *via sacra*<sup>112</sup> 时起，就經常宣称，南

部的起义是摆脱受法国庇护的恶梦的唯一手段。的确，馬志尼在1859年5月16日对意大利人民的宣言中曾公开地宣称：

“在一定条件下，北部可以統一在維克多-艾曼努尔的旗帜下，不管奥地利人在哪里——在意大利領土上或是在邻近；南部的起义必須采取另一种更为独立的方針。起义，联合起义，建立临时政府，武装起来，選擇一个战略要地，据以固守自己的陣地，吸引北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志願兵，——这样做还能拯救意大利的事业并且建立自己的以民族陣营为代表的政权。由于有了这样的陣营和北部的志願兵，意大利在战争结束后还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管战争的首倡者的意願如何…… 人民意向的这种表现还会排除重新瓜分意大利的任何可能性，排除以外力扶植新王朝的任何企图，阿迪杰河或明乔河上的任何和約，意大利領土的任何割让。但是羅馬的名字和意大利的名字是分不开的。那个神圣的城市是我們民族統一的担保。羅馬的职責不是用一群烏合的志願兵去增强撒丁军队，而是向皇帝的法国证明：誰成为羅馬教皇专制的支柱，他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意大利独立的維護者…… 如果羅馬忘記自己的职責，我們就必須代替羅馬人来干。羅馬是祖国統一的象征。西西里、那不勒斯和北部的志願兵必須組成羅馬的军队。”

这就是馬志尼在1859年5月所說的話。加里波第重述了这些话，当时，他作为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所建的人民军队的首脑，答应将在克維里納尔山之顛宣布意大利的統一<sup>113</sup>。

讀者还記得：卡富尔从最初的时候起就竭尽全力为加里波第的远征制造困难；在这位人民英雄获得初步成就时，他又把拉法里納連同两个波拿巴密探派往巴勒摩，阴谋剝夺加里波第的独裁者的权力；接着，加里波第的每一个軍事措施都受到卡富尔从外交上、而后又从軍事上的阻撓<sup>①</sup>。在巴勒摩陷落和向墨西拿进军后，加里波第在巴黎居民和军队中間声名大振，以致路易-拿破侖认为

<sup>①</sup> 見本卷第100—104頁。——編者注

采取奉承手段是明智的。当图尔將軍——他那时已被解除現役职务——到达巴黎时，受到了皇帝的恩遇。他不仅是罗亚尔宮<sup>114</sup>的貴宾，甚至还受到土伊勒里宮的接待，在接待时，皇帝对自己的“被兼并过来的”臣子、来自尼斯的英雄，表示无限欽佩，并且向他敬贈礼物，如綫膛炮等等。同时，皇帝的这样一个信念也被傳授給了图尔：加里波第在掌握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舰队后，最好是跟匈牙利流亡者一起采取步驟在阜姆登陆，以便在那里升起匈牙利革命的旗帜。但是路易-拿破侖大錯而特錯了，他錯誤地认为图尔是能够影响加里波第行动方向的人，或者认为图尔自己也自以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图尔这个人我認識，他是一个勇敢的兵士，精明的軍官，但在軍事活动范围之外就根本算不了数，还不如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人；他不仅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发展不足，而且还缺少天賦的敏感和嗅觉来代替教养、教育和經驗。总之，这是一个心地善良、无忧无虑、非常輕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当然不能从政治上指导任何人，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因此，押在图尔身上的賭注便失败了；至少在土伊勒里宮的圈子里是这样說的。于是，就试图利用科苏特，把他派到了加里波第那里去，影响加里波第为皇帝的計劃效劳，使之离开通往羅馬的光明大道。加里波第則利用科苏特做激发革命热情的工具，因此，就让他尝了一尝人民欢呼的甜头，但同时却英明地把他的代表人民事业的名字跟他的包藏着波拿巴騙局的使命区别开来。科苏特十分沮丧地回到了巴黎；但是，正如“民論报”<sup>115</sup>这家普隆-普隆的Moniteur〔机关报〕所报道的，他为了证明自己对皇帝的利益的忠誠，写了一封信給加里波第，要加里波第同卡富尔和解，放棄对罗

馬的任何侵犯，免得自絕于法国这个被压迫民族的真正希望，甚至要加里波第不要过問匈牙利，因为这个国家尚未成熟到起义的程度。

无須再談，在柏林这里，內閣自由主义的行市已由于即将召开的华沙會議而大大下落；在这个會議上，不仅受命于天的君主們将握手言欢，而且他們的外交大臣們——哥尔查科夫公爵、萊希堡伯爵和敝国的馮·施萊尼茨先生——也将在金碧輝煌的前厅里找个舒适角落聚会，給未来的人类历史规划一个正确的方向。

普魯士和奧地利就 1853 年 2 月 19 日条約中拟定的、关稅同盟和奧地利之間的新通商条約一事所进行的談判<sup>116</sup>，現在可算是中断了，因为普魯士內閣已經肯定地声明，談不上什么关稅平等，甚至接近也不行。

卡·馬克思写于 1860 年 9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0 年 10 月 15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6076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 志願兵炮兵

志願兵的炮兵問題十分重要，應該廣泛加以討論——尤其是因為志願兵炮兵在國防上應該起什麼作用，看來目前仍然不十分明確。

顯然，必須加以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志願兵炮兵適合於何種活動範圍。不解決這個問題，各部隊的訓練制度就永遠不會一致。炮兵學包括各種各樣的科目，讓全體志願兵——軍官和兵士——來學這些科目的理論和實踐的確是很困難的；所以各部隊在接到戰鬥任務前來時，對於應該完成的任務的訓練就會極不一致；而一執行一個特定的任務就會發現許多連隊沒有什麼訓練。

在下述的意見中，我們決不是想妄說志願兵炮兵應該是個什麼樣或不應該是個什麼樣；我們只是想指出志願兵炮兵以及別的任何炮兵在編成時都應該考慮到的幾個條件，從而給我們想要引起的辯論開個頭，從這一點出發，最後弄清楚志願兵炮兵部隊的活動範圍。

整個炮兵分為野戰炮兵和攻城炮兵或要塞炮兵。前者應該在戰場協同步兵和騎兵活動，配備着馬拉火炮；後者用重炮在固定的或有掩蔽的炮台中攻擊或防禦築壘要點。如果說在正規軍中，兵士的長期服役和軍官的專業教育可以訓練全體成員在上述兩種炮



兵中都能执行勤务，至少在必要时可以使每个連完成其中的任何一个任务，那末对志願兵的軍官和兵士來說，事情就不同了，因为他們只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時間用在軍务上。在法国、奥地利和普魯士，野战炮兵是同要塞炮兵或攻城炮兵完全分立的。如果在正規的常备軍中如此，那末这样做无疑應該是有某些理由的，而这些理由在志願兵中将更强烈得多地发生作用。

情况是这样：掌握野炮本身与掌握炮台重炮这两者之間的差別，并不是大得志願兵連队的兵士不容易学会两者。但是軍官任务的性质在这两种情况下却大不相同，只有在专门教育和长期實踐中才能訓練他們同样很好地完成这两种任务。一个野战炮兵軍官的主要品质是：善于迅速判断軍情，正确判断地形和測定距离；完全熟悉自己的火炮效能（这使他能够頂住攻击到最后一分钟，不損失一門火炮）；根据长期經驗，知道馬匹能够完成什么工作，在战斗中應該怎样使用馬匹；最后，十分勇猛而又謹慎。对要塞炮兵或攻城炮兵的軍官的要求是：科学知識，炮术各方面的理論知識，筑城学、数学和工程学的知識，运用这一切的本領；耐心地、严格地注意土质工事的建筑和修整，注意集中火力的后果；最后是持久的勇敢而不是勇猛。让任何一个九磅炮連的連长去指揮棱堡，甚至其中最好的也要經過好多訓練以后，才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安排一名专门搞攻城炮搞了好几年的軍官作騎炮連的首长，也需要花很長時間他才能摆脱自己工作方法上的迟緩性，获得新的武器所要求的那种猛勁。至于沒有像他們长官那样受过科学訓練的軍士們，在这里困难就更大了。

看来，两种炮兵之中，要塞炮兵人員最容易訓練。非軍人的工程师具有这一事业所需要的一切初步科学知識，并且很快就能学

会把他們已經很熟悉的那些科学原則运用到炮兵里来。他們很容易学会掌握重炮移动时采用的各种机械、炮台的建筑和筑城的規則。所以主要應該从他們当中挑选志願兵炮兵軍官，而且他們特別适合于要塞炮兵勤务。对于軍士和炮手也可以这样說。一切长期同机器打交道的人，如工程师、技师、铁匠，是炮兵的好材料，因此各大工业中心应当提供优秀部队。重炮的射击訓練不能在內地进行，但是海洋距我們的郎卡郡和約克郡这样的內地城市并不远，因此有时候可以为了这个目的組織海岸旅行；此外，在重炮連每次射击时可以看到彈着情况，所以炮手們自己能够校正射击，实彈目标射击并不是头等重要的問題。

另有一种情况妨碍組成志願兵野战炮兵，这就是高价的火炮和馬匹。的确，几个連合起来或許能够支付夏季几个月的几門馬拉火炮的費用，輪流学习使用，但是这样一来，無論是兵士或軍官都不能被培养成熟练的野战炮兵人員。一个6門炮的野战炮兵連的装备費用一般約等于組成一个完整步兵营的費用；任何一个志願兵炮兵的連都負擔不起这样的开支；而且，如果注意到戰場上損失火炮是一种耻辱，那就使人十分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政府，当敌人入侵时，願意把帶有馬匹和馭手的野炮在志願兵猎兵使用小型武器的条件下委托給志願兵炮兵部队。

根据这些理由以及許多其他理由，我們不能不得出結論：适合志願兵炮兵的活动範圍，是为固定的海岸炮台补充人員。在內地的各个城市里，必然会有人試图訓練志願兵野战炮兵，以便在志願兵运动中保持对这一事业的兴趣。无疑，如果要他們尽可能学习掌握馬拉輕炮，那末，对于軍官和兵士都沒有什么害处；但是，根据我們在这一兵种服役的亲身經驗，我們非常怀疑，志願兵最后能不

能熟諳野战勤务。不过志願兵仍然会学到許多對他們使用重炮同样有益的东西，當他們要同重炮打交道的时候，他們很快会成为使用重炮的内行。

还有一个問題我們想談一談。炮兵实质上是一个比步兵和騎兵需要多得多的科学知識的兵种，所以它的功效主要取决于軍官的理論知識和实践知識。我們不怀疑，格里菲思少校的“炮兵教范”<sup>117</sup>很快会傳到每个志願兵炮兵軍官的手里。这本书的內容表明：一个炮兵軍官甚至一个軍士，在他能够自称對他的武器有所認識以前，應該熟悉多么多的科目；但是这本书仍不过是一个熟练炮兵人員應該知道的东西的綱要而已。除正規連、營的队列教练对步兵和炮兵是共同的以外，还需要知道許多不同口徑的火炮，知道炮架和炮床、装彈、測定仰角和不同的射程；需要知道炮台是怎样建筑的，知道攻城术、永备工事和野战工事；需要熟悉彈药和烟火器材的制造；最后，需要掌握火炮射击学，这門科学目前由于使用綫膛炮更加显著地充实起来。所有这些科目都應該在理論上和实践上学好，而且它們都同样重要，因为，如果志願兵炮兵不注意炮兵科学的所有这些学科，一旦应召服現役，就会碰壁。在所有志願兵部队当中，炮兵这个兵种的軍官的素养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們希望并且相信，他們会全力以赴地去取得实际經驗和理論知識，否則他們在考驗的日子里就会显得不中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0月上半月

載于1860年10月13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第6期及“志願兵讀物”1861年倫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志願兵讀物”，并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校对过。

## 卡·馬克思 普魯士备战

1860年10月23日于柏林

我們的自由派对摄政王参加华沙會議一事的憤怒和恐惧，像真正的普魯士自由派的任何不滿情緒一样，通过对奥地利和它的新出炉的宪法<sup>118</sup>的无情誹謗而发泄了出来。首先，弗兰茨-約瑟夫永远不会被饒恕的是，他使这些先生們失去了他們的主要慰借，也使他們失去了一個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的永恒主題，这就是把“宪制的”普魯士与“专制的”奥地利作对比。当然，奥地利的恩詔不仅提供了挑剔的借口，而且也引起种种严重的不安。賞賜这件礼物的当时情况和奉献它的双手，使它具有与其說是真誠让步不如說是巧施詭計的性质。早在1849年3月4日，弗兰茨-約瑟夫就曾公布了宪法总則，其結果不过是在第二年武运亨通之后再把它廢除<sup>119</sup>。在历史上，根本就沒有君主們不遭到外界的强大压力而限制自己的特权和向人民的要求让步的例子，同样，也沒有君主們每当可以不受制裁地違背自己的誓約和諾言的时候而仍然信守前言的例子。匈牙利古宪法<sup>120</sup>並沒有全部恢复，因为佩斯議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利——国家收入表决权 and 征兵权——被取消了，并且被轉交給維也納中央帝国議會；后者将变成全帝国的国会，所以它被賦予种种特性，这些特性看来将成为它同各个民族議會或

省議會之間衝突的永久根源。既然各德意志省和斯拉夫省的憲法只有一些最一般最不明確的原則，那就可以對它們作各種各樣的解釋了。馬扎爾人認為，恩詔的最大缺點，是把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和特蘭西瓦尼亞同匈牙利分開，並允許這些省有特別議會；但是，如果回憶一下 1848—1849 年的事件，我們就有根據懷疑，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瓦拉幾亞人是否會附和馬扎爾人的這種怨言，支持這種怨言。看來，維也納的國家活動家們在這種情況下是巧妙地玩弄了一下民族原則，使它對自己有利。

但是，談到全帝國的共同的議會——帝國議會（它設於維也納，由加里西亞、匈牙利、特蘭西瓦尼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威尼斯和各德意志省的各個議會的議員組成），既然它不受德意志聯邦議會的管轄，難道不是要破壞德意志奧地利與德意志聯邦之間一向存在的關係嗎？這就是普魯士官方自由主義的代表們現在無休止地議論的大問題，他們舉出種種新的論據來論證他們那個心愛的理想——把德意志的奧地利部分排除出德意志聯邦。但是他們的所有議論全是出於誤解，因為他們對弗蘭茨-約瑟夫的恩詔信以為真了。應該把弗蘭茨-約瑟夫的恩詔看成是奧地利王朝的一種花招，但是，它仍然給哈布斯堡王朝壓迫下的各族人民提供了自己安排自己命運和開辟革命新紀元的大好機會。現時，奧地利憲法就會帶來很大好處，因為它將克制普魯士假自由派的驕傲，使霍亨索倫王朝失去它可以用來向自己對手吹噓的唯一優越性：它是在比較體面的憲制形式掩蓋下經營着它的官僚加大兵的老行業。

為了使諸君清楚地了解這個被夸耀為“中興的”普魯士的真實情況，有必要提一提不久以前在普魯士軍隊編制方面發生的變動。大家記得，普魯士的議院既沒有勇氣公開批准政府關於軍隊改編

的提案而得罪輿論，也沒有勇氣堅決反對攝政王的大兵脾氣，於是就訴諸弱者所常用的巧計，選擇了非駱非馬的中間道路。議院拒絕了批准政府的軍隊改編計劃，但是投票贊成了撥款 950 萬塔勒供重整軍隊擊退外來威脅之用。換句話說，普魯士的議員們投票贊成了撥給政府為完成它的計劃所必需的經費，不過他們這樣做是用了一個虛偽的借口罷了。普魯士議會剛一休會，政府就公然違背它取得撥款的條件，不再有什麼客氣，着手把攝政王所希望和所謂的代表們所拒絕的那種軍隊編制方面的改變實行了。在議會會議休會期間，常備軍人數增加了一倍，而且它的團的數目由 40 個增到 72 個基干團和 9 個近衛團。這樣一來，便顯然違背着人民的意志，而且違背着他們的偽代表們的投票表決，根據攝政王的最高意志，把軍事預算中每年的固定支出增加了 100%。但是請不要以為，霍亨索倫親王或者他的某一同僚有遭到斯特腊弗德的命運<sup>121</sup> 的危險。全部問題將只不過是在仍然堅決担保自己忠於王朝和無限信任內閣的同時悄悄嘀咕一下而已。如果注意到，主要靠農業人口而存在的舊的軍隊編制都已經成了無法忍受的財政負擔，成了逐漸走上工業發展道路的人民進行生產活動的障礙，那末就可以容易地了解到，現在人數增加了一倍的軍隊是會怎樣壓制人民群眾最寶貴的精力，吞噬國民財富的來源了。普魯士軍隊現在可以夸耀的是，從人口和國家資源方面來看，它是歐洲最大的軍隊。

諸君知道，霍亨索倫王朝的國君自稱 *Kriegsherr*，即“軍事主宰”，大臣和官員們也這樣稱他。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普魯士的國王們和攝政王們有能力支配戰爭的命運。他們保持和平的明顯的願望，他們愛打敗仗的眾所周知的脾氣，都最好不過地证明了這一

点。霍亨索倫国君們所酷爱的“軍事主宰”这个封号是意味着，他們的王权的真正支柱不應該在人民中去找，只應該在人民的一部分中去找，这一部分脱离了群众，被置于与群众对立的地位，用臂章与群众区别开来，灌輸以消极服从的精神，通过刻板訓練把它变成了王朝的單純的工具，王朝把它看做自己的財產，可以随意胡乱使用。所以普魯士国王宁願放棄王位，也不让自己的軍隊宣誓效忠宪法。可見，霍亨索倫王朝的国君只有当他是“軍事主宰”，換句話說，是軍隊的所有者时，他才能做自己人民的国王，所以他首先就得热爱自己的軍隊，爱护它，捧它，并且用从国民財富中撈取的越来越多的油水喂肥它。这个偉大的目的，通过新的軍隊編制而达到了。軍官的数目增加了一倍；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軍隊所特有的官銜快速晋升，以前是普魯士軍官所艳羨的，現在也有了保证，并且完全无须让自己的宝貴生命受到哪怕一点点危險。所以，在普魯士軍隊的軍官中間，而不是在兵士中間，現在便洋溢着一片对摄政王和他的“自由派”大臣們的巨大热情。同时，对新政府的自由主义空談暗怀不滿的貴族猎狐者<sup>122</sup>，由于他們又有可能用人民的脂膏养自己的幼子，就完全同新政府和解了。所有这一切，甚至从王朝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坏处。現在普魯士把它拥有的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常备軍中了。如果这支軍隊被击潰，那末它就沒有任何能够动用的預备兵了。

卡·馬克思写于1860年10月23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60年11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6097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弗·恩格斯 步 枪 史

### 一

步枪是德国人远在十五世纪末发明的。最初制造步枪显然只是为了便于装填与膛壁几乎紧密贴合的弹丸。为此膛线被刻成直线的，没有任何回旋，其唯一的目的是减少弹丸在枪膛内的摩擦。弹丸本身包着一层浸油的毛织物或麻布（浸油丸衣），这样就能不太困难地塞入枪膛。这种步枪虽然简陋，但是比起当时使用直径比枪的口径小得多的弹丸的滑膛枪来，它的射击效果要好得多。

后来，由于采用螺旋膛线，步枪的性能起了根本变化；枪膛就像一只螺母。弹丸借助于紧贴膛壁的浸油丸衣顺膛线旋转前进，因而围绕它的飞行轴线保持旋转运动。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使弹丸作旋转运动的方法，能大大增大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因此螺旋膛线很快就代替了直线膛线。

这就是二百多年来通用的那种步枪。这种武器除了经过改进的发火机和制作得更精致的瞄准具外，直到1828年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它在射击精度方面大大超过了滑膛枪，但是在射程方面却远不了多少；在300—500码以外，它就射不准了。同时，它装弹比较困难；塞入弹丸是一套很麻烦的动作；火药和裹着浸油丸衣的弹丸要分别装进枪管；而且每分钟最多只能发射一次。步枪



的这些缺点，使它不适于在军队中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当时一切战斗的胜负都是由展开的横队的速射决定的。由于采取这种战术，旧的滑膛枪尽管有各种明显的缺点，却仍然是人们更乐于使用的武器。所以我们看到，步枪仍然是猎取鹿和羚羊的猎人们所喜用的工具；只是在某些军队的少数优秀射手营里面它才被作为特殊的军用武器使用，而这种营是那些能够从居民中征召足够数量的老练猎手的军队才能组织的。

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战争<sup>123</sup>使战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时起，在每次战斗中都采用散开队形；散兵线和横队或纵队相结合，成了现代战斗的特点。在一次战斗的大部分时间内，主力都留在后面；他们组成预备队，或者进行机动，以便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他们只在决定性时刻才投入战斗，而散兵线和它的直接支援队则不间断地作战。大部分的弹药都是由他们耗费的，而他们的射击目标则很少超过一个连的正面；在大多数场合，他们不得不对隐蔽良好的单个兵士进行射击。尽管这样，他们的火力仍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冲锋做准备，又最先抵抗敌人的冲锋；他们的任务就是削弱占领着庄园或村庄的敌人的抵抗，以及挫折敌人的横队冲锋的锐气。这时如果使用老式的“褐色的拜斯”，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圆满地完成。和装备滑膛枪的散兵作过战的人，没有不极端藐视滑膛枪在中距离上的射击效果的。然而旧式步枪仍然不适于大量装备散兵。为了能够方便地塞入弹丸，旧式步枪必须做得很短，以致不适于安装刺刀。因此，步枪手只是在受不到刺刀冲锋和骑兵冲锋威胁的阵地上才使用上。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发明一种把步枪的射程和射击精度同滑膛枪装弹灵便迅速和枪管长的优点结合起来

的武器，使它既是步枪又是冲锋兵器，适于每个步兵使用。

由此可见，自从在现代战术中采用散兵战以来，就有了一种改良武器的需要。在十九世纪，只要出现某种需要，而发展的情况又证明确实有这种需要，它就一定能得到满足。这一次的需要就得到了满足。从1828年以来，小型武器的一切改进，几乎都是为了满足上述需要的。

在旧的塞入式装弹方法废止以后，线膛火器由于经过改进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在试图说明这些改进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在旧的装弹方法还保持不变的时候，对步枪曾作过哪些改进的尝试。

像英国有名的朗卡斯特式步枪这样的椭圆形枪膛的步枪在欧洲大陆曾使用了四十多年。我们发现一本1818年出版的德文军事书提到了这种步枪。在不伦瑞克，贝尔奈上校改进了这种步枪，并且在1832年用它装备了公国的全体步兵。枪膛的椭圆度不大，椭圆形弹丸用旧法塞入。但是这种椭圆形弹丸仅仅在散兵单独射击时使用。兵士进行齐射时则使用口径较小的、能够像一切火枪弹丸一样容易顺着枪膛滑下去的球形弹丸。这种枪的不足之处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仅仅是，这是第一次试用线膛枪装备一支军队的全体步兵。

瑞士的一位工程师、步兵军官维尔德先生大大改进了步枪。他发明的弹丸与枪膛的比例比通常的小，只有靠浸油丸衣才能嵌入膛线；探条上的圆卡子可以防止探条进入枪膛太深，以免弹丸紧压在装药上把火药压碎；膛线的缠角减小了，装药量则增大了。维尔德式步枪在超过500码的距离上射击时，弹道极低，效果很好，能够发射100次以上而不致使枪膛产生污垢。瑞士、维尔腾堡和

巴登都采用过这种步枪，但是现在它当然已经过时而不用了。

根据塞入式装弹原理设计的最现代化和最好的步枪，是瑞士优秀射手所装备的新式步枪。这种武器像美国的武器一样，口径很小——不超过 10.50 毫米，即 0.42 英寸；枪管长 28 英寸，有 8 条浅膛线（每一转长 34 英寸）；探条上有维尔德式的圆卡子；弹丸是圆柱尖头形的，很长，利用浸油丸衣塞入；装药量较大，使用粗粒火药。这种武器取得了惊人的射击效果；在荷兰政府不久以前所作的各种步枪的试验中，这种武器的射程、射击精度和弹道低伸度都被认为是最好的。的确，当射程为 600 码时，它的弹道最高点仅 8 英尺 6 英寸，所以全部射程都是骑兵的危险界，而弹道的最后 100 码甚至还是步兵的危险界；换句话说，在射程为 600 码时，判断目标距离有 100 码的误差，对杀伤 6 英尺高的目标一般也不会有影响。这种射击效果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浅膛枪的射击效果；它们中间最好的一种在 600 码距离射击时所必须取的射角，使弹道最高点提高为 13—20 英尺，因而使危险界缩小为 60 到 25 码。瑞士新式步枪的弹道所以特别低伸，是由于枪的口径小，可以使用长的尖头形弹丸和较大的装药。枪的口径小，枪就可以做得非常坚固而不笨重，弹丸可以长而不重，装药也可以大些而不产生过大的后座力。显然，这种武器的良好的射击效果绝对不是由于塞入式装弹法；事实上这种装弹法是这种枪的唯一缺点，使它不能成为步兵通用的武器。所以，瑞士人只限于用这种枪装备优秀射手连，这种枪在他们手中无疑会取得最良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将说明步枪怎样改进而成为适于每个步兵使用的武器。

## 二

法国军官德尔文第一个试图使步枪成为适于步兵普遍使用的武器。他清楚地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弹丸必须像滑膛枪弹丸一样或几乎一样顺利地滑入枪管,然后必须改变形状,以便嵌入膛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早在1828年就设计了一种枪尾部带药室的步枪,也就是使装填火药的枪管末端的直径大大小于枪管的其余部分。药室是仿照榴弹炮和白炮上经常采用的药室制成的,但是榴弹炮和白炮上的药室只是为了稳固地放置少量装药,而德尔文式步枪上的药室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用途。火药装入药室后,直径小于枪的口径的弹丸就被装入枪管;但是弹丸一到达药室的边缘,就被药室顶住而不能继续前进;这时用探条猛力冲打几下,就足以使弹丸的软铅嵌入膛线并且使它的直径扩大而紧贴膛壁。

这种枪的最大的短处,就是弹丸失去了圆球的形状,变得有些扁平,结果容易失去膛线赋予它的旋转运动,使射击精度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德尔文发明了长弹丸(圆柱锥形),这种弹丸最初在法国试用虽然不很顺利,但是在比利时、奥地利和撒丁却十分令人满意;在这三个国家中,德尔文式步枪经过各种改进以后,被用来装备猎兵营以代替旧式的步枪。尽管这种步枪现在几乎到处都不再使用了,但是德尔文所作的改进却包含着为后来一切发明家都不能不遵循的两个重要的原理。第一,前装步枪的弹丸顺枪管下滑时,必须有一定的空隙,以便于装填,而经过冲打以

后則必須改变形状，以便嵌入膛綫；第二，长彈丸是現代步枪唯一适用的彈丸。由此可見，德尔文一下子就把問題提到了正确的基础上面，完全不愧为現代步枪之父。

长彈丸比球形彈丸优越的地方很多，因为前者能够作旋轉运动（圍繞纵軸綫）；几乎所有的現代步枪在这方面都令人滿意。同重量相对而言，长彈丸的断面比球形彈丸的断面小得多，因此它所遇到的空气阻力也就比球形彈丸小。它的头部可以做成尖形的，以使这种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像梭鏢或箭矢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空气的支持。結果是，这种彈丸由于空气的阻力而失去的初速比直徑相同的任何球形彈丸都少得多，因而在既定的距离上彈道也低伸得多（也就是說彈丸的飞行路綫对于敌人要危險得多）。

长彈丸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同膛壁的接触面比球形彈丸大得多。因此，长彈丸能更好地嵌入膛綫，而这也就可以减小纏角和减小膛綫的深度。这两点有利于武器的擦拭，同时又使步枪能利用全装药而不致增加枪的后座力。

最后，由于长彈丸比球形彈丸重得多，所以枪的口徑即枪膛的直徑就可以大大縮小，而仍然能够发射和原来球形彈丸同样重的彈丸。而且，如果以旧式滑膛枪的重量和它的彈丸的重量作为标准来衡量，那末发射同样重的长彈丸的步枪就可以比旧式火枪做得更加坚固（坚固的程度与枪膛的直徑縮小量成正比），而重量却不超过旧式火枪。枪愈坚固，它就能愈好地承受装药的作用，后座力就愈小，因而口徑縮小后能够使用較大的装药，这样就使彈丸具有較大的初速并从而保证获得較低伸的彈道。

另一位法国軍官图温南上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发现，当

彈丸被冲打而压入膛綫时，它的邊緣抵在药室的圓形邊緣上，这是一个缺点。因此他把药室的邊緣去掉，使整个枪管像过去那样前后直徑一致。他在枪膛底部螺帽的中央安上一根短的坚固的鋼心杆或支撑杆，鋼心杆伸入枪膛，在它的周圍装填火药。彈丸則抵在鋼心杆的鈍头上面，而探条的冲打就把它压入膛綫。这种装置的优点很大。彈丸在探条的冲打下向周圍产生的擴張，比在德尔文式步枪里面要規則得多。这种武器能使彈丸和膛壁間留有較大的空隙，从而便于装填。这种改进所获得的效果极其令人滿意，所以早在1846年法国的 chasseurs à pied〔猎步兵〕便装备了图温南式步枪；随后朱阿夫兵和其他的非洲輕步兵也这样做了。当人們知道花錢不多就可以把旧式滑膛枪改成图温南式步枪时，法国步炮兵的馬枪就一律进行了改装。普魯士猎兵于1847年装备了图温南式步枪；巴伐利亚猎兵于1848年装备了这种步枪；不久北德意志諸小邦大部分也都仿效了这种做法，在某些場合甚至还用这种精良的武器装备了一部分基干部队。所有这些国家的步枪，虽然在口徑等等方面有种种差別，但是显然有一定的統一的趋势；膛綫的数目减少了（大都减少到4条），而且一般在枪管全长內旋轉四分之三轉到一轉。

但是图温南式步枪还是有缺点的。为了反复冲打鉛质彈丸使之擴張而嵌入膛綫，就要費很大的力气，而这一点同基干步兵的普通火枪作为有效的白刃格斗兵器所必須具有的那种枪管的长度，是不相容的。此外，散兵在臥射或跪射时这样用力装彈就十分困难。被压入膛綫而紧靠在装药上面的彈丸对爆炸力产生阻力，这就使后座力增大，因而不得不使用較小的装药。最后，支撑杆毕竟使武器結構不必要地复杂化；在它的周圍很难擦拭，并且它又容易

折断。

由此可見，根据用探条冲打而使彈丸压入膛綫的原理，德尔文式步枪当时获得了很令人滿意的效果，而图温南式步枪又获得了更好的效果。但是，作为全体步兵通用的武器來說，还不能断定这类步枪比旧式滑膛枪优越。因此，必須根据另外的原理来制造适于每个兵士使用的步枪，在下一节里，我們就要談談这些原理。

## 三

德尔文(在前一节里我們叙述过他的步枪)发现,为了使长彈丸的重量减低到旧式球形彈丸的重量,必須把它的底部掏空。虽然他很快就发现使用这种底部掏空的彈丸同机械冲打彈丸使其擴張的方法是不相容的,但是他的試驗却充分证明,爆炸时形成的气体进入彈丸的掏空部分,能使这个部分向周圍擴張,因而使彈丸紧貼膛壁,嵌入膛綫。

米涅上尉 1849 年所利用的就是这个发现。他完全取消了膛底的支撑杆或鋼心杆,使步枪恢复了德尔文和图温南以前的那种简单的构造,而仅仅利用火药气体对于彈丸的掏空部分的擴張作用。他发明的彈丸是圓柱尖头形的,圍繞圓柱部分有两道环形凹槽<sup>①</sup>,底部掏空成圓錐形,用一个中空碗状铁塞(culot)堵上,火药爆炸的力量把铁塞压入掏空部分,因而有效地使鉛彈擴張。彈丸同膛壁之間有足够的空隙,即使裹着浸油的紙筒也能順利地装入枪膛。

这样,我們终于有了能用来装备每个步兵的步枪和彈丸。这种新式武器像滑膛枪一样容易装填,它的射击效果比旧式步枪好得多,射击精度和旧式步枪相同,但是射程超过旧式步枪。不論是

---

① 这种凹槽(cannelures)是另一位法国軍官塔米济埃发明的。它除了可以減輕彈丸的重量和减少彈丸在膛壁內的摩擦以外,还能像箭羽一样使彈丸在空中保持稳定,并从而使彈道更加低伸。



供普遍使用还是供优秀射手使用，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都无可争辩地是所有前装枪中最好的一种。正因为这样，它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被各国的军队采用，而且人们又做了许多尝试来改进这种步枪的弹丸或膛线的形状。米涅式弹丸由于是空心的，它就能够做得比口径相同的旧式球形弹丸略微重一点。这种弹丸是轻轻地压在火药上面的，而且只是当它通过枪膛时才逐渐扩张，因此后座力比旧式步枪或德尔文式和图温南式步枪的后座力小得多（后几种步枪的弹丸都是紧塞在枪膛里面，需要利用火药爆炸的全力才能推动前进）；结果米涅式步枪就能够使用较大的装药。它的膛线做得很浅，这样枪膛便容易擦拭。膛线旋转一整圈的轴线的长度相当大，因而弹丸旋转的次数以及它和空气的摩擦（任何旋转运动都要产生摩擦）都减少了，这样就能更好地保持初速。弹丸底部掏空便使重心大大前移。所有这一切使这种武器获得了比较低伸的弹道。

事实上，米涅式步枪的普遍使用是由另一种情况造成的，那就是所有的旧式滑膛枪只要经过极简单的改装就能成为发射米涅式弹丸的步枪。在普鲁士，当克里木战争要求马上给全体步兵装备膛线枪，而针发枪的数量又不够的时候，就有30万枝旧式火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刻上膛线，成为适于发射米涅式弹丸的步枪。

法国政府第一个用米涅式步枪装备了几个营，但是采用了渐增式的膛线，也就是说，枪尾部的膛线比枪口部的深，因而弹丸嵌入枪尾部的膛线以后，在沿枪膛前进时还要再受到越来越浅的膛线的压缩，而同时火药气体从内部使弹丸扩张的力量还在继续起作用。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摩擦，以致常常使坚实的弹头脱离弹丸的其余部分飞出枪口，而中心掏空的底部则牢牢地留在膛线里

面。这个缺点和其他的缺点使政府不得不放棄了进一步采用米涅式步枪的任何企图。

英国在 1851 年就制造了 28 000 枝和法国的步枪相类似的步枪；英国的彈丸略呈圓錐形，尖头，带有一个圓形空心塞，沒有凹槽，因为預計彈丸会受到一定的压缩。这种步枪的效果极其不能令人滿意，主要是因为彈丸形状不合适。直到 1852 年才进行了新的試驗，結果出現了恩菲耳德式步枪和彈丸，这一点我們在下面还要談到。恩菲耳德式步枪不过是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从 1854 年起，它最后代替了不列顛軍隊中所有的滑膛枪。

在比利时，米涅式步枪稍經改变后，从 1854 年起被用来装备猎兵，后来也用来装备基干部队。

在西班牙，米涅式步枪在 1853 年被用来装备猎兵，后来又装备了基干部队。

在普魯士，如前所述，常备軍在 1855—1856 年临时使用过米涅式步枪，但是后来就完全換成了針发枪。

在德意志諸小邦，都采用了米涅式步枪，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在瑞士，用来装备全体步兵（优秀射手除外）的普雷拉式步枪，不过是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

最后，在俄国，政府正忙于用一种很好的米涅式步枪代替旧式滑膛枪。

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步枪的膛綫的数量、深度和纏度以及彈丸的形状，都有細微的差別。在下一节里，我們就要談到其中最重要的差別。

## 四

我們扼要地重述一下米涅式步枪的原理。这种枪刻有淺膛綫，使用长彈丸，彈丸的直徑比枪膛的直徑小得多，因此能順暢地下滑。这种彈丸的底部即貼近火药的一端被掏空。发射时，因爆炸而突然产生的火药气体进入这个掏空部分，压迫掏空部分較薄的壁层，使鉛彈**擴張**，因而使它緊貼膛壁和嵌入膛綫，这样，彈丸就沿着这些旋轉的膛綫前进，保持了任何綫膛枪彈丸都具有的那种旋轉运动。这是各种发射擴張式彈丸的步枪的主要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它們的共同特点。至于在細部方面，則不同的发明家作了許多不同的改变。

米涅本人采用了塞子。这种塞子是一小块碗状圓铁片，堵在彈丸掏空部分的口上。它应当被火药爆炸的力量更深地推入掏空部分，从而帮助彈丸擴張，使这种擴張更可靠。但是不久就证实这种碗状塞子有很大的缺点：它在彈丸射出枪口时常常脫离彈丸并且乱飞，有时使側前方不远的自己方面的兵士受到輕伤。此外，它有时还翻轉过来塞入彈丸，造成彈丸不規則的擴張，因而使它在飞行时离开瞄准綫。当人們知道根本不用任何塞子也能使彈丸擴張时，就进行試驗来探索不用塞子的擴張式彈丸的最好形状。首創这种彈丸的，可能是普魯士上尉奈恩多夫（在1852年）。这种彈丸的掏空部分是圓柱形的，但是在靠近彈丸的底部的地方变寬，成漏斗形。这种彈丸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

是不久就发现，塞子除了使彈丸擴張外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它可以防止在运输时和在使用不注意时损坏空心彈丸的薄壁；而奈恩多夫式彈丸在运输中变了形，所以射击效果非常差。因此，在德意志諸邦的大部分军队中保留了空心铁塞，不过它呈又长又尖的圆锥形，因而能够充分发挥效用，从来不翻轉，而且几乎从来没有脱离过鉛彈。恩菲耳德式彈丸，如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装有坚硬的木塞。

然而有些国家继续进行了不带塞子的彈丸的試驗，并且军队采用了这种彈丸。在比利时、法国、瑞士和巴伐利亚就是这样。所有这些試驗的主要目的，就是給彈丸空心部分确定一种形状，使它既能防止彈丸损坏，又不妨碍彈丸擴張。所以，这个空心部分有的是钟形（比利时的提梅尔汉斯所发明），有的是三角棱柱形（法国的奈斯勒所发明），并具有十字形截面（达姆斯塔德的普倫尼斯所发明）等等。但是任何不带塞子的擴張式彈丸要把这两个要素——坚固性和擴張性——結合起来，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具有简单的圆柱形空心部分和很牢固的壁层的新式巴伐利亚彈丸（波德維耳斯少校所发明），目前大概是最符合这种要求的。

在那些把旧式滑膛枪刻上膛綫用来发射米涅式彈丸的国家中，旧式火枪的口徑当然只能是很大的。但是在那些装备着完全新式步枪的军队中，根据我們在前一部分中提到的那些理由，枪的口徑大大縮小了。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徑为 14.68 毫米，南德意志諸邦（維尔騰堡、巴伐利亚、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步枪的口徑为 13.90 毫米。只有法国人給他們的近卫軍装备的步枪保留了从前的滑膛枪的口徑（17.80 毫米）。

恩菲耳德式步枪是一个发射擴張式彈丸的步枪的良好榜样。

它的口径很小，因而能够采用长度为直径的两倍而且还不比旧式球形弹丸重的弹丸。它的制作十分精良，几乎比欧洲大陆各国军队所装备的一切步枪都优越。它的弹丸很合比例。虽然有人反对使用木塞，认为木塞可能由于膨胀而使弹丸的直径扩大，或者由于收缩而脱落，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木塞膨胀会使弹丸不便使用，那是在早先就可以发现的；而当木塞收缩时，弹筒能防止它脱落。总的说来，恩菲耳德式步枪取得的效果，是和大陆上最好的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效果大致相等的。

对于这种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恩菲耳德式步枪的意见是：它的口径还可以再小些，这样就能采用更长一些的重量相同的弹丸和更坚固一些的重量相同的枪管；事实证明 5 条膛线比 3 条膛线更好；它的长枪管，至少在枪口部分太不牢固，因此不能作刺刀柄用；弹丸由于没有环形凹槽，在膛内受到的摩擦过大，所以就有使坚实的弹头飞开而环形的空心部分则牢牢地留在膛线内的危险。

改变口径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而不这样做就很难使枪管的枪口部分更加坚固。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见。而所有其他的意见都是无关紧要的。膛线的数目和弹丸的形状在任何时候都不难改变；而且即使像现在这样，恩菲耳德式步枪仍然表明自己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武器。

到此为止，我们仅仅把恩菲耳德式步枪和使用扩张式弹丸的各种步枪作了比较。下次当我们考察目前使用的其他各种枪的构造时，再把它同根据其他原理制造的步枪作比较。

## 五

1852年英国军械师威金逊先生和奥地利炮兵军官罗伦兹上尉同时但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另一种方法，即利用火药爆炸的力量使自由装进的长弹丸的直径加大，从而使它紧贴膛壁和沿膛线前进。这种方法就是利用火药的爆炸力沿纵方向压缩弹丸，而不是使弹丸扩张。

试拿一个有弹性的软球，把它放在桌上，用手猛力往一旁击球，以使球滚动。打击力在使球滚动以前，其第一个效果就是使球变形。不管球的重量怎样小，它都能产生一种抗力，足以使受到打击的一面变为扁平；球体在一个方向上受到压缩，在另一方向上就一定会膨胀；当你把球完全压紧时，球体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形。火药的爆炸力对于罗伦兹和威金逊发明的**压缩式弹丸**的作用，就如同打击力对于弹性球的作用一样。弹丸的重量和 *vis inertiae* [惯力]，由于对火药爆炸力产生抗力，使弹丸沿纵方向受到压缩，而沿横方向发生膨胀；发射后的弹丸总是比发射前的弹丸短而粗。

坚实的铅质长弹丸要产生足够的抗力并因而受到足够的压缩以便嵌入膛线，就必须是很重的，也就是说必须是十分细长的。这种弹丸即使是小口径的，在战时也还是显得太重，因为兵士携带通常数量的弹药就会负担过重。为了弥补这个缺点，人们就在弹丸的圆柱体上刻了两道很深的环形凹槽。试拿一个恩菲耳德式弹丸，把它的塞子去掉，用熔化的铅灌满掏空部分，待铅冷却后，在圆

柱体上靠近平直的末端的地方刻上相邻的两道凹槽，而凹槽截成的三个部分照旧固定在同一个坚实的铅轴上。这样，彈丸就由两个头部朝前的很平的截头錐体和一个又重又坚实的彈头組成；它們紧紧連在一起。这种彈丸就是压缩式彈丸。沉重的前部，即彈头，对火药的爆炸力产生抗力；受爆炸力推动的后一个截头錐体的前端嵌进前一个截头錐体的底部，前一个截头錐体的前端又嵌进彈头的底部，这样一来，在纵方向上被压缩和变短了的彈丸就将变粗，从而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綫。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坚实的彈头是压缩式彈丸最主要的部分。它愈长愈重，它产生的抗力就愈大，因而火药爆炸力的压缩作用就愈可靠。当步枪的口徑很小，比方說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徑还小得多的时候，压缩式彈丸可以不比扩张式彈丸重。但是随着口徑增大，彈丸底部的表面，換句話說，直接承受火药爆炸力的作用的表面也会增大；这就是为什么枪的口徑很大时，压缩式彈丸就必然太重以致根本无法使用的原因；如果彈丸不那样重，那末当它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压缩时，火药爆炸力就会克服它的抗力而把它抛出枪膛。因此，大口徑滑膛枪能够改成发射扩张式彈丸的步枪，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改成发射压缩式彈丸的步枪。

如果枪的口徑小，膛綫淺，压缩式彈丸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彈丸重心在前部，是取得低伸彈道的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装填灵便迅速和后座力小这些方面，压缩式彈丸比扩张式彈丸绝对优越。这种彈丸很坚固，搬运时不易损坏，而且耐用；它的形状使它能够通过冲压而成，而不需要鑄造。唯一的缺点是，它要求空隙极小，不超过0.01英寸，并且要求枪管的口徑和彈丸的大小都非常准确，因为压缩作用显然不能像扩张作用那样，使彈丸向横方向膨胀

得那么多。因此，空隙过大或使用旧式枪管时，彈丸能否受到足够的压缩而嵌入膛綫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空隙小并不是一个大障碍，因为很多使用扩张式彈丸的步枪的空隙都不大（例如恩菲耳德式步枪的空隙仅为0.01英寸），而且现在制造尺寸很准确的枪管和彈丸都不是什么难事。

奥地利军队的全体步兵都使用压缩式彈丸。它的口径小，为13.90毫米，即0.546英寸（比恩菲耳德式彈丸小0.031英寸）；膛内有4条很浅的膛綫（偶数膛綫虽然对于发射扩张式彈丸的步枪来说极不合适，但是对于发射压缩式彈丸的步枪来说却比奇数膛綫好），膛綫每一轉长约6英尺6英寸（和恩菲耳德式步枪几乎相同）。彈丸重约480喱（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彈丸轻50喱），装药量为彈丸重量的六分之一（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装药量约为彈丸重量的八分之一）。这种步枪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受到了考验，大量的法国兵，特别是军官，都死于它的火力之下，这证明了它的优良性能。它的彈道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彈道低伸得多，这是由于它使用较大的装药，具有能发射长彈丸的较小的口径，还可能是由于它的彈丸有两道环形凹槽。

薩克森、汉諾威和其他一两个德意志小邦的轻步兵，也采用了发射罗倫茲压缩式彈丸的步枪。

在瑞士，除了我们谈到过的优秀射手使用的步枪以外，还采用了同样口径（10.51毫米，即0.413英寸，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小0.164英寸）的使用压缩式彈丸的步枪，这种步枪用来装备各步兵营中的轻装连。彈丸是罗倫茲式的。在彈道低伸度、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这种步枪的效果仅次于我们谈到过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它用旧式塞入法装弹，彈道比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步枪的彈



道都要低伸)。这种步枪使用瑞士压缩式弹丸在 500 碼距离上射击时,危险界<sup>①</sup> 竟为 130 碼!

目前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压缩式弹丸比扩张式弹丸具有更好的效果,因为它的弹道到目前为止肯定是最低伸的。但是还有一点同样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弹道所以能够特别低伸并不是由于压缩原理本身优越,而是由于另外的一些原因,其中主要的是口径小。如果枪的口径同样小,扩张式弹丸也一定能取得像它的优胜的竞赛对手目前所取得的那样低伸的弹道。这一点不久就会清楚的。西南德意志 4 个邦(巴伐利亚等)的步枪,同奥地利步枪的口径相同,因此必要时可以使用奥地利弹丸,反之,奥地利步枪也可以使用它们的弹丸。但是这几个邦在采用同样口径的枪管时,都采用了扩张式弹丸。两种弹丸实际射击结果的登记表对于二者的优劣将是最好的说明。如果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扩张式弹丸的射击效果和它的竞赛对手同样良好,那末它就是更值得采用的一种弹丸,因为:第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更可靠地嵌入膛线;第二,枪管口径相同时它可以做得比压缩式弹丸轻些;第三,一切使用过一定时期的枪管都要发生的扩大,对它的影响小些。

---

① 危险界是指弹丸飞行高度不超过人的身高(即 6 英尺)的那一段距离。例如,在 500 碼的距离上,瞄准 6 英尺高的目标的下端射击时,位于瞄准线上 370 碼到 500 碼之間的任何 6 英尺高的物体都能受到弹丸的杀伤。换句话说,判断 500 碼的距离时可以容许 130 碼的误差,但只要瞄准正确,仍然能够命中目标。

## 六

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談的步槍都是前裝槍。然而，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許多種後裝火器。後裝火炮比前裝火炮出現得早。在最古老的軍械庫中有二百年前的帶活動槍尾部的長槍和手槍，它們的裝藥從槍尾部填放，而不用探條從槍口裝填。一個很大的困難總是怎樣連接活動的槍尾部和槍管，使它既便於開關，又連結得很牢固，能承受火藥爆炸的壓力。在技術不夠發達的當時，這兩個要求不可能兼顧——或者是連結槍尾部和槍管的裝置不夠堅固耐用，或者是開關的過程非常慢——這是毫不奇怪的。於是後裝武器被棄置不用（因為前裝的動作要迅速得多），探條占著統治地位，這也是毫不奇怪的。

到了現代，軍人和軍械師都想設計一種火器，它既能像舊式火槍那樣靈便而迅速地裝彈，又具有步槍那樣的射程和射擊精度；這時後裝方法自然又受到了重視。只要槍尾部有合適的連結裝置，一切困難就都能克服了。直徑略大於槍膛直徑的彈丸，就可以和裝藥一起放置在槍尾部，被爆炸力推動前進，在經過槍膛時受到壓縮，多餘的一層鉛擠滿膛綫，因而不可能有任何空隙。唯一的困難是槍尾部和槍膛的連結方法問題。但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做不到的事情，却不能認為今天也是不能指望的。

假定這個困難被克服了，後裝的巨大優越性是很明顯的。裝彈所需的時間可以大大縮短。用不着把探條拔出、轉動、再塞回。

第一个动作，打开枪尾部；第二个动作，装子弹；第三个动作，关闭枪尾部。这样一来，在许多决定性场合具有重大意义的散兵速射或者快速连续齐射就有了很大把握，而这是任何前装枪都做不到的。

当兵士在散兵战中在某种遮蔽物后面进行跪射或卧射时，一切前装枪的装弹就困难了。如果他要保持隐蔽，就不能把枪竖直，结果大部分装药在沿枪膛下滑时便会粘在膛壁上；而如果他把枪竖直，那就会暴露自己。他使用后装枪时却可以采取任何姿势装弹，甚至在装弹时可以继续观察敌人，因为他不看着枪便能装弹。在散兵线内，他可以在行进间装弹；在前进中不断进行齐射，而且在接近敌人时，枪经常还是装好子弹的。弹丸可以制造得非常简单，特别坚固，绝不会像压缩式弹丸和扩张式弹丸那样发生不嵌入膛线的现象或者其他的故障。枪的擦拭非常方便。通常最容易发生污垢的部分——药室，即装填火药和弹丸的地方，是完全敞开的；枪管即枪膛两端都是敞开的，很容易察看和擦拭干净。靠近枪尾部的部分必须做得比较重，不然就不能承受火药爆炸的压力，这就使步枪的重心靠近肩部，因而便于稳定地瞄准。

我们看到，唯一的困难是怎样牢固地连结枪尾部。没有疑问，这个困难现在已经完全克服了。近20年来出现的后装枪非常多，其中至少有一些，不论在后装设备的效能和牢固程度方面，或是在枪尾部开关的迅速和灵便方面，都满足了一切合理的期望。但是，现在作为军用武器使用的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瑞典和挪威步兵目前使用的枪，它的后装设备相当灵便和坚固。装药利用火帽起燃，机尾和击针都在药室的底部。关于这种枪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没有能够获得任何详细的材料。

第二种是轉輪枪。轉輪枪和步枪一样，是德国人很早以前发明的。数百年前，有过一种带几个枪管的手枪，枪上有一个轉动設備，可以在每次发射之后使下一个枪管对准击发机。美国科耳特上校重新利用了这种办法。他把药室和枪管分开，使所有可以轉动的药室共同使用一个枪管，这样就使这种武器成了后装枪。我們的讀者大都使用过科耳特式手枪，所以沒有必要加以描述；此外，在沒有图表的情况下要詳細解釋复杂的机件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武器的装药利用火帽起燃，比枪膛略粗的球形彈丸在被压入枪膛时嵌入膛綫。科耳特的发明傳开以后，人們又发明了許多种带有轉輪設備的小型武器，但是只有迪恩和亚当斯才真正簡化和改进了作为軍用武器的轉輪枪。然而这种枪还是非常复杂的，在軍事上只适宜作手枪使用。但是經過一些改进以后，这种轉輪枪将会成为全体騎兵和进行接舷战的水兵的必不可少的武器，同时，它对于炮兵來說也将比任何馬枪都有用得更多。事实上在白刃战中它的作用是惊人的；而且不仅美国騎兵装备了轉輪枪，不列顛、美国、法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海軍也都采用了轉輪枪。

瑞典枪以及轉輪枪的装药都是利用普通的火帽从外部起燃的。第三种后装枪，即轰动一时的普魯士針发枪，完全取消了这种火帽；它的装药是从內部起燃的。

針发枪是普魯士澤默达的一位非軍人德雷澤先生发明的。他在首先发明用撞針突然撞击彈壳內的起爆药而使装药起燃的方法以后，在 1835 年就設計了带有这种撞針装置的后装枪，从而完成了他的这项发明。普魯士政府立即收买了这项发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 1848 年这项发明才被大家知道。在这个期間，普魯士政府决定一旦爆发战争就用这种武器来装备本国全体步兵，并且开

始大批生产针发枪。现在常备军的全体步兵和大部分的后备军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而全体轻骑兵目前正在装备针发后装马枪。

关于后装机件，我们只能说，它似乎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后装设备中最简单、最方便和最坚固的一种。它已经受过多年的考验，能够发现的唯一缺点是它比较容易磨损，不能像前装枪的固定枪尾那样经受多次的发射。然而，看来这是一切后装设备不可避免的缺点；虽然它需要比旧式武器更频繁一点地更换枪尾部某些零件，但是这决不能有损于它的巨大优越性。

子弹包括弹丸、火药和起爆药，整个地装进略宽于膛部分的药室。用手的简单动作关闭枪尾部，同时使枪成待发状态。但是机尾不露在外面。装药的后面，有一个铁管装着坚固的尖顶的钢针，它依靠螺旋弹簧的力量击发。使枪成待发状态，不过就是使这个弹簧拉向后面，受到压缩，并且保持紧缩状态。扣扳机时，弹簧伸开，立刻推动钢针前进，穿进弹壳，使起爆药立刻爆炸，从而引燃装药。可见，这种枪的装弹和发射只有5个动作：打开枪尾部，装子弹，关闭枪尾部，瞄准和击发。使用这种枪在一分钟内可以进行5次准确射击，这是毫不奇怪的。

针发枪最初使用的弹丸的形状很不合适，所以弹道很高。不久前这个缺点被成功地克服了。现在的弹丸长得多，形状像去了壳斗的橡实。它的直径比枪膛的直径小得多；它的底部附有一个软金属制成的碗状物，以便使它具有必要的粗度。在枪膛内这个碗状物附在弹丸上面，嵌入膛线，从而使弹丸旋转运动，同时又大大减少了弹丸在枪膛内的摩擦，并且完全消灭了空隙。因此这种枪的射击效果有了很大提高，过去600步（500码）射击时用的表尺，现在可以用来进行900步（750码）的射击；这无疑说明弹道大

大降低了。

没有什么比认为针发枪构造非常复杂的这种观点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了。后装设备和针发机的零件比起普通击发机的零件来，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坚固得多，但是仍然没有人认为在战争或紧急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普通击发机是过于复杂的。此外，分解普通击发机要花很长的时间并且要有各种工具，而针发机的分解结合却只要非常短的时间，并且除了兵士的十个指头以外不需要其他任何工具。唯一的容易折断的零件，就是撞针本身。但是每个兵士都带有一支备用的撞针，可以在不分解击发机的情况下，甚至在战斗中，把它立刻装上。我们还听说德雷泽先生改进了击发机，使撞针在装药起燃后立刻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这样，撞针折断的现象就很少了。

这种现代的普鲁士针发枪的弹道差不多和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道相同；它的口径略大于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如果把它的口径缩小到奥地利步枪的口径那样大，或者更进一步，缩小到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的口径那样大，那末没有疑问，除了原有各种显著优点之外，它在射程、射击精度和弹道低伸度方面都可以同这两种武器中的任何一种媲美。后装设备甚至还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加坚固，而枪的重心还可以更加靠近进行瞄准的兵士的肩部。

用射速这样快的武器来装备军队，自然要引起关于这种武器将使战术发生什么变化的许多推论，对于爱好推论的北德意志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关于针发枪可能引起的所谓战术革命，人们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普鲁士的大多数军界人士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使用针发枪进行快速连续齐射的营进行任何冲锋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刺刀也就完全没有用了。如果这种愚蠢的意见占了

上風，那末針发枪就会給普魯士人带来許多慘痛的失敗。幸而意大利战争告訴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現代步枪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鋒的营來說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魯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便利用这次机会告誡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敗无疑。軍界的輿論改变了；人們重新开始認識到贏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如果說新式枪将使战术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末这只是重新更多地采用展开横队(只要地形允許)，甚至是采用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用以贏得了大多数会战之后几乎被普魯士步兵完全忘却了的那种横队冲鋒。

## 七

我們概述了欧洲各国军队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步枪，在結束本題目之前，还必須对另一种步枪談上几句，这种步枪虽然沒有被任何军队采用，但是因为它在远距离上具有惊人的射击精度而享有完全应得的声誉。我們指的当然是惠特沃思式步枪。

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惠特沃思先生力求在他的火器的构造上采用两条新穎的原理——六角形枪膛和彈丸对膛壁的机械貼合。枪膛不是圓形的，而是从上到下都是六角形的，并且正像从六角形彈丸的表面所看到的那樣，膛綫的纏角很大。彈丸是硬金屬制成的，尽可能紧紧与膛壁貼合，而且不因为火药爆炸的压力而改变形状，因为六个角使它十分准确地沿着旋轉的膛綫前进。为了防止空隙和使枪膛光滑起見，在火药和彈丸之間放有浸油的圓形布片；当布片随着彈丸向枪口前进时，上面的油被火药爆炸产生的热所溶化。

尽管惠特沃思先生用他的步枪取得了无可否认的优良成績，我們仍然认为，这个原理比起擴張或压缩彈丸的原理或者后装比枪膛的直徑粗的彈丸的原理来，还是逊色的。也就是說，我們认为，如果发射擴張式彈丸或压缩式彈丸的步枪或者根据普魯士針发枪的原理設計的步枪制作得和惠特沃思式步枪同样精致，具有同样小的口徑，而且其他条件也都相同，那末它們就都会比惠特沃思式步枪优越。惠特沃思先生的彈丸的机械貼合不管怎样准确，



总不可能像彈丸在火药爆炸时和爆炸后改变形状而与膛壁貼合得那么紧。他的使用硬金屬彈丸的步枪，有着步枪应当絕對避免的缺点，那就是彈丸和膛壁之間留有空隙和因此而产生漏气現象；甚至溶化的油也不能完全弥合这个空隙，那些經過长期使用后枪管稍微扩大的步枪就更是这样。像这样的机械貼合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度，換句話說，貼合不宜太紧，以便使彈丸能迅速灵便地装进枪膛，甚至在发射几十次以后也能这样。結果六角形彈丸只是輕輕地貼合。尽管关于空隙的大小我們了解得不准确，但是根据不塗油的和包着紙的彈丸能够很容易地装进枪膛这个事实来看，这个空隙可能比恩菲耳德式彈丸的空隙（0.01 英寸）小不了多少（如果小一些的話）。惠特沃思先生在发明这种步枪时，看来有两点主导思想：第一，消除膛綫淤塞的一切可能；第二，用預先使彈丸和枪膛的形状相吻合的方法，消除可能妨碍圓柱形彈丸沿着膛綫运动的各种意外情况（因为它们妨碍彈丸的擴張或压缩）。鉛彈的碎屑淤塞膛綫的現象，是所有发射軟鉛彈的步枪都可能发生的；妨碍彈丸正确地沿膛綫前进的意外情况，則是发射压缩式彈丸和擴張式彈丸的枪都可能发生的，但是普魯士式后装枪不会发生这种現象。然而这些障碍都沒有严重到不可克服的地步，都沒有严重到为了避免它們就必须放棄彈丸应当不留任何空隙地通过膛綫这条制造步枪的基本原则。

我們这样說，是有一位大权威作后盾的，这就是惠特沃思先生本人。我們知道，惠特沃思先生在他的步枪上面已經放棄了机械貼合的原理，目前大多数人用他的步枪发射的不是硬的坚实的六角形彈丸，而是軟的鉛质圓柱形彈丸。这种彈丸像恩菲耳德式彈丸一样，底部是掏空的，但是沒有塞子；它很长（有一种重 480 喱，

长度为直径的 3 倍,另有一种重 530 喱,长度为直径的 3.5 倍),利用火药的爆炸力嵌入膛线。这样,我们看到,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机械贴合原理完全被扩张原理代替了,而惠特沃思式步枪也完全像恩菲耳德式步枪一样成了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还剩下一个六角形枪膛,但是它对于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究竟适用到什么程度呢?

六角形枪膛当然有六条膛线,而我们知道,对于扩张式弹丸说来偶数膛线不如奇数膛线合乎要求,因为最好不要使两条膛线正对着。大部分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膛线都很浅,例如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膛线刚刚能够看得见;而六角形枪膛的里圈(即枪膛本身)直径和外圈(通过六个角构成的圈)直径的差数约为里圈直径的十三分之二,即六分之一弱,换句话说,铅弹必须扩张到将近本身直径的六分之一的程度,才能塞满六角形枪膛的各个角。由此可见,六角形枪膛对于机械贴合的原理说来虽然非常巧妙,但是看来不符合扩张式弹丸的要求。

然而几乎每枝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试验结果都表明,六角形枪膛还是符合这种弹丸的要求的。既然惠特沃思先生放弃了他的原理中的实质部分而现在采用了另一条不适于他的步枪的原理,那末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首先,这是由于他的步枪制作精致。我们都很清楚,在制造小的甚至极小的精密零件方面,惠特沃思先生是没有对手的。不论是他的工具还是他的步枪,就它们的零件的结构来说都是极好的。看看他的步枪上的准星,并且同其他步枪上的准星比一比吧!没有能比得上它的,而对于射程为 1 000 码的步枪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有利条件。

其次，也是主要的一点：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枪膛最小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里圈）的口径是 0.451 英寸，而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是 0.577 英寸，我们几次提到过的弹道最低伸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的口径则是 0.413 英寸。现在来看一看弹丸形状的差别。重 530 喱的惠特沃思扩张式弹丸，大约比同样重的恩菲耳德式弹丸长八分之三英寸；而前者的长度约为本身直径的 3.5 倍，后者的长度刚刚为本身直径的 2 倍。显然，在重量相同和装药量相同时，细长一些的弹丸比粗短一些的弹丸更容易克服空气的阻力，即取得更低伸的弹道。此外，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装药量为 68 喱，而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装药量为 60、70 和 80 喱，但是使用惠特沃思式步枪的优秀射手告诉我们，要使弹丸扩张到足够程度和在远距离上取得良好的射击效果，就需要用 80 喱的装药。可见，惠特沃思式步枪使用的装药比恩菲耳德式步枪使用的装药要多六分之一，而且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装药的效力应当更大（即使装药量相同），因为它是在较小的空间爆炸，并且是对小得多的弹丸底部面积发生作用的。

因此，我们从这里又找到了一个例子，说明能够发射细长的尖头弹丸的小口径枪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不论哪一位读者，只要注意过我们对各种步枪的优点的考察，早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弹丸的形状比枪或弹丸本身的构造原理重要得多；为了有形状最合适的、便于兵士携带的弹丸，就必须采用小口径的枪膛。这就是惠特沃思式步枪使我们重温的教训。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用小的口径时，弹丸的又长又重的尖头能够产生足够的抗力，使弹丸的空心底部不需要塞子的帮助就扩张到应有的程度。惠特沃思式弹丸的底部仅有一个

淺淺的凹部，並沒有塞子。它应当擴張的幅度，至少是其他擴張式彈丸擴張幅度的3倍；但是如果裝有重80喱的火藥（這種槍能承受這一裝藥而不致產生很大的後座力），它仍然能夠完全按着要求嵌入膛綫。

惠特沃思式步槍是否會成為軍用武器，我們非常懷疑；的確，我們認為六角形槍膛很快會完全停止使用。如果志願兵從實踐中相信惠特沃思式步槍的射擊性能比目前的恩菲耳德式步槍優越，因而建議裝備惠特沃思式步槍，那末他們無疑走向了一個極端。我們認為，這兩種武器是根本不能比較的。惠特沃思式步槍是一種奢侈的武器，造價至少比恩菲耳德式步槍貴一倍。就它目前的情況來說，它是一種非常精緻的武器，不宜發給每個兵士；比方說，只要去掉它的精緻的瞄準器而換上一個粗糙的瞄準器，它在遠距離射擊時的精度就會大大降低。如果用惠特沃思式步槍裝備軍隊和志願兵，那就必須採取兩項措施中的一項：或者是使目前裝備的小型武器保持現在的口徑，那末與恩菲耳德式步槍口徑相同的惠特沃思式步槍的效果就會比現在的惠特沃思式步槍的效果差很多；或者是把口徑縮小，譬如說縮小到和現在的惠特沃思式步槍的口徑一樣大，那時口徑縮小後的恩菲耳德式步槍，假定造價和惠特沃思式步槍造價相同，那末就很可能收到一樣好甚至更好的效果。

## 八

最后，我們扼要地列举一下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步枪以及这种武器的可以說是已經确立了的各種原理。

步枪的类型如下：

1、塞入式，就是用探条猛力冲打，使紧贴膛壁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彈丸塞入枪膛。这是使彈丸嵌入膛綫的最老的一种方法。現在几乎到处都不把它作为軍用武器来用了。主要的和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是瑞士优秀射手的新式步枪，它的口径很小，使用尖头长彈丸，它的彈道是目前所有步枪中最低伸的。这种武器不是用来装备大量步兵，而只是用来装备精选的部队，同时需要細心装填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正是它不同于所有各种枪的地方。

2、压扁式，就是使順暢地滑进枪膛的彈丸抵在枪尾底部的某一机件(德尔文式步枪是狭窄的药室的边缘，图温南式步枪則是药室中央的鋼心杆)上面，用压扁的方法使它嵌入膛綫。这种方法曾一度普遍使用，現在正在或多或少地被其他方法代替。同时还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时枪的口径必須相当大，否則药室就会太窄。

3、擴張式，就是使底部掏空的长彈丸順暢地装进枪膛，装药爆炸时产生的气体进入彈丸的掏空部分，使它擴張，从而使彈丸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綫。这种方法目前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还可以作很大的改进，例如不久前惠特沃思先生把擴張的原理应用到他的

枪上以后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4、压缩式，与扩张式的作用相同，就是在弹丸上刻几道很深的环形凹槽，使火药爆炸的力量能够在沉重的弹丸头部的抗力下，向纵方向压缩弹丸，从而使弹丸的直径得到应有的增大。这种方法虽然不如扩张的方法可靠，但是由于口径小而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例如在奥地利和瑞士）。然而用上面提到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发射压缩式弹丸，并不能取得同它发射紧塞枪膛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时一样好的效果。

5、后装式，这种装弹和发射方法本身就比其他各种步枪优越，同时又能够最有把握地使弹丸嵌入膛线，因为药室和弹丸都比枪膛其余部分略粗一些，这样，弹丸不被压入膛线，就不可能进入枪膛。看来这种枪一定会逐渐代替所有其他类型的枪。

我们没有把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的机械贴合方法包括进来，因为这种方法至少在小武器中不再使用了。因此，我们只准备谈上述几种枪。如果根据各种枪的优劣分类，那末我们应当说，后装的针发枪是最好的；其次是使用扩张式弹丸的枪；再其次是使用压缩式弹丸的枪。而头两种枪可以说是已不再使用了；因为即使是塞入式装弹法目前在瑞士在口径相同的情况下比压缩式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我们仍然完全不想在未作十分周密的研究以前把这点归功于装弹法本身，何况瑞士步枪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被公认为是不适于步兵普遍使用的。

同时我们看到，自从出现长弹丸以来，枪或弹丸的构造本身对于保证远射程、低伸弹道和射击精度来说，只是次要的问题。当弹丸还是球形的时候，膛线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那时所有的弹丸遇到的空气阻力几乎相同；膛线的缠角较大、膛线较深或较多等情况

所发生的影响比现在大得多。但是出现长弹丸以后就产生了新的因素。弹丸可以做得较长一些或者较短一些，而且长短相差很大，于是全部问题就在于，什么形状的弹丸最有利。从理论上考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以相同的初速发射重量相同的两粒铅弹，细长的弹丸比粗短的弹丸更能保持这个速度，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枪膛使弹丸旋转以防止弹丸在飞行时翻滚。空气的阻力是一种阻滞的力量，它使火药爆炸力所赋予弹丸的初速逐渐降低，从而使它产生愈来愈大的重力，也就是对它起更大的阻滞作用。初速取决于装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武器的构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不变的；重力也是固定的，而且是一个已知数；这样只有弹丸的形状可以改变，可以使弹丸更适于飞行而只遇到最小的空气阻力；而为了减少空气的阻力，我们说过，细长的弹丸比重量相同的粗短的弹丸要合适得多。

最后，军用弹丸的最大重量也是一个已知数。兵士除了武器和装具外至少应当能携带 60 发子弹。因此要在这种一定重量（例如 530 喱）的条件下制造形状最合适的铅弹，就必须使它变长变细，换句话说，必须缩小步枪的口径。在一定程度上，这对于一切枪都是适用的。请看重 530 喱的恩菲耳德式弹丸和同样重的惠特沃思式弹丸；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惠特沃思式弹丸具有低伸得多的弹道（也就是更好更多地保持初速），并且因而容易命中 1 000 码距离上的目标，而恩菲耳德式弹丸在这样的距离上却是不可靠的。但是这两种弹丸都是扩张式的，而惠特沃思式弹丸的构造肯定并不是扩张式弹丸中最好的一种。或者请看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它的口径比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口径还小，而且不管它的弹丸是包着浸油丸衣并靠着探条塞入枪膛的也好，还是非常顺畅地

进入枪膛并受到火药爆炸力的压缩的也好，都取得了更好的射击效果和更低伸的弹道。或者拿一支普鲁士针发枪，使它的弹丸变细变长，利用碗状托底或垫塞装进宽大的枪膛，用原来射击 600 磅的表尺，现在可以射到 900 磅。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肯定一个事实：不管步枪的构造原理怎样，它们的射击效果一般地说是同它们的口径成反比的。口径愈小，步枪就愈好，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就用这些意见结束这个对于我们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是相当枯燥无味的课题。但是这是很重要的课题。每一个自觉的兵士都应当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我们试图在这里阐明的一切，想必是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的军士都懂得的；当然，大多数的志愿兵，作为“国家的智慧”来说，也应当通晓自己的火器。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0 月底—  
1861 年 1 月上半月

载于 1860 年 11 月 3 日和 17 日，12  
月 8、15 和 29 日，1861 年 1 月 5、12  
和 19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第 9、11、14、15、17、18、19 和 20 期及  
“志愿兵读物”1861 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校对过



## 卡·馬克思

# 金融市場的緊張狀況

1860年11月10日于倫敦

老早就預言过的金块外流和貼現率随之上漲的情况，已經开始发生了。昨天，英格兰銀行將貼現率从4%提高到4.5%。在1859年同月，銀行的貼現率沒有超过3%，虽說那时曾有价值13 234 305英鎊的大量白銀运往东方。銀行的明显目的，是阻止黃金从自己的地下室外流；截至9月26日为止，黃金儲备总数是16 255 951英鎊，現在縮減到13 897 085英鎊（昨天从銀行提出的43 000英鎊不算）。从9月26日起，外流量就不断增加，本星期已增加到将近30万英鎊。粮食的大量进口，当然迟早要使貴金屬輸出，但因偿付粮食的期票还未到期，所以目前的外流还不能用这一点來說明，而且，除此以外，它正发生在倫敦的貼現率高于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魯塞尔和汉堡的时候，与此同时，作为交易所业务的黃金輸出，并不提供任何利潤。

在这种情况下，黃金究竟流入哪里？流入法兰西銀行的地下室。法兰西銀行的貼現率現在还只是3%，虽然从8月底起，这个企业已損失了400万英鎊左右，然而它的貼現业务在8、9两月几乎增加了300万英鎊。任何一个普通銀行，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提高貼現率，但路易·波拿巴由于害怕引起金融市場明显的混乱，

就命令銀行虧本購儲黃金，並且毫無疑問將來還會迫使它繼續這種在商業上不合算的業務。另一方面，英格蘭銀行證明了，它不能夠用提高利率的方法制止現在正在發生的外流。例如在昨天，從銀行的發行部中完全沒有提出金塊，可是銀行部卻被抽走大量的金鎊。1844年和1845年公布的羅伯特·皮爾爵士的臭名遠揚的銀行法<sup>124</sup>的必然後果之一，就是商界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貴金屬輸出的實際數量，因為銀行部不公布任何關於從它的櫃子裡提走的金鎊的報告。

英格蘭銀行的官方貼現率的上漲（特別是，如果繼續上漲的話），當然會迫使法蘭西銀行採取同樣的行動，這樣一來，就會阻止路易·波拿巴像過去那樣為了使金融市場的紊亂不明顯化，命令銀行經理虧本購儲黃金。但是，這種被迫的措施將不能制止黃金從英國外流，因為糧款期票將按時到期，這是要用現金支付的。

卡·馬克思寫於1850年11月10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60年11月24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第6111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弗·恩格斯

# 志願兵工兵，他們的作用 和活動範圍

志願兵部隊擁有相當數量的步兵和炮兵，已經有一個時候了，它也已經擁有編制不大的騎兵；現在，正逐漸建立最後一個兵種——工兵。關於志願兵工兵的問題，目前正在非常廣泛地討論着，這個問題是完全值得這樣注意的。皇家工兵在宗主國和殖民地擔負了許許多多任務，它的力量已經不夠用了。一旦發生戰爭或預計中的入侵，又將怎麼辦呢？那時，目前正在修建的許多工事（即各港口周圍修建的大規模的築壘兵營），將需要相當數量的工兵官兵來駐防；而作戰部隊由於補充了志願兵，比現有數額增加一兩倍，也將需要補充某些工兵，才能取得對敵的行動自由。如果不大增加皇家工兵的人數，那末這一兵種的任務就一定完成得不好，不然的話，那就要由事先訓練好的志願兵來完成了。

戰時應當配屬給作戰部隊的工兵數量，歸根到底並不很大；每個由兩個師（16—24 個具有相應數量的騎兵和炮兵的步兵營）組成的軍，配屬 3 個或 4 個工兵連，就完全夠用了。假定，陸軍在戰時擁有 4 萬基干部隊、2 萬民軍和 10 萬志願兵，總共 16 萬人，或 200 個營，共合 8—10 個軍，那末，這就需要約 30 個工兵連。假定皇家工兵提供 10 個工兵連，那末還有 20 個連就得由志願兵提供。

在防衛港口工事方面，也需要大致同樣數目的志願兵工兵來協助皇家部隊；由此可見，在現有人數的志願兵步兵和炮兵之外，再建立約有 40 個志願兵工兵連就夠了。如果志願兵人數增長到戰時可提供 10 萬人以上（扣除警備部隊之後），那末每 100 名額外獵兵增加 1 名工兵就夠了，即每個由 2 萬人組成的軍將配備 200 名工兵（或 3 個連）。

所以，現在建立一支最高限額為 40 個連或約 3 000 人的工兵部隊，是合適的。但是，為了使他們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成為工兵，還要作很多努力。我們現在就已看到，志願兵炮兵很大一部分時間是用到連、營手持馬槍的隊列教練上了，雖然所有這些訓練都僅僅是為了檢閱，並且不會對他們的作戰勤務帶來任何好處，無論是在掌握野炮方面，或是防衛工事方面。我們也擔心工兵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他們首先應該記住：除了培養他們的軍人姿態，教會他們迅速準確地服從命令，並且使他們的分列式走得很好所必需的時間以外，花在連隊列訓練上的每一個鐘頭都是一種浪費；他們應該學習完全另外一種東西，他們的戰鬥力正是取決於此，而不是取決於走得穩妥的分列式。他們——兵士也好，軍官也好——必須熟悉野戰築城和永備築城的原理；他們應該實習修建塹壕和炮台，築路和修路。如果物質條件具備，他們應該建築軍用橋梁，甚至挖掘地道。在這些科目中，有一些恐怕只能學點理論，因為在英國，要塞和浮橋都極少，而且決不能設想每個志願兵都可以到朴次茅斯或查塔姆去學習築城或參加架設浮橋。但是，也有些工程學科目是每個連隊都能夠實習的。如果在曼徹斯特這裡編成一個工兵連，我們就能夠給這些工兵指出許多條戰時行軍縱隊必須通過的很壞的鄉村道路，而且，與這些小路有關的人們只能非

常乐意让工兵在这里实习筑路。这些工兵要找一块地段来建筑少数野战工事、挖掘塹壕和修建炮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特别是因为，这样的地段将使志願兵炮兵和步兵有可能来实习那些不实习就无法学习的軍事勤务。他們甚至可以找到地方，随时架設一座不大的支柱桥来穿过我們地区的某条高岸河流，而每条这样的河流的河底都是水底硬地，这就給架設这样的桥梁創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这样的作业以及其他許多类似的作业，应该成为工兵实习的主要内容；連的队列教练应该在开头就迅速完成，只有在部队相当熟悉了工兵的真正业务以后才再搞队列教练；这时，在第二个冬季，就可以很好地利用晚間进行队列教练。但是，如果工兵一开始就抱定目的要同步兵比步法操练和营的队形变换，从而削弱自己的专业訓練，如果让工兵軍官去較多地注意完成步兵軍官的任务而較少注意专业訓練，那末，志願兵工兵就会认为，在战争时期，他們将被用作步兵，而被用作工兵の場合要少得多了。

找有資格的軍官并不难，如果从唯一适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当中即非軍人工程师当中挑选的話。学习几个月的理論，去查塔姆、朴次茅斯或阿尔德肖特旅行几次，很快就会使他們熟悉軍事工程学的大多数科目，他們的連队的軍事教育也将繼續使他們得到訓練。他們从教別人当中去学习。他們的本行迫使他們去了解軍事工程学的一切原理；既然他們一定是非常容易領会問題和有知識的人，那末，要他們把这些原理运用到軍事問題上就不是什么难事。

我們在“陆海軍报”上讀过一篇文章，文章談到一种极大的軍事工程組織，这个組織应该包括国家的全部铁路綫，并且一旦敌人入侵，应该带来巨大的成果。計劃要点曾在上周的“志願兵杂志”

上轉載。这个計劃是以一种非常含糊的形式公諸輿論的；暫時我們還看不到这个計劃的極大的好處，所以只是覺得，它把兩個迥然不同的東西混在一起了。無疑，研究王國每一條鐵路線的戰略意義，以及研究整個鐵路網的戰略意義，是非常重要的。這件事十分重要，所以如果這一點不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做到，如果在總司令部的檔案庫里和各区司令官的檔案庫里現在不是存放着大批體現了這項研究成果的文獻，那末，我們就會認為這是一個大漏洞了。但這是司令部的任務，而不是工兵的任務。至於把每條鐵路線上的司機、司爐、鋪軌工和挖土工組成工兵部隊，我們看不出這有多大好處。這些人可以說已經有了軍事組織，他們的紀律比全國任何一支志願兵部隊更嚴。希望他們作為志願兵工兵去做的事，以他們現在的能力也完全能夠完成。既然在戰爭時期比現在更有必要把他們留在他們現在所呆的地方，教他們軍事工程學的專門科目就毫無益處了。

這些意見是針對計劃已經公布過的部分提出的；如果將來在計劃中還有一些別的內容，我們當然有權利再發表自己的意見。然而，我們仍然要再指出一個優越條件，這個條件是國內有許多有素養的工程師而產生的。大多數部隊，除擁有工兵和地道爆破兵的軍官以外，還擁有一批不屬連隊編制而擔任專門職務的工兵軍官。為什麼不使英國的非軍人工程師有可能自修這種勤務呢？非軍人工程師學校可以成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只要開幾門軍事工程學的課，和一門同工兵連一齊進行的短期實習課，就可以達到全部要求了；考試嚴格限於軍事科目，而且只考絕對必需的東西，可以用這樣的考試作為主要的考查，以決定接收不在部隊編制的志願兵工程師加入軍官隊伍；當然，政府應該有權取消不適合的應

試者的資格。这样的軍官可以作很多事情，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恰恰都取决于軍官的学識；在必要的时候，他們指揮若干志願兵步兵或炮兵，可以更好地执行某些工兵的任务，比带有一两个基于步兵班专为完成同样任务的正規軍工兵軍官們执行得更有成效。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11月底  
載于1860年11月24日和12月  
1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  
第12期和第13期及“志願兵讀  
物”1861年倫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志願兵讀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  
杂志”校对过

## 弗·恩格斯 奥地利革命的发展

1860年12月24日于倫敦

奥地利的革命正在急剧发展。总共只两个月之前，弗兰茨-約瑟夫在其10月20日的恩詔<sup>125</sup>中承认，他的帝国处于革命状态；为了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他許諾打折扣恢复匈牙利古宪法<sup>①</sup>，企图以此来收买匈牙利。虽然恩詔也是对革命运动的让步，但是就其意图來說，則是背信政策的圓滑手段之一，这样的手段正是奥地利外交的特色。用以收买匈牙利的让步，从外表看来，特别是同对德意志各省和斯拉夫各省的微不足道的施舍、同恩詔中所拟定的成立帝国議会的丑剧比較起来，显得非常巨大。但是，只要更仔細地閱讀一下这个文件，它的背信性质就显得十分清楚，巧妙的手法就变成了透頂的荒唐，变成政府对革命运动无計可施和无力应付的证据。問題不仅在于，要剝夺匈牙利議会对撥款和軍隊定額的决定权，并把它們交給中央議会，甚至部分地交給皇帝本人，——仿佛这个在最近十年中不得不忍受接二連三的政治打击的政府，还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些权利从实际夺得者那里再夺来之后，保持在自己手里似的，——而且，对照一下給予帝国其他部分和中央代議机关

① 見本卷注120。——譯者注



的那些权利，看看这些权利是如何微不足道和不明确，整个意图的虚伪性便立刻暴露无遗。而当为施梯里亚、克伦地亚、萨尔茨堡和提罗耳等省制定的宪法——这些宪法把代議机关中的絕大部分席位给予了貴族和僧侶并保留了旧等級差別——公布出来的时候，当旧內閣仍然掌握着政权的时候，这一切策划的目的何在，已再无任何疑問。这是打算安撫匈牙利，然后把它变为帮助专制的奥地利摆脱困境的工具；而匈牙利在奥地利重新强大以后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它根据經驗，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无限制和无条件地承认匈牙利語是匈牙利唯一的官方語言这一事实本身，也完全是用来鼓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羅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反对馬扎尔民族的。因此，同皇帝做了这笔交易的匈牙利的旧保守派(vulgo〔換言之〕貴族)就失去了自己家中的一切支柱；他們已决定用議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利来换取这些。实际上，皇帝的恩詔沒有騙住任何人。各德意志省的輿論立即迫使旧的市議會（革命后皇帝所任命的）为目前人民投票选举的新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門，而匈牙利人則开始恢复自己的旧的各州官員和1849年之前代表国内所有地方政权的州議會<sup>126</sup>。不管怎样，反对党立即掌握地方的和城鎮的管理机关，而不仅限于要求暂时換一換內閣，并且不放棄占領那些在較小的活动范围中間向他們开放的重要障地，这些都是良好的預兆。在匈牙利，1848年改組过的古老的地方管理机关立即把民政权力交到了人民手中，并且要維也納政府作二者之一的選擇：要未让步，要未馬上訴諸武力。因此，这里的运动就自然发展得特別迅速。現在全国都紛紛要求完全恢复1848年修改过的宪法，恢复那时議會和国王达成了協議的所有法律。此外，还要求立即廢除烟草壟断（1848年后非法实行的）和所有其他未經議會同意而頒布

的法律。在議會尙未核准以前所征收的捐稅被公开宣布为非法；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应納捐稅沒有交付。劝說应召服役的青年反抗或逃避征兵；扯掉帝国的鷹徽；最糟的則是，在这一过渡时期，政府已无力与掀起的風潮作斗争。凡是召开了州議會的地方，州議會都一致支持这些要求；而在匈牙利大主教主持下于赫兰召开的、目的是向政府提出議會选举基本原则的匈牙利名士代表大会，几乎未經討論就一致同意宣布 1848 年的民主选举法仍然有效。

这是旧保守派与皇帝妥协时所沒有料到的。他們完全被 «débordés» [“冲倒”]。他們有被革命浪潮淹死的危險。政府也了解到必須想个办法才好。但是，維也納內閣能有什么办法呢？

收买匈牙利的試图已处于完全破产的前夕。如果內閣現在另作嘗試去收买德意志人怎么样呢？德意志人从来沒有享受过匈牙利人那样的权利，用較少的东西可能就会使他們滿足。为了生存，奥地利皇朝是必須挨次地挑撥它統治下的各民族相互反对的。斯拉夫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发动，因为泛斯拉夫主义的宣傳把他們同俄国联系得太紧密了。总之，就是說，应当利用德意志人。果魯霍夫斯基伯爵，这个万民痛恨的波兰貴族（背叛波兰事业而投效奥地利的叛徒）作了牺牲品，騎士馮·施梅林被任命为內务大臣。他是 1848 年曇花一現的德意志帝国的大臣，后来是奥地利大臣；1849 年的宪法被彻底廢除时，他离开了这个职位。他被公认为立宪主义者。但这一次又是在表现了大大的动摇和犹豫之后，最終才邀他来担任这一职位的，以致又丧失了效果。人們問，如果所有其他的大臣仍然高踞原位，施梅林能有什么作为呢？还在他得到最終的任命之前，所有希望就已开始消逝了，所以，对他的任命并不是真誠的让步，而只是无力应付的一个新证明而已。

但是，当各德意志省的反对派满足于获得地方政权，并且怀着公然的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态度对待政府的每一个步骤的时候，匈牙利的运动却继续发展着。还在任命施梅林之前，被扶上台的以塞钦和瓦伊为首的匈牙利旧保守派就已承认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于是帝国政府不得不十分忍气吞声地去邀请 1848 年的两位匈牙利大臣——在 1848 年秋天以前，他们是被枪决的鲍蒂扬尼以及科苏特和瑟美列的同事，——即邀请德亚克和埃特韦什，来参加那个曾经借俄国之助镇压了匈牙利的人所领导的政府。他们还没有被任命；犹豫动摇和争吵小事的气氛仍然十分的浓厚，不过，只要他们接受邀请，最终一定会被任命的。

由此可见，弗兰茨-约瑟夫已被迫接连做出了让步，如果两个议会在 1 月间能够召开——一个是在佩斯为匈牙利及其各区召开的议会，一个是在维也纳为帝国其他各省召开的议会，那末，还将从皇帝那里夺得新的让步。但是每个新的让步不仅不能安抚皇帝的臣民，反而会由于它那无法掩盖的虚伪性而愈来愈使他们愤怒。如果这里再加上回忆往事，——这是靠路易-拿破仑津贴为生的匈牙利流亡者的手法，——再加上奥地利的对外政策将永远是反动的，这种对外政策马上便会成为王室和议会冲突的源泉，因之不可能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奥地利，而路易-拿破仑又利用这一点进行投机，那就十分可能，1861 年将是奥地利帝国瓦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的一年。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2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1 年 1 月 12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615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弗·恩格斯 德国的运动

看来,随 1861 年而来的震蕩还是不够的。我們看到美国发生脱离派叛乱<sup>127</sup>,中国发生起义<sup>①</sup>,俄国向东亚和中亚細亚推进;我們碰到东方問題及其自然产物——法国占領叙利亚和苏伊士运河;我們眼看着奥地利在崩潰,匈牙利处于公开起义的前夕,加埃塔被圍,并且听到了加里波第要在 3 月 1 日解放威尼斯的諾言;最后然而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是,有人正企图使麦克馬洪元帅在爱尔兰复登其祖先的王位<sup>128</sup>。不过,所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目前我們看到,除此之外,即将发生第四次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运动。

1851 年丹麦国王<sup>②</sup>在什列斯維希問題上曾自願地对普魯士和奥地利承担某些义务<sup>129</sup>。他答应,公国将不被合并于丹麦;它的議會将与丹麦的議會分立;两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和丹麦民族将在什列斯維希享受同等权利。此外,对霍尔施坦議会的权利作了專門的保证。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占領霍尔施坦的联軍撤了回去。

丹麦政府千方百計地規避履行自己的諾言。在什列斯維希南半部,一切純粹是德意志的;在北半部,所有城市都是德意志的,但农村居民讲的則是已經面目全非的丹麦方言;自远古以来德語几

① 指太平天国革命。——譯者注

② 弗雷德里克七世。——編者注

乎到处是标准語。在居民的贊同之下发生了德意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延續了几个世紀;因此,除了极北的边界地区的居民之外,甚至那一部分讲丹麦方言的农民(这种丹麦方言与标准丹麦語如此不同,以致南部的德意志居民都很容易听懂),也都认为德意志南部的标准語比丹麦的标准語更容易懂。1851年以后,政府把这一块边区划分为丹麦区、德意志区和混合区。在德意志区,德語被宣布为政府机关、法庭、教会和学校的唯一的官方語言,在丹麦区則是丹麦語。在混合区承认两种語言具有同等的权利。表面上看来这很公正,但实际上,在設立丹麦区时,丹麦标准語是强加給居民的,絕大多数居民甚至听不懂,他們唯一的希望是行政、訴訟、教育、洗礼和嫁娶都用德語。但是,政府为了根除区内德意志化的所有痕迹,进行了一場真正的十字軍征討,甚至禁止家庭中采用任何其他語言进行私人教学,只能采用丹麦語;同时,它又采取間接的办法,力求在混合区内使丹麦語占优先地位。这些措施所引起的反抗非常强烈,因而曾經試图借助一系列煩瑣苛刻的政令加以鎮压。例如,在埃克恩弗尔德这个不大的城市中,凡向議會非法递交呈文即作犯罪論,立即处以4000塔勒以上的罰金;所有被罰款者作为罪犯被剝夺选举权。但是,居民和議會过去和現在一直进行着反抗。

在霍尔施坦,由于丹麦政府不作政治性质的或民族性质的让步,所以就无法使議會核准任何捐稅。政府是不願意让步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願意使自己失去公国的收入。因此,为了制造一些多少合法的根据向公国的居民征稅,政府就召集了一个王国會議——这个會議沒有任何代議制的性质,但却被派作代表丹麦本土、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的用場。这个會議,尽管霍尔施坦人拒絕参加,还是来核准通行于整个王国的稅收,而且,政府

还根据这个會議的决定，規定了霍尔施坦的稅率。这样一来，本应成为独立自主的公国的霍尔施坦，就丧失了任何政治独立，从屬於丹麦人所把持的會議了。

根据这些事实，德国报刊在近五、六年間不断呼吁德国各邦政府对丹麦采取强制性措施。事实本身确实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德国报刊——在1849年后的反动时期內被准許存在的报刊——只是利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作为沽名釣誉的工具。的确，如果那些在自己家中力求在施行煩瑣的苛政方面超过丹麦的德国各邦政府允許的話，一場反对丹麦人的义憤是很容易激发起来的。当克里木战争爆发时，对丹麦作战曾經成为流行的口号。当路易—拿破侖进入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領地时，对丹麦作战的要求又重新提出。現在，看来終於要完全达到这个目的了。普魯士“新紀元”<sup>130</sup>的代表者，以前听到自由派报刊的呼吁时是那么羞澀不答，这时也同后者完全一致了。新即位的普魯士国王向全世界宣布，他一定要解决这个老爭端；老朽的法兰克福議會也开动起自己的全部笨重机器，要来拯救德意志民族。而自由派报刊怎样了呢？欢庆胜利嗎？完全不是！在此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自由派的报刊却一反前言，大叫：当心！它发现，德国沒有舰队可以用来反抗一个海上强国的舰队；特別是在普魯士，它作出种种胆怯的表示。几个月之前被說成是刻不容緩的爱国职责的东西，現在突然被描繪为奥地利的阴谋，普魯士不要参加进去。

德国各邦政府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所表現的出乎意料的热情，是极不真誠的，这一点当然用不着怀疑。正如丹麦的“日报”<sup>131</sup>所說的：

“我們都知道，德国各邦政府的老办法之一就是：每当它們感到需要一些

名声时，就搬出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并激发反丹麦的狂热以掩盖本身的种种罪恶。”

毫无疑问，薩克森正是这样，普魯士現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在普魯士，这个问题的突然提出显然还意味着与奥地利联盟。普魯士政府看到，奥地利从内部瓦解着，而与意大利的战争则从外部威胁着它。当然，眼看着奥地利被消灭，是不符合普魯士政府的利益的。同时意大利战争，路易-拿破侖不会长久地袖手旁观，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不见得不会触动德意志联邦的领土，因此，普魯士是一定要干涉的。这样，就一定会既同法国在莱茵河上作战，又同丹麦在埃德尔河上作战；既然普魯士政府受不了让奥地利被击败，那末又何必要等到奥地利再吃一次败仗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去干涉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冲突，从而使不会为保卫威尼斯而战的整个北德意志都来关心战争呢？如果普魯士政府的思想的程序是这样，那就相当合乎逻辑了，不过，在1859年，即还在奥地利被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之败以及内部震荡削弱之前，这样想也是同样合乎逻辑的。究竟为什么那时的普魯士不按照这样的想法去行动呢？

这次大战是否将在今年春天发生，还说不一定。但是，这次战争如果发生（虽然哪一方都不值得同情），结果一定要发生革命，不管哪一方失败都一样。如果路易-拿破侖被战胜，他的王位必然垮掉；如果普魯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败北，他们就不得不在德国革命面前退却。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1 月底

作为社論載于 1861 年 2 月 12 日  
“紐約每日論壇報”第 617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弗·恩格斯

### 法国的武装力量<sup>132</sup>

根据“哥达年鉴”<sup>133</sup>（它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能找到的最大权威）的资料，1860—1861年法国军队的战时编制如下：

1、步兵：近卫军——12个掷弹兵营，16个轻骑步兵营，2个朱阿夫营，1个猎兵营，共计31个营。基干部队——103个团，每团4个营，共计412个营；3个朱阿夫团，外籍军团2个团，3个土尔科（或土著阿尔及利亚猎兵）团，每团3个营，共计24个营；猎兵——20个营；3个捷菲尔或非洲（惩戒）轻步兵营，巴黎市 pompiers（消防队）——1个营。	
共計 491 个营，或在战时.....	515 037 人
2、騎兵：近卫军——6个团，或37个騎兵連；基干部队——58个团，或358个騎兵連，共計395个騎兵連.....	100 221 人
3、炮兵：22个团——227个炮兵連（其中146个6門火炮的炮兵連——876門火炮——組成野战炮兵）.....	66 007 人
4、工兵.....	15 443 人
5、后方勤务：卫生部队和軍需部門.....	24 561 人
6、宪兵队.....	24 172 人
7、司令部、殘廢兵、軍事学校及其他.....	17 324 人
共 計.....	762 765 人



战时编制就是这样。平时编制如下：

步兵.....	255 248 人
騎兵.....	61 023 人
炮兵.....	39 023 人
工兵.....	7 467 人
后方勤务等等.....	11 489 人
宪兵、殘廢兵等等 .....	41 496 人
<hr/>	
共 計.....	415 746 人

1859年1月，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不久，在“立宪主义者报”上曾公布了法国军队正式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战时编制为568 000人，平时编制为433 000人。試問，在两年当中，在平时编制实际縮减的情况下，把战时编制增加了20万人，这是怎样才办到的呢？

军队每年能有的适合服兵役的青年总数，像以前一样，約16万人。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他們当中实际上征召了4—6万人；要使军队人数保持以前的水平，当时认为这已够用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有伤亡。后来就征召8万人，甚至征召10万人和10万人以上。意味着和平的帝国<sup>134</sup>，比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所需要的炮灰却要多一倍。服役期限定为7年，但是即使假定在最近时期每年征召10万人（这超过平均数），7年内也只有70万人。如果从这里除去由于各次远征和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损失，所剩就未必有60万人了。下余163 000人从何而来呢？

法国皇帝最近的指令中有对这两个問題的答复。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原来由3个营（每营8个連）編成的各团，开始用4个营（每营6个連）編成。这样，在团的内部用简单的重新分配24个連

的办法就把3个营变成了4个营。营的人数有自己的最高限额。如果营超过1000人，它的人数就太多了，一个人的口令指挥不了，而且也太笨重了，不能迅速地机动。而连的人数则可以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改变，连可以有100人，也可以有250人，——这取决于选择，而不决定于必要。用上述方法以同样数目的军官和军士建立第四营，一旦有了人就能把团从3000人扩大到4000人。在战争时期，各团是以3个战斗营编成的，第四营组成后备部队——补充队。因此，100个骨干团的这些第四营，可以再编10万人到军队里来，即骨干人员人数不变而服役者多出10万人。战后，第四营曾经解散，但是不久以前它们又重新恢复了。另外还编成了3个步兵团（第一〇一、第一〇二和第一〇三），这就有可能再编17000人到军队里来。这些新编部队是112000人，所差的51000人可能是军队在1859年1月间由于过去的损失而较战时满额编制所减少的数字。这表明，现在单单法国步兵所拥有的骨干，就足够把我们上面谈的那么多的人组织起来，不必再新编部队。但是从哪里找人来使这些骨干人员都有兵可带呢？

最近7年来军队虽然定期征兵，也还有55—60万人是没有应征的。每年属于征召范围的实际总人数约16万人。每年征召的名额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比这个数字少5万人，而在必要时，还有一批最近6年期间由于征兵时抽到免役号码而得以完全免服兵役的年轻人可用。他们可能至少约有30万人，但是由于这些人长期以来习惯于认为自己永远免服兵役了，由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结了婚，一部分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他们应征入伍，不会得到居民的赞同，而且也是难以实现的。

路易-拿破仑究竟从哪里补充他的这个人员差额呢？用实行

变相的普魯士預备兵制度的办法。从每年能够征召的 16 万人当中，一部分，譬如說一半，用来补充常备軍的空額。其余的編入預备兵的名册里，編成部队，第一年訓練两个月，第二年和第三年各訓練一个月。他們仍然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在 7 年內是可以被征召的，像在基干部队中服过役的人一样。其次，我們有根据推測，如果軍医檢查身体不太严格（战时他們常常是很寬很寬的），那末每年适合服兵役的 16 万人总数，稍加一把勁儿就会达到 20 万人；但是我們現在把这个問題擱在一边。如果每年总数等于 16 万，那末在 7 年期間軍队就有 1 112 000 人，扣除一个整数的損失，还有 100 万兵士。这样，我們看到，由于不久以前实行的新的預备兵制度，路易-拿破侖的部队几年以后将超过現有部队准备接收的兵士数目。而这种情况也已被預料到了。将来团的所有 4 个营都应该成为战斗营；現在正以教导营的名称編着第五营，借口是要訓練被編入預备兵的兵士。这个新的編制保证有可能再編入 103 000 人，因而就把能够有成效地用于現有部队或由常备骨干組成的新編部队中的战士增加到 863 000 人。

法国政府并不满足于此，它还預定再編成 1 个近卫团和 17 个基干步兵团。这 18 个团将有 90 个新的步兵营或 9 万人。

由此可見，甚至根据現在所知道的情况来判断，我們相信，到今年年底，法軍在自己的步兵营、騎兵連和炮兵連里将能够綽有余裕地容納不少于 953 000 人。至于将要用来补充这些新編部队的人員，我們看到，甚至在本年內就可以得到約 70 万人，而不用征召前些年被免役的人。但是，一旦实行不在野战部队服役就在預备兵中服役的普遍兵役制，对最近 6 年內免服兵役的人采用同一原則就相当容易了（拿破侖当年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毫無疑問，

那时候 953 000 人很快将被征齐。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无意中引起了志愿兵运动的人，对志愿兵运动作出了反应，他安静地、不声不响地组织百万大军，同时建造 20 艘装甲巡航舰——可能是要把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护送过拉芒什。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1 月底  
载于 1861 年 2 月 2 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22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 弗·恩格斯

### 毕若元帅論战斗中的精神因素

下文譯自毕若为自己的軍官写的指示<sup>135</sup>。毕若当时是第五十六法国团团长。这是毕若元帅的最好著作之一，沒有哪一点例外。这个指示表述了步兵作战的原則，它的表述比任何国家的軍事书籍都有力、肯定，其明确性也只有长时期的軍事經驗才能提供。这些原則法国人甚至現在还遵循不渝，他們一直是靠着这些原則，战胜了那些固守平时长期形成的旧习、看来相信巧妙的战术胜于相信旺盛的士气的軍隊。这些原則不是新的，而且也决不单单是法国的，但是在这部著作中，这些原則成功地綜合了起来，用通順精辟的語言加以叙述。它們絲毫沒有取代战术学，然而却是对战术学的十分必要的补充；此外，其中大多数原則都非常清楚，不要很多軍事知識就可以理解，因此大部分志願兵完全能够看懂。

---

先生們！部队打仗的艺术对战斗行动的成敗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这种艺术，正确的战斗部署可获胜利，而在部署不好的情况下，也可防止最坏的后果。士气高、指揮强、用正确的作战原則教育出来的部队与像大多数欧洲軍隊那样組織和訓練的部队之間的差別，就像成人与小孩之間的差別。我根据

20个会战的經驗，确信这种情况是真的。我希望你們也确信这一点，并且用你們所有的一切办法来帮助我提高第五十六团的精神状态和战斗訓練，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使世界上任何帝国或王国的近卫軍在对双方同样有利的地形条件下都不能抵抗我們哪怕是5分钟。

先生們，你們大多数都看到了步兵战斗，这些战斗仅仅是彼此平行配置的部队远距离的胆怯对射而已。

双方在期待胜利时，看来都指望了偶然事件，或者指望了它們的子彈能够引起对方的恐惧心理。双方消耗了千百发子彈，但是，唯一的結果是双方死伤了一些人，这样一直到出現了某种多半与作战部队无关的情况，迫使这些横队中的一个横队退却为止。以这种方式耗尽了自己的彈药，队伍又大大稀疏了的部队，是很少願意采取新的努力的，所以一支根据更正确的原則行动的生力軍，就很容易使他們潰逃。

訓練良好的步兵應該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战斗。現在我們試圖确定一下應該使我們大大优越于欧洲各国步兵的那些原則。

先生們，这些原則絕不是关在书房里空想出来的結果；它們是我根据1808年西班牙战争以来的經驗而制定的，它們一直使我在同西班牙人、英国人<sup>①</sup>和奥地利人的斗争中得到成功。我希望你們也它們做指导，因為它們同你們在你們参加的战斗中的亲身观察是相符合的；你們應該尽一切可能把它們傳授給自己的部下；一旦这些原則深入到了从鼓手到团长的全团的意識，第五十六团就可以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那时只有同时对它采取行动的几个兵种的联合力量才能把它打败，而光靠步兵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即使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它也不行。

战斗有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我认为前者最为重要；但我們先从后者讲起吧。

**进行远距离射击是坏步兵的特点；好步兵是爱惜彈药的。**正因为射击是步兵最主要的力量，它就不應該白費彈药，而必須教它把瞄准练到最精确的程度。如果还不是进行射击的时候，那就要把自己的部队控制在敌人的射程以外，或者隱蔽在掩体内。射击的时候一到，那就要坚决而沉着地冲向敌人，

---

① 毕若元帅曾以少校或中校軍銜在卡塔卢尼亚指揮了苏舍元帅軍隊的一个营。大家都知道，在西班牙的这支法軍部队得到了最大的成功，陣地守得最久。

这可以使你们完成任何任务。如果敌人意外地坚守阵地，并且让你们非常接近了也不开火，你们就应该首先齐射，并且注意到你们的兵士每次射击总要装两发子弹。由于采用两发子弹射击，我不止一次地取得了成功。在激战中，我也会忘掉了下相应的命令，但是你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我认为这有重大意义。由于沉着、果断和两发子弹射击，你们很少有必要再来一次齐射，不管你们攻击敌人的阵地也好，反击敌人的攻击也好。

凡是对作战的问题稍微有一点点研究的人，都会同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拿着装好子弹的武器走近敌人，而敌人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弹药，敌人怎么能够抵抗你们呢？敌人的精神状态被瓦解了，因为他在不可能不具有杀伤力的近距离齐射面前感到了恐惧，于是就会退却。那时就齐射吧，冲进敌人的队伍和**捕捉俘虏**——这比打死要好。**在你们用刺刀杀死1个人的时候，你们本来是可以俘获6个人的。**这样的战斗使胜利者付出的代价很小；你们在进攻时要损失几个人，但是你们一接近敌人并击败了他，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先生们，这种战术会保证你们胜利，而且如果全军掌握了它，那末不管战斗部署怎样不好，它都会取得胜利。后者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但是如果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在那里进行打击的地点，我们就应该做到击溃我们面前的任何敌人。杜盖-特鲁安的战术就是如此，而且他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是由于这种作战方法，而不是由于他的所有其他才能。他接近敌人的军舰，而且他的大炮是装好炮弹的，而乘员却躺在甲板上；当他的军舰刚一接触敌船，他的乘员就一跃而起并向敌船的甲板进行了最猛烈的射击，然后接舷战就已经没有困难了。

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我们还应该利用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尽可能多的优势。巧妙地利用散兵将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他们的行动，无论在进攻或防御中，始终应该在密集队形的兵士的行动之前。在进攻中，他们将找到远距离观察所无法发现的地槽，并且将对敌人队伍进行疾风射。这将扰乱敌人并妨碍他准确地瞄准不进行射击而成展开队形进攻的步兵。应当尽可能派他们到那些**不发生决定性搏斗的地点去**。但是，如果情况要求他们在进攻横队的前边行动，那末最后他们应该退到它的翼侧，以免妨碍它的行动，然后再试图走到敌人的翼侧，以便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并捕捉俘虏，或者他们应该通过营与营之间的间隔退却，或者平卧在地上让步兵横队走到前面去。

散兵像成展开队形的步兵一样，不应该白費彈药。問題不在于，不当简单地子彈交流，——这些子彈应该有助于取得成功。为此，应当在步兵成横队进行攻击之前的那个时刻，給散兵指出他們在开火之前必須占領的陣地；他們剛一开火，步兵横队就进入攻击。你們明白，如果让散兵紧靠敵軍孤立地呆上一会儿，他們就会被击退，他們的任务也会完不成；你們則势必給他們增援，以击退迫使他們退却的敌人散兵，不过这样就非常不利了。所以只有 *à propos* (及时地)把散兵投入战斗，这是极为重要的，最适宜的时机差不多总是攻击时机。如果敌人在这个时机以前就开始以自己的散兵扰乱我們，我們就以突然的、短促的、但是坚决的攻击打退他們。你們一定能迫使他們退却，不过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派出同他們平行的散兵綫，而是从翼側迂迴他們，或者以一个連的兵力打断他們的战綫(这个連要以集中的兵群涌上去)。这是精神作用的結果，让我來說明如下。

散兵是不可能精神的力量和团結的感情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集体精神和統一指揮的結果。每个散兵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自己的指揮員，他所考慮到的只是本人的力量。他看到大的兵群跑步向他挺进；他太弱了，以致于坚持不住；他退下来。他的左右邻也是一样，并且又影响到自己的左右邻，后者无意識地仿效他們，或者害怕被截断，逃了起来；他們跑到更远的后方聚在一起，重新射击。

我們的攻击連将不回击这种射击；它或者再次退却，或者在某一地褶隱蔽起来。没有比这些根本不会有任何結果的散兵的連續性小战斗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你們浪費彈药，使自己的人精疲力竭，却没有改善情况，于是往往在决定性时机你們会感到东西不够用，因为你們把这些东西这样白白地浪費掉了。我特別強調这个时机，是因为白費彈药是我国步兵，也是其他一切国家的步兵的一个最大缺点。在許多情况下，在半小时的射击以后和在取得某种成功以前，你們会听到四处都在大声埋怨，說子彈完了；为了求得子彈补充，兵士們便离开战斗队形，而这常常导致失敗。一次最大的会战，一个兵士60发子彈就应该够用了。1815年，毕若上校指揮的第十四基干团在阿尔卑斯山进行了8小时的战斗，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子彈。在这8小时內，敌人不断地射击，而第十四团只还击了几个齐射，而且还只是在奥軍轉入攻击，迫近它的陣地的时候。該团总是在齐射后立即轉入白刃冲击，于是，不用繼續散兵射击和乱射，就决定了敌人攻击的結局。双方回到了自己的相隔很近的



最初陣地；奧軍繼續進行射擊，而第十四團則不作射擊，一直到敵人重新發動攻擊。

這個例子的目的也在于幫助你們領會和珍視防禦戰的正確原則，即：自己永遠在最後的決定性時機進行攻擊；但是在防禦中，以及在進攻中，還有一個異常有效的制勝方法，這就是儘可能避免在部隊平行配置的情況下作戰，因為在這種配置下，優勢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等的，而且，只有依靠精神優勢和更有效的兩發子彈射擊才能使其結局有利於我。所以在決定性時機，我們將力求包圍敵人的翼側。在防禦的條件下，在起伏地上，這一點是相當容易實現的。當敵人已經完全展開了攻擊的時候，我們把我們的一部分預備隊成縱隊派到陣地的翼側，這些分隊在決定性時機出現，向前推進和展開，以便從翼側攻擊敵人；我們派散兵到敵人後方，當每個營或者向敵人翼側推進的分隊剛一展開，他們就立即攻擊，不給敵人以挫敗攻擊的時間。敵人受到正面和翼側同時的攻擊，一定很快就被擊潰。

這種方法在我們進攻時也是可以利用的。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不大的縱隊在展開的橫隊的两翼後邊推進，在相當接近敵人之後，也改變成橫隊，延長自己部隊的正面，組成一個包圍敵軍橫隊的半圓形；如果這樣做我們的兵力不足，進攻的橫隊的翼側營在行進中改變成縱深疏開縱隊，走到敵人翼側，重新組成橫隊並攻擊，而由散兵占據它們中間的間隔。我認為這個機動對達到目的是非常適合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如果營長很善於測定距離，使這個機動開始得不太早不太晚的話。當然，在夜間或起伏地可以使你們潛入敵人翼側的時候，首先應該利用這一點。

退却時應該特別節省彈藥。當你們用射擊來防禦時，你們會使自己的處境惡化，因為你們一點也不會離自己的指定地點更近一些。有時你們甚至必須跑步才能走到敵人的射程以外。這常常成為避免被消滅的唯一辦法。由於採用了被錯誤地稱之為系統退却的方法，進行緩慢的逐漸的退却，有許多部隊都被消滅了！唯一合理的方法在於用任何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退却時這個目的就是迅速地走到敵人的射程以外，因為情況不允許你們繼續戰鬥；你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應該由於錯誤地理解了榮譽感而給自己提出投入戰鬥的目的，這種戰鬥對你們說來只能是毀滅性的，而且正如你們確信的那樣，要再擺脫這種戰鬥，常常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迅速退却，在方法上才是正確的。從我們當代一位偉大的統帥的一生中，就可以舉出這種退却的

例子。

在馬森納元帅从葡萄牙退却的时候，奈元帅接到命令要用后卫部队阻擋英軍前进，以便輜重队有时間通过隘路。他以他所特有的毅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因为英軍援軍源源而来，要繼續保持住占領的地区就不可能了。他放棄这个地区之后，不得不往下退到一个狹谷，再登上河谷后面的另一丘陵的斜坡；在这段時間內，他的部队可能受到敌人的射击，因为敌人当然不会放过机会馬上占領放棄了的陣地。元帅认为，如果緩慢退却，他就会遭到巨大損失；所以他命令各营旗手、司令部通信兵和其他的人在高地后方标出一道新的战綫，战綫的經始应由參謀軍官制定。这事剛一完成，各营就根据他的命令跑过山谷并占据了这道战綫，战綫就这样好像魔杖一揮地出現了。沒有这个出色的預防措施，我們会損失許多人，而且事情可能会以我們的被击潰而告終。同时很明显，当騎兵威胁着你們的时候，这种机动是不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尽量更快地退却，同时保持自己队伍的适当队形。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些冒充战术专家的人說，應該以慢步进行退却；我一向都觉得这个原則是有点毛病的。无疑，有时候一部分部队應該擋住敌人，保证其余部队的退却時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們不必慢步行动，你們應該战斗，而且常常應該向前推进和攻击，以便重新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和破坏敌人的士气。但是，当这支部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目的达到了，当敌人部队越来越集中而使这支部队不可能繼續战斗的时候，它就應該尽快退却，越快越好。

因此，我們要学会迅速地、方法正确地退却，尽管不保持队形；应当学会立刻恢复自己的队伍，在敌人的一个翼側以展开队形或普通队形跑步改成橫队，并且始終最精确地瞄准。

我始終认为士气比体力重要。你們要树立士气，就要使兵士养成高尚的精神，使他們爱光荣，有团的荣誉感，首先是发揚他們的爱国精神，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顆爱国的种子。只要你們能够取得兵士們的信任，你們这样来教育他們，就能够容易完成大事业。为了取得信任，你們應該履行你們對他們的一切义务，同他們交朋友，常常跟他們談战争，談作战方法，使他們相信你們有办法很好地領導他們。在火綫上，你們應該給他們做出高度勇敢和十分沉着的榜样。

你們應該特別注意能够有助于提高你們兵士的勇气和削弱敵軍勇气的一切。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第五十六团从来就不让敌人攻击它；在决定性时机它总是把战斗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攻击敌人。在防御中，它配置在它预定进行战斗的战綫后面，以便在决定性时机向这个战綫推进。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因素的有力影响是明显的：配置在自然条件有利、防御設備很好的陣地上的部队，拥有一切物质上的优势；而布置在这里的部队如果它們只限于在原地作战，也仍然差不多一定要被赶出这个陣地的。可以說，精神方面也好，物质方面也好，良好的防御始終應該用进攻来实现。在敌人的翼側和后方的进攻行动差不多总是有效果的；即使进攻行动只是由一小群兵士进行的，也对敌人的精神状态发生特殊的影响。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最好的机动就是在攻击橫队的翼側后边組成密集纵队，这些纵队在你們同敌人刚一进入直接接触的时候就展开并包圍敌人。既然这种机动是极其有效的，你們就必須警告自己的兵士，叫他們預防他們自己也可能受到这样的攻击，并且給他們指出，怎样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攻击。还必须預先告訴他們后方可能有人惊叫“我們被包圍了！”、“我們被截断了！”，等等；應該告訴他們：后方的殿后兵和精兵分队有严格的命令用刺刀杀死或者枪毙敌人的所有奸細或我們自己的散布恐慌的坏兵；一切敢于威胁我們翼側和后方的敌人部队，将被我們的預备队迅速消灭，我們的兵士这时應該考慮的只是如何击潰我們面前的敌人。

其次，你們在改善自己部队的精神状态时，要注意不使你們的队伍由于兵士借口护送伤员而漸漸稀疏。战斗过后，如果我們不是离得很远，我們对伤员会給以应有的照顾；但是，我們的主要任务，我們的首要責任，是夺取胜利。胜利了的軍队的伤员任何时候也不会被丢下不管的；而失敗了的軍队的伤员就不得不遭受无数苦难了。所以，在战斗时期，看护伤员是一种假憐憫，而且往往簡直是对胆小怕死的一种伪装。在这种情况下，軍官們應該再做出忠于事业的榜样，受伤时拒絕那些應該进行战斗的兵士們的任何援助。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期間，可以看到，我們的許多伤员把那些要送他們去医务所的伙伴們打发回营了。

保持兵士的勇气的最好办法之一，是軍官在战斗的各个阶段的出色行为。如果团在炮兵的火力之下被阻呢？那时他們應該在自己兵士們的前边

自豪地走来走去，并且用愉快的交談和鼓气的話語来保持他們的情緒。如果猛攻敌人的时間到了呢？那时他們應該准备自己的兵士去猛攻，再一次告訴他們上述的射击原則，并且建議他們在白刃战中尽可能地彼此靠近些，一听信号就迅速集合。

有个防止你們兵士过早开火的好办法；这就是軍官們在进攻橫队的前面騎馬前进。团长可以說：“兵士們，你們可不要射击自己的軍官呀！我在开火的时候到来之前将走在你們前边。”这样投入战斗的兵士，总是很勇敢的，而且很少遭到失败，因为他們很少会遇到具有这种坚强精神和遵循着这种作战原則的敌人。

如果出現騎兵，就必須提醒兵士們，我們的方队有力量使他們成为攻不破的。至于我，我可以向你們表示，我真希望在我們将要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我們受到騎兵的攻击——我深信这会給第五十六团带来光荣。

对士气的最严厉的考驗是退却。有人常說，法軍不太适合这种战斗，这等于說，法軍是坏兵。这是胡說。最近40年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法軍在好的指揮員的领导下是能够完成出色的退却的。人們常常认为民族性格是失败的原因，其实應該归罪于那些指揮不当或不能提高部队士气的將軍們。

古語說：“你要做綿羊，別人就要剪你的毛。”在退却期間你們應該做獅子；你們給予跟踪追击你們的敌人三四次有力的打击之后，別人就会尊敬你們。甚至只有不多的战斗經驗，也能够容易在后卫战中获得某种成功，而这就大大有助于提高退却的軍队的士气，使追击部队十分犹豫起来。你們在退却时总是有可能选择战斗地点的；在那里你們集結和布置自己的部队，要便于包圍在追击时大大伸长的敌人纵队的头部。每个人的任务應該事先准确地規定好，战斗應該又快又猛。决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犹豫或动摇；敌人纵队的先头部队必須打掉，然后你們快退，避免跟即将源源赶到的援軍战斗。

先生們，我說的已經够使你們了解和珍視士气的威力了。当軍官們知道如何鼓舞自己的部下，这一点有了把握的时候，士气就高涨起来；巧妙的、合理的和勇敢的行动有助于士气的巩固。你們應該努力在和平环境里使自己的兵士們明确地認識到你們在战争条件下能做到什么。这一点你們是做得到的，如果你們不只限于訓示、檢閱和枯燥的操练的話；无疑，所有这一切都

是有益的东西,但是它們并不影响兵士的精神状态。你們應該同自己的兵士談我們过去的战争,給他們讲我們的勇敢军队的功勋,引起他們超过这些功勋的願望,——一句話,要想方設法使他們爱光荣。

篇首按語是弗·恩格斯于1861年2月初写的

載于1861年2月9、16日和3月2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第23、24和26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ESSAYS

## ADDRESSED TO VOLUNTEERS.

[REPRINTED FROM 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LONDON:

W. H. SMITH AND SON, 186, STRAND.

MANCHESTER: W. H. SMITH AND SON, 12, BROWN STREET.

1861.

“志願兵讀物”一书的扉頁



## “志願兵讀物”单行本序言<sup>136</sup>

下面的文章起初是为“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写的，現在，根据該杂志主人的願望以它們現在的形式重印，据他們說，一个多少有点地方性的期刊所能提供的范围有限，而这些文章是值得在志願兵中推广的。这种看法是否公允，让讀者評定吧。

想必无須附带說明，在論步槍和論法国輕步兵等篇文章中所談的事实并不是新鮮的，独有的；相反，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別的史料(沒有必要一一列举)編写而成的。这些文章中唯一可以算做独創的部分，是作者的結論和作者表述的見解。

弗·恩·

1861年3月9日于曼彻斯特

載于“志願兵讀物”1861年倫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志願兵讀物”



## 弗·恩格斯

# 志願兵將軍

志願兵运动缺少一样东西：內行的局外人公平合理的、同时又坦率而真誠的批評。志願兵成了公众和报界的寵儿，以致做出这样的批評是完全不可能的。誰也不会听取这样的批評，誰都会說它是不公正的，不高尙的，不合时宜的。志願兵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中的缺点，差不多总是被默默地放过去了，可是每个部队如果完成任务比較令人滿意，那就会被捧到天上。人們用温和的口气提出的任何不偏不倚的意見，都遭到猛烈的譴責。在任何地方，人們只要一談到有关志願兵的問題，如果不准备热烈地大吹大捧一通，他們就总是要落一个自視过高的势利小人之名。志願兵能够同世界上任何軍隊作战，人們就是常常用这样的大話来挖苦志願兵的！任何一个基干师的演习，都不会比他們在海德公园、爱丁堡、牛頓或諾烏斯利的演习更好，人們就是常常这样告訴志願兵的！

且不談这些在任何时候都十分可笑的无聊奉承吧，我們完全願意承认：志願兵本来应当先給以相当的考驗，然后才能對他們的能力得出公正的意見。但是这样做的时期早过去了。如果志願兵运动在存在快两年以后仍然經不起批評，那它就永远經不起了。我們认为，去年夏季举行的大檢閱是这个运动从童年阶段到青年

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这些檢閱，志願兵实际上已自己招来了批評，不过这种批評沒有由那些本来應該这样做的人公开說出来（只有一两个例外）。

缺乏坦率而真誠的批評和这样大肆吹捧的后果，現在已相当清楚了。未必找得出哪怕是一个存在了 18 个月的志願兵部队，它不暗自相信它的訓練已达到应有的水平了。志願兵兵士仅仅經過各种最簡單的营的队形变换、平坦地上散兵战教练的規定課目以及少許步枪射击练习，他們就过快地准备声明，他們能够成功地对付这一切，就像基干部队一样了。軍官們对自己的看法如何，已被差不多每个部队里都有的追求晋升上尉、少校和中校的情况所表明。誰都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他所能获得的任何軍官軍銜；无疑，既然人員的提拔多半不是按照功績，那就难怪他們常常根本不称职了。十分賞識志願兵的报界和公众把他們的教练說成是完美无缺的，軍官和兵士們也坚信这一点，以致他們把軍事勤务看成是一种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他們本身速成的成績居然还没有使他們认为：在一个依照志願兵原則可以容易得多地造就精兵的国度里，拥有受过长期訓練的軍官和兵士的常备軍是完全多余的，这总算是一件怪事。

志願兵运动的报界朋友們使它受到損害的第一个明证，就是去年夏季在倫敦举行的作战演习。志願兵的某些雄心勃勃的上校决定，是让自己的兵士們体会体会战斗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了。当然，正規軍当中的聪明人都摇头，但这是沒有意义的。要知道，这些正規軍人是仇視志願兵运动的；他們嫉妒志願兵；海德公园檢閱的成功差点儿使他們发了瘋；他們害怕志願兵的作战演习超过基干部队以往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等等。难道志願兵沒有进

行过操枪动作、排教练、营教练和散兵战演习嗎？他們的軍官固然不久以前还是普通的非軍人，难道現在他們不是有經驗的上尉、少校和上校了嗎？为什么他們不能像指揮一个营那样成功地指揮一个旅或一个师呢？他們軍銜不高就那样成功，为什么不能当一当將軍呢？

作战演习就这样进行完了，根据所有的报告来看，它只不过是一次演戏。战斗进行时，极端輕視所有地褶，根本不問射击效果，真正滑稽可笑地夸大任何作战演习所固有的一切假設。兵士們什么也沒有学到，他們带走的是与实际截然相反的战斗概念、空着的肚皮和疲乏的双腿。后两者或許可以认为是使这些未成熟的战士得到某种好处的唯一成果。

这种儿戏在这个运动发展的童年阶段是可以原諒的。但是，我們对于現在再搞这类尝试將說些什么呢？我們倫敦的那些不知疲劳的自封的志願兵將軍們又干起来了。去年夏天的荣誉使他們不能安靜下来。一般規模的普通作战演习已經滿足不了他們的虛榮心。这一次應該进行一場大决战了。一支拥有两万志願兵的軍隊將从倫敦調到南海岸，击退入侵并于当晚返回倫敦，以便次晨照常工作。正像“泰晤士报”完全正当地指出的，所有这一切是在沒有任何組織的情况下进行的，既沒有司令部，也沒有軍需部門、陆运工具、团輜重队，甚至沒有背包和基干部队兵士帶在背包中的一切必需的行軍用品！但是，这仅是問題的一方面，这仅仅表明了我們的志願兵將軍荣幸地拥有一种不可思議的自負这一个惊人的特点。“泰晤士报”沒有提出怎样取得普通的战术知識和掌握軍隊的指揮艺术這個問題。要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問題。志願兵的訓練直到現在还只是在平坦地上进行的；但是戰場

通常絕不是平坦地和非起伏地，而恰恰是对起伏地和丘陵地的利用組成全部实用战术即部署战斗部队的整个艺术的基础。現在要問，志願兵的將軍、上校和上尉怎样才能掌握这种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必須学习的艺术呢？在什么地方教过他們这种艺术呢？对这个实用战术基础注意得太少了，以致我們找不到一个部队是受过起伏地的战斗教练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作战演习的所有这些嘗試都只会变成一种戏剧演出，这种演出也許会滿足外行的观众，但是对那些被迫参加作战演习的人們是絕對沒有益处的，而且只能促使志願兵运动在目击这个場面的軍人的心目中具有一副滑稽相。

使我們吃惊的是，我們看到，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曼彻斯特也在进行嘗試来造就志願兵將軍。我們无疑不像我們的倫敦朋友們走得那样远；我們將不搞作战演习，而只在曼彻斯特全部志願兵的参加下搞一个野外演习日，有点像牛頓的檢閱那样，而且这些演习将在比較平坦的地形上举行。我們在这里想說明一下，我們远不是要指責組織野外演习的这些嘗試，相反，我們认为，每年进行6次这样的作业，会对曼彻斯特的志願兵大有好处。我們只想补充一点：我們认为最好是让这种野外演习在比較有点起伏的地形上进行，以便使机动(针对假想敌人)更加多样一些，并且逐漸使軍官和兵士养成在起伏地上机动的习惯。这种演习会給副官們提供大好机会，使他們以后能在軍官訓練中联系这些机动来讲授利用地形的方法的实习課。因此，我們不但贊同这个計劃，而且甚至希望看到这个計劃的扩大和条理化。但是，我們从当地报纸星期六发表的一則簡訊中获悉，在这次演习中，志願兵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切事情。換句話說，他們的总司令将是志願兵，旅长也将是志願

兵，司令部也由志願兵組成。由此看来，我們这里在嘗試着把倫敦造就志願兵將軍的制度輸送到曼彻斯特来，这样做我們是坚决反对的。我們完全尊重指揮駐曼彻斯特各团的軍官，但是我們要說，在他們成为完全有素养的营长以前，他們还应当学会許多东西——这里我們认为沒有任何例外。如果他們的水平还同他們已經担任的職責不相适应，就力图担任一天更高級的指揮，那末可以断言，他們会因此而給志願兵运动带来莫大的損失，他們不过是在玩兵形游戏而已，并且会把这个运动下降到最低級。如果領導自己的营，他們就会适得其所，就能照顾好自已的兵士，而且自己也会学到东西。当假牌將軍，他們对于自己的兵士和自己本人，都不会有实际好处。荣誉和光荣屬於我們曼彻斯特各团的副官們，因为他們的团能够成为現在这个样子，功劳大半屬於他們；但是他們的位置應該是在自己的团里，因为团里目前沒有他們是不行的，而如果他們哪怕是有一天拿副官、將軍或副旅长当儿戏，那他們是不会給这些团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这样做，他們自己也一定不会感到特別滿意。

我們在曼彻斯特有一个陸軍北方师司令部，拥有很多有能力的司令部人員，而且有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騎兵团駐防，的确沒有任何必要做这种浮夸的事。我們认为，集中这样多的人，并且武装起来以后，只有把領導权和自由任命师、旅的參謀軍官、队列軍官的权利一并交給区的司令，才会更加符合軍事隶属关系和志願兵本身的利益。无疑的，志願兵将像以往那样，受到友好的对待。那时，当他們师长和旅长的人，都精通业务，善于指出志願兵可能犯的錯誤，而且志願兵也会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原来的編制。无疑的，这时会排除上校当將軍、少校当上校、上尉当少校的事情；这会带

---

来巨大的好处,因为在曼彻斯特不会进行假牌將軍的制造了,而倫敦現在正是因此而获得虛榮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3月上半月

載于1861年3月16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第28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

## 弗·恩格斯 布萊頓和溫伯耳登

倫敦及其郊區的志願兵部隊在復活節星期一的行動，看來完全證實了我們在“志願兵將軍”<sup>①</sup>一文里的預言。蘭尼勒勛爵想試圖在他親自指揮下把自己區的所有志願兵集合一天，一下子就引起了各部隊間的分裂。有一位柏立勛爵出來競爭總司令的候選人；他用溫伯耳登的野外演習日來同布萊頓的作戰演習對立。在各部隊中間發生了很大的意見分歧，結果是：有些部隊去布萊頓受蘭尼勒勛爵的指揮，有些部隊去溫伯耳登受柏立勛爵的指揮，有些部隊去的也是同一個地方，但是獨立行動；也有些部隊去里士滿，有些部隊去旺斯特德。這種分散本身不會帶來任何損害。每個部隊是完全不依附於別的部隊的，有權隨便利用自己的節日。但是，早在這次分裂以前就發生的，大概還要繼續一個時期的這些激烈爭論、個人爭吵和仇視表現，必定帶來而且已經帶來很大損害。軍官們不是站在這邊就是站在那邊；他們的兵士也同樣這樣做，但并不總是和自己的指揮官在一起，於是大多數的倫敦志願兵就分裂成兩大派——蘭尼勒集團和柏立集團。接到開往溫伯耳登的命令的部隊當中的許多兵士出現在布萊頓，沒有攜帶武器，但是穿着軍

<sup>①</sup> 見本卷第274—279頁。——編者注

服，以表示抗議自己的直接長官的決定和命令；而對這種同情的表示感到特別滿意的蘭尼勒勛爵，甚至把他們編成了一個臨時步兵營，而且表現出一種在任何一个軍隊里至今還沒有遇到的細致的軍人趣味，讓他們同自己的兵士一道在他面前用分列式通過。至少“每日電訊”<sup>137</sup> 是這樣報道的。

現在，我們要問，蘭尼勒勛爵或柏立勛爵有什麼權利把自己提出來作志願兵將軍的候補者，從而在一向協同一致行動的部隊之間引起糾紛呢？這兩位軍官都在正規軍服務過；如果他們原來有當將軍的大志，那末在他們面前，像在所有別人面前一樣，達到這種地位的通常門徑是敞開着的；就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他們達到這種目的的機會要比他們的絕大多數同行多 10 倍。他們在加入志願兵部隊的時候明明知道：這支部隊的最高軍銜是中校軍銜；志願兵一旦被征召服現役，他們將同基干部隊、民軍部隊一道被編成旅，並且交給基干部隊的旅長指揮；英國軍事編制的性質本身，不允許從任何別的兵種任命將軍，只能從基干部隊任命。他們追求志願兵臨時將軍的地位，是為了獵取無論是他們或任何別的志願兵軍官都永遠不會被任命的職位，而且，由於他們缺乏指揮大量部隊的經驗，也沒有能力擔任這種職位。但是，如果他們只是由於想當一天的將軍，就破壞自己區各部隊間的團結一致，並且胆敢給運動帶來嚴重的損害；那末，他們就更應該受堅決的、嚴厲的譴責了。

直到現在，在志願兵所有大的集訓中，總司令的職務和任命旅長、師長的權利，通常都是授與區的司令的。我們在上一篇文章里說過<sup>①</sup>，我們完全贊同這個制度，因為它符合軍禮和隸屬關係并

---

① 見本卷第 277—279 頁。——編者注



且保证任用通曉本身业务的指揮官。我們現在看到，这种制度是有更大意义的。如果复活节集訓的指揮权委托給有关軍事当局，那就不会发生分裂，并且能够避免所有这一切爭吵。但是，看来倫敦的指揮官們向自己的兵士灌輸了一种极端荒謬的害怕总司令部的心理。他們叫嚷：“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叫总司令部管事！”我們在北方沒有表現出这种狹隘性。我們总是同我們天然的軍事长官們友好相处，并且确信这样做的好处；我們也希望老制度仍然繼續实行下去，使我們避免現在正在使倫敦部队陷于分裂的这些可笑的爭吵。

倫敦人对总司令部不信任到什么程度，从斯卡利特將軍来到布萊頓(他是总司令部委派汇报演习进程的)一事而引起的吵嚷中可以看出。各部队里的聪明人都大搖其头。派这位將軍到这里来是总司令部的由小及大的第一步。如果把这种情况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放过，那就預示着最可怕的后果。志願兵是應該表示反对的；的确，也提出了这样的意見：斯卡利特將軍无权接受只有郡的总督才能接受的敬礼。問題最終是这样解决的：他們两人同时出現，一起接受敬礼。但是这样的問題居然能够成为辯論的对象，这个事实表明，有些志願兵对自己的地位認識得多么不正确。

这样一来，我們看到，無論是在部队的紀律方面，無論是在隶属关系或者哪怕是在尊重高級軍官方面，这次复活节集訓都沒有給倫敦志願兵带来好处。

在談到某些野外演习日之前，我們必須指出，我們只能根据在軍事方面极不充分而又含糊的倫敦报刊的报道；因此，如果我們事实有錯誤，这就不能归咎于我們了。

兰尼勒勋爵的5个旅走了分列式以后，就占据了布萊頓以东

的障地，面對着該城。這些旅很小，每旅有 3 個營，平均每營 400 人；需要用這些兵力占領一排山崗，而這排山崗太寬，這支人數不多的部隊是不夠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 7 000 人接戰，那就是估計敵人在數量上的優勢不很大，否則，部隊就會退到預備隊那里去。因而，指揮官就會像通常所做的那樣，把自己的部隊分為第一綫、第二綫和預備隊，盡量保證自己的翼側，責成自己的預備隊和主力（假設它們配置在後方）擊退敵人的任何迂迴運動。但是，差不多可以从所有的報道中看出，蘭尼勒勛爵竟把自己的全部 7 000 兵士拉成了一條綫！他的計劃是按照超出部隊數目兩倍的人數制定的；既然只來了 7 000 人，而不是兩萬人，所以他就用這支不大的兵力占領了給兩萬人大部隊用的整個地段。如果真是這樣做的，那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蘭尼勒勛爵追求志願兵或任何別的將軍職位的問題了。我們是最不願意相信他採取了這樣荒謬的行動的，但是我們從未見過通常自相矛盾的報刊差不多是一致這樣報道的，所以應該相信，事情原來就是這樣。我們甚至获悉，曾經有一支由幾個連組成的小預備隊，但是其中三分之二一下子就被調到第一綫了，這樣一來，在戰場上就連第二綫或預備隊的影子都未必有了。

這個具有自己的假想第二綫和假想預備隊的第一綫被假想敵人攻擊了，假想敵人遇到前面散兵的射擊，然後就被右翼各連的橫隊射擊所擊退。為什麼訓練志願兵在作戰演習中進行橫隊射擊，我們可說不上來。我們相信，所有參加過戰鬥的兵士都會同意我們說的：在橫隊正步前進時期一度採用的橫隊射擊，現在完全過時了；它永遠也不能在處於敵人的正面的情況下帶來任何好處；在散兵射擊與齊射之間是沒有什麼適用的中間環節的。

假想敌人击退了防御部队的第一綫。第二綫和預备队（像應該假設的那樣，它們归根到底應該支援第一綫）的行動是怎樣描述的，我們是莫名其妙的。各營要假定自己不僅是被擊退了，而且還要假定得到了援助。然後，位於後方高地的第二綫被占領，又被放棄；但是在第三地區突然出現了一個變化：假想援兵到來，敵人被擊潰了，但是又沒有遭到認真的追擊。

“泰晤士報”告訴我們，所完成的運動都是最簡單的運動。“電訊”記者從一個軍官那里得到一個簡報，是關於他的那個營的運動的報告：

“橫隊成四行隊形到達之後，在第一連的正面之前組成一個四分之一距離的縱隊；縱隊開始向左走並面對第一連重新展開，成橫隊（受第一連掩護）前進，再站住，然後發出集合信號，散兵開始行動；從各連右方射擊；橫隊退却，成4行從各連的最右翼退到後方；正面改成縱隊；在第一連後邊組成四分之一距離的縱隊；縱隊以排為單位圍繞中央走過；為了繞到後方遠處，縱隊再次展開；向左前進，展開成橫隊，並且齊射；從右邊沿後方成連縱隊推進；對第一連排成橫隊；在第一連前面組成四分之一距離的縱隊，對第二連展開成正面；然後，第一連推向戰綫，其餘部分向右前進，在第一連後面組成四分之一距離的縱隊，在左側成4行，這樣退出丘崗。”

關於這些運動是怎樣完成的，我們只知道，像志願兵通常的情況一樣，距離常常被破壞，各連在編成橫隊時是零零散散的。

在溫伯耳登，格萊弗諾勳爵一清早帶着自己的營進行了演習，當柏立勳爵的兩個旅（不到4000人）到達的時候，他已經走開了。這兩個旅進行的演習是很簡單的，但是它們非常有助於兵士們了解在真正的戰爭中會發生的動作和隊形變換。所有這一切在麥克默多上校的演說里都講得很好，我們只須補充一點：我們在這裡看到了橫隊射擊，它是用來充實散兵退却之後與齊射開始之前的一

段間隙時間的——这种做法，我們最堅決地認為從一切方面來說都是錯誤的。在這樣的時機，威靈頓公爵會寧願讓他的兵士就地躺倒，也不會讓他們上去遭受炮兵火力，并用軟弱的、沒有效果的、使他們本身泄氣的橫隊射擊來還擊炮兵火力。

在所有其他方面，我們完全贊同麥克默多上校在他那篇值得贊揚的演說中所闡述的意見，我們就以他的演說來結束這篇文章吧。我們希望全體志願兵注意他所談的連隊列教練，並且牢記在心。雖然志願兵的基本訓練必然不如正規部隊兵士的訓練那樣完善，但是對於使營具有穩定性來說，連隊列教練是有極大意義的。只有特別注意連隊列教練，才能在某種程度上彌補這個不可避免的缺點。

麥克默多上校說：

“志願兵們！沒有必要對內行的人們來詳細地讲解你們今天的行動，但是我認為有必要讓你們注意一下你們在進行野外運動時所佔領的那兩個陣地的性質。你們佔領的第一個陣地無疑是一個很堅固的陣地，敵人即使用上三分之二兵力也無能為力。敵人的騎兵是不能順利行動的，他的炮兵也不能給你們帶來損害，除非用曲射火力。假定說，敵人發現陣地非常堅固以後，企圖沿着通往溫伯耳登方向的一條山谷，迂迴你們的翼側，到達現在我們所在的高原上。這樣一來，你們必須用向左調換正面的辦法來放棄你們原先控制的那個堅固陣地。敵人抱有雙重目的。他想到一個平坦的地方去，以便能夠使自己的炮兵和騎兵進入戰鬥並且也用上步兵；他也想迂迴你們的左翼到達溫伯耳登大道，沿這條大道可以通過你們的正面向倫敦推進。我想給你們指出你們控制的兩個陣地之間的差別。當你們沿着這條通往山谷的、騎兵和炮兵都無法接近的難以克服的高地稜綫配置時，情況就完全不同。在那里你們擋住了敵人，而且在那里隨便多少個勇敢的兵士也是會擋住敵人的；但是，在這裡你們就好像被放在一張台球桌上一樣，你們可能遭到歐洲最優秀的部队的打擊。我發現，這裡有些營在編成橫隊時有點不穩定。這我並不責備它們，

因为直到现在它们的实践还很少。不过它们仍然是不稳定的；如果说今天它们在编成横队时是不稳定的，那末，假如这个平原被敌人炮兵火力扫射，假如你们快渴死了，假如你们的伙伴在你们身旁纷纷倒下，假如你们突然在烟尘滚滚中感到你们脚下的土地由于敌人骑兵的强大攻击而震动，情况又会怎样呢？你们想一想吧，年轻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不稳定的。怎样才能克服这一切呢？靠纪律，只有靠纪律。我用‘纪律’这个词，并不是指纠正不良行为说的；我说的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使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旅的行动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只有用连队列教练才能达到这一点；只有多注意各个教练才能达到这一点，因为我把连看成是军队的一种单位，如果单个战士训练得很好，很稳定，那末一个连将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整个军队将是稳定的。如果不深刻通晓连队列教练，你们在射击时学到的一切东西，你们的一切热情，你们的一切爱国精神，在战斗的日子里都将毫无用处。连队列教练，而且只有连队列教练才能有所帮助，所以我请你们考虑一下，射击优秀——这还不是一切，如果你们不具备在敌人的火力下队列的绝对稳定性，那什么也帮助不了你们。先生们，今天你们在潮湿的地上做了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不想再多耽搁你们了，你们可以解散，各自回到你们能够这样成功地保卫的家里。”

弗·恩格斯写于1861年4月4日  
左右

载于1861年4月6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31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 弗·恩格斯 連队列教练

在本刊的上一期里，我們曾經提起志願兵特別注意麦克默多上校关于連队列教练的意見<sup>①</sup>。現在我們再來談談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已經到了國內每個步槍手都應該認識到連队列教练的重要性的時候。

我們最近曾經有機會參觀了一個志願兵部队的營队列教练。这个部队在战士的比例方面，在良好的教练出勤率方面，在軍官的勤勉任职方面，因而在整个战斗力方面，总的來說無疑都在我區部队的一般水平之上。使我們非常惊奇的是，我們发现，同大約6个月以前我們在这个部队中所看到的情况比起来，进步是很小的。營队形訓練进行得比上个季度末的情况好些，但是操枪动作和排队形訓練进行得很馬虎。甚至在做“托枪”动作时，每个志願兵都好像根本意識不到他應該同他左、右、后的400人一致动作。在做預备和瞄准的动作时，每枝步槍都各具姿勢，不顾两旁，好像以此为驕傲似的。总之，按口令的每一个字动作，应当数“一、二！”或“一、二、三！”的時候，都毫不在意地数着，好像已經习以为常。

在进行連队列教练的兵營院里的一角，我們偶然看到一个基

---

<sup>①</sup> 見本卷第285—286頁。——編者注

干团的一个班在一个軍士指揮下排好队形进行队列教练。我們以为,这是营里面的一个較笨拙的班在进行补充訓練。但是,有多么不同呵!兵士像雕像一样站着,在口令下达以前一动都不动,只有执行口令的时候應該动的地方才动,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則完全不动。口令一发,每支枪都同时动作,按口令做的各个动作区分得清清楚楚,并且是大家同时做这个动作。整个班实际上像一个人似的。那些喜欢吹嘘志願兵能够像基干部队一样完成一切任务的紳士們,不妨来看看,稍微了解一下基干部队。那时他們很快就会发现,在最好的志願兵和訓練最坏的基干团之間仍然是有极大的差别的。

但是,可能有人問,要求队列教练这样完善,对志願兵來說有什么好处呢?志願兵不是专为这个而建立的,也不能期待他們达到这一步,他們也不需要这样。无疑,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仅仅是企图使志願兵同基干部队在队列教练的完善方面媲美,也会使这个运动瓦解。但是,志願兵應該有队列教练,應該訓練到使他們的普通的同时动作成为非常机械而又非常自然的程度,并且使他們的各种运动和动作都穩定而一致,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軍容。在这几点上,基干部队始終是志願兵應該仿效的榜样,而連队列教练則應該是借以达到这些要求的唯一的方法。

就談談操枪动作訓練和排队形訓練吧。一个营的所有步枪都必須切合口令的每一个字,并按照規則同时动作,这一点可不仅仅是一个外貌問題。應該认为,志願兵各部队現在已經能够做好这个科目,兵士們彼此不碰撞,也不碰枪。但是,即使不管这一点做得如何,仅仅是完成各种动作的馬虎态度,就无疑会对受訓的营产生很大的精神影响。这些兵士中的任何一个,如果看到左右的伙

伴都做錯了，而且別的步槍在他已經執行口令以後好久還在上下亂動，那末為什麼應當是他必須特別注意口令呢？如果左邊的一個兵士，不知道右邊的伙伴們是否將同他一道按照口令裝子彈、預備和瞄準，不知道在自己做好準備的時候他的伙伴們是否也準備好和他同時開槍或沖鋒，那末他在敵人面前對伙伴們還能有什麼信心呢？而且，每個有經驗的兵士都可以告訴你：這種同時動作的習慣——相信軍官的口令必有三兩個宏亮清楚的字音應和，表示每個兵士正和自己的伙伴們一起同時動作——對於一個營是有很大的精神影響的。這使兵士們意識到，他們確實像一個人，他們完全被指揮官把握着，這個指揮官能夠毫不遲延地、最有成效地運用他們的力量。

還可以談一下大部隊或小部隊的動作。只有每個兵士都對自己的队列教練有了把握，達到了幾乎可以機械地按照下達口令完成任何一個要求動作的程度，一個營才能夠穩定從容地運動。如果一個兵士還得絞一絞腦汁，嘔一嘔心血，才能弄清楚下達的口令要求他做什麼，這樣的兵士在一個營里是有害而無益的。發生這種情況的常常是這樣的兵士，他由於習慣或某種別的原因，總以為在某些動作以後接着必然是另外一些動作；他時常會聽到不是他所期待的口令，而是完全另外一種口令，這樣他就很可能做錯。這些缺點，只有不斷進行連队列教練才能消除。在教練時，指揮官可以使一個小分隊在15分鐘內完全聽從自己的命令做許許多多不同的動作和隊形變換，並且可以把隊形變換的命令多樣化，以致使兵士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動作，那時他們就很快學會注意聽口令並且非常機械地反應口令了。做好一個營的各種動作必然慢得多，所以一般來說對兵士不如對軍官益處大；但是一個公認的事



实是：連队列教练已經完善的兵士，在优秀軍官的指揮下，在很短时期就能很好地学会营队形变换。兵士在有学識而又机灵的教官的领导下，对連队形变换练习得越多，他們以后在营内行动也就越沉着。沒有必要指明营行动的十分稳定沉着是多么重要；齐射可以乱到一定程度，而且仍然能获得成果；但是，一个营在做方队、展开、纵队轉弯以及其他动作时如果混乱不堪，那末，到面对一支活跃而又有經驗的敵軍的时候，是随时都会惊慌失措，无法自救的。

还有一个关于距离的重要問題。无可爭辯的事实是，任何一个志願兵的軍官或兵士也沒有目測距离的技能。每次营队列教练都表明，在营成散开队形或密集纵队行进时，在展开时，軍官对保持正确距离是感到多么的困难。由方队变成纵队时，位于中央各班的兵士差不多总是保持不好自己的距离，他們朝后退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結果使向后轉也做得很不正确。軍官只有在营里才能学会保持距离，尽管連里面以排、班为单位的队形对他們也会有所帮助；但是，兵士要想学会变方队为纵队（这种队形变换在面对敌人时是极其重要的），就必須在連里来练习了。

还有一个問題需要談談，这就是兵士的軍容問題。我們所指的不仅仅是每个单独的兵士精神振作，有神气，毫不拘束，而且还指那种連、营队形变换时的快速同时动作；这种快速同时动作，無論对于做动作的部队，或是对于一个做原地操枪动作的营，同样都是必要的。看来，志願兵如果能大致在要求時間内（通常包括几秒喘息時間）勉强达到指定地点，他們就十分滿意了。无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在志願兵部队存在的第一年做到这一点，每个人大概都会完全滿足了。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有条令所要求的、固定的方式，这种方式被看做是能够在尽可能短時間内达到指定目标，

同时对每个出場的人都最方便，因而也最有秩序的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对規定方式的任何違反，都必然会使秩序受到一些破坏，不够整齐，不够正常，这不但給参观者一种馬虎从事的印象，而且也意味着浪費了一定的時間，同时还使志願兵以为条令上的各条規定不过是瞎扯。試让一个兵士看一下志願兵部队如何从中間和正面成四路纵队行进，如何按連站队或进行某种别的队形变换，他立刻就会看到我們养成了何等馬虎从事的习惯。这些缺点在老基干团里是可以容許的，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踏实訓練的基础，并且可以重新进行这样的訓練，摆脱自己的緩慢操法；但是在志願兵部队里，这些缺点就危險得多，因为那里必然缺乏这种坚实的細致訓練的基础。他們那种馬虎从事的习惯起初是不得不容忍的，因为兵士必須很快地练完全部基本訓練課目；但是这种习惯必須用正规的、勤奋的、严格的連队列教练加以糾正，否則就会滋长和扩大。彻底消除这种习惯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习惯無論如何是可以而且必須加以限制，不使它进一步发展的。至于兵士的个人姿态，我們认为它会逐漸好起来，虽然我們非常怀疑，志願兵在原地踏步时搖摆不定的队形（这种情形在志願兵的任何教练中都可以看到）是否有一天会完全消失。我們說的是一种在原地踏步时上身动彈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們迄今所看到的志願兵身上大概都有。右脚剛一抬起，右肩也抬起，左肩就落下；左肩也和左脚一同向上抬。这样，整个正面就前后摆动起来，就像在暴風襲击下的一片成熟了的庄稼一样，而不大像一队准备迎敌的坚强兵士。

以上所說的这些，我們相信已經足以引起对这个問題的注意了。凡是关切操练动作的志願兵，一定都会同意我們所說的进行正规而勤勉的連队列教练的必要性；让我们再提一下：对志願兵部

---

队的基本训练肯定是一直忽视的,所以,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补救这个缺点,就需要多加注意,多做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4 月中

载于 1861 年 4 月 20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33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 弗·恩格斯 步枪和步枪射击

朗卡斯特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

华林格中尉和工兵部队的軍士們前不久的比賽（关于这次比賽我們在本刊4月6日和13日两期上已有报道），又引起了公众对特別作为軍用武器的朗卡斯特式步枪的性能的注意。在查塔姆比賽时，軍士們用来进行射击的是工兵部队装备的价值約4英鎊的朗卡斯特577式椭圆形枪膛的普通軍用馬枪。用这种武器同制造精良，价值約25英鎊的惠特沃思式步枪比賽，显然是不公平的。把朗卡斯特式馬枪和普通恩菲耳德式步枪加以比較，这更合理一些，因为这两种武器的差价不大，而且朗卡斯特式步枪的价格可能会等于恩菲耳德式步枪的价格，如果政府工厂大批生产朗卡斯特式步枪的話。那末，朗卡斯特式步枪是不是更好的呢？这仍然是一个問題。“倫敦評論”<sup>138</sup>发表的一篇短評的作者，从一般原則出发，并且根据真实的經驗对这个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我們来研讀一下他談这个問題的文章的下述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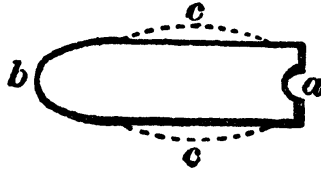
“决定着步枪射击精度的法則很簡單。必要的只是定出彈丸的长度和直徑之間的一定比例，并使彈丸圍繞它的纵軸适当地旋轉运动，从而达到无誤的射击精度，不管这种旋轉运动或螺旋运动是以何种方式授予彈丸的。这就是說，枪膛可以有任何数量任何形状的膛綫或者干脆沒有膛綫，但是，如果保

持住規定的比例，而且彈丸得到正確的旋轉運動，射擊精度在任何情況下都將是一樣的。然而在选择适合于兵士的武器的时候，必須首先遵守一点：武器的重量和长度不得超过一定限度，它应易于装彈和易于擦拭。由此可見，为使武器易于装彈起見，装彈时的摩擦面要尽量小些，膛綫形状的选择要尽可能完全避免有角。我們不知道有比橢圓形螺旋更好地滿足这些要求的别的形状，因为这种形状的枪膛装彈时只有两个摩擦面，而且用兵士在战斗环境里采取的那种簡陋办法擦拭时，任何别的形状也提供不出这种方便。看来，这种看法已被印度战局的成果和馬尔他、直布罗陀以及英国国外其他各地的考驗所证实。据说在印度，恩菲耳德式步枪在战局的許多紧要时期完全‘失灵’。报纸、私人书信和官方报告都充滿类似的怨言；但是工兵部队用橢圓形枪膛的步枪在同样的情况下使用同样的弹药，却从来没有誤过事，使軍官和兵士都很滿意。

恩菲耳德式步枪如果縮小口徑并且使用較長的彈丸，也可以提供出像惠特沃思式步枪一样的良好效果；至于現有的軍用恩菲耳德式步枪，仍然必須視之作为一种滿足做不到的要求的嘗試。並沒有允許負責設計这种武器的軍官把它的口徑縮小到低于規定的限度。因此采用了 0.577 英寸的标准口徑。由于枪膛直徑太大，发生了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困难，即：当彈丸受火药爆炸作用沿枪膛运动时，彈丸难于完全地絕對密封地貼住膛壁。讓我們来考察一下恩菲耳德式步枪表現出来的这些不完善条件的实际效果。彈丸重量定为 530 喱。火药装药量——70 喱，口徑如上所說是 0.577 英寸。70 喱火药爆炸产生的、作用于彈丸橫断面的大面积上的压力，不会而且也确实沒有使彈丸在一切情況下都擴張到所要求的程度，使之填滿膛綫。精密进行的試驗表明，均匀地充分地向周圍擴張的彈丸甚至不到百分之十。有时在彈丸上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条膛綫的痕迹，有时有两条，只有总数十分之一的发射后的彈丸完全擴張了；因此，口徑 0.577 英寸的軍用步枪的射擊就不够准确。

帶有任何形状膛綫的步枪的精确射擊的最好条件是：口徑应为 0.5 英寸，彈丸长度 1.12 英寸，膛綫纏距或螺距 1 比 18 英寸，彈丸重量 530 喱，火药装药量 90—100 喱（6 号）。在这些条件下，对彈丸橫断面产生压力的这个力量就可以增大，所以彈丸必定牢靠地貼住膛壁，这是因为：枪膛的直徑縮小了，可以增大彈丸的长度，而彈丸上使金屬部分擴張的木塞就不需要了。因此彈丸就是一个长度約等于三条直徑的同质的实体。爆炸时火药气体的擴張力

起初作用于彈丸底，即它的后部(*a*)，而动力的傳动，虽然差不多是在一瞬間进行的，但仍然遇到构成彈丸的金屬物质的 *vis inertiae* [慣力]，——这种慣力作用于彈丸全身(从 *a* 到 *b*)，并且被枪膛的空气正面阻力加强。



小口径步枪彈丸

一看就明白，这种阻力应该出现在彈丸的中部或最大的阻力面(*c*)上，因而彈丸会在这里完全自然地变粗，会稍微縮短，譬如說大約縮短 0.1 英寸，而它的中部直徑将充分增大，足以准确地适合枪膛的形状，不管这种形状怎样。

如果这些比較完善的条件具备了，那末 500 次里就不会有一次扩张不足的现象，彈丸总是适合枪膛形状的，結果就能达到最好的射击精度。

这些意見对任何型式的一切步枪都适用。

这些有利条件究竟給步枪提供了什么？为什么它們能提高射击精度？我們指明彈丸是怎样准确地适合枪膛形状之后，再进一步看看它的效果。步枪設計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取得‘低伸彈道’；这就是說，彈丸在飞行时走的曲綫应该尽可能地接近直綫，因此就必然絕對需要高速，这种高速能把使彈道弯曲的重力作用减小到最低限度。縮小口径可以达到第一个目的，而最高速度和最大射击精度是靠增大作用于縮小的彈丸横断面的火药装药量取得的。

关于膛綫构造方式，从我們所談的可以看出：既然彈丸从枪管飞出时得到必要的‘旋轉’，那末这种旋轉是怎样授給彈丸的，实际上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像惠特沃思式步枪那样，用六角形枪膛也好，像朗卡斯特式步枪那样，用椭圆形枪膛也好，像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样，用三条膛綫也好。如果一条膛綫就足够使彈丸旋轉运动，也就没有必要用几条膛綫，因为需要的条件已經具备了。但是，仍然很容易证明，某些膛綫方式是有缺点的。如果膛綫成角，那就有一部分力量浪费在彈丸扩张时填充这些角上面了，更不用說推进的气体在这些地方可能逸走。此外，每个角都是枪管的缺点；这种毛病在任何数量膛綫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并且和膛綫的深度成正比例。所以，理論上最好的形状是朗卡斯特式步枪的椭圆形螺旋，因为这种步枪的形状可以使彈丸即使

在很小很小擴張的情況下也最容易適合。

下述事實可以看出朗卡斯特式步槍有很大優點，即在恩菲耳德式步槍中選以前，當時同它競爭的朗卡斯特式步槍曾經被4個完全不同的委員會看中，得到推薦。它被提交總司令同意，並且被後者送到海特作最後決定。當地步兵學校的軍官們的第一個報告是極好的，但是在第二個報告中他們贊成用恩菲耳德式步槍。採取這個決定的理由是彈丸‘同膛綫脫離’。但是，據說後來弄清了以下情況。用來進行初次試驗的第一批1萬發普里契特式子彈是規定的標準口徑。用這種子彈效果很好。再次試驗時使用了另一種彈藥；第一批子彈是1853年製造的，而第二批是1854年；在海特進行試射的軍官們不知道這兩種彈藥的差別，因為沒有通知他們，1854年製造的子彈的直徑比1853年製造的子彈的直徑小0.007英寸。

在最後決定採用恩菲耳德式步槍以後過了一年半，當菲茨羅伊·索美塞特上校（當時是上尉）試驗工兵部隊帶有橢圓形槍膛的馬槍樣品時才發現這個情況。不難理解，既然縮小的普里契特式子彈的直徑比規定的標準小，所以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在鉛的硬度偏高的情況下，它必然會得不到旋轉運動而飛出槍口，也就是說，它擴張得不足以填滿朗卡斯特式步槍或任何別種步槍的槍管的整個內部。

我們認為，未必有人懷疑，惠特沃思式步槍用於軍隊太貴，並且要求在戰鬥情況下做不到的那種細心保養；所以應該試驗朗卡斯特式步槍和恩菲耳德式步槍或其他適合於戰時條件下繁重勤務的步槍。但是這種試驗不應該採用射擊比賽的形式，而應該用同等火藥裝藥量、同重同型的子彈從固定架上射擊，這樣做，一切條件相同，試驗效果就僅僅取決於武器本身的性能了。”

上述評論涉及兩個不同的問題：（1）任何步槍射擊用的橢圓形彈丸的直徑和長度之間的比率怎樣最好？（2）朗卡斯特式步槍或帶有橢圓形槍膛的步槍有什麼優點？

談到第一個問題，我們決不同意作者所說的必須承認他所提出的優等彈丸的尺寸最合適。到目前為止效果最好的步槍是瑞士步槍和惠特沃思式步槍，這兩者的口徑不到0.5英寸，彈丸長度較大。但是我們不能在這裡就這個一般性問題進行討論。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們看不出作者举出了肯定的证据来证明朗卡斯特式步枪对恩菲耳德式步枪有任何优越性。工兵部队的馬枪不像步兵的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样常常“失灵”，这是容易解释的，因为在任何军队中，步兵的人数都要比工兵多一百倍；基干部队使用自己的步枪一百次，工兵部队也未必有一次使用自己的馬枪，这是由于工兵部队負有完全不同于步兵的任务。

惠特沃思式步枪的例子可以为证：在全装药的情况下，可以使长的、很难扩张的、后部带有相当深的凹部的彈丸差不多适合任何形状的枪膛；这里要求有很大的扩张，但彈丸的后部仍然适合六角形枪膛。所以，无疑能够做出一种彈丸，它扩张得足以填满椭圆形枪膛的横断面，如果这两个直径的差别不太大的话。但是我們不明白，为什么根据这点就可以认为工兵馬枪比恩菲耳德式步枪好。我們作者的那种理想彈丸与这种馬枪毫无关系——它不会适合馬枪；如果甚至在缩小口径的情况下，作者还认为，要使彈丸适合椭圆形枪膛，必須把火药装药量增大到 90—100 喱，那末，我們认为，这无异于默认，現在采用的 70 喱装药量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椭圆形的工兵馬枪枪膛里的彈丸能充分扩张。我們的作者不談在增加装药量的情况下后座力的增大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我們知道，重达 80—90 喱的装药量，在惠特沃思式步枪中，引起了相当讨厌的后座力，以致在快射时很快地影响到瞄准的稳定性。

在查塔姆比赛中工兵馬枪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某些私人用朗卡斯特式步枪也进行了出色的射击，报刊上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最好是再試驗一下用椭圆形枪膛和扩张的彈丸的步枪的性能和它是否适于作軍用武器。从我們方面来看，我們认为，这种步枪也不会沒有缺点，膛綫构造原則是軍用步枪方面极其次要的問



題。为什么用这样一些小节来挑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毛病，而不馬上探討問題的本质和指出它最大最重要的缺点是**大口徑**呢？改变一下口徑，你們就会看到，一切其他的改进都只不过是些細节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4 月底

載于 1861 年 5 月 4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第 35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

## 弗·恩格斯 阿尔德肖特<sup>①</sup>和志愿兵

剑桥公爵在伦敦步枪旅宴会上的一篇演说中说，他很希望能在阿尔德肖特看到志愿兵。在他看来，唯一的困难是如何把他们吸引到那里。现在我们试提几点关于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建议。

无疑，根本谈不上把整队的志愿兵部队派到阿尔德肖特或任何别的兵营的问题。组成志愿兵的人员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没有一个连（营更谈不上）的大多数人员能为此目的同时腾出即使是两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既然不能把整队的志愿兵吸引到阿尔德肖特，是否能够单个地派他们到那里去，而且仍然能学到许多东西呢？我们认为，如果给志愿兵提供一切有利条件来利用这种机会，这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相信，志愿兵的绝大部分人，经常都能够在一年的日常工作中腾出两个星期。他们许多人定期有这样的休假，甚至更长的休假。他们中间一定有很多人不会拒绝，相反，甚至会乐意至少有一次在阿尔德肖特花掉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只要那里要他们。因此，从5月到9月底，阿尔德肖特可以毫无困难地保持住人数每次至少相当于一个完整营的志愿兵轮换人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轮换人员吸引到兵营的话，怎样才能使这一点得到利用呢？

① 见本卷注 377。——译者注

我們建議撥出一批約 600 名志願兵用的板房或帳篷，并任命一名基干部队的上尉或者更好是一名少校为这个志願兵兵营的营长，再給一名副官和一名班长协助他。譬如說，一有足够人数的志願兵报名，兵营在 5 月間就应当开始；如果兵营人滿，那末下一批申請者只有在有了他們的地方，而且所有这些志願兵都編成了营的情况下才能入营。为了使他們服装一律，他們应当在衣服外面罩上一件規定样式和顏色的外衣。軍官人数一定是过多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让这些軍官临时充当軍士甚至列兵。我們絕不认为这是个缺点，相反，我們將认为这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志願兵軍官都不是认真地亲自受过队列教练的，因此暫時回到队列只会給他带来好处；他应当想起，每个基干部队軍官年年都要扛一个时期的步枪。营里临时軍官的职务的分配是不难安排的，可以先从参加的上尉中資格較老的开始，其余的以后輪流担任他們的职务。不妨委托給营长一些自决的权力来指派这些职务，以便保证在参加的軍官中間开展活跃的竞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細节問題，只要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它們的解决是不会遇到大困难的。

这样拥有輪換人員的营，任何时候也不能达到很高的战斗訓練水平，而且营长和他的助手的任务也是不輕的。但是無論如何会达到一个目的，即：一般在志願兵中，特別是在軍官和軍士中，会形成一个由哪怕是当了两个星期真正的兵士的人組成的核心。两个星期可以說是一个短得可怜的期限，但是我們并不怀疑，每个人在离开兵营时都会感觉到，他在到阿尔德肖特以前是个什么样，現在又是个什么样，这两者之間的差別之大。一个星期里在整天忙于各种事务之后进行一两次訓練，比起在兵营里早晨、白天和晚上訓練即使是两个星期，这之間是有着巨大差別的。在这两个星期

內，每个住在兵营的志愿兵除了军事训练外将沒有别的事务；他将能把自己的队列教练提高到目前的志愿兵队列教练不管持續多久都达不到的程度；此外，他将得到更多的军事勤务，这比他在自己的部队中所能希望看到的要多得多，除非他所在的部队专门派往兵营。每个人在离开阿尔德肖特时都会认为，他在这两个星期里所得到的东西，至少可以同他前此在志愿兵部队整个服役期間所得到的东西相比。經過一定期限，一个人或几个人沒有去过阿尔德肖特的志愿兵連队就差不多不会有一个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各部队用这种方法注入一些受过較多训练的分子，是会怎样大大增进部队的稳定和軍人作风。

我們估計每个志愿兵的訓練期限应为两星期，这只是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办法抽出这样短的时间。但是絲毫不妨碍那些有条件的志愿兵留在兵营里整整一个月。

不言而喻，志愿兵住在兵营里应该自費。政府則应该提供帳篷和兵营用具，还可以安排口粮的供应，由志愿兵出錢。这样一来，国家差不多可以不要花一个錢，对志愿兵自己也很便宜，而一切事情都按真正的兵营規章安排了。

我們不怀疑，如果这种尝试哪怕只做一次，它也会得到志愿兵的热烈响应；营会經常滿員，而且，也許很快就有必要在别的兵营或阿尔德肖特这里再集合一些这样的营。如果剩余的軍官人数太多，可以在某个兵营里建立一个特别的“軍官营”，留住期限更长一些，而且我們认为，这样的营至少要一个季度才是有成效的。

但是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使兵营或基干部队給志愿兵軍官带来好处；这就是把这些軍官临时派遣到正規军的营里工作。不使軍官們离家太远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这段派遣期間（譬如說一个

月)，志願兵軍官應該像他真正屬於該團那樣工作。無疑，可以找到辦法至少一次派一名志願兵軍官到一個營里工作，同時絲毫不妨礙那些對待志願兵一貫極好的現役軍官的工作習慣和地位。如果這一建議被採納，我們認為最好不要派那些沒有用某種方式證明自己能夠從這裡取得好處的志願兵軍官去基干部隊，因為把志願兵軍官派到那裡不是為了去學起碼的知識，而是為了鞏固和提高他們已經取得的知識，為了學習他們在自己的部隊里學不到的東西。

我們的兩點建議——在兵營里編成輪換營和允許派遣適當的志願兵軍官到基干部隊一個月——主要以訓練軍官為目的。我們一再重申，志願兵部隊的弱點是軍官；我們還要再補充一點：現在所有的人應該都看得很清楚，靠現行的志願兵訓練制度不可能建立一支有訓練的軍官隊伍，所以必須尋求新的訓練方式，才能使志願兵部隊的情況不但不會日益惡化，反而會日益改進。

我們提出這些建議，只是為了引起對這個問題的注意。我們並不想向讀者推薦一個擬好了一切細節，規定了一切可能的事項，並且準備立即付諸實現的最終計劃。這應該由別人來做，如果這個問題得到認真對待的話。但是，我們要說，整個志願兵運動是一個嘗試，如果不準備把這個嘗試更進一步試驗下去，以便找到一條改進新的軍隊的可靠途徑（這是這個嘗試的成果），那末運動最後一定是要走進死胡同的。

弗·恩格斯寫於 1861 年 5 月初

載於 1861 年 5 月 11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雜誌”第 36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雜誌”

## 弗·恩格斯

### 陸軍部和志願兵

我們認為，在全大不列顛的志願兵當中，任何地方都不像郎卡郡和曼徹斯特等城市那樣，非常樂意服從陸軍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對正規軍採取正確的態度和根據軍事當局的要求指導志願兵運動。要求自備武器庫的指示剛一下達就被完成了，雖然在大城市里這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嚴重的困難。無論下達什麼命令，都立刻得到無條件的服從。在我們的大批志願兵大量集結時，他們就預料到了劍橋公爵的意圖，請求區的軍事當局負責指揮，並把他們編成旅。我們郎卡郡的志願兵由於希望取得成效，是對政府的一切干涉都作善意估價的；他們知道，統一的形式和正規的編制都是最必需的，所以他們把陸軍部的每個通令都看作實現這些必需要求的步驟。“志願兵雜誌”從第一期起就不斷勸說要情願和樂意服從陸軍部的命令，並且闡明志願兵和軍事當局（無論地方或中央）之間的完全一致會帶來許多好處。當其他地方，特別是倫敦神秘地盛傳着總司令部起了有害影響，當局企圖由小及大逐漸得手等等的時候，我們連一分鐘也沒有被這樣的看法動搖過。我們完全相信總司令、陸軍大臣以及他們的所有部下所說的他們樂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方法支持志願兵運動的話是真誠的。

但是，我們不能閉眼不看不久以前發生的一兩件不大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正是当权的人们对志愿兵运动的想法有了某种改变，特别是从格雷和里彭勋爵不再当陆军副大臣时起。几个星期以前——大概是在降灵节星期一——兰尼勒勋爵在瑞琴特公园检阅了他请来的伦敦志愿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严厉谴责过兰尼勒勋爵当将军的企图<sup>①</sup>。他本来应该请求志愿兵总监麦克默多上校检阅他的志愿兵，或者为此另派一名有资格的军官。但是不管是否适宜，他毕竟和他的志愿兵一同到公园去了。检阅是公开宣布了的，人人都知道，因此招来了一大堆观众。在这堆人当中，有些人行为极端卑鄙；他们团团围住志愿兵，打乱他们的横列，使他们无法变换队形，并且投掷石子，据说有些人甚至还企图用尖东西刺伤军官的马匹。这种行动刚开始，指挥志愿兵的军官们自然就去找警察了，但是，据说组成理查·梅恩爵士大军的6000人之中，在那里的连一个也没有！结果，由于这堆人的干扰，兰尼勒勋爵的检阅遭到完全失败。很可能，如果让这种事件任意发展下去，那末整个事业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就像兰尼勒勋爵以前的一切企图必定遭到失败一样。由于整个事件的结果，兰尼勒勋爵成了受难者，得到全体志愿兵的热烈同情。

毋庸置疑，在公开宣布过的检阅中完全没有警察，这不完全是偶然的。报纸曾经指出，警察一定是接到了躲开的指示，我们知道，在伦敦志愿兵中间，也盛传总司令部曾经插手此事，总司令部里有人想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破坏志愿兵运动。因此，伦敦掀起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愤怒情绪；应该承认，上述情况（据我们所知，这些事一直没有人试图为之辩护或解说）是很容易造成这种情

<sup>①</sup> 见本卷第274—279页和第280—286页。——编者注

緒的。

本周还发生过另一件事，它絕不說明当局像它答应的那样，打算尽力支援志願兵。不久前曾宣布，我們曼彻斯特的一个部队打算加入兵营受短期訓練。我們相信，这种宣布只是在证实了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之后才做出的。人們都說，曾經口头請求当局发給帳篷等等，也已得到了同意；甚至条件都确定了。我們相信，达成这一協議頂多是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据此，又达成了所有其他協議——关于兵营营地、关于营內小卖部、軍官食堂以及其他种种問題的協議，——可是当一切准备就緒，正式請求发放帳篷的时候，政府一下子就变卦了，宣布任何帳篷也不能供給！

这当然就破坏了整个計劃，部队的全部花費和操勞就算白費了；我們都知道，志願兵部队是有一切理由小心使用自己存在銀行里的一点积蓄的，如果它們有这种积蓄的話。有人告訴我們說，請求政府供給帳篷的志願兵部队太多，政府不能弄到供所有部队用的帳篷，所以任何部队一个帳篷也不供給。不管这是否屬实，政府應該知道，契約总是契約，后来的事件是不能解除政府已經承担的义务的。但是据曼彻斯特和倫敦現在正在开始散布开来的傳聞，說这只是一不值一提的借口而已，政府根本不希望让志願兵受兵营訓練；即使有关的部队要自己出錢自己想办法来为自己弄到帳篷或板房，上面也仍然是不贊成兵营訓練的。

这些事情，当然不能促进当局和志願兵之間的和睦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使运动进一步取得成就所必需的。运动是十分强大有力的，任何政府都止不住它；但是，志願兵对当局缺少信任和当局暗中反对，却会很快引起不小的混乱，把运动的发展阻碍一个时期。这是不应当容許的。議會中有很多志願兵軍官。希望他們利用自



己的地位，設法使政府做出解釋，以便立即扭轉情況并向志願兵表明：他們將能夠得到誠意的支持，不再有暗中的敵視。

弗·恩格斯寫于 1861 年 6 月初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1 年 6 月 8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雜誌”第 40 期

俄文譯自“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雜誌”

署名：弗·恩·

## 弗·恩格斯 瓦德西論法国軍隊

不久前在柏林出版了“法国軍隊在练兵場和戰場”<sup>139</sup>一書，它引起了很大轟動，短期內出了好幾版。雖然作者只自稱“一個老軍官”，但是該書出自前普魯士陸軍大臣瓦德西伯爵將軍的手筆，畢竟不是什麼秘密了。他是一個在普魯士軍隊里占有很高地位的人，使他在那裡特別突出的是，他從根本上摧毀了舊的、學究式的訓練兵士散兵戰、偵察、警戒、以及執行一般輕步兵勤務的制度。他的新方法（我們可能在一個適當的地方再來談它），現在已在這個軍隊里實行。這個方法的出色之處在於完全擺脫了一切形式方面的學究氣，專門激發兵士的智力來執行只有通過許多人的聰明的諧調的協同動作才能很好完成的勤務。十分自然，一個這樣重視每個單獨兵士的智育的軍官，總是非常注意法國軍隊的，因為法國軍隊是一支在軍事方面以自己兵士的個人智力而最出名的軍隊；因此，如果我們看到，他把這支軍隊作為自己研究的特殊對象，在這支軍隊的隊伍中他有許多朋友和熟人，從他們那裡他能夠得到寶貴的情報資料，這是用不着奇怪的。法軍在1859年意大利戰爭時期對歐洲的一支最優秀最勇敢的軍隊贏得了勝利之後，全歐洲都在研究是什麼情況使法軍總是取得這樣不尋常的勝利。瓦德西將軍在上面提到的書里所敘述的，據他看來，就是對這個問題的

解釋。

下面是一段从他关于法国军队的一般特点的概述中摘录的文字：

“法军有法兰西性格的一切优点，但也有其一切缺点和短处。它受到真正尚武精神的鼓舞，充满了战斗热情，渴望行动和荣誉，勇敢而大胆，它一向证明着这一点，不久前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和意大利各战场也作出了证明。无论是军官或兵士，特别是精锐部队的军官和兵士，到处都表现出惊人的大胆行动，所以法国兵士在这些战局中的行动一般都值得给予最大的注意。

法国兵士身体和头脑都非常灵活，这虽然往往变成好吵好动，但是无论是打仗还是干任何重活，他们都是不知疲倦和顽强的。

每个个别兵士非常自负，充满雄心，爱好虚荣，他所希望的只有一点——向敌人进攻。他不知道任何困难；他的行动准则是一句古老的法国谚语：‘可能的，等于做成的；不可能的，总是做得成的。’他不多加思索地——的确，往往是不小心地——前进，确信没有任何他不能克服的困难。这样，他总是以他的民族所固有的那种猛劲和热劲力图进行攻击，他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此外，法国兵士聪明、灵巧，特别适合于单人战斗，并且习惯于独立行动。他在困难情况下有办法，灵活；他有特殊的技能，能够给自己安排一个舒服的露营地，在火线上修复桥梁等物，立刻使房屋和村庄适合进行防御战，然后以最大的顽强性保卫它们。

战争是军队的最如意的环境。法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为战争对于军队来说是正常状态，所以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以真正作战时期的严格性对待军队。因尽可能经常集合在兵营里，此外，还要它们经常改换宿营地，不让在它们中间产生和平时期的习惯。同样，兵士的训练也专门使之适应于战争目的，不做任何为了阅兵目的的事情。从来不根据分列式的表现来评判任何一个部队；所以外国军官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当法国营走分列式时，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是步伐随便，横队摇摆，兵士们步子杂乱，扛着枪懒懒散散地行进。

但是这种图景除它的光明面外，也有它的阴暗面。所有这些促使法国兵士猛烈进攻的好的军事素质，只有在你们允许他进攻的时候，才产生自己的辉煌效果。作为他的一切进攻能力的源泉的个人感，也有很大的缺点。一个

兵士如果主要是考虑自己，那就只有在全体順利进攻时才跟全体一道前进；但是如果全体在压力之下或者突然地被迫退却，那末它的团结即每个个人同自己伙伴的联系，就会很快破坏，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部队战术訓練馬虎(下面將談到)，就使一切坚定性成为不可能，并且导致混乱和彻底瓦解。

此外，法国人生来爱忌妒，并且容易在紧急关头以他們民族所固有的那种輕率性猜疑別人。法国兵士非常热情地乐意跟在自己的軍官后面进入战斗，但是只有在这些軍官走在他的前面，名副其实地帶着他們的时候。兵士所希望的就是这个，所以当他們在火綫上前进时，他們便高喊：‘肩章帶穗的，往前走！’来表达这种希望。这就使校官和將軍通常必須走在自己的軍隊前面进入攻击——当然，这是一个將軍的最合适的位置，——法軍的軍官队伍損失特別大的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当退却不可避免的时候，对軍官的信任就很快消失了，甚至公然不服从。由于这些原因，法国軍隊在重压之下的被迫退却，对它說来，过去总是而且将来也总是帶有毁灭性的。”

瓦德西將軍本来还可以补充許多东西来描述法国兵士怎样容易在不利情况下丧失对自己軍官的信任。兵士对自己的直接长官是否信任(甚至在不止一次的失敗以后)，是有无紀律的最好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軍并不比毫无紀律的新兵强多少。对他們來說，无疑的事实是，他們从来是不可能被打敗的，除非是由于“背叛”；所以每当他們吃了敗仗，被迫退却不过几百碼，或者出乎意料地遭到敌人的突然推进的时候，他們总是高喊：“我們被出卖了！”这与他們的民族性格是如此不可分，以致拿破侖在自己的回忆录(事变以后很久写于圣海倫島上)<sup>140</sup>中，也不公正地指責他的很大一部分將軍有某种背叛行为，而法国的史学家——軍事史学家和其他史学家——也更加夸大这种指責，甚至变成了最惊人的捏造。民族怎样看待將軍，兵士也就怎样看待自己的团和連的軍官。几个有力的打击，紀律就全完了；正因为如此，与所有其他軍隊比起来，法軍所作的退却是最帶有毁灭性的。

关于兵士和軍官的补充制度，瓦德西作了如下的叙述：

“法国兵士是用抽签办法从全国青年中間招募的；但是每人有权繳納政府規定的一笔錢找人代役。这笔錢收进政府支配的基金里，代役者从基金中領取一小笔款子作为应募奖金，而其余的錢則在服役期满时領取，利息在整个服役期間向他交付。但是他应得的那笔錢可能因犯了罪或行为不端而被部分或全部沒收。这样，政府就把挑选代役者的事情完全抓在自己手里，并且通常尽量只录用那些服完一期7年兵役、表現可靠、品行良好的人当兵。所以軍队总是能够有很多老兵，大多数軍士就是从他們中間选拔出来的。服役期限是7年，但是，在这个期限内，大部分兵士实际上只在軍队服役四五年，其余時間都在休假中度过。

軍士选拔是非常仔細的，他們都受到长官密切的考察，大部分人不但本身品行好，熟悉业务的一切細節，而且机警，有独立精神，有优美的軍人姿态，有一定的尊严，特別是在对待兵士方面，他們熟悉应当怎样利用条令給予他們的权力来对待兵士。既然每个軍士都能够被提升为軍官，他們就竭力与兵士保持一个距离，另方面也尽一切努力表現自己，給自己的部下做出好的榜样。

目前大多数軍士都是代役者。他們中間只有少数人在自己第一次服役期間成了下士和中士，这多半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而由于应考者太多进不了軍事学校的青年，他們为了取得軍官軍銜自願參軍。这些青年很快晋升为軍士，在他們能够成为少尉之前，要通过軍士的实际业务考試，服役2—4年以后就常常取得軍官軍銜。

大多数由列兵提升的軍官，取得軍官軍銜要在服役9—12年、甚至常常在15—20年以后。从随便选出的170名这样的軍官来看，16名是在服役2—4年以后取得軍官軍銜的，62名是在服役5—8年以后，62名是在9—12年以后，30名是在13—20年以后。前16名属于受过教育的青年一类；服役5—8年以后取得軍官軍銜的62名，是作为战功卓越者提升的。由此看来，平时由列兵提升軍官甚至在法国也是很慢的。

軍官补充，一部分来自列兵(如上所述)，一部分来自軍事学校(主要在平时)，在軍事学校，青年必須学滿两年，然后經過严格考試，馬上就取得軍官軍銜。这两类軍官彼此間有很大距离；軍事学校的学员和兵士出身而受过教育

的人，是用輕視的眼光看那些因服役多年而取得帶穗肩章的上了年紀的少尉和中尉的；甚至在一个營里，軍官們也远沒有形成一个緊密的核心，像在差不多任何別的軍隊里那樣。不過，那些从文化程度較低的列兵中提升的人（在克里木和意大利嚴重損失以後，他們現在構成中尉和少尉的大部分），在自己的崗位上仍然是非常有用的。雖然他們常常顯然很無知，有時很粗魯，而且舉止或風度未必比軍士強，但是，他們在自己的活動範圍內一般是靈活的，非常稱職的，他們耿直，嚴格，準確；他們很好地知道怎樣對待兵士，怎樣關心兵士，怎樣在执行警備勤務時和在火綫上用自已的榜樣來鼓舞兵士。此外，他們現在多半都是有野營生活、行軍和戰鬥的豐富經驗的。

總的說來，法国軍官是機靈的，勇敢的；他知道他應該做什麼，知道——特別是在火綫上——怎樣獨立自主地行動，怎樣用自已個人的勇敢的榜樣去鼓舞兵士。如果加上大多數軍官都有豐富的行軍經驗和戰鬥經驗，那末我們應該說，他們具有使自已在本行中处于很高地位的素質。

升級不是根据軍齡就是根据長官的選拔。在平時，按軍齡提升和按選拔提升的比例是二比一；戰時与此相反。但是選拔一般仅限于有文化的軍官，而从列兵提升的多數軍官只是按軍齡升級，所以當他們升到上尉軍銜時，年紀就相當大了。這個軍銜差不多是他們所能達到的最高級，如果能夠帶着上尉軍銜退休的話，那他們通常是完全滿意的。

所以你們在法国軍隊里可以看到很多 30—40 歲的中尉和少尉和很多年近 50 的上尉。而在校官和將軍中間却有很多比較年輕的人。無疑，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非洲、克里木和意大利的接連不斷的戰爭，大大加快了職務的提升，把更多的青年提升到了高級指揮職位上。

為了說明从上述兩類軍官提升到更高軍銜的比例，不妨介紹一下下面一個在意大利的死傷軍官或占居高級指揮職位的軍官的統計資料：从軍事學校提升的——將軍 34 名，指揮團的上校 25 名，其他的校官 28 名，上尉 24 名，中尉和少尉 33 名；从列兵提升的——將軍 3 名，指揮團的上校一名沒有，校官 8 名，上尉 66 名，中尉和少尉 95 名。

將軍們多半是从校官的基本隊伍中提升的，而从司令部和教導部隊或精銳部隊的校官中晉升的將軍則較少。所以他們大都缺少更高級的軍事教育；其中只有少數人有 *les vues larges*〔远大眼光〕。他們在戰略上很差，很不善于指揮大兵團，因此很需要上級的命令或內行的幫助，以致在戰場上就像

在练兵場上一样，常常給他們訂好进入战斗必須完成的运动計劃。但是他們头脑健全，善于選擇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們知道自己职务的实际方面，他們热情，有雄心，忠于职务。他們的独立作战习惯使他們在火綫上得到必要的毅力。他們不怕任何困难；他們能够在紧急关头立即行动，不等待命令，也不去要求下命令；他們不怕負責，而且像所有的法国人那样勇敢，他們总是亲自率領着自己的部队。

他們大部分都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和意大利作过战，所以积累了寶貴的战斗經驗。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作过战的將軍当中，有 28 名老‘非洲人’，其中 18 名也在克里木作过战。只有一名將軍(帕尔土諾)是在意大利完成他的初次出征。

由于这些接連不断的战役，法国军队比任何别的军队有了更年輕的將軍。为了平时也保持这种状况，中将 65 岁、少将 60 岁退休，領半薪。

簡言之，應該认为，法国將軍比較年輕，活潑，有学識，有热情，有战争經驗，有适应战争的本領，虽然直到現在，才能非凡和深諳重大兵困指揮艺术的人还不多，而且無論克里木战争或意大利战争都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杰出的軍事天才。”

談到法軍的队列教练实践的时候，我們的作者說道：

“一个看上去又粗野又笨拙的新兵，当他来到自己的团的时候，往往不到两个星期，有时甚至沒有領到他的全部軍服，就很尊严地帶着一副老兵的威風样子站崗，并且由于他受到縝密的各个教练而很快具有应有的姿态。虽然連、营队列教练还有許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是对于每个单个兵士却是很用心地訓練他們学习体操和刺杀、輕劍击劍术和长跑…… 在练兵場上步兵通常表現得不穩定，漫不經心，所以总有些慢吞吞；但是在行軍中却異常敏捷，而且习惯于这种大部分是用跑步进行的长途行軍；这种步子在战斗中是常常采取，而且卓有成效的。在法国，人們正是根据这种条件来評價部队的訓練质量的；評定一个部队从来不根据它的队列訓練得怎样，尤其不是只根据分列式进行得如何。法軍实际上也不能够以应有的队形进行分列式，因為他們缺少任何一个好部队归根到底所必需的那种細致的队列教练。”

我們的作者在談到队列教练的时候，敘述了拿破侖第一的一

个趣聞：

“拿破侖清楚地知道这种馬馬虎虎的队列教练制度的缺点，并且想竭尽全力予以纠正。在他的严格指导下，教练的精确性曾經保持在法国人所能达到的程度，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队列教官。1809年在雪恩布龙，有一回他想亲自訓練自己的近卫营，使它像法国人所說的，*faire la théorie* [学点理論]。他抽出了劍，下了口令；但是做了几个队形变换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兵士完全弄乱了，于是他把劍入鞘，大叫道：‘你們的……理論見鬼啦！快把这个乱队伍重新整好！’（«Que le diable emporte votre… théorie！ Redressez cette cochonnerie!»）”

关于“土尔科兵”即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我們可以看看下面这段出色的叙述：

“根据从法国軍官那里得到的資料，土尔科兵最不喜欢同奥地利猎兵接触。土尔科兵每逢遇到他們时，不但拒絕前进，而且往地上躺，正像沙漠里的駱駝一样，威吓也好，毆打也好，都不能迫使他們站起来进行攻击。”

作者关于步兵团的队列教练說道：

“新兵訓練进行得非常学究气，同时又非常肤淺；对单个兵士的姿态注意得不够，所以条令执行得相当馬虎（在連和营教练中）。很少注意让兵士們好好地立正，好好地看齐，橫队紧紧地密集，甚至不注意让兵士們走整齐。看来，兵士們在場并且这样或那样一同走来，就被认为够了。一支习惯于这种馬馬虎虎的訓練制度的軍隊，在它繼續进行进攻行动的时候，当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訓練制度所产生的缺点。但是这种制度势必对紀律和战斗队形发生不良影响；每当在敌人火力之下退却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它就会導致最严重的后果。所以试图用应有的队形退却，对法軍說来，常常是危險的，所以一支坚强而有很好訓練的軍隊迫使他們接受的退却，對他們說来总是帶有毁灭性的。”

瓦德西將軍在分析队列教练問題以后，扼要地談了一下毕若元帅的作战原則（我們已經將这些原則的很大一部分譯出，发表在



前几期的“志愿兵杂志”上，标题是“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sup>①</sup>）。他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同时试图证明（也有一些成功之处），其中大部分是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规程中早已有之的旧的实用规则。我们不谈这一点，也不谈占有相当多篇幅的他从战略观点对 1859 年意大利战局的评论（评论揭露出居莱将军不下 18 个明显的大错误），以便考察法军在这个战局中的作战方法。

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

- 1、一有可能就采取攻势行动。
- 2、不看重长时间的射击并且尽快以跑步转入刺刀冲锋。

这些原则一经知悉，那末结论多半是：法军随时随地都完全不顾一切战术样式而直冲奥军，并且总是不用特别费力而很快就把他们击退或者赶走。

但是战局的经过证明，事情远非如此。相反，它表明：

1、法军在大多数场合（不是永远如此）确实曾经快速跑步攻击自己的敌人，然而他们第一次突击就打败敌人的事情却未必有过。通常他们在这方面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多半是在几次反复攻击后被击败，受到损失，所以在战斗期间，他们差不多常常退却，就像他们常常进攻一样。

2、他们往往攻击而不开火，但一旦他们的攻击被击退，他们就不得不继续进行一个时间的火力战斗，虽然在这个火力战斗中也曾反复进行过刺刀冲击。在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附近，这样的火力战斗曾持续了几个钟头。

然后，作者根据从法国军官和奥地利军官那里得到的资料，对

---

① 見本卷第 262—270 頁。——編者注

法軍在意大利战局中采用的战术布势作了評論，我們將从評論中摘录几段作为本文的結束。

我們的作者在描述了法国軍隊的一般特点和战斗原則之后，評論了 1859 年意大利战局时期法軍采用的战术布势。

“法国的基干师是由 2 个旅組成的，第一旅包括 1 个猎兵营和 2 个基干团（每团有 3 个营），而第二旅只有 2 个基干团（或者 6 个营）。每营有 6 个連。

战斗队形是第一旅組成第一綫，同时各营排成半个距离的纵队，纵队之間留有充分的展开間隔，并且由散兵綫掩护。第二旅站在第二綫，距第一綫 250 碼，各营也排成半个距离的纵队，但是纵队之間只有半个展开間隔；它們通常位于第一綫的一个翼側的后边。

法国人把意大利战争中通常采用的那种纵队队形叫作营纵队——成纵队的 2 个連叫作营。6 个連是这样排成队的：2 个在前边，2 个保持半个距离的連在它們后边，第二对連后边又有 2 个保持半个距离的連。这个纵队可以排在 2 个中心連后边，也可以排在一个翼側的 2 个边上連后边。全部由精干兵士組成的近卫軍的纵队，总是列于 2 个中心連后边，因此（像英国排在 2 个中心分队后边的复纵队一样），纵队的排队時間和展开時間都縮短了一半；但是基干部队的纵队通常是排在 2 个右翼連后边。这种队形的意义在于，在这种部署情况下，‘擲彈兵’連（第一連）配置在纵队前边，而輕装或‘輕騎步兵’連（第六連）列于后边。这样一来，由精干兵士組成的这 2 个連可以說組成了一个框架，框架里面放了 4 个不那么可靠的‘中心連’；此外，如果位于后边的 2 个連受命展开成散兵綫，那末其中的 1 个就是輕装連，而在第一綫的那个擲彈兵連則不动，直到全营必須展开为止。

对于一支主要不是用橫队而是用散兵和纵队联合作战的軍隊說来，这种队形是有很多长处的。三分之一的兵士（2 个前方連）随时能够动用自己的火器，同时纵队又能够簡易迅速地展开。纵队的各組成部分間的大距离（連距离的一半，或約 40 碼），有助于大大減輕炮兵对于比較密集的纵队的破坏作用；如果注意到通常都是 2 个連散开成散兵綫，从而整个纵队由第一綫的 2 个連和位于它們后边 40 碼地方的 2 个連組成，那末很明显，这种队形是最

最接近横队队形的；在后边的2个連是作为2个前方連的預备队或第二綫，而不是作为实际的支援队即不是像欧洲大陆軍队的进攻纵队通常所部署的那样，在第一綫后边的部队应当給第一綫提供实际支援。此外，虽然在意大利战争中时常展开成横队，但是像在倫巴第这样的地形上采用横队作战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些小块田野上，綠籬、壕沟和石墙纵横交錯，庄稼和纏着葡萄蔓的桑树密布丛生，穿过高墙之間的道路窄仄得連两辆馬車都难以錯开，——在这种地形的条件下，部队剛一推进，去直接与敌人接触，任何一种正规的队形就常常失效。唯一必需的是，在正面拥有大量散兵并且用密集的兵群向最重要的据点快速推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不可能有比法国人选择的那种队形更好的了。当三分之一的营在散兵綫上的时候——没有任何支援部队，因为纵队在100碼之后是一个足够的支援队，——全营很快地向前推进，并且，当散兵距敌人相当近了的时候，他们就騰出营正面的地方并列于它的两翼；第一綫齐射并进入冲锋；第二綫距第一綫40碼，作为預备队跟随前进并根据地形情况尽量保持队形。我們应该承认，这个方法看来最适合这种地形的一切进攻任务，并且能尽量把兵士控制在一起受軍官监督。

凡是在地形相当开闊，允許正常运动的地方，进攻都是按照下面办法进行的。在纵队接到进攻命令以前，散兵与敌人进行战斗；支援部队——如果有的話——排列在散兵綫的两翼，并且在两翼的横队中展开，以便包围进攻的敌人和向他們进行交叉射击；当纵队走到散兵綫的时候，后者填满营与营之間的空隙，与纵队的先头成一横队向前推进；离敌人20碼，纵队的先头进行齐射并进入冲锋。如果地形非常起伏，那末营甚至有3个或4个連展开成散兵綫；也有消息說(土尔科兵在馬振塔附近)，整营整营地展开成散兵綫。

对付奥軍的刺刀冲击时，有时采用了类似英国巷战条令(第六十二条，营教练)所規定的那种方法。纵队的先头連进行齐射，向两翼方面轉弯并成二路纵队退到后方再重新整队；跟随它們的連也作同样动作，最后，在最后的連齐射并肃清正面地域以后，全营攻击敌人。

在决定性时刻，命令兵士把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仅仅带上少許面包和背包里面的全部彈药，他們把彈药塞在可以塞的地方。由此就謠傳說‘朱阿夫兵通常把自己的子彈帶在大褲子口袋里面’。

在馬振塔附近，朱阿夫兵和近卫第一擲彈团曾經展开一个时候并进行了单发射击和横队射击。在索尔費里諾附近，近卫輕騎步兵师(12个营)在战

斗开始以前也展开成一横队，但是当各营真正投入战斗的时候，它們好像是組成了一个普通的纵队。既然在这两次事件中，展开是在路易-拿破侖直接亲临指揮之下进行的，那大概就用不着怎样怀疑，他下这样的命令是由于回想起了英国的横队演习；但是在两次事件中，大概当决战时机一到，法国軍官对本民族的作战方法的爱好和地形的特点就占了上風。

攻击村庄是由几个纵队开始的。密集的散兵綫在它們前面推进；指定从正面攻击陣地的比較弱的纵队列于最后边，而比較强的纵队則从翼側迂迴村庄。攻下了村庄的部队立刻占領它并加以巩固，而由預备队追击敌人。在保卫村庄时，法軍主要指靠的是在村庄后面或在它翼側的預备队，而不是在这些房屋里的强大警备部队。”

上面是关于 1859 年法国軍隊在意大利的战术布势一章的摘录，我們用它来結束对瓦德西伯爵著作的考察。虽然英国的地形远不像倫巴第那样起伏，但是，由于这里有无数的籬柵、壕沟、树林和森林地段，再加上地形的起伏和深深横断英国的森林沟壑，所以它是一个比法国北部、比利时和德国的一望无边的平原要起伏得多的战場。如果法国軍隊有一天企图在英国土地上登陆，那末沒有多大疑問，它的步兵队形会很像在意大利采用的那种队形；所以我們认为这种队形对于英国志願兵不是沒有意义的。

瓦德西著作的按語是弗·恩格斯于  
1861 年 6 月写的

載于 1861 年 6 月 22 日、7 月 6 日和  
20 日、11 月 8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願  
兵杂志”第 42、44、46 和第 62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願兵杂志”

## 弗·恩格斯 牛頓檢閱的軍事評論

去年在牛頓舉行的檢閱很成功。由于有种种困难妨碍这次檢閱，成功就尤其突出了。这是把郎卡郡的志願兵合成一个整体的第一次嘗試；铁路运输全不是它应有的样子；地面坏极了；天气恶劣。尽管如此，檢閱还是进行得非常好；我們的志願兵回家时都湿透了，又餓又渴，但是他們自豪地意識到，他們完成檢閱任务时的鎮靜、稳定和軍容已博得了所有的人的欽佩。

今年的檢閱是否也可以这样說呢？恐怕不可以。铁路运输很出色；地面好极了；天气晴朗；志願兵已經經過了第二年的訓練；但是我們仍然确信，他們大多数回家时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和成績是会有不如去年之感的。这是誰的过錯呢？

当部队来到檢閱的地方时，标明各旅地点的小旗子已經插好，而且各营的位标一般說来也都立刻安好了。但是有許多营，特別是那些最先到的营，在进入他們的指定地点以前，却長時間地前后移动，停了又动，动了又停。結果，那些在檢閱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到的部队，架枪和給兵士們哪怕是几分钟吃点东西的时间都沒有了。这当然不是营长的过錯。

在敬礼仪式以后开始了变换队形。但这里未必是什么变换队形。第一旅展开了，进行了几次射击——从中央到翼側以連为单

位的一次点射，以营为单位的一次齐射，三次横队射击。这时第二旅展开了，在射击结束后接替了第一綫。这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将两綫都变为四列横队，然后第二綫的四列横队由第一綫的四列横队的間隔中間穿过。在条令上，这种变换队形是只用于檢閱的目的，从来不在战斗环境中采用的（第 113 頁）。然后第二旅也同样进行了射击，这时第三旅展开組成第二綫，而第一旅則以纵队队形退到后方。我們看出，第一旅完成这些动作很慢，在第二旅射击快結束时才退到一边。后来第三旅走了过来，后面是第四旅，两旅依次进行了射击，然后所有部队排成密集纵队，进行了分列式。

由此可見，受檢閱的志願兵显然不是通过变换队形，而是仅仅通过射击和进行分列式这两个机会来表現自己的本領。我們反对把空彈射击作一个标准，据此評判像集合在牛頓的志願兵这样的部队。有些部队曾經打过大量空彈，因而早就在整齐划一的齐射方面获得了不小的成績。也有一些部队在連教练、营教练以及打靶教练方面取得了同样好的成績，甚至更大的成績，但是以前未必进行过空彈射击。而且那里还有大量为檢閱才編成营的零星地方部队，这些部队从来沒有可能以营的編成进行齐射，原因很簡單，即在此以前它們甚至无法进行营教练。齐射是只凭声音不凭效果来判断的，所以它是兵士們所有任务中最容易的任务；在其他方面有把握的营，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学会齐射。如果受檢閱的营絕大多数确实齐射很差，我們倒應該說，我們对这种情况很滿意，因为这表明，这些营並沒有把時間白白浪費在一个星期以內随时都能学会的很像做游戏或装門面的技巧上。

檢閱計劃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它給所有参加檢閱的步兵提供了一个随便做些什么的机会。除此以外內容的确十分貧乏。散兵

战是没有的，变换队形也几乎没有，所定的评价标准不仅不足为凭，而且对大多数参加检阅的部队一点也不公平。至于演习的最后一项，即勇猛的骑兵冲锋，那就最好不谈。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大笑料。

在进行分列式时，我们又看出了志愿兵的老毛病——完全忽视距离。只有一个部队通过时保持了比较正规的距离，而且这还不是那个齐射也同样出色的部队。我们认为，保持正规的距离，这在现行志愿兵训练制度中比整齐的齐射更困难更重要。总的说来，分列式的进行表明，同去年相比，改进并不像我们有理由预期的那样，但我们必须说，人数较少的地方部队在这方面的成绩最大。他们应该大受赞扬，因为这些不大的部队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它们大多数都没有副官的帮助，除了教练军士以外没有更高的军官来训练它们。

很遗憾，在郎卡郡的志愿兵中，红色短上衣甚至熊皮帽的数量增加了；这大概是很想摆一摆排场，这对运动不会有任何好处。但这个题目会使我们离开牛顿太远，因此我们将另找机会来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8 月初

载于 1861 年 8 月 10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49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 卡·馬克思

### 美国問題在英国

1861年9月18日于倫敦

比彻-斯托夫人致舍夫茨別利勳爵的信<sup>141</sup>，不論其本身的价值如何，已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它迫使倫敦新聞界中反对北部的报刊出来声辯，在广大公众面前摆出它們捏造的理由，为自己对北部持敌对論調、对南部抱难以遮掩的同情态度作辯护，因为假装十分痛恨奴隶制度的人抱这种态度看起来是頗为奇怪的事情。它們所申訴的第一个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就是当前美国的战争“并不是一个廢除奴隶制度的战争”；因此，不能指望一向只根据“寬大的人道原則”从事战争和关心別国战争的高尚的英国人同情他們美国北部的兄弟。

“經濟学家”杂志写道：“首先，說北部与南部的爭执是解放黑人的一方与奴役黑人的一方的爭执，这种說法是輕率的，也是不真实的。”“星期六評論”<sup>142</sup>写道：“北部并没有宣布廢除奴隶制度，也从来没有做出要为反对奴隶制度而战的样子。北部并没有提出公正对待黑人这一神圣原則作为自己的 *oriflamme* [战旗]；它的 *cri de guerre* [战斗口号]不是无条件廢除奴隶制度。”“观察家”<sup>143</sup>写道：“如果說，我們在这个崇高运动的真正意义方面受了騙，那末，除了联邦派自己以外，还有誰应当对这种欺騙負責呢？”

首先，必須承认这个前提是說得通的。开始进行这次战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奴隶制度，美国当局自己也不辞一切煩劳来否认任



何这类看法。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记住，发动这次战争的不是北部，而是南部；前者只是防卫的一方。如果说，北部是在长期犹疑，表现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忍耐之后，最后才拔出刀剑为拯救联邦而战，而不是为消灭奴隶制度而战，——如果这一点可信，那末，南部在发动战争时，则是高声宣布它举行叛乱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特殊的制度”<sup>①</sup>。南部承认它是为争取奴役另一个民族的自由而战，并且不管北部如何声辩，硬说这种自由在共和党<sup>144</sup>获胜和林肯当选为总统之后受到了威胁。同盟派的国会自夸它新造的宪法<sup>145</sup>与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等人的宪法不同，它的宪法第一次承认了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福音，是文明的堡垒和天赐的制度。如果说北部承认自己仅仅为联邦而战，那末南部则是以发动叛乱争取奴隶制度的统治而自豪。如果敌视奴隶制度和奉行理想主义的英国不为北部的话所动，那末究竟为什么又对南部的无耻自供不表示强烈反感呢？

“星期六评论”表示不相信脱离派自己所宣布的东西，企图以此来脱出这个讨厌的窘境。这家杂志能看到更深处东西，它发现，“奴隶制度同脱离联邦没有什么相干”；杰弗逊·戴维斯一伙所宣布的话只不过是一些“隐语”，它们的“意思同那些祭坛受辱和炉灶被毁的隐语”<sup>②</sup>差不多，这种隐语在这一类文告中是常见的”。

反对北部的报刊所提出的论据贫乏得很，所以在所有这些报刊上，我们都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语句像数学级数的公式一样在一定的差距上重复着，很少有变异或组合的技巧。

“经济学家”杂志叫道：“为什么正是在昨天，当脱离运动一得到林肯当选

① 奴隶制度。——编者注

② “祭坛”和“炉灶”暗指“家园”、“事业”等等。——译者注

的消息而第一次出現了重大轉折的時候，北方人向南部提出，如果南部繼續留在聯邦里面，就給予它各種保證不侵犯這個可憎的制度，並且十分鄭重地否認有干涉這個制度的任何意圖呢？同時，為什麼北部的領袖們在國會中曾經一再提出以同意不觸犯奴隸制度為基礎的妥協案呢？”“觀察家”問的是：“如何解釋北部在對待奴隸制度的問題上願意對南部作出最大讓步以取得妥協呢？為什麼要在國會中提議劃一條地理分界綫，在這條分界綫範圍內，奴隸制度應當被看做必需的制度呢？南部各州沒有以此為滿足。”

“經濟學家”雜誌和“觀察家”不僅應該問為什麼在國會中提出了克里滕登妥協案<sup>146</sup>以及其他妥協辦法，而且還應該問一問為什麼它們沒有被通過。他們故意瞎說這些妥協提案是北部接受而南部拒絕的，而事實上，這些提案是被北部為林肯競選的政黨所否決的。提案始終只是停留在 *pia desideria* [良好願望] 的萌芽階段，沒有變成決議，南部事實上根本沒有機會來拒絕或同意它們。“觀察家”下面的一段話使我們更接近了問題的實質：

“斯托夫人說：‘蓄奴黨看到它無法再利用聯邦，于是就決定破壞聯邦。’這裡是承認：直到此時為止，蓄奴黨總是利用聯邦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如果斯托夫人能明白指出北部是什麼時候開始反對奴隸制度的，那就好了。”

本來可以認為，“觀察家”以及英國輿論界的其他宣諭官們對當代的歷史已夠熟悉，無需斯托夫人在這些極其重要的問題上再告訴他們什麼了。奴隸主集團同北部民主黨<sup>147</sup>聯盟，有加無已地濫用聯邦，可以說是本世紀開始以來美國歷史的一般公式。奴隸主通過接二連三的侵占行動把聯邦愈來愈變成他們的奴隸，接二連三的妥協辦法就是這些侵占行動的各個階段的標志。這些妥協辦法每一次都意味著南部的新的侵占和北部的新的讓步。可是同時，南部的這些勝利沒有一次不是同北部的以各種黨派的名義、在各種口號下、打着各種旗幟的敵對力量進行了激烈鬥爭之後才取

得的。如果說，各次斗争的实际的与最后的結局是南部得利，但留心观察历史事件的人却不能不看到，奴隶主的每一个新的进展都是向他們最終的失敗走近了一步。甚至还在密苏里妥协案<sup>148</sup>的时候，斗争的双方就已是如此势均力敌，以致使杰弗逊担心联邦将因这种致命的对立而有分裂的危險，这一点我們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sup>149</sup>。奴隶主集团的侵占气焰先后达到几个最高点：由于通过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sup>150</sup>，正如道格拉斯自己所承认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在美国境内扩展奴隶制度的一切法律障碍；此后，一个北部的候选人担保联邦将在古巴为奴隶主征服或购买新領土，以此买得了总统之职<sup>151</sup>；再后，联邦当局通过德雷德·司各脫一案的判決<sup>152</sup>，宣布扩展奴隶制度是美国宪法的一项法律；最后，实际上恢复了非洲的奴隶买卖，其規模比以前它合法存在的时期还大。但是，在南部被北部民主党纵容而采取的侵占行动达到这些最高峰的同时，已經有无可怀疑的迹象表明：北部的对抗性的力量已經强固起来，不久就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堪薩斯战争<sup>153</sup>，共和党的成立，1856年总统选举时弗里芒特先生得到的大量选票，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了北部已經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糾正美国历史上半世紀以来在奴隶主的压力下做出的錯誤，使国家回到它的发展的真正原則上来。除开这些政治現象以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統計学与經济学的事实表明：奴隶主集团对联邦的濫用已經达到頂点，再往后去，無論是被迫或 *de bonne grace*〔自願〕都必将日益低落。这个事实就是西北部的成长，就是它的人口在1850年至1860年的巨大增长，以及这一切对美国的命运必然发生的新的影响和振兴的作用。

难道所有这些是一段秘密的历史嗎？难道只有比彻-斯托夫

人的“承认”，才向“观察家”和倫敦新聞界的其他政治明星泄露了“直到此时为止，蓄奴党总是利用联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段被小心隱瞞起来的真情嗎？两种对抗势力的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紀的历史的动力，而英国的新聞界人士竟对它們的剧烈冲突感到突然，这难道是美国北部的过錯嗎？英国新聞界把实际上是长期斗争臻于成熟的結果誤认为一朝一夕所产生的奇事，这难道是美国人的过錯嗎？美国共和党的組成与发展，几乎没有被倫敦报纸提到，这个事实最明显不过地說明了它們反对奴隶制度的长篇大論的空洞虛伪。可以拿倫敦新聞界中的两个对立物即倫敦“泰晤士报”和“雷諾新聞”<sup>154</sup>做例子来看一看；这两家报纸，一个是尊貴階級的最大的报纸，另一个是工人階級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报纸。“泰晤士报”在布坎南的官場生涯結束以前不久，还刊載文章为他的統治苦心辯解，并且对共和党人的运动极力誹謗。至于雷諾，在布坎南出使倫敦时期，就是布坎南寵信的走卒之一，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放过一次机会来为布坎南捧場，极力貶抑布坎南的反对者。为什么以公开反对奴隶主侵占和反对奴隶主濫用联邦为其政綱的共和党竟能在北部获得了胜利呢？其次，为什么北部民主党的大部分人，拋棄了他們与奴隶主領袖們的悠久联系，毫不顾及他們半个世紀的傳統，牺牲了很大的商业利益与更大的政治成見，群起而支持現在的共和党政府，并且无所吝惜地供給它以人力和金錢呢？

“經濟学家”不来回答这些問題，而极力叫喊：

“难道我們能够忘記，廢奴派在北部和西部，同在南部一样，也一向都受到凶惡的迫害与虐待嗎？难道能够否认，华盛顿政府的暴躁与冷淡（且不說缺乏誠意）成为許多年間的主要障碍，使我們有效制止非洲海岸奴隶买卖的努力备受挫折，而实际从事这种买卖的船舶大部分都是用北部的資本所建造，为北部的商人所有，船上人員都是北部的海員嗎？”

這真是一篇邏輯的傑作！反對奴隸制度的英國之所以不能同情正在摧毀日益衰微的奴隸主勢力的北部，是因為它不能忘記北部在受制於這種勢力的時候曾經支持過奴隸買賣，毆打過廢奴派，使自己的民主制度沾染了奴隸主的偏見。它之所以不能同情林肯的政府，是因為它以前曾經批評過布坎南的政府。它之所以要惡毒地挑剔當前北部的覺醒運動，鼓勵北部的那些同情共和黨政綱中所指斥的奴隸買賣的人，並且向建立自己的帝國的南部奴隸主殷勤獻媚，是因為它不能忘記昨天的北部並不是今天的北部。它需要用這種從舊堡<sup>155</sup>學來的訟棍伎倆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這就最好不過地證明：英國新聞界中反對北部的這一部分，是由非常卑鄙可恥以致不敢公開說出的隱秘動機所驅使的。

既然這一部分英國報刊的得意手法之一是用先前維護奴隸制度的政府的所作所為來辱罵現在的共和黨政府，所以它就用盡一切力量，要英國人民把“紐約先驅報”<sup>156</sup>當做唯一真正代表北部意見的報紙。倫敦“泰晤士報”先發出一定的暗示，其他敵視北部的大小報刊的 *servum pecus* [奴僕群] 就堅持不懈地跟着學舌。例如，“經濟學家”寫道：

“在爭論激烈進行的時候，頗有一些紐約的報紙和紐約的政客向交戰雙方勸告：既然雙方已把龐大的軍隊拉到戰場上來，那就不要用這些軍隊來互相廝殺，要用他們打大不列顛去，以便調和內部的爭執，包括在奴隸制度問題上的爭執，而出其不意地以壓倒的兵力進攻不列顛領土。”

“經濟學家”知道得十分清楚，“紐約先驅報”之所以企圖唆使美國對英國作戰，並且這種企圖得到倫敦“泰晤士報”的熱烈支持，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使南部脫離聯邦獲得成功，阻撓北部的新生運動。

不过，敌視北部的英国报刊毕竟承认了一件事。势利小人“星期六評論”告訴我們：

“在选举林肯时成为爭論問題并且加速了这次破裂的，无非是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已有这种制度的各州之内这一点。”

“經濟学家”也說：

“有一点是十分确实的：使林肯当选的共和党的目标是防止奴隶制度扩展到尚未設州的領地上去…… 还有一点是可能的：如果北部获得完全的、无条件的成功，他們就能够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已有这种制度的 15 个州以內，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奴隶制度的最后灭亡——虽然只是可能如此，而不是一定如此。”

1859 年約翰·布朗在哈帕尔斯渡口暴动<sup>157</sup>的时候，同一个“經濟学家”就曾发表一連串精心制作的文章来证明：由于一种經濟規律的力量，美国的奴隶制度一旦不可能扩展，就注定要逐渐消亡。这一个“經濟規律”是奴隶主完全了解的。

图姆斯說：“再过 15 年，如果蓄奴領地沒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許奴隶逃离白人，否則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

共和党人所宣布的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宪法規定地区的原則，曾經成为 1859 年 12 月 19 日在众議院中第一次以脱离联邦相威胁的人所持的显著理由。当时，辛格尔頓先生（密西西比州議員）問柯蒂斯先生（艾奥华州議員）：“是不是只要南部留在联邦里，共和党就永远不会让它再得到一英寸实行奴隶制度的土地？”柯蒂斯先生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辛格尔頓先生說：这将使联邦解体。他劝告密西西比州退出联邦，愈早愈好——“諸位先生們應該記起杰弗逊·戴維斯曾經率領我們的軍队在墨西哥作战，也許他还要活着領導起南部的軍队。”撇开經濟規律（它使扩展奴隶制度成为在宪法規

定地区內保存奴隶制度的必要条件)不談,南部的領袖們也一向清楚地懂得需要奴隶制度来維持他們在美国的政治統治。約翰·卡尔洪 1847 年 2 月 19 日在参議院辯护他的提案时曾經明明白白地說,“参議院已是南部在政府中借以保持均勢的仅有的机构”;“为了保持参議院中的均勢”,必須設立一些新的蓄奴州。不仅如此,即使在他們本土,30 万奴隶主的寡头集团也只有經常向他們的白种平民投以有希望在美国内外征服新地区的誘餌,才能維持他們的統治。如果說,按照英国新聞界宣諭官的高論,北部已經堅決要把奴隶制度限制在現存地区以內,这样来循着宪法的途徑消灭奴隶制度,这难道还不足以获得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的同情嗎?

然而,英国的清教徒們似乎非要有一場明白宣告为廢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战争才感到真正的滿意。

“經濟学家”說:“既然这不是解放黑人的战争,那末,还有什么理由能够光明正大地使我們热烈同情联邦派的事业呢?”

“观察家”說:“曾經有一个时候,我們的同情是在北部方面,因为我們那时以为它确实是要严重抵抗各蓄奴州的侵占”,确实是主張“解放黑人,作为公正对待黑人的措施”。

可是,就在这些报刊告訴我們,說它們之所以不能同情北部,是因为它所进行的战争不是廢除奴隶制度的战争的时候,它們却又在同一号的报纸上說:“宣布解放黑人并号召奴隶普遍暴动”,这样一种“不顾一切的手段”是一件“仅仅这种想法本身就使人厌恶和怕人的”事情,而“妥协”要比“以如此昂貴的代价换取的和被如此的罪恶所玷污的胜利可取得多”。

由此可見,英国热心于一場廢除奴隶制度的战争,完全是虛伪的。下面这段話就露了馬脚。

“經濟学家”写道：“最后，难道摩里耳稅則能使他們有权指望我們感激和同情嗎？或者，难道北部获胜时必然会把这种稅則推广到全国，就有理由使我們吵吵嚷嚷地热望他們成功嗎？”

“观察家”写道：“北部的美国人所热心的实际上只是一件事，即自私自利的保护关税制的稅則…… 南部各州非常厌恶北部用保护关税制的稅則来夺走他們奴隶的劳动果实。”

“观察家”和“經濟学家”杂志是互相补充的。后者老实地承认，对于它和它的附和者來說，同情問題只是一个关税稅則問題，而前者則把北部与南部的战争归結为关税稅則战争，归結为保护关税与自由貿易之間的战争。“观察家”也許不知道，即使是1832年，南卡罗来納州的廢除稅則派，如杰克逊將軍所证实的，也只是借口实行了保护关税来脱离联邦<sup>158</sup>；但是，即使是“观察家”也应该知道，現在的叛乱并不是摩里耳稅則<sup>159</sup>通过以后才爆发的。事实上南部也不可能厌恶北部实行保护关税制的稅則夺去了他們奴隶的劳动果实，因为在1846年至1861年間实行的是自由貿易制的稅則。

最近一期的“旁观者”<sup>160</sup>以惊人的方式点破了某些反对北部的报刊的心思：

“反对北部的报刊借口遵从事实的不可移易的邏輯，并且为这种借口作辯护，而实际上它們究竟认为怎样才合适呢？它們論证說，联邦分裂是合适的，因为，正如我們已經說过的，这是結束这场‘无缘无故的，兄弟相殘的战争’的唯一可能的途徑。另外，由于事情的結局已很明显，它們还发明一些理由，說这样做很适合这个国家的精神需要。当然，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已經昭然若揭的时候，这些理由只是一种事后看法，用来馬馬虎虎地代替天意和‘上天待人公平合理’的說法。这些报刊发现，分裂成为敌对的集团，将是美国各州的极大的利益。这些州将互相限制彼此的野心；它們的力量将彼此抵銷，而英国一旦与其中的一个州或几个州发生爭端，仅仅是猜忌心就可以使敌对的集团来帮助我們。它們断言，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十分有利的情况，因



为这将解除我們的忧虑，并鼓励美国各州之間的政治‘竞争’，这种竞争是誠实与純洁的最大保障。

現時在我們中間出現的各色各样的同情南部的人极力宣揚的就是这些理由。翻譯成英文——在这样一个問題上英国人的論据竟需要翻譯未免使人痛心——这就是說，我們之所以因这次‘兄弟相殘的’战争具有現在这样大的規模而慨叹，是因为它可能把敌对各州集团之間未来一連串长久的小战争、憤怒和猜忌，集中而成为一次可怕的大乱。敌对的美国各州一定不可能在和平或和諧中相处，这是真正的实情（怀有上述那种非英国感情的人自己是了解这种实情的，尽管他們用体面的言詞掩盖着实情）。由造成当前冲突的那些原因所引起的恶意敌对状态，将长期存在下去。这些人断言：各州集团在关税問題上利害各有不同。各州一旦分离，这种关税上的利害不同就要成为經常的小战争的源泉，而奴隶制度这一个全部冲突的根源就将成为无数的仇恨、不和与斗争的源泉。在敌对各州之間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稍微稳定的均势。可是这些人仍然认为：这种未来的长期不息的斗争，是天意注定的解决目前已經爆发的大争执的办法，这个办法之所以受到欢迎，唯一的真正的理由是：如果目前这个大規模的冲突会导致一种复兴的和更加强有力的政治統一，那末，与此相反，无休止的小冲突却会造成一个英国无須畏惧的弱小而分裂的大陆。

我們并不否认，美国人自己，由于他們对英国常常表現不友好的和挑战的态度，也曾經給这种卑鄙的感情播下了种子，但是，老实說，从我們这方面來說，怀有这样的感情是卑鄙的。我們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把彻底解决拖延下去，美国就沒有希望得到深固的和持久的和平，这种拖延会使美利坚国家衰落和崩潰，使它变成許多紛爭不已的氏族与部落。但我們仍然呼天搶地，反对目前的‘兄弟相殘的’争斗，因为它有使問題获得彻底解决的希望。我們慫恿美国人選擇一个充滿无数小型战争的渺茫的未来（这些小战争同样是兄弟相殘，而且或許远为敗坏人心），因为这样一来，就将使我們摆脱美国的竞争。”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9月18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61年10月11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6403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 不列顛的棉花貿易

1861年9月21日于倫敦

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漲，終於开始严重地影响棉紡織工厂，現在它們的棉花消費已比正常消費减少 25%。这个結果，已因生产一天天减少而成为事实，許多工厂每周仅开工 4 日或 3 日；無論是在已經縮减工时的工厂中，或者是在仍然全周开工的工厂中，都有一部分机器停开，有些工厂則暫時完全停閉。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布萊克本，不仅縮减工时，同时还削減工資。但是，縮减工时运动只不过剛剛开始，我們还可以有十分把握地預言：几个星期以后，这一个行业将普遍实行每周工作 3 日，同时大多数工厂要停止开动大量机器。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在承认棉花供应困难方面，总的來說，是极为迟緩和勉强的。

他們說：“上一季的美国棉花早已全部运抵欧洲。新棉收购剛剛开始。即使根本没有战争和封鎖，我們也不能多得一包棉花。航运季节不到 11 月底不会开始，而通常是到 12 月底才有大宗輸出。在此以前，無論棉花是留在种植場里，或是打包之后立即运向港口，都沒有多大意义。如果封鎖在今年年底以前任何时候停止，明年三四月我們就会有充分的棉花供应，好像这次封鎖未曾宣布过一样。”

在商人心理的最深处，曾怀有这样的幻想，即整个这次美国危

机，包括这一次封鎖，都将在年底以前終止；或者是帕麦斯顿勋爵将用强力打破这个封鎖。但是后一种想法現在已經完全被拋棄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曼彻斯特了解到：两个巨大的势力，即已經在北美的工业企业中投入了巨量資金的金融資本家，和以北美为主要来源地的谷物貿易界，将联合起来阻止英国政府采取任何无端的侵略行动。希望封鎖将适应利物浦或曼彻斯特的需要而及时解除，或者希望美国的战争将以与脫离派妥协而結束，这些希望都在英国棉花市場中前所未有的情况面前破灭了，这种情况就是美国人在利物浦对棉花所进行的活动——部分是投机活动，部分是为了把棉花再运回美国。結果，利物浦的棉花市場在过去两星期內极为狂热。除了利物浦的商人投机性的棉花投資以外，还加上了急于为自己儲备冬季原料的曼彻斯特工厂主以及其他各地的工厂主的投机性的投資。后一种交易的規模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充分看出：曼彻斯特很大一部分空余的倉庫已为这种儲存所占；从9月15日到22日这一个星期中，中等美棉的价格每磅上漲了 $\frac{3}{8}$ 辨士，上等美棉上漲了 $\frac{5}{8}$ 辨士。

棉花价格自美国战争爆发以来就不断上升，但原料价格与紗布价格之間的恶性失調直到8月最后一两个星期才表現出来。在此以前，因美国的需求銳减而可以預察的棉織品价格的任何重大跌落，都被第一手的貨物囤积以及向中国和印度的投机性运銷抵銷了。可是这些亚洲的市場很快就达到了飽和。1861年8月7日的“加尔各答行情报”<sup>161</sup>写道：

“存貨日益充斥，自本刊上期出版以来，运进的单色棉布不下2400万碼。国内消息說明，棉織品仍在陸續启运，超过了我們的需要，这样下去，情况难期好轉……孟买市場也是大大地供过于求。”

还有一些情况也助长了印度市場的萎縮。西北各省在不久以前的饥荒之后又受到霍乱的蹂躪，而整个下孟加拉則因大雨而成澤国，稻谷遭受了严重損害。据上星期英国收到的加尔各答来信說，40支紗每磅售出后的实得是 $9\frac{1}{4}$ 辨士，而在曼彻斯特，則低于 $11\frac{3}{8}$ 辨士是不能买到的；40英寸衬衣布的出售与曼彻斯特現在的价格相比每匹要吃亏 $7\frac{1}{2}$ 、9以至12辨士。在中国市場上，价格也因进口貨物积存过多而被压低。

在这些情况下，既然对英国棉紡織品的需求日益减少，棉紡織品价格自然就不能跟上不断上漲的原料价格；相反的，紡、織与印染在許多情况下都将不能收回生产成本。下面是曼彻斯特最大的工厂主之一关于粗紗所說的一个情况，現在拿来做例子：

	每磅价格	棉价与紗 价 差 額	每磅紡 工成本
<b>1860年9月17日</b>			
棉花成本	$6\frac{1}{4}$ 辨士	4 辨士	3 辨士
16支紗(經紗)售价……	$10\frac{1}{4}$ 辨士	——	——
利潤——每磅1辨士。			
<b>1861年9月17日</b>			
棉花成本	9 辨士	2 辨士	$3\frac{1}{2}$ 辨士
16支紗(經紗)售价……	11 辨士	——	——
虧損——每磅 $1\frac{1}{2}$ 辨士。			

印棉的消費量正迅速增长，而且随着棉价的再漲，印棉供应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要在几个月內改变一切生产条件，扭轉商业的趋势，仍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英国現在正自食其多年来在龐大的印度帝国进行罪恶統治的后果。英国要用印棉代替美棉，必須克服两个障碍，即整个印度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和印度农民无力利用有利条件的不幸处境。对于这两种困难，英国人只能

責怪自己。一般說來，英國的現代工業有兩個同樣畸形的支柱。一個是作為愛爾蘭和很大一部分英國工人階級的唯一食品的馬鈴薯。這一個支柱被馬鈴薯病害和繼之而來的愛爾蘭的災難<sup>162</sup>掃蕩掉了。於是就需要一個更大的使千百萬勞動者再生產和生活的基礎。英國工業的第二個支柱是美國奴隸種植的棉花。當前美國的危機正迫使英國人去擴大自己的供應來源，把棉花從繁殖奴隸和消費奴隸的寡頭們手中解放出來。只要英國棉紡織工廠主還依靠着奴隸所種植的棉花，就可以如實地斷言，他們是依靠着一種雙重的奴隸制：對英國白人的間接奴隸制和對大西洋彼岸黑人的直接奴隸制。

卡·馬克思寫於 1861 年 9 月 21 日

載於 1861 年 10 月 14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6405 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 卡·馬克思

### 倫敦“泰晤士報”和帕麥斯頓勳爵

1861年10月5日于倫敦

“英国人民靠閱讀‘泰晤士報’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这是一位出名的英国作者<sup>①</sup>就所謂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見。这一意見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内改革，就从来没有在“泰晤士報”的支持下实现过；相反，“泰晤士報”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撓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們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議會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稅和紙張稅的廢除<sup>163</sup>，都可以作为例子。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報”就来一个急轉弯，从反动陣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報”就不是指导輿論，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試圖挽回人民运动的狂瀾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輿論。因此，这家報紙对輿論的真正影响只限于对外政策的范围。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广大公众，特别是資產階級，都不像在英国那样，对本国的对外政策問題表現得那样无知。这种无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1688年光荣革命<sup>164</sup>时期起，在指导英国对外政策方面总是由貴族一手壟断。另一方面，日

<sup>①</sup> 罗·娄。——編者注

益发展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閹割了资产者的一般智力,使他們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局限在商业利益、工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狹小圈子里。結果,在对外或国际政策方面,貴族为资产階級**动手**,而报界則为它**用脑**;并且很快地这两个方面——貴族和报刊——就理解到,为了它們的共同利益应当联合起来。只要翻开“科貝特氏政治紀事报”<sup>165</sup>,就可看到,从本世紀初起,倫敦各大报就一貫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高貴掌权人充当辯护律师。虽然如此,但还是經過了一些过渡时期,才形成了現时的局面。一手壟断对外政策的貴族,起初縮小成寡头集团,以一个名为內閣的秘密會議为代表,然后,內閣又被一个人挤掉,这就是帕麦斯頓勛爵,他在近30年来篡夺了管理不列顛帝国国家資源和决定其对外政策方針的絕對权力。

与这种篡夺行为同时,由于集中規律在报业起着比在紡織业中更快的作用,倫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謂英国輿論的代表。如果說,在执掌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壟断权从貴族轉給了寡头會議,又从寡头會議轉給了一个人即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頓勛爵,那末,在为国家考虑和判断其对外政策并代表輿論方面,壟断权則从整个报界轉給了一家报纸即“泰晤士报”。帕麦斯頓勛爵掌管不列顛帝国的对外政策于密室,不仅广大公众或議會,甚至他自己的同僚都不知道他的真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設法抓住这家篡夺了以英国人民名义广泛議論他的秘密勾当的权力的唯一报纸,那他就太笨了。至于在自己字典里从来沒有“美德”一詞的“泰晤士报”,則必須表现出超乎斯巴达刻苦精神的美德,才不致与实际独掌帝国国家資源的統治者結为一伙。因此,从法国 coup d'état [政变] 时起,由于英国的一个集团的政府已被几个集团的政府所代替,因而帕麦斯頓

的篡奪已不再受到任何敵手的威脅，“泰晤士報”就完完全全變成了他的奴隸。帕麥斯頓設法把“泰晤士報”的某些有影響的人物拉到內閣中來擔任次要的職位，並且把另一些人接納到自己的社交圈子裡，予以安慰。從這個時候起，“泰晤士報”在不列顛帝國對外政策方面的活動就完全是為了製造符合於帕麥斯頓勳爵的對外政策的輿論。“泰晤士報”必須為帕麥斯頓勳爵想做的事準備輿論，並且強使輿論贊同他已經做的事。

這種奴隸勞動需要付出怎樣的辛苦，在最近的議會會議期間暴露得最為清楚。這次會議對帕麥斯頓勳爵來說是十分不利的。某些無黨派的下院議員，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起來反對他所篡奪的獨裁權力，並且揭露他以往所做的壞事，想讓國民了解到，這樣的無限權力保持在他手中是多麼危險。鄧洛普先生開始了攻擊，提出關於任命一個專門委員會審查帕麥斯頓於1839年向議院提供的阿富汗文件的議案，並且證明，帕麥斯頓確實偽造了文件<sup>166</sup>。“泰晤士報”在發表議會報告時，略去了鄧洛普先生發言中所有在該報看來可能大大損害它的主子的地方。稍後，蒙台居勳爵提議公布有關1852年丹麥條約的全部文件，譴責帕麥斯頓，說他在為了某一個外國的利益而修改丹麥的王位繼承制的陰謀中起了主要作用<sup>167</sup>，並且譴責他提供明明是假的材料欺騙下院。但是，帕麥斯頓卻找到機會同迪斯累里先生達成了一個協議，用法定人數不足而中斷會議的辦法擱置了蒙台居勳爵的議案，這樣一來，果然就把問題蒙混過去了。儘管如此，蒙台居勳爵的發言，在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中斷之前，還是延續了一個半小時。“泰晤士報”已事先得到帕麥斯頓關於會議將中斷的通知，因此，專門負責歪曲和假造議會報告的編輯就為自己安排了一個休息日，結果，蒙台居勳爵的



发言未經歪曲就在報紙上出現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出了差錯，便写了一篇社論，告訴約翰牛：因法定人数不足而閉会是打断无聊的发言的妙法；蒙台居勋爵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不是用最不客气的方式摆脱无聊的議會发言，国家事务是无法管理的。在最近的會議上，帕麦斯頓又被追究責任，这次是亨尼西先生提出关于向議會提供外交部在 1831 年波兰革命期間的往来信件的議案。“泰晤士报”又像对邓洛普先生的議案那样使用了干脆隱瞞不提的办法。該报关于亨尼西先生发言的报道是 *in usum delphini*<sup>168</sup> 的現行版。如果注意到，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才能在冗长的議會报告从下院送到編輯部的当天夜里讀完这些报告，并且在当天夜里把它們歪曲、修改、伪造得絲毫无損于帕麦斯頓的政績，那末，應該承认，不管“泰晤士报”能从它对高貴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輕松愉快的。

因此，如果說，对于在英国下院中头一天剛剛发生的事情，“泰晤士报”还能够用造謠和隱瞞的办法这样来迷惑輿論，那末，对于远在国外所发生的事件，例如美国的战争事件，它运用造謠和隱瞞的艺术就真正是神通无限了。在討論美国問題时，該报竭尽全力使英国人和美国人互相反对。不过，它这样做既不是由于同情英国的棉紡織业巨头，也不是由于关心英国的任何现实利益或可能的利益。它直截了当地是执行自己主子的命令。因此，倫敦“泰晤士报”在最近一星期改变調子，就可以使我們得出結論：帕麦斯頓勋爵想放棄他迄今对合众国所采取的极端敌对的立場。几个月来“泰晤士报”一直吹捧脱离派的进攻力量，大談合众国无力对付脱离派，而今天却在一篇社論里表示完全相信北部的軍事优势。对于这次改变腔調是由主人指使这一点，下述情况作了充分有力的

证明，这就是：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人知道是与帕麥斯頓有关系的报刊，都同样地转变了方向。这些报刊之一的“经济学家”，相当明显地向輿論的投机者暗示：已經到了“詳細檢查”自己的所謂“对合众国的感情”的时候。現在让我引用“经济学家”上有关的一段話，我认为必須引它来证明帕麥斯頓的报人接到了新指示。这段話如下：

“我們老实承认：北方人一方有理由鳴不平，我們一方也必須更克制一些——可能要比过去通常所表現的态度更克制一些。我們的起领导作用的报纸太爱引证一些向来名声不好、影响微弱的报纸，并且认为它們代表合众国的观点和立場；現在大家差不多已經肯定地知道：它們骨子里都持着脱离派的观点，用別人的旗号掩飾自己；它們假装拥护北部的极端观点，同时却为南部說話，大概还拿南部的錢。例如‘紐約先驅报’，在英国未必有人會真心认为它表达共和国北部的性格或观点。讓我們重复一下：我們必須非常克制，否則，我們对联邦派的正确的批判态度就可能无形中变成对脱离派的承认和保护。一般人通常都很容易有所偏袒。不过，我們無論怎样激烈地批評北部的言行，决不应当忘記：南部脱离时所持的出发点，它开始脱离时所采取的行动，都是我們这方面深深厌恶的。当然，我們應該譴責联邦的保护关税制的稅則是难堪的愚昧的狂妄行为。当然，我們同情南部实行低額关税和自由貿易的意图。当然，我們希望，出产那么多原料、需要那么多工业品的一些州的繁荣局面，不被中途打断或完全毁灭。但是与此同时，我們也不能忽視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实行脱离的真正目的和主要动机不是維護在自己的領土上的蓄奴权利（北方人在这方面的让步并不小于南方人的要求），而是把奴隶制推广到迄今根本没有这种該死的东西、但种植場主幻想在将来开拓的广阔而无限制的土地上去。这一目的，我們一向都认为是不明智的、不正当的和令人厌恶的。对于奴隶制在南部各州所建立的社会秩序，英国人是越看越厌恶，越看越罵得厉害的。所以我們必須告訴南方人，在扩大开发种植場主的州以及他們所覬覦的新領地的荒地方面，無論我国可能得到多少金錢上或商业上的好处，都永远不能使我們对这些問題的看法有絲毫改变，不能阻碍我們表达我們的观点，不能使我們将来不去采取必要的或适当的行动。据推

測，他們(脫離派)還醉心于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用美洲完全停止供应的方法使法国和英国遭受損失和困难，这样把国家弄到枯竭的地步，然后，迫使这两国的政府为他們讲话和强迫合众国停止封鎖…… 絕對没有任何希望使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有一会儿感到自己有权作出这种露骨的和不能容許的敌对合众国的行动…… 我們对南部的依賴小于南部对我們的依賴，这一点南方人很快就会懂得的。因此，我們希望他們懂得：只要还存在着奴隶制度，我們之間就会隔着相当高的道德壁障；無論是默然的鼓励，或者是大胆的公开干涉，都是我們根本不能想像的。郎卡郡并不是英国，同时，为了照顾我們工业区居民的荣誉和勇敢，應該說，即使两者的情緒可以等同，归根到底棉花也成不了国王。”

我想加以证明的，仅仅是帕麦斯顿以及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的倫敦报刊正在放棄对合众国的敌对立場这一点。至于发生这种法国人所說的 *revirement* [大轉弯] 的原因，我想在我以后的通訊中再來說明。最后再补充一点。福斯特先生，布莱得弗德的議員，于上星期二在布莱得弗德机械学院礼堂作了題为“美国内战”的讲演，深入分析了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并且成功地駁斥了帕麦斯顿的报刊的謬言。

卡·馬克思写于 1861 年 10 月 5 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1 年 10 月 21 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 6411 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倫敦“泰晤士報”評 奧爾良親王赴美

1861年10月12日于倫敦

正当普魯士國王訪問貢比臬<sup>169</sup>的時候，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了幾篇尖刻的文章，把拉芒什海峽彼岸大大地觸犯了一下。“國家報，帝國報”<sup>170</sup>也反過來把“泰晤士報”的作者們描寫成頭腦為醇酒所迷、筆尖浸了污水的人。這種偶爾的相罵，只不過是想使輿論看不清印刷所廣場<sup>171</sup>與土伊勒里宮的親密關係罷了。在法國國境以外，對這位十二月的英雄再沒有比倫敦“泰晤士報”更大的捧場人了；而這家報紙越是時而裝出監察官卡托對待凱撒的腔調和神氣，它的服務也就越是可貴。

有幾個月，“泰晤士報”一直在侮辱普魯士。它利用一個小小的麥克唐納案件<sup>172</sup>告訴普魯士：英國將歡迎萊茵河各省從霍亨索倫的野蠻統治之下轉到波拿巴的開明專制之下去。這不但激怒了普魯士的宮廷，而且也激怒了普魯士人民。“泰晤士報”不贊成一旦普法發生衝突英普結成同盟的主張。它竭盡全力使普魯士相信，不要指望能從英國得到什麼幫助，最好是同法國取得某種諒解。當軟弱無力、俯仰隨人的普魯士國王終於決定訪問貢比臬的時候，“泰晤士報”本來是可以自豪地叫喊 «quorum magna pars

fui»〔“此事我有大功”〕的<sup>①</sup>，但是現在，要从英国人的記憶中抹去“泰晤士报”曾經为普魯士君主探路这一事实的时候也到来了。因此，才有它这一陣戏剧中的雷霆，同样也才有“国家报，帝国报”这一陣回敬的雷霆。

“泰晤士报”現在又恢复了它的波拿巴主义的死敌的立場，因而又能为十二月的英雄效劳了。一个机会很快就出現了。路易·波拿巴每逢遇到与他的竞争者——法国王位的追求者的声誉有关的事，自然是极其敏感的。在奧馬尔公爵抨击普隆-普隆的小册子的事件中<sup>173</sup>，他曾經招来許多訕笑，他的行动比所有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算在一起还更多地帮助了奥尔良派的事业。在这些不久以前的日子里，法国人民又一次被提醒把普隆-普隆与奥尔良亲王們作一番比較。在普隆-普隆启程赴美国的时候，在圣安东郊区<sup>②</sup>就出現过一張漫画，在漫画上，他被画做一个寻找王冠的大胖子，但同时却装作一个最和善的、特別嫌恶火药气味的旅行者。而当普隆-普隆返回法国，并没有給自己在克里木和意大利博得的荣誉增添什么的时候，奥尔良亲王們却渡过大西洋，投效美国军队去了<sup>174</sup>。波拿巴的陣营里因此发生很大的混乱。通过容易收买的巴黎报刊来发泄波拿巴派的憤怒是没有作用的。这样做只会暴露帝制派的恐惧，重复一下那次小册子的丑事，并且会引起一个討厭的对比：一方面是在共和党旗帜下为反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奴役者而战的流亡亲王們，另一方面則是一个曾經宣誓去当英国的特別警察，分享镇压英国工人运动的荣誉的流亡亲王<sup>175</sup>。

誰来使十二月的英雄脫出这种窘境呢？除了倫敦“泰晤士报”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章。——編者注

② 巴黎的一个郊区。——譯者注

还有別人嗎？如果同一家倫敦“泰晤士報”，在1861年10月6、7、8和9日曾經虛偽地批評過貢比臬的訪問，激怒了“國家報，帝國報”，而在10月12日又來無情地攻擊奧爾良親王們參加美國軍隊，那末，不是就證明路易·波拿巴反對奧爾良親王是有道理了嗎？難道“泰晤士報”的文章不會譯成法文，為巴黎的報刊所評論，被 préfet de police [警察局長] 發給各省的報刊，並且作為一項公正無私的判決，即路易·波拿巴本人的仇敵倫敦“泰晤士報”對奧爾良親王最近行動的判決而傳遍法國嗎？因此，今天的“泰晤士報”才出面對這兩位親王進行十分粗暴的攻擊。

路易·波拿巴自然是一個大生意經，他不會像官方的輿論販子那樣瞎斷美國戰爭。他知道，英國、法國、德國、歐洲的真正的人們都把合眾國的事業看作他們自己的事業，看作自由的事業，而且他們不顧種種被收買的詭辯言論，仍然認為合眾國的土地是歐洲千百萬無地的人們的自由土地，是他們的天賜樂土，現在他們應當手執武器來保衛它，使它免遭奴隸主的貪婪的侵占。路易-拿破侖更知道，在法國，群眾是把維護聯邦的鬥爭同他們的祖輩為奠定美國獨立的鬥爭聯繫起來的，在他們看來，每一個拿起武器站在美國政府這一方面的法國人，就是在履行拉斐德的遺志<sup>176</sup>。所以，波拿巴知道，如果有什么東西能夠為奧爾良親王贏得法國人民的好感，那就是奧爾良親王參加合眾國軍隊的行伍。他一想到這一點便不寒而栗，因此，他的捧場的監察官倫敦“泰晤士報”今天才告訴奧爾良親王說：“他們自降身價，為這個**不名譽的事業**服務，不會增高他們在法國國民中的聲望。”路易-拿破侖知道，從他的 coup d'état [政變] 以來，歐洲各敵對國家之間所進行的一切戰爭都是師出無名、妄動干戈、假借虛偽的口實而進行的欺騙性的戰爭。對俄戰爭

和意大利战争（且不說对中国，对交趾支那的海盗式的征战<sup>177</sup>和諸如此类的战争），从沒有得到过法国人民的同情，法国人民本能地感觉到，这两次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加强 coup d'état 鑄下的鎖鏈。而現代历史上第一个偉大的战争是美国战争。

欧洲各国人民知道，南部的奴隶主是以发表宣言，說奴隶制度的存在与联邦的存在再不能相容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因此，欧洲各国人民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

奥尔良亲王們恰恰投身于这样一个战争，——一个气势宏大，目标崇高，因而与欧洲自 1849 年以来历次师出无名、妄动干戈、渺小琐屑的战争迥然不同的战争，自然使路易·波拿巴感到极其难堪。因此，倫敦“泰晤士报”才觉得必須声明：

“无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与这个国内战争——这在历史上一切国内战争中是一次最为师出无名和妄动干戈的内战——之間的区别，是一种对公共道德的違犯。”

当然，“泰晤士报”也必須大大恭維一番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費里諾的胜利者，以此来結束它对奥尔良亲王“自降身价，为这个不名誉的事业服务”而进行的攻击。它写道：

“要是把斯普临菲尔德和馬納薩斯这样的战斗<sup>①</sup>同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費里諾的战績相比，是很愚蠢的。”

下一班邮件就会表明，皇帝的报刊将如何按照預定計劃来利用“泰晤士报”的文章。一个急难时的朋友，如諺語所說，是抵得过

---

① 指 1861 年夏美国北部的軍队在这两个地方的大敗。——譯者注

走运时的一千个朋友的，而倫敦“泰晤士報”的秘密盟友現在恰好正在異常困窘的時候。

繼缺糧而來的缺棉，與農業歉收相伴的商業危機，加上關稅收入減少和金錢困難，已迫使法蘭西銀行把貼現率提高到 6%，並且同路特希爾德家族和貝林議定從倫敦市場上借 200 萬英鎊，把法國政府手中的有價證券在國外抵押，用了這種辦法也不過只剩下 1 200 萬的儲備，而債務卻已超過 4 000 萬。這樣的經濟狀況，正好為王位競爭者造成了可以投下雙倍賭注的良好形勢。聖安東郊區已經發生過搶糧騷動，所以目前是最不宜讓奧爾良親王奪取人望的時候。這也就是倫敦“泰晤士報”出面狂暴攻擊別人的原因。

卡·馬克思寫於 1861 年 10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載於 1861 年 11 月 7 日“紐約每日  
論壇報”第 6426 號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報”



**Redaktions-Bureau:**  
Bei jeder Abnahme des Jahrgangs  
besteh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dass der Abonnen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besteht in folgender Weise:  
**Jahrgangs-Bureau:**  
Bei jeder Abnahme des Jahrgangs  
besteh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dass der Abonnen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besteht in folgender Weise:  
Bei jeder Abnahme des Jahrgangs  
besteh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dass der Abonnen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besteht in folgender Weise:

# Die Presse.

Wien, Freitag den 25. October 1861.

**Abonnement für Wien:**  
Bei jeder Abnahme des Jahrgangs  
besteh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dass der Abonnen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besteht in folgender Weise:  
**Abonnement für die Provinz:**  
Bei jeder Abnahme des Jahrgangs  
besteh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dass der Abonnent die Besondere Bedingung  
besteht in folgender Weise:

N<sup>o</sup> 292.

Wien, Freitag den 25. October 1861.

14. Jahrgang

## 卡·馬克思 北美內战<sup>178</sup>

1861年10月20日于倫敦

数月以来，倫敦新聞界的主要周刊和日报对美国內战一直重复着同样的一支調子。它們一方面誣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时又惴惴不安地防备別人怀疑它們同情南部的蓄奴州。事实上它們是在不断地写着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攻击北部，而另一篇文章又为自己攻击北部作辯护。Qui s'excuse s'accuse [自我辯解者是自供有罪]。

辯解的論点主要是：北部与南部之間的战争是一个关税战争；进一步說，这场战争是无原則的，它沒有触及奴隶制度問題，事实上問題只牵涉到北部的主权欲；最后，即使正义是在北部一方，难道想借武力压服 800 万盎格魯撒克逊人不是很狂妄嗎？南部的脱离难道不正好使北部完全摆脱与黑奴制的关系，并且使北部及其 2 000 万居民和广大的土地获得迄今梦想不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嗎？因此，难道北部不应该把脱离运动当作一桩喜事来欢迎，倒应该用流血而无效的內战来镇压脱离运动嗎？

讓我們逐条研究一下英国新聞界的辯护詞吧。

北部与南部之間的战争——第一条辯詞这样說——仅仅是一

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而英国自然是站在自由贸易一边的。奴隶主是应当享有奴隶劳动的全部果实呢，还是这些果实应当被北部的保护关税主义者骗走一部分？据说，这就是这次战争所争的问题。这个辉煌的发现是“泰晤士报”的功劳，“经济学家”、“观察家”、“星期六评论” tutti quanti [之流] 的报刊则进一步发挥这个论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发现不是出自查理斯顿，而是出自伦敦。在美国无疑每一个人都知道，1846—1861 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税则，众议员摩里耳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只是在 1861 年叛乱爆发以后才在国会通过。所以脱离运动并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摩里耳税则才发生的，充其量不过是因为脱离运动已经发生，国会才通过摩里耳税则。当南卡罗来纳州于 1832 年第一次发动脱离运动<sup>179</sup> 的时候，1828 年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确实曾经被用来作为借口，但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点人们从杰克逊将军的声明中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一次，旧的借口事实上并未被重复。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中，都完全避而不谈税则问题，因为最有势力的南部几州之一的路易西安纳州的植糖业是完全依靠保护关税政策的。

但是，伦敦新闻界又辩解，美国的战争无非是一个用武力来维持联邦的战争。北方佬不能下定决心从自己的国旗上取消十五颗星。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角色。当然，如果这次战争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那就又当别论了！但是，奴隶制度问题，如“星期六评论”所断然宣称的，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这次战争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发动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它有好几个月一直平静地听任脱离派夺取联邦的堡垒、兵工厂、造船厂、海关、信贷机关、船只和武器储备，

侮辱联邦的旗帜，俘擄联邦的军队。最后，脱离派决定大动干戈以迫使政府放棄其消极态度，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緣故，才动手炮击查理斯頓附近的薩姆特尔堡垒。4月11日(1861年)，他們的博雷加德將軍在和薩姆特尔堡垒司令官安德森少校的会談中获悉，該堡垒只备有3天的給养，3天后必将不战而降。为了防止他們不战而降，脱离派第二天(4月12日)拂曉便开始炮击，几小时之内即将該堡垒攻陷。关于这件事的电訊一傳到脱离派召开国会的地方蒙哥馬利，陆軍部部长沃克就立刻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公开宣称：“沒有人能够說今天开始的战争将在何处結束。”同时他預言：“在5月1日以前，南部同盟的国旗就将飄揚在华盛頓的古老的国会大厦的圓頂上，而在短时期內大約也会飄揚在波士頓的凡尼耳会堂<sup>180</sup>上。”只是到这个时候，才出現林肯征集75 000人来保卫联邦的文告。炮击薩姆特尔堡垒截断了唯一可能的依照宪法途徑的出路，即召开一个美国人民的全国代表大会，像林肯在就职演說中所提出的那样。对林肯來說，这时只剩下这样的选择：或者是逃出华盛頓，撤离馬里兰、德拉韦两州，并且放棄肯塔基、密苏里、弗吉尼亚等州，或者是用战争来回答战争。

关于美国內战的原則問題，已經由南部在破坏和平时发布的战争口号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总统斯蒂文斯在脱离派的国会上宣称，在蒙哥馬利新近制造出来的宪法与华盛頓、杰弗逊的宪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現在奴隶制度第一次被承认为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制度和整个国家建筑的基础；而革命的前輩，那些被十八世紀的偏見所愚弄的人們，却把奴隶制度看做是一种从英国輸入并将逐漸消灭的罪恶。南部的另一个魁首斯普腊特則大叫：“对我们來說，这是建立一个偉大的奴隶制共和国 (a great slave republic)

的問題。”所以，如果說，北部拔出刀劍只不过是為了保卫联邦，那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稱奴隶制度的繼續存在与联邦的繼續存在再不能相容了嗎？

正如炮击薩姆特尔堡壘发出了战争开始的信号一样，北部**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林肯当选为总统，成了实行脱离的信号。林肯于1860年11月6日当选。1860年11月8日，南卡罗来納州发出的电訊就說：“这里已认为脱离是既成事实”；11月10日，乔治亚州立法議會就忙于搞脱离計劃；11月13日，密西西比州立法議會决定召开特別會議来考虑脱离問題。但是，林肯的胜利本身只不过是**民主党**陣营分裂的結果。在竞选期間，北部民主党人投的是**道格拉斯**的票，而南部民主党人投的則是**布雷金里季**的票，由于民主党选票的这种分散，共和党才获得了胜利。那末，为什么**共和党**在北部占了优势呢？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内部**，半个多世紀以来一直行动一致的南北两部分为什么发生了分裂呢？

南部通过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逐渐篡夺統治联邦的权力，他們的这种权力在布坎南任总统时期达到了最高峰。1787年的末届大陆會議和1789—1790年根据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曾經通过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国領地上实行奴隶制度。（大家知道，領地一詞是美国版图內居民尚未达到根据宪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的垦殖区的名称<sup>181</sup>。）所謂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就是这个妥协案所产生的結果，——曾禁止在緯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苏里州以西的每一个領地上实行奴隶制度。根据这个妥协案，实行奴隶制度的区域推进了几个經度，而另一方面，限制奴隶制度将来再扩展的地理界限看来已經十分明确地規定下来了。这个地理上的防綫在1854年又

被所謂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这个法案的倡始者就是当时的北部民主党領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国会两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廢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置奴隶制与自由于同一地位，規定联邦政府对两者一視同仁，由人民即垦殖者的多数来决定某一領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这样，在美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領地內扩張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由于这个新法案，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自由領地的新墨西哥（其面积大于紐約州4倍）便变成了一个蓄奴的領地，因而蓄奴地区便从墨西哥共和国边境扩展到北緯38度。1859年，新墨西哥接受了一个奴隶制的法典，这个法典的野蛮性可以与得克薩斯和亚拉巴馬的法典相比。然而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新墨西哥的約10万居民中，奴隶还不到50人。因此，南部只要派遣若干冒險家携带少数奴隶越过边界，然后借华盛顿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新墨西哥的官吏和承办人之助，击鼓召开一个冒牌的人民代表大会會議，就可以把奴隶制度以及奴隶主的統治强加于这个領地了。

但是，这个便利的方法在其他領地还是行不通的，于是南部便采取了下一个步驟，即从国会轉而訴諸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最高法院有法官9人，其中5人屬于南部，所以它很久以来就是奴隶主的百依百順的工具。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脫案件<sup>182</sup>中决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携带宪法所承认的任何財產进入任何領地。宪法承认奴隶为財產，并且規定联邦政府必須保护这种財產。因此，根据宪法，奴隶主就可以强迫他們的奴隶在各領地內劳动，每个奴隶主也就可以違反垦殖者多数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帶到一直是自由的領地中去。各領地的立法議會被剝夺了禁止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賦予保护奴隶制度

的先鋒的义务了。

如果說，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度在各領地的地理界限，1854年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又取消了任何地理界限，換上一个政治的障壁，即垦殖者多数的意志，那末，美国最高法院则是通过1857年的判决，把这个政治障壁也拆掉了，从而把共和国現在和将来的一切領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了培植奴隶制度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布坎南政府时期，在北部各州还严厉无情地实行了1850年頒布的更厉害的逃亡奴隶引渡法<sup>183</sup>。为南部奴隶主捕捉奴隶看来已經成了北部的合乎宪法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尽量阻止自由垦殖者移殖到領地去，蓄奴党破坏了一切所謂 free-soil 措施，即将一定数量的未开垦的国有土地免費給予垦殖者的措施<sup>184</sup>。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內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布坎南事实上是靠了发布奥斯坦德宣言才弄到总統一职的，这个宣言宣布，用购买办法或用武力夺取古巴，是国家政策的偉大任务<sup>185</sup>。在他执政时期，墨西哥北部已經被美国土地投机分子所瓜分，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发出信号便襲击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諾拉<sup>186</sup>。海上走私者对中美各国不断进行的海盜式的远征，同样是由华盛顿白宮指揮的。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开放奴隶买卖<sup>187</sup>，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領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統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国参議院中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許的时期还多。去年輸入的奴隶的数目已达

15 000 人。

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經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諱的目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統治南部的 30 万奴隶主的奴隶。一系列的妥协导致了这种結果，而这些妥协是南部依靠它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而达到的。在这个联盟面前，自 1817 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隶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尝试，一直都遭到失敗。最后，才到来了一个轉折点。

取消了奴隶制度的地理界限并将新領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的問題交由垦殖者多数决定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一經通过，奴隶主的武装特使，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边境暴徒，就一手执长猎刀，一手执連发手枪，进襲堪薩斯，并且以前所未聞的暴行企图把垦殖者从他們定居的領地上赶走。这些盜匪式的襲击受到了华盛顿中央政府的支持。于是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整个北部，特别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协会，以人、武器和金錢支援堪薩斯<sup>188</sup>。就从这个支援协会中产生了**共和党**，所以共和党实起源于保卫堪薩斯的斗争。在借武力使堪薩斯变为**蓄奴領地**的企图失敗以后，南部便企图借政治阴谋来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布坎南政府尽一切力量企图强迫堪薩斯接受一个奴隶制的宪法，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美国諸州的行列。于是开始了新的斗争，这一次主要是在华盛顿国会內进行的。甚至北部民主党的首脑斯蒂·阿·道格拉斯，这时(1857—1858 年)也起来坚决反对政府及其南部的同盟者了。因为，强制实施奴隶制宪法是与 1854 年的內布拉斯加法案所規定的垦殖者主权的原則相抵触的。道格拉斯是西北部伊利諾斯州的参議員，如果他承认南部有权借武力或者借国会的法案来夺取北部所垦殖的領地，他自然就会失去自己的全部影响。所

以，正像保卫堪萨斯的斗争产生了**共和党**一样，它同时也引起了**民主党**本身内部的第一次分裂。

共和党在 1856 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个总统竞选纲领。虽然它的候选人约翰·弗里芒特没有获得胜利，而他所获得的大量选票则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政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西北部的迅速发展。在他们为竞选总统而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860 年 5 月 17 日）上，共和党人重新提出了 1856 年的纲领，仅仅作了几点补充。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下：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谴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最后，必须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

这个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反过来说，就是奴隶制度要永远限制在它已经合法存在的各州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奴隶制度就被限制住了。然而，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

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原先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输出品的州，如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就迅速变成了繁殖奴隶向更远的南部地区输出的州。甚至在奴隶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的确，在环境的压力下，南卡罗来纳州已部分地变成了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因为它向极南部和西南部出卖奴隶每年已达 400 万元。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获得



新的領地，以便使一部分奴隶主带着奴隶得到新的肥沃的土地，并且使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奴隶主得到新的市場供他們繁殖和出卖奴隶。举例來說，如果美国沒有取得路易西安納、密苏里和阿肯色，弗吉尼亚州和馬里兰州的奴隶制度早就該被扫除了。在蒙哥馬利的脫离派国会上，南部的一个首領，参議員图姆斯曾經很鮮明地表述了要求不断擴張奴隶制領地的經濟規律。

他說：“再过 15 年，如果蓄奴領地沒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許奴隶逃离白人，否則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

如所周知，各州在国会众議院中的代表人数是依各州人口而定的。由于自由州人口的增长比蓄奴州快得多，北部的众議員的人数势必很快就超过南部。因此，美国参議院便愈来愈成为南部政治力量的真正的集中地点，因为在参議院中，各州不論人口多少都有两名参議員。南部为了确保它在参議院中的势力，并且通过参議院来确保它对美国的領導权，就需要不断成立新的蓄奴州。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征服国外的土地，像得克薩斯的情形那样；或者是把美国所屬的領地首先变为蓄奴領地，然后变为蓄奴州，像密苏里、阿肯色等地的情形那样。被奴隶主們捧为 *par excellence* [卓越的] 政治家的約翰·卡尔洪早在 1847 年 2 月 19 日就曾在参議院宣称，只有参議院才能为南部造成均勢，而要在参議院中保持南部和北部的这种均勢，就必须扩展蓄奴領地；他还說，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南部借武力建立新的蓄奴州的做法是正当的。

最后，联邦南部真正的奴隶主的人数不超过 30 万人，是一个狹小的寡头統治，与之对立的是好几百万所謂“白种貧民” (*poor whites*)，这些白种貧民的人数由于地产的集中而不断增长，而他們的处境也只有羅馬帝国极度衰微时期的羅馬平民才可比拟。只有

靠取得新的領地和有望取得新的領地，以及靠海盜式的远征，才能調和这些“白种貧民”的利益与奴隶主的利益，把他們的热烈的事业欲引到一个无害的方向，并且用他們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奴隶主的希望来羈縻他們。

因此，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經濟規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漸消亡，使蓄奴州通过参議院所行使的政治領導权归于消灭，最后，势必使奴隶主寡头集团在他們本州内部处于“白种貧民”的威胁之下。所以，共和党人提出应当用法律完全禁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的原則，就等于要从根割断奴隶主的統治。因此，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才必然导致北部和南部之間的公开斗争。但是，这次选举胜利本身，如前所述，則是民主党陣营内的分裂所促成的。

保卫堪薩斯的斗争已經引起了蓄奴党和它的同盟者北部民主党人之間的分裂。到186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这个爭端又更加深入地再度爆发了。以道格拉斯为候选人的北部民主党人主張，各領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应取决于垦殖者多数的意志。以布雷金里季为候选人的蓄奴党坚决认为，美国宪法已經使奴隶制度合法化了，最高法院对此已經作了解釋；奴隶制度自身在一切領地内都是合法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移植。因而，共和党人是完全禁止增加蓄奴領地，而南部的党則要求占有共和国的全部領地，认为这些都是法律所保障的奴隶制的地盘。奴隶主以堪薩斯为例所做出的事情，即在中央政府协助下違反垦殖者自己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强加于一个領地，現在被他們宣布为适用于联邦一切領地的法律。民主党的領袖們是不会作这种让步的，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他們的队伍投到共和党陣营里去。另一方面，道格拉斯所提出的“垦殖者主

权”，也不能使蓄奴党满足。蓄奴党想要实现的事情，必须于未来4年中在新总统任内实现；这件事只有借中央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不容再有拖延。奴隶主们并不是没有看到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力量，这就是**西北部**，它的人口在1850—1860年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大致已同蓄奴州的白人人口相等；这个力量无论从传统、性格或生活方式上来说，都不会甘愿让别人把自己从一个妥协拖到另一个妥协，像东北部的旧有各州那样。对于南部来说，联邦仅仅在它把联邦权力交到南部手中做奴隶主政策的工具的情况下，才具有价值。如果不能这样，南部不如现在就决裂，否则，就得在4年之中坐待共和党的发展和西北部的兴起，然后在不利的条件下开始斗争。因此蓄奴党才把一切都投到赌注上来！当北部民主党人不愿继续扮演南部的“白种贫民”的角色时，南部便以分散选票让林肯取得了胜利，然后就以这个胜利作借口拔剑出鞘了。

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探讨伦敦报界所说的，北部应当欢迎脱离，把它看做最有利的和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主张。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20日

載于1861年10月25日“新聞報”  
第29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 美國內戰

“让他离去吧，他不值得你恼怒！”英国的政治家風度一再向美国北部喊出——不久以前还通过約翰·罗素之口喊出——列保萊罗劝告唐璜的棄妇的話。据说，如果北部让南部离去，它就会摆脱与奴隶制度的一切关系，使自己从历史的原罪中解脱出来，并且为新的更高的发展打下基础。

的确，如果北部和南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例如像英国和汉諾威那样，那末，它們彼此分离不会比英国与汉諾威分离更为困难<sup>189</sup>。可是，“南部”既不是一个在地理方面与北部截然隔离的地区，也不是一个在精神方面完整的統一体。它完全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战斗口号。

要它們和和气气分手的这种劝告有一个假定，即南部同盟虽然在內战中采取了攻势，但至少它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防御。有人以为，蓄奴党仅仅是要把它迄今为止所統轄的地区联合成一个独立的州集团，使这些州不受联邦最高权力的約制。这种看法是最荒謬不过的。“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領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須得到它。”这就是脱离派进攻肯塔基时的战斗口号。所謂南部的“全部領土”，按照他們的理解，首先是指所有的所謂**边界州** (border states)——德拉韦、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納、肯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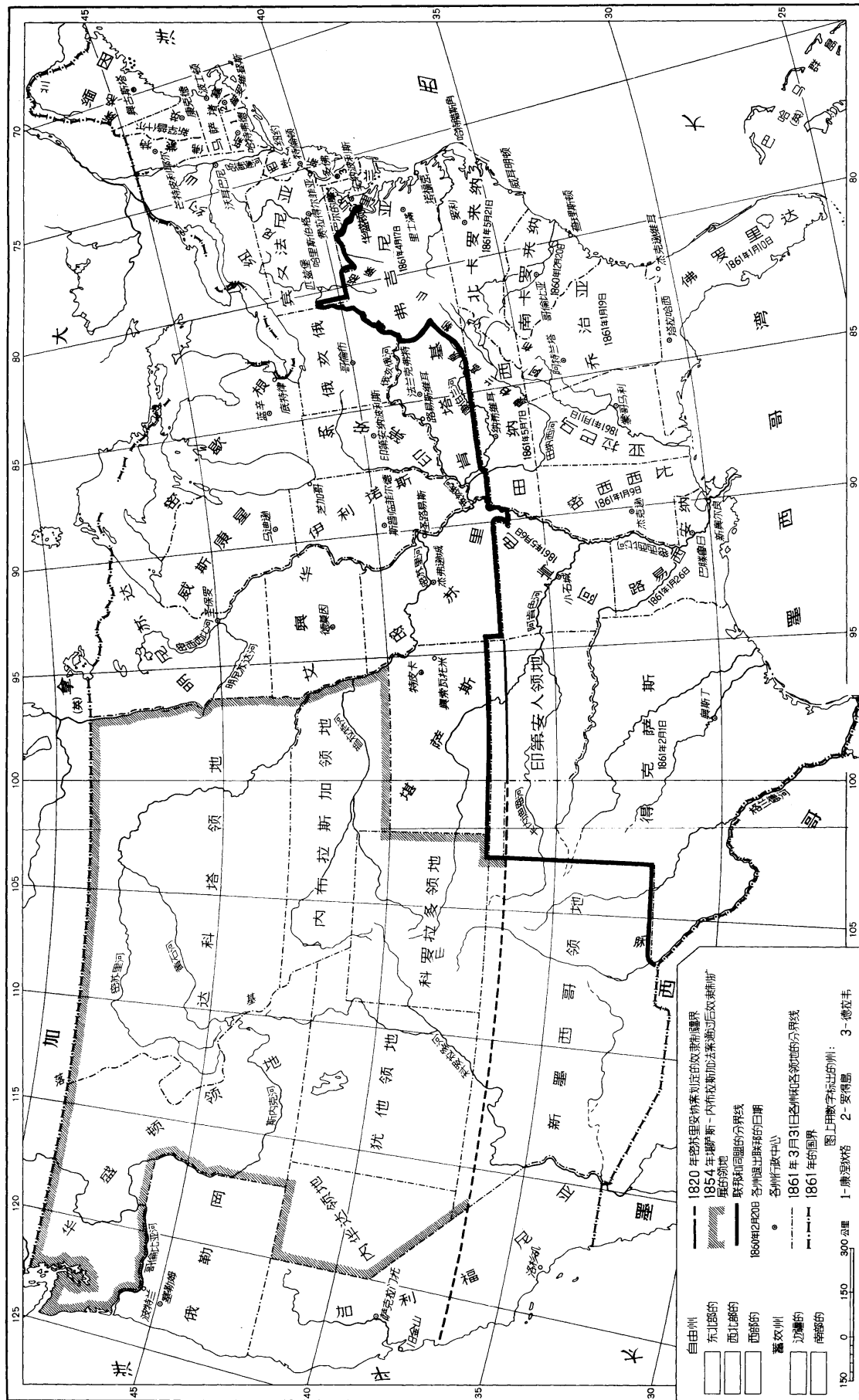
基、田納西、密蘇里和阿肯色。除此以外，他們還要求從密蘇里州西北角至太平洋一綫以南的全部領土。所以，奴隸主們所稱的“南部”，包括了聯邦迄今所擁有的領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他們所要求的領土有很大一部分仍在聯邦手中，首先必須從聯邦手里奪過來。然而，所謂邊界州，包括那些現在被南部同盟控制的州在內，都從來不是真正的蓄奴州。勿寧說，這些州是美國境內奴隸制度與自由勞動制度並存而互相爭勝的地區，是南部與北部之間、奴役與自由之間的真正戰場。因此，南部同盟所進行的戰爭並不是一個防禦戰爭，而是一個侵略戰爭，一個為了擴展和永保奴隸制度的戰爭。

起自亞拉巴馬向北蜿蜒而至哈德遜河的山脈，形同美國的脊骨，把所謂南部切成三個部分。由阿勒格尼山脈及其兩條平行的山脈——西面的康伯蘭山脈和東面的布盧山脈——所形成的山岳地區，像楔子一樣把大西洋西岸的低地與密西西比河南部河谷的低地隔開。被山岳地區隔斷的這兩塊低地及其廣大的水稻區和遼闊的棉田，就是真正的蓄奴地區。突入蓄奴地區中心的楔形山岳地區風物宜人，氣候溫和，盛產煤、鹽、石灰石、鐵礦、金，總之，全面發展工業所必需的原料應有盡有，而這一片地區現在大部分已是自由地區。從自然條件來看，這裡的土地只有由自由的小農來耕作方有成效。奴隸制度在這裡只是零散地勉強存在，從來沒有扎下深根。這個高原的居民，也就形成了大部分所謂邊界州的自由人口的核心，這些自由居民僅僅為了保全自己就站在北部一方了。

現在，讓我們分別考察一下這片爭執地區的各個部分。

邊界州中極東北的德拉韋州，事實上和精神上都是屬於聯邦

内战前夕的美利坚合众国 (1861—1865年)





的。脱离派想在这里建立哪怕是一个对他们抱好感的派别的一切企图，从战争爆发之初就由于当地人民的团结一致而遭到失败。这个州的奴隶人口很久以来就处在灭亡过程中。仅在1850年至1860年间，奴隶的人数就减少了一半，以致现在德拉韦州总人口112 218人当中仅有1 798个奴隶。虽然如此，南部同盟仍然要求占有德拉韦州；从军事方面来说，一旦南部取得马里兰州，北部的确也守不住这个地方。

至于马里兰州，那里也发生了上面所说的高原与平原之间的斗争。这个州总人口687 034人，奴隶是87 188人。最近华盛顿国会的大选又一次确凿地证明：占压倒多数的人口是站在联邦一边的。目前驻守马里兰州的3万联邦军队，其任务不仅仅是为波托马克一线作后备，而且也特别是为了控制该州内地的叛乱的奴隶主。这里也暴露出一个与其他边界州相同的现象，即大多数居民站在北部一边，而站在南部一边的则是人数很少的蓄奴党。蓄奴党用权势来弥补他们人数少的缺陷，这些权势是他们通过多年来窃据一切政府职位，一代代致力于政治阴谋和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取得的。

弗吉尼亚州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军营，脱离派的主力军和联邦的主力军在这里互相对峙着。在弗吉尼亚州的西北高原，奴隶有15 000人，而大于此数20倍的自由人大部分是自由农。相反的，弗吉尼亚州的东部平原约有50万奴隶。繁殖并向南部各州贩卖奴隶是这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平原上的叛乱魁首们在里士满的州立法议会中玩弄阴谋通过了脱离法令，并且急速给南军开放了弗吉尼亚的大门的时候，西北部便和脱离派脱离关系，成立一个新州，现在正在联邦的旗帜下手执武器保卫自己的土地，抵抗南部的



入侵。

**田納西州**有居民 1 109 847 人，其中 275 784 人是奴隶，这个州現在在南部同盟手里，南部同盟将全州置于戒严状态，实行了羅馬三执政时期那样的排除異己的制度。1861 年冬，当奴隶主們提議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会，要它投票表决是否脫离的时候，大多数居民都反对召开任何代表大会，以杜絕脫离运动的任何借口。后来，当田納西州已被南部同盟的軍队占領，建立起恐怖統治的时候，参加选举的投票人仍然有三分之一以上宣称拥护联邦。在那里，像在絕大多数边界州一样，山区即**东田納西**是抵抗蓄奴党的真正中心。1861 年 6 月 17 日，东田納西在格林維耳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拥护联邦，委派該州前州长、最热烈的联邦拥护者之一安得魯·約翰遜出席華盛頓參議院，并且发表了 «declaration of grievances»，即控訴书，把田納西州被“票决退出”[«hinausvotiert»] 联邦时的一切欺騙、陰謀与恐怖手段揭露无余。从那时起，脫离派就用武力来控制东田納西。

在亚拉巴馬北部、乔治亚西北部和北卡罗来納的北部，可以看到与西弗吉尼亚和东田納西相同的情况。

再往西去，是边界州**密苏里**，那里有居民 1 173 317 人，奴隶 114 965 人——后者大都集中在該州西北地区。1861 年 8 月，該州的人民代表大会表示拥护联邦；該州州长、蓄奴党的工具杰克逊反对密苏里州立法議會，当即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此后他便率領了一支武装匪徒从得克薩斯、阿肯色和田納西进攻密苏里，企图使該州向南部同盟屈膝，用刀劍割断它同联邦的联系。目前，密苏里同弗吉尼亚一起，是內战的主要戰場。

**新墨西哥**不是一个州，而只是一个領地。在布坎南任總統期

間，有 25 个奴隶被运入該地，以便随后再从华盛顿送去一套奴隶制的宪法。新墨西哥并没有要求归并于南部，这一点南部也是承认的。但南部却要求占有新墨西哥，所以便派遣一支武装的冒险分子从得克萨斯越过了边界。新墨西哥请求联邦政府保护，以抵抗这些“解放者”。

讀者大概已注意到，我們特別重視各边界州中奴隶与自由人的人数比例。的确，这个比例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一个寒暑表，应当用它来测定整个奴隶制度的生命能力。

整个脱离运动的灵魂是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州有奴隶 402 541 人，自由人 301 271 人。其次便是密西西比，南部同盟的独裁者杰弗逊·戴维斯就出在这个州，那里有奴隶 436 696 人，自由人 354 699 人。居第三位的是亚拉巴马，那里有奴隶 435 132 人，自由人 529 164 人。

在爭执中的各边界州中，最后我們要談的是肯塔基。这个州近来的遭遇特別足以表明南部同盟的政策的特色。那里有居民 1 135 713 人，其中奴隶 225 490 人。在接連三次全民选举中——1861 年冬边界州議會議員选举、1861 年 6 月华盛顿国会議員选举、以及 1861 年 8 月肯塔基州立法議會选举——一个人数总是不断增加的多数都表示拥护联邦。另一方面，肯塔基州州长馬哥芬以及該州所有的高级官員都是蓄奴党的狂热的拥护者，另外还有布雷金里季——肯塔基州出席华盛顿参議院的代表、布坎南时期的美国副总统、1860 年总统选举时蓄奴党的候选人。蓄奴党虽然力量太弱，不能使肯塔基站到脱离运动方面来，但是却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肯塔基州在战争爆发时宣布中立。在这个中立为南部同盟服务时，在南部同盟忙于镇压东田納西的抵抗时，它是承认肯塔

基州中立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它就用枪托敲打着肯塔基的大門，高叫：“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領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須得到它！”

南部同盟的强盜軍队从西南和东南同时侵入了这个“中立”州。肯塔基从它的中立梦中醒来，它的立法議會公开地站到了联邦一边，用一个公安委员会来監視叛逆的州长，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宣布布雷金里季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命令脱离派立即撤离所侵入的地区。这是作战的信号。南部同盟的一支軍队向路易斯維耳移动，而来自伊利諾斯、印第安納、俄亥俄的志願兵則疾馳前来拯救肯塔基，抵抗奴隶制度的武装傳教士。

南部同盟不顾密苏里和肯塔基等州的意志而企图并吞它們，这就证明了它所說的为維護各州权利、反对联邦侵犯而战的借口是虛伪的。的确，它承认被它算入“南部”的各州有脱离联邦的权利，但它并不承认它們有留在联邦内的权利。

甚至那些真正的蓄奴州，虽然目前外部的战争、內部的軍事独裁和奴隶制度使它們到处具有一种和諧的外貌，但仍然不是沒有对抗的成分。显著的例子是得克薩斯。該州有居民 601 039 人，其中奴隶 180 388 人。根据 1845 年的法律——得克薩斯作为蓄奴州加入合众国即系根据此項法律——得克薩斯有权在其領域內成立整整 5 个州，而不是一个州。这样一来，南部就会在美国參議院中取得 10 个新席位，而不是两席，而当时南部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增加它在參議院中的席位。但是在 1845—1860 年間，对于这个德国人口起着重大作用的得克薩斯，即使是把它分成两个州，而不使拥护自由劳动的党在第二个州內比拥护奴隶制度的党占优势，奴隶主們也都无法办到。这一点最清楚地证明了，在得克薩斯州

内部,对抗奴隶主寡头统治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乔治亚州是蓄奴州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州。在1 057 327人的居民总数中,奴隶有462 230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虽然如此,蓄奴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能够在乔治亚用全民投票的办法通过蒙哥马利国会强加于南部的宪法。

1861年3月21日在新奥尔良举行的路易西安纳州代表大会上,该州政界元老罗斯利埃斯宣称:

“蒙哥马利宪法不是一个宪法,而是一个阴谋。它所建立的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而是一个可恶的、横行无忌的寡头统治。没有让人民参预这件事。蒙哥马利的代表大会已经给政治自由掘下了坟墓,现在我们是被召集来参加葬礼的。”

实际上,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不仅是利用蒙哥马利的国会来宣告南部与北部分离。他们还利用它来改变各蓄奴州内部的法制,来完全控制在联邦的民主宪法保护之下还保有一些独立性的白种居民。早在1856年至1860年间,蓄奴党的政治首领、法学家、道德家和神学家们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确实完全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各边界州和领地大多数仍在联邦手中,这些地方起初通过投票表示站在联邦一边,以后又手执武器站在联邦一边。而南部同盟则把它们算作“南部”,并力图把它们从联邦方面征服过来。南部同盟在它暂时已经占领的各边界州中靠戒严令控制着比较自由的高原。在真正的蓄奴州中,南部同盟也排斥了先前的民主政治,代之以30万奴隶主横行

无忌的寡头統治。

南部同盟如果放棄它的征服計劃，那就是放棄自己的生存能力，就是放棄脫離運動所提出的目的。要知道，脫離運動之所以發生，也只是因為在聯邦範圍內再也不可能把各邊界州和領地變為蓄奴州。另一方面，北部如果和平地把爭執地區拱手讓給南部同盟，那就是把美國全部領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交給一個奴隸制共和國；北部就將喪失整個沿墨西哥灣的地區，以及除佩諾布斯科特灣<sup>①</sup>至德拉韋灣的狹小地帶以外的大西洋沿海地區，並且使自己和太平洋隔斷；密蘇里、堪薩斯、新墨西哥、阿肯色和得克薩斯就會把加利福尼亞拖走。位於落基山脈與阿勒格尼山脈之間的盆地上的，密西西比河、密蘇里河、俄亥俄河流域的各大農業州，由於無力從強大而敵對的南部奴隸制共和國手中奪取密西西比河口，就將為本身的經濟利益所迫而脫離北部，加入南部同盟。這些西北部的州又將把所有位於更東方的北部各州拖進脫離運動的漩渦，只有新英格蘭諸州<sup>190</sup>也許是例外。

這樣一來，實際上將不是聯邦的解体，而是聯邦的改組，是在奴隸主寡頭的被承認的控制之下，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改組。這樣一種改組的計劃，已由南部的發言人在蒙哥馬利的國會上公開宣布了，並且體現為新憲法的這樣一項條款，即原聯邦的任何一州都有權自由加入新的同盟。這樣，奴隸制度就將蔓延於全聯邦。在黑奴制度實際上行不通的北部各州，白種的工人階級將逐漸降到赫羅泰<sup>191</sup>的地位。這就完全符合了公開宣布的一個原則：只有特定的種族才有資格享有自由；如果最繁重的勞動在南部是

① 美國東北角的一個小海灣。——譯者注

黑人的天职，那末在北部它就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或他們的子孙的天职。

因此，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間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間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如果说，这些争执地区，即两个制度迄今为止在那里争夺支配权的各边界州是扎到南部肉体中的刺，那末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在战争的过去一个阶段中，它們却是北部的最薄弱的地点。在这些地区中，一部分奴隶主根据南部阴谋家的命令对北部假意表示忠诚；另一部分发现站在联邦一边事实上符合他們的实际利益和传统观念。这两个部分都同样限制了北部的行动。联邦政府渴望保持各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的好感，害怕他們投入脱离派的怀抱，总之，是对这些曖昧的同盟者的利益、偏见和感情抱着无微不至的关切态度，这就使联邦政府从战争一开始便受着一个致命的弱点的打击，迫使它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迫使它隐瞒战争的原则，而放过敌人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罪恶的根源——**奴隶制度本身**。

如果说，不久以前林肯还表示怯懦，不赞成弗里芒特在密苏里发布的关于解放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的文告<sup>192</sup>，那完全是由于面对着肯塔基州“忠诚的”奴隶主們的高声抗议而顾虑重重。然而转折点已经到来了。肯塔基州——最后一个边界州——已经卷入了南北之間的斗争。随着在各边界州内部为争夺这些州而爆发真正的战争，这些州谁得谁失的问题就要越出外交与议会讨论的范围了。一部分奴隶主将抛掉忠诚的假面具；另一部分将满足于能得

到大不列顛給予西印度的種植場主那樣的補償<sup>193</sup>。事變本身正促使宣布一個決定性的口號——**解放奴隸**。

近來所發表的一些聲明證明，即使是最頑固的北部民主黨人和外交家們也都不由自主地達到了上述結論。布坎南時期的國務卿、一向最狂熱地支持南部的卡斯將軍在一封公開信中宣稱，解放奴隸是拯救聯邦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的條件]。北部的天主教黨的首領、1836—1860 年間最堅決地反對廢奴運動的布朗遜博士於 10 月間在最近一期他的“評論”<sup>194</sup> 上發表文章贊成解放奴隸。

他在文章中說：“如果說，我們在此以前曾經反對解放奴隸，認為這樣做危及聯邦，那末現在，當我們斷定奴隸制度的繼續存在與聯邦的存在或我國作為一個自由共和國的存在不相容的時候，我們就應當更堅決地反對保持奴隸制度。”

最後，華盛頓政府外交官在紐約的機關刊物“世界報”<sup>195</sup>，在它最近的一篇虛聲恫吓廢奴派的文章中說了這麼一段話：

“一旦必須決定奴隸制度和聯邦誰存誰亡，那時奴隸制度就會被判处死刑。如果說，北部**沒有**奴隸解放就不能勝利，那末，**借助於**奴隸解放它就會取得勝利。”

卡·馬克思寫於 1861 年 10 月底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61 年 11 月 7 日“新聞報”  
第 306 號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危机

今天，英国又像 15 年前一样，正面临着一場有根本摧毁它的整个經濟体系之势的灾难。大家知道，当 1845 年和 1846 年的馬鈴薯病把爱尔兰人的生活来源腐烂掉的时候，馬鈴薯是爱尔兰和很大一部分英国劳动人民的唯一食物。这一場可怕的灾难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 200 万，其中一部分死于饥饿，另一部分逃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同时，这场大灾难帮助了英国主張自由貿易的党派获得胜利；英国的土地貴族被迫放棄了它的一项最有利的壟断，而谷物法的廢除則为千百万劳动者的再生产和生活保证了一个比較广闊、比較有益于健康的基础。

当时的馬鈴薯对爱尔兰农业所起的作用，也就是現时的棉花对大不列顛的最重要工业部門所起的作用。現在靠棉花加工为生的居民，比苏格兰居民总数还多，或者說，超过現在爱尔兰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二。根据 1861 年的普查，苏格兰的人口为 3 061 117 人，爱尔兰的人口一共只有 5 764 543 人，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直接或间接靠棉紡織工业为生的人則有 400 万以上。不錯，棉花現在并沒有什么病害。棉花的生产也沒有被地球上少数几个地区壟断。相反，沒有一种可做衣料的植物像棉花这样在美、亚、非三洲占有如此广闊的地区。美利坚联邦各蓄奴州对棉花的壟断并不是



一种自然的壟断，而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壟断。这种壟断是与英国棉紡織工业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断同时生长和发展起来的。1793年，即在英国机械大发明时期之后不久，康涅狄格的一个战栗派教徒伊萊·維特尼发明了 cotton-gin，即把棉纖維与棉子分开的軋棉机。在这項发明之前，一个黑人最紧张地劳动一整天未必能清拣出一磅棉花。而 cotton-gin 发明以后，一个老年黑人妇女一天就可以輕易地清拣出 50 磅棉花；后来机器逐渐改进，效率又增加一倍。美国植棉业的桎梏这时便被粉碎了。美国植棉业与英国棉紡織工业并肩发展，很快便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力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时英国看来也对美棉的壟断地位这一个不祥的幽灵感到恐惧。例如，在英国用 2 000 万英镑为殖民地的黑人买得了解放的那个时期，就出現过这种情况。人們忧虑地看到，郎卡郡和約克郡的工业依靠着奴隶主在乔治亚和亚拉巴馬的皮鞭統治，同时英国人民却为了在本国殖民地內廢除奴隶制度而承担这样巨大的牺牲。但是慈善并不創造历史，特別是不創造商业的历史。每当美国棉花歉收，奴隶主利用这种自然現象联合起来人为地高抬棉价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忧虑。于是，英国的紡織厂主便以反叛“棉花王”相威胁。各种各样自亚洲、非洲获得棉花的計劃都提出来了。例如 1850 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下一次美国的棉花一丰收，又把这种要求解放的热情完全澆灭了。而近年来美国的棉花壟断則达到了先前难以設想的規模，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貿易的立法廢除了前此对奴隶种植的棉花所征收的級差关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 10 年来英国棉紡織工业和美国植棉业同时大步前进。在 1857 年，英国就用了将近 15 亿磅的棉花。

而現在，美国的內战突然威胁了英国工业的这个巨大支柱。

联邦封锁了南部各州的港口，以便阻止运出今年的棉花，从而断绝脱离派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个封锁之所以具有了逼人的力量，却完全是由于南部同盟决定不自动输出一包棉花，而迫使英国自己从南部港口把棉花运出去。这将驱使英国用强力打破封锁，然后对联邦宣战，从而把自己的剑投到天平盘上来帮助蓄奴州。

从美国内战爆发时起，英国的棉花价格就不断上涨，但上涨的幅度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比预料的小。一般来说，英国商界看来都对美国的危机很不在乎。抱这种淡漠态度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上一季的美棉早已全部运到了欧洲。这一季的产品在11月底以前从来是不装船启运的，而在12月底以前又难得有大量货运。因此，在12月底以前，棉花包究竟是放在种植场里，或是在打包之后立即运向南部港口，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封锁在今年年底以前任何时候停止，英国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指望在三四月间得到像往常那么多的棉花，好像不曾有过封锁一样了。总之，被英国报界引入迷途的大部分英国商界人士都以这样一种幻想自慰，即这一场战争过不了6个月，它将以美国承认南部同盟而告终。但是在8月底，美国人出现在利物浦市场上来购买棉花，部分是为了在欧洲进行投机，部分是为了再运回北美。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打开了英国人的眼睛。他们开始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从这时起，利物浦的棉花市场就处在狂热状态；棉花价格很快便上涨到平均水平的百分之百以上，棉花投机活动就像1845年的铁路投机活动那样猖狂起来。在郎卡郡和其他英国棉纺织工业中心，纺织工厂把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日，一部分工厂完全停工；其他工业部门不久也将受到致命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个英国都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早就威胁着它的十分可怕的经济灾难临头。

印度棉花的消費量自然是在增加着，而不断上漲的价格也将促使更加紧从这个棉花的古老家乡运来棉花，然而，要随心所欲地在几个月之内就根本改变生产条件和貿易性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英国現在是在受着自己长期罪恶地治理印度的报应。它現在手忙脚乱想用印棉代替美棉的企图遇到两个大障碍，即印度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和印度农民的穷困状况——这种状况使他們无法利用当前有利的形勢。但是，撇开这一点，也撇开印棉需要精心加工才能够代替美棉不說，即使在最順利的条件下，印度要能够生产所需数量的棉花以供輸出之用，也需要若干年的時間。而据确切的計算，利物浦的存棉在4个月內就要用完。即使在这个时期內，英国的紡織厂主也只有比現在更大的規模上把工时縮减为每周3日和把一部分机器完全停开，才能使棉花够用。这种做法已經使各工厂区蒙受着极大的社会苦难了。如果美国的封鎖持續到元月以后，那时又将如何呢？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1日  
左右

載于1861年11月6日“新聞报”  
第30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不列顛的貿易

1861年11月2日于倫敦

英国貿易部关于截至1861年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的报告指出，出口大为减少，进口日益增加。把近3年来的輸出作一比較，得出一般的結果如下：

### 截至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出口值

年份	英鎊
1859.....	98 037 311
1860.....	101 724 346
1861.....	93 795 332

可見，今年的出口与1860年同期相比，一共减少了7 929 014英鎊，而且，这笔减少的数額的絕大部分（相当于5 671 730英鎊）是由于对美貿易突然减少而引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出口普遍下降反映在英国貿易的某些部門中，其数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

### 截至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內向美国的出口值

	1859年	1860年	1861年
	(单位: 英鎊)		
啤酒和麦酒.....	78 060	76 843	25 642
煤和无烟煤.....	144 556	156 665	200 244
棉布.....	2 753 782	2 776 472	1 130 973

(續)

	1859 年	1860 年	1861 年
	(單位: 英鎊)		
陶瓷器.....	448 661	518 778	191 606
裝飾品和時新貨品.....	1 204 085	1 083 438	542 312
亞麻織品.....	1 486 276	1 337 778	493 654
小五金及刀類.....	865 066	776 772	446 095
金屬——鐵、生鐵 .....	205 947	165 052	79 086
枕木、螺釘、金屬條.....	642 822	546 493	148 587
各種鋼軌.....	744 505	665 619	168 657
鑄件.....	16 489	17 056	9 239
各種鍛鐵.....	357 162	378 842	125 752
未加工的鋼.....	372 465	457 490	216 246
銅片和釘子.....	99 422	44 971	10 005
鉛錠.....	53 451	66 015	1 451
薄鋼板.....	935 692	833 644	274 488
油料種子.....	122 570	72 915	1 680
鹽.....	63 876	84 818	59 809
絲綢料子、絲巾和絲帶 .....	197 605	102 393	88 360
其他絲織品.....	129 557	93 227	22 984
蘇打.....	439 584	399 153	142 311
酒精飲料(英國的).....	53 173	56 423	12 430
各種毛料.....	586 701	535 130	250 023
各種料子、法蘭絨、被褥等...	1 732 224	1 612 284	652 399
精梳毛織品.....	1 052 053	840 507	377 597
共 計.....	14 785 784	13 698 778	5 671 630

除了因對美貿易疲弱而引起的減少外，出口總值還降低了 2 257 284 英鎊。這次下降大部分是在 9 月，當時高昂的棉價以及

棉織品和棉紗價格的相應上漲，開始對英屬北美<sup>①</sup>、東印度和澳大利亞市場產生嚴重的影響。截至 1861 年 9 月為止總共 9 個月的期間，土耳其和德國，是繼美國之後對英國商品需求量減少最多的國家。向法國的出口沒有多大增長，只有一項農產品，即綿羊毛和羔羊毛的出口大大增加。1860 年的前 9 個月，英國向法國輸出羊毛 4 735 150 磅，價值 354 047 英鎊。今年同期出口的羊毛達 8 716 083 磅，價值 642 468 英鎊。在出口報告所援引的其他數字中，相當有趣的僅僅是與意大利有關的部分。英國向新王國的輸出顯著增加，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說明了為什麼英國對意大利自由表示同情。譬如，向撒丁、托斯卡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出口的英國棉布，從 1860 年的 756 892 英鎊增加到 1861 年的 1 204 287 英鎊；棉紗的出口從 1860 年的 348 158 英鎊增加到 1861 年的 538 373 英鎊；鐵制品的出口從 1860 年的 120 867 英鎊增加到 1861 年的 160 912 英鎊。

進口統計表只包括今年的前 8 個月。下列數字表明進口的一般數額。

#### 進口的實際價值

年份	英鎊
1859.....	88 993 762
1860.....	106 894 278
1861.....	114 588 107

進口增加主要是由於外國小麥的採購量大大增加——從 1860 年前 8 個月的 6 796 131 英鎊增加到 1861 年同期的

<sup>①</sup> 即加拿大。——譯者注

13 431 487 英鎊。至于原棉，在同一时期，它的輸入量减少不多，而价格猛漲，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前 9 个月輸入的棉花数

年份	重量 (单位:担)	价值 英鎊
1859.....	8 023 082	24 039 197
1860.....	10 616 347	28 940 676
1861.....	9 616 087	30 809 279

目前，在英国不存在一般的政治性問題，一切的一切都被工业問題和美国危机吸引住。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提請諸位注意利物浦棉花市場的狂热状态<sup>①</sup>。的确，近两个星期以来，这里显露出 1845 年铁路热的一切征兆。外科医生、牙科医生、医生、律师、厨师、工人、办事員和勋爵、演員和牧师、兵士和海員、新聞記者和女教师，男男女女，全都做棉花投机生意。一批一批的棉花买进、卖出、再轉卖，其实只有一包、两包、三包或四包。更大数量的棉花仍擱在原来的堆棧里，虽然物主已經換了 20 次。10 点钟买进棉花，到 11 点卖出，每磅就賺到半个辨士的利潤。許多批的棉花就这样在 12 个小时中轉手好几次。但是，本星期的价格稍有下跌，这只是因为，1 先令是一个整数，合 12 辨士，大多数人决定，一当价格漲到每磅 1 先令时，就卖出自己的棉花，所以棉花的供应量突然大增，因而价格下降。但这种現象可能只是暫时的。

当英国人的理智习惯于每磅棉花能值 15 辨士这种想法时，投机的暫时障碍就会消除，投机狂就将加倍激烈起来。这种动向，从一方面來說，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这同主張突破封鎖的一派敌

<sup>①</sup> 見本卷第 331—334 頁。——編者注

对。报刊上已經刊登了投机者的抗議书，抗議书不无根据地說，英国政府采取任何軍事性质的行动，对于商人來說，就是完全不公道的举动，因为这些商人信賴英国政府会忠于它所公开承认的不干涉原則，并以此为根据来打自己的算盘，在国内投机，向国外发定貨单，购买棉花；棉花的价格都是考虑到自然的、可能发生的和可以預見的事件的影响而确定的。

今天的“經濟学家”刊登了一篇极为荒謬的文章。作者根据美国的居民和面积的統計資料，得出一个結論，說那里至少能容納7个大帝国，因此联邦派應該放棄“完全統治的幻想”。“經濟学家”从它自己的統計报道中本来是能够做出一个唯一合理的結論的，这就是：北方人，即使他們願意这样做，也不能简单地放棄自己的要求，而不把“奴隶制还在其中苟延殘喘，但已不能使自己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的幅員广大的州和領地牺牲給奴隶制度，——这个唯一合理的結論，作者竟然滿有办法地极力加以迴避。

除了自己商业上的困难外，使英国不安的还有法国財政的危急状况。法兰西銀行想从路特希尔德和其他大公司得到通融票据来制止貴金屬流入英国，这种手段，不出所料，只不过暫時减少了法国的困难。現在它挨次向柏林、汉堡和彼得堡的銀行求助；但所有这些嘗試都緩和不了現狀，只不过证明处境沒有希望罢了。法国政府在近两个星期中所采取的两个措施，可以說明它現在所遭到的困难。为了保持国庫期票的流通，不得不把期票的利息提高到  $7\frac{1}{2}$ ，而維克多-艾曼努尔則接到命令，要他部分地延緩推銷應該发行的意大利新公債，因为法国資本家要在意大利新公債中投入一笔巨款。当然，維克多-艾曼努尔向自己保护人的要求让了步。



土伊勒里宮現在有两个对立的派別，它們要用两种对立的临时医治財政痼疾的药剂。真正的波拿巴分子，培尔西尼和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正在酝酿一个方案，即把法兰西銀行置于政府的直接和完全监督之下，使之变成国庫的純粹附屬品，并利用这样得到的权力无限制地发行不能兌換黄金的国家紙币。以富尔德和旧制度的其他变节者为代表的另一派，提出发行新公債，其数额有不同說法：最保守的估計是 1 600 万英鎊，較大胆的估計是 3 000 万英鎊。

卡·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2 日  
載于 1861 年 11 月 23 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 644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經濟短評

目前，英国不存在能引起普遍注意的政治性問題。吸引着全国注意的，有法国的財政、商业和农业的危机，有英国的工业危机，有缺棉問題，有美国問題。

此間有資格人士一直都清醒地认为：法兰西銀行同拉芒什海峽两岸几家大銀行所做的空头票据的生意，仅仅是极其无力的一种緩和手段。用这种办法所能得到的和已經得到的一切，只是暫時减少了向英国的黄金外流。法兰西銀行一再在彼得堡、汉堡和柏林动用金屬后备的企图損害了自己的信用，同时並沒有使自己的金庫充实起来。提高国庫債券的利率以保持其流通，以及不得不要求維克多-艾曼努尔同意减少对意大利新公債的支付，这两件事此間都认为是法国財政疲憊的危險征象。此外，大家知道，还有两个財政方案現在正在土伊勒里宫进行着斗争。以培尔西尼和(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的)貝列拉为首的真正的波拿巴分子想把法兰西銀行完全置于政府权力之下，使它仅仅成为財政部的一个机关，并利用經過这样改造的这个机构作为印制公債券的工厂。

大家知道，这个原則本来就是組織 Crédit Mobilier 的基础。冒險性較少的一派，以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其他变节者为代表，提議举办新的国民公債，其数目有人說是 4 亿法郎，另一些

人說是 7 亿。“泰晤士報”在今天的社論中說，法國已由於經濟危機而完全癱瘓，喪失了它在歐洲的影響，這種說法看來是反映了倫敦西蒂區的观点。但是，“泰晤士報”和西蒂區都錯了。如果十二月政變的政府能夠拖過今年冬天而沒有什麼巨大的內部動蕩，到春天它就會吹起戰爭的號角。這不會消除國內的困難，但是會把困難的呼聲壓倒。

在前一篇文章<sup>①</sup>中我曾指出，前幾個星期中利物浦的棉花投機活動很像 1845 年最瘋狂時期的鐵路熱。牙科醫生、外科醫生、律師、廚娘、寡婦、工人、辦事員和勳爵、演員和牧師、兵士和裁縫、新聞記者和旅館老板，男男女女，全都做棉花投機生意。人們買進、賣出、再轉賣，其實只有很少數量的棉花，從一包到四包。更大數量的棉花則幾個月一直存放在原來的堆棧里，雖然物主已經換了 20 次。10 點鐘買進棉花，到 11 點就以每磅加價半個辨士再賣出去。這樣，同一批棉花常常在 10 小時內就轉手 6 次。但是，本星期卻出現了某種暫時平靜的局面，這裡唯一的一個合理的原因只是，1 磅棉花（即中等奧爾良棉花）已經漲到 1 先令，而 12 辨士合 1 先令，到了一個整數。所以每一個人早就決定，只要到達了這個最高點，就把存貨脫手。因此才有供給的突然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應。一旦英國人習慣於知道 1 磅棉花的價格也可以漲到超過 1 先令，這種舞蹈病就要更加瘋狂地復發的。

最近貿易部公布的關於英國進出口的报告一點也沒有驅散這種陰暗的情緒。出口統計表所包括的時期是 1861 年 1 月至 9 月這 9 個月。這個表說明，與 1860 年同期比較，出口幾乎減少了

---

① 見本卷第 367—370 頁。——編者注

800 万英鎊。其中有 5 671 730 英鎊屬於对美国一国的輸出，其余的数字則分屬於英屬北美、东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德国。只有对意大利的輸出增加。例如，英国棉織品向撒丁、托斯卡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輸出就从 1860 年的 756 892 英鎊增加到 1861 年的 1 204 287 英鎊；英国棉紗的輸出則从 348 158 英鎊增加到 538 373 英鎊；铁制品的輸出从 120 867 英鎊增加到 160 912 英鎊等等。这些数字对于理解英国之所以同情意大利的自由事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大不列顛的出口貿易額已减少将近 800 万英鎊了，而它的进口貿易額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这是一件絲毫无助于平衡国际收支的事。在輸入中增加的这一部分主要是由于小麦进口增加。1860 年前八个月进口小麦总值一共只有 6 796 131 英鎊，而今年同期則达到 13 431 487 英鎊。

进口統計表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現象就是自法国的进口迅速增长，現在已达到将近 1 800 万英鎊(1 年)，而英国对法国的輸出仅仅略多于对荷兰的輸出。大陆各国的政界人士直到現在还没有觉察到現代商业史上这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这个情况說明，法国在經濟上对英国的依賴程度 5 倍于英国在經濟上对法国的依賴程度。这一点，如果不仅限于考察英国进出口統計表上的数字，而且把这些数字同法国的进出口統計表比較一下，就看得特別清楚。从这里看出，英国現在已經成为法国出口的主要市場，而法国却仍然是英国出口的一个很次要的市場。因此，尽管有沙文主义和夸耀滑铁卢的言詞，而对于同“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sup>①</sup>相冲突仍然

<sup>①</sup> “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是拿破侖第一对英国的叫法。阿尔比昂是不列顛群島的古称。——譯者注

是非常害怕的。

最后，英国最近的进出口統計表还說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今年头九个月內，英国对美国的輸出比 1860 年同期减少了 25% 以上，但是，仅仅紐約一个港口对英国的輸出在今年头八个月內就增加了 600 万英镑。在此期間，美国对英国的黄金輸出差不多已經停止，相反的，最近好几周来都有黄金从英国流到紐約。实情是：英国和法国的歉收帮助了美国弥补自己的赤字，而摩里耳稅則<sup>195</sup>和与內战俱来的節約則使北美对英法工业品的消費量有了极大的减少。現在，請大家把这些統計数字和“泰晤士报”关于北美財政崩潰的悲叹对照一下吧！

卡·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61 年 11 月 9 日“新聞报”  
第 308 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对墨西哥的干涉

1861年11月7日于倫敦

今天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論，用它那出名的、万花筒式的、故作幽默的笔法評論了法国侵入达普谷地和瑞士抗議它的領土被侵犯一事<sup>197</sup>。印刷所廣場的宣諭官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在英国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人們常常唆使在工厂里做工的小孩子把铁針扔到机器的最精微部分中去，破坏整个强大机器的运转。机器就是欧洲，小孩子就是瑞士，而被瑞士扔到正在安安稳稳运转的机器中去的铁針則是路易·波拿巴对瑞士領土的入侵，或者更确切些說，是瑞士对这一入侵的叫喊。于是，铁針就突然变成了在針刺之下的叫喊，而这个比喻本身也变成了对期待一个比喻的讀者所开的笨拙的玩笑。接着，“泰晤士报”很高兴自己发现了达普谷地只不过是一个名叫克雷松尼埃尔的小村庄。最后，它用一个与这篇社論的开头完全矛盾的論点来結束这篇短文。它叫道，在欧洲明年春天到处都将燃起大火的时候，又有什么必要为了瑞士的这件极小极小的东西叫喊得这样厉害呢？請不要忘记，不久以前欧洲还是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哩。整个这篇文章看来完全是胡說，然而，它仍然有它的意义。它意味着，帕麦斯顿已經給予拉芒什海峽彼岸的他的同盟者对瑞士的 *carte blanche*〔行

动自由]。关于这一切,我們可以在“通报”的枯燥报道中找到解釋,它报道,英法和西班牙已于10月31日締結了一項联合干涉墨西哥的协定<sup>198</sup>。瓦得州和委拉克路斯两地相距十分遙远,而“泰晤士报”关于达普谷地事件的文章和“通报”关于墨西哥的报道两者之間的联系却十分密切。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悅法国人民,时刻准备着各种可以一試的勾当,他把干涉墨西哥当做其中的一种是很可能的。西班牙由于在摩洛哥和圣多明哥輕易成功而完全冲昏头脑<sup>199</sup>,它毫无疑问也正梦想恢复它在墨西哥的統治。但是,也沒有疑問,法国的計划还没有最后成熟,而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根本不願意进行一个在英国統率下对墨西哥的十字軍征討。

9月24日,帕麦斯頓私人的 Moniteur [机关报]“晨邮报”<sup>200</sup>,报道了一項英法西三国为联合干涉墨西哥而締結的条約的詳細条款。次日,“祖国报”<sup>201</sup>出面声明,否认這項条約的存在。9月27日,“泰晤士报”反駁了“祖国报”,不过沒有提它的名字。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說,罗素勋爵曾把英国关于干涉一事的决定通知了法国政府,图温奈尔先生回答他說,法国皇帝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現在輪到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在一家半官方报纸上宣称,它打算在墨西哥进行干涉,但决不是和英国在一起进行干涉。辟謠声明不断地发了出来。“泰晤士报”还肯定地說:“这次远征已經获得美国总统的完全同意”。但是,这話剛傳到大西洋彼岸,所有美国的政府报纸就指斥这是謊言,它們說,林肯总统不会反对墨西哥,而是要支持墨西哥。从这一切就可以看出,現在这种形式的干涉計划出自圣詹姆斯內閣<sup>202</sup>。

对这个协定的目的所作的說明,其神秘莫測和互相矛盾的程

度也不下于对协定的来源所作的说明。帕麦斯顿的机关报之一“晨邮报”宣称，墨西哥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政府的有组织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盗匪的窠穴。应该把它当做盗匪的窠穴来对待。据说，这次远征只有一个目的——使英法西三国的墨西哥国家证券持有人得到赔偿。为此，联军将占领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在它的海岸征收进出口税，把这一“物质保证”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全部债务偿清为止。

相反的，帕麦斯顿的另一家机关报“泰晤士报”则宣称，由于长期的经验，英国“已经有了锻炼，能够冷静对待破产的墨西哥所进行的掠夺”。问题并不在于债权人的私人权益。“泰晤士报”希望，“单单是联合舰队出现在墨西哥湾并占领某些港口，就会促使墨西哥政府作新的努力来维持国内和平，并且使在野分子恪守比较具有宪法精神的反对派形式，而不是采取盗匪手段”。

因此，根据这个说法，这次远征乃是为了支持墨西哥的正式政府。然而同时“泰晤士报”又暗示：“墨西哥的首都是十分有益于健康的，如果有必要推进那么远的话。”

无可争辩，巩固某个政府的最新颖的办法，就是用强力管制它的收入和侵占它的领土。而另一方面，单单占领港口和在这些港口征收关税，却只不过使墨西哥政府把它的海关向离海岸更远的内地移动而已。这样，外国货物的进口税和美洲货物的出口税都将增加一倍；实际上，这次干涉就将是向欧洲与墨西哥的贸易大征军税来满足欧洲债权人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只有在国内巩固了，才能成为有支付能力的政府，而只有国外尊重它的独立，它才能在国内巩固起来。

这次远征的公开声明的目的是这样互相矛盾，而为达到这些



目的所宣布的手段更是矛盾百出。英国的政府报纸自己就承认，如果说，法国或英国或西班牙进行单方面的干涉还可以取得一些结果，那末，这些国家进行**联合干涉**就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們想起，墨西哥共和国的正式总统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哥自由党现在差不多统治了本国的全部领土；馬凱斯將軍所統率的天主教党已經連遭失敗，它所糾集的盜匪队伍已被击退到克雷塔罗州的山区，被迫去同那里的印第安酋长梅希亚結成联盟。天主教党的最后希望是**西班牙的干涉**。

“我国和盟国之間唯一可能的分歧之点，——“泰晤士报”說——就是**共和国的政府問題**。英国希望政权仍然留在……自由党的手里，而法国和西班牙則有偏袒不久前被推翻的教权党統治的嫌疑。如果法国在旧大陆和新大陆都成了教士和盜匪的保护者，那是够奇怪的。正如在意大利，弗兰契斯科二世的党羽在羅馬被武装起来而給那不勒斯的治理造成无政府状态一样，在墨西哥，公路、甚至首都的街道都遭到被教权派公开当做朋友的盜匪的袭击。”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英国才要伙同法国和西班牙对自由党政府发动十字軍征討，以便巩固这个政府；并且給奄奄一息的教权派从欧洲送去新的援軍，以便尽力平定无政府状态！

除短短的冬季以外，墨西哥沿海地区通常是疫癘流行，这个地区只有征服了这个国家本身之后才能掌握住。但是，第三家英国的政府报刊“經濟学家”杂志又声称，征服墨西哥是不可能的。

这家杂志說：“如果我們试图强迫这个国家接受帶領一支英国軍队的英国亲王，那就会激起美国的最强烈的憤怒。法国的竞争会使这样一种征服成为不可能；在英国議會方面，这样的动議一提出来也会遭到一致的拒絕。从英国这方面來說，它也不能把管理墨西哥一事委托給法国，更不用說西班牙了。”

可見，整个远征乃是一个神秘的謎，而“祖国报”則用下面一段話說出了謎底：

“这个协定认为，必須在墨西哥建立一个能够維持安宁与秩序的强有力的政府。”

問題直截了当就是这样：結成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便把当年神圣同盟认为它自己有义务干涉欧洲各国内政所依据的原則应用于美洲国家。沙多勃利昂在复辟时期曾經为西班牙和法国的波旁王朝拟定了第一个这样的計劃<sup>203</sup>，这个計劃被坎宁和那位坚决反对欧洲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的美国总统門罗挫敗了。从那个时候起，美利坚联邦就始終把門罗主义<sup>204</sup>看做一个国际法。但是，現时的内战却造成一种方便的形势，使欧洲专制国家有可能去創造一个干涉的先例，依据这个先例以后还可以再干。这就是英法西三国干涉的真正目的之所在。进行干涉的直接結果将是而且必然只能是在墨西哥恢复已在平息的无政府状态。

撇开一切一般性的国际法性质的道理不談，这事对欧洲也有十分巨大的意义，因为这是英国以欧洲政治方面的让步为代价来购买路易·波拿巴在远征墨西哥方面的合作。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7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1年11月12日“新聞报”  
第311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对墨西哥的干涉

1861年11月8日于倫敦

正在策划中的英法西三国对墨西哥的干涉，我认为在国际史上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这是一个真正的帕麦斯顿牌的阴谋，其目的之疯狂与手段之愚笨使外行人感到惊愕，因而看起来似乎与这个老阴谋家出名的能干很不相称。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悦法国公众，不得不经常准备许多花样，远征墨西哥完全有可能是其中之一。西班牙由于最近在摩洛哥和圣多明哥的廉价胜利冲昏了它那一向就很脆弱的头脑，的确也梦想恢复自己在墨西哥的统治。但是，也没有疑问，法国的计划还远未成熟，而且法国和西班牙都极力反对在英国领导下联合远征。

9月24日帕麦斯顿的私人的 Moniteur [机关报] 倫敦“晨邮报”首先详细报道了根据一项条约的条款而拟出的联合干涉的计划，这项条约，据该报报道，是英法西三国刚刚缔结的。这一番话刚刚传过拉芒什海峡，法国政府就通过巴黎“祖国报”指斥这是绝对的谎言。9月27日，帕麦斯顿的国家机关报倫敦“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首次打破了它对于这个计划的缄默，反驳了“祖国报”，不过没有提它的名字。“泰晤士报”甚至断言：罗素伯爵曾把英国方面干涉墨西哥的决定通知法国政府，而且图温奈尔先生已经答

复，說法国皇帝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现在轮到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半官方的报纸肯定西班牙有干涉墨西哥的意图，但同时却否定了与英国联合干涉的说法。*Dementis*〔辟謠声明〕还在一个接着一个发表。“泰晤士报”还肯定地说：“这次远征已经获得美国总统的完全同意。”而美国所有的报纸在谈到“泰晤士报”的文章的时候，一直都在否认这种断言。

所以，显而易见，而且“泰晤士报”也明白承认，现在这种形式的联合干涉，是英国牌的——也就是帕麦斯顿牌的。西班牙是由于受到法国的压力而被迫附和；法国的参加则是由于它得到了在欧洲政治方面对它所做的让步。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巧合：“泰晤士报”在11月6日的同一号报纸上，一方面报道了在巴黎締結了联合干涉墨西哥的协定的消息，同时发表了一篇社論，用蔑視和傲慢的态度，对待瑞士就不久以前本国領土被侵，即法国军队侵入达普谷地而提出的抗議。作为参加远征墨西哥的报偿，路易·波拿巴在阴谋侵略瑞士方面，可能还会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已经得到了 *carte blanche*〔行动自由〕。在这些問題上，英法之間在9月和10月一直进行着談判。

在英国，除了墨西哥債券持有人以外，是沒有人願意对墨西哥进行干涉的，而这些債券持有人也从來說不上能够夸口对輿論有什么影响。因此，要把帕麦斯顿的计划直接塞給公众是有困难的。其次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些互相矛盾的说法使英国大象糊塗起来，这些说法是同一个制造場用同样的材料炮制的，只不过在使用时分量有所不同而已。

“晨邮报”9月24日宣布：“在墨西哥”不会有“夺取領土的战争”，唯一的問題是对墨西哥的国庫提出要求；而“把墨西哥作为一

个有組織的和已經确立了的政府来与之交涉是不可能的”，因此，“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將暫時被占領。这些港口的關稅收入將加以管制”。

与此相反，“泰晤士報”9月27日声称：“对于欺詐，对于抵賴，对于一个破产的国家不讲信义、无耻地用立法的办法掠夺我国同胞而无法补救的事情，我們已經由于长期容忍而有了鍛炼了”，所以，“对英国債券持有人私人的劫夺”，实际上并不像“晨邮報”所說的那樣是这次干涉的根本原因。“泰晤士報”*en passant*〔順便〕提到，“墨西哥的首都是十分有益于健康的，如果有必要推进那么远的話”，不过“泰晤士報”却希望，“单单是联合舰队出現在墨西哥灣并占領某些港口，就会促使墨西哥政府作新的努力来維持和平，并且使在野分子恪守比較具有宪法精神的反对派形式，而不是采用盜匪手段”。

看起来，照“晨邮報”的說法，发动这次远征是因为“墨西哥不存在政府”，而照“泰晤士報”的說法，发动这次远征却是为了鼓励与支持現存的墨西哥政府。夺取領土和管制收入，的确是一个最希奇的、絕无仅有的用来巩固一个政府的手段。

“泰晤士報”和“晨邮報”发出暗示之后，約翰牛隨即被轉交給政府的第二流宣諭官，他們不停地用同样矛盾的話把他折磨了4星期之久，直到輿論对联合干涉墨西哥的观念終於变得十分熟习为止，尽管仍然小心地使它對远征的目的与意图茫无所知。最后，和法国的談判結束了，“机关報”向公众报告进行干涉的三强已于10月31日簽訂協定，而“辯論日報”<sup>205</sup>（它的一个所有人已被任命为法国远征舰队的一艘軍艦的艦长）則告訴全世界，不会进行永久性的領土征服；只將占領委拉克路斯和墨西哥海岸的其他地点；

并决定如果当地政府不愿满足干涉军的要求就进攻首都，而且，应向墨西哥共和国输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泰晤士报”在它9月27日第一次发表言论以后，似乎已经忘记了墨西哥的存在，但现在它又出来了。凡是不了解它和帕麦斯顿的联系，不知道它原先推荐过帕麦斯顿的计划的人，一定会认为“泰晤士报”今天的这篇社论是对整个这次冒险进行最尖锐无情的讽刺。这篇社论开头就说：“这次远征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往后它又说这是一件奇异的事情）。

“三个国家联合起来迫使第四个国家按规矩办事，而它们所采取的方式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

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这完全是神圣同盟的口吻，以不干涉原则自傲的英国用这种口吻说话确实惊人！然而为什么不用“战争的方式和宣战的方式以及国际法的其他一切规定”，而用了一个“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呢？“泰晤士报”说，因为“墨西哥不存在政府”。而这次远征的公开声明的目的是什么呢？“向墨西哥的合法当局提出要求”。

参加干涉的三强所诉说的仅有的理由，以及使它们的敌对行动能够稍稍有所凭借的仅有的借口，是很容易概述的。这就是债券持有人的金钱要求以及据说是英法西三国臣民所遭受的一连串的人身侵犯。这也就是最初“晨邮报”提出的进行干涉的理由，也是不久以前约翰·罗素勋爵接见英国的墨西哥债券持有人的代表时正式承认过的理由。今天的“泰晤士报”说：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协议进行远征，以迫使墨西哥偿还它的明文规定的债务和保护各该王国的臣民。”

可是，“泰晤士报”的文章写下去却变了方向，它叫道：

“……毫無疑問，我們至少會獲得對我們的金錢要求的承認，其實，一艘英國巡航艦就可以在什麼時候得到這種賠償。我們也可以確信，所犯下的更無恥的暴行將要用更直接和更多的賠償來了結；但是很明顯，如果要實現的只是這些，我們完全不需要採取像現在所提議的這種極端手段。”

總之，“泰晤士報”這樣嚙嚙嚙地承認，原先提出的遠征的理由都是表面的借口；為了獲得賠償，根本沒有必要採取現在這樣的步驟，因此，“承認金錢要求和保護歐洲臣民”事實上與當前對墨西哥的聯合干涉全然無關。那末，它的真實的目的和意圖究竟是什麼呢？

在深入到“泰晤士報”往後的說明之前，我們要 en passant〔順便〕指出另外一些它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的“奇異的事情”。首先一件真正“奇異的事情”是，西班牙——不是別的国家，恰恰是西班牙——竟然變成了保護神聖的外國債權的十字軍戰士！而上星期日的“星期日郵報”<sup>206</sup>已經力促法國政府利用這個機會強迫西班牙償付“它無限期拖延的對法國債券持有人的舊債務”了。

第二件更大的“奇異的事情”是，同一位帕麥斯頓勳爵，據約翰·羅素勳爵最近宣告，是正在準備進攻墨西哥，使墨西哥政府向英國債券持有人還錢的，然而，就是這位帕麥斯頓本人，曾經自願地，而且不顧墨西哥政府的意願，犧牲了有條約規定的英國的權益和墨西哥給英國債權人的抵押。

根據 1826 年和英國簽訂的條約，墨西哥承擔了不容許在當時屬於它的任何領土上建立奴隸制度的義務。根據同一條約的另一款，它把得克薩斯的 4 500 萬英畝公有土地抵押給英國，作為從英國資本家取得的債款的擔保。而帕麥斯頓在 10 年或 12 年之後以仲裁人的資格進行干預，站在得克薩斯一邊反對墨西哥。在當時

他和得克薩斯訂立的条約中，他不仅牺牲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宗旨**，而且也牺牲了**所抵押的公有土地**，从而剥夺了英国債券持有人所得到的担保。墨西哥政府当时曾經提出抗議，但与此同时，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約翰·科·卡尔洪却开了这样一个玩笑：他通知圣詹姆斯內閣說，如果把得克薩斯合并于美国，那末，英国內閣想“看到在得克薩斯廢除奴隶制度”的願望就可以十分圓滿地实现。英国的債券持有人由于帕麦斯頓自願地牺牲了1826年的条約为他們所取得的抵押，事实上已經失掉向墨西哥提出要求的任何权利。

但是，倫敦“泰晤士报”既然承认这次干涉同金錢要求或人身侵犯全然无关，那末，归根到底，究竟什么是它的真实的或諛称的目的呢？

“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是想建立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并且已經組成了一个武装的最高法庭来在全世界恢复秩序。“泰晤士报”写道：“**必須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它走上自治与和平的道路”。干涉者在那里“必須建立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应当由“某个墨西哥政党”的成員組成。

但是，有誰能設想帕麦斯頓和他的喉舌“泰晤士报”真是把这次联合干涉作为达到上述目的，即在墨西哥消除无政府状态，建立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的手段呢？“泰晤士报”根本談不到抱有任何这种空幻的目的，它的9月27日的社論就曾明确地說：

“我国和盟国之間唯一可能的分歧之点，就是**共和国的政府問題**。英国希望政权仍然保留在現时执政的自由党的手里，而法国和西班牙則有偏袒不久前被推翻的教权党統治的嫌疑…… 如果法国在旧大陆和新大陆都成了



教士和盜匪的保护者，那的确是够奇怪的。”

在今天的社論中，“泰晤士報”用同样的精神繼續进行論证，它用以下的几句话总括了自己的疑虑：

“在分割了墨西哥的两党中，很难預期参加干涉的强国都能同意对其中任何一个党作出絕對的选择；而要在两个如此坚决的敌对力量之間取得实际的妥协，也同样难以設想。”

因此，帕麦斯顿和“泰晤士報”十分清楚，“在墨西哥有一个政府”；表面上为英国所喜爱的“自由党掌握着政权”；“教权党的統治已被推翻”；西班牙的干涉是教士和盜匪的最后一个絕望中的希望；最后，墨西哥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消失。因此，他們也知道，以公开声言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为唯一宗旨的联合干涉，只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它将削弱宪制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刺刀的支持下加强教士的政党，重新燃起內战的火焰，不是消除而是恢复无政府状态至其极境。

“泰晤士報”从这些前提所得出的結論是真正“惊人”和“奇異”的。

它写道：“虽然这些設想使我們怀着若干忧虑来展望这次远征的结果，但它們并不排斥远征本身的适宜性。”

总之，远征違背它唯一的公开声言的宗旨，这并不排斥远征本身的适宜性。手段妨碍它达到它自己公开声言的目的，这并不排斥采取这种手段。

但“泰晤士報”所指出的最大的“奇異的事情”，我迄今还没有宣布。

它說：“如果林肯总统接受这次會議所提出的邀請，参与这即将采取的行动，那末，事情将具有更加奇異的性质。”

假如正在与墨西哥和睦相处的美国竟然和欧洲的秩序贩子們联合起来,而且,参与他們的行动,以此来认可欧洲的武装裁判法庭对美洲国家的內政的干涉,那倒真是一件最大的“奇異的事情”。第一个这样的計劃,即把神圣同盟移植到大西洋彼岸的計劃,是沙多勃利昂在复辟时期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拟定的。那次的企图被一位英国大臣坎宁先生和一位美国总统門罗先生破坏了。現时美国的动乱,在帕麦斯頓看来,是把这个旧計劃加以修飾而重新提出的良好时机。既然美国在目前必須不让国际上的糾紛来妨碍它进行維護联邦的战争,所以,美国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表示抗議。在欧洲,对美国怀着最良好願望的人都希望它将表示抗議,这样来在全世界面前坚定地拒絕在一个最卑鄙的計劃中充当任何同謀。

与另外两个欧洲强国联合进行的帕麦斯頓的軍事远征,是在議會閉会期間发动的,沒有取得議会的批准,而且是違反議会的意志的。帕麦斯頓第一次不通过議會而进行的战争是阿富汗战争<sup>207</sup>,这场战争他用伪造的文件減輕了責任,辯护过去了。另一次这样的战争是1856—1857年的波斯战争<sup>208</sup>,当时他为这场战争辯护的托詞是:“事前須經議院批准的原則不适用于亚洲的战争。”看来,現在这个原則也不适用于美洲的战争了。随着对国外战争控制权的丧失,議會将丧失对国家財政的一切控制权,而議會政体也就要变成不过是一个滑稽剧了。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8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61年11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报”第6440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富尔德先生<sup>209</sup>

1861年11月16日于巴黎

对于“高級政治”喜劇的鉴赏家來說，11月14日的法国“通报”是一个真正享受的源泉。正如在旧古典戏剧里一样，一个捉摸不到的万能的命运糾纏着主人公，而这一次命运的形象是数达十亿法郎的赤字。正如在旧戏剧里一样，对话只在两个人物之間进行：奥狄浦斯—波拿巴和铁列西阿斯—富尔德。但是悲剧变成了喜劇，因为铁列西阿斯所說的話都是奥狄浦斯預先悄悄告訴过他的。

一次又一次地使旧的、已經演完了戏的 *personae dramatis*〔剧中人〕作为嶄新的主角重新粉墨登場，这套本領是波拿巴喜劇最典型的特技。起初是比約代替培尔西尼，然后是培尔西尼代替比約！波拿巴报界也是如此。格朗基奧、卡桑尼亚克、利美腊克无休止地調来遣去，一会儿在“立宪主义者报”，一会儿在“国家报”，一会儿在“祖国报”。代替維隆先生这位《bourgeois de Paris》<sup>210</sup>主持“立宪主义者报”的是塞桑納，代替塞桑納的是居歇瓦尔，代替居歇瓦尔的是卡桑尼亚克，代替卡桑尼亚克的是勒奈，代替勒奈的是格朗基奧，而过了6年之后，維隆又作为一个嶄新的人物复登原位。

同样，在宪制时期，基佐剛剛辞职，梯也尔成了新人物，而梯也尔剛剛辞职，摩萊就成了新人物，此后就这样循环不已。但是，这

些不同的活动家代表着不同的党派和意向。如果说他们互相排挤是为了互相追随，互相追随是为了再互相排挤，那末这种旋轉木馬式的把戏，是反映了組成路易-菲力浦时期的 *pays légal* [选举权享有者集团] 的不同的党派之間力量对比的变化的。但是，比約換了培尔西尼，瓦列夫斯基換了图温奈尔，拉罗凱特換了富尔德，格朗基奧換了利美腊克呢？結果总是英国人所謂的«*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沒有差異的區別）。所有这些人都代表同一个东西，即 *coup d'état* [政变]。他們并不代表人民內部的不同的利益和党派。他們所代表的只是皇帝的不同臉譜。他們只不过是戴在同一个面孔上的不同的假面具而已。

“泰晤士报”酷爱比較，它把路易·波拿巴比做路易十六，而把富尔德比做杜尔哥。富尔德和杜尔哥！把他們相比，就同把瓦揚先生同卡諾相比差不多，根据只是他們都曾在陸軍部高踞要职。杜尔哥是十八世紀新經濟学派，即重农学派<sup>211</sup>的首領。他是一个推翻旧政权的才智之士，路易十六則是这种旧政权的化身。而富尔德是什么人呢？富尔德作为路易-菲力浦时期王朝反对派<sup>212</sup>的一員，每当王朝反对派有机会提出財政大臣时，尽管他孜孜以求，但总是被根本否定。富尔德以«*financier dangereux*» [“不祥的財政家”] 著称，而他的一系列失败的財政活动也证明这个諱名是相称的。只要他为某个提案辯护，就足以使議院否决这个提案。后来临时政府当政，富尔德来不及等政府宣告成立，就投奔賴德律-洛兰自請效劳，願任財政部长，并且……建議宣布国家破产。他的追求失败了，于是被遺棄的情人为报复起見写了一篇抨击文«*Pas d'assignats!*»<sup>213</sup>。最后，富尔德找到了路易·波拿巴，此人糊里糊塗地把法国國庫委托給了富尔德先生。

富尔德积极参預了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总统选举中为使“侄子”<sup>①</sup> 获胜而玩弄的种种手腕。富尔德是个非常活跃的朋友，他在財政方面准备了政变。1851 年 12 月 2 日不仅是路易·波拿巴的胜利，也是富尔德的胜利。富尔德成了万能的人。富尔德当上了国务大臣。富尔德甚至有可能把个人的 *menus plaisirs* [小乐趣] 提升为国家事务。他除了在財政方面建立专政，对剧院也建立了专政。像 *haute finance* [金融貴族] 界其他臭名远揚的人物一样，富尔德把对金錢的热恋和对幕中女角的热恋結合了起来。富尔德成了幕中的苏丹。富尔德和貝列拉同是帝国財政制度的发明家。他对十分之九的当前赤字負有直接的责任。最后，在 1860 年，偉大的富尔德辞卸了国务，以便在 1861 年以 «a new man» (“一个新人物”) 重新出现在帝国財政喜剧的舞台上。富尔德又以杜尔哥的角色登台了，富尔德扮演着波扎侯爵！*Applaudite, amici!* [朋友們，鼓掌吧！]

卡·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15 日

載于 1861 年 11 月 19 日“新聞报”  
第 31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① 路易·波拿巴。——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法国的財政状况

“泰晤士报”起初是温和地夸奖皇帝的 coup d'éclat (英勇的功績), 后来就将他捧上天去, 今天又来了个急轉弯, 变頌揚为批評了。这样的机动表现出英国报界的利維坦的特征:

“皇帝承认自己是一个平常的而不是一个圣洁的人; 他无疑只是用宝劍統治国家, 而不企求靠神权来統治。关于这些, 我們让别人去贊美。而我們必須問問皇帝統治 10 年来財政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这些成果比形容它們的空話重要得多…… 行政当局随心所欲行事; 大臣們只对皇帝負責; 財政状况对公众和議院严守秘密。每年表决預算的程序不是障碍, 而是面具, 不是保护, 而是欺騙。总之, 法国人民在把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財產交給一个孤家寡人掌握以后, 究竟得到些什么呢? …… 富尔德先生自己承认, 1851—1861 年的特殊信貸已达 28 亿法郎, 今年的赤字不少于 10 亿法郎……

我們不知道, 这些錢是用什么方式弄到的, 但无论如何不是通过征税得来的。听说, 法兰西銀行为了恢复自己的特权而付出的 400 万已經耗盡; 从軍隊補貼基金中借用了 550 万; 还发行了形形色色的信用券。至于說到目前的事态, 我們駐巴黎的記者肯定說, 似乎国庫没有足够的錢支付下月份就要到期的半年股息。在皇帝光輝灿烂地、成績卓著地統治了 10 年之后, 法国的財政落到如此可悲和可耻的地步。只有現在, 法国政府在不能履行自己当前的义务时, 才稍微表现出对国民的信賴, 才稍微向他們透露了一点点过去包藏在經常被吹得天花乱墜的財政繁荣的华丽幻象之中的实际情况。不但如此, 正是这个时候, ‘两大陆評論’ 因刊登了有关法国財政状况的某些資料受到法院审訊, 而这些資料的缺点, 只不过是仍然使用过分美妙的調子。”

“泰晤士报”接着就探索这种失败的原因。帝国存在的10年间，法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了一倍多。农业同工业一起发展起来，同时，铁路网也建立起来了，1848年前还只是走了第一步的信用制度得到了蓬勃的和全面的发展。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因为皇帝的命令，而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发现后在世界市场上引起的大变动。但究竟是为什么发生了大破产呢？

“泰晤士报”提到陆海軍的特別費用，這項費用是路易·波拿巴极力想在欧洲扮演拿破侖角色的自然結果；該报提到战争，最后提到公共工程的龐大費用，兴建这些工程本是为了企业主和无产者的生計和維持他們的良好情緒的。

“泰晤士报”繼續說：“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釋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如此惊人的赤字……除了陆海軍中侵略性的装备、公共工程和意外的战争以外，还有可耻的和普遍的掠夺制度——黄金如雨点般地傾入帝国及其拥护者的腰包。用某种神秘的方式突然攫取来的巨大財富，經常引起物議和驚訝，直到这种現象重复发生和屢見不鮮，物議才开始平息，驚訝才逐漸消除。現代的法国使我們能够理解尤維納利斯的諷刺詩中的一些章节，那里认为悖入之財是反人民的罪行。人人都在談論那些在 coup d'état〔政变〕前还餓肚子的人的富丽住宅、豪华馬車和揮霍无度。宮廷預算的奢侈性几乎使人难以置信。像魔杖一揮那样出現了新的宮殿，ancien régime〔旧制度〕黯然失色。除了国家金庫和国家信用所拥有的錢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限制瘋狂的揮霍。然而国家金庫已不复存在，国家信用也消耗完了。这就是皇帝統治10年来給法国带来的一切。”

对欧洲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无疑就是：帝国的財政制度能否变成宪制的財政制度，像路易·波拿巴和富尔德在通信中对此提供了所謂希望那样？在目前情况下，問題不在于个别人的念头一轉，而在于复辟的帝国的經濟生存条件。欺詐性的財政制度要变成通

常的財政制度，只有消灭作为普遍管理手段的**营私舞弊**，把陸軍和海軍人数削減到和平时期的水平，从而使現时的政府**放棄模仿拿破侖**，最后，还必须完全放棄一直实行到今天的那种开展大規模国家建設及其他公共工程以便使一部分資產階級和城市无产階級依附于現政府的計劃。但是，难道这些条件的实现不是意味着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 [“为了生活而毀掉生活的根基”]①嗎！事实上，难道在拿破侖公司的商标下能够恢复普通的路易-菲力浦制度嗎？这正像在 *drapeau blanc*<sup>214</sup> 的复盖之下建立七月王朝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一开始就把 11 月 14 日的 *coup d'éclat* [英勇的功績] 称之为喜劇②，并且从来不曾怀疑过，这出喜劇所追求的只有两个目的：对付現时的困难和平安地熬过冬天。如果这两个目的达到，那末，春天一到，就播起战鼓，并且将設法使战争本身这一回能撈回一切有关的費用。人們沒有忘記，到今天为止，十二月政变的法国是靠法国国家的**腰包**来购买自己的全部荣誉的，这也是仅仅玩弄拿破侖主义的必然后果。

英国报刊在經過短暫的犹豫之后，对 11 月 14 日許下的諾言的严肃性和实现这些諾言的可能性也得出了同样的結論。

例如，今天的“泰晤士报”在上面引用的社論中說：

“皇帝拒絕享用特殊信貸，这种自我牺牲的美德的表现，往往发生在法国新公債之前，但很少比新公債持久。”

在該报金融专栏中說：

“由于財政危机而突然出現的財政上的圣洁的表现，是否能在国庫重新

① 尤維納利斯“諷刺詩集”。——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394—396 頁。——編者注



得到充實以及新公債得到保證之後長久存在，是非常成問題的…… 據說，輿論將迫使皇帝違背自己的本意而實現富爾德的綱領。但是，下面這種說法是不是要更正確些呢？每個人都甘心陶醉於這種自我欺騙之中，而陸軍和海軍的供應者和投機者則毫不動搖地期待，到春天，在克服現時的危險之後，‘通報’將找到充分有力的根據——諸如：‘歐洲局勢已經改變’，需要有所更正，法國榮譽在某處受到威脅，天主教的利益，人類自由和文明的利益——來恢復過去的財政制度。一般說來，在一個實行軍事獨裁和不存在公認的、不可違反的憲法權利的國家里，長時期放棄這種財政制度是辦不到的。”

“經濟學家”的言論大意也是如此。它是用下面的話結束自己的議論的：

“儘管有法令，但對於一個絲毫不懷疑小小的失算就能徹底毀掉他的王朝的人來說，**政治冒險**將永遠是指導原則。”

到現在為止，路易·波拿巴使歐洲只是遭到危險，因為他本人在法國經常遭到危險。能否設想，他給歐洲製造的危險將隨着他本人在法國遭到的危險的增加而減少呢？這只有當國內危險到了爆發的時刻才會發生。

卡·馬克思寫於1861年11月18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61年11月23日“新聞報”  
第322號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 弗里芒特的免职

弗里芒特被免除密苏里的軍团司令职务一事，是美国内战发展史上的一个樞紐。弗里芒特不得不去贖两桩大罪过。他是共和党的第一个总统候选人(1856年)，他还是第一个以解放奴隶威胁奴隶主(1861年8月30日)<sup>215</sup>的北部将領。因此，他仍然是未来的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也是現在的妥协制造者道路上的障碍。

最近20年来美国有一种奇特的做法——不选举自己党内有权威地位的人担任总统。为了在竞选中显示陣容，固然也利用这些人的名字，但一到决定性关头人們就丢开他們，代之以仅仅具有地方声望的平常人物。波克、皮尔斯、布坎南等人都是这样成为总统的。阿·林肯的当选也是这样。安得魯·杰克逊將軍实际上是最后一个由于个人地位重要而当选的美国总统，而他的所有继任者則是由于他們的个人地位无足輕重而当选的。

在1860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的最显赫的名字是弗里芒特和西华德。弗里芒特由于他在墨西哥战争<sup>216</sup>时期的行动、在加利福尼亚勇敢的探險和1856年选举中的总统候选人的資格而聞名，他是一个太著名的人物，所以到了問題已不再是共和党显示陣容，而是共和党胜利的时候，他甚至沒有被考虑到。因此，他就沒有被提名做候选人。至于西华德——华盛顿国会的共和党参議員、紐約州

州长、共和党成立以来的毫无问题的首要演说家——情况就不同了。只有一系列恼人的失败，才迫使西华德先生放弃自己作候选人的打算，而作为一个演说家来赞助当时还比较不知名的阿·林肯。可是，当他看到他使自己作总统候选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的时候，他却以共和党的黎塞留的资格去帮助被他看做共和党的路易十三的人。他帮助林肯当选为总统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林肯任命他做国务卿——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英国内閣首相相比的职位。果然，林肯一当选，就让西华德担任了国务卿。可是，这位曾经预言了自由劳动制度和奴隶制度的 «irrepressible conflict» (不可制止的冲突)<sup>217</sup> 而名噪一时的共和党的狄摩西尼，在立场上却马上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变。林肯在 1860 年 11 月 6 日当选为总统，但到 1861 年 3 月 4 日才能就职。在此期间，在国会的冬季会议期中，西华德成了一切妥协企图的中心。为南部说话的北部报纸，例如在此以前一直把西华德看做 *bête noire* [可憎恶的东西] 的“纽约先驱报”，都突然称赞他是体现了和解的政治家。的确，不惜任何代价而媾和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他的过错。西华德显然是把做国务卿仅仅当做一个晋身的阶梯，而且他所关心的主要还不是现在的“不可制止的冲突”，而是未来的总统职位。他的所作所为又一次证明，以说话流利见长的人是危险的不够格的国家活动家。请读一读他的公文吧，那是怎样可厌的一种夸夸其谈而思想贫乏、表面强硬而实际软弱的混合物呵！

所以，对西华德来说，弗里芒特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必须除掉；而这件事做起来是更容易了，因为一贯按照他的律师作风办事并且不喜欢一切标新立异的做法的林肯，是很胆小地拘守着宪法的文字，并且害怕一切足以惊动各边界州“忠诚的”奴隶主的步骤

的。弗里芒特的性格則完全不同。他显然是一个带有豪气的人，有点儿夸張和傲慢，不忌諱傳奇劇式的行动。起初，政府企图用一連串細小的指摘迫使他自行引退；这样做沒有成功，于是政府就在他所組織的軍隊在密苏里西南部轉入反攻，即将进行决战的时候，免除了他的統帅职务。

弗里芒特是西北部各州的偶像，这些州歌頌他是«pathfinder»（开路人）<sup>218</sup>。它們把他被撤职一事看做是对人格的侮辱。如果联邦政府再遭到几次布尔河和博耳斯-布拉夫那样的失敗<sup>219</sup>，那时就可以看到，政府是自己把約翰·弗里芒特造成了一个反对派領袖，这个反对派那时候将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結束目前这一套以外交方式进行战争的做法。至于华盛顿的陸軍部所公布的这位被撤职的將軍的罪状，我們以后再作評論。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19日  
左右

載于1861年11月26日“新聞报”  
第32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弗·恩格斯 志願兵軍官

“某某中尉被革职；某某少尉被除名；某某上尉被解除美国陆军軍职”——这就是我們从美国收到的大量軍事新聞中的几个例子。

最近8个月以来，美国已經編成一支很大的志願兵野战軍队；它不吝惜力量和金錢来使这支軍队有战斗力；而且这支軍队还占着一个便宜，即差不多在整个这段時間內，它都处在一支从不敢向它发动总攻击或者在它敗后进行追击的敵軍的步哨面前。这些有利的情况，應該在极大的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在組織志願兵时的缺陷：組成志願兵核心的很小的正規軍給他們的援助很少，缺乏有經驗的副官和教官。因為我們不應該忘記，在美国本来就有許多既合适而又願意帮助組織志願兵的人，一部分是受过正規訓練并且在1848—1849年各次戰爭中参加过战斗的德国軍官和兵士，一部分是最近10年来移民中的英国兵士。

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正常地整肃軍官的队伍，这并不說明志願兵制度本身有什么弱点，而是說明：由志願兵自己不加甄別地从他們內部选拔志願兵軍官的制度，是有一些弱点的。美国政府只是在面对敌人的8个月的戰爭之后，才下决心让志願兵軍官在某种程度上自我鉴定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在获得軍官称号以后所应完成的任务；于是看吧，結果是多少人自願或被迫地递了辞职书，多少人不怎么光彩地被免除了职务。毫無疑問，如果美国

軍隊在波托馬克河附近碰到的是一支以相当数量的职业兵士为核心而紧密結成的部队，它早就潰散了，不管它的兵士个人怎样勇敢。

这些事实也可以作为英国志願兵的很好的教訓。有些讀者可能还記得，我們从“志願兵杂志”创办之初就說过<sup>①</sup>，軍官是志願兵制度的薄弱环节，并且主張在一定时期之后对軍官进行考試，要他們证明自己至少是有条件将来能胜任他們的职务。当时，大多数担負了指揮职务并且訓練兵士(尽管自己也同兵士一样，对訓練科目一窍不通)的紳士們，都对这种想法采取輕視态度。这正是对政府的任何帮助和干預同样采取輕視态度的时候。但从那时起，要求这些紳士們掏腰包的壓力很大，迫使他們去請求政府出錢援助；于是，依照同政府打交道的慣例，这也就是意味着要求政府干預。另外，两年的經驗也十分明显地揭示了現行的任用志願兵軍官的制度的缺陷。現在倫敦的一个显然是权威人士的軍官告訴我們說，志願兵軍官即将应召接受考試委員會的考核，以判明他們是否适合带兵。

我們衷心希望能够这样做。事实是，英国志願兵軍官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进行一次整肃。請看一看正在进行队列教练的基干营，并把它同志願兵的营比較一下。志願兵要用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的事情，基干部队的兵士們不要半小时就完成了。我們多次看見过英国志願兵的某些优秀的营所做的方队队形，我們應該說，如果一队騎兵在它們的翼側做好射击准备以前打不垮它們，那就是根本不中用的騎兵。这不是兵士們的过錯。兵士們对于自己的任务看来正像人們預期的那样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有时甚至像大家在基干营看到的那样机械地完成这些任务。但兵士却不得不

---

<sup>①</sup> 見本卷第154—156頁。——編者注

等候連的軍官，因為這些軍官似乎對於究竟應該發什麼口令，什麼時候發，都遲疑不決。這樣一來，隊形變換也就遲疑甚至混亂了，而變換隊形的最重要的要求恰恰是指揮和執行都必須迅速，這是只有靠長期實地訓練才能達到的。所以，如果經過兩年實地訓練還有這種情況，那不正好證明許多志願兵軍官都不勝任他們所擔當的重要職位嗎？

然而，營長們不久以前卻受到了有資格的高級權威人士的最大夸奖。據說，營長們看來是勝任的，而連的軍官並不總是這樣。從以上所說的可以看出，我們是完全不想反駁這後一種說法的，但我們必須說，假如這位高級權威看到中校和少校不是在大檢閱的時候，而是在進行平常的營教練的時候，那末這種看法可能會多少有所不同。在大檢閱的時候，任何一個校官，即營長，如果他完全不勝任自己的工作，他是會採取由自己作主的行動的。他有一個副官做提示人，這個提示人知道什麼是應該做的；他依據副官的提示辦事，順利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而倒霉的上尉卻只好在沒有任何提示人的情況下勉強地執行自己的職務。但是看一看同一個校官在進行營教練時的情況吧。在這裡沒有將官的敏銳眼睛盯着他；在這裡他就是最高權力；在這裡，在沒有找副官討主意或沒有亂成一團以前，副官往往必須站在陛下的規章給他安排的位置上，有主意也不能提。正是在這裡才能看到志願兵校官的本來面目。他在這裡是應該指導兵士進行營教練的，但是既然他本人對這門學科的修養差得很，所以他就是利用這個機會來教教自己。正像古語說的：docendo discimus〔吾人以教為學〕。但是，如果教者本人在他所要教的那門技藝上不行，那就可能造成，而且不幸確實常常造成差錯和混亂。這既不能使志願兵的營教練取得成績，

也不能使他們信任他們的指揮官，因为兵士們发现他們的营教练无非是使指揮他們的校官借此机会自己受一次訓練，但是却把他們甚至毫无目的地赶来赶去，并且指望他們以自己知識上的优胜来糾正校官的差錯。

我們的意思并不是說，志願兵的指揮官們沒有付出一些力量来学习自己的职务；我們的意思是說，既然連的軍官都不能像列兵那样容易从普通人中造就出来，造就校官就更困难了。仅仅根据营教练的經驗，我們就应当作出結論：只有职业軍人适于担任营的指揮。如果我們认为营教练只不过是校官的職責的一部分，营长可能被派去执行自己負責的独立任务，因此需要有更高級战术的知識，那末我們还應該說，眼看 600 名或 1 000 名兵士的生命将交由这样的普通人（現在大多数营长都是由这些人担任）来支配，是会令人感到很可悲的。

可以相信，英国志願兵一旦面对敌人，它的条件决不会像現在美国政府得以整肃志願兵軍官队伍里最无能的人那样良好。英国志願兵一旦被征召，他們要打的就不是同他們一样的志願兵軍隊，而是欧洲最有紀律最有主动性的軍隊。最先进行的一些战斗将是决定性的；因此可以相信，如果由于上校指揮不当，或者由于上尉不可靠而造成迟疑或混乱，这一下子就会被利用的。在敌人面前是沒有時間进行整肃的，因此我們希望在还有時間的时候进行這項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11 月中

載于 1861 年 11 月 22 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第 64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願兵杂志”



## 卡·馬克思 “特倫特号”事件

1861年11月28日于倫敦

英国邮船“特倫特号”与北美軍舰“圣賈辛托号”在旧巴哈馬海峽的狹窄的航道中发生的冲突，是当前最引人注意的事件。11月27日下午，“拉普拉塔号”邮船把这一事件的消息带到南安普頓，从那里通过电訊立刻閃电般的傳遍整个大不列顛。当天晚上，倫敦交易所成了騷乱景象的舞台，与宣布意大利战争时候的情景相似。国家证券下跌了0.75%到1%。在倫敦流傳着完全沒有根据的謠言，如說美国公使亚当斯已經接到出境护照，太晤士河上的一切美国船只都被扣留等等。同时，在利物浦的交易所里，商人們举行了一个抗議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步驟来恢复被侮辱的英国国旗的荣誉。每一个正常的英国人就寢的时候都确信：他們在和平情况下入梦，而醒来一定是战争状态了。

尽管这样，仍然可以基本上断然肯定：“特倫特号”与“圣賈辛托号”的冲突并没有战争的危險。英国半官方的报纸，如“泰晤士报”和“晨邮报”，都正在示意要平靜，极力试图用冷冰冰的法学議論来澆激动的火焰；那些稍微看到一点点 *mot d'ordre* [信号] 就要为保卫英国獅子而狂叫的报纸，如“每日电訊”之类，現在是真正的温和的典型。只有托利党反对派的报纸“先驅晨报”和“旗帜

报”<sup>220</sup> 狂叫不已。这些事实使每一个有經驗的人得出一个結論，即政府已經决定不把这一«untoward event»(不幸事件)制成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此外还应该指出，这个事件，如果不是指事件經過的一切細節的話，是事先就預料到的。10月12日，南部同盟派往法国的大使斯莱德耳先生和派往英国的大使梅森先生以及他們的秘书尤斯提斯与麦克法兰，已經乘“西奥多拉号”越过查理斯頓封鎖綫赴哈瓦那，以便从那里找机会乘挂着英国旗的輪船轉赴欧洲。英国每天都在期待他們到达。北美的軍艦也从利物浦出发，要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截获这些先生們和他們所携带的公文。英国政府也把北美是否有权采取这种步驟的問題提交政府的法律顧問，征詢了他們的意見。这些顧問的回答据說是肯定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問題是在一个狹小的圈子里打轉。从美国建国以来，北美就采用了英国的海上法，保留了它的全部严格性。这个海上法的一个基本原則，就是一切中立国的商船都应受交战国搜查。

斯托威耳助爵在一次已經著名的判決中說：“这项权利是使中立国船只不載运任何禁运品的唯一保证。”

美国最大的权威肯特也說过意思相同的話：

“这项权利是从交战国的自保权利产生的。英国海軍裁判所关于檢驗权和搜查权的理論已为我国法院完全承认。”

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sup>221</sup>并不是由于美国反对这种搜查权，像有时被人誤解的那樣。美国之所以对英国宣战，勿宁是因为英国非法地僭越权力，竟然借口捕拿逃亡的英国水兵而搜查美国

的軍艦。

总之，“圣賈辛托号”是**有权**搜查“特倫特号”邮船并沒收船上的禁运品的。梅森、斯萊德耳一行所携带的公文屬於禁运品，这一点即使是“泰晤士报”、“晨邮报”等等也都承认。現在只剩下一个問題沒有弄清楚，即斯萊德耳、梅森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否也是禁运品，因而可以被收走！这是一个棘手的問題，在法学家当中也是意見分歧。关于“禁运品”問題的英国最大权威普腊特在論“准禁运品——公文和乘客”一章中所提到的是“交战国政府致駐外官員的情报与命令之傳遞或軍事人員之載运。”<sup>222</sup> 梅森和斯萊德耳两先生不是軍官，同时也不是外交使节，因为英国和法国都沒有承认他們的政府。他們究竟是什么呢？当年，杰弗逊为了辯护英国在英法战争时期所坚持的关于禁运品的极其广泛的概念，在他的回忆录<sup>223</sup>中写道：禁运品一詞，从根本性质上来說，不容有任何确定的定义，它必然要留下很大的自由解釋的余地。但無論如何可以看出，这个法学問題将从英国法律的范围轉移到邓斯·司各脫式的爭論<sup>224</sup>的范围中去，这种爭論的势头不会超出外交函件的交换。

至于北美行动的**策略**方面，“泰晤士报”用下面的話作了十分正确的估計：

“即使西华德先生本人也一定知道：在倫敦和巴黎的人們听来，这些南部的特使們从監禁中发出来的声音，比他們如果从圣詹姆士宮和土伊勒里宮所能发出的声音要雄辯一千倍。”

而且，同盟不是已經有了楊西和曼两先生在倫敦作代表嗎？

我們认为，西华德先生最近这一行动，是色厉內荏的人所特有的不聪明行动之一。如果这次海上的冒險能提前促使西华德离开

---

华盛顿政府，那末，这个事件就完全不会作为一个 «untoward event»〔不幸事件〕而被美国载入内战史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2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1年12月2日“新闻报”  
第331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 卡·馬克思 英美的冲突

1861年11月29日于倫敦

关于巴哈馬海峽事件，王室法官<sup>225</sup>昨天就已經不得不提出他們的意見了。他們的訴訟記錄包括留在“特倫特号”船上的英国人員的书面証詞以及海軍准将威廉斯的口头証詞，威廉斯当时是海軍部在“特倫特号”上的代表，他于11月27日乘“拉普拉塔号”輪船抵南安普頓，立即被电召前往倫敦。王室法官們承认，“**圣賈辛托号**”有权檢驗和搜查“特倫特号”。在这个問題上，本来就不可能有任何疑問，因为在美国內战爆发时，在維多利亞女王的中立文告里曾經明确地把公文列为禁运品<sup>226</sup>。因此，只剩下一个問題沒有弄清楚，即梅森、斯萊德耳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否也是禁运品，因而可以收走。看来，王室法官是持着肯定的看法的，因为他们完全放下了**实质性的**法律問題。根据“泰晤士报”报道，他們在結論中仅仅指責“圣賈辛托号”的指揮官犯了**手續上的錯誤**。这位指揮官本来應該把“特倫特号”作为战利品带到最近的美國口岸，交給北美的战利品裁判所<sup>227</sup>审处，而不應該捕走梅森先生、斯萊德耳先生一行。手續无可爭論是这样，这符合英国的海上法，因而也符合美国的海上法。

同样无可爭論的是：英国人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也曾常常違

反这项规定，像“圣贾辛托号”这样即决即行。无论如何，由于王室法官们的这一决定，整个冲突已经被归结为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从而失去任何重要意义了。说到美国政府，有两种情况使它容易接受这种解释，从而从形式上给英国以赔偿。第一，“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威尔克斯舰长当时不可能直接从华盛顿接到命令。他在从非洲返回纽约的途中于11月2日到达哈瓦那，11月4日就驶离该处，而与“特伦特号”的冲突是11月8日在公海上发生的。威尔克斯舰长在哈瓦那仅仅停留了两天，根本没有可能同政府联系。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唯一的美国当局是联邦的领事。第二，他显然是真正糊涂了，他没有坚持要交出公文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英国人民的精神上的影响，在于它能够很容易地被英国棉花商人——脱离派的朋友们用作政治资本。我上次提到的他们在利物浦召开的抗议会<sup>①</sup>就可以说明这些情况。这个会是11月27日下午3时，在来自南安普顿的惊人的电报到达一小时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

开这个会，本来是试图让航行于利物浦和纽约之间的丘纳德公司的轮船主人丘纳德先生担任主席，后来又试图让其他商界名人担任主席，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一个名叫斯宾斯的、凭着一本为奴隶制共和国说话的小册子<sup>228</sup>而扬名的青年商人担任了主席。违反着英国的会议规则，他这个主席本人提出了一项“敦促政府要求立即对此次侮辱作出赔偿，以维护英国国旗的尊严”的动议。会场上一片喝采，鼓掌，数不清的欢呼赞成！赞成！这位奴隶制共和国的卫士的主要论点是说，运输奴隶的船只迄今一直在美国国旗

---

① 見本卷第408—411頁。——編者注

的保护之下不受搜查，尽管英国曾經声明自己有搜查权。接着这位慈善家就对奴隶买卖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抨击！他承认，1812—1814年同美国的战争是由于英国坚持在美国军舰上搜查逃亡的英国水兵的权利而引起的。

“但是”，他以奇怪的詭辯接着說，“为捕回英国海軍逃兵而行使的搜查权，与暴力劫走梅森和斯萊德耳两先生这样高貴的人的权利，是有很大不同的，何况他們是在英国国旗的保护之下！”

不过，他的最大的一張王牌是在他結束他的激烈演說的时候打出来的。

“不久以前”，他吼叫着說，“当我在欧洲大陆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里的人們評論我們对美国的态度，这些評論使我不能不臉紅。大陆上每一个有知識的人都說些什么呢？他們說，我們已下决心要馴服地忍受美国政府的任何一种不讲理的事情，忍受它对我国的尊严的任何一种侮辱。对于这些意見，我能說些什么呢？我只有臉紅。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們已經容忍得够久了，已經能保持〈容忍〉多久就保持多久了。現在我們終於来到事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难堪和令人惊愕的事实〈！〉，因此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責任告訴政府：这个偉大的国家对于本国国旗受辱一事所抱的感情是强烈而一致的。”

这一长篇毫无意义的廢話，博得了如雷的掌声。反对者的声音被呼喊声、嗤嗤声、頓足声压了下去。一位坎伯尔先生指出，这整个會議是“不合規則的”，而坚定不移的斯宾斯則回答道：“就算是这样吧，然而我們开会来討論的这件事本身也是違反規則的”。一位特納先生提議明天再开会，以便使“利物浦全市来发表意見，而不是由一个棉花捐客的集团来盜窃它的名义”，这时，从會場各方面响起了“抓住他，把他扔出去！”的喊声。特納先生一点也不慌張，他重申他的动議，可是，再一次違反英国會議的全部規則，他

---

的动議沒有被提付表決。斯賓斯勝利了。但是，事實上，倫敦的情緒之所以冷靜下來，再沒有什麼比斯賓斯先生勝利的消息出力更多了。

卡·馬克思寫於1861年11月29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61年12月3日“新聞報”  
第332號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 “特倫特号”事件的消息 和倫敦的反应

1861年11月30日于倫敦

自从对俄国宣战那个时候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一次遍及英国社会一切阶层的激动能够比得上这次由“特倫特号”事件的消息所引起的激动。“特倫特号”事件的消息是在本月27日由“拉普拉塔号”带到南安普頓的。经过电报传递，在下午2时左右，关于这个“不幸事件”的消息已经在英国所有交易所的新闻室中张贴出来。一切商业证券都下跌，只有硝石价格上涨。统一公债券跌落了0.75%；而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则规定，来自纽约的船只，要缴纳5基尼的战争保险金。到了晚上，倫敦流传着十分热闹的谣言，说美国公使的出境护照已经即时交给他了，已经下令立即扣押在联合王国港口的一切美国船只了，等等。脱离派的朋友们利物浦棉商利用这个时机，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里举行了一次抗议会，会议的主席是一本替南部同盟说话的内容曖昧的小册子的作者斯宾斯先生。“特倫特号”船上的海军部代表，随“拉普拉塔号”到达的海军准将威廉斯，立即被召赴倫敦。

第二天，11月28日，倫敦报纸一般都显示出一种温和的语调，与前一天晚上政客和商人的极大激动形成一个奇怪的对照。“泰

晤士报”、“晨邮报”、“每日电讯”、“晨报”和“太阳报”<sup>229</sup> 这些帕麦斯顿的报纸，都接到了要缓和而不要更激动的命令。“每日新闻”虽然严厉谴责了“圣贾辛托号”的行动，但它的目的显然是为自己洗刷抱有“北方佬的偏见”的嫌疑，而不见得是要抨击联邦政府；约翰·布莱特的报纸“晨星报”<sup>230</sup> 则不对这一“行动”是否策略和是否明智的问题作任何判断，而只为其合法性作辩护。只有两家报纸是伦敦报界一般趋向中的例外。“先驱晨报”和“旗帜报”是名称不同而实际上是一家的报纸，这两家的托利党文人幸灾乐祸地尽情叫嚣，以为终于把“共和党人”拿住，找到一个现成的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了。支持这些文人的报纸只有一家，即“纪事晨报”<sup>231</sup>，这家报纸多年来曾经先后把自己出卖给毒药杀人犯帕麦尔和土伊勒里宫，企图以此来延长它那屡遭变故的生命。由于主要的报纸语调温和，交易所的激动就大大平息了。同一天，11月28日，海军准将威廉斯前往海军部，报告了在旧巴哈马海峡发生的事件的情况。他的报告，连同在“特伦特号”船上的官员们的证词，立刻被呈交王室法官，这些法官们的意见到夜晚已正式转给帕麦斯顿勋爵、罗素伯爵和其他政府成员考虑。

11月29日，可以看到官方报纸的语调稍有一些变化。人们开始知道了，王室法官们根据一些技术上的理由宣布“圣贾辛托号”巡航舰的行动非法，内阁在此之后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下一班航轮把训令送交莱昂斯勋爵，责成他按照英国法官们的意见办事。于是，在各主要商业处所——交易所、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耶路撒冷公司、波罗的海公司等等，激动又以加倍的力量重新开始，并且在另一个消息的影响下更形加剧，这个消息说，原定运往美国的硝石已在启运的前一天停止运出，海关于29日接到命令：除极为

特殊的情况外，禁止将这一商品向任何国家輸出。英国的有价证券再度跌落了 0.75%，整个证券市场一度呈现一种真正的恐慌，任何有价证券都做不成交易，同时，一切物价都严重地跌落。下午，由于若干傳聞，主要是由于傳聞亚当斯先生已經表示华盛顿政府将不会对“圣賈辛托号”的行动負責，交易所的情况才有所好轉。

11月30日(今天)，所有倫敦的报纸，除开“晨星报”这个唯一的例外，都提出了一个抉擇：或者是华盛顿政府履行賠償，或者是——战争。

在叙述了自“拉普拉塔号”到达直至今天的事变的一般进程之后，我現在要談一談各种意見。自然，对于在英国邮船上逮捕南部的特使的問題，不能不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法律方面，一是策略方面。

关于这件事的法律方面，保守党的报纸和“紀事晨报”所提出的第一个难题是：美国从未承认南部脱离派为交战国，因此，美国对他们就不能妄用交战国的权利。

这一个詭辯立刻就被官方报纸自己拋棄了。

“泰晤士报”說：“我們已經承认南部同盟各州为一个交战国，而且当时机来到时，我們还要承认它們的政府。因此，我們已經把中立足于两个交战国之間的国家所有的义务与不便承担起来了。”

所以，不論美国是否承认同盟是交战国，它都有权坚持要求英国承担一个中立国在海战中的一切义务与不便。

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报纸以外，整个倫敦报界都承认“圣賈辛托号”有权对“特倫特号”进行檢視、查驗和搜查，以便确定它是否載有屬於“战时禁运品”的物資或人員。“泰晤士报”曲曲折折地說什么英国的判例法“是在与現時发生的情况极不相同的情

况下产生的”，“当时輪船还不存在，还没有載运对世界各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信件的邮船”，“我們(英国人)当时是为生存而战，因而在那时候做了我們不会容許別人去做的事情”等等，都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帕麦斯顿私人的 *Moniteur* [机关报] “晨邮报”在同一天說，邮船就是商船，所以它不能享有軍舰和运输舰的搜查豁免权。“圣賈辛托号”的搜查权，事实上已为倫敦报界和王室法官所承认。至于說“特倫特号”不是从一个交战国口岸开往另一个口岸，相反地是从一个中立口岸到另一个中立口岸的反对論点，也因为曾經有斯托威耳勋爵的判例，即搜查权的成立是要确定船只的目的地而站不住脚了。

其次，发生了这个問題：“圣賈辛托号”对“特倫特号”船头发出一陣射击，接着又发出一顆炮弹在它近旁爆炸，这是否違反了在行使檢驗搜查之权时应当遵守的慣例与礼节呢？倫敦报界一般都认为：既然事件的詳情迄今只是从当事双方的一方的证詞中得到的，这种小問題不能影响英国政府将要做出的决定。

“圣賈辛托号”所行使的搜查权是这样被承认了，那末，它所搜查的是什么呢？是它怀疑“特倫特号”可能載运的战时禁运品。什么是战时禁运品呢？交战国政府的公文是否算战时禁运品呢？携带这种公文的人員是否算战时禁运品呢？如果对这两个問題都做了肯定的回答，那末，假使这些公文及其携带者是在从一个中立口岸到另一个中立口岸去的商船上发现的，他們仍然是战时禁运品嗎？倫敦报界承认：大西洋两岸最高司法当局的判例是如此矛盾，既可以用来证明肯定的答案，也可以用来证明否定的答案，看起来都正当合理，所以，无论如何，一个有利于“圣賈辛托号”的 *prima facie* [初步] 案件是成立了。

王室法官們也同意英國報界的這種流行的意見，他們也已經完全放下了問題的實質，只談形式方面。他們斷言，國際法**實質上**並沒有被違反，而只是**形式上**被違反了。他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聖賈辛托號”錯在自己作主逮捕了南部的特使，而沒有把“特倫特號”帶到聯邦的某一個港口，把這個問題交付聯邦的戰利品裁判所，因為任何武裝的巡航艦都沒有權利做海上的法官。“聖賈辛托號”違反了手續——這就是王室法官們所歸罪於它的一切。據我看，他們的結論是正確的。如果要搜求先例，表明英國也曾違反過海上法的手續，那可能是很容易的；但是，決不能容許以違反法律來代替法律本身。

現在，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了：英國政府所要求的賠償，即送還南部的特使，是否可以根据英國人自己稱為**形式上**而不是**實質上**的違法行為來斷定其為合理呢？關於這一點，倫敦坦普爾法學院的一位法學家在今天的“泰晤士報”上寫道：

“如果這個案件對我們並不是有利到下述這種程度，使我們能夠指責美國法院對該艦的判決是顯然違反國際法，那末，那位美國艦長的行為雖不合規定，即讓‘特倫特號’駛往南安普頓，倒是顯然符合‘特倫特號’的英國船主和英國乘客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把一件實際上對我們有利的手續上的錯誤，當做興起國際爭端的借口嗎？”

不過，如果說，美國政府應當同意（據我看應當如此）威爾克斯艦長是違反了（形式上或實質上）海上法，那末，為了本國的名譽和利益，美國政府就不必再在應當給予受損一方的賠償的條件問題上過分計較了。美國政府應該記住：如果把美國拖入與英國的戰爭中，那就是成全了脫離派；這樣的一場戰爭對於正處在困難情況下的路易·波拿巴將是一種天賜的幸運，因而必將得到法國官方

的全力支持；最后，由于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島海面的一些据点驻扎着英国人指揮的武装力量，再加上远征墨西哥的兵力，英国政府将拥有一支具有压倒优势的海軍力量。

至于在巴哈馬海峽进行搜捕一事的策略方面，不仅英国报界，而且欧洲报界，都一致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奇怪行为表示困惑不解，不知道它为什么当楊西先生和曼先生正在倫敦昂然闊步的时候，竟为了取得梅森、斯萊德耳之流的軀体而惹起这样大的国际危險。“泰晤士报”的确說得对：

“即使西华德先生本人也一定知道：在倫敦和巴黎的人們听来，这些南部的特使們从监禁中发出来的声音比他們如果从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所能发出的声音要雄辯一千倍。”

美国的人民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曾經慷慨地同意限制自己的自由，这回一定能够同样願意公开承认和慎重补救这个国际上的失策，来贏回英国的輿論；而为此失策辯护，則可能使叛乱分子的最狂妄的希望得以实现。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30日  
載于1861年12月19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646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弗·恩格斯 美国战争的教训

几个星期以前，当我们注意到美国志愿兵内部进行的一次必要的整肃<sup>①</sup>的时候，没有得到机会来充分地探讨这次战争对于大西洋这边的志愿兵不断提供什么宝贵教训。所以，让我们现在重新谈谈这个问题。

目前在美国进行的战争，其作战方式是真正没有先例的。从密苏里河到切萨皮克湾，差不多对半分属于两个敌对阵营的百万兵士互相对峙已经有6个月左右，而没有进入一次总会战。在密苏里，两军你进他退，你打他打，再他进你退，都没有任何显著的结果；甚至到现在，经过7个月的行进和反转行进，国家想必受到可怕的蹂躏之后，看来仍像过去一样，离任何一种解决都还很远。在肯塔基，经过一个表面上中立<sup>232</sup>而实际上是进行准备的长时期之后，看样子不可避免地也要形成这样的局面；在西弗吉尼亚，正在不断进行着没有任何显著结果的小战斗，而在波托马克河附近，虽然双方都集中了最大兵力，彼此几乎可以望见，但任何一方也不想进攻，这说明在目前形势下甚至胜利也完全没有用处。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情况带来严重变化，这种无结果的作战方式可能还要延

<sup>①</sup> 见本卷第404—407页。——编者注

續好几个月。

这应该怎样来解释呢？

在美国，双方差不多尽是志愿兵。先前的合众国正规军的少数核心，不是已被溶解，就是力量太弱，不能影响集中在战场上的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甚至没有足够数量的教练军士把这些人变成兵士。所以，训练必定进行得很慢；而且确实无法预言，这种训练要进行多久，才能使集合于波托马克河两岸的这一批优良的人力适于作大部队运动，以联合的兵力发动或迎接战役。

但是，即使兵士能够在比较短的期限内受完训练，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军官来领导他们。且不必说连指挥官，他们当然不能够从平民当中弄到；即使把正规军的每个中尉和少尉都任命为营指挥官，担任这种职务的军官也是不够的。所以，平民出身的上校数量很多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任何一个了解我们自己的志愿兵的人，如果看到麦克累伦或博雷加德因手下只有一些6个月军龄的平民出身的上校来执行自己的命令而拒绝采取进攻行动或复杂的战略机动，都不会认为他们太胆小的。

但是，让我们假定，这种困难大体上已被克服了；平民出身的上校除穿上军服以外也已得到执行任务所必需的知識、經驗和技巧了，——至少对步兵是这样吧，但是騎兵的情况会怎样呢？训练一个騎兵团比训练一个步兵团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教练员有更多的經驗。就假定所有人員入伍时都已具有足够的騎术知識，就是說，假定他們都能够牢固地騎在馬上，能够控制他們的馬，并且知道怎样看管和飼养它，这仍然未必能縮短训练时间。軍事騎乘要这样来控制馬匹，使它做出騎兵队形变换时所需要的一切运动，——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和平民通常习练的那种騎乘大不相同。拿



破倫的騎兵，据威廉·納皮尔爵士的意見（見“比利牛斯半島戰爭史”<sup>233</sup>），簡直是比当时英国的騎兵还好，但大家知道，他的騎兵是由那些仅仅騎过馬的最坏的騎手組成的；同时，我們有許多优秀的运动騎手，一旦参加志願兵騎兵部队，也都发现还需要学习許多东西。所以，当我们发现美国人現在非常缺少騎兵，他們現有的少数騎兵是由类似那些不适于作密集队形攻击的哥薩克騎兵或印度的非正規騎兵队（rangers〔游騎兵〕）組成的时候，是用不着表示驚訝的。

炮兵方面的情况一定更糟；工兵的情况也一定是这样。这两个兵种的武器都是高等技术的，軍官和軍士都必須有长期細致的訓練，兵士的訓練当然也比步兵长。此外，炮兵是一个甚至比騎兵更复杂的兵种；这里要有大炮、受过牵引大炮訓練的馬匹和两种受过訓練的兵士——炮手和馭手；此外，还要有大量彈药車和大的彈药實驗室、鑄造厂和作坊等等；而这一切都必須配备有复杂的机器。有人认为联邦派<sup>234</sup>在前綫一共拥有 600 門火炮，但是这些火炮将怎样維護，我們可以很容易想見，因为我們知道，在 6 个月內凭空編成 100 个完整的、供应充分的、維護得很好的炮兵連，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讓我們再假定，所有这些困难都已經克服了，美国的两个敌对集团的战斗部队都处在很好的作战条件下了，即使这样，它們能不能动作呢？肯定不能。軍隊需要給养，而在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这些人口比較稀少的地区，一支大軍主要要由仓库来供給粮食。軍隊的彈药必須补充；随軍要有軍械技工、馬具工、木工以及其他工匠，以保证軍隊的技术兵器正常。所有这一切必要的条件在美国都是不具备的；不得不几乎在空地上来安排；我們也沒有任何根据可以肯定两軍的軍需和軍运（即使在現在）已經脱离

了幼年状态。

在美国，无论北部或南部，亦即无论联邦派或同盟派，一般说来都是没有军事组织的。常备军就人数来说完全不足以对付任何像个样子的敌人；民军几乎未曾有过。联邦以前所进行的战争从来也没有使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考验；英国在 1812—1814 年期间没有多少兵可派，而墨西哥则主要是用各种平民来自卫的。事实是，美国由于它的地理形势，实际上没有遇到过能够在某个地方至少用三四万以上正规军的兵力向它进攻的敌人，而且它幅员广大，这对于上述的那一支敌军来说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可怕的障碍，比美国能够派出的任何部队都要厉害。不过，美国的军队用来作为 10 万志愿兵的核心，并在适当时期训练他们，还是足够的。但是，当国内战争需要 100 多万人的时候，整个体系就垮下来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结果是明显的。两个庞大、笨重的人群互相对峙着，彼此都害怕对方，并且差不多像害怕失败那样害怕胜利，企图通过浩大的费用来建立一种类似正规组织的東西。金钱的巨大开支，不管多么惊人，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组织上根本没有能够借以建立新大厦的基础。在每一个主管部门大都没有知识和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另一方面，从效果和组织方面来看，从这些费用得来的好处又非常微小。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不列颠的志愿兵应该感谢自己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找到了一支人数众多、纪律很好和有经验的军队来庇护他们。如果注意到各种职业都具有成见，那末，这支军队是很好地接纳了他们，很好地对待了他们的。应该希望，无论是志愿兵，或是公众，永远也不要以为志愿兵有一天能在任何程度上代替正规军。如果有这样的人，只要一看美国两支志愿军的状况，就应该知道自己是无知和

愚蠢的。任何一支新由平民組成的軍隊，假如它得不到比較強大的正規軍的巨大精神資源的陶冶和物質資源的支持——主要是正規軍的基本要素即組織的陶冶和支持，就永遠也不會有戰鬥力。請假定英國受到入侵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麼事情，可以拿來同美國已經必然地發生了的事情作個比較。在英國，陸軍部可以很容易地在受過訓練的軍人當中再找一些文官，在他們幫助下就可以完成召集 30 萬志願兵的軍隊所需要的一切新的工作；有足夠的休職軍官，可以每個人專門照管譬如說三四個志願兵營；再努力一下，就可以使每一個營配備一名正規軍官做副官和一名正規軍官做上校。騎兵當然不能臨時建成，但是對志願兵炮兵實行堅決改編——用皇家炮兵的軍官和馭手——則可以補足許許多多野炮連。國內的非軍人工程師們只差一個機會來學習本行的軍事方面，他們一有機會馬上就會變成第一流的工兵軍官。軍需和軍運部門是組織好了的，很快就可以用來滿足 40 萬人的需要，像滿足 10 萬人的需要那樣輕而易舉。一切都不會亂，一切都不會糟；到處都會有對志願兵的幫助和支持，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用不着在黑暗中摸索；所以，除了英國在戰爭一開始時不免要有一些失策以外，我們找不到理由能說明在 6 個星期以後還有哪一件事沒有順利進行。

現在再來看一下美國，你們就會明白，正規軍對於建立志願兵是多麼重要了。

弗·恩格斯寫於 1861 年 11 月底

載於 1861 年 12 月 6 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願兵雜誌”第 66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願兵雜誌”

## 卡·馬克思

### “特倫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

1861年12月4日于倫敦

現在，認識一下“特倫特号”剧中的主要登場人物，是不无兴趣的事。这里，一边是主动的角色，即“圣賈辛托号”的指揮官威尔克斯舰长；另一边是被动的角色，即詹·默·梅森和約翰·斯萊德耳。查理·威尔克斯舰长是英国那位有名的政治煽动家、一度有动摇乔治三世的王位之势的威尔克斯的兄弟的直系后代。当年，汉諾威王朝由于同北美殖民地作斗争而得救，避免了一次英国革命；这次革命的征兆就清楚地表现在威尔克斯的呼声里和尤尼烏斯的书信里<sup>235</sup>。威尔克斯舰长1798年生于紐約，在美国海軍中服务了43年，曾經統率1838—1842年奉联邦政府之命考察太平洋北部和南部的舰队。他曾发表共有5卷的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sup>236</sup>。他也是关于美洲西部的一本著作的作者，这本著作包含着若干有关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岡地区的有价值的材料<sup>237</sup>。現在已經确定：威尔克斯是自己作主采取行动，并没有华盛顿的指示。

被捕获的南部同盟的两位代表——梅森和斯萊德耳两位先生——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对照。梅森生于1798年，出身于弗吉尼亚的一个旧貴族家庭，这是王党在伍斯特战役中大敗<sup>238</sup>以后逃出英国的那些家族之一。我們这位主角的祖父是同华盛顿、杰弗逊

等人一起被美国人称为«the revolutionary fathers»(革命之父)的人們中間的一个<sup>①</sup>。約翰·斯萊德耳与梅森不同，他出身既不是貴族，家庭也不是奴隶主。他的故乡是紐約，他的祖父和父亲是那裡的誠实的 tallow-chandlers(蜡烛商人)。梅森学了几年法律之后就去搞政治。从1826年起，他做过好几任弗吉尼亚州众議院的議員；1837年曾出席美国国会众議院的一次會議；但只是从1847年开始才成为一个名人。在这一年，弗吉尼亚州把他选进了美国參議院，这个席位他一直保持到1861年春天。斯萊德耳現在68岁，早年曾經因为通奸和决斗，簡單地說，因为一桩丑事而不得不离开紐約。他逃到新奥尔良，在那里起初以賭博为生，后来便做律师。他最初是做路易西安納州立法議会的議員，不久就钻出門路，走进了国会的众議院，最后走进了參議院。作为1844年总统竞选中选举騙局的指导者，其后又作为一次騙取国家土地案的参与者，他甚至使路易西安納流行的那种道德都有点感到震惊。

梅森是继承了势力，斯萊德耳是爭得了势力。他們两位在美国參議院这个奴隶主寡头統治的堡垒里互相发现了，并且互相补充。根据美国宪法，由參議院选出一个特別的外交委员会，它的作用大致与英国樞密院(privy council)<sup>239</sup> 沒有被所謂內閣——英国宪法的理論上的未知数——篡夺权力以前所起的作用相似。梅森有很长一段时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斯萊德耳則是其中的一个著名的委員。

梅森坚信，每一个弗吉尼亚人都是半神人，而每一个北方佬都是賤民和下流人，所以他从来不想隱瞞他对他的北部同僚的蔑視。

---

① 乔治·梅森。——編者注

他傲慢自大，蛮横无理，会阴沉地皱起眉头做出宙斯的样子，事实上，他已经把种植园土产的作风带进参议院了。他狂热地歌颂奴隶制度，无耻地诽谤北部，特别是诽谤北部的工人阶级，并且喜欢对英国放空炮；他用喋喋不休的发言使参议院为之厌倦，他执拗地发表冗长的议论，徒劳无益地想用空洞的詞藻来遮掩其说话毫无内容。近年来，他装模作样地穿上了弗吉尼亚本地出产的灰色麻布衣服；但是，很能说明这个人品格的是：这灰衣服却鑲着新英格兰的一个州——康涅狄格州制造的鮮明耀眼的鈕扣。

梅森在舞台扮演奴隶主寡头統治的 Jupiter tonans〔雷神丘必特〕，而斯萊德耳則在幕后卖力。斯萊德耳具有稀有的策划阴谋的才能，他能不倦不疲，坚持到底，不讲天良，无视法度，但同时却谨慎，詭密，从不闊步直前，总是繞尽圈子，因而成为南部叛乱分子最高秘密會議的灵魂。这个人的名声如何，可以从这一件事情来判断：在1845年，即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被派往墨西哥做公使的时候，墨西哥曾經拒絕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sup>240</sup>。他的阴谋曾使波克当上总统。他是皮尔斯总统的最阴險的顾问之一和布坎南政府里的奸才。梅森和斯萊德耳同是坚持通过逃亡奴隶法<sup>241</sup>的主要发言人；他们也同是堪萨斯血腥屠杀的禍首，并且同是布坎南政府的一些措施的幕后主謀，通过这些措施，布坎南政府把一切便于实行脱离的物力暗暗交到南部手里，从而使北部陷于沒有防御的地位。

早在1855年，梅森在南卡罗来納州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宣称：“对南部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立刻、完全和永远脱离联邦。”1861年3月，他在参议院声称：“他没有对联邦政府 allegiance（效忠）的义务”，不过，他仍然留在参议院里，并且继续領他的参議員

的薪俸，直到他感到自己在那里不大安全为止。这样，他就成为一个国家最高机关里的奸細，一个无信无义的揩国庫油水的人。

梅森的曾祖母是有名的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女儿。所以他还是帕麦斯顿的远亲。梅森和斯萊德耳，在美国北部的人民看来，不仅是他們的政治上的敌对者，而且是他們**本身的敌人**。因此他們被捕之后万众欢騰，这种欢騰的情緒在最初几天使人們連来自英国的危險也不大想起了。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1年12月8日“新聞报”  
第337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 \*关于“特倫特号”事件的爭論

1861年12月7日于倫敦

帕麦斯頓的报刊——我将另外找机会說明，在外交問題上，帕麦斯頓**絕對地**控制着十分之九的英国报刊，同路易·波拿巴**絕對**控制着十分之九的法国报刊一样<sup>①</sup>——現在感到，它們是在“可爱的困难”<sup>②</sup>之下工作着。一方面，它們承认王室法官已經把对美国的一切指控归結为一个**單純的手續上的錯誤**，归結为一种**技术上的过失**。另一方面，它們又夸口說，根据这些純粹訟师的狡辯，就应当向美国发出**命令式的最后通牒**，虽然发出这种最后通牒的根据只能是严重的違法行为，而**絕不是**在行使公认的权利时所发生的形式上的錯誤。因此，帕麦斯頓的报刊現在是又把**实质性的法律問題**提出来了。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我們不能不来简单地談一談**实质性的法律問題**。

首先，我們要看到，沒有一家英国报纸敢于指責“圣賈辛托号”对“特倫特号”的檢驗和搜查。所以这一点已不是爭論問題。

其次，我們要指出1861年5月13日維多利亞女王的中立文告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这里是这样写的：

① 見本卷第454—457頁。——編者注

② 海涅“新春集。序章”。——編者注



“維多利亞女王諭。我們與美國政府和睦相處，……故特嚴格告誡和命令我全體親愛的臣民，……不得通過或企圖通過任何法律上和事實上建立的封鎖綫，……不得載運官員、……公文……或任何被視為戰時禁運品的物件而違反……我的文告，…… 違法者應受到成文法和國際法的懲處，……後果自身承擔，決不能得到我們的保護，而且將為我們所不滿。”

所以，維多利亞女王的這個文告從一開始就宣布了，公文是禁運品，載運這種禁運品的船應當受到“國際法的懲處”。那末，這應該是怎樣的懲處呢？

美國的國際法學者惠頓的權威性是大西洋兩岸同樣承認的，他在《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國際法原理”）<sup>242</sup> 第 565 頁上寫道：

“載運敵方公文的中立國船隻，應予捕獲和沒收。因為提供這種服務的後果要大大超過運送普通禁運品的後果…… 英國法官威·司各脫爵士說，載運軍事物資必然是有限度的；但運送公文的行为則可能破壞交戰國另一方的整個戰局的計劃…… 通常對於違反禁運的懲罰是沒收被禁的物品，這種懲罰如果應用於運送公文就很可笑。對公文是不收任何運費的，因而沒收公文無損於船主，也不是懲罰運送的船隻。因此，載運公文的船隻本身應予沒收。”

沃克在其《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aw》（“美國法律緒論”）<sup>243</sup> 中寫道：

“中立國家不得冒船隻及其貨載被沒收的危險而參與運送敵方的公文。”

英國司法界的著名權威肯特在其《Commentaries》（“評論集”）<sup>244</sup> 中寫道：

“如果在搜查船隻時發現該船載有敵方的公文，該船就應受到懲罰，即加以捕獲，並根據戰利品裁判所的判決予以沒收。”

罗伯特·菲利莫尔博士，«Advocate of Her Majesty in Her Office of Admiralty»（“維多利亞女王海軍裁判所法律顧問”），在其最近的一本国际法著作<sup>245</sup>的第370頁上写道：

“公职人員（official）記述一个交战国政府的公务的正式函件，是一种使其載运者（carriers）具有敌人身分的公文。提供这样一种服务的危害性后果是无法估計的，它远远超过运送通常禁运品的后果，原因很明显：傳遞这种公文可以使交战軍队的重要計劃获得成功或被阻碍…… 这种行为应受的懲罰，就是不仅将船只，而且将其貨載一并没收。”

所以，有两点是确定地成立了的。根据維多利亞女王1861年5月13日的文告，运送南部同盟的公文的英国船应依国际法受到懲处。根据英国和美国的詮釋者的解釋，国际法所規定的懲罰是捕获与沒收这种船只。

因此，帕麦斯頓的報紙就是奉命說謊——我們要是相信这种謊言那就太天真了——，它們說什麼“圣賈辛托号”的舰长在“特倫特号”上漏查了公文，因此他就沒有发现公文；由于这种失察，据它們說，“特倫特号”便应当是不受侵犯的了。与此相反，还不可能知道这种英国謊言的11月17—20日的美国报刊却一致地肯定，公文已經被截获到手，并且正在翻印，以便提交华盛顿国会。这就完全改变了事态。由于有这些公文，“圣賈辛托号”就有了带走“特倫特号”的权利，而每一个美国的战利品裁判所也都有沒收“特倫特号”及其貨載的职責。船上的乘客也必然应当与“特倫特号”一起受美国司法的管轄。

如果“特倫特号”被帶到門罗，梅森和斯萊德耳一行立即就会作为叛乱分子而处于美国司法的权限之下。因此，“圣賈辛托号”的舰长沒有把“特倫特号”押解到一个美国港口，而只是截走了公

文及其攜帶者，就不是使梅森和斯萊德耳一行的處境變得更壞；而在另一方面，這種手續上的錯誤却有利于“特倫特號”及其貨載與乘客。如果英國根據威爾克斯艦長所犯的一種有損于美國而有利于英國的手續上的錯誤要對美國宣戰，那確實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至于梅森、斯萊德耳一行本身是否禁運品的問題，是因為帕麥斯頓的報刊散播謊言，說威爾克斯艦長既沒有搜查也沒有截走公文，才被提出來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够被提出來。正是假設在這種情況下，梅森、斯萊德耳一行才成為“特倫特號”船上可能屬於禁運品範圍的實質上唯一的對象。但是，讓我們把這一點暫時放一放吧。維多利亞女王的文告宣布交戰國的«officers»是禁運品。是否僅僅軍官才是«officers»呢？梅森、斯萊德耳一行是不是南部同盟的«officers»呢？賽米爾·約翰遜在他所編的英語辭典<sup>246</sup>中說：«Officers»就是«men employed by the public»；用德語來說，就是«öffentliche beamte»〔“公職人員”〕。沃克也作了同樣的解釋（見他所編的辭典，1861年版）<sup>247</sup>。

因此，根據英語的用詞，梅森、斯萊德耳一行既是特使，*id est*〔也就是說〕，既是南部同盟的官員，就屬於被女王的文告指為禁運品的«officers»的範圍。“特倫特號”的船長是知道他們具有這種身分的，因而他就是使他本人、他的船隻和乘客都處在被沒收的危險之下。如果根據菲利莫爾和其他一切權威們的解釋，一艘船成為敵方公文的carrier（載運者）就是破壞了中立而應當被沒收，那末對於傳遞公文的人員就更不用說了。按照惠頓的解釋，甚至敵國的大使，只要他是*in transitu*〔在途中〕，也可以扣留。一般說來，全部國際法的基础是這一點，即交戰一方的任何人員，都可以被敵對的一方視為“交戰者”，並受到相應的對待。

瓦特耳說：“当一个人依然是他本国的公民的时候，他就是所有与他本国处在战争状态的那些国家的敌人。”<sup>248</sup>

总之，我們看到，英国王室法官之所以把問題归結为单纯的手續上的錯誤，即不是 *error in re* [实质性的錯誤]，而是 *error in forma* [形式上的錯誤]，那是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法律被破坏的問題。帕麦斯頓的报刊之所以重新談起实质性的法律問題，不过是因为光是一个手續上的錯誤，而且还是有利于“特倫特号”的錯誤，实在不足以作为借口而提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罢了。

与此同时，两个极端对立着的营垒的权威人士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見。这里一边是布萊特先生和科布登先生，另一边是戴維·烏尔卡尔特。这些人从原則和个人方面來說，都是仇敌。前两位是爱和平的世界主义者，后一位則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sup>249</sup>；前两位随时准备为国际貿易而牺牲整个国际法；后一位烏尔卡尔特則毫不动摇地坚持 *«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公道必須貫徹，哪怕世界毀灭”] 的原則，而且他的“公道”，还是指“英国的”公道而言的。布萊特和科布登的意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意見代表着資產階級实力派的想法，并且在政府里代表这种意見的还有格萊斯頓、米尔納·基卜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烏尔卡尔特的意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国际法，并且被公认是这种国际法的无私的解釋者。

布萊特替美国說話的演說詞和科布登所写的同一內容的信，一般的報紙消息将有报道，因此我就不多說。

烏尔卡尔特的机关报“自由新聞”<sup>250</sup>，在最近12月4日的一号上說：

“我們应当炮轰紐約！这就是一星期以前的那天晚上，在那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战时消息傳来的时候可以在倫敦每条街道上听到的狂妄叫囂。在中立国的船上截夺敌国的人员和财产，这种行为是英国在每一次战争中都当做当然的事情而做过了的。”

“自由新聞”往下提到在 1856 年巴黎會議上，帕麦斯頓未經国王或議會授权，就牺牲英国的海上权利而为俄国謀利益，接着就說：

“当时，帕麦斯頓的报纸为了替这种牺牲辯护而这样說：如果我们保持檢驗搜查权，那末欧洲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必然卷入对美国的战争。而現在，仅仅因为美国根据我們和他們同样承认的那些法律办事，这些报纸就号召我們去炮轰紐約。”

“自由新聞”評論这些“輿論机关”的言論說：

“閔豪森男爵解冻的邮号所发出的駢子般的叫声，比起英国报刊在梅森和斯萊德耳被俘捉的事情上所发出的喧嚷鼓噪，簡直不值一提了。”

然后，該报就很幽默地把英国报刊用来证明美国“違反法律”的互相矛盾的言論，用“左轉舞曲”和“右轉舞曲”的形式作了对比。

卡·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61 年 12 月 11 日“新聞报”  
第 340 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 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1861年12月7日于倫敦

大西洋这一边的美国的友人們，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希望联邦政府采取和解的步驟。他們之所以抱着这种希望，决不是由于他們同意英国报刊在一个战时事件上的瘋狂叫囂；这个事件，即使根据英国王室法官們的意見，也已經成为單純的手續上的錯誤，并且可以用这样两句話概括起来：違反国际法是因为威尔克斯舰长沒有把“特倫特号”及其貨載、乘客与特使一齐捉走，而仅仅捉走了特使。对这个偉大的共和国抱有善良願望的人們之所以不安，也不是由于他們担心：尽管內战使美国的力量增强，但归根到底它仍然敌不过英国；尤其不是由于他們想使美国在这严酷的考驗时刻放棄，即使是极短暫地放棄，它在国际會議上所据有的足以自豪的地位。他們的动机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

首先，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鎮压叛乱和恢复联邦。奴隶主和他們在北部的走狗的最大願望，一直就是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战争。战争一旦爆发，英国第一步就要承认南部同盟，第二步就是結束封鎖。其次，無論哪一个將軍，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决不会在敌人所選擇的時間和条件下应战的。

深得帕麦斯頓信任的“經濟学家”杂志說：“对美国作战将永远成为英国历史上最痛心的事件之一；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不可避免，那末，現在的时期

是战争使我們受到最小損害的时期，而且是在我們的共同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可以使我們得到意外的、部分的补偿的时刻。”

正是这种可以說明英国为什么急欲在这个“仅有的时刻”抓住一个勉强的战争借口的原因，应该使美国抑制自己，不在这个“仅有的时刻”来提供这样的借口。你总不能为了使你的敌人受到“最小的損害”而去打仗，更不能为了通过战争給敌人“意外的、部分的补偿”而去打仗。时机完全对一方有利，对你的敌人有利。

难道要进行費力的推理，才能证明一个国家在国内战争正激烈的时候最不宜于对外作战嗎？在别的任何时候，英国的商人阶级是会怀着最大的恐惧来看待对美战争的。而现在則相反。几个月以来，商界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是有实力的一部分人一直力促政府用强力打破封鎖，从而使英国工业的一个主要部門得到原料的供給。害怕英国对美出口貿易减少的恐惧心理，由于减少已成事实，也失去了它的作用。“经济学家”杂志写道：“它們〈北部各州〉是坏主顾，并不是好主顾。”一向由英国商界主要通过承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期票而給予美国的巨額信貸，已經减少到大約只有1857年的五分之一。最后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在国内陷于破产、瘫痪，在国外困难重重的十二月政变的法国，会把英美战争看做一个真正的天賜良机来抓住；它为了换取英国在欧洲对它的支持，将竭尽全力在大西洋彼岸支持“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只要看一看法国的报纸就知道了。它們正体贴入微地关怀“英国的荣誉”，怒气冲冲地激烈论证英国必須报国旗受辱之仇，并且卑劣地誹謗美国的一切，——这一切如果不是既可笑又可恶的話，是确实很可惊的。最后，如果美国在这件事情上让步，也絲毫无損于自己的尊严。英国現在所指責的，不过是單純的手續上的錯誤，只是技术上

的过失，这种过失是英国在历次海战中不断犯过而美国一直抗議的，麦迪逊总统在他 1812 年宣布对英作战的咨文中也曾經詳述这种情况，称之为最令人震惊的違反国际法的行为之一<sup>251</sup>。如果替美国作辯护，可以說它是用英国的办法对付英国，那末，它現在气度恢宏地拒绝对一个美国舰长自作主張的行动負責，拒绝对这种一向被美国斥責为英国海軍的一貫的僭越行为負責，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事实上，这样做的好处完全在美国一方：一方面，英国不得不承认美国有权捕获一切为同盟服务的英国船只并交付美国战利品裁判所处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能不在全世界面前实际上永远放棄它在 1814 年締結根特和約时和 1842 年阿希伯頓勛爵与韦伯斯特国务卿进行談判时<sup>252</sup> 都不願放棄的那种要求。由此可見，問題就成为这样：您是想使这个“不幸事件”变得有利于您自己呢，还是因一时激动而眼光迷乱，使它有利于您的国内外敌人？

从一周以前我向貴报寄出那篇通訊<sup>①</sup> 以来，英国的統一公債券又进一步跌落，較上星期五降低 2%，現时的兌現价格是  $89\frac{3}{4}\%$ — $89\frac{7}{8}\%$ ，兌成 1 月 9 日的期票則为  $90\%$ — $90\frac{1}{8}\%$ 。这个牌价相当于英俄战争<sup>②</sup> 头两年間英国統一公債券的牌价。这次跌落的原因，总起来說，是由于最近邮班递来的美国报纸被人作了要战争的解釋，由于倫敦报刊使用了激怒的語調（持續了两天的克制态度不过是奉帕麦斯顿之命有意做出来的伪装而已）；另外，也是由于往加拿大派軍队，出告示禁止輸出武器与火药原料；最后，是由于每天都有耀武揚威的談話，說是各船塢和海軍兵工厂正从事大規模的战争准备。

① 見本卷第 416—421 頁。——編者注

② 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帕麦斯顿要找一个合法的借口对美国作战，但是在內閣會議上，他遇到了格萊斯頓和米尔納·基卜生先生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的极其坚决的反对。支持这位“高贵的子爵”的是他手中的下賤的工具罗素和整个輝格党集团。如果华盛顿政府提供他們所期望的借口，現內閣就会垮台，被一个托利党政府代替。关于这样一个变化的准备步驟，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已經談妥了。这就是“先驅晨报”和“旗帜报”狂叫战争的由来，这些餓狼正在嚎叫着期待从施賑官手里得到垂涎已久的殘羹。

回忆几件事情，便可以看清帕麦斯顿的阴谋。他从利物浦的来电中得知亚当斯先生将于5月13日晚間到达倫敦的消息之后，在5月14日早晨就坚决主張发布承认脱离派为交战一方的文告。他同自己的同僚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派军队3000人去加拿大，这支军队如果要想用来防守1500英里的边界是少得可笑的，但是如果用来鼓舞叛乱和激怒联邦，这却是一个狡猾的手段。他在几个星期以前曾慫恿波拿巴提議对这个“自相殘杀的战争”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并且在內閣會議上支持这个計劃，只是因为他的同僚反对才未能实行。于是他和波拿巴就去干涉墨西哥，作为一种 *pis aller* [下策]。这一軍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有二：激起美国人的正当的愤怒，同时造成一个派遣舰队的借口，这支舰队，用“晨报”的話說，随时准备“去执行华盛顿政府的敌对行为迫使我們在北大西洋海上执行的任何任务”。

在这次远征发动的时候，“晨报”同“泰晤士报”一起，加上其他較小的一群帕麦斯顿的报界奴僕都曾表示，这是一个出色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人道的事业，因为这将使蓄奴州同盟受到两面夹

攻：一面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北部，另一面是反对奴隶制度的英、法的军队。但是，这同一家“晨邮报”，这个可笑地混合了詹金斯和罗多芒特于一身，既能奉承又善吹嘘的报纸，在杰弗逊·戴维斯的演说词<sup>①</sup>发表以后，在今天这一号上又说了些什么呢？请听听帕麦斯顿的这个宣谕官的话吧：

“我们必须注意这次干涉，它可能是一个在相当时期内无所作为的行动；北部的政府隔得太远了，不可能实际参预这件事情，而南部同盟则相反，它同墨西哥有很长一段地方接壤，因而它对反叛运动的发起者持友好态度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北部的政府一贯嘲骂我们的中立，而南部则以政治家风度与温和态度承认中立是我们对双方所能做的一切。所以无论是从我们在墨西哥的任务来看，或者是从我们与华盛顿政府的关系来看，南部同盟的友好的自重态度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

我可以指出，“北方报”——一家俄国报纸，因而也了解帕麦斯顿计划的内情——在12月3日暗示：远征墨西哥的计划自始就不是为了官方宣布的目的，而是为了一个反对美国的战争。

司各脱将军的信<sup>253</sup>对舆论甚至对伦敦交易所都发生了这样一种有益的作用，以致使唐宁街和土伊勒里宫的阴谋家们认为有必要把“祖国报”放出笼来，让它装出一副获有来自官方的消息的神气，说什么从“特伦特号”上逮捕南部特使是直接得到华盛顿政府批准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7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1年1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67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sup>①</sup> 指杰·戴维斯就南部同盟特使被捕一事发表演说，挑拨英国反对美国北部。  
——译者注

## 卡·馬克思

# 奴隶制問題的危机

1861年12月10日于倫敦

在美国，整个內战的基本問題即奴隶制問題明显地出現了一个轉折。弗里芒特將軍是由于宣布屬於叛乱分子的奴隶是自由人而被免职的<sup>①</sup>。在此之后不久，华盛顿政府发布了給南卡罗来納討伐軍总指揮薛尔曼將軍的一道指令，它比弗里芒特的告示还要进一步，連忠誠奴隶主的逃亡奴隶都規定收留做雇佣工人，还規定在一定的条件下武装这些奴隶；同时安慰“忠誠的”奴隶主說，他們将来可以得到一笔补偿。柯克倫上校比弗里芒特更进一步，要求把普遍武装奴隶作为一項必要的战时措施。陸軍部长凱麦隆正式声明贊同柯克倫的“意見”。之后，內务部长以政府名义宣布不同意陸軍部长的声明。后者在正式的會議上更加坚决地肯定自己的“意見”，并声明他要在給国会的报告中提出這個問題。弗里芒特在密苏里州的继任者哈勒克將軍，以及东弗吉尼亚的迪克斯將軍，都把逃亡的黑人趕出軍营，禁止他們以后再在他的軍隊所占領的地区內出現。然而就在同时，伍耳將軍則在門罗要塞張开双臂收容了黑色“禁运品”<sup>254</sup>。民主黨前領袖、參議員狄金逊和克羅斯威

---

<sup>①</sup> 見本卷第401—403頁。——編者注

尔（以前曾是所謂民主党摄政集团<sup>255</sup>的成員）在公开的信件中声明同意柯克倫及凱麦隆的意見，而堪薩斯州的詹尼森上校則胜过所有他的軍界前輩，向部队发表讲话說：

“对于叛乱分子以及同情他們的那些人，不要有任何动摇…… 我曾对弗里芒特將軍說过，如果我认为奴隶制的寿命会比这次战争的时间长，我根本就不会拿起武器。凡是屬於叛乱分子的奴隶，随时都可以在我們軍营中得到保护，我們將保护他們直到最后一个战士和最后一顆子彈。在我的士兵中，我不願意有一个人不是废奴主义者 (*I want no men who are not Abolitionists*)；我这里沒有这种人的位置，所以我希望我們中間沒有这种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奴隶制問題是这次极其殘酷的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实质和意义…… 如果政府不贊成我的行动，它可以把委托給我的职权撤回去，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自己負責 (*on my own hook*) 去干，哪怕一开始我只有半打兵士。”

在各边界蓄奴州，特別是在密苏里州，再其次是在肯塔基州以及其他各州，奴隶制問題已經在实际解决中。在这些地方，奴隶正大批外流。例如，从密苏里州就走了約 5 万奴隶，其中一部分是逃跑，另一部分是被奴隶主运往更远的南部各州。

說也奇怪，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都沒有談到一个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事件。11 月 18 日，北卡罗来納 45 个郡的代表在哈特腊斯島开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廢除了脱离法，并且声明北卡罗来納回到联邦的怀抱。派代表出席了这次會議的地区的选民，正开会选举代表参加华盛顿国会。

卡·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10 日

載于 1861 年 12 月 14 日“新聞报”  
第 34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 1958 年  
“苏共历史問題”杂志第 5 期

## 卡·馬克思 美国近况

1861年12月13日于倫敦

关于“哈維氏樺树号”的遭遇以及“納希維耳号”巡洋舰开到南安普頓港<sup>256</sup>的消息，11月29日就傳到了紐約，但看来並沒有引起特別的轰动，既不像此間某些人士所希冀的那样，也不像反对战争的人所害怕的那样。这一次是一个大浪潮同另一个大浪潮相撞了。原来，恰巧在这个时候，紐約正在十分激动地为即将在12月3日举行的市长选举进行竞选。“泰晤士报”駐华盛顿的代表罗素先生，这个由于故作崇英狂而损坏了他那克尔特人的才能的人，装腔作势地耸了耸肩，表示对选举之前的这种忙乱感到惊奇。当然，罗素先生是以此来討好倫敦小市民，因为这些人总以为紐約市长的选举也像倫敦市长的选举一样，都是过时的无聊事情。大家知道，倫敦市长与大半个倫敦都沒有任何关系。他是西蒂区的名义上的执政者，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但却在节庆的日子里烹制可口的甲魚湯，或者对違反警規的行为胡乱做些判决，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际存在。倫敦市长只有在那些写轻松喜剧和 faits divers [社会小新聞] 的巴黎作者們的幻想中才是一个国家要人。相反，紐約市长却有实权。在脱离运动初期，当时的市长、臭名远揚的費南多·伍德就曾經打算宣布紐約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sup>257</sup>，不用說，

这是得到杰弗逊·戴维逊赞同的。他的计划由于共和党积极对抗 Empire City [纽约] 而告吹。

11月27日，美国参议员查理·萨姆纳(马萨诸塞州代表)，即在堪萨斯战争<sup>258</sup> 时期被一个南方人用棍子毒打而受辱的那个议员，在纽约库伯学院<sup>259</sup> 的一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就奴隶主叛乱的发生及其内因作了出色的报告。在他演说以后，大会做出如下的决议：

“弗里芒特将军所提出的关于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的主张，以及伯恩赛德将军、参议员威尔逊、乔治·班克罗夫特(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柯克伦上校和西蒙·凯麦隆等人(他们都把奴隶制可能被消灭看做是叛乱的原因)随后所做的声明，都表达了道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必要性。大会认为：北部舆论现在一定会完全同情一切旨在根除这种国家祸害而可能提出的实际计划，一定会把根除这种祸害看做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目下的这一斗争的最彻底的完成。”

“纽约论坛报”评论萨姆纳的演说时也提到：

“萨姆纳先生暗示国会即将就奴隶制问题进行辩论，这就唤起了这样的希望：国会终究会明白南弱北强的真正原因何在，并且采取能够最迅速、最彻底地镇压叛乱的坚决措施。”

在来自墨西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有如下一段话：

“英国公使装做是胡阿雷斯总统政府热心的朋友…… 熟悉西班牙阴谋的人都肯定地说，马凯斯将军已接受了一项来自西班牙的任务，要他把教权党的那些已经星散的党羽，既包括墨西哥人，又包括西班牙人，都重新纠集起来。然后，叫这个党立即找一个适当借口去向信奉天主教的女王陛下<sup>①</sup> 请准为墨西哥立国王。据说这个位置准备让女王的舅舅去坐。他已经年老，随

---

① 伊萨伯拉二世。——编者注

着事物的自然进程很快就会退出舞台；而关于指定他的继承者的問題，則將極力避免达成任何明确的協議，因此，墨西哥將能重新归附于西班牙，这样一来，在海地实行的政策同样就会在墨西哥取得胜利。”

卡·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13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1年12月17日“新聞报”

俄文譯自“新聞报”

第346号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一件誹謗案

1861年12月19日于倫敦

大家知道，古埃及人曾經达到高度分工，虽然这只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而不是就个别作坊而言。在他們那里，身体上几乎每一部分都有专门医生来管，医生的业务照法律规定只限于这一个方面。偷窃是一种由官方承认的人来统率的特殊职业。然而，同现代英国的分工比较起来，古埃及的分工是多么不足道呵！倫敦某些行业的奇怪性质和这些行业的等级组织一样，都使我们感到惊讶。

这种奇怪的行业之一就是**密探**。密探首先分为两大部门——**民事密探**和**政治密探**。这里我们把后者完全抛开不谈。至于民事密探，它本身又分成两大类——**官方密探**和**私人密探**。

**官方密探**有的是由 detectives（偵探）担任，由国家或市政当局付酬，有的是由自寻方便进行刺探活动的 common informers（普通密告者）担任，由警察局付给 jobwork（計件）报酬。

**私人密探**則五花八門，但总的說来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的对象是**非商业性质**的私人关系，另一类則是**商业性质**的私人关系。在第一类中，最多的是跟踪偵察姘居关系；在这一类中享有全欧盛名的是**菲尔德**先生的研究所。关于**商业密探**的职能，可以从下述事件中得到一个比较近似的概念。



本星期二，Court of Exchequer<sup>260</sup> 审理了一件誹謗案，被告是当地的一家周刊“劳埃德氏新聞周刊”<sup>261</sup>，原告是斯塔布斯公司。事情是这样的：斯塔布斯公司出版一个名叫“斯塔布斯氏报”的周报，是斯塔布斯主持的“商业保护协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是秘密分别送到訂戶手里的，訂戶每年繳3个基尼；它不在 stationers [书商]的书摊上、街头和铁路上等等地方零售，这是与其他报纸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份宣告哪些債務人业已破产（不管他們属于哪个阶层）的罪犯名单。斯塔布斯所主持的“商业保护协会”偵察出已无支付能力的人，然后“斯塔布斯氏报”就白紙黑字把他們的姓名登記下来。报纸的訂戶已达两万户。

“劳埃德氏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說：“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責任除掉这个可耻的**密探机关**”。于是斯塔布斯就要求法院对这种誹謗予以惩处。

在原告律师施博士以他那爱尔兰人的辯才讲了一大套話以后，原告斯塔布斯就不得不經受“劳埃德氏周刊”的辯护人巴兰坦博士的 cross examination（这实际上是证人在被反問时受到的交叉火力）。于是出現了如下一段幽默的對話。

**巴兰坦：**您是否要求您的訂戶提供情报？

**斯塔布斯：**我請訂戶把他們认为是騙子的那些人的名字告訴我。然后我們就調查这些事情。我自己并不去調查。我在倫敦和其他大城市都有代理人。在倫敦我有十来个拿年薪的代理人。

**巴兰坦：**这些先生們弄情报的收入有多少？

**斯塔布斯：**150 到 200 英鎊。

**巴兰坦：**此外是否还給做新衣服？如果这些报酬优厚的先生們有人抓住騙子，那就怎么样？——我們就公布他的名字。

**巴兰坦：**是否只有当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騙子的时候才这样做？——是的。——但如果他并不完全是一个騙子呢？——那我們就把他列入我們的登記簿。——这是在他完全表明自己是个騙子以前，在此之后你們就要公布他的名字吧？——是的。——您是否公布騙子們的自署？——是的。——这样一来，您为了商业的利益花費更多了。您是否公布騙子們的像片？——是的。——您沒有出錢雇用一個秘密的警察局嗎？您同菲尔德先生有联系嗎？——我很高兴我能够說：沒有！——那末，您同他的区别究竟何在呢？——我拒絕回答這個問題。——您所說的“合法代理人”是指什么人而說的？——这同索債有关。我所說的这些人指的是 sollicitors（这是一种地位介乎辯护律师和法警之間的人），他們按規定条件办理訂戶們的事务。——那末，您是否也是一个索債人呢？——我是通过 700 个 sollicitors 索債的。——天啊，您竟然出錢养活 700 个 sollicitors，那还得了！但請您說說，是您养活 sollicitors 呢，还是 sollicitors 养活您呢？——他們自己养活自己。——您是否曾經提出过其他訴訟？——是的，約有六七次。——您會否使这些訴訟得到判决？——是的。——會否做出有利于您的判决？——只有一次。——貴报有一个“住址征詢”栏，下面附有一大張人名单，是什么意思？——这是躲避起来的債務人，他們的住址無論我們还是訂戶都不能发现。——您的事业是怎样組織的？——我們的中央事务局設在倫敦，而分支机构則分別設在北明翰、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都柏林。这个事业是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最初在曼彻斯特从事这个事业。

接着，辯护律师巴兰坦在发言中无情地攻击了斯塔布斯，“这个人在作口供时那种可笑的、自鳴得意的态度至少证明他像一个

糞中的蜣螂，絲毫意識不到自己的事是怎樣骯髒”。英國商業既然需要這樣一些保護者，那就難怪它要大大衰落。這種卑鄙的密探活動使斯塔布斯掌握了一種可怕的武器去進行金錢勒索等等勾當。

負責審理這一案件的 Lord Chief Baron〔高等控訴院院長〕在他的結論中是站在辯護人一方。他用以下的話結束了他的發言：

“陪審員在很多方面仰仗報刊自由，但陪審員並不是因為報刊自由才享有獨立性，相反，是因為陪審員享有獨立性報刊才有自由。大家應該衡量一下，被指控的那篇文章是否越出正當批評的界限。斯塔布斯是有社會職務的人，因此應當受到批評。如果大家認為‘勞埃德氏周刊’越出了正當批評的界限，那大家就應該判給原告適度的賠償！”

陪審員們離庭到自己的議事室。經過 15 分鐘的討論以後，他們又出現在法庭上，並做出判決：原告斯塔布斯有理，他名譽受到侮辱，應判給他 1 法尋的賠償費。法尋是英國最小的貨幣單位，相當於法國的生丁和德國的分尼。斯塔布斯在許多聽眾的震耳大笑聲中和他的幾個崇拜者的護送之下離開了倫敦市政廳，聽眾們硬圍住他歡呼，最後只有逃跑才使他那小小的身子脫難。

卡·馬克思寫於 1861 年 12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61 年 12 月 24 日“新聞報”  
第 353 號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

### 華盛頓政府与西方列強

在英法土俄战争<sup>①</sup>这样一个充满意外事件的战争里，最令人惊异的意外事件之一无疑就是 1856 年春天在巴黎通过的海上法宣言<sup>262</sup>。在对俄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并没有对俄国使用它的最可怕的武器，即没收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物资和实行私掠。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就砸了这个武器，把碎片献到和平的祭坛上去了。名义上是战败一方的俄国，得到了它自叶卡特林娜二世以来历次用“武装中立”<sup>263</sup>、战争和外交阴谋的办法一直未能到手的让步。反之，英国这个虚假的战胜一方却放弃了它的海上实力所产生的、在一百五十年当中它用武力对着全世界来维持的强大的攻防手段。

在通过 1856 年宣言时作为借口的人道理由是經不起最肤浅的考察的。私掠一点也不比陆战中的志愿队或游击队的行动野蛮。私掠船就是海上的游击队。属于交战国私人的财产，在陆战时也是没收的。举例来说，战时征用难道只触及敌方的国库，而不同时触及敌方私人的财产吗？陆战的性质使战争威胁不到在中立国领土上的即处于中立国主权之下的敌方财产。海战的性质则排

---

<sup>①</sup>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除了这种界限，因为作为各国共有的大道的海洋是不能处于任何中立国主权之下的。

事实上，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詞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它原則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給予这种不可侵犯性。它为貿易擋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此外，不言而喻，1856年宣言的人道借口只是給欧洲观众看的，和神圣同盟的宗教借口完全一样。

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事实：在巴黎會議上签字放棄了英国海上权利的**克拉倫登**勋爵，正如他以后在上院所承认的，事先并没有让女王知道，也没有相应的权力。他的全部权力就是帕麦斯顿写的一封**私人信件**。直到现在，帕麦斯顿还不敢要求英国議會批准巴黎宣言和克拉倫登在宣言上的签署。除了关于宣言实质的辯論以外，令人担心的还有关于宪法問題的辯論——一个英国大臣是否可以不管女王和議會，僭越权力，大笔一揮而送掉英国海上霸权的历史悠久的基础。如果說，內閣的这一 coup d'état<sup>①</sup>并没有引起激烈的质詢，而是作为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被默然地接受下来，那末，帕麦斯顿应当把这一点归功于曼彻斯特学派<sup>264</sup>的影响。曼彻斯特学派知道，这个新玩意符合它所代表的利益，因而也合乎慈善、文明与进步，因为这样一来，英国的商人就可以乘坐中立国船只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与敌方做买卖，而让陆海軍兵士們去为国家的荣誉而厮杀了。曼彻斯特派看到一位大臣用不合宪法的方式使英国做出了用合乎宪法的議會方式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国

① 直譯是：政变；这里是：改革。——編者注

際讓步而歡欣若狂。因此，英國的曼徹斯特派現在才非常惱恨西華德提交華盛頓國會的藍皮書中所做的揭露。

如所周知，美國是拒絕加入 1856 年巴黎宣言的唯一大國。如果美國放棄了私掠，他們就不得不創建一支大規模的國家海軍。它的海上兵力的任何削弱同時就使它面臨着建立一支相當於歐洲規模的常備陸軍的威脅。雖然如此，布坎南總統仍然表示：如果對於船上的一切財產，除戰時禁運品以外，無論是敵國的或中立國的，都同樣保證其不受侵犯，那他就準備接受巴黎宣言。他的提議被拒絕了。現在，從西華德的藍皮書看來，林肯在就任總統之後會立即向英法聲明，從巴黎宣言廢止私掠這一點來說，美國是同意加入巴黎宣言的，但有一個條件，就是禁止私掠將同樣適用於美國被叛亂分子割據的部分即南部同盟。他的這一建議所得到的答復實際上就是南部同盟被承認為交戰的一方<sup>265</sup>。

“人道、進步和文明”向聖詹姆斯和土伊勒里的內閣暗示，禁止私掠會大大減少脫離派成功的機會，即分裂美國的機會。因此，他們才急忙承認同盟為交戰的一方，以便在此以後回答華盛頓政府：英國和法國自然不能夠承認以交戰一方的提議作為交戰另一方必須遵守的法律。英法與美國政府之間自內戰爆發以來的一切外交談判都貫穿着這種“高尚的誠實”；如果不發生“聖賈辛托號”在巴哈馬海峽截留“特倫特號”的事情，也會有別的事件被利用來為帕麥斯頓勳爵所要的衝突提供借口的。

卡·馬克思寫於 1861 年 12 月 20 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載於 1861 年 12 月 25 日“新聞報”  
第 354 號

## 卡·馬克思

# 報刊的意見和人民的意見

1861年12月25日于倫敦

大陸上的政治家，總以為倫敦的報刊可以作為英國人民情緒的溫度計，因而他們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錯誤的結論。“特倫特號”事件的消息傳來之初，英國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興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會階層中都響起了對美國作戰的呼聲。相反的，倫敦的報刊卻顯得特別審慎，甚至“泰晤士報”也懷疑究竟是否存在 *casus belli* [宣戰的理由]。這種現象應當怎樣解釋呢？是因為帕麥斯頓對於王室法官們是否能找出合法的戰爭借口沒有把握。情況是這樣：在“拉普拉塔號”到達南安普頓之前一個半星期，南部同盟的代理人已經從利物浦向英國政府密告美國巡洋艦企圖從英國港口駛出在公海上捕捉梅森先生、斯萊德耳先生等人，並且要求英國政府加以干涉。政府根據王室法官的意見拒絕了這個請求。因此，倫敦報界起初的時候才唱着平靜溫和的調子，與人民不耐煩的主戰情緒適成對比。可是，一當王室法官——首席檢察官和副首席檢察官，他們兩人都是內閣閣員——發掘出一個向美國鬧事的技术性的借口的時候，人民和報刊的態度就倒過來了。戰爭狂熱在報刊上不斷增強，而在人民中則不斷減退。現在，對美戰爭在英國所有社會階層的人民中——除了和棉花有利害關係的人以及土貴族以外——是不得人心的，而報刊上的好戰叫囂則震耳欲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伦敦的报刊吧。这里为首的是“泰晤士报”，它的主编是鲍勃·娄，此人一度在澳大利亚活动，煽动澳大利亚脱离英国；他是英国内阁的一个二等阁员，即教育大臣之流，不过是帕麦斯顿的一个走卒。“笨拙”<sup>266</sup>是“泰晤士报”的宫廷弄臣，负责把“泰晤士报”的 *sesquipedalia verba* [威严的话] 变成浅薄无聊的俏皮话和低级趣味的讽刺画。它的主编之一由帕麦斯顿在 Board of Health (卫生部) 里安插了一个位置，年薪 1 000 英镑。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的部分则属于 *«haute volée»* [“上流社会”]，给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因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

“晨报”是 *«licensed victuallers»* 即被特许既卖啤酒也卖烧酒的小店主的共有财产。此外，它还是英国国教的虔诚派教徒以及 *sporting characters* 即那些靠赛马、赌博、拳斗等等赚大钱的人们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编辑格兰特先生一度受雇于各报馆做速记员，没有什么写作修养，但却有过参加帕麦斯顿的私人宴会的荣幸。从那时起，他就对这位 *«truly English minister»* (真正英国大臣)<sup>267</sup>、对这位在对俄战争<sup>①</sup>之初曾经被他斥为“俄国奸细”的人满怀热诚。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家酒店报的虔诚的保护人的最高指挥者是舍夫茨别利伯爵，而舍夫茨别利则是帕麦斯顿的女婿。舍夫茨别利是那些一心想把圣灵掺和到诚实的“晨报”的罪恶酒精<sup>②</sup>中去的 *low church men* <sup>268</sup> 的教皇。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② 双关语：原文 *«Spiritus»* 有“酒精”和“神灵”两个意思。——编者注



“紀事晨报”！*Quantum mutatus ab illo!* [他变化多么大呀！]① 这家輝格党的大报曾經相当成功地同“泰晤士报”竞争了几达半世紀之久。但是在輝格党的战争<sup>269</sup>之后，它的星就沉落了。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形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penny paper<sup>270</sup>，以“惊人消息”为生，例如为毒药杀人犯帕麦尔辩护。后来，它把自己出卖給法国大使館，但后者不久就懊悔白花了錢。于是它又投身于反波拿巴主义，但仍然没有什么成績。最后，它才找到了它期待已久的买主——南部同盟在倫敦的代理人楊西和曼。

“每日电訊”是一个名叫勒維的人的私产。他的这个报纸甚至倫敦报界都斥之为帕麦斯顿的 mob paper (打手报)。除开这个职能之外，这家报纸还专登 *chronique scandaleuse* [丑聞]。很能表现这个“电訊”特性的是，当“特倫特号”事件的消息傳来的时候，它按照上面的命令宣称战争是不可能的。它勉强担任这个充滿自重和自制精神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所以在那以后曾刊登了半打文章来談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自重和自制精神。而变换方向的命令一到，它就努力来补偿自己前此所受的約束，用狂叫战争的声音来压倒它的所有同行。

“地球报”<sup>271</sup> 是政府的晚报，它从所有輝格党閣員那里得到官方的津貼。

托利党的“先驅晨报”和“旗帜晚报”属于同一个老板，它們的立場受着两个动机的支配：一个是对于“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的傳統仇恨，另一个是錢袋的长期空虛。它們知道，同美国作战一定会使現在的联合內閣垮台，为托利党内閣鋪平道路；而托利党内閣一

---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編者注

成立，对“先驱报”和“旗帜报”的官方津贴也将随之而恢复。因此，这些报纸才比看到小动物的饿狼叫得还凶，因为它们预见到随着对美战争而来的还有大量金钱！

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争鼓吹者。“每日新闻”因为与约翰·罗素勋爵有联系而行动受限制；“晨星报”（布莱特与科布顿的报纸）的影响则由于它享有“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平的报纸”的声名而减弱。

伦敦的周刊大多数仅仅是日报的回声，所以绝大部分都主张战争。“观察家报”<sup>272</sup>是靠政府生活的。“星期六评论”极力追求 esprit [机智]，以为自己十分无耻地讥笑一下“人道”偏见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本领。为了显示 «esprit», 为这家报纸撰稿的被收买的律师、牧师和学校教师们从美国内战爆发以来就站在奴隶主方面冷笑不已。自然，这些人随后就跟着“泰晤士报”吹起了战争的号角。他们已经在草拟对美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sup>273</sup>，则应该多少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

由此可见，整个说来，伦敦的报刊——地方报纸除棉纺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无非就是帕麦斯顿加帕麦斯顿。帕麦斯顿要战争，英国人民不要战争。不久将来的事变就会表明，在这一场决斗中谁是胜利者，是帕麦斯顿还是人民。归根到底，帕麦斯顿是在赌一场比1859年初路易·波拿巴所赌的<sup>274</sup>更为危险的赌博。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25日  
载于1861年12月31日“新闻报”  
第35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馬克思  
法国的新聞敲詐。——  
战争的經濟后果

1861年12月31日于倫敦

看来，对于奇迹的信仰从一个领域中消失只不过为了去另一个领域存身罢了。它被赶出了自然界以后，就在政治中复活起来。至少巴黎报纸及其在电讯社和新闻社中的同道是这样看。例如，昨天巴黎的晚报都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莱昂斯勋爵已经向西华德先生声明，他将等待到12月20日晚，如果那时华盛顿政府拒绝交出被扣押的人，他就要返回伦敦。所以，巴黎的报纸是昨天就已经知道了莱昂斯勋爵在接到“欧罗巴号”带给他的公文以后所采取的步骤了。但是，直到今天，欧洲方面还没有得到“欧罗巴号”抵达纽约的消息。“祖国报”及其同伙在得到“欧罗巴号”抵达美国的消息以前，就向欧洲报告了“欧罗巴号”到达美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显然，“祖国报”及其同伙认为，神速并非妖法。此间一家报纸在一篇谈证券交易的文章中指出，巴黎方面的这些臆造和某些英国报纸的煽动性文章完全一样，不仅是帮助某些当权人物进行政治投机，而且同样也是帮助某些个人进行交易所投机。

一直是主战派的一个最响亮喉舌的“经济学家”杂志，在最近一期上却发表了一个利物浦商人的来信和一篇社论，警告英国公众不要低估对美战争的危險后果。英国1861年输入了总值为

15 380 901 英鎊的谷物；其中美国的谷物几达 600 万英鎊。英国如果不能再买美国谷物，要比美国不能出售谷物受損更大。其次，美国有消息更快的优越条件。如果它决定战争，电报立即就从华盛顿飞傳旧金山，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海上的舰只就可以在英國把战争爆发的消息送到印度之前好几个星期开始战争行动。

自内战爆发以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貿易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貿易，都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就仍然做着的这方面的貿易而言，购买貨物主要是用英国的信用证券，就是说，用英国的資本。反之，英国同印度、中国、澳大利亚一向达到很大数量的貿易，在对美貿易中断以后有了更大的增长。因此，美国的私掠船就会有广大的活动范围，而英国的私掠船的活动范围則較小。英国在美国的投資超过英国棉紡織工业中的全部投資，而美国在英国的投資則等于零。英国的海軍力量比美国大，但是远远达不到 1812—1814 年战争期間那种程度。

如果在那个时期美国的私掠船就已经显出它們大大胜过英国，那末現在該怎样呢？对北美各港口实行有效的封鎖是根本談不到的，特别是在冬季。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內陆水道上——在这里的优势对于在加拿大的陆战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在战争行动展开时是握有絕對的控制权的。

总之，这位利物浦商人达到了如下的結論：

“在英國誰都不敢仅仅为了棉花就冒險主战。对我们來說，由国家出錢把全部棉紡織区养三年，也比为这些地区而同美国打一年仗来得合算。”

*Ceterum censeo*<sup>275</sup>，“特倫特号”事件不会引起战争。

卡·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31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62 年 1 月 4 日“新聞报”第 4 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

1862年1月1日于倫敦

英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国内許多地方召开的人数众多的大会都坚决主張通过仲裁来解决英美冲突。具有这种内容的备忘录像潮水一样涌向内閣的首脑，无党派的地方报纸則几乎一致地反对倫敦报刊的战争叫囂。

下面所写的，是上星期一在布萊頓举行的一次大会的詳細报道。这次大会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是由工人阶级发起而召开的，而两位主要发言人肯宁格姆先生和怀特先生則是有影响的議員，他們两人在議院中是坐在政府一边的。

**伍德先生(工人)提出第一个动議：**

“英美目前发生冲突，其原因在于对国际法所做的不正确解釋，而不是由于对英国国旗的故意侮辱；因此大会主張把整个爭論問題交由一个中立国仲裁解决；在目前情况下，同美国作战是没有理由的，相反地只能引起英国人民的譴責。”

**另外，伍德先生还論证这项动議說：**

“据說，这一次新的侮辱只是美国对英国的一連串侮辱的最近的一环。就假定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拔劍磨刀說明什么呢？这說明，当美国还是統一而强大的时候，我們就默默地容忍它的侮辱；而在它处于危难之中的現在，我們就利用对我們有利的局面来报复这种侮辱了。这样一种做法难道不使

我們在文明世界的面前丟臉，显出我們是可怜的懦夫嗎？”

肯宁格姆先生說：

“……現在，在联邦內部，正在发展着明显的**解放政策**（掌声），所以我坚决希望：不許英国政府对它进行任何干涉（掌声）…… 难道你們，生而自由的英国人，願意让自己卷入一場反共和的战争嗎？要知道，这正是‘泰晤士报’及其支持者的意图…… 我向最需要保持和平的英国工人們呼吁，吁請他們发出更高的呼声，并且在必要时还动手来阻止这桩极大的罪行（掌声如雷）…… ‘泰晤士报’一直在用各种办法在国内激起战争狂热，在美国人当中用侮辱和誹謗酿成敌对情緒…… 我并不屬於所謂主和派。‘泰晤士报’是鼓励俄国的政策的，它曾經（在 1853 年）用全力企图使我国对俄国野蛮人在东方的軍事掠夺抱靜观态度。我曾經和別的人一起反对了这种錯誤的政策。当旨在引渡政治流亡者的**取締阴谋活动法案**提到議會来的时候，‘泰晤士报’曾經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以促使下院通过这一法案。当时我同其他 99 位議員一起，反对了这种对英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侵犯，打倒了这位閣員。（掌声）現在这位閣員是內閣的首腦。我向他預告：如果他想把我国卷入一場对美国的战争而沒有真正的、充分的理由，他的計劃必将可耻地失敗。我相信，他一定会遭到一个新的可耻的失敗，一个比取締阴谋活动法案那时候更惨重的失敗（掌声如雷）…… 我不知道送往华盛顿的正式公文的内容；但是，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意見来看，王室法官們是建議政府采取一种狹隘的法律观点，即认为，对于南部的特使，如果不扣押他們所乘的船只，就不能逮捕他們。根据这一点，提出了把斯萊德耳和梅森交出来的要求，作为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

現在假定，大西洋彼岸的人民不讓他們政府把这两个人交出来。难道你們就为了援救这两个奴隶主的使者而让自己卷入战争嗎？…… 在我們国家里有一个反共和的主战派。回忆一下上次对俄国的战争吧。从彼得堡发表的秘密信件看来，1853 年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那些文章是一个能够看到秘密的俄国国家文书和文件的人写的，这一点完全沒有疑問。当时，**累亚德**先生曾在下院宣讀了这些文章中一些最惊人的地方，‘泰晤士报’十分惊惶，馬上改变調子，第二天早晨就吹起战争的号角…… ‘泰晤士报’三番五次地抨击拿破侖皇帝，并且支持我国政府关于举办无限制借款来建造陆上要

塞与浮动炮台的要求。‘泰晤士报’在做了这样的事，发出了这种反对法国的大声警告之后，现在是不是想使我国卷入一场横越大西洋的战争，从而把我们的海岸线没有防备地暴露在法国皇帝的威胁之下呢……人们有理由担心，目前的大事备战并不仅仅是由于‘特伦特号’事件，而且是为了给政府将来承认各蓄奴州做准备。如果英国这样做，那末，它将使自己蒙上永远洗不掉的耻辱。”

### 怀特先生说：

“应该指出，工人阶级是这次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这次大会的一切费用都是由工人的委员会负担的……现政府从来不很好地讲求用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人民……我一刻也不会相信有由‘特伦特号’事件发展成为战争的极微小的可能性。我曾经当着不止一个政府人员的面讲过：没有一个政府的成员相信‘特伦特号’事件可能引起战争。那末，为什么还有这些大力的准备呢？我相信，英国和法国已经协议于明春承认南部各州的独立。到那时候，大不列颠在美国领海上将集结一支强大的舰队。加拿大将充分准备好进行防御。如果北部各州那时想把对南部各州的承认作为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大不列颠那时将有准备进行战争……”

这个发言人接着就阐述了对美国进行战争的危险，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对哈弗洛克将军之死所表示的同情和在失利的白河战役<sup>①</sup>中美国海军给予英舰的援助，等等。最后他宣称，美国内战必将以废除奴隶制度而结束，因此英国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北部。

大会一致通过原来的动议以后，就提出一份致帕麦斯顿的备忘录，经过讨论后通过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2年1月5日“新闻报”  
第5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① 见本卷第9页译者注③。——译者注

## 卡·馬克思 英國的輿論

1862年1月11日于倫敦

“特倫特号”事件和平解决<sup>276</sup>的消息受到了广大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种情况确凿地证明了前此所担心的战争不得人心，证明了对战争后果的恐惧。美国永远不应忘记：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到終了，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由于他们进行了干预，所以尽管被收买的、不負責任的报界天天进行恶毒的煽动，但在这和平处于千鈞一发的整个时期內，沒有一次主張战争的集会能在联合王国召开成功。唯一的一次主張战争的集会是在“拉普拉塔号”抵达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它是一个完全由棉花捐客自拉自唱的屋角会议。即使是在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因而使个别要召开主战集会的人差不多在稍微有所打算的时候就馬上放棄了自己的企图。

在英格兰、苏格兰或爱尔兰，无论什么地方召开群众集会，一律都是抗議报界的战争叫囂和政府的邪恶阴谋，主張和平解决爭端。最近有两次集会最能說明这种情况，一次是在倫敦的帕丁頓，另一次是在太恩河畔新堡。前一个集会热烈贊成华盛頓·威尔克斯先生的論点，即英国沒有理由就南部特使被捕一事找岔子；新堡



的集会則差不多一致通过了一項決議說：第一，美国人的罪过仅仅在于合法地行使了搜查与拘捕的权利；第二，“特倫特号”的舰长应当因破坏女王所宣告的英国的中立而受惩处。

在通常的情况下，英国工人的做法怎样，是可以从全世界人民群众对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民政府应抱的自然的同情态度上测知的。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都因南部被封锁而直接地、严重地受着苦难；另一部分，则由于对美贸易的削减而间接地遭受打击，人们还告诉他们这种削减是共和党人私自自利的“保护关税政策”造成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民主派周刊“雷諾新聞”已經把自己出賣給楊西先生和曼先生，每周都使尽它那恶臭的语言呼吁工人阶级为着自身的利益敦促政府对美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出于公正，也必须贊揚英国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尤其是把官方的和富裕的約翰牛的伪善、威逼、怯懦和愚蠢的行为拿来和这种立场作比较的时候。

人民群众现在的这种立场同他们在英俄冲突<sup>①</sup>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多么不同呵！那时，“泰晤士报”、“邮报”以及倫敦报界的其他黄褲奴都哭哭啼啼地要求和平，而它們碰到的却是遍及全国的許多大規模主战集会的斥責。現在它們嗥叫着要求战争，而回答它們的却是紛紛集会主張和平，譴責政府阴谋扼杀自由，譴責政府同情奴隶制度。这些輿論界的占星官在听到“特倫特号”事件和平解决时所露出的尷尬相实在是令人发笑的。

首先，它們必須庆賀自己在整整一个月当中每天都表现了庄重、理智、善意与温和。在“拉普拉塔号”到达之后的头两天，当帕

---

① 克里木战争。——編者注

麦斯頓忧虑是否能发掘出一个兴起爭端的法律借口的时候，它們曾經是温和的。但是，一当王室法官們拼凑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詭辯，它們就发出了自反雅各宾战争以来都未曾有过的叫嚷。英国政府的公文是在十二月初自昆茲敦城发出的，在一月初以前不可能指望得到华盛頓的正式复文。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新的事件都有利于美国。大西洋彼岸的报界的語調是平靜的，虽然“納希維耳号”事件<sup>277</sup>本来可能激起它的憤怒。业已肯定的一切事实，都說明威尔克斯舰长当时的行动是自作主張而采取的。华盛頓政府的处境很为难。如果拒絕英国的要求，就会使內战因外战而复杂化；如果让步，就会損害自己在国内的声望，显出自己是在外来的压力面前退让。这个政府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同时，它又进行着一个凡不是公开的恶棍都不能不热烈同情的战争。

因此，从一般的审慎和通常的郑重來說，倫敦报界至少應該在英国提出要求到美国予以答复的这一段期間內努力克制自己，凡是能够激起憤怒、滋长敌意、使問題复杂化的話一概不說。然而不然！这个被报刊鉴定家威廉·科貝特称为“不可自制地卑鄙与下流的”报界，竟然夸贊自己曾經在差不多半个世紀中，慑于美国的团结，卑屈地忍受了历届維護奴隶制度的政府的历次的輕蔑和侮辱；而現在，它們就怀着懦夫的狂喜心情，急切地要在为內战所困扰的共和党政府身上进行报复了。像这样自供卑劣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

黃褲奴之一，帕麦斯頓私人的 Moniteur [机关报]“晨邮报”現在看到，它在美国报纸上被控告犯下了一桩最卑劣的罪行。根据控制着报刊的政治寡头們的通知，有一个消息一直小心地沒有向約翰牛报道，这就是西华德先生不等罗素的公文到达就发表声明，

否认华盛顿政府在威尔克斯舰长的举动中有任何参預。西华德先生的公文是12月19日到达倫敦的。12月20日，关于这一“秘密”的傳言即在交易所傳开。21日，黃褲奴“晨邮报”出来郑重声明：“所說的这件公文同我国邮船受辱一事毫无关系。”

在“每日新聞”、“晨星报”和其他倫敦報紙上，你可以看到相当尖銳地抨击黃褲奴的言論，但是你从这些報紙上却无法知道外界的人說些什么。外界的人說：“晨邮报”和“泰晤士报”像法国的“祖国报”和“国家报”一样，它們愚弄讀者不仅是为了要在政治方面把他們引入迷途，而且也是为了要在交易所中把他們的錢搜刮上去交給自己的主子。

厚顏无耻的“泰晤士报”虽然清楚地知道它在这整个危机时期只不过使自己丢尽了臉，并且又一次证明了它自命能影响真正的英国人民純屬虛妄，但是今天却又玩弄了一个詭計，这个詭計在倫敦这里只能使人禁不住发笑，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可能被理解得不对。倫敦的“黎民百姓”，即黃褲奴所称呼的“暴民”，已經极其明确地表示——甚至已在報紙上透露——要用过去海瑞在巴克莱造酒厂所遇到的示威来接待梅森（順便說一句，梅森还是帕麦斯頓的远亲，因为他的一位先人与威·坦普尔爵士的女儿結婚）、斯萊德耳一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娱乐。“泰晤士报”一想到会发生这样一件怕人的事就感到恐惧。它怎样試圖来防止这件事呢？它劝告英国人民不要用任何公众欢迎仪式来麻煩梅森、斯萊德耳一行！“泰晤士报”知道，它今天的这篇文章将成为倫敦所有酒店中的笑料。但是不要紧！大西洋彼岸的人們或許会想，“泰晤士报”寬大为怀，使他們不致因梅森、斯萊德耳一行受到公众欢迎而难堪，而事实上“泰晤士报”只是想使这些先生們不致受公众的侮

辱而已！

在“特倫特號”事件懸而未決的時候，“泰晤士報”、“郵報”、“先驅報”、“經濟學家”、“星期六評論”，總之是倫敦整個時髦的賣身投靠的報界，都曾竭盡全力要約翰牛相信，華盛頓政府即使願意也不能維持和平，因為北部的暴民不會讓它這樣做，而聯邦政府是一個暴民政府。現在事實本身就駁斥了這些先生們。那末，這些先生們是否要為自己惡意誹謗美國人民來贖罪呢？至少他們是否承認自己的錯誤——黃褲奴在大胆評論自由人民的行動時不能不犯的錯誤呢？根本沒有！他們現在異口同聲地說，美國政府沒有預先做到英國要求的事情，沒有在捕獲南部叛國分子後馬上就把他們交出來，因而錯過了和解的好機會，這樣就使它現在所做的讓步失去了任何價值。說得太對了，黃褲奴！西華德先生在英國的要求到達之前就已經宣布不同意威爾克斯的行動，並且立即聲明願意走和解的道路；而你們在與此類似的情況下是怎樣做的呢？當“利奧波德號”借口強征美國船隻上的英籍船員服兵役——這個借口根本不符合海上交戰國權利的規定，它是对一切國際法的明目張膽的、凶惡粗暴的違犯——，炮擊“切薩皮克號”，打死船員6人，打傷21人，並捕去“切薩皮克號”上被誣指為英籍的人的時候，英國政府是怎樣做的呢？這次非法暴行發生在1807年6月20日。而真正的賠償、交還船員等等，則在1812年11月8日即5年之後才有所提議。不錯，英國政府曾經即時聲明自己與艦隊司令貝克萊的行動無關，像西華德先生聲明與威爾克斯艦長的行動無關一樣；但是，為了懲處這位艦隊司令，英國政府卻把他從一個較低的職位提升到一個更高的職位上去了。

英國在頒布樞密院敕令時曾明白地承認：這些敕令是侵犯中

立国权利特别是侵犯美国权利的，但是它不得不实行这些法律作为对拿破侖实行报复的措施；一旦拿破侖取消了他侵犯中立国权利的措施，英国也将欣然取消这些敕令。拿破侖在1810年春取消了涉及美国的这些措施，而英国則繼續坚持自己直认不諱的对美国海上权利的侵犯。这种情况从1806年持續到1812年6月23日，即到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国宣战之后才告結束。由此可見，在6年当中，在这件事情上，英国还不是拒絕對公开侵犯别国权利予以賠償，而是拒絕對停止这种侵犯。而这些人今天竟然还談論美国政府错过了什么好机会！不論錯还是对，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还被捕者的方式来支持一个以虛假的技术性过失和單純的手續錯誤为依据的指控，对英国政府來說都是一种怯懦行为。美国政府也許会认为需要答应这种要求；但是它沒有任何理由要先一步做到这些。

“特倫特号”的冲突現在虽然这样解决了，但潜伏在这整个爭端下面的問題，并且有可能再發生的問題，即一个海上强国作为交战国家对中立国家的权利問題，並沒有因而得到解决。如果你們允許，我將在此后的一篇通訊中闡明這個問題。現在只請让我补充一点。在我看来，梅森和斯萊德耳两先生为联邦政府帮了很大的忙。在英国本来有一个很有势力的主战派，这个主战派或者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或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心希望发生同美国的战争。“特倫特号”事件使这一派受到了考驗。它沒有經得起这个考驗。战争的狂热在一个小問題上沒有得到滿足，气已經泄尽；寡头政治的瘋狂叫囂引起了英国民主派的疑虑；同美国有联系的英国各大集团表示了反对；工人階級明白了美国内战的真实性质；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帕麦斯頓不受議會监督而独断統治的危險

---

时期正迅速告終。这个时期曾是英国可能冒險而为奴隶主进行战争的唯一时机。現在这一点已經談不上了。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1月11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62年2月1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6499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西華德的公文被隱匿的經過

1862年1月14日于倫敦

業已平息的“特倫特号”事件死后又复活了，但是这一回不是作为英国与美国之間而是作为英国人民与英国政府之間的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而复活的。这个新的 *casus belli* 将在下月开会的議會中審議。諸位无疑已經注意到“每日新聞”和“星报”就隱匿和否认西華德11月30日的和平公文一事对“晨邮报”的論战了。这封公文是在12月19日由美国公使亚当斯先生向約翰·罗素勋爵宣讀的。現在，請允許我追述一下这件事情。由于“晨邮报”保证西華德的公文与“特倫特号”事件毫无关系，交易所证券便开始下跌，成百万英鎊的財產轉手，有的受損，有的得利。因此，西華德11月30日的公文一发表就露底的“晨邮报”的純屬无稽的半官方謊言，便在商业界和工业界中激起了极大的憤怒。

1月8日下午，事件和平解决的消息到达倫敦。当晚，“晚星报”（“晨星报”的晚刊）就隱匿西華德11月30日的公文一事質問政府。次日晨，即1月9日，“晨邮报”作了下面的答复：

“人們会問，既然亚当斯先生在12月就已經收到了西華德先生的公文，为什么以前就一点也沒有听說呢？原因很簡單。亚当斯先生收到的这封公文没有被轉交給(not communicated)我們的政府。”

同一天晚間，“星報”指斥“郵報”完全說謊，它宣稱“郵報”的“解釋”是一種可憐的遁詞。那封公文確實沒有由亞當斯先生“轉交”給帕麥斯頓勳爵和羅素勳爵，而是當面“宣讀”的。

1月11日星期六晨，“每日新聞”參加了論戰，它根據“晨郵報”12月21日的文章證明：“晨郵報”和政府當時對於西華德的公文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它們還故意歪曲了它的內容。政府這時就準備退卻了。1月11日晚，半官方的“地球報”宣稱，亞當斯先生確實曾於12月19日將西華德的公文轉交政府，但在这封公文里“並沒有華盛頓政府的任何建議”，同樣也根本沒有“對侮辱我們國旗一事坦白道歉”。這種不好意思地承認了英國人民被有意欺哄了三星期之久的做法，只能給火上加油。大不列顛工業區所有的報紙都響起了一片憤怒的呼聲，昨天的托利黨報紙也響應起來。請大家注意，這整個問題不是由政客們而是由實業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今天的“晨星報”評論這個問題說：

“毫無疑問，約翰·羅素勳爵要負一份隱瞞真相的責任；他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更正‘晨郵報’的欺騙性的報道。但是，12月21日那篇如此公然歪曲真相並帶來巨大害處的文章仍然不可能是由他授意而寫成的。能夠做這件事的只有一個人，只有那位曾經製造了阿富汗戰爭的大臣才能夠把西華德約和平公文隱瞞起來。下院的愚蠢的寬大曾經寬恕了他的一次罪行。難道議會和人民不要聯合起來懲辦他的新罪行嗎？”

卡·馬克思寫於1862年1月14日

載於1862年1月18日“新聞報”  
第17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 铁路統計資料

英国铁路与 30 岁的人一样年紀。除国債外，沒有一个国民經济部門在这样短的时期內获得过这样巨大的发展。据不久以前公布的蓝皮书統計，截至 1860 年止，投入铁路的資本为 348 130 127 英鎊；其中 190 791 067 英鎊来自普通股，67 873 840 英鎊来自优先股，7 576 878 英鎊靠借債，81 888 546 英鎊則靠活期貸款。全部資本約为国債总額的一半，比大不列顛所有不动产的年收入多 4 倍。这种暴发戶式的財富，現代工业的巨大产物，雌雄同体的經济怪物（它的脚像树根一样地扎在土地里面，而头却靠交易所养活），乃是貴族土地所有制的勁敌，资产阶级的又一支輔助部队。

1860 年铁路全长为 22 000 英里，包括复綫及会让站在內。也就是說，在过去 30 年內，每年平均敷設铁路 733 英里。但在这一工业部門里，平均数字与实际发展过程之間的距离比所有其他部門都大。在那些铁路热年份里，如 1844 年和 1845 年，整个本土都像突击一样在敷設铁路。以后几年，則是逐漸充实的过程，联結干綫，敷設支綫，所以铁路网就扩展得比較慢。在这几年，铁路建設的規模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在鋪軌以前需要完成巨大工程。早在 1854 年，据罗伯特·斯蒂芬逊的統計，铁路隧道全长約为 70 英里，铁路桥有 25 000 座，还

有許多高架桥，倫敦附近的一座就长达 11 英里。土路基每 1 英里按 7 万立方碼計，可填滿 55 000 万立方碼的一个空間。如果把這些土倒在一起堆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底部直徑就有半英里，高度就有 1 英里半——儼然是一座土山，相形之下，圣保罗教堂就会像是小人国的建筑。而自从罗伯特·斯蒂芬逊做了这个統計以后，铁路网又扩展了三分之一。

英国人給铁路起了个“不朽之路”的綽号，但它絕不是不朽的。它需要不断“新陈代謝”。由于磨損、氧化等等，铁逐漸失去它的特性，因此需要不断更換新的。据計算，机車每跑 60 英里就要磨去 2.2 磅鋼，每辆空車皮要磨去 4.5 盎斯，每 1 吨貨載要磨去 1.5 盎斯，像倫敦西北铁路那样的铁路綫只能使用 20 年左右。铁的总耗損量每年每碼为半磅；整个铁路网在其現有的长度下每年需要铁 24 000 吨来补偿磨損，24 万吨供使用。然而作为铁路基础的鋼軌远不如鋼軌下面的枕木換得那样頻繁。为了給铁路鋪枕木，每年需要运来树木 30 万棵，而种植这些树木則需要 6 000 英亩的土地。

铁路敷設好以后，为了使用铁路还需要机車、煤、水、铁路車輛以及工作人手。1860 年机車的总数为 5 801 台，即每 2 英里铁路有 1 台多机車。同大多数机器初期的情况一样，机車最初也不怎么好看，走起来很不可靠，还有点儿像被机車取代的旧式交通工具，造价因而也比較便宜。英国第一台机車是四輪的，重量几乎不到 6 吨，造价 550 英鎊。这种机車逐漸为造价 3 000 英鎊的蒸汽机車所取代，后者能带每辆重 5.5 吨的客車 30 辆，时速 30 英里，或以每小时 20 英里的速度运貨 500 吨。像它們的先輩——馬一样，有些机車也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名字就代表着它們的或大或小的

名声。

西北铁路上的“利物浦号”机车，最大功率为 1 140 匹馬力。这个大怪物每天要吞食 1 吨煤和 1 000—1 500 加侖水。这样的铁馬构造非常精巧，零件不下 5 416 个，互相配合，其精密程度不次于钟表。每小时走 50 英里的铁路机车車輛，其速度相当于炮彈速度的六分之一。如果每台机车的平均造价为 2 200 英鎊，則制造 5 801 台机车的花費就是 1 270 多万英鎊。一年当中，每分钟就有 20 000—25 000 升水用 4—5 吨煤燒成蒸汽。斯蒂芬逊指出，这样变成蒸汽的水足够利物浦全体居民每日之需。同时，燃料的消耗量也几乎达到 4 年前不列顛煤的总輸出量，或超过了倫敦总消費量的一半。

5 801 台机车共带 15 076 辆客車和 180 574 辆貨車，这些車輛的总值为 2 000 万英鎊。所有这些机车和車輛連成一列，就能把从布萊頓到阿貝丁的一条长达 600 多英里的綫路完全占滿。

列車每天要开出 7 000 多次，一昼夜之間每分钟就要开出 7 次。去年一年运送的乘客和貨物的总行程在 1 亿英里以上，超过地球周长 4 000 倍。一年当中，每秒钟就有 3 英里以上的铁路綫被列車駛过。用铁路运输的牛、羊和猪达 1 200 万头，貨物和矿物达 9 000 万吨。而矿物的运输量則超过其他貨物运输量的 1 倍。

总收入达 2 800 万英鎊。生产費用，不包括铁道路基的損耗，在中央各郡铁路公司为收入总额的 41%，在約克郡—郎卡郡铁路为 42%，在西部—中部铁路为 46%，在北方大铁路为 55—56%；所有铁路的平均費用为 13 187 368 英鎊，或总收入的 47%。

按长度來說，倫敦西北铁路占第一位。它起初只限于倫敦—北明翰綫、联合大铁路及曼彻斯特—利物浦綫。現在，它連同各条

支綫，在东面已从倫敦伸展到卡賴尔，从彼得波罗伸展到里子，在西面一直伸展到霍利赫德。这个铁路总局管理着 1 000 多英里的铁路綫，統率着一支約 2 万人的产业軍。建筑这条铁路共花費 3 600 多万英鎊。铁路的总收入一昼夜之間每 1 小时为 500 英鎊，而营业費每周为 1 000 英鎊。这条铁路以及大多数其他铁路的純利潤随着铁路网逐漸扩展，伸向人烟不太稠密和工业不太发达的地区而不断下降。100 英鎊的股票的价值从 240 英鎊逐漸跌到 92—93 英鎊，股息則从 10% 跌到 3.75%。同时由于这条铁路的营业范围大大扩大(其他铁路也是如此)，股东的監督削弱了，总局几乎独攬全权，管理方面就开始出現濫用职权的現象。

卡·馬克思写于 1862 年 1 月中

載于 1862 年 1 月 23 日“新聞报”

第 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約翰·羅素勛爵的一次政變

1862年1月17日于倫敦

約翰·羅素勛爵在最近的危机时期中的处境是十分不愉快的，即使他的全部議會生涯证明，他是一个在需要为官职而牺牲实际权力的时候很少犹豫的人。沒有人忘記約翰·羅素勛爵的首相一职曾經被帕麥斯頓得去，但是看来却沒有人記得他从帕麥斯頓那里得到了外交部。帕麥斯頓用自己的名义指导內閣，同时用羅素的名义指导外交政策，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和平消息一从紐約來到的时候，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都爭相頌揚帕麥斯頓的政治家風度，而对于他的助手，外交大臣約翰·羅素勛爵甚至連最普通的夸奖也都沒有。他干脆被忽略了。但是，隱匿11月30日美国公文的丑事一出，羅素的名字就从死里复生了。

攻击者和辯护者現在都发现：責任外交大臣原来名叫約翰·羅素勛爵！而另一方面，羅素本人也忍耐不住了。他沒有等到議會开会，并且一反內閣的慣例，馬上在1月12日官方的“官报”<sup>278</sup>上发表了本人和萊昂斯勛爵的通信。从他們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曾在12月19日由亞當斯先生向約翰·羅素勛爵宣讀；羅素也认为这封公文无疑是为威尔克斯舰长

的行為道歉，同時，亞當斯先生在羅素作了相應的表示之後，也表示認為這一衝突的和平解決已得到保證。有了這種官方的揭發之後，“晨郵報”12月21日根本否認有關於“特倫特號”事件的西華德公文又作何說呢？“晨郵報”1月9日責備亞當斯先生隱匿了這封公文又作何說呢？帕麥斯頓的報刊從1861年12月19日到1862年1月8日的全部戰爭叫囂又作何說呢？這還不算！1861年12月19日約翰·羅素勳爵給萊昂斯勳爵的信證明，英國內閣並沒有提出過任何戰爭的最後通牒；萊昂斯勳爵並沒有接到過在送致“此項最後通牒”7天後離開華盛頓的指令；羅素曾經命令公使避免作任何威脅的表示；最後，英國內閣決定：只有在收到美國的答復之後才作最後的決定。由此可見，帕麥斯頓的報刊那樣用力鼓吹並且在大陸上得到那么多的奴婢般的回聲的全部政策，原來是一種純粹的癡心妄想，這種政策實際上從來沒有實行過。正像一家倫敦報紙今天所說的，這種情況僅僅證明帕麥斯頓“企圖不顧王室的責任顧問們必須遵守的既定政策而行事”。

約翰·羅素勳爵的 coup de main [突然襲擊] 像晴天霹靂一樣震動了帕麥斯頓的報刊，下面一件事實就最有力地證明了一點。昨天的“泰晤士報”隱瞞了羅素的通信，對它一字不提。只是今天才用一篇社論作為介紹和引言，從倫敦“官報”上轉載了這篇通信。它在這篇社論中小心翼翼地迴避真正的爭論問題，即英國人民與英國內閣之間的爭論問題，而僅僅對這一點咕噥了一句：“約翰·羅素勳爵過度勞累了，從西華德11月30日的公文中看出了某種道歉”。然而，印刷所廣場上的雷神丘必特却在另一篇社論中發泄了自己的憤怒，這篇社論極力證明，內閣閣員、貿易部首腦和曼徹斯特學派的信徒吉耳平先生配不上他在內閣中的位置。吉

耳平这个从前的书商、煽动家、禁酒运动鼓吹者、誰也不会把他当做英雄的人，于星期二在北安普頓——他是代表該地的議員——的一次公众集会上，竟然犯罪地慫恿英国人民組織公众游行示威来阻止政府不合时宜地承认南部同盟，并且粗魯地辱罵南部同盟是奴隶制度生下的坏东西。“泰晤士报”怒叫：好像帕麦斯頓和罗素——“泰晤士报”現在再一次記起了約翰·罗素勋爵的存在——不曾毕生和奴隶制度作斗争似的！不消說，吉耳平先生呼吁英国人民起来反对他自己所屬的政府对奴隶制度的同情态度，是一种輕率行动，是有意的輕率行动。但是，正如剛才所說的，吉耳平先生并不是英雄。他的全部历史都說明，他并不怎么想持戒苦修。他的輕率行动和約翰·罗素勋爵的 *coup de main* [突然襲击] 发生在同一天，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英国內閣远不是一个 *«happy family»* [“快乐的家庭”]，它的一些成員早就想“分家”了。

和英国內閣在“特倫特号”一剧中演出的終場同样有趣的，是这一場戏剧的俄国的尾声。在这整个喧鬧时期中一直在后台不声不响的俄国，現在突然跳到前台来，拍拍西华德先生的肩膀，并且声明：彻底解决中立国海上权利問題的時刻終於到来了。大家知道，俄国是认为它有义务在适当的時刻和适当的地点把有关文明的緊急問題提到世界历史的議程上来的。只要各个海上强国放棄它們作为交战国对中立国所享有的权利，因而也放棄它們对俄国出口貿易的控制，这些国家就会拿俄国毫无办法。1856年4月16日的巴黎协定，有些地方會逐字逐句地重复了1870年俄国针对英国而拟定的“武装”中立条約，但这个协定目前在英国还没有成为法律。如果这次英美冲突的結果使英国議會和女王批准了英俄战

---

爭<sup>①</sup> 結束時兩個英國大臣自作主張給予俄國的讓步，那該是命運的怎樣一個惡作劇呵！

卡·馬克思寫於 1862 年 1 月 1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62 年 1 月 21 日“新聞報”  
第 20 號

俄文譯自“新聞報”

---

① 克里木戰爭。——編者注



## 卡·馬克思 倫敦的工人大会

1862年1月28日于倫敦

在早就不存在农民等級的社会中，工人階級是那样占优势的一个部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它在議會中是沒有代表的。不过它仍然不是沒有政治影响。凡是重大的新設施和决定性的措施，沒有一件不是經過 pressure from without（外界压力）才在这个国家里<sup>①</sup>得到貫徹的。有时反对派用这种 pressure〔压力〕来对付政府，有时政府用这种 pressure 来对付反对派。所謂 pressure from without，按照英国人的理解，是指巨大的、議會外的人民示威，这种示威沒有工人階級的积极参加自然是无法实现的。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經利用群众来对付輝格党人。天主教徒的解放、改革法案、谷物法的廢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俄国的战争、帕麦斯顿的取締阴谋活动法案的被否决<sup>279</sup>，都是議會外急風暴雨般的示威的結果。在这些示威中，工人階級有时是被人煽动起来，有时是出于自身要求，他們或則作为 *persona dramatis*〔剧中人〕，或則作为乐队，依情况不同而扮演主角或呐喊助威的角色。因此，英国工人階級对美国内战的态度便更加令人惊異了。

---

<sup>①</sup> 英国。——編者注

在北部工业区，由于各工厂借口各蓄奴州被封锁而停工和缩减工时，工人们遭到了无法形容并且日益加剧的困苦。其他部分的工人阶级的穷困情况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是由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对其他工业部门的反作用，由于这些部门对美国北部的产品输出因实行摩里耳税则而减少，由于对南部的这种输出因实行封锁而完全停止，他们也都遭到很大的痛苦。因此，英国对美国进行干涉，现时就成了工人阶级迫切的吃饭问题。此外，工人的«natural superiors»（天然尊长们）还不惜一切手段来煽动他们痛恨美国。唯一存在的工人刊物，颇有地位而且发行很广的“雷諾新聞”，也被特地收买了过去，叫它在6个月内每周都狂热地反复鼓吹英国干涉的 *ceterum censeo*<sup>280</sup>。因此工人阶级清楚地了解到，政府所等待的，只是来自下面的要求干涉的叫嚷，即要求打破美国封锁并结束英国困苦状况的 *pressure from without* [外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保持沉默的那种顽强性是令人敬佩的；如果说他们打破沉默，那也仅仅是为了发出反对干涉和保卫美国的呼声。这又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英国人民群众的那种坚忍不拔的能力，它是英国强大有力的秘密之所在，它使一个普通的英国兵士在克里木战争和印度起义中——用馬志尼的夸张语言来说——好像是半神人。

下面我们要报道昨天在倫敦居民最多的梅里勒榜区举行的一个盛大的工人大会，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政策”的特色。

主席斯特德曼先生宣布开会，他说，现在要决定一下，英国人民应当怎样来接待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

“必须弄清楚，这些先生们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把奴隶们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还是为了给这些锁链再加上一环。”

**耶茨先生說：**

“工人階級在這個時候不能保持沉默。正在橫渡大西洋到我國來的這兩位先生，是專制的各蓄奴州的代理人。他們公開反叛自己國家的合法的憲制，並且到這裡來勸說我國政府承認蓄奴州的獨立。現在工人階級有責任說出自己的意見，不要叫英國政府以為我們對它的外交政策只袖手旁觀。我們必須表明，我國人民為奴隸解放所花費的金錢決不應當白白花掉。假如我國政府憑良心辦事，它本來是應該衷心支持北部各州鎮壓這個可怕的叛亂的。”

演說人為北部各州作了詳盡的辯護，並且宣稱“拉夫焦伊先生對英國的激烈攻擊是英國報刊的誹謗所引起的”，在這之後他就提出了下面一個動議：

“本大會認為：正在由美來英途中的叛亂分子代理人梅森和斯萊德耳，絕對得不到我國工人階級的精神上的同情，因為他們是奴隸主，是正在反叛美利堅共和國的暴政集團的代理人，這個集團是全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之死敵。”

威恩先生支持這項動議。他說，在梅森和斯萊德耳在倫敦期間，不言而喻必須避免對他們作任何人身侮辱。

尼科爾斯先生自我介紹是“美國極北部”的一個居民，而實際上却是楊西和曼兩先生派到會場里來的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辯護人]，他對這項動議表示反對。

“我到這裡來，是因為這裡有言論自由。在我們國內，政府已經有三個月不許人開口了。自由不僅在南部受到壓制，在北部也是受到壓制的。北部有許多反對戰爭，但是他們就是不敢說話。不下兩百家報紙被封或被暴民搗毀。南部各州有權脫離北部，正如美國有權脫離英國一樣。”

不管尼科爾斯先生怎樣伶牙俐齒，最初的動議還是一致被通過了。這時他又跑上去說：

“如果你們指責梅森和斯萊德耳兩先生是奴隸主，那末對於華盛頓、杰弗

逊等人也必須这样說。”

**比耳斯先生以詳細的发言駁斥了尼科尔斯，然后提出第二項动議：**

“鉴于‘泰晤士报’及其他不正派的報刊欲盖弥彰地企图在美国事件上迷惑英国輿論，以任何事情为借口把我們拖入对千百万同族兄弟的战争中去，并利用共和国的暂时危难来誹謗民主制度，——本大会认为，既然工人在国民的参议院中没有代表，所以他們的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表示声援美国維護联邦的偉大斗争；揭露‘泰晤士报’及其同类的貴族報刊保护奴隶制的无耻立場；坚决主張实行最严格的不干涉美国事务的政策，主張由双方代表或仲裁法庭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斥責交易所投机家的報刊的战争政策；并且对廢奴主义者力求彻底解决奴隶制問題的努力表示最热烈的同情。”

這項动議被一致通过，最后还一致建議“将已通过的決議的副本交亚当斯先生轉送美国政府，以表示英国工人階級的同情与感情”。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1月28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2月2日“新聞报”  
第32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 反干涉的情緒

1862年1月31日于倫敦

利物浦的强大商业势力来源于**奴隶买卖**。利物浦对英国詩歌文学的唯一貢獻是对奴隶买卖的頌歌。五十年前，威耳伯福斯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險才得以踏上利物浦的土地。正如在前一世紀为利物浦的强大造成物质基础的是奴隶买卖一样，在这个世紀造成这种物质基础的是奴隶劳动的产品——棉花。所以，利物浦是脱离派的英国朋友的中心是不奇怪的。在不久前的危机时期，联合王国确实只有这一个城市得以組織了一次主張对美国作战的 quasi〔所謂〕大会。而現在利物浦說些什么呢？讓我們听一听它的大日报之一“每日邮报”<sup>281</sup> 的話。

在一篇題为《The cute Yankee》（“精明的美国北方佬”）的社論中，有这么一段話：

“美国北方佬用他們一貫的巧妙手段，把名义上的失利变成了实际上的得利，使英国为他們的利益服务…… 大不列顛的威風的确加强了，但这又有什么結果呢？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北方佬就一直坚持中立国有特权用它的国旗保护乘坐該国船只的乘客，不許交战国作任何侵犯。我們曾經尽力反对过这种特权，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在 1812—1814 年英美战争时期，以及更近一些，在 1842 年阿希伯頓勋爵与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的談判时期，我們都反对过。現在我們的反对必須停止。**美国北方佬的原則已經胜利了。**

这个事实已由西华德先生肯定，他說，英国已在原則上作了让步，美国則由于‘特倫特号’事件而获得了它迄今为止用尽一切外交的和軍事的手段都沒有爭到的让步。”

更重要的是“每日邮报”供认了輿論——甚至在利物浦——的轉变。

它說：“同盟派并没有做什么使人們不再对他們同情的事情。恰恰相反！他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并且作了巨大的牺牲。即使他們还没有爭到独立，每个人也都必須承认他們是應該得到独立的。但是不管怎样，輿論現在却轉而反对他們的要求了。4个星期以前，他們还是好汉(fine fellows)。現在他們却被称之为十分渺小的一群(a very sorry set)……的确是出現了一个轉变。反对奴隶制度的派別在不久前民众激憤的时候是那么老实，而現在則肆无忌惮，大喊大叫反对人的买卖和叛乱的奴隶主来了……甚至在这个城市的牆壁上不也都到处張貼着大幅标語，責备和恶意攻击‘該死的逃亡奴隶法的作者’梅森和斯萊德耳两先生嗎？……同盟派被‘特倫特号’事件弄輸了。他們曾經指望这个事件使他們获利；但結果却一敗塗地。他們已失掉了我国的同情，所以他們必須尽快地順应这种奇異的情况。他們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但是已无法可想(there will be no redress)”。

看了这家同情脫离派的利物浦报纸的上述自供之后，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帕麦斯頓的某些重要报刊現时在議會开会之前突然改变腔調說話了。例如，在上星期六的“經濟学家”杂志上，就出現了一篇題为“應該遵守封鎖令嗎？”的文章。

这篇文章首先从这样一个明显的原理出发，即这次封鎖仅仅是一个紙上的封鎖，因此違反这个封鎖是国际法所容許的。法国已經要求强力打破封鎖。实际解决这个問題因此有待于英国，英国有重要的迫切的原因采取这一步驟，它特別需要美国的棉花。附带說一下：“仅仅是一个紙上的封鎖”怎么就能阻止棉花的載运，这一点是使人不大理解的。

“經濟學家”雜誌喊道：“不過，英國仍然**應當遵守封鎖令**。”它用一連串虛假的論據論證了這個看法之後，就轉而談到了問題的實質。

它說：“在這樣的事情上，政府應當依靠全國的支持。但是，英國人民大眾對實行干涉還沒有**準備**，因為即使從表面上來看，進行干涉也意味着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奴隸制共和國。同盟各州的社会制度是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聯邦派極力要我們相信，奴隸制度是脫離運動的根源，他們聯邦派是奴隸制度的敵人，——而奴隸制度又是我們特別深惡痛絕的……這就是民眾迷不知返的真正原因。奴隸要獲得解放，唯一可靠的道路是聯邦的瓦解，而不是聯邦的恢復；是南部的獨立，而不是南部的失敗。我們希望有機會時再向我們的讀者說明這一點。但是**這一點目前還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大多數英國人不是這樣想。而只要他們還堅持那樣的偏見，我國政府實行任何干涉——這種干涉將使我們成為北部的真敵人，而對南部來說則不過是一個假盟友——都是得不到英國國民的衷心支持的。”

換句話說，如果進行這樣的干涉，內閣就會垮台。而“泰晤士報”這樣堅決地反對任何干涉而贊成英國中立的原因，也就從這裡得到說明了。

卡·馬克思寫於1862年1月31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62年2月4日“新聞報”  
第34號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

### 关于棉紡織工业的危机

曼彻斯特商会几天以前举行了年会。这个商会代表着郎卡郡——联合王国的最大工业地区和不列颠棉紡織工业中心。会议的主席艾·波特尔先生和主要发言人貝茲利、特納两先生在下院里代表着曼彻斯特和一部分郎卡郡。因此，从会议的发言中可以正式地获知这个英国棉紡織工业的巨大中心将在“国民的参议院”中对美国危机采取什么态度。

在这个商会去年的年会中，英国最大的棉紡織巨头之一艾釋华特先生曾以品得式的夸張的文体歌頌了过去 10 年中棉紡織工业的空前的发展。他还特別着重指出，即使是 1847 年和 1857 年的商业危机，也沒有引起英国棉紗和棉織品輸出量的下降。他用 1846 年开始实行的自由貿易制度的神奇力量来解釋这种現象。即使在当时，說这个制度虽然未能使英国免于 1847 年和 1857 年的危机，却能够使英国工业的一个特殊部門即棉紡織业不受那两次危机的影响，也是很奇怪的。而我們今天听到了什么呢？所有的发言人，包括艾釋华特先生在內，都承认：从 1858 年起，亚洲市場上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商品过剩現象；即使沒有美国内战、摩里耳稅則和封鎖，日益加剧的大規模生产过剩也一定会造成現时的停滯。当然，如果沒有这些麻煩事情，最近一年的輸出总值是否会减



少 600 万英鎊，是很难說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亚洲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市場現存的英国棉紡織品足供銷售 12 个月之久，那末这一点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样，根据在这个問題上的权威曼彻斯特商会的供认，英国棉紡織工业中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美国封鎖的結果，而是英国生产过剩的結果。但是美国内战繼續下去对英国会有什么后果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們又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答案：这将造成工人階級的无比困苦和小工厂主的破产。

奇坦先生指出：“在倫敦，据說我們还有足够的棉花来繼續生产；但是問題不仅仅在于棉花。問題首先在于棉花价格。按現在的价格，厂主們的資本很快就完。”

然而，这个商会仍然表示坚决反对对美国的任何干涉，虽然它的大多数會員都受到“泰晤士报”的强大影响，认为北美联邦的解体不可避免。

波特尔先生說：“建議干涉是我們最不乐意做的事情。曼彻斯特是最不願意作这种建議的。没有什么可以强使我們去要求做不道德的事情。”

**貝茲利先生說：**

“对于美国爭端，必須遵守最严格的不干涉原則。这个偉大国家的人民应当不受任何阻碍地解决他們自己的事务。”

**奇坦先生說：**

“我們这个地区的主要意見就是坚决譴責对美国爭端的任何干涉。必須明确声明这一点，如果有任何动摇，另一方就会对政府施加最强大的压力。”

那末，商会的建議是什么呢？它要求英国政府消除当局对于在印度种植棉花一直設置的所有障碍。特别是要求取消 10% 的向印度輸出英国棉紗和棉織品的进口稅。对輸往印度的英国工业品

所課的进口稅，是帕麦斯頓在威尔逊先生的协助下在东印度公司的統治还没有来得及被消灭<sup>282</sup>，东印度还没有来得及并入不列顛帝国版图的时候实行的，而这恰好与他出卖薩瓦和尼斯以換取英法商約同时。这样一来，法国市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英国工业开放了，但东印度市場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向英国工业关了門。

談到这件事，貝茲利先生指出：自从实行上述稅收以来，有大量英国机器輸往孟买和加尔各答，在那里已經建立起英国式的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准备吞吃最好的印度棉花的。如果把 10% 的进口稅和 15% 的運費加在一起，那末由英国政府发起而人为造成的竞争者便享有一个 25% 的關稅的保护。

在这个英国工业巨头的會議上，对于在殖民地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日益发展着的保护關稅傾向，一般地表示了极端的不滿。这些工业家先生們忘記了，殖民地曾經抗議宗主国的“殖民制度”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而未获結果。那时殖民地要求貿易自由，而英国則坚持实行限制措施。現在英国宣傳貿易自由了，而殖民地則认为针对英国实行保护關稅政策更符合它們的利益。

卡·馬克思写于 1862 年 2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62 年 2 月 8 日“新聞报”

俄文譯自“新聞报”

第 38 号

## 卡·馬克思 英國記事

大陸上人們習慣地認為，島民約翰牛是有“獨特性”或“個人特性”的。一般說來，這種看法是把早先的英國人和現代的英國人混為一談了。其實相反，明顯的階級差別、過分細致的分工以及報界的婆羅門製造的所謂“輿論”，已經把人們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連莎士比亞恐怕都認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別的已不是單個人，而是他們的“職業”和階級。如果不看職業而只看日常生活，那末一位“體面的”英國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像，連萊布尼茨也未必能找出他們之間的差別，或者 *differentia specifica* [特種差別]。那種大受贊揚的個人特性被排除於政治範圍和社會範圍之外以後，便在私人生活的怪癖和胡鬧中找到了最後的避難所，以便不時在這些地方 *sans gêne* [無拘束地] 再來表現一下自己，而人們這時卻意識不到他們已陷入了怎樣可笑的境地。因此英國人仍舊以一個 *sui generis* [有其獨特之處的] 人的姿態出現，這主要是在法庭上，這裡是個人的怪癖互相尖銳衝突的公開場所。

說完了這幾句前言，可以談一談幾天以前在高等控訴院上演的一出有趣的訴訟戲。*Personae dramatis* [劇中人] 的一方是英國當代最大的畫家愛得文·蘭西爾爵士，另一方是倫敦第一流裁縫能手海登兄弟；愛得文爵士是被告，海登兄弟是原告。*Corpus*

delicti〔犯罪構成，物證〕是畫家拒不付款的、價值 12 英鎊的一件大衣和一件燕尾服。巴蘭坦先生做蘭西爾的辯護人，格里菲思先生做海登兄弟的辯護人。

海登供述：愛得文·蘭西爾爵士定做了兩件衣服。這兩件衣服做好後送給他試穿，但定做人嫌領子太高。領子改做以後，定做人埋怨說，他還是不能穿，穿起來很熱，很不舒服，而且領子磨他的頭髮。按照被告的願望，做了種種修改。最後，原告說，如果不另外加錢的話，就不再修改了，於是蘭西爾就打發他的僕人把這兩件衣服退給成衣店，而原告則給他寫去如下一封信作答：

“茲隨信奉上兩件照您的最後吩咐重新改做的衣服。您說多次改做都不合適，這全怪您自己。在第一次試穿時，大衣和燕尾服都很合身；但是，如果定做人彎起身子，做出很怪的姿勢，那末任何手藝也無法使他滿意。（笑聲）我們極不願意照您的要求改做這許多次，認為這些改做是多餘的，而且是不符合我們這門手藝的規章的。現在我們認為不能再讓步了。您已根本不能要求我們收回這兩件衣服。所以我們特將賬單附上，請您馬上付款。”

**辯護人巴蘭坦：**您是否想說，大衣和燕尾服現在也很合身呢？

**海登：**對，我所肯定的正是這一點。

**巴蘭坦：**沒有改做以前是不是更合身呢？**海登：**是的。——**巴：**做大衣和燕尾服並不是你們的專長，對嗎？你們是以做褲子出名的，是不是這樣？——**海：**據說是這樣！我們的褲子專家的名聲比較大些。——**巴：**但做燕尾服專家的名聲不大，對嗎？那位帶領愛得文·蘭西爾爵士到貴處的阿爾弗勒德·蒙哥馬利先生事先曾提醒他當心在貴處做燕尾服，是不是這樣？——**海：**是的，這樣說過。——**巴：**您或者您的弟弟是否對愛得文爵士說過，寧肯白給他做燕尾服，也不能什麼也不給他做？——**海：**我們根本沒說過這樣

的話。——**巴**：你們對“修削”領子是怎么理解的？——**海**：愛得文爵士抱怨說領子磨他的脖子。因此我們修削了領子，就是說，把領子的高度稍微降低了一些。——**巴**：照你們看，這值多少錢？——**海**：兩三英鎊。

**辯護人巴蘭坦**：愛得文·蘭西爾爵士認為必須對海登的侮辱性的信提起控訴。蒙哥馬利先生把海登商號推薦給愛得文爵士，是讓他去做下身穿的衣服，而不是去做上身穿的衣服。雖然愛得文爵士是一個大畫家，但他在這些事情上是一個小孩子，所以他才敢於去冒險；結果如何，法庭已經很清楚了。陪審員們方才在證人席上看到的原告也是一個大行家。難道大行家竟要改做他的作品嗎？他既然確信他的手藝已經十分高明，那他就應該誓死維護自己的作品。

但海登並沒有捍衛他的作品。他同意在符合他本人原則的範圍內改做。而這之後他竟然為這種沒有用處的工作而索取兩三英鎊！我很榮幸地在這裡向法庭講話，你們也是穿燕尾服的；我要問：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能比堅硬異常的領子箍著脖子更痛苦呢？我聽說，愛得文爵士在試穿這樣一件燕尾服時，他的脖子就被夾住了，以致英國險些喪失一位最大的畫家。愛得文爵士願意在這裡當著法庭穿一穿那件燕尾服和那件大衣！這樣，陪審員先生們就能根據親身的觀察而做出結論。現在我請愛得文爵士出來作證，讓他向諸位說一說做這兩件衣服的前前後後。

**愛得文·蘭西爾爵士**：……我一穿上燕尾服和大衣，領子就這樣豎著。（這時愛得文爵士扭擺了一下身子，在在場人的大笑聲中背朝陪審員，做出一種好像突然中風的樣子）……我請求找一位最好的裁縫做仲裁人；但無論如何每個顧客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燕

尾服是否合身；或者皮鞋什么地方夹脚。

格里菲思先生：蒙哥馬利先生在向您推荐海登时說了些什么？——他对我說：“爱得文爵士，您的褲子往往不如大衣和燕尾服做得好”。

格里菲思：您能否在这里試穿一下燕尾服和大衣？——为什么不能？（他把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好了，請看吧！（笑声）

馬丁（法官）：这里陪审員中有一位裁縫。可否劳他的駕仔細看一看 *corpus delicti* [物证]？

被提到的那位裁縫从陪审員席上站起来，走到爱得文爵士跟前，請他把燕尾服和大衣穿好，很在行地看了一下，搖了搖頭。

格里菲思：爱得文爵士，您是否觉得燕尾服很紧？——是的！（笑声）——我想再問一下：是不是窄了？——哼，如果我穿着这件衣服去参加宴会，那我非把它脫下来进餐不可。

巴兰坦：既然如此，爱得文爵士，您不用再繼續穿着它了。請您脫下它来吧。——非常感謝您。（脫去那两件衣服）

在双方的辯护人发表了动人的演說之后，法官做出了有趣的結論，強調指出不能牺牲英国民族的舒适来迁就海登商号的創作标准，接着，法庭便做出了爱得文·兰西尔爵士胜訴的判決。

卡·馬克思写于 1862 年 2 月 3 日  
左右

載于 1862 年 2 月 9 日“新聞报”  
第 3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 議會中关于答詞的辯論

1862年2月7日于倫敦

这次議會開幕式表現为一个十分平淡的仪式。女王缺席，国王演辞由大法官宣讀，使这个仪式失去了任何戏剧效果。国王演辞本身簡短而不精炼。它略述了对外政策的 *faits accomplis* [既成事实]，而在估計这些事实时則介紹參看已經提交議會的文件。只有一句話引起了某种聳动，這句話是說，女王 «trusts» (希望、相信)“沒有任何理由担心欧洲的和平会被破坏”。实际上，這句話是意味着把欧洲的和平寄托到希望与信念的領域里去了。

按照議会的慣例，在两院对国王演辞作答詞的先生們在三星期以前就已經由大臣們付与了委托。他們的答詞都是照样罗罗嗦嗦地重复一下国王演辞，此外就是恭維夸奖，这是大臣們以議會的名义給自己的獎語。1811年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曾經搶在官方的致答詞的人之前，抓住这个机会对国王演辞进行尖銳批評，那时，*Magna Charta*<sup>283</sup> 本身看来也岌岌可危。从那以后，就再沒有发生过这种怕人的事情。

所以，关于国王演辞的辯論就只限于官方反对派的“暗示”和大臣們的“反暗示”。不过这一回是学术的意味多于政治的意味。所談的是誰的阿尔伯特亲王悼詞說得最好的問題。这位亲王在世

时是非常不願意服从英国寡头政治的桎梏的。Vox populi [人民的呼声]把这次学术优胜奖断給了得比和迪斯累里两位，——前者作为天生的演說家而得奖，后者作为修辞专家而得奖。

辯論的“事务”部分是圍繞着美国、墨西哥和摩洛哥进行的。

在美国問題上，Outs (在野派)大大頌揚了一番 Ins [在朝派] (beati possidentes [官星高照的人]) 的政策。上院的保守派領袖得比和下院的保守派領袖迪斯累里並沒有組成反对內閣的反对派，而是組成自相反对的反对派。

得比首先发泄了他对于沒有«pressure from without» [“外界压力”] 这种情况的不滿。他說，他“贊揚”工厂工人的坚忍的和尊严的風度。可是，說到厂主們，他实在不能有所褒奖。对厂主們來說，美国的冲突来得特別凑巧，因为生产过剩和所有市場的过分膨脹反正是会迫使他們压缩工业生产的。

得比接着便猛烈攻击联邦政府，說它“已使自己和人民蒙受了耻辱”，沒有“君子風度”，因为它沒有表現主动，自动地交出梅森、斯萊德耳一行并表示悔改。他的在下院的副手迪斯累里先生立刻領会到，得比的攻击会对保守党人执政的希望造成多么大的損害，所以他就反过來說：

“当我考慮到北美的政治家們必然遭遇的巨大困难时，我必須得出結論：他們已經勇敢地大胆地克服了这些困难。”

另一方面，得比以他固有的一貫性又反对海上法的“新理論”。英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坚持与中立国的要求作对的交战国权利。誠然，1856年克拉倫登勳爵在巴黎作了一个“危險的”让步<sup>284</sup>。幸而这个让步还没有被国王批准，所以“在当前問題上国际法沒有絲毫改变”。迪斯累里先生显然是根据与政府的協議，根本不去



談這一點。

得比贊成內閣的不干涉政策。承認南部同盟的時間還沒有來到，但是他要求提供可信的文件，以便判斷“封鎖究竟有效到什么程度，因而是否具有法律的約束力”。對這個問題，約翰·羅素勛爵宣稱：聯邦政府已經把足夠數量的艦艇用於封鎖，但並不曾在每一個地方都嚴格地實現了封鎖。迪斯累里先生對封鎖的性質不作判斷，但要求內閣提供文件以了解情況。他特別警告不要太急于承認南部同盟，因為英國此刻正由於威脅一個美洲國家（墨西哥）而名聲不好，這個國家的獨立還是它本身首先承認的。

在美國之后就輪到了墨西哥。沒有一個議員譴責不宣而戰的戰爭，但是却反對在“不干涉政策”的口號下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反對英國和法國及西班牙聯合起來去壓服一個半無防禦的國家。實際上，在野派的發言只不過是暗示他們想把墨西哥作為黨派角逐的借口保留下來而已。得比要求提供關於三強協議以及關於履行協議的方式的文件。他贊成這個協議，因為，在他看來，談判中的每一方獨立地堅持自己的要求是正確的做法。某些公開的流言使他擔心：至少這些強國中的一個——西班牙——正企圖採取超出協議範圍的行動。仿佛得比真正相信大強國西班牙有膽量違反英國和法國的意志行事似的！約翰·羅素勳爵回答說，三個強國所尋求的是同一個目的，它們將小心避免妨礙墨西哥人處理應由本國政府處理的事務。

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拒絕在研究已提供的文件以前作任何判斷。不過，他覺得“政府的聲明有問題”。英國承認墨西哥的獨立比哪一國都早。這個承認使我們回想起英國外交史上一個聲名卓著的政策——反神聖同盟的政策，和一個聲名卓著的人物——

坎宁。那末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議的原因使英国要第一个去打击墨西哥的独立呢？而且，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內，干涉的借口也改变了。起初是一个賠償英国臣民的損失問題。而現在却悄悄談論确立新的施政原則和建立新的王朝了。帕麦斯顿勋爵援引所提供的文件，援引三国協議，說什么这个協議禁止同盟国“奴役”墨西哥或强制实行人民所不喜欢的政体。但与此同时，他却为自己开了一个外交上的藏身洞。他風聞墨西哥有一个政党想用君主制代替共和制。这个政党的实力如何他不知道。他，“从自己这方面來說，只希望墨西哥成立某个政府，使外国政府可以和它打交道”。由此可見，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体。他宣称現政府不存在。他要求英法西三国同盟像神圣同盟那样有决定外国政府是否存在的特权。他还謙遜地說：“这就是大不列顛政府想要达到的最大的目的。”別无其他！

外交政策上最后一个“待决問題”牵涉到摩洛哥。英国政府和摩洛哥曾經訂立一个協議，以便使摩洛哥能清償它对西班牙的債務，——本来，这笔債務若沒有英国的允許，西班牙是根本不可能把它压在摩洛哥身上的。大概是某些人給了摩洛哥貸款，让它如期償付西班牙，这样就使西班牙失去了繼續占領泰图安和重启战端的借口<sup>285</sup>。英国政府通过某种形式为这些人保证他們得到貸款利息，同时它自己則接管摩洛哥的海关作为抵押品。得比认为这种保证摩洛哥独立的方式《rather strange》（頗为奇怪），但是沒有得到大臣們的答复。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进一步地談到这项交易，說它“相当不合宪法”，因为政府背着議会使英国承担了新的財政义务。帕麦斯顿干脆只叫他去查閱已提出的“文件”。

国内事务在辯論时几乎沒有被提到。得比由于关注“女王的

心情”，仅仅警告議員們不要提出像議會改革那样“令人激动的”爭論問題。他准备照例向英国工人階級献出他的贊揚，条件就是英国工人階級要用它那忍受美国封鎖的自我牺牲的坚忍精神，来忍受自己被剝夺了选举权。

如果根据議会的这个牧歌式的开幕式，就推断它有一个牧歌式的未来，那就錯了。正相反！議會解散或是內閣辞职——这就是本届議會會議的主題。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論证一下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擇。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2月7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2月12日“新聞报”  
第42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墨西哥的混乱

1862年2月15日于倫敦

剛剛公布的关于干涉墨西哥一事的藍皮书<sup>286</sup>，罪证确凿地暴露了現代的英國外交，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殘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視。关于唐宁街和不列顛駐墨西哥的代表之間的往来书信，我不得不留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詳細分析，借以确定无疑地证明，現今的混乱是英国制造的，是英国首先发起干涉，并且还找了一些十分虛假和自相矛盾的借口，因此根本掩盖不了它的做法的真正的、只不过被矢口否认的动机。用这样可耻的手段发动对墨西哥的干涉，只有这一点可以超过，这就是：英国政府用一种老糊塗的态度，对它自己一手策划的丑恶阴謀的执行假装惊讶，竭力迴避。我現在所想要談的，正是問題的这一方面。

1861年12月13日，西班牙駐倫敦公使伊斯土里斯先生向約翰·罗素送去了一份照会，其中附有西班牙的古巴鎮守司令給墨西哥远征軍各指揮官的指令。約翰·罗素把这份照会擱置起来，保持沉默。12月23日，伊斯土里斯先生又給他送去一份照会，试图解釋西班牙的远征部队在英法軍隊到来之前离开古巴島的原因。約翰·罗素把这份照会又擱置起来，繼續頑强地保持沉默。伊

斯土里斯先生想弄清楚，培德福德家族的这个喜欢嚙的后代为什么一反往常，这样长时间不开口，是否預兆着什么坏事情，于是就坚持要当面会一会。这次会晤得到了同意，遂于1月7日举行。

这时，关于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单方面軍事行动，約翰·罗素已完全得知一个多月了。从伊斯土里斯先生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他的时候起，也差不多已有一个月。尽管如此，在同西班牙公使会晤时，約翰·罗素对于“塞拉諾將軍所采取的为时过早的步驟”仍然沒有流露一句哪怕稍微表示不滿或惊異的話，而且他的話也根本沒有使伊斯土里斯先生产生絲毫怀疑，而是使他深信，一切都很順利，西班牙的行动不列顛政府完全贊同。伊斯土里斯先生充滿着加斯梯里亚人的驕傲，当然一点也不会想到西班牙是它强大盟国手中的玩物和盲目的工具。

但議會开会日期接近了，約翰·罗素必須編写一整套专供議會使用而不是供国际談判使用的公文。因此，他于1月16日拟出了一份公文，用怒气冲冲的語調对西班牙擅自采取单方面行动提出質問。在他心中安然沉睡一个多月，甚至在1月7日同伊斯土里斯先生会晤时也沒有表現出来的疑虑和动摇，突然打破了那位自信的、誠实的和毫无疑人之心的政治家的平靜的幻梦。伊斯土里斯先生像被雷震似的吃了一惊，于是便在1月18日的复信中稍带諷刺地提醒勛爵閣下，說勛爵错过了机会表达他那过时的憤懣。他实际上是对勛爵閣下也照样来了一手，他在为西班牙擅自行动进行辯护时，也装出約翰·罗素要求解釋时所装的那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

伊斯土里斯先生說：“古巴鎮守司令到得太早，因为他怕到委拉克路斯晚了。”下面他又嘲弄了約翰勛爵一下：“此外，远征早已在各方面做好准备了”，

只是鎮守司令在12月中之前并“不知道条約的細节,也不知道約定的舰队会合地点”。

而条約在11月20日以前并没有簽訂。因此,如果說,鎮守司令“在12月中以前已經在各方面准备好”他的远征,那就是說,从欧洲送達給他的远征出发令是在条約簽訂以前发出的。換句話說,三国之間的最初協議以及为实现这个協議而拟定的措施早在条約簽訂前就已經执行了,而協議的“細节”則与条約的各項規定不同,因为条約从最初时起就不是一个行动綱領,它不过是一个用以使輿論容忍丑恶計劃的体面款式而已。

1月23日,約翰·罗素給伊斯土里斯先生一份不太客气的复照,复照指出:“不列顛政府对所提出的解釋不完全滿意”,不过它并不怀疑西班牙有不顾英法而行动的輕率意图。整整一个月昏昏沉沉一动不动的約翰·罗素勋爵,随着議会会期的临近,开始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和最大的警觉来了。一分钟也不能放过。1月17日,他同法国駐倫敦大使弗拉奥伯爵举行会晤。弗拉奥告訴他一个不祥的消息說,法皇认为必須“向墨西哥增兵”,认为西班牙輕举妄动已把整个事情弄糟。

“联军現在應該进入墨西哥腹地,不仅預定的兵力現在不够調度,而且远征本身也有了不同的性质,因此路易·波拿巴不能同意让法国兵力弱于西班牙,或者让法軍冒丧失声誉的危險。”

弗拉奥的論据是根本說不通的。如果說西班牙擅自越出協議的範圍,那末只要从圣詹姆斯宮或土伊勒里宮发出一份照会到馬德里,就足以使它放棄它那些可笑的奢望,使它仍旧充当条約給它規定的小角色。但是并没有这样做。鉴于西班牙已違反条約,——这种違反純粹是形式上的違反,算不了什么,因为西班牙軍隊提早

到达委拉克路斯絲毫也沒有改变远征的官方目的和使命，——鉴于西班牙敢于当英法军队未到場的时候在委拉克路斯下錨，所以法国就沒有别的办法，只有学步西班牙，違反協議，不仅增派远征部队，而且改变軍事行动的整个性质了。当然，这些同盟国本来不需要什么托詞，就可以把真貨色端出来，在远征之初就一古脑儿抛掉那些曾經提出来为这次远征辯解的官方的借口和目的。

据此，約翰·罗素虽然对法国所采取的“步驟”也表示了“遺憾”，但仍然予以贊同，他对弗拉奧伯爵說：“他代表女王陛下的政府，对法国的理由有充分根据这点沒有任何異議。”在1月20日的公文中，他把这次同弗拉奧伯爵談話的內容通知了英国駐巴黎大使考萊伯爵。在此前一天，即1月19日，他給英国駐馬德里公使費·克蘭普頓爵士一封公文，这封公文是一种奇異的混合物，里面既有預定讲給不列顛議會听的伪善的廢話，同时又巧妙地向馬德里宮廷暗示了他这样大量使用的自由主义詞句的真实价值。他說：“塞拉諾元帅的行动，意在引起某种不安”，这样說的根据不仅在于西班牙远征軍过早地从哈瓦那出发，而且还在于“西班牙政府所公布的文告的語調”。

但与此同时，我們的 bon homme [好心人] 却給馬德里宮廷悄悄提示一个漂亮的論据来辯护它公然違反条約的行为。他坚信馬德里宮廷沒有什么恶意，只是那些远离欧洲的將領們有时表現“輕率”，須要“非常仔細地加以監督”。这样，好心人罗素就自請效劳，把責任从馬德里宮廷的身上轉移到西班牙那些“远离欧洲的”、就連好心人罗素的說教也鞭长莫及的不謹慎的將領們身上去了。他的公文的另一部分也很奇異。联軍不应当剝夺墨西哥人“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这就是暗示在墨西哥“不存在政府”，墨西哥人在

結盟的征服者的庇护下不仅必須选举新的总督，而且必須确立“新的政体”。“由他們来建立新的政府将使”不列顛政府“感到高兴”；不过，征服者的军队当然不得影响全民投票的过程，他們只是向墨西哥人推荐用全民投票的办法建立新的政府。自然，入侵军队的統帅自己可以判断什么样的新政体“是墨西哥人可以接受的或者是不可接受的”。

不管怎么說，好心人罗素是在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企图卸脫責任。他把外国的龙騎兵派往墨西哥，去强迫墨西哥人民“选举”新政府；但是他却期待龙騎兵会彬彬有礼地这样做，会細心地考察他們所征服的国家的政治情緒。这种明显的鬼把戏值得一看嗎？不必談好心人罗素的公文的内容，只要讀一讀 10 月間即 11 月 30 日的伪善的条約簽訂前 6 个星期內的“泰晤士报”和“晨邮报”，大家就会看出，英国的政府报纸早就把罗素似乎在 1 月底才知道的一切未能如意的事情全部預言过了，并且早就拿某些远离欧洲的西班牙代表的“輕率”来解釋这些事情了。

罗素所玩弄的把戏的第二部，就是把英法的寵儿奥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安弄上台来，作为墨西哥王位的要求者。

1 月 24 日，即在議會開幕前 10 天左右，考萊勛爵写信給罗素勛爵說，不仅巴黎的饒舌婆娘們都在談論大公，而且連那些率領增援部队去墨西哥的軍官們也說他們远征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立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国王。考萊认为必須向图温奈尔詢問这个微妙的问题。图温奈尔回答他說，就这一点同奥地利政府进行的談判，并不是由法国政府倡議举行的，倡議者乃是“为此目的前来并已启程去維也納”的墨西哥特使。

大家会以为，这位毫无疑人之心的約翰·罗素，既然在 5 天以



前还在致馬德里的公文中大談協議上面的規定，甚至后来在2月6日的国王演辞中还宣布实行干涉的唯一原因和目的是“要求賠償”欧洲侨民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大概終于要勃然大怒，大发脾气，痛責別人用前所未聞的欺騙来报答他那好心的輕信吧？根本沒有这回事。好心人罗素研究了考萊于1月26日告訴他的那些流言，第二天就赶紧坐下来拟了一份公文，表示願意协助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王位的候选人。

他通知他派駐墨西哥的代表查·魏克爵士：法国和西班牙的部队“馬上”就要向墨西哥首都进发；还說，“据傳”馬克西米利安大公是墨西哥人民所崇拜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則協議中就不包含任何足以妨碍他登上墨西哥王位的东西”。

在这些外交界的启示录中，有两件事情最为突出：第一，西班牙被愚弄了，第二，罗素脑子里連想都沒有想，他对墨西哥是不能不宣而战的，他只有根据一切有关方面都必須遵守的一定的条約才能同外国結成同盟来进行这次战争。两个月以来使人膩煩地、伪善地說什么严格的国际法規神圣不可侵犯和自己尊重这些法規的人們就是这个样子！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2月15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62年3月10日“紐約每日  
論壇报”第6530号

俄文譯自“紐約每日論壇报”

## 卡·馬克思 美国近事

林肯總統在大勢之所趨和人心之所向都不許再拖以前，是從來不冒險朝前走一步的。但是，只要«old Abe»〔“老阿伯”（阿伯拉罕·林肯）〕一旦相信这样一种轉折點已經到來，他就會採取某種突然的、尽可能不聲不響的行動而使朋友和敵人都同吃一驚。最近，他就用極其平靜的方式干出了一樁出人意料的事，這件事如果放在半年以前，可能要以他的總統職位作代價，即使在幾個月以前，恐怕也會引起一陣辯論的風暴。這裡我們指的是麥克累倫被免除了指揮聯邦所有軍團的 commander in chief〔總司令〕的職務一事。首先，林肯用一個精明強幹而不講客氣的律師愛得文·斯坦頓先生替換了陸軍部長凱麥隆。接着，斯坦頓就向布埃耳、哈勒克、巴特勒、薛爾曼等將軍及其他各軍區司令官和討伐軍長官發出指令說，今後一切命令，無論是通告性的或機密性的，一律直接自陸軍部取得，同時，他們必須直接向陸軍部報告。最後，林肯發布了幾項命令，用憲法授予他的«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陸海軍總司令”〕的名義簽署。用這種“不聲不響的”辦法，那位“年輕的拿破侖”<sup>287</sup>就被解除了他對所有軍團的最高指揮權，只有波托馬克河綫上的軍團留給他指揮，雖然«commander in chief»的頭銜還給他保留着。在林肯總統接收最高指揮權之初，

就順利地从肯塔基、田納西和大西洋海岸傳來了一些捷報。

迄今為**麥克累倫**所擔任的 «commander in chief» 這個職位，是英國傳給美國的，它大約相當於舊時法國軍隊中的 grand connetable [大元帥] 的稱號。在克里木戰爭時期，甚至英國也看出了這個過時的制度不妥。於是就採取了一個折衷辦法，把以前屬於 «commander in chief» 的一部分職權移交給陸軍部。

要評論**麥克累倫**在波托馬克河一綫的費邊式戰術<sup>288</sup>，現在還缺乏必要的材料。但是，他對整個戰爭的進行起着阻礙作用，則是不容置疑的。可以用**馬考萊**評論**艾塞克斯**的話來評論**麥克累倫**：

“**艾塞克斯**的軍事上的錯誤主要是由於他政治上不堅定。他很正直，但是對議會的事業完全沒有熱誠，因此除了大失敗之外，他最害怕的是大勝利。”<sup>289</sup>

**麥克累倫**和大多數基干軍官們一樣，是西點軍校<sup>290</sup>出身的；一種 esprit de corps [小團體觀念] 把他多多少少同敵方的老夥伴們聯繫在一起。所有這些人都對“非軍人”出身的後起之秀懷着嫉妒。在他們看來，戰爭應當按照純業務的方式進行，戰爭的目的始終應當是在舊基礎之上恢復聯邦，因此，戰爭首先必須排除原則性的和革命性的傾向。對於一場本質上是原則之戰的戰爭抱着這種看法真是妙極。當年英國議會軍的第一批將軍們也曾犯過同樣的錯誤。

“但是”，——**克倫威爾**在1653年7月4日在向長期議會的“渣滓”致詞時說——“一當信奉 a principle of godliness and religion [虔敬和宗教原則] 的人們起來領導，一切都變化得多么大呵！”<sup>291</sup>

華盛頓的報紙“星報”<sup>292</sup>——**麥克累倫**專用的機關報——在最近的一號報紙上宣稱：

“**麥克累倫**將軍的一切軍事行動的目的，是要把聯邦恢復到完全同叛亂

爆发以前一样。”

因此，波托馬克河綫上的軍团在这位总司令的眼下被用来捕捉奴隶，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仅在最近，麦克累倫还特別下令把音乐家卡特欽森家族驅逐出营，因为他们唱了反奴隶制度的歌曲。

除开这种“反傾向的”示威之外，麦克累倫还利用他的大权包庇联邦軍队中的叛徒。举例來說，他曾把梅納德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虽然众議院調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表明梅納德充当着脱离派的奸細。所有的軍事叛徒，从私通敌方而造成馬納薩斯之敗的帕特逊將軍起，到直接做敌人的內应而造成了博耳斯-布拉夫之敗的斯通將軍为止，麦克累倫將軍都使之免受軍事法庭的审判，甚至使其中大多数人不被撤职。在这方面，国会調查委员会已經揭露了最惊人的事实。林肯决心要用有力的行动来证明：随着最高指揮权轉到他手里，那些带着将官肩章的叛徒們的丧钟就响了，軍事政策上的轉折点就来到了。按照他的命令，斯通將軍于2月10日深夜2时还在睡觉的时候被捕，并被解往拉斐德堡垒。数小时后，由斯坦頓签署的逮捕令出現了；逮捕令宣布被捕者犯了叛国罪，应交軍事法庭审判。斯通的被捕与交付审判，是没有事先通知麦克累倫將軍就执行了的。

只要麦克累倫自己还按兵不动，并且戴着一頂不过是預支的桂冠，他显然是决心不让别的將軍超过他的。哈勒克將軍和波普將軍曾經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以迫使那位由于华盛顿的干預才得从弗里芒特手里逃脫的普萊斯將軍进行决战。但是，麦克累倫一封电报禁止了他们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的另一封电报“廢止了”哈勒克將軍关于攻占哥倫布堡垒的命令，而这个堡垒当时已經被攻陷一半。麦克累倫曾經断然禁止西部的將領們互相联系。每一位

將領打算进行联合行动，都要首先向華盛頓請示。現在，林肯總統把必要的行动自由还給他們了。

最清楚地证明麦克累倫的总的軍事政策如何有利于脫离派的，是“紐約先驅報”无所吝惜地不断給他的贊詞。他是一个符合“先驅報”心意的英雄。“先驅報”的业主和主編、臭名远揚的貝奈特，以前曾經通过他的駐華盛頓的“特別代表”，alias〔或者叫做〕通訊員，操纵皮尔斯政府和布坎南政府。在林肯政府下，他又企图用一种迂迴的方法来取得这种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他的“特別代表”艾夫斯博士——南方人，逃往同盟派方面的一个軍官的弟兄——設法取得了麦克累倫的寵信。这位艾夫斯由于得到麦克累倫的庇护，在凱麦隆主持陸軍部时肯定是享有很大特权的。显然他指望斯坦頓也給他同样的厚待，因而于2月8日又去陸軍部，恰巧遇見陸軍部长、他的主任秘书和几个国会議員正在那里商討战事。人家要他出去。他发起脾气来，但最后終於退出，同时威胁說，如果剝夺了他的“特有的权利”，不让他在此了解政府會議的結果、电报、公函及战訊，“先驅報”就要对現在的陸軍部开火。次日即2月9日上午，艾夫斯博士在自己家里举行香檳酒会，邀集麦克累倫总參謀部的全体人員。“但是災星走得快”<sup>①</sup>，一个軍士带着六个兵走了进来，逮捕了大有力的艾夫斯，并且把他解到麦克亨利堡垒，根据陸軍部长的明令，他在那里“将作为一个間諜而受到严密的監視”。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2月26日  
左右

載于1862年3月3日“新聞報”  
第6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sup>①</sup> 席勒“鐘之歌”。——編者注

卡·馬克思  
脫離派的朋友們在下院。——  
美國的封鎖被承認

1862年3月8日于倫敦

Parturiunt montes!① 从議會開幕的時候起，脫離派的英國朋友們就威脅着要就美國封鎖問題提出“質詢”。質詢終于以十分平常的動議的形式在下院提出來了，它敦促政府“提供關於封鎖實況的補充文件”。但是，甚至這樣一項普通的動議也沒有經過分組表決的手續就被否決了。

提出這項質詢的高爾威的議員格雷哥里先生，在美國內戰爆發後不久，在去年議會的會議上，曾經提出一項承認南部同盟的動議。對於他今年的演說，是不能否認其有某些詭辯之妙的。這個演說只有一個缺陷，那就是它分成了互相否定的兩部分。一部分描述了封鎖對英國棉紡織工業的毀滅性的影響，因此要求打破封鎖。另一部分則根據內閣所提供的文件，包括楊西和曼兩先生和梅森先生的兩份聲明，證明這個封鎖除了在紙上以外根本不存在，因此不應再被承認。格雷哥里先生不斷地引用“泰晤士報”來給自己的論證增添滋味。為了表示感謝，“泰晤士報”——在此刻提起

① Parturiunt montes, nascetur ridiculus mus! (大山分娩，生出個耗子!)  
(賀雷西“詩論”)——編者注

它那宣諭官的宏論对它是完全不合适的——发表了一篇社論，結果不过是使格雷哥里先生受到公众嘲笑。

格雷哥里先生的质詢得到了本廷克先生的支持，本廷克是一个极端的托利党人，两年以来一直努力在保守党陣营內针对迪斯累里先生搞脱离运动而未成功。

所謂英国工业的利益竟由爱尔兰西部的一个不重要的海港高尔威的代表格雷哥里和一个純粹农业地区諾福克的代表本廷克来代表，这件事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

英国工业中心之一的布萊得弗德的代表福斯特先生起来反对他們两人。福斯特的演說应当得到更密切的注意，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脱离运动的朋友們在欧洲散布的那种关于美国封鎖的性质的談論是不真实的。他說：首先，美国已經履行了国际法所規定的一切手續。美国宣布各港口处于封鎖状态，这些港口沒有一个不是經過預告、特別通知开始封鎖的时间并給以 15 天的期限（期滿后即禁止各中立国船只出入）之后才宣布封鎖的。

因此，关于这个封鎖在法律上“无效”的談論所根据的，仅仅是据說封鎖常被突破。在議會开幕之前，据說有 600 艘船突破了封鎖。格雷哥里先生現在把这个数目减少到 400。他的根据是两份表册，一份是南部特使楊西和曼于 11 月 30 日提交政府的，另一份补充表册是梅森提出的。根据楊西和曼的材料，从宣布封鎖起，到 8 月 20 日止，进入和駛出都包括在內，突破封鎖的船只已超过 400 艘。但根据海关的正式报告，进入和駛出的船只总数只有 322 艘。在这个总数中，有 119 艘是在宣布封鎖以前离开的，有 56 艘是在規定的 15 天限期期滿以前离开的。还剩下 147 艘。在这 147 艘中，有 25 艘是从內地开往新奥尔良的內河船舶，到了新奥尔良

它們就停泊下來；106艘是近海船舶，這些船舶除其中的3艘外，用梅森先生自己的話來說，都是«quasi inland»〔“准內河”〕船舶。在這106艘中，有66艘是航行于謀比耳和新奧爾良之間的。凡是了解這條海岸綫的人都知道，把某個在淺海灣內航行，即差不多不接觸公海而僅僅沿着海岸移動的航行叫做突破封鎖是何等荒謬。往來于薩凡那與查理斯頓之間的船隻也是這樣，在那里它們是在島嶼和狹長的海角之間溜來溜去。根據英國領事本奇的證明，這些平底船在公海上出現只有幾天。在減去106艘近海船舶之後，就剩下16艘開往國外港口的船隻了，其中，15艘開往美洲諸港，主要是開往古巴，一艘開往利物浦。在利物浦停泊的那艘“艦只”，是一條小帆船；所有其餘的“船隻”也是這樣，只有一艘海岸炮艦是例外。

福斯特先生高聲說，關於虛假封鎖談得很多。但是，難道楊西先生和曼先生提供的這份表冊不是虛假的嗎？他又把梅森先生的補充表冊作了同樣的分析，指明偷航出去的巡洋艦的數目一共只有三、四艘，而在上次英美戰爭<sup>293</sup>中至少有516艘美國巡洋艦突破了英國的封鎖，擾亂英國海岸。“恰恰相反，這個封鎖從宣布以來就是完全有效的。”

進一步提供了證明的，是英國領事們的報告，特別是南部的行情表。1月11日，新奧爾良給予向英國運送棉花的獎勵金達到了100%，輸入食鹽的利潤達到1500%，戰時禁運品的利潤更是其高無比。儘管有這樣誘人的利潤，但無論是運棉花去英國還是運食鹽到新奧爾良或查理斯頓都同樣不可能。實際上，格雷哥里先生所埋怨的倒不是封鎖沒有效力，而是它太有效了。他要我們去打破這個封鎖，以便結束工商業的停滯局面。這裡只要這樣問就够



了：“是誰向議院建議打破封鎖呢？是身受其苦的地区的代表嗎？是被迫關閉工廠的曼徹斯特發出了這種呼聲呢，還是由于船隻無貨可裝而停在船塢里的利物浦？恰恰相反。這種呼聲是高爾威發出而為諾福克支持的。”

在脫離派的朋友們當中，還有一位北希爾茲的大造船廠廠主林賽先生出頭引人注意。林賽曾經建議聯邦使用他的造船場，並且曾經為此到華盛頓去了一趟，在那里嘗到了他的生意被拒絕的失敗滋味。從那時起，他就把他的同情轉到脫離運動方面去了。

這場辯論以副首席檢察官朗·帕麥爾爵士的長篇演說作結束，他是以政府的名義講話的。他從國際法的角度，用法律的根據證明瞭這個封鎖的實在性和有效性。他這樣做實際上是徹底撕毀了1856年巴黎宣言所宣布的“新原則”，正如塞西耳勳爵對他指責的那樣。他還有一段話對於格雷哥里之流竟然在英國議會中以奧特弗伊先生為權威表示驚異。的確，這是一個新出現的“權威”，他是在波拿巴主義陣營里新近被發現的。奧特弗伊在“現代評論”<sup>294</sup>上發表的關於中立國海上權利的文章所證明的，若不是完全無知，就是奉上面命令而製造 *mauvaise foi* [毒計]。

隨著議會里的脫離派朋友們在封鎖問題上完全失敗，指望英美關係破裂就完全沒有希望了。

卡·馬克思寫于1862年3月8日

載于1862年3月12日“新聞報”

第70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美国内战

無論从什么角度来看，美国内战都是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壮观。爭夺的土地幅員广大；作战綫的正面极长；敌对的军队数量龐大，而創建这些军队时却没有什麼旧有的組織基础可以凭借；军队的費用浩大；再加上指揮这些军队的方法以及进行战争的一般战术战略原則，——这一切对于欧洲的观察家來說都完全是新的东西。

脱离派的阴谋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便策划好了，并且得到布坎南政府的庇护和支持，这就使南部得到了先发制人的机会；只是凭着这个有利条件，南部才觉得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居住在南部土地上的奴隶和很大一部分维护联邦的白人使南部受着威胁，南部所拥有的自由居民又比北部少三分之二，但是它窩藏着許多无业的冒险家，进行襲击比北部更有条件些，所以南部唯有实行一个迅速的、大胆的、几乎是蛮干式的进攻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南軍假如夺取了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华盛顿、巴尔的摩，或許再加上費拉得尔菲亚，就可以指望造成一种慌乱局面，趁这个时候通过外交和收买来使所有蓄奴州的独立得到承认。假如这开头的一次攻击失败了，至少在决定性的地点失败了，那末，在北部力量的发展同时，南部的地位一定会日益恶化。这一点是那些用真正的波拿

巴精神策划脱离阴谋的人正确估计到了的。他们就用这一类方法开始了战争。他们的冒险家匪帮袭击了密苏里和田纳西，而他们的比较正规的部队则向东弗吉尼亚进攻，准备对华盛顿来一个 coup de main [突然袭击]。由于这一步失利，南部的整个战局从军事观点来说就是输了。

北部是勉强地、无力地走上战场的，在它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本来也应当是这样。北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远非南部可比，因而需要多得多的时间才能使它沿着这条不平常的道路运动。用3个月之久的时间招募志愿兵是一个大错误，但这个错误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北部的政策是：起初只限于在所有决定性的地点进行防御，组织自己的部队，用小规模的战斗行动训练他们，不使他们冒险去决战；一旦组织充分巩固，同时又从军队中大体清除了叛卖分子，就最后转为奋力的、不停的进攻，首先夺回肯塔基、田纳西、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把平民变为兵士的过程在北部势必要比在南部长些。而一旦这个转变完成，就可以指望北军在兵员方面占有优势。

大致说来，除开那些大半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由于军事原因所产生的错误以外，北部是按上述原则行动的。在密苏里和西弗吉尼亚的小型战争，一方面保护了拥护联邦的居民，同时又使军队不冒大败的危险而习惯了野战勤务和射击。布尔河之耻<sup>295</sup>在某种程度上是用3个月时间招募志愿兵这一早期错误的结果。在地形不利、敌军人数仅仅稍逊于自己的情况下用未经训练的新兵从正面去攻击一个坚固的阵地，是做了一件蠢事。联邦军队在决定性时刻陷入慌乱（其原因迄未得到说明），并不能使大致熟悉人民战争的历史的人感到惊异。这样的事情在1792—1795年的法

国军队中经常发生,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蒙特诺特、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地的会战<sup>296</sup>中获得胜利。欧洲报纸嘲笑布尔河会战中的慌乱,它们的这种愚蠢只有一条辩解的理由,那就是一部分北美报纸事先说过大话。

随着马纳萨斯之败而来的6个月的喘息时期,北部比南部利用得好些。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北军兵员比南军得到更大补充方面。北军的军官也获得了更好的训练;军队的整顿和训练也没有遇到像在南部的这种障碍。混入军队中的叛徒和不可用的分子逐渐被清除出去,于是布尔河的慌乱时期便成为陈述了。当然,对于双方的军队,是不能用大规模欧洲军队的标准,甚至也不能用从前美国正规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不错,拿破仑能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在补充队里训练出新兵营,第二个月行军,第三个月就投入战斗;但是他每一个营都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每一个连都有一些老兵,而在战斗的时候把新兵和老兵编在一起,可以说,把新兵装在老兵框子里。所有这些条件,在美国都是没有的。如果不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结果使大批有军事经验的人移居美国,组织联邦军所需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在参加战斗的军队的总人数中,死伤的比例很小(一般20人中有1人),这说明大部分的战斗,甚至最近在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战斗,主要是用火器而且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进行的,偶尔的白刃冲锋若不是在敌人的火力下迅速中止,便是在进入白刃冲锋之前敌人已经溃逃。在这个时候,由于布埃耳与哈勒克经过肯塔基向田纳西胜利推进,就比较顺利地开始了一个新的战局。

联邦方面夺回密苏里和西弗吉尼亚之后,便向肯塔基进攻,揭开了这一战局。在这里,脱离派控制着三个坚固的阵地,即三个营

垒：密西西比河上的哥倫布在左，博陵-格林居中，康伯兰河上的米尔-斯普林斯在右。他們的战綫由西到东长达 300 英里。这样长的战綫使三个地方的部队无法互相支援，并且使联邦軍有可能用优势兵力把他們各个击破。脱离派在兵力配置上犯了这个重大錯誤，是由于他們企图保持住所有障地。如果只把坚固的中央营垒这一个地方选作决战的战场，并由主力加以扼守，这样做对于肯塔基的防守是有利得多的。这样做就会把联邦軍的主力吸引过来；如果联邦軍不顾敌軍如此强大的集中，企图繼續前进，那末这样做又会置联邦軍于危险的境地。

在上述情况下，联邦軍决定依次攻击这三个营垒，把敌人从营垒里誘出来，迫使他們在开阔地上应战。这个符合軍事学术的一切規則的計劃被坚决迅速地实行了。約在 1 月中，15 000 人左右的一支联邦軍部队便向 10 000 名脱离派軍隊駐守的米尔-斯普林斯挺进。联邦軍巧妙地进行机动，努力給敌人造成一种这仅仅是一支薄弱的偵察部队的印象。佐利科弗尔將軍立即上了圈套，从营垒里冲了出来攻击联邦軍。他很快就发现：面对着他的是一支优势的敌軍。他本人陣亡，他的部队則遭到了完全的失敗，同联邦軍过去在布尔河一样。但是，对胜利的利用，这一次却完全不同。胜利者跟踪追击败軍，一直到它潰不成軍、狼狽沮丧、不剩一門野炮和一件輜重逃回米尔-斯普林斯营垒为止。这个营垒位于康伯兰河北岸，所以如果再一次失敗，部队除乘少数汽船和帆船渡河而外便別无退路了。我們大体上看到，脱离派軍隊的所有营垒差不多都是設置在敌方的河岸上的。如果后方有桥梁的話，采取这种配置不仅是合乎規則的，而且也是非常实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营垒可以用作桥头堡，使指揮部能够随自己的便利把营垒里

的部队调向河的任何一岸，这样就保证了对河流的完全控制。但是，如果营垒位于敌方的河岸而后方没有桥梁，一旦战斗失利便没有退路，部队就不得不投降，或者是被歼灭和淹死，联邦军在波托马克河敌方河岸上的博耳斯-布拉夫就曾遭到这样的命运，当时是斯通将军的背叛行为把他们引到那个地方去的<sup>297</sup>。

被击败的脱离派军队逃回米尔-斯普林斯营垒之后立刻就明白了：必须击退敌人对他们的工事的攻击，否则很快就得投降。有过早晨的教训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抵抗力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当第二天联邦军发起进攻时就发现，敌军已利用夜间，抛棄营垒、輜重、火炮和各种储备品渡河而逃。这样一来，脱离派军队的战线的极右翼就被推回到田纳西，而居民大多敌视蓄奴党的东肯塔基就被联邦派收复。

与此同时（约在1月中），也开始了把脱离派军队赶出哥倫布与博陵-格林的准备工作。一个由臼炮舰和装甲炮舰所组成的强有力的区舰队已经作好准备，同时到处扬言这支区舰队将护送一支大军自凯罗沿密西西比河开赴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但是，所有这些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佯动都只是迷惑敌人视线的机动。在决定的时刻，这些炮舰被调到俄亥俄河，由此开往田纳西河，沿该河上溯，到了亨利堡垒。这个地方，和康伯兰河上的唐纳尔逊堡垒一起，构成脱离派军队在田纳西的第二道防线。这个阵地是选择得很好的，因为在向康伯兰河背后退却时，该河能掩护正面，田纳西河则掩护左翼，而两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则有上述两个堡垒充分掩护着。但是，由于联邦军的迅速行动，在第一线的左翼与中央受到攻击以前，第二线就被突破了。

在2月的第一周，联邦军的炮舰驶抵亨利堡垒，经过短时间的

炮击，这个堡垒就投降了。但是守軍逃往唐納尔逊堡垒，因为討伐軍的陆上兵力不足以包圍亨利堡垒。此后，炮舰又沿田納西河回駛，入俄亥俄河，由此溯康伯兰河而上，到达唐納尔逊堡垒。有一艘炮舰大胆地溯田納西河上行，經田納西州的正中心，駛过密西西比州的边緣，挺进到亚拉巴馬州北部的弗洛倫斯，那里有許多沼澤和淺滩(名为 Mussel Shoals<sup>①</sup>)，阻止了它向前航行。单独一艘炮舰作了至少有 150 英里这种远程航行并接着折回而沒有受到任何攻击，这一事实证明沿河地区多是拥护联邦的，如果联邦軍推进到这里，会得到很多好处。

这支区舰队在康伯兰河的行动同哈勒克和格兰特两將軍統率的陆上部队的动作配合起来了。博陵-格林的脱离派軍隊沒有察觉联邦軍的运动，他們仍然安靜地留在他們的营垒里；而唐納尔逊堡垒在亨利堡垒陷落一星期之后，就被 4 万联邦軍从陆地一边包圍起来，同时在沿河一边又受到强有力的炮舰区舰队的威胁。像米尔-斯普林斯营垒和亨利堡垒一样，唐納尔逊堡垒也是背靠着河，而沒有桥梁以备退却。它是联邦軍迄今所攻击的要塞中的最坚强的一处。它的工事构筑得极为周到，而且这个要塞本身也很大，足以容納它的 2 万守軍。在攻击的第一天，炮舰压制了朝河的炮台的炮火，并轰击了內层工事，而陆上的部队則逐退了敵軍的前哨，并迫使敵軍主力退到他們堡垒的火炮射程以內去寻找掩蔽。第二天，炮舰因为在前一天遭受了严重損失，似乎沒有有什么大的动作。而陆上的部队則与企图突破联邦軍右翼以打通一条退向納希維耳的路綫的守軍进行长久的战斗，有几处战斗十分激烈。但

---

① 馬斯耳-朔尔斯(介壳滩)。——編者注

是，由于联邦軍右翼随后向脫离派軍隊左翼奋力进攻，联邦軍左翼也得到大量增援，最后就取得了胜利。有一些外圍工事被攻占。被迫轉入內圍防綫的守軍既沒有退却的机会，又显然不能抵擋次日早晨的攻击，所以就在第二天无条件投降。

随着唐納尔逊堡垒的陷落，敌人的火炮、輜重和各种軍用物資都落入联邦軍之手；脫离派軍隊 13 000 人在堡垒被攻占的当天投降；第二天又有 1 000 人投降；并且当胜利者的先头部队一出現在康伯兰河上游的一个城市克拉克斯維耳城下时，該城就立刻開門投降了。在这里也儲存着为脫离派軍隊准备的大量物資。

在攻占唐納尔逊堡垒时，只有一件事情令人不解：弗洛伊德將軍带着 5 000 人在炮击的第二天逃走了。逃走的这伙人为数如此之多，在夜間乘汽船溜走是不容易的。联邦軍稍有防范他們就逃不了。

唐納尔逊堡垒投降后 7 天，納希維耳被联邦軍攻占。这两个地方相距約 100 英里，联邦軍在一年中最不利的季节里沿着非常坏的道路每日行軍 15 英里，这給他們增光不少。在接到唐納尔逊堡垒陷落的消息后，脫离派軍隊便撤出了博陵-格林；一星期后，他們放棄了哥倫布，撤退到南边 45 英里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小島上。于是肯塔基州便被联邦完全收复了。至于田納西，脫离派軍隊只有进行一次大会战并贏得这次会战才能保得住。据說他們确实已为此目的而集中了 65 000 人。不过，也沒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联邦軍拿出更优势的兵力来对付他們。

从索美塞特前进到納希維耳的肯塔基战局的指揮，是值得大大贊揚的。收复这样广大的一片領土，在仅仅一个月內从俄亥俄河进展到康伯兰河，像这样的毅力、坚决和迅速是欧洲正規軍隊很



少達到的。例如，可以拿這一點比較一下 1859 年聯軍從馬振塔到索爾費里諾的緩慢的前進<sup>298</sup>——當時既沒有追擊退却的敵人，也完全沒有試圖截斷掉隊的敵人或者迂迴和包圍全部敵軍。

哈勒克，特別是格蘭特，提供了堅決的軍事指揮的優秀范例。他們根本不管哥倫布或博陵-格林，而把兵力集中在決定性的地點亨利堡壘和唐納爾遜堡壘，向這兩個地點發動迅速而猛烈的攻擊；這樣就使哥倫布和博陵-格林陷入無法防守的境地。然後，他們立刻向克拉克斯維耳和納希維耳進軍，不使退却的脫離派軍隊有時間在北田納西取得新陣地。由於這次迅速的追擊，在哥倫布的脫離派軍隊同他們的中央和右翼的聯繫便完全被切斷了。英國報紙批評這次行動是枉然的。對唐納爾遜堡壘的攻擊即使失敗，在博陵-格林的脫離派軍隊也由於受到布埃耳將軍的牽制，仍然派不出足夠的兵力使唐納爾遜的守軍能夠進入開闊地，追擊被擊敗的聯邦軍，或者威脅他們的退却。另一方面，哥倫布又隔得這樣遠，完全不可能干擾格蘭特的行動。事實上，在聯邦軍肅清了密蘇里的脫離派軍隊以後，哥倫布對於脫離派軍隊來說便喪失了任何意義。該地的守軍為了避免不光榮地放下武器的危險，勢必要匆忙撤退到孟菲斯或阿肯色。

由於廓清了密蘇里和收復了肯塔基，戰場就大為縮小，因而各軍團就能够在某種程度上沿着整個戰綫協同動作，為取得一定的結果而努力了。換句話說，戰爭現在才開始帶有戰略的性質，而南部地區的地理形勢就有了新的意義了。現在，尋找各植棉州的致命弱點，就是北軍將領的任務。

直到占領納希維耳之前，在肯塔基的軍團和在波托馬克河上的軍團之間還不可能在戰略上一致。他們彼此相距太遠了。他們





在同一正面上，但是他們的作战綫却完全不同。只是在胜利地进入田納西以后，肯塔基軍团的軍事行动才对整个战場起作用。

麦克累倫指使下的美国报纸极力鼓吹“大蛇”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军队应摆开广大的陣綫来包围叛軍，逐漸縮小包圍圈，最后窠死敌人。这完全是儿戏。这是1770年左右在奥地利发明的所謂“封鎖綫体系”<sup>299</sup>的重复；在1792—1797年間，人們曾經十分頑固地采用这种体系来对付法軍，結果总是失敗。在热馬普、弗略留斯，特別是在蒙特諾特、密雷栖摩、德果<sup>300</sup>、卡斯提奧涅和里沃利等地的会战中，这个体系都會被打烂。法軍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把这个“大蛇”切成两段。接着，这条“大蛇”的各段便被一一切碎。

在人口稠密并且或多或少地实现了集权制的国家，总有这样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一經敌人占领，全国的抵抗就要停止。巴黎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各蓄奴州却没有这种中心。它們人口稀，大城市很少，而且都在沿海一带。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問題：各蓄奴州是不是仍然有一个軍事的重心，攻占了它就可以摧毁它們抵抗力量的脊骨呢？或者是：它們是否像1812年的俄国那样，不把它們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块地区占领，一句話，不把它們整个外省地区占领，便不能征服它們呢？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脱离派占有的、包括大西洋沿岸的漫长地带和沿墨西哥灣的漫长的沿海区这一片領土的地理。当同盟軍握有肯塔基和田納西的时候，全部地区曾是一大块紧密相連的土地。随着这两个州的丧失，在他們的領土內便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把大西洋北部沿岸各州和墨西哥灣沿岸各州分在两边。从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納到得克薩斯、路易西安納、密西西比，甚至部分

地到亞拉巴馬的直接通路，都經過現時已為聯邦軍占領的田納西。在聯邦完全征服田納西以後，聯繫蓄奴州這兩部分的仅有的道路便經過喬治亞。這說明，喬治亞成了脫離派地區的鎖鑰。喬治亞一旦喪失，南部同盟便被切成彼此失去一切聯繫的兩部分。而脫離派軍隊再奪回喬治亞，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聯邦軍的作戰力量將集中於一個中心陣地，而被分割成兩個營壘的敵軍則很難聚集足夠的兵力來作一次聯合的攻擊。

為了採取這一行動，是不是需要征服整個喬治亞以及佛羅里達海岸呢？根本不需要。在一個交通（特別是遠地間的交通）大半是依靠鐵路而不是依賴公路的國土上，占領鐵路便夠了。墨西哥灣沿岸各州與大西洋沿岸各州之間最南面的鐵路綫經過米勒吉維耳附近的梅肯和戈登兩地。

把這兩個地點占領，就可以把脫離派地區分成兩部分，而使聯邦軍能夠予以各個擊破。同時，從上面所說還可以看出，任何南部共和國不掌握田納西便不能生存。沒有田納西，喬治亞的首府便處於距邊境僅有 8 日或 10 日的行程之內；這樣，北部將經常有一個拳頭放在南部的頭上，南部在極小的一點壓力下便得後退；否則，它就要在只打一次敗仗就永無勝利之望的條件下重新為自己的生存而戰。

從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

波托馬克河不是戰場上最重要的陣地。拿下里士滿，使波托馬克河一綫的軍隊進一步向南推進（由於有許多河流橫斷行軍綫，這一推進是有困難的），是可以產生巨大的精神影響的。但從純粹軍事觀點來看，却不解決任何問題。

戰局的結果全系於目前駐在田納西的肯塔基軍團。一方面，

这个軍团离决定性的地点最近,另一方面,它又占領着脱离派的国家无此即不能生存的一片疆土。因此,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小的軍事行动,从所有其他軍团中抽調力量来加强这个軍团。它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应当是田納西河上游的恰塔努加和多耳頓,即整个南部最重要的铁路中心。占領它們以后,脱离派諸州东西两部分的联系就将仅限于乔治亚州的一些联络綫。以后的任务应当是夺取阿特兰塔和乔治亚州,以切断另一条铁路綫,最后則是攻占梅肯和戈登,破坏东西两部分之間的最后联系<sup>301</sup>。

如果不这样做而采取“大蛇”計劃,那末,即使在单个的地方甚至在波托馬克河上都取得胜利,战争仍然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这也就會給財政困难和外交阴谋大开方便之門。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62年3月

摘要載于1862年3月14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第80期,全文  
載于1862年3月26日和27日“新  
聞报”第84号和第8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願  
兵杂志”校对过

## 卡·馬克思

# 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1862年4月28日于倫敦

法国在墨西哥的行动成了此間外交界的主要話題。人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路易·波拿巴恰好在他允諾减少軍隊的时候增加了远征軍，同时又在英国向后撤的时候准备进军。这里的人们都很清楚地知道，远征墨西哥<sup>302</sup>的发动者是圣詹姆斯內閣而不是土伊勒里內閣；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路易·波拿巴願意在英国的盾牌庇护下实行他的各种企图，特别是实行他在海外的冒险。如所周知，复辟的帝国还没有它的原版那样的本事，能够把法国軍隊駐扎在现代欧洲的各国首都。作为一种 *pis aller* [下策]，它才把法軍开进了古代欧洲的各国首都，即君士坦丁堡、雅典和羅馬，除此之外还有北京<sup>303</sup>。因此，如果能到阿茲蒂克人<sup>①</sup>的首都做一趟有戏剧效果的旅行，并且有机会 *à la* [仿效] 蒙多邦做一番軍事的考古采集<sup>②</sup>，难道可以放过不干？但是，如果考虑到法国財政的現状和路易·波拿巴在墨西哥的进攻可能引起的与美国和英国的未来的

---

① 阿茲蒂克人是居住在墨西哥的土著印第安人，以較高的古代文明著称。——譯者注

② 指1860年蒙多邦指揮法国軍隊伙同英国軍隊攻占北京后搶掠并燒毀圓明園一事。——譯者注

严重冲突，那就立刻会看到，用上述的理由来解释他的举动，像各种英国报纸津津乐道的那样，是根本说不通的。我觉得，我可以把底细向诸位做个报道。

在1861年7月17日会议<sup>304</sup>的时候，曾必须解决英国债权人的要求问题，而英国的全权代表也同时要求向他提供墨西哥债务或罪行的清单，在这个时候，墨西哥的外交部长曾把对法国的债务确定为20万美元，即区区4万英镑。而法国现在所提出的账单却使这个小小的框子怎么也容纳不了。

在苏洛阿加和米腊蒙的天主教政府时期，曾经以瑞士的让·巴·热克尔银行为中介订立了发行墨西哥国家债券1400万美元的协定。此项债券第一次发行时实付总数只有票面数值的5%，即70万美元。所发行的全部债券很快就落入“显要的”法国人之手，其中包括皇帝的亲戚以及参预«haute politique»[“大政”]的人们。热克尔银行把这些债券以远较其原来的票面价格为低的代价卖给了这些先生们。

米腊蒙是在他握有首都的时候订立这笔债务的。后来，当他变成了不过是一个游击队首领的时候，他又通过他的所谓财政部长佩萨-伊-佩萨先生发行了票面价值达3800万美元的国家债券，这次的中介人又是热克尔银行，但是该银行这一回仅仅垫付了50万美元的区区之数，或每元1—2%。瑞士的银行家又一次尽可能迅速地处理了他们在墨西哥的财产，而这些债券也就又一次落入那些“显要的”法国人手中，其中包括皇帝宫中的某些座上客，他们的名字将同欧洲交易所纪录上的米勒斯案<sup>305</sup>一样长久地流传。

胡阿雷斯总统的政府也就是拒绝承认这一笔至今连420万美元也没有付给的为数5200万美元的债务，理由是：一方面，它对



此事毫无所知，另一方面，米腊蒙、苏洛阿加和佩薩-伊-佩薩这几位先生并没有訂借这样一种国債的宪法权力。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显要的”法国人却在决策的地方贯彻了相反的看法。至于帕麦斯顿勋爵，他已经及时地得到了某些議員的通知，說整个这件事会在下院引起极不愉快的质詢。这里还有一个可虑的問題，即是否应当允許用大不列顛的海陆軍来支持拉芒什海峽彼岸某些 rouge et noir<sup>①</sup> 的政客們的投机活动。因此，帕麦斯顿渴望抓住俄利薩巴會議<sup>306</sup>，以便从可能变成骯髒的国际性的米勒斯案的事件中脫身。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4月28日  
載于1862年5月2日“新聞报”  
第12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

① 直譯是：紅与黑（一种輪盘賭的顏色），借以指賭徒。——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

1862年5月16日于倫敦

在新奥尔良陷落<sup>307</sup>的最初消息到来的时候，“泰晤士报”、“先驱报”、“旗帜报”、“晨邮报”、“每日电讯”和英国的其他一些南部 nigger-drivers [奴隶主] 的 «sympathisers» [“同情者”] 曾經从战略上、战术上、文学上、訓诂学上、政治上、道德上和筑城学上证明，这个消息是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sup>308</sup> 及其 understrappers<sup>①</sup> 經常捏造的 «canards» [“謊言”] 之一。这些报纸說，新奥尔良的天然防御手段已經加强，不仅有新筑的堡垒，而且还有各种水下定时炸彈和装甲炮舰。其次，这些报纸还強調新奥尔良人的斯巴达精神和他們对林肯的雇佣兵的刻骨仇恨。最后是：英国当年不是曾在新奥尔良城下吃了敗仗，从而使它对美国的第二次战争（1812—1814年）得到了一个可耻的結局嗎？因此，沒有理由怀疑新奥尔良将成为第二个薩拉哥沙或“南部”的莫斯科<sup>309</sup> 而名垂青史。此外，在新奥尔良还貯存有 15 000 包棉花，很容易用来燃起一把不可扑灭的自焚之火，更不用說适当浸湿的棉花包在 1814 年曾經表明它比塞瓦斯托波尔的土质工事更能抵擋炮火这个事实了。所

---

① 直譯是：部下；这里是：应声虫。——編者注

以，像白昼一样地明显，新奥尔良陷落乃是北方佬又一次吹牛。

两天以后，当最初的消息已随着来自紐約的輪船得到证实的时候，大多数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仍然坚持怀疑論。例如“旗帜晚报”的怀疑态度就是这样坚不可摧，以致使它在同一号报纸上先在一篇社論中白紙黑字地证明这个半月城<sup>310</sup>牢不可破，而在“最后消息”栏内又用大号字体报道了这个牢不可破的城市的陷落。相反的，一向认为审慎是勇敢之最大要素<sup>①</sup>的“泰晤士报”则改变了腔調。它固然继续在怀疑，但同时却准备好应付一切变故，因为新奥尔良实在是一个«rowdies»〔“无賴”〕的城市，而不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这一回“泰晤士报”是說对了。新奥尔良是法国 bohème〔浪人〕的渣滓建立起来的，它是道地的法国罪犯移居地，而且在时代的轉变中从来也沒有忘过本。只是“泰晤士报”post festum〔事后〕才悟出这个差不多尽人皆知的事，未免令人遺憾。

不过，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终于使最不信的多馬也相信了。怎么办呢？于是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現在又来证明：新奥尔良的陷落是同盟軍的胜利和联邦軍的失敗。

它們硬說，新奥尔良的陷落使拉弗耳將軍能够用他的部队去增援博雷加德的軍队；博雷加德是需要增援的，因为，哈勒克將軍在他的正面据說已經集結了 16 万人（显然的夸大！），另一方面，密契尔將軍已經破坏了孟菲斯与恰塔努加之間的铁路，切断了博雷加德与东部的交通綫，因而也切断了他同里士滿、查理斯頓和薩凡那的聯絡。在这次突破以后（关于这次突破的战略上的必要性，我們在科林斯会战**以前**很久就已指出了<sup>②</sup>），博雷加德控制下的科林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場。——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521—523 頁。——編者注

斯除开与謀比耳和新奥尔良的铁路联络以外，已没有任何铁路联络。而新奥尔良陷落以后，博雷加德只剩下单独一条通到謀比耳的铁路，当然无法再使他的军队得到必需的给养，因此就退到了土珀洛去；按照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的看法，拉弗耳的军队一到，博雷加德的补给能力自然就增加了。

另一方面，这些宣谕官则说，联邦军在新奥尔良将被黄热病消灭，而且，假如新奥尔良归根到底并不是莫斯科，难道它的市长不是一个布鲁土斯吗？只要读一读（参看“纽约报”<sup>①</sup>）他给分舰队司令法腊格特的传奇剧式的勇敢的信就知道了。«Brave words, Sir, brave words!» [“豪语呵，先生，豪语！”]<sup>②</sup> 不过豪语是打不断骨头的。

而南部奴隶主的报纸对新奥尔良陷落的看法却不像它们的英国安慰者们那样乐观。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所摘的几段话中看出来：

里士满的“电讯报”<sup>311</sup> 写道：

“我们会指望装甲炮舰‘密西西比号’与‘路易西安纳号’拯救我们的半月城，两艘炮舰怎么样了呢？它们的作战效果原来却像玻璃制造的船一样。否认新奥尔良的陷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这个打击，同盟政府已经与西路易西安纳、得克萨斯、密苏里和阿肯色隔断了。”

诺福克的“日记报”<sup>312</sup> 指出：

“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它预示着社会各阶层的困苦，而更坏的是，它将威胁我们军队的供应。”

在阿特兰塔出版的“通报”<sup>313</sup> 这样埋怨：

① 指“纽约先驱报”。——译者注

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非原句。——编者注

“我們曾經期望一个不同的結果。敵軍迫近本来并不是意外之事，我們早就預見到这一点了，而且我們一再听到这样的保证：即使敵軍繞过了杰克逊堡垒，可怕的炮兵火力也将迫使他們退却或歼灭他們。这一切結果都成了自欺，像每一次我們认为某个据点或某个城市有要塞工事足以保证該地安全时那样。看来，現代的发明已經使要塞工事无益于防御了。装甲炮舰可以摧毁它們，或者安然駛过它們。我們担心孟菲斯也遭到新奥尔良的命运。用空洞的希望来安慰自己难道不是愚蠢嗎？”

最后，彼得斯堡的“快报”<sup>314</sup>說：“新奥尔良被联邦軍攻陷乃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和最致命的事件。”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5月16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5月20日“新聞报”  
第138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1862年5月18日于倫敦

美国报纸现在 in extenso〔全文〕发表了美国和英国今年4月7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这个重要文件的要点如下。双方互有检验权，但双方的检验权只能由缔约国之一所特别赋予此项权利的战舰行使。缔约国双方时时互相提供关于被指定来监视买卖黑人的那一部分海军的详细统计资料。搜查权只能对商船行使，行使地区为距非洲海岸200英里以内，北纬32度以南，以及距古巴海岸30海里以内。无论是美国巡洋舰检查英国船只，或者是英国巡洋舰检查美国船只，都不得在英国或美国的领海内（即距海岸3海里之内）进行；也不得在其他国家的港口或属地附近进行。

被拘留的船只由混合法庭审判，混合法庭设在塞拉勒窝内、卡普施塔德和纽约，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在船只被判有罪时，如不需过多的费用，应将船上人员交予该船旗帜所表明的国家的司法当局。此时，不仅船上人员（船长、大副等等），而且船只的所有者，都要受到依该国法律所判的惩罚。被混合法庭宣告无罪的商船，由前往搜捕的战舰所属的国家于一年内给予赔偿。不仅被携黑人的存在构成拘捕船只的法律根据，而且船上如有贩卖黑

人的特殊装置、手铐、鎖鏈、其他防范黑人的器械以及显然超过船上人員所需要的食物，也都构成拘捕的法律根据。被发现有此等可疑物件的船只，应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且，即使該船被宣告无罪，亦不得要求任何赔偿。

逾越条约所授权限的巡洋舰指挥官应由本国政府处罚。如果，締約国一方的巡洋舰指挥官怀疑締約国另一方一艘或多艘战舰护送下的某艘商船載有黑人，或参預贩卖非洲奴隶，或有贩卖奴隶的设备，則应将其怀疑通知护航舰的指挥官，同他一起对所怀疑的船只进行搜查；如果根据本条约該商船属于有嫌疑的船只之列，則应将該船带到一个混合法庭的所在地。被判有罪的船上发现的黑人，应交由进行搜捕的国家的政府处理。这些黑人应立即予以釋放，他們人在哪国領土上就由哪国政府保障他們的自由居留权。这个条约滿十年始可停止生效。自締約国一方声明停止生效之日起的一年內，这个条约仍繼續有效。

这个英美条约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它是对买卖黑人的致命打击。参議員薩姆納最近提出的法案将更增强这个条约的效力，該法案要求取消 1808 年法律中有关在美国沿海地区买卖黑人的条款，在美国各港口之間运送奴隶也将以犯罪論处<sup>315</sup>。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各个繁殖黑人的州(border slave states〔边界蓄奴州〕)同消費黑人的州(真正的 slave states〔蓄奴州〕)之間的买卖大部分就将陷于瘫痪了。

卡·馬克思写于 1862 年 5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62 年 5 月 22 日“新聞报”  
第 140 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美国战場的形勢

正如現在得到的詳細报道所表明的，新奥尔良被拿下乃是舰队所建树的一个几乎无比勇敢的大功。联邦軍的舰队是完全由木质舰船組成的：战艦約 6 艘，每艘有炮 14—25 門，还有許多由炮舰和臼炮舰組成的小舰队予以支援。在这支舰队前进的路上有两个堡垒，封鎖着密西西比河的航道。在这两个堡垒的 100 門炮的射程以內，河流被一道坚强的浮栅封鎖着，浮栅的后面則布有水雷、纵火船和其他破坏物。因此，要从堡垒之間通过，就必须克服这第一道障碍。过了两个堡垒，还有一条由装甲炮舰組成的第二道很厉害的防綫，在这些装甲炮舰中有装着铁撞角的“馬納薩斯号”和威力强大的浮动炮台“路易西安納号”。联邦軍在对完全控制着这条河流的两个堡垒轰击了 6 天而无效果以后，便决定冒着堡垒的炮火，分三路冲过浮栅，沿河而上，試寻 «ironsides» [“铁边舰”] 一战。这个勇敢的尝试获得了成功。而一当小舰队出现在新奥尔良城下，胜利自然就决定了。

博雷加德这时在科林斯便没有什么可以防守的了。他在那里的障地，只有在它还掩护着密西西比和路易西安納、特别是新奥尔良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战略上他现在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次失利的战斗就会使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散成小股游击队，别的出路是



沒有的，因為在他的軍隊的後方沒有一個作為鐵路線和補給線中樞的大城市，無法再把大量軍隊掌握在一起指揮。

麥克累倫無可置辯地證明了，他是一個軍事上無能的人，只是機緣湊巧才升到高位；對他來說，作戰並不是為了擊敗敵人，而只是為了避免自己被敵人擊敗，從而喪失所僭取的權勢。他的舉動像那些老朽的所謂“機動將軍”，他們怯於作戰，避免採取任何戰術決定，卻強辯說是用戰略迂迴的辦法迫使敵人放棄陣地。同盟軍總是從他面前逃脫，因為他從來不在決定性的時刻攻擊他們。因此，雖然同盟軍的退却計劃在 10 天以前就已經宣布，甚至紐約的報紙（例如“論壇報”）也已經刊載，但他仍然讓他們從容地從馬納薩斯退到里士滿。隨後，他分兵從同盟軍翼側作戰略迂迴，而自己則帶着一個軍到約克鎮前面構築工事，一直借口進行要塞戰來拖延時間，逃避會戰。及至他集中了超過同盟軍的兵力以後，他又讓他們從約克鎮退到威廉堡並從該地再往後退却，結果還是沒有迫使他們應戰。用這樣可憐的方式進行戰爭是從來沒有過的。如果說，威廉堡附近的後衛戰並沒有造成聯邦軍的第二個布尔河，而是以同盟軍後衛部队的失敗而告終，那與麥克累倫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在 24 小時的傾盆大雨之下，在十分泥濘的路上行軍約 12 英里以後，海因策耳曼將軍（原籍德國，但生於賓夕法尼亞）率領下的 8 000 聯邦軍士兵到達威廉堡近郊，在那里只碰到敵人的兵力薄弱的前哨。但是，當後者確信到來的軍隊數量不多的時候，便從威廉堡的精銳軍隊中調來援軍，逐步把自己的兵力增加到 25 000 人。到上午 9 時，戰鬥趨於激烈；到 12 時半，海因策耳曼將軍發覺戰鬥的進展對敵人有利。他接連派遣傳令兵到卡尼將軍處，卡尼將軍

在他的后方 8 英里,但因道路完全被雨“溶化”,只能极其缓慢地向前推进。海因策耳曼整整一小时没有得到援军,而第七和第八霰弹团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弹药,开始向道路两边的森林里逃跑。于是海因策耳曼命令孟尼尔上校率领一个宾夕法尼亚骑兵连占领森林两侧的边緣,用开枪射击来威胁逃兵。这才使兵士停止逃跑。

此外,一个馬薩諸塞团的榜样对于秩序的恢复也起了作用,这个团同样用尽了它的弹药,但是却装上刺刀,鎮靜地等待着敌人。终于,由貝里准将(緬因州人)率领的卡尼将军的前卫部队在远处出现了。海因策耳曼的军队用雷鸣般的欢呼“万岁”声迎接了援救者,他命令团的乐队高奏“北方人之歌”<sup>316</sup>,并把新来的貝里的部队在他的疲憊的部队前面配置成差不多长达半英里的一綫。貝里的一旅人先用步枪射击,随即投入了白刃冲锋,把敌人由战场上赶到了他們的战壕里,其中最大的一个战壕经过反复爭夺,最后落入联邦军队手中。于是战场上的均势又恢复了。貝里的到达拯救了联邦军队。下午 4 时,随着詹姆森和伯尼的两旅人到达,联邦军的胜利就决定了。晚間 9 时,同盟军开始从威廉堡向里士满方向退却,次日仍继续后退,而海因策耳曼的骑兵则猛力追击。这次战斗之后的次日上午 6 时至 7 时,海因策耳曼便已经用詹姆森将军的部队占领了威廉堡。逃敌的后卫部队在半小时以前才从另一端撤出該城。海因策耳曼打赢的这场会战是一场道地的步兵战。炮兵几乎没有参加。步枪射击和白刃冲锋起着决定作用。假如华盛顿的国会要表示感謝的話,那它应该感謝的是把北方人从第二个布尔河拯救出来的海因策耳曼将军,而不是那个照例迴避“战术决定”并且第三次放走了数量上居劣势的敌人的麦克累倫。

弗吉尼亚的同盟军所处的地位比博雷加德的部队走运一些,

首先，这是因为他們的对手不是哈勒克，而是麦克累倫；其次是因为，在他們的退却綫上有許多从山上流入海洋的河流。但是，为了使这支军队不致不战而潰，它的將軍們迟早会被迫而接受一場决战，正如俄軍在斯摩棱斯克和博罗迪諾曾經被迫作战一样，虽然这样做違反那些正确地判断了形勢的俄国將軍們的本意。不論麦克累倫的軍事指揮多么不行，但同盟軍由于不断退却，并且損失枪炮、彈药及其他軍需品，同时还有許多小規模的后卫战失利，至少士气已經极端沮丧了，这种情况到决战那一天就会显示出来。

因此，可以做個總結：如果博雷加德或杰弗逊·戴維斯在决战中失敗，他們的军队就会潰散。假如他們中間有一个贏得了一次决战——而这是完全无望的——，頂多也不过把他們的军队的瓦解推迟一下。他們甚至从胜利当中也无法取得一点点牢靠的好处。他們前进不了 20 英里就得停下来，再次等待敌人的攻击。

还需要估計一下游击战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惊異的是，正是在这个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中，居民很少参加，或者不如說是根本没有参加。1813 年，法軍的交通綫常常被科隆布、呂措夫、車尔尼曉夫以及其他 20 个志願兵領袖和哥薩克首領所破坏，受到他們不断的攻击。1812 年在俄国，法軍所到之处找不着一个居民；1814 年，法国农民曾武装起来，杀死联軍的巡邏兵和掉队者。但在这里，却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事。人們对大規模会战的結局都听之任之，以 *«victrix causa diis placuit, sed victa Catoni»* [“胜者得到諸神贊助，敗者得到卡托欢心”]①的話来安慰自己。进行海战的大話正在像輕烟一样消散。不过，大概无需怀疑，*«white trash»*

---

① 語出琉善“諧趣歌”。——編者注

（“白种废物”）——这是种植场主自己对“白种贫民”的称呼——会出来一試身手，打游击搶劫。但是，这种尝试会立刻把富有的种植场主变成联邦派。这些种植场主甚至会向北方人的军队求援。关于在密西西比河上燒毁棉花等等傳聞，完全是两个肯塔基人傳出的，这两个人据说已来到路易斯維耳，但肯定不是从密西西比河来的。在新奥尔良燒起一場火是不难的。新奥尔良的商人們之所以怀抱着狂热情緒，是因为他們曾經被迫用現款換了南部同盟所发的許多債券在手里。新奥尔良的大火也会在其他城市里重演，肯定还会燒掉一些什么；但是，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举动只能使种植场主与《white trash》之間的裂痕达到頂点，那时也就是 *finis seces-siae!*〔脱离运动的末日！〕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62年5月23—25日

載于1862年5月30日“新聞报”

第14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人道与美国

1862年6月14日于倫敦

人道在英国像自由在法国一样，現在已經成了 traders in politics〔政治商人〕的一种輸出品了。我們回想起，有一年，沙皇尼古拉曾命令自己的兵士鞭打波兰妇女，而帕麦斯顿勋爵则认为某些議員对这件事情表示道义上的憤慨“与政治无关”。我們回想起，大約10年前，伊奥尼亚群島发生叛乱<sup>317</sup>，該地的英国总督利用这个机会下命令鞭打了不少的希腊妇女。那时，当政的帕麦斯顿和他的輝格党同僚們說：probatum est〔可以这样做〕。仅在几年以前，在議會里还根据官方的文件证明，印度的收稅官对萊特<sup>①</sup>的妻室采取了难以細說的十分丑恶的强迫手段。不錯，帕麦斯顿及其同僚沒有敢为这些丑恶的事辯护，但是，如果有一个外国政府敢于公开对这些英国人的丑行表示憤慨，而且毫不含糊地暗示帕麦斯顿及其同僚如不立即否定印度的收稅官的行为，它就要进行干涉，那他們該会发出怎样的一陣叫嚷。然而，英国貴族和他們的大臣們却非常热心地監督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北方人的“人道”，比監察官卡托監督羅馬公民的德行更为热心！

---

① 农民。——編者注

新奥尔良的女士，黄皮美人，俗不可耐地用珠宝装饰着，除了不 *in natura* [活生生] 吃掉自己的奴隶以外完全和古代墨西哥人的妻子一样——就是这些女士，这一次（上一次是查理斯顿的港口）成了英国贵族们炫示他们的人道的借口。郎卡郡正在挨饿的英国妇女（不过她们既不是女士，也没有占有奴隶）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一次议会演说中被荣幸地提到过；爱尔兰的妇女由于绿色艾林<sup>①</sup> 的小块租佃土地日益加剧的集中化而半裸着身体流落街头，走到哪里被哪里驱逐，就像鞑靼人洗劫了她们的家乡一样，她们的哭声直到现在只从上院、下院和女王陛下的政府那里唤起了唯一的一声回响——关于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的说教<sup>318</sup>。但这里是新奥尔良的女士们！这，确实应当另作别论。这些女士们很有教养，所以不会像奥林帕斯山上的女神们那样参加扰攘的战事，也不会像萨贡的妇女们那样纵身跳入烈火堆中<sup>319</sup>。她们发明了一种新颖而又安全的表现英雄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只能由女奴隶主发明，而且，还得在这样的地方来发明，在这地方的居民中，自由人这一部分由以开小店为职业的人以及贩卖棉花、糖或烟草的商人们所组成，他们不像古代的公民一样自己拥有奴隶。当这些女士们的丈夫从新奥尔良逃走，或者爬进她们的马桶间躲藏起来的时候，她们就冲到街上来，向胜利的联邦军队的脸上吐唾沫，伸舌头，或者普普通通学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样子，一面做“不雅观的姿势”，一面破口辱骂。这些泼妇们以为她们可以撒野而“不受惩罚”。

这就是她们的英雄主义。巴特勒将军出了一个布告，警告她们说，如果她们仍然像荡妇那样不自检束，就要用对待荡妇的办法

---

① 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来对待她們。巴特勒虽然有法律家的才能，但是看来他并没有好好地研究过英国的 statute law<sup>320</sup>。否则，他一定会仿效在卡斯尔里时期强加于爱尔兰的法律<sup>321</sup>，根本禁止她們在街上出现。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女士們”的警告，引起了卡納尔文伯爵、約·华尔希爵士（此人在爱尔兰曾經扮演非常可笑可憎的角色）、以及一年之前就要求承认南部同盟的格雷哥里先生如此严重的不满，结果，这位伯爵在上院，这位騎士和这位 «without a handle to his name» [“名上无銜”] 的人在下院，都质問政府，問它打算对被蹂躪的“人道”采取什么步骤。罗素和帕麦斯顿把巴特勒大罵一場，他們两人都表示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否定巴特勒的行为；而心腸軟到十分的帕麦斯顿——他曾經背着女王，也不告訴他的同僚，完全出于“人道的”贊美之情而承认了 1851 年的十二月 coup d'état<sup>322</sup>，当时有一些“女士”被枪杀，另一些則被朱阿夫兵强奸——就是这位心腸軟到十分的子爵，直截了当地把巴特勒的警告称为“可耻的事情”。可不是嗎，这些女士，而且还是占有奴隶的女士，竟然不能不受惩罚地向普通联邦軍士兵——农夫、手艺人等等下賤东西发泄一下她們的狂怒和憤恨！这真是“可耻的事情”！

这种人道滑稽剧在此間公众中欺騙不了任何人。它的目的一部分在于挑起，一部分在于支持主張干涉、首先是由法国进行干涉的情緒。果然，在最初的戏剧表情做过以后，上下两院的这些卫护人道的騎士們像听到口令一样一齐丢开了他們的动人的假面具。他們的慷慨陈詞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质詢的前奏：法国皇帝是否已向英国政府建議实行仲裁，这个建議是否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样，已向英国政府所同意和接受。这时，罗素和帕麦斯顿两人宣称，他們对这样的建議毫无所知。罗素宣称，他认为現在非常不宜于实行

任何仲裁。帕麦斯顿更为谨慎与保留，仅仅说英国政府目前无意实行仲裁。

计划是这样的：在英国议会休会期间，法国将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到秋天，如果墨西哥的局面稳定了，它就开始干涉行动。美国战场上的沉寂又使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的做干涉买卖的人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这个沉寂本身，乃是北部军事指挥方面的战略错误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肯塔基的军团在田纳西奏捷之后不醉心于向南沿密西西比河直下，而是迅速向乔治亚的铁路中心挺进，那末，路透社之流现在是不能拿“干涉”和“仲裁”的传言做投机勾当的。不管怎样，欧洲希望得最热切的事情，莫过于让 coup d'état 的法国作一番尝试，去“恢复美国的秩序”，同时也在这个国家里“拯救文明”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6月14日  
载于1862年6月20日“新闻报”  
第16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 弗·恩格斯 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

約三个半月以前，即 1862 年 3 月 8 日，“梅里馬克号”同“康伯兰号”及“国会号”这两艘巡航舰在汉普敦灣进行的海战結束了木质軍舰的漫长时代。1862 年 3 月 9 日，“梅里馬克号”同“蒙尼陀号”在同一水域进行的战斗开創了装甲舰在海上进行战争的时代。<sup>323</sup>

从那时起，华盛顿的国会就大量撥款来建造各种装甲舰和完成斯蒂文斯先生的巨大的铁的浮动炮台的建造（在紐約附近的霍布根）。另外，埃里克森先生也快要造好 6 艘与“蒙尼陀号”同型的軍舰，不过排水量更大些，而且有两座旋轉炮塔，每座都装有两門巨炮。还有一艘不是埃里克森建造、而且結構也不同于“蒙尼陀号”的装甲舰“加利納号”也下水了。“加利納号”配屬于“蒙尼陀号”，最初是負責監視“梅里馬克号”，后来就負責制压叛乱分子在詹姆士河岸上的一座座炮台。除里士滿地区的一段 7—8 英里长的河流外，这项任务各处都已完成。在詹姆士河上活动的第三艘装甲舰是“班加卢奇号”，这艘装甲舰最初叫做“斯蒂文斯号”，是以它的发明者和当时的所有者的名字命名的。

第四艘装甲舰“新铁边号”正在費拉得尔菲亚建造，大概过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造好起航。“万德比尔特号”和另一艘大蒸汽舰

已改装成“撞击舰”。其他许多木质军舰，例如“罗阿诺克号”，都将改装成装甲舰。此外，联邦政府还在俄亥俄河上造好了四五艘铁皮炮艇，这几艘炮艇在亨利堡垒、唐纳尔逊堡垒附近，在匹兹堡-兰丁，都有不小的战功。最后，埃勒特上校和他的同僚一起，在辛辛那提和俄亥俄河上的其他地点装备了各种“撞击舰”。为此利用了旧有的蒸汽舰，把舰首部分弄尖，包上了铁甲。埃勒特并没有用大炮来装备这些军舰，而是为它们配备了西部所富有的精锐射手。然后，埃勒特亲自率领了这些“撞击舰”以及全体舰上人员来为联邦政府效劳。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些临时装就的“撞击舰”第一次作战的情况。

在对立的营垒中，同盟派也并没有把时间白白放过。他们开始在诺福克建造新的装甲舰和改装旧的军舰。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在这里开始的工作，诺福克就被联邦军队占领了，这些军舰全部被毁。后来，同盟派在新奥尔良建造了3艘强大的装甲“撞击舰”；在第四艘——体积大装备好的一艘——快要造成时，新奥尔良却被攻陷了。据联邦海军军官的鉴定，这艘军舰如果来得及完成战斗准备，对联邦军的整个舰队是最严重的危险，因为华盛顿政府没有可能用威力相当的对手来对付这个怪物。这艘军舰价值200万美元。大家知道，是叛乱分子自己把这艘军舰毁掉了。

在孟菲斯，同盟派造好的“撞击舰”不下8艘，每艘装有4—6门大口径炮。6月6日，就在孟菲斯附近的密西西比河上发生了第一次“撞击舰会战”。顺密西西比河而下的联邦军的舰队虽然有5艘装甲炮舰，但决定战斗结局的并不是这些炮舰，而是埃勒特上校的两艘“撞击舰”——“王后号”和“国王号”。敌人的8艘“撞击舰”4艘被击毁，3艘被缴获，1艘逃跑了。先是联邦军舰队的炮舰向

叛乱分子的军舰进行了一些时候的猛烈炮击，后来“王后号”和“国王号”就直插敌舰阵内。炮舰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因为埃勒特上校的“撞击舰”同敌舰搅在一起，炮手们无法分清敌我双方的军舰。

上面已经指出，埃勒特的“撞击舰”没有大炮，但舰上却有許多优秀射手。这些“撞击舰”的蒸汽机和汽锅上面盖的只是木头。“撞击舰”的全部装备其实就是功率强大的蒸汽机和弄尖了的舰首部分，舰首部分是用柞木制成，外面包上了铁板。数以千计的男人们、妇女和孩子们从孟菲斯跑到密西西比河的峭岸上，隔着一定距离（有些地方最多不过半英里）屏住气来观看“撞击舰会战”。会战大概不超过1小时。叛乱分子损失了7艘军舰和100人，其中淹死的约40人，而联邦军只有1艘军舰受损较重，只有1人受伤，没有死亡。

除了在孟菲斯海战之后保全下来的一艘装甲“撞击舰”以外，同盟派目前在謀比耳区大概还有几艘“撞击舰”和装甲舰。在維克斯堡还有少数炮舰，它们同时受到沿河而上的法腊格特舰队和順流而下的戴維斯舰队的两面威胁。除了这些军舰以外，同盟派就再沒有舰队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2年6月底  
載于1862年7月3日“新聞报”  
第18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中国記事

在桌子开始跳舞<sup>324</sup>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鬧革命了<sup>①</sup>。这种現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們經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異族王朝統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鴉片战争,鴉片战争所引起的現存政权的震动,白銀的外流,外貨輸入所引起的經濟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異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們沒有任何口号。他們給予民众的惊惶比給予老統治者們的惊惶还要厉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沒有一点建設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災星”,我們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領事)給北京英国公使普魯斯先生的信摘录

---

① 指太平天国革命。——譯者注

如下<sup>①</sup>。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軍之手已經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盜們統轄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結果。此外他們就沒有別的目的了。在他們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軍的这种观点，同傳說太平軍將“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傳教士們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們的喧囂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沒有建設起来。

夏福礼先生繼續写道：不錯，太平軍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們做事比較直爽，态度坚决認真，但他們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軍如何供养自己的軍隊呢？他們的兵士沒有餉，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太平軍夺得的城市富，兵士們就吃飽喝足；如果穷，他們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問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軍兵士，問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說：“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誰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話。在太平軍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貴。

革命軍的核心是由正規軍——服务多年并且久經战斗的党羽們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則是一些年輕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軍隊，統領們总是把他們派赴其他遙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們現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傳到了遙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

<sup>①</sup> 夏福礼此信发表在1862年6月17日“泰晤士报”上，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譯者注

有的地痞无賴和流氓都自願地归附太平軍，軍紀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太平軍禁止結婚和吸鴉片，違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結婚。作为补偿，太平軍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 *carte blanche* [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軍的全部战术。他們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种妙計的效用。他們吓人的方法，首先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現大批人馬。他們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謠言，到处放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那末馬上就由別人来代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有过的情况一样，直到已經发生的惊惶現象能帮助叛乱者获得胜利。

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軍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來說却有一种奇效。因此，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給予叛乱者們的好处，是綫膛炮也比不上的。此外，他們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們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規矩的、温順的、拘謹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現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們也夸大就要到来的軍隊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軍在这种可怕的場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們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成万的太平軍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軍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蕩个干干淨淨，像不久前在上海

发生过的情形那样。

夏福礼先生最后說：“太平軍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內容 (nothingness)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軍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个魔鬼的 in persona [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6月  
下半月—7月初

載于1862年7月7日“新聞报”  
第18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一場丑劇

現在倫敦正在演一場丑劇，一場只有在舊式貴族傳統長入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度里才能發生的典型丑劇。Corpus delicti〔犯罪構成、物證〕是議會委員會的藍皮書，和其中的一份報告，——關於修築太晤士河堤岸，並在市中心沿河岸修一條新馬路把韋斯明斯特橋同黑袍僧橋接通的報告<sup>325</sup>。這項計劃開支很大，但一舉可以解決好幾項任務：美化倫敦市容，浚清太晤士河，改善衛生條件，造成一條漂亮的人行道，和一條新的交通干綫。這可以解決濱河街、小河街和其他幾條與太晤士河平行的街道車馬過多等問題——這種車馬擁擠的現象已越來越危險，使人想起尤維納利斯的一篇諷刺詩，寫一個羅馬人出門先立遺囑，因為他很可能被車軋死，或者被什麼東西砸死<sup>①</sup>。可是，就在這個要作這種變化的地方——太晤士河北岸、韋斯明斯特以東和白廳的盡頭——有幾家大貴族的市內府邸，包括一些宮殿和一直伸展到太晤士河的花園。這些老爺們總的來說當然歡迎這項計劃，因為這項計劃靠國家的錢實現之後，可以改善他們的«mansions»〔“別墅”〕附近的環境，因而也就提高這些“別墅”的價值。但只有一件事使他們擔心。

① 尤維納利斯“諷刺詩集”第三篇。——編者注



他們要求，在新建街道預定要緊靠着他們的地產走過從而使他們同«*misera contribuens plebs*»〔“納稅的可憐蟲”〕相接觸的地方，原定的建築工程必須中斷一下。這些«*fruges consumere nati*»〔“為享受果實而生的人們”〕<sup>①</sup>的超凡絕俗的奧林帕斯仙境，決不能被忙於俗務的小民的目光、喧聲以及呼出來的濁氣所污染。在這些養尊處優的貴人們當中，為首的乃是一位最有錢、最有勢、因而在提出“小小的”要求時比誰都厲害的**巴克魯公爵**。結果怎樣呢？議會委員會竟按照巴克魯公爵的要求擬定了報告！新的建築工程必須在那些可能打擾巴克魯公爵的地方中斷一下。下院的這個委員會里面有公爵的**親戚羅伯特·蒙台居勳爵**，還有倫敦韋斯明斯特區的議員**約翰·雪萊爵士**。後者現在就該設法做一套鎧甲，好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保護自己，防備那些專為他準備的、用爛蘋果和臭雞蛋製成的阿姆斯特朗式炸彈的襲擊。

就連“泰晤士報”也這樣評論委員會的報告：

“這本藍皮書是一座迷宮。報告本身只占8行。其餘都是一些雜亂無章的各種證人和鑑定人的意見，這些意見大部分都毫無意義和偏頗。既沒有索引，又沒有分析，也沒有論據。廢話連篇，沒有一個經得起核對的事實，沒有一條信得過的判斷。有時你好像就要聽到真正權威的意見了，但委員會卻突然插進來，拒絕聽取任何與巴克魯公爵的願望不符的意見。這是一本篇幅很大、沉甸甸的 *suppressio veri*〔掩蓋真相〕的書。編寫這本書的目的顯然是要把事情弄亂，使議會根本無法實事求是地討論這一問題。為此甚至抽掉了所有施工圖紙，只答應 *post festum*〔事後〕才予以公布——大概是等議會辯論結束以後才公布吧。”

這件丑事使倫敦居民不得不提出兩個問題。第一，這位**巴克**

---

① 賀雷西“書信集”。——編者注

魯公爵，這位以個人怪癖同 300 萬人的利益對立的大人物是什麼人呢？這個獨自一人要同整個倫敦決鬥的巨人是什麼人呢？回想任何一次議會鬥爭都不會想起這個人的名字。他高踞在上院，但很少參預上院的事務，像塞拉爾宮<sup>①</sup>里的太監不參預宮闈的歡樂一樣。他給委員會的回答，證明他大腦特別缺磷。那末，*«that man Buccleuch»* [“那個巴克魯”] 究竟是什麼人呢？——倫敦居民這樣放肆地發問。回答是：*«merry monarch»* (快樂的君主) 查理二世同他最無恥最下流的情婦之一露西·帕森斯的私生子的後人。這就是 *«that man Buccleuch»*！倫敦人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這位巴克魯公爵是怎樣弄到這座太晤士河上的“別墅”呢？因為倫敦人記得這所“別墅”占用的土地乃是國王的財產，早在八年以前就歸皇家 *lands and woods* [土地森林] 管理局所管。

這個問題很快就能得到回答。這裡的報刊碰到這種情況是不會客氣的。為了不僅說明事情本身，而且說明英國報刊是用的什麼語氣來討論這樣微妙的問題，我把上星期六“雷諾新聞”上的兩段話逐字逐句地摘錄如下：

“巴克魯公爵得到阻撓倫敦城市美化的特權，只不過是七八年前的事。1854 年，公爵租下了蒙台居在白廳的住宅，而所採取的手法卻很不正當，如果是一個窮人，那一定要成為舊堡<sup>②</sup>被告席上的被告。但公爵大人的年收入為 30 萬英鎊，另外，他還有這樣的功勞，即他是‘快樂的君主’的無恥的寵姬露西·帕森斯的後人。蒙台居的住宅是國王的財產，所以在 1854 年的時候就很清楚，這所住宅座落的那塊地方是預定用來修建公用建築物的。因此當時的財務大臣迪斯累里先生拒絕簽署公爵的那份租賃契約。然而，*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通過某種方式] 契約還是簽署了。迪斯累里

① 土耳其蘇丹的後宮。——譯者注

② 見本卷注 155。——譯者注

先生很是憤怒，在下院直截了當地說，他的繼任者格萊斯頓為了公爵的私人利益而犧牲社會利益。格萊斯頓先生用他特有的半諷刺半諂媚的口吻回答說，簽署這個契約的確是不應當。然而，看來是有一些理由必須這樣做。議會進行調查，——啊，糟糕！原來簽署契約的不是別人，正是迪斯累里先生自己。

但正是在這裡，我們才接觸到上面提到的那個手法，即露西·帕森斯的高貴後人的有刑事罪味道的、甚至應當在舊堡受審判的手法問題！迪斯累里先生說，他根本不記得契約是他簽署的。但同時他承認這個簽字的确是他的手筆。對於迪斯累里先生的誠實，任何人都不會有懷疑的。這個悶葫蘆究竟怎樣才能打開呢？原來，露西·帕森斯的高貴後人托一個代理人或朋友把租賃蒙台居住宅的契約偷偷地夾在一堆由大臣不閱讀就簽署的文件之中。這樣迪斯累里先生就簽署了這份文件，而對它的內容卻一點也不了解！露西·帕森斯的後人就是用這種方法弄到用個人怪癖對抗 300 萬倫敦人的利益的特權的。議會委員會為他的厚顏無恥充當了百依百順的工具。如果擋在路上的不是一個巴克魯用欺騙方法所弄到的別墅，而是 1 000 個工人的住房，這些住房馬上就會被毫不留情地拆除，它們的主人就會被趕到街上去，連一文錢的補償也得不到。”

卡·馬克思寫於 1862 年 7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62 年 7 月 11 日“新聞報”

俄文譯自“新聞報”

第 189 號

---

卡·馬克思  
关于墨西哥問題的辯論被压制  
和同法国的联盟

1862年7月16日于倫敦

英国議會制度的最奇怪的发明之一是 count out (查数休会)。什么是 count out 呢？如果下院到会議員不足 40 人，便不能构成法定人数，就是說，不能构成一个有权做出决定的集会。如果某个无党派的議員提出一个动議，这个动議使寡头政治的两派即 Ins 和 Outs (在朝派和在野派) 都同样不能接受，那末，这两派就达成协议，使双方的議員在辯論那一天逐渐对消，alias [换言之]，就是溜之大吉。当座中的虚席达到必需的最大限度时，government whip (政府方面的督导員)，即被本届內閣委托負責监督議會紀律的一位議員，便向事先为此目的指定的一个同伙使个眼色。这位同伙議員站了起来，用十分和悅的声調請求 chairman (主席) 清查一下在場的議員人数。清查进行了。結果呢？結果发现，在場的不足 40 人。問題到此就算了結。討厭的动議被取消了，而两个政党，在朝的和在野的，也就无需投票反对，避免了一次尷尬和丢臉的事情。

在昨天的会上，用特別有趣的方式来了一个 «count out»。罗·蒙台居勋爵曾經通知，他将在这一天要求討論最近的关于干

涉墨西哥問題的外交文件。他用下面一段話开始他的发言：

“关于墨西哥問題的最新的藍皮书已在上星期六提交議院，所以議員們現在是能够討論墨西哥問題的。我知道，执政党和反对党已經商妥，要用 count out 的办法来打消我的动議。但是，我希望議院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不容許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采用这种手段。”

然而，罗·蒙台居勋爵却失算了。在他发言完毕，累亚德代表政府对他作了答复，菲茲吉拉德代表托利党說了一些官場話以后，金累克（一个自由派議員）站起来讲话。他的发言的開場白部分最后是这么一段話：

“提交出来的文件現在所揭露出的这种种談判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它說明法国政府是采用什么方法企图利用它和我国的关系，作为它維持皇帝权位的手段。

法国政府迫切需要的是轉移法国人民的視綫，使他們不去注意国内問題，其方法就是向他們指出它在国外的大事业；但是，法国政府最迫切需要的事情則是表明，它是同一个可敬的大国協議做这些事业的。”

金累克剛剛說出这几句話，一位“尊貴的”議員便提議“清查”出席議員人数。結果呢？結果发现，議院已經溶化了，統共才剩下 33 个人。蒙台居勋爵的提案恰好被他在辯論开始时反对过的 count out 扼杀了。

除了金累克被打断的发言之外，只有罗·蒙台居勋爵的发言有些味道。在他的发言中包含有对实际情况的下述重要說明：

“查理·魏克爵士和墨西哥簽訂了一个条約。这个条約沒有被約翰·罗素勋爵批准，其原因在于对路易·波拿巴抱屈从态度。查·魏克爵士簽訂上述条約，是在法国与反动政党首領阿尔蒙特建立联系，从而取消了英法西三国的共同協議以后。約翰·罗素勋爵本人曾經在一个正式函件中宣称，这个条約滿足了英国的一切合理要求。但是，在他和图温奈尔的通信中，他却順

从波拿巴的愿望，答应暂不批准这个条约。他允许图温奈尔将此决定通知法国立法团。尤其是，罗素勋爵竟然卑屈到这样的程度，竟答应图温奈尔，在1862年7月1日以前，他将同查·魏克爵士断绝一切联系——这是留给图温奈尔作答复的一段时期。图温奈尔答称：波拿巴对于英国单独行动的权利并无异议，但是他反对查·魏克爵士所签订的英墨条约。于是，罗素便不顾魏克，命令推迟批准这个条约。”

蒙台居勋爵接着说，英国是在运用它的影响向墨西哥国库追逼债款，而这笔债款却是莫尔尼和“大概还有法国的更为显要的人物”以瑞士的交易所骗子热克尔为中介非法地弄到自己手中的。

“整个这一墨西哥事件，——他继续说——都是没有让议会知道而着手进行的。第一次未经议会批准的战争发生在1857年。帕麦斯顿说这次战争是在亚洲进行的，以此来为这件事情辩护。现在，又把这个原则运用到美洲。最后还会运用到欧洲。这样一来，议会制度就会变成一出无聊的闹剧，因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对钱袋的监督权也同对战争的监督权一起丧失了。”

蒙台居勋爵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我谴责政府，它已经使我国成了扼杀法国自由的刽子手的盟友，而现在又使这个寡廉鲜耻的冒险家有可能在别的国家建立专制制度。政府正在把我们的命运同那个人人憎恶而最后必遭天谴的人的命运联在一起。”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7月1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2年7月20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198号

## 卡·馬克思 評美國局勢

目前美國所遭到的危機，是由雙重原因即軍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引起的。

假如上一個戰局是根據統一的戰略計劃進行的，那末，西部的主力軍勢必要像本報早先說明過的那樣<sup>①</sup>，利用自己在肯塔基和田納西獲勝的形勢，通過亞拉巴馬北部進入喬治亞州，並在那里奪取迪克特、米勒吉維耳等等鐵路中心。這樣就會打斷脫離派東部軍隊和西部軍隊之間的聯繫，使他們無法相互支援。但是，肯塔基軍團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向新奧爾良方向前進；他們在孟菲斯附近的勝利只不過使博雷加德把大部分軍隊調到了里士滿，結果使同盟軍在這個地方突然造成了一個在數量上和地位上勝過麥克累倫的優勢；麥克累倫是沒有利用敵軍在約克鎮與威廉堡的失敗的，而且他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得七零八碎。麥克累倫的指揮我們過去已經評論過<sup>②</sup>，單是他的指揮就足以斷送最強大和最有訓練的軍隊。最後，陸軍部長斯坦頓也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他為了在國外造成一種好印象，在征服田納西之後停止了招募，這樣一來，就使軍隊正當最需要增強，以

① 見本卷第 521—523、541 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 505—508、533—537 頁。——編者注

便进行迅速的、坚决的进攻的时候，陷入了不断削弱的境地。尽管有战略的錯誤，尽管有麦克累倫那样的指揮，只要新兵不断补充进来，那末，战争即使現在还没有胜利，也仍然会迅速接近胜利的。斯坦頓的措施因下述情况而更为有害：恰好在那个时候，南部征召所有 18 岁到 35 岁的男子入伍，把所有的本錢押到了一張牌上来。正是这些在那个时候訓練出来的兵士，現在使同盟軍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居于优势，穩操主动。他們擋住了哈勒克的前进，把柯蒂斯赶出了阿肯色，击败了麦克累倫，并且在石壁將軍杰克逊的率領下发出了打游击的信号，这种游击行动現在已經远达俄亥俄河了。

危机的軍事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的政治原因联系着的。政治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党的势力，这个党把麦克累倫这样一个无能的人捧到了北部所有軍团 commander in chief [总司令] 的职位上，因为他以前是布雷金里季的支持者。另一个原因在于对**边界蓄奴州**(border slave states) 的首領們的願望、便利和利益抱着怯懦的关照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削弱着內战的原則性鋒芒，可以說是夺去了它的灵魂。这些边界州的“忠誠的”奴隶主使得在南部操纵下制定的 fugitive slave laws (逃亡奴隶法)<sup>326</sup> 保持着效力，而使黑人对北部的同情受到暴力的鎮压；使得哪一个將軍都不敢把一个由黑人兵士組成的連派到戰場上去；最后，使得奴隶制度由南部的致命弱点变成了它的坚不可破的甲冑。由于有奴隶負担着所有的生产劳动，南部就可以把所有适于作战的人都投入戰場了！

目前，由于脱离派的行市不断看漲，各边界州的首領們也开始抬高自己的要求了。但是，林肯向他們的呼吁<sup>327</sup>——他在这个呼吁中用廢奴派势力的蓬勃发展来威胁他們——表明，現在的局面向正在发生一个革命的轉折。林肯知道欧洲所不知道的事，那就



是：他的征召 30 万人的号召之所以得到冷淡的反响，完全不是由于在战败的形势下所产生的消极和退縮。問題在于，为军队提供主要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星条旗上写上“廢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对于这种 pressure from without [外界压力]，林肯緩慢地、迟迟疑疑地作着让步，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长久地反抗这个压力。因此，他才向各边界州发出恳求式的呼吁，要求它們自动地在互利的条件下放棄奴隶制度。他知道，只是由于在各边界州中保存着奴隶制度，才无法触动南部的奴隶制度，并且使北部不能采取真正激进的割治手段。但他要是設想可以用善意的言詞和理智的論辯來說服“忠誠的”奴隶主，那他就錯了。他們只对实力让步。

迄今为止，我們所看的只是內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同时，現已休会的国会在第一次會議期間已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令。讓我們在这里扼要地叙述一下。

除了財政方面的法律之外，国会通过了北部人民大众久盼而未得的宅地法<sup>328</sup>；这项法律規定，把一部分国有土地免費給予垦殖者耕种，不論是美国出生的或迁入的。国会廢除了哥伦比亚地区和联邦首都的奴隶制度，对以前的奴隶主付給金錢补偿<sup>329</sup>。宣布奴隶制度在美国全部領地內是“永远不可能的”。在接受西弗吉尼亚作为新州加入联邦的法案中，規定了逐步廢除奴隶制度，并宣布所有 1863 年 7 月 4 日以后出生的黑人儿童是自由人。这种逐步解放奴隶的条例，大体上是以 70 年前宾夕法尼亚州为着同样的目的所頒布的法律为藍本的。第四个法案宣布，叛軍方面的所有奴隶一到共和党的军队手里就是自由人。另一个还是現在才第一

次实施的法案規定，可以把这些获得解放的黑人組成軍隊，开赴戰場对南軍作战。利比里亚、海地等黑人共和国的独立获得了承认<sup>330</sup>，最后，和英国簽訂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条約。

因此，不管軍事上誰走运气，現在已經可以有把握地說，黑奴制度的寿命不会比內战长。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8月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8月9日“新聞报”  
第218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卡·馬克思  
罗素抗議美国无礼。——谷物  
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

1862年8月20日于倫敦

約翰·罗素勋爵在英国人中間是以«letter-writer»(书信作家)而知名的。他在最近給斯图亚特先生的一封信中大发牢騷，說是北美报纸侮辱了“老英国”。Et tu, Brute! [連你也反对我，布魯土斯!] 对于这种 tour de force [巧妙的手法]，沒有一个正派的英国人在同你交談时不表示驚訝。大家知道，1789—1815年时期的英国新聞界在对法兰西民族进行凶狠的、敌意的攻击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最近一年来它对美国所表现的 «malignant brutality» (凶殘的仇恨)比这一傳統犹有超过! 只要举几个最近时期的例子就够了。

“泰晤士报”写道：“我們必須給予我們的同族人(南部奴隶主)以一切道义上的支持，他們是如此英勇和頑强地为自己的自由、为反对强盜和压迫者的杂种而战斗着。”

紐約“晚邮报”<sup>331</sup>(廢奴派的机关报)就这一点指出：

“难道英国的这些誣蔑者，这些不列顛人、丹麦人、薩克森人、克尔特人、諾曼人和荷兰人的后裔，就具有那么純淨的血液，以致所有其他民族和他們一比就显得是杂种嗎?”

在那一段文字出現后不久，“泰晤士报”把林肯总统叫做“可敬的丑角”；把他的部长們叫做“一帮流氓和恶棍”，而对美国军队則称之为“軍官是北方騙子，兵士是德国小偷的军队”。所有这些都用黑体字印在报纸上。而約翰·罗素勋爵也不满足于他給德勒穆主教和駐都灵的詹姆斯·赫德逊爵士的信<sup>332</sup>給他带来的荣誉，竟然又敢在給斯图亚特的信中談論“北美报刊侮辱了”英国！

但是，凡事都有自己的界限。不管报刊怎样蛮横无礼，存心找岔子，英国官方人士仍得和“北方騙子”保持和平，而他們对南部那些大方的人血贩子的深切同情也将归結为毫无用处的廢話和单独的走私性质的交易，因为谷物漲价是开不得玩笑的，而与北方人发生任何冲突目前都会在棉荒之上再加上粮荒。

英国早就不靠本国生产的谷物来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了。在1857、1858和1859年它进口的谷物和面粉价值6600万英鎊，在1860、1861和1862年是11800万英鎊。至于进口谷物和面粉的数量，1859年是10278774夸特<sup>①</sup>，1860年是14484976夸特，而1861年是16094914夸特。由此可見，仅最近5年，谷物进口量就增加了50%。

的确，英国所需谷物現在就将有一半要由国外輸入。同时有充分根据預計，明年谷物的进口还将增加30%——我們指的是成本的30%，因为美国的大好收成将使谷物价格不会过度上漲。而今年英国的谷物收成几乎可以肯定将比中等年景低 $\frac{1}{4}$ — $\frac{1}{5}$ 。剛在“粮食交易所快报”<sup>333</sup>和“园艺紀事和农报”上发表的各农业区的詳細报道所证明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說，在1815年和約締

① 1夸特 = 12.7公斤。——編者注

結后，布魯姆勳爵曾断言，英国 10 亿英鎊的國債对欧洲來說可保证英国 «good behaviour» (行为良好)，那末，今年的粮食歉收对美国來說就最好不过地保证了英国 «will not break the Queen's peace» (将不破坏公众安宁)。

有人轉給我一封加里波第的知己从热那亚寄来的信，让我在这里做一些摘录。信中說：

“昨天(8月16日)这里收到加里波第及其軍隊中的一些軍官的最近来信。发信日期是8月12日。所有这些信件，都渗透着將軍的百折不撓的决心：坚决維護自己的綱領‘誓死解放羅馬！’，还有一些具有这种精神的給他的朋友们的坚决指示。另一方面，庫賈將軍昨天收到都灵来的关于采取非常手段的紧急命令：如果加里波第在24小时內拒絕放下武器，就全力攻打志願兵，捉住加里波第和他的朋友。如果軍隊服从了这道命令，那就要发生一場可怕的灾难。关于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是由于巴黎的一封电报而做出的。电报称：‘如果不解除加里波第的武装，皇帝将不会屈尊与意大利政府談判。’如果腊特塔齐爱自己的祖国甚于爱自己的职位，那末，他就應該辞职，让里卡索利或其他名声好一些的大臣来接替他的位置。他就應該考虑到，跟路易·波拿巴一起去反对意大利，而不是跟意大利一起去反对波拿巴，——这意味着使他自己声称为之效力的君主国遭到危險。如果在西西里，意大利人在屠杀意大利人，那末，这不應該怪罪加里波第，因为他的口号是‘意大利軍隊万岁！’这支軍隊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就证明了加里波第享有何等的声望。如果軍隊将屠杀志願兵，那末，誰又敢說，人民会安然地容忍呢？”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8月20日

載于1862年8月24日“新聞报”  
第2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美国廢奴派的示威

以前本报已經有文章指出<sup>①</sup>，林肯总统——一个在法律上小心謹慎、从宪法来謀求和解、出生在肯塔基这个边界蓄奴州的人——总是很不容易掙脫“忠誠的”奴隶主的控制，极力避免同他們公开决裂，因此，他就要同北部的一些坚持原則的并且日益被事变进程推向前台的党派发生冲突。温德耳·菲利浦斯于英屬西印度群島奴隶解放紀念日在阿宾頓（馬薩諸塞）发表的演說，可以說是这个冲突的序幕。

温德耳·菲利浦斯，是同葛利逊、賈·斯密斯齐名的新英格兰廢奴派的領袖。30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冒着生命的危險以奴隶解放作为战斗口号；报纸的嘲笑，被收买的 rowdies〔无賴們〕的狂叫，好心的朋友們的劝告，他一概視作等閑。甚至他的对手，也都承认他是北部的最卓越的演說家之一，是一个具有鋼铁般的意志、把过人的毅力和最純真的信念結合于一身的人。倫敦“泰晤士报”——不知还有什么能更有力地表明这个心地寬宏的报纸的特色——今天向华盛顿政府告发了温德耳·菲利浦斯在阿宾頓的演說。“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演說是“濫用”言論自由。

---

<sup>①</sup> 見本卷第 505—506、557—558 頁。——編者注

它說：“簡直不可能做出比這更放肆的事情。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里，凡是頭腦正常並且稍微重視自己的生命或自由的人，都不會在内戰時期說出這樣瘋狂的話。讀了這篇演說不能不得出這個結論：演說者是誠心要政府來檢舉他。”

看來，“泰晤士報”是不顧自己對聯邦政府的痛恨——也許正是由於這種痛恨——很樂意來充當檢察官的角色的！

在目前的情況下，溫德耳·菲力浦斯在阿賓頓的演說比任何戰報都有更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把最突出的幾節摘錄在下面。

溫德耳·菲力浦斯在這篇演說中說：“政府是為維護奴隸制度而戰，所以徒勞無功。林肯正在打政治戰。但是他一直到今天還是懼怕肯塔基更甚於懼怕整個北部。南部戰場上的黑人在被問到是否害怕那些把周圍土地翻起并把樹木打成碎片的如雨的炮彈和炸彈時，往往回答說：‘不，massa<sup>①</sup>，我們知道那不是要打我們的！’叛亂分子對麥克累倫的炸彈也可以這樣說。他們知道，這些炸彈根本不是要傷害他們的。我並不是說，麥克累倫是一個叛徒；但是我說，假如他是一個叛徒，他一定完全像他已經做過的那樣去做事情。請不要為里士滿擔心吧，麥克累倫是會拿下它的。如果戰爭繼續照這個樣子打下去，沒有一個合理的目的，那就是白白地損失鮮血和金錢。倒不如今天就讓南部獨立，也比再犧牲哪怕一個人去進行以現在這種可惡的政策為基礎的戰爭要好些。要是繼續進行迄今為止這種規模的戰爭，每年需要 125 000 人，每天需要 100 萬金元。但是仍然擺脫不了南部。杰弗遜關於奴隸制度曾經這樣說過：‘南部各州抓住了狼的耳朵，但是它們既不能制伏它，又不能放走它。’同樣，我們抓住了南部的耳朵，但是我們既不能制伏它，又不能放走它。明天承認它吧，那你就得不到和平了。它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整整 80 年了，整個這一時期它畏懼我們，其中有一半時間它仇恨我們，經常給我們找麻煩，並且誣蔑我們。如果對它的當前要求讓步，它就狂妄起來，它不會在一個設想的邊界綫內留上一年——不會的，它將在我們談論和平條件的時候高呼勝利！不從根鏟除奴隸制度，我們是永遠得不到和平的。只要你們還讓現在

① Massa——這是南部的黑人在說英語時對 «master»（主人）一詞的錯誤發音。

——編者注

这个烏龟式的人物做我們政府的首脑，那你們就是用一只手挖洞而用另一只手去填塞它。让全国都来贊同紐約商会的決議吧，这样军队才有某种值得为之而战的东西。即使杰弗逊·戴維斯有力量拿下华盛顿，他也不会去拿下它。他知道，落在这个索多瑪<sup>①</sup>城头的炸彈会激怒全国的。

那时，整个北部将同声怒吼：‘打倒奴隶制度，打倒一切有碍于拯救共和国的东西！’杰弗逊·戴維斯是十分滿意自己的成就的。这些成就大大超过了他的預料！只要他利用这些成就維持到1863年3月4日，那时英国将——而这也是合乎常理的——承认南部同盟…… 总统没有把没收法案付諸实施。他也許是誠实的，但是他的誠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用？他既不能察近，又不能察远。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得知林肯在3个月前就已写好解放一切奴隶的文告了，而麦克累倫迫使他放棄了自己决定，肯塔基的參議員們又迫使他留用他所不信任的麦克累倫。林肯恐怕要过多少年才能学会把他那律师的疑慮和內战的要求結合起来。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府的可怕状况和它的最大禍害。

在法国，100个坚信自己的事业正确的人就会帶動全国；但是哪怕使我們的政府采取一个步驟，預先就得1900万人行动起来。而在这千百万人中，又有多少人被宣傳了多少年，說是奴隶制度是上帝所規定的制度呵！怀着这些偏見，手和心都被麻痹着，你們恳求总统把你們从黑人那里拯救出来！如果这个理論是对的，那末就只有奴隶主的专制制度才能够带来一个暫时的和平了…… 我了解林肯。我曾經在华盛顿估量过他。他是一个第一流的二流人物(«a first-rate second-rate man»)。他誠实地等待着全国把他当做一把条帚拿起来扫除奴隶制度…… 在以往的年代里，离我現在說話的讲台不远，輝格党人曾經打小炮来压倒我的声音。而結果如何呢？

現在，这些輝格党人的儿子們葬身于契卡霍米尼的沼澤了<sup>334</sup>！求上帝帮助你們解散这个联邦吧，并且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在它的奠基石上写着：‘給世界上所有的公民以政治平等’…… 在我逗留芝加哥期間，我問过曾經同林肯一起办过律师事务的伊利諾斯州的律師們，我問他們：林肯是怎样一个人，他会不会說‘不’。回答是：‘他是一个缺少脊骨的人。如果美国人要选举一个完全无力領導和缺乏首倡精神的人，那末他們必然要选举阿伯拉罕·

① 索多瑪是聖經傳說中被“火雨”毀灭的一个城市。——譯者注



林肯。沒有一個人聽見他說過“不”！’我問：‘那末，麥克累倫能夠說“不”嗎？’芝加哥中央鐵路公司（麥克累倫在那里做過事）的經理回答說：‘他什麼決定都做不出來。問他一個什麼，總要過一小時他才能回答。在他主管中央鐵路公司期間，他沒有解決過一個重要的爭論問題。’

而這就是兩個比任何人都重要、現在掌握着北部共和國命運的人！熟悉軍隊情況的人告訴我們，如果統率波托馬克河上的軍隊的這個廢物不從中作梗，里士滿已經可以拿下五次了；但是他寧願在契卡霍米尼沼澤里挖掘污泥，以便然後可耻地放棄這個地方和那里的污泥工事。林肯由於對邊界州的奴隸主抱着可憐的畏懼態度，仍然把這個人放在他現在的職位上；但是林肯自認他從來沒有相信過麥克累倫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讓我們希望這戰爭一直打到把我們變成真正的男子漢的時候。那時我們將迅速地獲得勝利。為了粉碎叛亂，上帝已經把解放奴隸的雷霆放在我們手里了……”

卡·馬克思寫於1862年8月22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62年8月30日“新聞報”  
第239號

俄文譯自“新聞報”



# Allgemeine Militär-Beitung.

Herausgegeben von einer Gesellschaft deutscher Offiziere und Militärbeamten.

——  
Siedensunddreißigster Jahrgang

Nr. 44.

Darmstadt, 1. November

1862.

## 弗·恩格斯 英国的志願兵檢閱

自从你們給我机会在貴报发表关于1860年8月志願兵在牛頓檢閱的报道<sup>①</sup>以来，已經有两年了。隔了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再来听我談談英国民兵的状况和战术訓練，这对貴报讀者來說或許不无兴趣。

关于志願兵的人数和目前編制，我可能不久另找机会来談；現在我只报道一个消息，即据官方統計，志願兵部队的現有人数为162 800人，这就是說，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下面举一个例子來說明这些部队的战斗訓練情况。

8月2日，全国志願兵总监麦克默多上校在离曼彻斯特1小时路程的希頓公园檢閱了該市派出的全部志願兵。部队由曼彻斯特第一、第二和第三“团”（郎卡郡第六、第二十八和第四十营）及阿

---

① 見本卷第149—156頁。——編者注

德威克和索尔福两郊区派出的“团”（郎卡郡第三十三和第五十六营）組成。但这些所謂的“团”只有 3 个（曼彻斯特第一和第三“团”及阿德威克“团”）是按营的編制組成的，其余的 2 个加在一起才頂 1 个营。在这些营里，連的队列数为 18—21 不等<sup>①</sup>；每 8 个連組成 1 个营，平均人数，包括軍官在內，为 400 人。此外，还有 1 个志願兵馬队（32 人）和 1 个炮队（从惠特沃思先生那里借的 2 門一磅炮，約 150 名步兵作掩护），也是来自曼彻斯特。大多数营本来是可以多派 100—150 名以上的人来的，但是看来是指揮官們把那些訓練不够的志願兵留在家里了。

举行檢閱的那一块地方（威尔頓伯爵的公园的南部，以前在这里賽过馬），是一个由西向东傾斜的小山坡；左右两边都是凹地，在小山东麓連成一片，形成一块平坦的草地，面积約有 800 平方步。一条小溪順着小山的北麓流过，山后面地形又高起来了，这条小溪就从这一面把这块地方圍起来；其余几面順着公园的墙长滿了小树，地形本来很开闊，只是由于小灌木林这儿一堆，那儿一团，再加上几棵大树，数处沼澤，地形的开闊性就被破坏了。

麦克默多上校的檢閱与大多数通常的志願兵檢閱不同，从来不給部队預先規定和宣布檢閱計劃，因此志願兵事先根本不知道他們将要做些什么。但是在他的指揮下所作的运动，往往只是真正面临敌人才加以采用，而且不許有任何战术上的自作聰明。麦克默多是信德的征服者查理·納皮尔爵士的女婿，也是他在印度的參謀长。他决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軍人，而且他在志願兵部队中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完全称职的。

---

<sup>①</sup> 指二列的队形。——編者注

受檢閱的部队像通常那样，列成横队迎接了总监。敬礼仪式过后，他就命令排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英国部队在敌人火力圈以外运动时通常都排成这种纵队），向中央靠攏，然后向右轉改变纵队的正面，这样一来，上面提到的那块草地和公园东墙的小树林就出现在正面之前。在快而不乱地进行这些队形变换时，馬队成散兵綫，从小树林馳过，并向假想敌人射击，但很快就轉回来了。之后，右翼 1 个营（郎卡郡第六营）被調上前去，同时該营的 4 个連布成了散兵綫，另外 4 个連留在原地作为支援队；另外 2 个营（第二十八混成营和郎卡郡第五十六营及郎卡郡第三十三营）也展开了，而左翼 1 个营（郎卡郡第四十营）仍然保持纵队队形，并同馬队一起在 200 步距离处殿后，作为預备队。2 門火炮設在小山边上，即散兵綫的右翼。在下达命令以前，散兵、支援連及展开横队的各营都俯臥在地上。这样，受檢閱的部队就显得非常神气，这种場面在通常的志願兵演习时是不常見的；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的軍人在指揮。

散兵綫前进并射击的信号发出了。以散开队形进行的战斗并不十分成功。志願兵习惯于在自己的练兵場的開闊平坦的地形上老一套地布成散兵綫，过分計較于保持队列整齐而忽略了隱蔽。天然地綫和灌木丛都是他們初次遇到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无法通过的密密层层灌木丛更把他們弄糊塗了；有一个連在狹窄的凹地中的这种灌木丛前停住了，竟然向灌木丛射击起来，而散兵綫上其余的人早已繞过了灌木丛，走到灌木丛的后面了。另外，散兵綫整个地向左翼逐渐轉移，因此馬队所扑向的那个小树林受到的攻击就大为减弱，而已經展开的各个营的正面就越来越明显了。既然完成机动的整个計劃和过程根本不要求作这样的运动，所以我

认为这是由于粗枝大叶而造成的。炮队同步兵右翼一起向前移动，一直在射击，而且往往沒有隱蔽。如果我的望遠鏡沒有使我看錯的話，火炮的輪子往往是歪斜着放在山坡上的。

后来，猎兵又有一段时间得到成散兵綫的支援連的加强，之后他們就被調回来了；展开的各营随即向前移动并进行速射。右翼的火力，特别是郎卡郡第二十八营方面的火力，是很猛的，但看来有些性急；在中央，在郎卡郡第三十三营的右翼，对射进行得有气无力，而且間歇很长；左翼的射击相当紊乱。正面的一部分在这里直接处在一个差不多有两人高的山脊的后面，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志願兵灵活地朝着正前方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后备队的郎卡郡第四十营被拉到离战綫 200 步远的地方集結并且展开；它的右方是重新集合起来的郎卡郡第六营。在 2 个营中，連的左翼排向后轉，以便給現在开始以連为单位成复列撤退的第一梯队让路。老实說，我完全不能同意操典针对这个情况所規定的这种变换队形；这一次这样做我尤其不欣赏。操典要求退却的第一梯队向后轉，并成橫队向第二梯队（也以連橫队的长度为距离展开）靠攏，然后以連为单位散开，并通过用上述方法构成的間隔。如果第一梯队退却只是由于彈药不足，它的队伍也沒有潰乱，也不必担心敌人立即攻击，那末这种机动看来是可以跑步来完成的；但是，对采取攻势的敌人來說，这是把自己的主力調上前去的最好时机。在这里，这一切甚至不是按照操典来完成的。第一梯队馬上以連为单位散开了，并且排着这样的队形，而且还是馬馬虎虎排好的队形，向后整整撤了 200 步，毫无猎兵掩护。

現在輪到郎卡郡第六营和第四十营进行速射，这次射击比前面 2 个营更穩更密。每人約打了 4—5 发子彈（炮队一直从每个

第一梯队的右翼进行射击)以后,停止射击的信号发出了,演习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在此之前,麦克默多上校是把这支檢閱部队看做是同假想敌人独立进行战斗的独立兵团的;部队的部署和机动都是针对着敌人在前面占据的地形而安排的。在此之后,他就把所有4个营排成一个横队,作为一个上级的部队的第一梯队进行活动。空间的限制不允许他顾到他前面的地形的特点,而且,为了把志愿兵集中在一起进行整个部队的机动,他也没有去考虑散兵线整个更远的射击。

第一梯队先向左转改变了正面,这样它就出现在我们说过的那个北面凹地的延长线上。其余各营在它的左方成横队,整个横队进行了速射。然后,整个横队开始越来越向左伸展,为此右翼各营先后以连为单位分开,从正面的后面向左翼行进,并在那里重新整队。左翼这样快伸展到公园西墙的小树林以后,战线从右翼开始向后拉,并且以左翼为旋转轴心划了一个四分之一圆圈。跟平常一样,这个运动是通过把各营(左翼的1个营除外)编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来完成的,随即转到新的方向展开,而且又快又好,尽管是在陡坡上进行的。正当各营重新展开的时候,我恰好经过郎卡郡第四十营的正面,看到各连是怎样出动到战线上去的,我应该说,我们大陆上最好的基干部队完成这一切或许会更漂亮更“神气”,但决不会这样又稳又快。在变换队形的时候,麦克默多上校好几次向这个营大声表示衷心赞赏。郎卡郡第六营展开得也很快很好;我曾经看到过,法国的基干部队完成这个机动要马虎得多。

几次齐射以后,受檢閱的部队从左面成梯队向前运动,营与营之间的距离为100步,然后停下,以跑步编成方队队形。有些地方做得不太齐,因为通过灌木丛时队伍就有点乱了。各营重新展开,

向左翼营的所占一綫推进，每营进行了一次齐射，大体上很整齐，然后整个受檢閱的部队排成一个横队向前运动。我很希望德国的許多认为年輕的部队不能完成成横队运动的軍官們有人能看到这个由 640 个复列組成的横队的正面行进。地形是极不平坦的。正面横穿三面相当陡峭的山坡而过；地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和土堆；另外还有許多分散的树木。然而志願兵走了好几百步还是很有秩序，非常整齐，靠得很紧，沒有偏离，特别是中央的 2 个营（第六营和第四十营）是这样，所以麦克默多上校在現場和后来同參謀軍官們談話时都对这次运动表示完全滿意。最后他下令吹冲锋号，所有的人以純粹志願兵的勁头順着斜坡往下向開闊地很快地跑了約 100 步；这与其說像冲锋，不如說像賽跑。停止号一响，郎卡郡第四十营便停了下来，虽然不很整齐，但还是保持了完整的密集队形，而第六营就稍微要差一些。可是在翼側，特别是在左翼，秩序大乱；你挤我我挤你很多人跌倒了，第一列的一个志願兵甚至伤了小腿肚，因为第二列的一部人的枪刺在这里是向前傾斜的。演习到此結束，部队排成分列式，一队队隆重地走过，然后解散各自回家。

我觉得，这样的实例比任何空談都更能让“軍事总汇报”<sup>335</sup> 的讀者清楚得多地了解这些志願兵的訓練的性质和水平。虽然在目前情况下集中檢閱的部队人数不多，但正是这样才能进行一系列实际采用的运动，而在这里集中更多的志願兵就不行了；在英国，进行这些运动的場地从来不够。况且，参加檢閱的营已經使我們很好地了解到整个英国志願兵部队的情况；我們看到，2 个营在訓練方面大大超过另外 2 个，它們是大城市中組織得很坚强的营；而另外 2 个在訓練方面較差的营，从成分比較杂这一点来看，就表

明这是在乡村和小城市組成的。大体上可以說，志願兵已經相当熟悉了营的主要队形变换；他們排成纵队，或者以纵队和橫队展开或行进，都相当稳定，有时甚至十分稳定。但是，如果能使他們摆脱英国操典和其他許多国家的操典还明文規定的那些矯揉造作的展开和反轉行进，那是一件不坏的事。散兵战始終是英国人的弱点，对于这样的战斗，志願兵所知道的也只限于他們在练兵場上所能学到的；但就是在这里，不同的营之間的差別还是很明显的。我們看到，这次檢閱中所出的差錯，同天天都可以在我們大陆基干军队作业时見到的差錯毫无区别，尽管这些军队有这样的优点，即指揮它們的軍官都是练兵場上的老手。但是仍然不能否认，英国志願兵部队的軍官毕竟还是整个組織中薄弱的环节，尽管在这方面已經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些对分列式感到滿意的人会发现，志願兵在这門技艺中做出的成績比預期的要大得多。最后，談到他們在射击場上取得的成就，那他們絕對可以同欧洲任何一支常备軍較量，而且无疑每个营的优秀射手平均要比大多数基干部队的多。总之，現在，經過3年以后，可以认为实验是完全成功了。在英国，国家方面几乎沒有任何花費就为国防建立了一支163 000人的有組織的军队，这支军队已經有相当的素养了，只要再进行3—6周的兵营訓練（視各营的訓練程度的不同而定），就能成为一支完全有战斗力的野战軍了。即使在外国人企图入侵的最坏情况下，英国人也还是有这么多的時間供自己支配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2年8月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11月1日和8日

俄文譯自“軍事总汇报”

“軍事总汇报”第44号和第45号



## 卡·馬克思 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目前在倫敦正筹备召开援救加里波第的大会<sup>336</sup>，这样的大会昨天已經在格茨黑德召开了一个，还有一个确定在北明翰举行。这一系列的人民示威，是星期二由新堡开始的。簡短地报道一下新堡的大会，就足以表明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特有的情緒。这一类的大会总是引人注目的。这次大会在新堡市政厅大厦举行。牛頓先生(市参議員)宣布开会并致詞，他說：

“当意大利不自由的时候，在欧洲就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当法国在欧洲中心保持着大量軍隊的时候，甚至我們現在引以为驕傲的那些自由也沒有保证。一分钟也不能忘記，加里波第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不應該在意大利寻找，而應該在巴黎寻找。法国統治者，——这就是使加里波第遭到挫折的真正罪魁。(热烈鼓掌)正是这个政权完全不許报刊和論壇說話，正是这个政权窒息了、束縛了、褫夺了法国的勇气。我深信，报应的日子，复政变之仇的日子即将到来，天命将要求清算这次政变的一切罪恶和罪行！需要最大的克制，才能平靜地談論法国对意大利的行为。从查理八世时起，法国就一貫致力于掠夺意大利，用它做借口破坏欧洲和平…… 我在某一本书上看到，古羅馬人不敢在卡皮托里山前审判曼利烏斯。在意大利能找到一小块审判加里波第的地方嗎？……”

約瑟夫·考恩建議向罗素勋爵递交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促使法国皇帝撤离羅馬。

他說：“羅馬是意大利古老的、光榮的首都…… 這一古老的文明中心怎麼會被外國統治者的軍隊占領了呢？難道法國軍隊對羅馬比對那不勒斯、都靈和倫敦有更多的權利嗎？（熱烈鼓掌）教皇逃走了，拒絕返回，使羅馬三個月沒有政府。因此，羅馬人便自己選舉了一個政府。可是，當他們還忙於組織政府的時候，那些在一年前為他們作了一個榜樣的法國人便向他們大舉進攻。

把這樣的行為稱做自相矛盾是不夠的。這是卑鄙的行為（暴風雨般的掌聲），歷史將譴責每一個參加這種丑惡勾當的法國人。除瓜分波蘭以外，民族獨立和國際法的一切原則恐怕從來還沒有受到像法國御用匪軍扼殺羅馬共和國時那樣無恥的蹂躪！1849年6月羅馬陷落，被路易·波拿巴一直控制到今日，已整整13年了！…… 他的大臣們在法國國民議會宣布，遠征是羅馬的無政府狀態引起的，他們撒謊！（Hear, hear! [對,對!]) 他的軍官在土倫向拒絕反對兄弟共和國的士兵宣布，不跟羅馬作戰，而是跟奧地利作戰，他們撒謊。軍隊在契維塔未克基亞登陸後，他們又撒謊，他們裝成人民之友，而不是人民之敵，並且虛偽地把法國旗幟同意大利旗幟交插在一起。法國的特派員和他的爪牙撒謊，他們以進行談判為借口要求與執政官會晤，實際上是為了了解城防情況。烏迪諾將軍撒謊，他曾答應6月4日以前一定不攻城，實際上2日就進攻了，因而使羅馬人措手不及。法國人在進行這種丑惡勾當時的所作所為從頭到尾都是蓄謀已久的、口是心非的欺騙。（掌聲如雷）

從路易·波拿巴起，到他的最後的一個爪牙止，全都是對羅馬、法國人民和歐洲進行欺騙。路易·波拿巴從來也不希望意大利成為自由的國家。他所希望的是：在北部是撒丁王國，在南部是繆拉特當國王的王國，在意大利中部是他的堂弟普隆-普隆的王國。（掌聲和笑聲）這三個小君主國和波拿巴王朝連上親屬關係，並從土伊勒里宮得到鼓勵，就可以保證路易·波拿巴在歐洲的勢力顯著加強。計劃是不壞的，它的實現會使波拿巴的伎倆獲得稱贊，但是它被加里波第撕毀了。（暴風雨般的掌聲）現在加里波第卻被解除了武裝。這就使英國人民負起了更大的義務——制止法國專制王朝的橫行霸道，對篡位者的御用匪幫鎖上羅馬的大門…… 波拿巴主義是歐洲一切災難的源泉。但是，它耀武揚威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了…… 死硬的意志，幾十萬的士兵，很多的殺傷武器，擠滿了奴顏婢膝的肥缺鑽營者的參議院，由憲兵和行政官鳴鼓召集的眾議院，——可是，在另一方面，是捍衛着自己永恆權利的人類

本性!”(暴風雨般的掌声)

接着考恩先生說明和宣讀了致罗素勋爵的备忘录，备忘录被一致通过。某个魯耳先生要“維護拉芒什海峽彼岸的我們的高貴同盟者”的試图失败了，被淹沒在一片刺耳的嘘声、口哨声、不滿的喊声和笑声之中。

然后腊瑟弗德先生(牧师)提出第二个決議案：

“大会邀請加里波第將軍定居英国，并請他确信英国人民始終不渝和日益增加的景仰。”

腊瑟弗德先生在說明自己的动議时指出：

“如果教皇在羅馬感到热不可耐，他也可以在英国找到安身之地。我們甚至欢迎他——但不是把他作为世俗的君主，而是把他作为最大教会的首脑。”

动議一致通过。主席宣布大会結束时又对“巴黎的暴君”作了尖銳的暗示。

“让他回忆一下古意大利以及它的布魯土斯和卡西烏斯；让他回忆一下紧跟在他們后面的涅墨西斯；让他像麦克佩斯那样地想一想：持刀的手和戴盔的头可能会突然从地下冒出；让他牢記，并不是所有的奥尔西尼都被砍了头。”

这話是市参議員牛頓先生說的。

目前英国报纸和群众大会的語言，使人想起 coup d'état [政变]后的最初时期的情况，而和以后对“社会救主”的歌頌形成一个鮮明的对照。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9月11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9月17日“新聞报”

俄文譯自“新聞报”

第256号

## 卡·馬克思

### 英国工人的貧困

此間报刊上的論战已經进行两个月了,这方面的資料,对于未来的研究英国社会的历史学家來說,恐怕要比世界展覽会<sup>337</sup>的带說明和不带說明的所有目录都有价值。

我們記得:在議會閉会前不久,在大工业家們的壓力之下,兩院以十分匆促的方式通过了一項增加捐稅以救济郎卡郡和約克郡的穷人的法案。這項本身意义很小的措施,主要是触犯工厂区的小資產階級,几乎碰不到 landlords (大地主) 和 cottonlords (棉紡大王)。在討論法案时,帕麦斯頓攻击了棉紡大王們,說他們让工人們餓死街头,而自己却做棉花投机生意大发橫財。他还用“投机的”动机来解釋他們在危机时期的 «masterly inaction» (巧妙的停工)。得比助爵早在會議開幕的时候就說,棉花不足对厂主們來說业已成了一种 deus ex machina<sup>①</sup>, 因为,即使不是美国內战突然打断了原料的运输,惊人的市場膨脹現象反正也是要引起最可怕的危机的。科布頓以工业家代表的身分作答复,他发表了三天演說狠狠地攻击了帕麦斯頓的对外政策。

① 直譯是:“从活动装置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希腊羅馬的剧院里,扮神的演員借特殊的机械装置之助出台);轉义是:突然出現的解救急难的人物或情况。——編者注

議會會議閉幕以後，鬥爭在報刊上繼續進行。要求英國公眾援助貧苦工人的呼聲書，以及各工廠區中不斷增長的貧困，每天都為繼續鬥爭提供越來越多的理由。“晨星報”和其他的工業家機關刊物告訴人們：得比伯爵和整個貴族集團從工廠區的地產中每年得到 30 多萬英鎊的地租，那里的本來沒有任何價值的地產像魔法一樣達到了現在的价格，這一切僅僅歸功於他們本身並不參加的工業活動。“晨星報”甚至確定了得比和別的大地主應該捐助多少救濟費。例如，它規定得比的救濟費為 3 萬英鎊。議會散後不久，得比伯爵果然就在曼徹斯特召開了一個捐募救濟費的大會。他本人施舍了 1 000 英鎊；別的大地主也認捐了相應的數目。結果並不怎樣，但是土地貴族總做了那麼一點事情。它拍着胸膛大喊：「*Salvavi animam meam!*」〔“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但是，棉紡織工業的巨頭們卻頑固地保持“斯多葛派”的姿態。在任何地方也無法找到他們——無論在地方上為了周濟窮人而建立的委員會里，或者在倫敦的委員會里。倫敦一家報紙寫道：「*They a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but they are on the Liverpool market*」（“他們既不在這里，也不在那里，他們是在利物浦的市場上”）。托利派各報和“泰晤士報”現在天天都在大肆攻擊棉紡織業的暴君們，說他們從“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數百萬，而現在竟拒絕捐助一文錢來維持“他們財富的來源”。“泰晤士報”派記者去工廠區：記者們的非常詳細的報道是根本不會有利於「*cotton-lords*」的威信的。所以工業家的報紙——“晨星報”、“經濟學家”、“曼徹斯特衛報”等等——都指責“泰晤士報”挑起階級鬥爭以掩飾政府的罪過，掩飾政府在印度的專權，等等。而且，“泰晤士報”還被指責有“共產主義傾向”。“泰晤士報”顯然很高興有這個恢復自

己名声的机会，它用辛辣的諷刺語調回答說：«cottonlords» 利用目前棉花不足的情况进行投机，从經濟观点來說很有头脑，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却是头号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最劣等的共产主义者”。这些有錢的先生們很希望英国承担一切費用，为他們維持他們資本中的最宝貴部分，而自己却不破費分文。要知道，他們的資本不单单是工厂、机器和銀行存款构成的，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是郎卡郡和約克郡的有良好訓練的工人大軍构成的。这些先生关闭自己的工厂，以五倍利潤出售原料，同时仍然要求由英国人民来养活这支被他們遣散的大軍。

在土地貴族与工业貴族之間的这次不寻常的吵鬧——爭論他們当中誰較多地榨取了工人階級的血汗，誰應該最少地援助貧困的工人——期間，在最窮困的工人那里发生了一些大陸上的«great exhibition» [“大展覽會”] 崇拜者們根本不能理解的事件。下面我要叙述的这个事件，是曾經官方证实的。

离帕德蒙登(約克郡西区)不远，在哥克斯霍尔姆的一間小屋里，住着一位老大爷和两个女儿；老大爷已經年迈，而且身体很弱，女儿靠在哈利韦耳先生的棉紡織厂做工謀生。他們住在底楼的一間可怜的小屋里，离髒水沟只有几步；他們窗戶上面是个楼梯，供楼上的人行走。这个楼梯夺去了他們這間可怜小屋的阳光。在最好的时候，他們也只能掙到“仅得不死”的工資，但是在最近的15个星期里，唯一的工資来源也沒有了。工厂关闭了；全家生活費用完全断絕。貧困一步一步地把他們拉进它的深淵。時間每小时都在逼他們走进坟墓。一点微薄积蓄很快花光了。接着就把破烂的家具、衣服和衬衣——一切可以卖掉或当掉的东西，全都换了面包。別人都知道，他們在14个星期內沒有掙到一法寻，但一次也

沒有找教區求過幫助。

禍不單行，老大爺又病了已經一個月，不能起床。烏哥利諾和他兒子們的悲劇在帕德蒙登的小屋裡又重演了，只不過是沒有吃人的場面罷了。8天以前(12日)，兩個姑娘中身體比較好些的一個在極端絕望中最後決定去找濟貧所監督，向他講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而這位先生竟然令人難以置信地回答說，他在下星期三以前為這家人什麼也不能做。三個不幸的受難者在這個有力的劊子手最後開恩給予幫助以前，還得忍受5天。全家只好等待，沒有任何別的办法。盼望很久的星期三終於到了，官方救濟機關應該給挨餓的一家人扔下一點麵包渣了；這時，村里的居民就被一個消息震動：一個姑娘已經餓死了。這個可怕的消息得到了證實。餓死的姑娘的屍體直僵僵地躺在一張破板床上，周圍是一片可怕貧困的象徵，她的虛弱無力的老父在自己床上痛哭；那個還活着的姑娘幾乎沒有力氣講述他們的苦難。我們根據經驗知道，這個在現代決不是絕無僅有的可怕事件將怎樣結束。將進行一次驗屍。Coroner (驗屍官)將大談英國濟貧法的慈善精神，將再次稱述執行機關的完美，舉出 *prima facie* [初步] 證據說明法律對這個悲慘事件決不能負責。濟貧所監督也能找出理由為自己辯護；就算法庭不對他說一堆恭維話，至少他也將很欣慰地聽到人說他沒有絲毫罪過。最後，陪審官們將用這樣一句莊嚴的判決詞來結束這出法庭喜劇，*«Died by the visitation of God»* (遵上帝旨意而死)。

卡·馬克思寫於1862年9月20日  
左右

載於1862年9月27日“新聞報”  
第266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

卡·馬克思  
加里波第派的大会。——  
棉紡織工人的貧困

1862年9月30日于倫敦

继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报道的加里波第派在新堡举行的大会<sup>①</sup>之后，在散德兰、丹第、北明翰、倫敦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这样的大会。这些大会的性质各地一样，最后一句話也都是：“法国人必須撤离羅馬”。現在，倫敦各区正在筹划选举代表，派他們 en masse〔一齐〕去会見約翰·罗素勋爵，迫使他出来反对法国军队长期占領着羅馬。《Pressure from without》(外界压力)乃是英国人同他們的政府进行斗争的 ultima ratio〔极端手段〕。

与此同时，土伊勒里內閣对英国的这些人民示威是既不滿意，又不淡漠的，这从“新堡报”<sup>338</sup>的下面一段話中可以看出：

“法国人的皇帝會提起英国政府注意加里波第派最近在新堡举行的大会的語調。會強調指出：有两个发言人，包括會議主席市参議員牛頓在內，暗示地提到謀害皇帝的陰謀，并且非常明确地以死来威胁他，叫他放棄对意大利采取的政策。因此政府认为必須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声明：对于同奥尔西尼、貝尔納博士等等人的密謀相类似的一切密謀，無論从預防或从懲罰來說，英国法律都将毫不寬假，尤其是，在上述大会上已經完全公开表示要重复奧

---

① 見本卷第574—576頁。——編者注



尔西尼的謀刺行为。政府提出这种警告的根据,就是最近在馬志尼主义者小組里有人发表言論,进行威胁,暗示要采取行动,其情况都与奥尔西尼的密謀发生以前相似。最后,我們可以告訴讀者:司法当局已就新堡的大会采取了最初步驟。”

这就是“新堡报”的报道。凡是多少了解一点英国的情况和此間情緒的人都知道,現內閣对人民示威进行任何干涉,都只能像过去发生奥尔西尼謀刺事件的时候一样,以它本身的垮台而告終<sup>339</sup>。

由于严冬将至,工厂区的情况日益危急。“晨星报”今天警告說,如果現在所采取的“官方救济”的办法不加改变,到冬天就会发生比1842—1843年的激烈場面<sup>340</sup>厉害得多的風潮。作这种珈桑德拉預言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各报刊登的一个以前在机織厂(棉紡織厂)做工而現在被抛到街头的曼彻斯特工人的一份声明。要想了解这份声明,——声明的内容我将在下面扼要叙述——就必须知道什么是«labour test»(“劳动試驗”)。英国1834年的济貧法试图通过把赤貧作为可耻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的办法来根除赤貧現象,它要求申請补助的人在获准补助以前先要证明自己确有“劳动願望”。为此他必須去砸石子或者«picks oakum»(搓开旧船纜等等),——这些无聊的工作乃是用来惩罚英国監獄里那些被判处苦役的囚犯的。經過这种“劳动試驗”以后,貧困者全家每人每周才能得1先令,而且半先令是付現錢,半先令以面包支付。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这个英国織工的“声明”。他一家共有6口人。先前他掙的錢不少。但后来有18个星期他的工时减少了一半或四分之三。在这段時間里,全家每周收入几乎不到8先令。最近一个星期,他工作的那个工厂完全停工了。他每周要付房租2先令3辨士。他抵押和变卖了一切可以从家里拿出来的东西,后

来口袋里連一文錢也沒有了；他和他的全家都有餓死的危險。于是他不得不向济貧所求助。上星期一的清早，他就去求見«guardians»〔“济貧所監督”〕。

經過“严厉訊問”以后，他們打发他去見他那个区掌管補助事宜的官。整整等了一个钟头，这个官才放他进来參見大人。之后这个官对他进行了第二次訊問并且……拒絕給他補助，理由是他上星期掙过3先令，尽管“請求者”向他报了如何花掉这笔“財產”的細賬。这样一来，这个工人和他的全家就要挨餓到下星期三。到了星期三，他又跑到«guardians»的事务所去。到那里他才知道，要想得到補助，他必須先經受“劳动試驗”。要到 workhouse〔习艺所〕(穷人的巴士底獄)去，在那里同其他300个工人挤在一块約30碼长的狭窄地方，空着肚子搓开纜索，干到下午五点半。就在这热得难以忍受的地方，在窒悶的空气和灰尘之中，互相挤坐在板凳上的“受劳动試驗的蒙难者”——这些熟练工人，英国国家財富的創造者——不得不干着人只有被强迫才能去做的那种最屈辱的工作。这大概同要求一个钟表匠去打馬蹄铁，或者要求一个風琴手用嘴去吹風琴的風箱相似。做完这种工作以后，我們的这位“織工”得了整整5先令——一半是現錢，一半是面包。付了房租以后，他就只剩下不到2辨士(約合普魯士的2个銀格罗申)，作6口人每天餬口之用。而下星期三他还得再經受通常每周一次的“神的試驗”。但是这个“織工”現在公开声明，他宁肯同他的全家一起餓死，也不願再蒙受这样的耻辱了。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9月30日

載于1862年10月4日“新聞报”

第2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北美事件

对馬里兰的短命的进军<sup>341</sup>，已經决定了美国内战的命运，尽管战争的紅运还可能有一个或短或长时期在斗争双方之間搖摆不定。在本报上以前已經指出，爭夺各边界蓄奴州的斗争，乃是爭夺联邦統治权的斗争<sup>①</sup>，而同盟在这一斗争中已經遭到了失敗，尽管它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这次战争的，这种条件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馬里兰理应是各边界州蓄奴党的头，而肯塔基則是他們的手。馬里兰的首府巴尔的摩的“忠誠”一向是仅仅靠着戒严来維持的。不仅在南部而且在北部人們都深信，同盟軍在馬里兰出現，将成为举行大規模人民起义反对“林肯的僕从”的信号。这件事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軍事胜利，而且还在于一种精神上的示威，这种精神上的示威将能鼓动所有边界州中拥护南部的人，把他們卷入漩渦。同盟軍如果占領馬里兰，就意味着华盛顿陷落和費拉得尔菲亚遭到威胁，紐約的安全也会大成問題。

在同一時間內入侵肯塔基州一事<sup>342</sup>——肯塔基州由于它的人口密度、地理位置和經濟資源，在各边界州中最为重要——如果

---

① 見本卷第 357—366、556—559 頁。——編者注

孤立地来看,不过是一种牵制行动。但是,依靠馬里兰的决定性胜利,这次入侵就可以导致镇压田納西州的联邦拥护者,从两翼包抄密苏里,保障阿肯色和得克薩斯的安全,造成对新奥尔良的威胁,而最主要的則是可以把战争引到北部的中央州即俄亥俄;占领了俄亥俄就可以控制整个北部,正如占领了乔治亚就能保证控制整个南部一样。同盟派在俄亥俄的军队可以切断北部的西部各州同东部各州的联系,并且以敌人的中心为根据地来粉碎敌人。由于叛乱分子在馬里兰的主力遭到失败,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且到处都得不到人民同情的入侵肯塔基的行动便成了一些不大的骚扰活动了。即使占领路易斯維耳,现在也只能使“西部巨人”<sup>343</sup>——来自艾奥华、伊利諾斯、印第安納和俄亥俄的人群汇成一股“巨流”,猛烈地迎头冲击南军,像第一次向肯塔基胜利进军时那样。

这样一来,馬里兰的进军表明,脱离运动的浪潮没有足够的冲力能越过波托馬克河达到俄亥俄。南军已被迫进行防御,虽然只有进攻才能使它获胜。南军失去了各边界州,被压在西起密西西比东到大西洋之間,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没有争夺到,所争到的只是一个葬身之所而已。

一刻也不要忘记,南方人在举起叛乱旗帜的时候是掌握着各边界州,在政治上统治着这些地方的。他们提出了領地要求。但和領地一起,他们連各边界州都失掉了。

但入侵馬里兰毕竟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势下开始的:北军遭到一系列屈辱的空前未聞的失败;联邦派的军队士气涣散;石壁将军杰克逊成了一时的風云人物;林肯和他的政府成了众口嘲笑的对象;民主党在北部重新加强,并且已經认为可以选杰弗逊·戴維斯当总统了;法国和英国准备公开宣布他们早已秘密承认了的奴隶

主政府合法。《E pur si muove!》〔“但它仍然轉动着!”〕。理性在世界历史上終究是无往不胜的。

較之进军馬里兰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林肯的宣言。林肯是史册上《sui generi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現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別的人在为几平方英尺土地行动时可以宣布“为理想而奋斗”，而林肯即使在为理想而行动时，他所談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他犹豫不决地、違背本意地、勉勉强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詞，好像是在請人原諒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他向敌人迎面投擲过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都像——他本人也力求使它們像——一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傳票，像在法律上玩弄狡計，像小气地附有种种保留条件的 *actiones juris*〔訴狀〕。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毀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廢除奴隶制度的宣言<sup>344</sup>，也具有这种性质。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邏輯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像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泰晤士报”、“星期六評論”*tutti quanti*〔之流〕所做的那样，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輕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沒有任何意义嗎？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沒有意識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偉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

利諾斯州參議員的平民，一個缺乏智慧的光輝、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並不十分重要的人，一個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陸還從來沒有取得過比這一次更大的勝利，這證明，由於新大陸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善良的常人也能擔負舊大陸需要英雄豪傑才能擔負的任務！

黑格爾曾經說過，實際上，喜劇高於悲劇，理性的幽默高於理性的激情<sup>345</sup>。如果說，林肯不具有歷史行動的激情，那末，作為一個來自人民的常人，他卻具有這種行動的幽默。林肯是在什麼樣的時刻頒布關於從1863年1月1日起取消同盟領地內的奴隸制度的宣言呢？恰恰是在同盟作為獨立國家正在里士滿的國會上通過關於“和談”的決議的時刻。恰恰是在這樣的時刻，各邊界州的奴隸主深信，隨著南軍入侵肯塔基，*«the peculiar institution»*（“特殊制度”）<sup>①</sup>已經像他們對自己的同鄉、華盛頓的總統阿伯拉罕·林肯的控制一樣，也有了擔保。

卡·馬克思寫於1862年10月7日

載於1862年10月12日“新聞報”  
第281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於1958年  
“蘇共歷史問題”雜誌第5期

---

① 奴隸制度。——編者注

## 卡·馬克思 面包的制作

加里波第、美国内战、希腊革命、棉紡織业的危机和威亚尔的破产<sup>345</sup>——所有这一切如今在倫敦都退到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面包問題，一个地地道道的面包問題了。以“鋼铁和蒸汽領域中的思想”自豪的英国人忽然发现，他們是在用古代法兰克人的方法制作«staff of life»(“生命支持物”)，像諾曼人入侵时期那样。唯一的一項重要进展是借現代化学之助制作摻假的食物。英国有句古語說，每个人，甚至最好的人，一生都得吃«a peck of dirt»(一斗髒东西)。但是，这句话是在轉义上被理解的<sup>①</sup>。約翰牛想不到，在最直接的物理意义上，他天天都在吞食一种不可思議的由面粉、明矾、蜘蛛网、蟑螂和人的汗水做成的 *mixtum compositum* [混合物]。他熟讀聖經，当然知道人是汗流滿面才取得面包的；但是，人的汗水必須当做一种不可缺少的調料加在和好的面团里，这对他來說还是一件大大的新聞。

大工业占領各种存在着手工劳动、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厂的生产部門的次序，乍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培植小麦是农村的事情，而烤制面包是城市的事情。工业生产将首先占領城市的行

---

① 轉义是：受辱、吃亏。——譯者注

业,然后才占领农村的行业,这不是人们本来所预料的事情吗?然而,实际的发展进程却正好相反。不管我们往哪里看,我们到处都能见到: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迄今为止差不多没有受到大工业的影响。人们的日常需要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来满足的。不是英国,而是北美第一次而且是现在才把这个传统打开一个缺口。美国人首先在裁缝、制靴这一类生产部门里开始采用机器,甚至把机器从工厂转到私人家庭里去。但是,上述的那个现象是很容易说明的。工业要求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是为了商业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生产,所以实质上原料和半成品是工业所要征服的第一个部门,而用于直接消费的成品则是最后的部门。

但是现在在英国,看来面包房师傅的丧钟已经响了,面包厂主的时代到来了。不过,如果仅仅是特里门希尔先生揭发“面包秘密”<sup>347</sup>而引起了噁心和恐惧,如果被美国危机大规模地从它早就独占的各部门中排挤出来的资本不是这样贪婪地为自己寻找新的投资场所,那是不足以造成这种革命的。

伦敦面包房的帮工们向议会申诉他们极其困苦的状况,申诉书淹没了议会。内务大臣委派特里门希尔先生做关于这些申诉书问题的报告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查员。特里门希尔先生的报告也就成了风暴的信号。

这个报告主要分为两章。第一章叙述面包房工人的极端困苦,第二章揭发烤制面包过程中各种令人噁心的秘密。

报告的第一部分把面包房工人描述为“文明制度下的白种奴隶”。他们的平常工作日从晚间11点钟一直延续到次日下午3—4点钟。周末工作日更长。大多数的伦敦面包房在周末都是从星期五晚间10点钟开始,中间不休息,一直延续到星期六晚上。工人



多半死于肺結核，平均寿命是 42 岁。

至于烤制面包工作本身，它通常是在窄小的、通風不良或者干脆不通風的地下室里进行的。除不通風以外，破髒水管子还不断冒出臭气，而“面包在发酵时就吸收着它周圍的各种有害的气体”。蜘蛛网、蟑螂、大老鼠和小老鼠全都“混在和好的面里”。

“不管我多么噁心”，——特里門希尔先生說，——“我不得不得出結論：面团里差不多总是含有汗水，而且常常含有和面工人的更有害的排泄物。”

即使最好的面包房也都免不了这种令人噁心的丑事。但是这种丑事达到不可思議程度的地方，則是那些給貧民做面包，同时特別風行在面粉里摻入明矾和骨粉的偏僻角落。

特里門希尔先生建議頒布懲办面包摻假的更严厉的法律。其次，他建議把面包房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限制“年輕人”（即年齡未滿 18 岁的人）的工作日为从早 5 点到晚 9 点，等等。但是他也很有头脑，他认为，他所揭发的弊端是用老办法制作面包的直接后果，这种弊端議會消除不了，只有大工业才能消除它。

的确，有些地方已經采用斯蒂文的机器来和面了。在工业展覽会上也有另一种这样的机器。但是，在烤制面包过程中，这两种机器还給手工劳动留下很多的地盘。所以道格利希博士便使整个的面包生产制度革命化。从面粉运出倉庫起一直到面包入炉，人的手一次也不碰。道格利希博士完全不用酵母，而是用碳酸发酵。他把整个面包制作过程的时间（包括烘烤）从 8 小时縮短到 30 分钟。完全用不着夜里干活。碳酸气的采用排除了食品摻假的任何可能性。新的发酵方法可以达到很大的节约，特別是在使用道格利希博士发明的机器的时候再結合采用美国发明的去谷物硬皮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像目前这样，把硬皮破坏四分之三（硬皮含有麦

胶，据法国化学家梅日-穆尔埃斯的意見，这是谷物最有营养的部分)。道格利希博士算出，他的制作面包的新方法能使英国每年在面粉上节约 800 万英镑。此外，还能节约用煤。煤的费用(包括蒸汽机用煤)每炉可以从 1 先令降到 3 辨士。用上等硫酸制造的碳酸气的成本费按每袋面粉计算大约为 9 辨士，而面包房主目前的酵母费按每袋面粉计算则需要 1 先令以上。

前些时候，在伦敦的一个区——多克海德(百蒙得錫)，就已经开设了一家按照现在大大改善的道格利希博士的方法工作的面包房，但由于当地条件不利，很快又停业了。据说，这种类型的面包房，在朴次茅斯、都柏林、里子、巴特和考文垂等地非常成功。在伊斯林顿(伦敦市郊)，一家着重在训练工人而不是出售面包的特别的面包房，在道格利希博士的亲自指导下不久前开工了。巴黎市的面包房正在大规模地进行机器生产的筹备工作。

道格利希博士的方法的普遍推广，将把现有的大多数面包房师傅变成几家大面包厂主的普通代理人。他们将只做零售生意，与制作面包毫无关系了，不过，这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将不是一个太痛苦的变化，因为他们现在实际上就已经是较大的面粉工厂的普通代理人。用机器生产面包的胜利将是大工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大工业将这样征服中世纪手工业生产的被牢靠地保护到现在的偏僻角落。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0 月底

载于 1862 年 10 月 30 日“新闻报”  
第 29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 卡·馬克思 北美形勢

1862年11月4日于倫敦

在肯塔基統率南軍的布萊格將軍（該地其余的南軍部隊只是些游擊隊）在入侵這個邊界州時曾經出了一個文告，這個文告相當清楚地說明了南部同盟最近的一些妙計。布萊格的這一個針對西北各州出的文告，把他在肯塔基的成功說成是理所當然的事，並且明顯地預計南軍將勝利地進入位於北部中央的俄亥俄州。首先，布萊格聲明，南部同盟願意保證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自由通航。這個保證只有在奴隸主掌握了各邊界州的時候才有意義。可見，里士滿方面估計，李將軍向馬里蘭州與布萊格向肯塔基州同時入侵，將一舉而取得各邊界州。接着，布萊格便企圖證明南部有理，說它僅僅是為自己的獨立而戰，總的來說它是要和平的。可是，這個文告的真正的意思，它的目的，則是向西北各州建議單獨媾和，建議它們脫離聯邦，加入同盟，說是西北部和南部的經濟利益一致，而和東北部則正好相反云云。這樣，我們就看到了：南部剛一覺得自己有把握占領各邊界州，就正式道出了它的進一步的目的——一個把新英格蘭各州排除在外而重建聯邦的計劃。

但是，入侵馬里蘭和入侵肯塔基同樣都遭到了失敗——前者是在安提塔姆河會戰中，后者是在路易斯維耳附近的佩里維耳會

战中。像在安提塔姆河一样，同盟軍在佩里維耳也采取了攻势，攻击了布埃耳軍团的前卫。联邦軍的胜利归功于前卫部队的指揮官麦庫克將軍，他坚守陣地抗击占很大优势的敌人，一直到布埃耳能够把主力調来投入战斗的时候。毫无疑问，同盟軍在佩里維耳失敗以后，势必撤出肯塔基。摩尔根將軍統率的、由肯塔基最狂热的奴隶制度的支持者所組成的最大的游击队，也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法兰克弗特（在路易斯維耳与累克辛頓之間）被消灭。最后，罗斯克兰斯在科林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以后，布莱格將軍指揮下的敗軍只好急忙退却了。

这样，同盟軍为了重新夺回业已丧失的边界蓄奴州而在最有利时机所进行的、在軍事上計劃得很巧妙的大規模进攻行动，就完全失敗了。除开直接的軍后果之外，这些战斗还在另一方面帮助解除了一个主要的困难。各个真正的蓄奴州之所以十分重视各边界州，显然是因为在这些边界州里有奴隶制成分，正是这个成分，才迫使联邦政府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不断作外交的和宪法的妥协。但是，这个成分在内战的主要战场上，即在各边界州，实际上正被内战本身消灭。很多奴隶主带着他們的«black chattel»（黑色牛馬）不断地迁往南部，借以保全自己的财产。随着同盟軍的各次失敗，这种迁移的規模便愈来愈大了。

我的一个朋友，曾經在星条旗下連續在密苏里、阿肯色、肯塔基和田納西作过战的一位德籍軍官<sup>①</sup>，写信告訴我，这种迁移和1847—1848年的爱尔兰大逃亡十分相像。此外，奴隶主当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一方面是青年，另一方面是政治和軍事首

<sup>①</sup> 約·魏德迈。——編者注

領——都和他們本階級的主体分开了，这些人有的是在本州組成游击队并作为游击队而被消灭，有的是离开家乡投入军队或行政机构。結果就是：一方面，各边界州奴隶数目大量减少，而在这些州中，奴隶制度原是要經常和与之竞争的自由劳动的《encroachments》（侵犯）作斗争的。另一方面，奴隶主当中最活跃的那一部分人及其白人随从都离去了。这样，只剩下了“温和的”奴隶主，他们很快就会贪婪地去抓取华盛顿为贖出他們的《black chattel》而付給他們的过高的补偿費，因为这些《black chattel》在南部市場一旦向他們关門的时候終究是值不了錢的。这样，战争本身就有助于問題的解决，因为它实际上把各边界州的社会关系改造了。

对南部來說，进行战争的最有利季节已經过去了；而对北部來說，有利的季节却正在开始，因为內河現在又可以通航了，行之有效的陆战与海战結合的做法又可以实行了。北部十分积极地利用了喘息时机。建造 10 艘在西部河流上航行的装甲舰的工作正迅速接近完成；此外，还正在建造两倍于此数的在淺水航行的半装甲舰。在东部，許多新装甲舰已經下水，同时还有一些正在建造。这些舰船到 1863 年 1 月 1 日将全部造成。“蒙尼陀号”的发明人和建造人埃里克森正在指导建造 9 艘这样的新軍舰。其中 4 艘已經在“游水”了。

在波托馬克河上，在田納西和弗吉尼亚，以及在南部的各个据点——諾福克、新伯恩、罗耶尔港、彭薩科拉和新奥尔良——，军队每天都得到新的增援。林肯 7 月間宣布的第一次征集的 30 万人已經征齐，并且一部分已經开到战场。第二次在 9 个月內征集的 30 万人也逐漸在集中。有些州用招募志願兵代替了征兵，不过，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严重的困难。无知和恶意的人曾經宣傳美国历

史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征兵。这是最大的胡說。在独立战争和第二次对英战争(1812—1815年)中,都曾实行过大量的征兵;在同印第安人进行的各次小战争中,也曾經实行过征兵,这些从来都不曾遇到什么严重的反对。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今年欧洲向美国的移民差不多已达1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英国«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科学促进协会”〕最近在劍桥举行的年会上,经济学家梅里威耳不得不提醒他的本国同胞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泰晤士报”、“星期六評論”、“晨邮报”和“先驅晨报”(更不必說那些 *dii minorum gentium*<sup>①</sup>了)完全忘記了的,或者說,是它們想从英国人記憶中抹掉的,这就是:大部分英国的过剩人口在美国找到了新的家乡。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11月10日“新聞报”  
第309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① 直譯是:小神;这里是:二流報紙。——編者注

## 卡·馬克思

### 南部同盟勢窮力竭的迹象

英国报刊比南部本身还要“南”。在英国报刊上，北部的一切都是黑的，阴暗的，而«nigger»[“黑鬼”]①地区的一切全是白的，美妙的，但在蓄奴州本身，人們却不用“泰晤士报”所吹嘘的“胜利的凱旋”来安慰自己。

南部报刊同声悲哭科林斯城下的失敗，抱怨普萊斯和范多恩两位將軍<sup>348</sup>“既无能又过分自信”。“謀比耳紀事报”提到第四十二亚拉巴馬团，这个团星期五加入战斗时有 530 名兵士，星期六有 300 人，而星期日晚上只剩下 10 名兵士了。其余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或者行軍时失踪。弗吉尼亚的报纸也是用这样的調子說話的。

“里士滿輝格党人报”写道：“显然，我們出征密西西比的直接目的沒有达到。”“里士滿消息报”声称：“应该担心的是，这次失敗的后果对我們的西征会产生最坏的影响。”

这个預感实现了，正如布萊格退出肯塔基和同盟軍在納希維耳(田納西)附近的失敗<sup>349</sup>所表明的那样。

我們从同一来源即从弗吉尼亚、乔治亚和亚拉巴馬等州的报

---

① 种族主义者加在美国黑人头上的侮辱性綽号。——編者注

紙上获悉里士滿中央政府和各个蓄奴州的当局之間发生冲突的趣聞。这次冲突是由最近的一項征兵法引起的，因为国会通过的这个征兵法大大扩大了通常的兵役年龄限度。在乔治亚，根据这项法律一个叫列文古德的人被征，但他不肯去，因此被同盟的一个代表 J. P. 普魯斯抓起来了。列文古德向艾伯特郡(乔治亚)的最高法院上訴，后者便发出了一道立刻釋放被捕者的命令。在法院判决书的一大篇理由中有一段說道：

“同盟的宪法序言里明明白白地規定，每一个州都是自主的和独立的。如果可以强迫每个民兵脱离他的总司令的监督，那末乔治亚的自主和独立还有什么可談呢？如果里士滿国会可以頒布一項有例外的征兵法，那末有什么东西妨碍它頒布一項无例外的征兵法，即把州长、立法會議委員和司法人員都动員起来从而撤銷整个州的行政机构呢？……有鉴于此，并根据別的理由，法院作出本判决，并且通令认为国会通过的征兵法是无效的和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这样，乔治亚州就在自己的轄区以內禁止了征兵，而同盟政府也不敢取消这项禁令。

“分立州”与“分立州同盟”之間的这类摩擦，在弗吉尼亚也发生了。爭吵的原因是州的行政当局拒絕授权杰弗逊·戴維斯先生的代表們动員弗吉尼亚的民兵并把他們編入同盟軍。就这个问题，陆军部长同約·布·弗洛伊德將軍曾交換过非常不客气的信件。后者是一个臭名远揚的人，他在布坎南任总统期間当联邦陆军部长的时候，就准备了南部各州的分立，同时把一大笔公款也“分”进他的私囊。这位在北部大名鼎鼎的綽号叫做《Floyd, the thief》(窃賊弗洛伊德)的脱离派首領，現在扮演着一个为弗吉尼亚权利而斗争，反对同盟的战士的角色。“里士滿观察家报”就陆军



部长同弗洛伊德的通信发表了一段評論：

“整个通信很好地证明那些濫用里士滿同盟权力的人是反对和敌視我州〈弗吉尼亚〉及其军队的。弗吉尼亚正苦于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稅。但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自己的限度的，如果再发生不公正的事情，那末本州就忍无可忍了…… 弗吉尼亚几乎提供了全部的武器、彈药和軍需品，因此貝瑟耳会战和馬納薩斯会战才打赢了。弗吉尼亚从自己的軍用倉庫和軍械庫里拿出 75 000 支步枪和火枪、233 門火炮及一个头等兵工厂交給同盟使用。能拿武器的男人一个不留地全部提供給同盟服务。弗吉尼亚不得不用自己的兵力把敌人从自己的西部边界赶走；而同盟政府的亲信們現在对弗吉尼亚州竟敢大肆嘲笑，难道不是岂有此理嗎？”

在得克薩斯，由于一再把該州的成年男人派往东部，也引起了对同盟的不滿。得克薩斯的代表奥尔丹先生 9 月 30 日在里士滿国会提出了下面的抗議：

“为了討伐薩布利的威尔德甘斯，曾派出 3 500 名得克薩斯的精干兵士到新墨西哥的无水平原去送死。結果敌人把自己的兵力集結到我州的边界上来，他們冬季就要过边界。你們把精銳部队从得克薩斯調到密西西比以东，你們把他們送到弗吉尼亚，你們把他們派到最危險的地段，結果他們在那里被歼灭了。每个得克薩斯团都有四分之三的人进了坟墓或者因病从軍队除名。如果現政府还要繼續这样从得克薩斯抽調能作战的那部分居民来补充这些受到損失的团的缺額，那末得克薩斯就会破产，而且是无法挽救的破产。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我的委托者們應該保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財產和自己的故乡。我代表他們抗議把密西西比以西地区的男子派到东部，因为这会使他們自己的州給敌人从北东西南四方入侵大开方便之門。”

根据上述南部報紙的几段摘录，可以做出两点結論。第一，同盟政府为了补充部队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走得太远了。兵源枯竭了。第二，也是决定性的，里士滿的篡国分子企图用来使脫离运动具有宪法形式的那种«state rights»(州权)論，已經开始把自己的

矛头轉向他們本身。杰弗逊·戴維斯先生終究沒有能够“使南部成为一个国家”，不管他的英国崇拜者格萊斯頓怎样吹牛<sup>350</sup>。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7日

載于1862年11月14日“新聞報”  
第3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報”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1958年  
“苏共历史問題”杂志第5期

## 卡·馬克思

### \*北部各州的选举結果

选举确实是华盛顿政府的失敗<sup>351</sup>。以前的民主党首領們巧妙地利用了由于財政問題上的失策和軍事問題上的錯乱而引起的不滿；毫無疑問，正式落入西摩爾分子、伍德分子和貝奈特分子之手的紐約州，会成为策划危險陰謀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也用不着夸大这一反动的实际意义。現在的共和党的众議院繼續开着会，新当选的继任者要到1863年12月才来接替它。因此，这次选举就它涉及华盛顿国会的範圍而言，暫時只不过是一个示威而已。州长的选举，除紐約州之外，其他任何州都沒有进行。所以，共和党依然領導着一些州。共和党人在馬薩諸塞、艾奧華、伊利諾斯和密歇根选举中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他們在紐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納所遭到的失敗。

稍为仔細地分析一下民主党所取得的胜利，就可得出与英国报纸所宣揚的截然不同的結論。紐約市被爱尔兰人的敗类腐蝕得很厉害，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它是美国金融市場的中心和南部种植場抵押券持有者的巢穴，它老早就无条件地是“民主党的”了，就像利物浦迄今仍是托利党的一样。紐約州的农村选区这一次还是投共和党人的票，它們从1856年起一直沒有改变，不过沒有1860年那样热心。此外，这些地方很多享有选举权的男人在

前綫。如果把城市选区和农村选区作一个总的計算，那末，就可发现，民主党人在紐約州所获得的多数，不超过 8 000—10 000 票。

在宾夕法尼亚，长期摇摆于輝格党<sup>352</sup> 和民主党，后来又摇摆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間的民主党多数，总共只有 3 500 票，在印第安納还要少些；而在达到 8 000 票的俄亥俄，被揭发同情南部的民主党首領們，例如臭名远揚的伐兰狄甘之流，已失去在国会中的位置。爱尔兰人认定黑人是危险的竞争者。印第安納和俄亥俄的活跃的农民除了憎恶奴隶主以外，还憎恶黑人。黑人在他們看来是工人阶级被奴役被侮辱的象征，而民主党的报刊也天天恫吓他們，說 «nigger» [“黑鬼”] 将大批涌进他們州的領土。加之，由于在弗吉尼亚的軍事指揮糟糕透頂，也正好在这些州引起特別强烈的不滿，因为这些州提供的志願兵名額最多。

但上述一切並沒有触及問題的实质。在林肯竞选期間（1860 年）是沒有內战的，解放黑人的問題也沒有提上日程。那时共和党沒有联合廢奴派，它在 1860 年竞选运动中除了反对把奴隶制度向各領地扩展之外沒有提出任何其他目标，同时还声明它不干涉已經依法实行了奴隶制度的州实行这一制度。如果当时林肯把解放奴隶作为战斗口号提出，他毫無疑問会一敗塗地。这样的主張是被坚决排斥了的。

在剛結束的选举中，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共和党人已与廢奴派做同样的事。他們坚决主張立即解放奴隶，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作为平息叛乱的一种手段。如果估計到这一情况，就会发现，無論是政府在密歇根、伊利諾斯、馬薩諸塞、艾奥华和德拉韦等州得到的多数票，或者是在紐約、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得到的虽居少数然而数量很多的票，两者都是惊人的。在战前，这样的結果甚

至在馬薩諸塞也是不可能的。只要政府和下月举行會議的国会表現出应有的毅力，那末，廢奴派——現在就等于共和党——将到处获得道义上和数量上的优势。路易·波拿巴的干涉陰謀<sup>353</sup>正“从外部”巩固着他們的陣地。現在唯一的危險就是繼續任用麦克累倫那样的將軍，他們除无能之外，还是公开的 proslavery men〔奴隶制拥护者〕。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18日

載于1862年11月23日“新聞报”  
第32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新聞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1958年  
“苏共历史問題”杂志第5期

## 卡·馬克思 麥克累倫的免職

**麥克累倫免職！**——這就是林肯對民主黨人選舉獲勝的回答。

民主黨報刊曾經十分肯定地斷言，西摩爾當選為紐約州州長以後，林肯所發布的自1863年1月1日起在脫離派地區廢除奴隸制度的宣言將立即取消。但是，這個預言上面的油墨還沒有干，他們心愛的將軍——他們喜愛他，是因為“除了大失敗之外，他最害怕的是大勝利”——就被剝奪了他的指揮權，回到平民生活里去了。

讀者們記得，麥克累倫曾針對林肯的這個宣言發表了一個反宣言，這就是他向他的軍隊發布的命令。在這個命令中，他雖然也禁止對總統的指示有任何反對舉動，但同時里面也有這樣的不祥的語句：“公民的職責是使用選票箱來糾正政府所犯的錯誤或影響政府的政策。”這樣，統率着美國主要軍團的麥克累倫就邁過總統訴諸即將進行的選舉了。他把他的顯要地位的重量投到了天平盤上來。他用這樣的方式來表現他對總統政策的敵視，其逼人之甚，除了發動一個西班牙式的政變之外，再不能有更厲害的了。因此，在民主黨人選舉獲勝之後，林肯就只剩下了一個抉擇：或者墮落為同情奴隸主的妥協派的工具，或者除掉麥克累倫，把妥協派在

軍隊中的支柱拔掉。

可見，麥克累倫在現在這個時候被免職，乃是一個政治示威。但是，撇開這一點不說，這件事也已經是不可避免的。Commander in chief〔總司令〕哈勒克在給陸軍部長的報告中，曾控告麥克累倫公然不服從命令。情況是這樣：10月6日，同盟軍在馬里蘭失敗後不久，哈勒克即下令渡過波托馬克河，這是因為，正好波托馬克河及其支流水淺，為軍事行動造成了有利的條件。麥克累倫違抗這個命令，借口他的軍隊缺乏給養無法前進而按兵不動。哈勒克在上述報告中證明，這是虛偽的遁詞，東路軍比起西路軍在供應上享有很大的優先權，而且在波托馬克河南岸可以像在北岸一樣得到所缺少的物資。除了哈勒克的這個報告以外，還有一個報告。在這第二個報告中，奉命調查哈帕爾斯渡口的軍械庫被放棄給同盟軍一事<sup>354</sup>的委員會，控告麥克累倫在集結軍械庫附近的聯邦軍去解圍時緩慢得不可思議——他讓他們每天僅行進6英里（約合1.5德里）。這兩個報告，即哈勒克的報告和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在民主黨人選舉獲勝之前就已經到了總統手里。

關於麥克累倫的統帥才幹，本報的文章已經多次談過了<sup>①</sup>，所以只要回憶一下他曾經怎樣力求用戰略迂迴來代替戰術決定，怎樣不知疲倦地發掘一些參謀部的審慎考慮來為自己既不能利用勝利又不能預見失敗作辯護，也就夠了。短暫的馬里蘭之戰使他獲得了非份的光榮。在這裡我們必須考慮到，他當時是從哈勒克將軍那里接到總的進攻命令的，哈勒克也就是擬定第一次肯塔基戰役計劃的人；至於聯邦軍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則完全是由於下級的

① 見本卷第505—508、533—537、556—559、563—566頁。——編者注

將領，特別是陣亡了的勒諾將軍和傷勢尚未痊愈的胡克將軍的勇敢作戰。拿破侖有一次寫信給他的哥哥約瑟夫說，在戰場上，處處都同樣有危險；誰想要躲避它，誰就一定會落到它的口裡。麥克累倫顯然熟知這條公理，但是他卻沒有從裡面得出拿破侖想要他的哥哥得出的實際結論。麥克累倫在其全部軍事生涯中從來沒有到過戰場，從來沒有置身于炮火之下——這是卡尼將軍在一封信中曾經尖銳地指出過的他的一個特點，這封信是卡尼在波普指揮下在華盛頓附近的一次戰鬥中陣亡以後，被他的兄弟發表出來的。

麥克累倫善于用審慎持重、沉默寡言和擺架子不與人往來的假面具來掩蓋自己的平庸。使他獲得北部民主黨無限信任和脫離派方面的“衷心感謝”的，正是他的缺點。他用組成一個在軍事史上空前龐大的總參謀部的辦法在高級軍官中弄到了許多擁護者。一部分西點軍校出身、曾經在以前的聯邦軍中服務過的老軍官敵視後起的“平民將領”，並暗中同情敵方的“伙伴”，這些人在他那里找到了支持。至于兵士，只不過是從傳聞中知道他的軍事才能，但是他們卻把軍需供應方面的一切功勞都算給了他，並且非常稱許他審慎寬厚。一個統帥必須具備的品德，麥克累倫只具備一種：善于在軍隊中為自己博得人望。

麥克累倫的繼任者伯恩賽德不大為人所知，所以不能對他有所評論。他屬於共和黨。但是，接管麥克累倫親自指揮下的那個軍團的指揮權的胡克，則無可爭論地是聯邦方面的最有才能的猛將之一，在軍隊中被人稱為«Fighting Joe»（“善戰的約”），他在馬里蘭的勝利中起了最大的作用。他是一個廢奴主義者。

向我們報道了麥克累倫免職消息的那些美國報紙，也向我們報道了林肯的堅定的聲明：他一絲一毫也不從他的宣言後退。



“晨星报”公正地評論說：“林肯向世界表明了自己是一个迟緩然而坚定的人，他行动特別謹慎，但是从不后退。他执政以来的每一步都迈得正确，而且每一步都努力坚持。从决心消灭各領地內的奴隶制度开始，他终于走向整个‘反奴隶制运动’的主要目标——从联邦的全部土地上根除奴隶制度，并且現在就已經建树了一个偉大的功勳，那就是：他使联邦对于奴隶制度的繼續存在再也不負任何責任了。”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24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11月29日“新聞报”  
第327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 卡·馬克思

### 英国的中立。——南部 各州的状况

1862年11月29日于倫敦

倫敦內閣与华盛顿政府之間关于私掠船“亚拉巴馬号”的談判仍在繼續<sup>355</sup>,而与此同时,又开始了—一个关于在英国港口重新装备同盟軍战舰一事的談判。弗兰西斯·威·紐曼教授,英国激进派理論家之一,在今天的“晨星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一段話:

“美国駐利物浦領事从一个英国法学家那里证实装备‘亚拉巴馬号’为非法之后,立即就向約翰·罗素勛爵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王室法官們在被詢問到这件事的时候,也确认其为非法。但是追究的过程却拖得这样长,使海上强盜在这个时候逃走了。現在,在利物浦还有一支多少已經装甲的船只組成的小舰队,正准备以强力打破美国的封鎖。此外,还有一帮海盜船正等待适当时机追随‘亚拉巴馬号’之后,走那条不名誉的道路。难道我們的政府这一次仍然閉上眼睛,让这些‘亚拉巴馬号’的追随者自由离去嗎?我担心会这样。格萊斯頓先生在新堡演說时声称,据他所知,叛乱者的总统,他所极力贊揚的人,不久即将拥有一支自己的舰队。这里是不是暗指他的利物浦朋友們所建造的那些船只呢?……帕麦斯頓勛爵和罗素勛爵以及托利党人都对共和党那样仇恨,以致連一点躊躇和动摇都沒有;而格萊斯頓先生,可能的未来的首相,則公开贊揚那些发誓要永远保持并扩展奴隶制度的无信义的篡夺者。”

在今天收到的美国报纸中,最有意思的恐怕是一家同盟派的

報紙“里士滿觀察家報”。它載有一篇詳細談論當前實況的文章，現在我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摘錄如下：

“敵方海上實力驟然大增，我們的前途實堪憂慮。這一種實力增長得這樣多，在許多方面都比敵人的陸上實力對我們更危險。北方佬現在握有的戰艦較戰爭爆發時多 200 艘。他們正在大力準備即將到來的冬季海戰，同時，除開已經做好戰鬥準備的船隻之外，還有約 50 艘裝甲軍艦在建造中。我們有充足理由預計，今年冬季攻打我們沿海地區的北方佬的艦隊，其裝備與構造將遠遠超過以前。即將開始的遠征有十分重大的目的。它意在奪取我們最後的一些海港，完成封鎖，最後則是選擇幾個地點侵入南部地區，以便在新年開始時在那里實行解放奴隸的法律。如果否認我們的敵人在拿下我們最後的一些海港之後必將獲得的優勢，或者輕率地安慰自己，以為即使這樣我們仍然能在內陸地區的战斗中擊敗敵人，都是荒唐的…… 如果查理斯頓、薩凡那和謀比耳陷於敵手，封鎖即將十分嚴格地實行起來；其嚴格程度將是我們根據先前的痛苦經驗所不能設想的。我們將不得不放棄在大西洋這邊建設一支艦隊的想法，再一次面臨這樣的屈辱性的抉擇：或者拱手把船隻交給敵人，或者親手將它們毀壞。我們產棉諸州縱橫交織的鐵路網將受到一定的破壞，而那時我們就會相信（可能已經太晚），我們寄以如此巨大希望的陸戰，不得不在大軍的供應、給養與集中都已不可能的環境下進行…… 可是我們的海港被占的致命後果，還比不上另一個更大的危險，這次戰爭中最嚴重的一個危險，即敵人在產棉各州占領若干地點，從這些地點實行解放奴隸的計劃。當然，為了保證廢奴派的這個得意措施能夠實現，為了林肯先生在 1 月 1 日以前緊緊塞在瓶子里的復仇精神不致於像蘇打水似的無害於人地噼噼消散，正在作着巨大的努力…… 他們的努力現在是指向我們最容易受害的陣地，他們想毒害南部的人心…… 預言未來的厄運，是會引起盲目信任政府并把吹噓當做愛國的群眾的不滿的…… 我們並不斷言**查理斯頓、薩凡那和謀比耳**沒有防禦準備。在南部，自然有不少的軍事權威，他們都說這些港口比直布羅陀還要堅固；但是軍人們和他們的附和者是太好用騙人的保證來安慰我們的人民了…… 我們就聽到過人們對新奧爾良說過這樣的保證。從他們所描寫的來看，新奧爾良的工事比泰爾城抵抗亞歷山大的時候還要堅固。可是，人們在一個早晨醒來，却看見敵人的旗幟在它的港口上飄揚

着…… 我們的港口的防务成了官方的秘密。但是最近的一些迹象是十分令人难安的。几个星期以前，加尔維斯敦差不多未經战斗就陷于敌手。当地的报纸被禁止談論这个城市的防御手段。除此之外，政府的聾耳朵听不到一个求援的呼声。人民一直平靜着。对他們的要求是安于无知，信任領袖，順从天命，說这就是爱国。就这样，另一个胜利又送給了敌人…… 这种把一切軍事問題都用极端秘密的幕布包裹起来的办法，已經給南部招致了恶果。誠然，这个办法可以使批評化为沉默，把政府的錯誤遮盖起来，但是它沒有迷惑住敌人。敌人一向都准确地知道我們的防御工事的情况，而我們的人民只是在它們陷落到北方佬手中的时候才知道它們的弱点。”

卡·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29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62年12月4日“新聞报”  
第332号

俄文譯自“新聞报”



An den Redactoren des „Berliner Reform“

Die 4. 83. Seite Ihrer „Berliner Reform“ enthält eine ungenaue Angabe über die  
Tatsache: 1861 erschien in dem „Berliner Reform“, dass Sie <sup>mit: 1861</sup> ~~in dem~~  
~~in dem~~ ~~Mittheilung~~ ~~eingeführt~~ ~~dass~~ ~~Sie~~ ~~zufällige~~ ~~Veröffentlichung~~

London, 13 April, 1863.

Karl Marx

卡·馬克思給“柏林改革報”編輯部的信

(手稿)



卡·馬克思  
給“柏林改革報”編輯部的信

貴報第 83 号上所談的 1861 年我在柏林期間的一件趣事<sup>356</sup>，  
只有“一个毛病”：純屬臆造。特据实更正如上。

卡尔·馬克思

1863 年 4 月 13 日于倫敦

載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柏林  
改革報”第 8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手稿  
已与“柏林改革報”核對



卡·馬克思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  
支援波蘭的呼喚書<sup>357</sup>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在波蘭國民政府<sup>358</sup>代表的同意下，授權以下諸人組成的委員會在英國、德國、瑞士和美國的德意志工人中為波蘭組織募捐。即使這樣做只能給波蘭人帶來很少的物質援助，但對他們仍將是很大的道義上的支持。

波蘭問題就是德國問題。沒有獨立的波蘭，就不可能有獨立統一的德國，就不可能使德國擺脫從第一次瓜分波蘭<sup>359</sup>時開始造成的對俄國的從屬地位。德國貴族階級早就承認沙皇是幕後的最高的國家統治者。德國資產階級一聲不響，消極冷淡地坐視英勇的人民遭到屠殺，而只有人民仍在俄國人的侵犯面前保衛着德國。一部分資產階級了解到眼前的危險，但他們却甘願犧牲全德的利益而保全單個的德意志各邦的利益，而這些邦的繼續存在是同德國的四分五裂、同俄國霸權的繼續保留有不解之緣的。另一部分資產階級認為專制制度在東方，就像波拿巴制度在西方一樣，是秩序的必要支柱。最後還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則是那樣專注於發財致富的大事，以致完全喪失了理解偉大歷史事件和看出它們的相互聯繫的能力。在1831年和1832年，德國資產階級至少還通過喧嚷一時的聲援波蘭的示威<sup>360</sup>強迫聯邦議會採取堅決行動。現在，

波兰的最疯狂的敌人——因而也是俄国的最好的工具，就是所謂**民族联盟**<sup>361</sup>的自由派的名公。任何人都能自己作出結論，这个自由主义的亲俄派和**普魯士**上层有着怎样的联系。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德国工人階級对波兰、对国外的职责——也是它本身荣誉的要求——就是大声疾呼，抗議德国对波兰同时也是对德国和对欧洲的背叛。**恢复波兰**，这就是在資產階級自由派从自己的旗帜上勾掉这一光荣口号之后應該大书特书在德国工人階級旗帜上的口号。英国工人階級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滿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統治階級三番两次地为維護美国奴隶主而組織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繼續下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來說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貧困。

虽然警察制度不許可工人階級在德国組織这样的群众发动声援波兰，但它决不能强使工人階級由于旁观和沉默而在全世界面前背上参予背叛的恶名。

由以下諸人組成的委员会請求将捐款寄給协会的房主**博勒特**先生，地址是：倫敦索荷区拿騷街2号。經費在协会监督下开支。一当这次募捐的目的許可，报告即行公布。

<b>博勒特</b>	<b>貝格尔</b>	<b>埃卡留斯</b>
<b>克呂格尔</b>	<b>列斯納</b>	<b>利姆堡</b>
<b>林登</b>	<b>馬茨腊特</b>	<b>塔奇基</b>
<b>图普斯</b>	<b>沃尔弗</b>	

卡·馬克思写于1863年10月底  
1863年11月以傳单形式在倫敦  
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傳单譯的

## 弗·恩格斯 什列斯維希的軍隊人數

致“曼徹斯特衛報”編輯

閣下：

关于丹麦战争<sup>362</sup>中作战军队的比較人数，目前正流傳着十分荒唐的謠言。一般都认为，德国部队对丹麦部队的人数优势至少是三比一。为了指明这不大符合实际情况，我想詳細报道一下每支军队的人数，至少是步兵的人数，因为現在很难得到有关騎兵和炮兵的确切材料。

在軍事行动开始以前，駐扎在什列斯維希的丹麦部队如下：

第一师(师长格尔拉赫中将)：	营：
第一旅——第二和第二十二步兵团……………	4
第二旅——第三和第十八步兵团……………	4
第三旅——第十七和第十九步兵团……………	4
第二师(杜普拉特少将)：	
第四旅——第四和第六步兵团……………	4
第五旅——第七和第十二步兵团……………	4
第六旅——第五和第十步兵团……………	4
第三师(施泰因曼少将)：	
第七旅——第一和第十一步兵团……………	4
第八旅——第九和第二十步兵团……………	4
第九旅——第十六和第二十一步兵团……………	4
共 計(营)……………	36

或者, 每營 800 人(滿員是 870 名兵士和軍官) .....	約 28 800 人
騎兵, 4 1/2 團, 每團 560 人 .....	2 500 人
炮兵, 約 .....	3 000 人
<hr/>	
總 共(丹麥部隊) .....	34 300 人

这个材料不包括 2 月份头几天派到什列斯維希的那几个基干营和預备营, 但是已經不可能查明它們的任何詳細情况。

奧地利人派赴戰場的是第六軍, 該軍由以下部隊組成:

貢德雷庫尔特將軍的旅:	營:
普魯士國王步兵团 .....	3
馬提尼男爵步兵团 .....	3
第十八猎兵营 .....	1
諾斯提茨將軍的旅:	
比利时國王步兵团 .....	3
黑森大公步兵团 .....	3
第九猎兵营 .....	1
托馬斯將軍的旅:	
科罗尼尼伯爵步兵团 .....	3
霍尔施坦亲王步兵团 .....	3
猎兵营(番号不詳) .....	1
多尔木斯將軍的旅:	
2 个步兵团和 1 个猎兵营(番号和名称不詳) .....	7
<hr/>	
共 計(營) .....	28

或者, 每營 800 人(奧軍目前編制中的相当大的数字) .....	22 400 人
騎兵, 約 .....	2 000 人
炮兵, 約 .....	2 600 人
<hr/>	
共 計 約 .....	27 000 人

普魯士人派出的部隊如下:

## 1、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联合軍：

第六师：	营：
第十一旅，第二十和第六十团 .....	6
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四团 .....	6
此外，第三十五輕步兵团 .....	3
第十三师：	营：
第二十五旅，第十三和第五十三团 .....	6
第二十六旅，第十五和第五十五团 .....	6
第七猎兵营 .....	1
2、木耳貝將軍的近卫师：	
第一旅，第三和第四近卫步兵团 .....	6
第二旅，第三和第四近卫擲彈兵团 .....	6
近卫猎兵 .....	1
共 計 .....	41

或者，每营 800 人 .....	32 800 人
騎兵 .....	3 000 人
炮兵 .....	3 000 人
	38 800 人
奧軍 .....	27 000 人
联軍总数 .....	65 800 人

由此可見，丹麦兵士和联軍兵士的比例是一比二弱。如果注意到丹麦在丹涅維尔克、杜佩尔和弗雷德里西亚的工事的防禦能力，那末現有的人数优势只不过是保证胜利所必需的。現在的力量对比，同 1815 年决定了威灵頓和布呂歇尔对拿破侖的优势的那种力量对比，差不多是一样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4 年 2 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64 年 2 月 16 日“曼彻斯特卫报”

俄文譯自“曼彻斯特卫报”

署名：弗·恩·

## 弗·恩格斯

### 英国的反德兵力

1864年6月27日于曼彻斯特

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英国用战争威胁着德国<sup>363</sup>。据“联合勤务报”报道，已经下令品利科（伦敦）军用仓库和乌里治军械库准备3万人所需的服装和装备，以应急用；而过不几天，我们可以指望，将听到拉芒什海峡舰队开赴松德海峡或贝耳特海峡<sup>①</sup>（？）的消息。

关于英国现有的武装力量，“陆海军报”已向我們作了报道。在该报6月25日的那一号上说道：

“准备就绪和我們可以立即下令起锚的海军力量如下：

	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埃德加号’，木制战舰·····	600	71	3 094	810
‘勇士号’，装甲舰·····	1 250	40	6 109	705
‘黑亲王号’，装甲舰·····	1 250	41	6 109	705
‘皇夫号’，装甲舰·····	1 000	35	4 045	605
‘赫克脱号’，装甲舰·····	800	28	4 089	530
‘卫国号’，装甲舰·····	600	16	3 720	457
‘曙光号’，木制巡航舰·····	400	35	2 558	515
‘加拉蒂亚号’，木制巡航舰·····	800	26	3 227	515

① 大貝耳特海峡和小貝耳特海峡。——編者注

	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狼獾号’, 木制輕巡航舰……………	400	21	1 703	275
‘探索号’, 装甲舰……………	200	4	1 253	135
‘兴业号’, 装甲舰……………	160	4	993	121
‘噴泉号’, 木制明輪式蒸汽舰……………	280	6	1 054	175
‘保險号’, 木制战舰……………	200	4	681	90
‘薩拉密斯号’, 木制明輪式蒸汽舰…	250	2	?	65
‘屈林鳩罗号’, 木制炮舰……………	60	2	268	24

另外, 为了在波罗的海和丹麦沿海水淺而狹窄的航道上吃水量較小的特种舰船, 海軍部已下令以下战舰准备出海:

	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科第丽霞号’, 木制輕巡航舰……………	150	11	579	130
‘小鹿号’, 木制輕巡航舰……………	100	17	751	175
‘賽跑者号’, 木制輕巡航舰……………	150	11	579	130

此外, 以下的新制战舰即将造好:

	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阿基里斯号’, 装甲舰……………	1 250	30	6 121	705
‘英王号’, 炮塔装甲舰……………	800	5	3 963	500
‘凱利多尼亚号’, 装甲舰……………	1 000	35	4 125	605
‘大洋号’, 装甲舰……………	1 000	35	4 047	605

这里还應該加上許多后备蒸汽舰, 最后, 还有一些岸防船舰, 其中包括 15 艘 60 馬力、装有 2 門重炮的炮舰。”

在“陆海軍报”看来, 这 15 艘炮舰将像牛虻一般騷扰敌人, 它們是怎么也摆脱不开的。(好像普魯士人在波罗的海沒有 22 只同样的牛虻似的!)

这就是“陆海軍报”关于舰队所說的一切。去年我們曾到装甲舰队的几艘战舰上去看了看, 另外, 也很注意地观看了它們的試航。原来这些装甲舰沒有一艘能在暴風雨的大海里支持得住。“皇夫号”去年冬天在爱尔兰海航行时遇到風暴差一点沉沒, 而这种風

暴任何一只木制战舰也是容易经受住的。可见这些战舰只能用于个别的、事先策划好的行动(进行海战或袭击岸防工事),这种行动一完成,就得返回港口。它们不适于进行封锁之类的行动。这些战舰的装甲大部分是 $1/2$ 英寸的,用各种轧制铁制成,用各种方法镶上,但不管怎样总是镶在2英尺厚的木垫上,连完全用铁制成的战舰也不例外。但没有一块装甲能经得住惠特沃思七十磅平头钢质弹,大多数甚至经不住状似炮弹的惠特沃思七十磅钢质爆炸弹。在普鲁士现在正在铸造这种口径的綫膛炮,以及旧式的四十八磅炮,这种炮的口径与上述惠特沃思炮的口径大致相同。用这种炮发射的筒式平头(无尖)钢质弹能够穿透这种装甲,即使这种炮弹的后半部是空的,并装有炸药。惠特沃思的试验证明,向铁甲射击时这种爆炸弹**不需要任何傳爆装置**;在穿甲时产生高温,使炮弹白热化,其中的火药就会燃烧。

装甲舰的装备通常由六十八磅滑膛舷炮(8英寸口径)和用基轴安装在舰首和舰尾的阿姆斯特朗式一一〇磅炮(7英寸口径)组成。其中有些还装有阿姆斯特朗式四十磅和七十磅舷炮,但不知道是否能用六十八磅炮代替。旧式的六十八磅炮是一种很可观,很安全,口径也很合适的炮,它在2000步以内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无疑是英国舰队最好的一种炮。相反,后装的阿姆斯特朗式炮却很不安全,因为炮膛内的膛綫由于炮弹的铅皮包得不好而很快就蒙上一层铅,特别是因为炮門毫不中用。炮門是由从上面快嵌到炮口底壁的一块用螺絲从后面擰紧的长方形铁板构成的。炮的口径7英寸,炮弹就要重110磅,而炮門总共不过135磅,所以很自然,发射几下以后,由于火药灰的关系,炮門就不能嵌得很紧了,因此一当火药气体从下面罩住炮門,炮門就要蹦出来,高高地飞到



空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舰队都不大喜欢用阿姆斯特朗式炮，尽管这种炮打得很准。

在“英王号”上，有4座圆顶或炮塔将装上5门很重的炮，这些炮的性能还不清楚。它的装甲不是嵌在木垫上。这艘舰在大海上能有多大作用，将来就会看到。

较小的，而且一般是木制战舰主要装有三十二磅滑膛炮，炮身长9英尺6英寸或10英尺。这是一种与六十八磅炮不同的很好的炮，它能很好地承受重量达实心弹 $\frac{1}{3}$ 的装药，就它的口径来说，它能很准确地击中目标。但在大型舰船的船舷也装有几门口径8英寸的轻掷弹炮。基轴上的炮有的是8英寸滑膛炮，轻型或较重型，有的则是可以发射40、70或110磅重的椭圆形炮弹的阿姆斯特朗式炮。

大型装甲舰的吃水量至少是25英尺，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把它们与战列舰和最重型巡航舰等同看待。因此它们不适用于狭小的和水浅的地区，航道很深的狭湾和河口例外，在这里它们可以用来轰击岸防炮台和要塞。在这里，如果防御方面的炮过轻，而炮弹又不是钢制的，则它们是有危险性的。普鲁士的二十四磅线膛炮的钢弹是否能穿透它们的装甲，这还是个问题。但对于四十八磅线膛炮来说，这无论如何是可以做到的，只要炮弹由钢制成而且弹头削平，只要炮能够承受炮弹重量的 $\frac{1}{6}$ 到 $\frac{1}{4}$ 的装药，而且射程在600—800步以内。我们用克虏伯铸钢就能很容易地制成7英寸或8英寸线膛炮，如果把这些炮安在适当的地点，即使数量不多，也会很快使英国的重型装甲舰无伤于我国海岸。不过炮弹必须是钢制的，呈圆筒状，不要有任何尖头或圆头，这样，即使炮弹在成倾斜角度射击时也能用它那锋利的边沿刮住铁甲。惠特沃思甚至从50

度以上的入射角也能用这种炮弹穿透铁甲。同样，这样重的炮最好是完全不要进行后装药的试验，因为当火炮的口径大于一定口径时这样做无疑是危险的；但要进行长期的试验又没有时间。

这就是舰队的情况；现在我们听听“陆海军报”关于现有陆军的报道：

**“骑兵。**第四、五、六近卫龙骑兵团，第一、二（龙骑兵）团，第三、四、八（驃骑兵）团，第九（枪骑兵）团，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驃骑兵）团。每团 650 人，包括军官在内，共 10 700 人。

**炮兵。**10 个骑炮连（每连 6 门炮），26 个野炮连（行军的），每连也是 6 门炮，还有 25 个要塞炮兵连。总共 216 门野炮，13 700 人。

**工兵。**20 个连和 2 个辎重连，共 2 700 人。

**步兵。**第二、三、五、六、八、十、十一、十三、十四、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五十三、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九、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各团的第一营，第一、十二和六十团的第二营。另外，还有第二十一、三十九和六十二团的第一营正在从美国归国途中，总共 39 个营。把后备连除外，每个营在出征时约有 780 人，或者说大致有 3 万训练好的人。此外还要加上整个陆军的后备部队，共 18 000 人，作为第一次补充，最后，还有近卫部队（1 300 名骑兵和 6 000 名步兵）。

总计：骑兵 12 000 人，炮兵 13 700 人，工兵 2 700 人，步兵 54 000 人，共 82 000 人。但是要想确定有多少力量可以立即出征，就必须首先把作为后备的 18 000 人除外，然后还要扣除 25% 的非战斗人员和国内所不可缺少的部队。这样一来，训练得很好而且有战斗经验的仍有 48 000 人左右，他们已准备好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情，只要辅助机关和管理机关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援。这个数目差不多有一半是由新兵组成的轮值后备队。我们不知道刚刚结束今年集训的民军有多少人，但看来要比 1863 年多，当时参加检阅的民军就有 102 000 人。最后，志愿兵约有 160 000 人。”

这就是“陆海军报”所报道的。今天，看来这个统计大概足够

---

了，因为我們除此而外还想向諸位讀者提供有关英国陆軍的确切材料。但願我們德国軍队确信一点：一旦他們同英国人发生冲突，他們的对手是会与那些勇敢有余而訓練不足的迟鈍的丹麦人完全不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4 年 6 月 27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64 年 7 月 6 日“軍事总汇报”  
第 27 号

俄文譯自“軍事总汇报”

## 弗·恩格斯的遺稿



## 弗·恩格斯 金累克論阿尔馬河会战<sup>364</sup>

金累克論克里木战争一书<sup>365</sup>在英国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是应该的。这本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作者手头有英军司令部的文件,有英国高级军官写的许多札记,还有不少专为他写的俄军将领的回忆录<sup>366</sup>。尽管如此,这本书从它对战争事件的叙述来说,不像是一部历史著作,倒像是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英军总司令腊格伦勋爵,而其最终目的就是夸赞英国军队,以致达到荒谬的程度。

金累克的书很可能在德国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本书把法国人在阿尔馬河胜利<sup>367</sup>中的作用贬到了极点,对俄国人抱着表面上可敬的无偏私的态度;它引用的是来自所有三个参战国已经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也没有梯也尔及其同伙所特有的那种又讨厌又可笑的法国式的吹嘘。但是我们的英国朋友也并不反对吹嘘;尽管他们吹嘘得比法国人更妙,但过分渲染的程度在这里仍然不下于法国人。仅仅从这一点来说,把那层小说文学的外衣从这部至今已出两卷的书中的唯一战争事件——阿尔馬河会战的描述上剥下来,把真正新的历史材料同金累克先生著作中连篇累牍的渲染、夸大和捏造分开,就是很有趣味的事。

但是,除此而外,从战术的角度来看,阿尔馬河会战还是具有

非常特殊的意义的，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应有的评价。在这次战役中，两种不同的战术队形在滑铁卢之役以后第一次重新相遇，其中一种基本上为所有的欧洲军队所采用，而另一种则为他们所摈弃，只有英国军队例外。在阿尔马河上，英军以横队对付俄军的纵队，没有特别费劲就把它打垮了。不管怎样，这证明旧的横队还没有完全过时，像大陆上一些战术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所以，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比较详细地加以探讨的。

—

金累克所引用的关于双方兵力的数字材料极不确切。关于英军，他手头有官方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确定投入战斗的步兵和炮兵共 25 404 名，骑兵 1 000 名稍多，还有 60 门火炮。这些数字可以说是可靠的。法军的人数，他概算为 3 万人，有 68 门火炮；还应该加上 7 000 名土军。按整数算，联军共 63 000 人，128 门火炮，这大体上看来是相当正确的。但在计算俄军的时候，金累克先生却发生了困难。诚然，阿尼奇科夫的“克里木远征”一书（德译本 1857 年柏林米特勒出版社版第 1 册）<sup>368</sup> 现在是把团、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的名称和番号都罗列出来了，其根据显然是官方资料，其中任何一个重要之点直到目前都没有被否定过。按照这个统计，俄军在阿尔马河上有 42 个营，16 个骑兵连，11 个哥萨克百人队和 10 个半炮兵连的 96 门火炮，总计 35 000 人。但这并不能使金累克先生满意。他进行了专门的统计，并且经常把阿尼奇科夫的书当做自己的资料来源，而所得出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但是又不认为必须有凭有据地论证他的那些与资料来源有出入的数字。一般说来，

全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总是在談到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地方引用目击者的证詞，而不是在提出新的大胆的論断的时候引用这样的证詞。

就步兵來說，两个統計相差无几。据阿尼奇科夫統計，共有 40 个基干营，1 个猎兵营和半个海軍陆战营。金累克把后面这半个营变成 2 个营，并且引证了霍达謝維奇（塔魯提諾步兵团少校）这个似乎看到过这 2 个营的人的材料<sup>369</sup>。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金累克自己也承认，俄軍认为这些部队无足輕重。此外，他还把阿尼奇科夫提到的 2 个工兵連变成了整整 1 个营，并到处把他們当做步兵来算。

但是在騎兵方面，金累克的夸大就突出得多了。在談到整个战役的时候，一遇到适当的机会，他就強調指出，俄軍在戰場上有“3 400 杆长矛<sup>①</sup>”，而在每个会战計劃中俄軍右翼后面都有一个大纵队，并且注明在这里有俄軍騎兵 3 000 人。书中时时提醒我們想到这 3 000 人惊人地无所作为，想到他們在近旁对于只有 1 000 多名騎兵的英軍是危险的。金累克百般提防我們去注意这支騎兵中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哥薩克，而这些哥薩克，人人都知道，他們是不适于以密集队形同正規騎兵作战的。由于全书暴露出对整个軍事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个大錯誤应当說是出于无知，不便說是出于恶意。

至于炮兵，在这里金累克是經不起任何批判的。上面已經指出，照阿尼奇科夫統計，火炮共有 96 門，分別屬於 10 个被詳細記述的輕重野炮連，外加 4 門系駕舰炮。他还确切地指出其中每个炮

---

<sup>①</sup> 指哥薩克騎兵。——譯者注



兵連作战时的位置。金累克也提到了这些炮兵連（个别在番号上稍有出入），但除此之外，他还另加了3个炮兵連。阿尼奇科夫所提到的第十七旅第五炮兵連，在金累克的最初陣地上就出現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左翼（第231頁），紧接着又在总預备队中再一次出現（第235頁）！同样地，据阿尼奇科夫記述，第十七旅第三炮兵連那里根本沒有，但在金累克的书中又出現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左翼，第二次是在中央作为“陣地炮兵連”！大家都知道，照克里木战争时期俄軍炮兵的編制来看（参看哈克斯特豪森“俄国概論”<sup>370</sup>），每个炮兵旅只有1个由12門火炮組成的重炮連，后来炮兵連由8門火炮組成时，旅里看来也只能有第一和第二重炮連，决不会有第三重炮連，——而我們的历史学家却根本不去管它。他只願把英軍在阿尔馬河上的英勇功績写得尽量更不平凡一些，为此他就必須有尽量更多的俄軍的火炮。所以，只要他在俄国人的报告（除阿尼奇科夫的以外，这些报告对于了解这些細节都不太适用）里找到任何一个阿尼奇科夫沒有提到的炮兵連，他就认为是阿尼奇科夫忘記提到这个炮兵連了，于是就不慌不忙地把这个炮兵連同阿尼奇科夫提到的炮兵連加在一起。如果同一个炮兵連他是在不同的資料里两个不同的戰場上找到的，他就滿不在乎地算它两次，万不得已时就說一次是指輕炮連，另一次是指重炮連。

金累克耍了所有这些戏法之后，才不过弄到13个半炮兵連，每連按8門火炮計算，总共108門，而且由于他忽略了阿尼奇科夫所說的第十六旅的3个炮兵連仍然是旧編制——12門火炮（由此可見金累克的工作是多么表面），所以同阿尼奇科夫的統計相比，总共只多了12門火炮。总之，金累克不得不特別卖力，以便使阿尔馬河上的高地布滿俄軍的火炮。在这方面，被英国人过甚其辞

地叫做“大多面堡”的一个野战工事帮了他的忙。阿尼奇科夫所說的只是：

“道路右方的有利障地由那个旅（第十六旅）的第一炮兵連駐守，以橫墙作掩护。”

金累克虽然也十分正确地記述了这个不太重要的工事，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它的后面都是一些普通的十二磅炮，所以他断言这是一些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重炮。不错，霍达謝維奇也断言那里有第十六旅第二炮兵連的火炮（他把第一炮兵連和第二炮兵連弄混了），但是那些至今尚保存在烏里治的加农炮和榴弹炮的口徑证明，这些火炮并不是正规的野炮（第 233 頁）。金累克并未就此罢休。在第 229 頁上他十分明确地說：

“这是些三十二磅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

1849 年普法尔茨起义时，起义者的某些首領总是把他們的部队节节敗退的原因归之于他們受到“二十四磅实心燃燒彈”的射击。說这种話的人当然决不会料到用来发射这种可怕的实心彈的榴弹炮会被金累克先生在阿尔馬河上繳获。这些二十四磅实心彈对于……意味着什么……<sup>①</sup>

---

<sup>①</sup> 手稿下缺两頁。——編者注

## 二

……火炮距离康罗貝尔（他的师受到俄軍火炮的牵制）有 1 500 步，而康罗貝尔自己的炮兵至少要迂迴半德里<sup>①</sup> 才能到达那里；最后，拿破侖亲王被阻在离康罗貝尔 1 200 步远的河谷，拖延了渡河。他的部队这样分散在寬 6 000 步的正面上，特别是博斯凱的处境危險，终于引起了圣阿尔諾元帅的很大恐惧，以致他决定采取拚命的手段——把自己的全部預备队調上去。魯尔梅耳旅继布阿之后被調了上去，而德·奥雷耳旅則不得不去加强拿破侖亲王。圣阿尔諾把他的 2 支預备队派往 2 个早已挤滿了部队的隘口，这样他就把自己的兵力最后完全分散了。如果这一切不是出自法国官方报告（“东方战争历史图集”<sup>371</sup>），几乎令人不能置信。

这一切在俄軍的眼中是怎样的呢，是什么把法軍从这种危險处境中救出来的呢？

俄軍左翼由基尔亚科夫指揮。他是这样对付康罗貝尔和拿破侖亲王的：第一綫是 4 个預备营（屬布列斯特团和別洛斯托克团）——部队质量中等，第二綫是塔魯提諾团的 4 个营，預备队是莫斯科团的 4 个营和明斯克团的第二营，后者配备了 4 門火炮（第十七炮兵旅第四炮兵連）进一步向左方移动，以監視海岸地区。博罗迪諾团的 4 个营也归他指揮，这 4 个营更靠近东边，紧挨着通往

---

<sup>①</sup> 1 德里(地理里) = 7.420 公里。——編者注

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他們的任务决不是仅仅限于参加散兵战，他們差不多是专门打英軍的。所以，对付法軍的总共是 13 个营 8 門火炮。

当博斯凱的迂迴纵队开始出现在阿尔馬河以南的台地上时，緬施科夫公爵本人就轉向左翼，并带走总預备队中明斯克步兵团的其余 3 个营，1 个步炮連和 2 个騎炮連，还有 6 个驃騎兵連。在此以前，战斗只限于散兵战和炮战；俄軍大部分稍向后退，法軍——拿破侖和康罗貝尔——甚至还未出现在台地上，或者說离得很远（博斯凱、布阿、魯尔梅耳），暂时还不能投入战斗。因为拿破侖亲王的部队深深陷在隘口尚未走出，所以，除了隐蔽在台地后面的康罗貝尔师以外，俄軍就没有任何别的进攻点了。为了对付康罗貝尔师，緬施科夫用明斯克团和莫斯科团的 8 个营編成一个龐大纵队——正面 2 个营，纵深 4 个营，全部成进攻纵队在中央取齐。他被召回到自己的中心地点以后，就把这支孤立无援的一大群人交給基尔亚科夫指揮，并下令立即进攻。当这个纵队接近了法軍，到步騎枪射击距离时，法軍“再也不能支持住巨大步兵纵队逼近时施加于大陆兵士的心臟的压力了”（第 400 頁）。

他們沿斜坡进一步往下撤退。但这时越过了起伏地走到稍偏右方的康罗貝尔的 2 个炮兵連和博斯凱的炮兵連一同走来了；他們迅速把火炮拉入障地，并对这一大群俄軍的左翼展开了有效的射击，俄軍急忙逃匿。法軍步兵沒有追击。

基尔亚科夫的 4 个預备营，照霍达謝維奇的說法，在散兵射击和火炮射击下“消失了”；塔魯提諾团的 4 个营損失也很大；龐大纵队的 8 个营肯定已不能立即恢复攻击。德·奧雷耳和康罗貝尔的法国步兵在炮兵的掩护下現在已在台地展开，博斯凱也接近了炮

兵；最后，拿破侖亲王（原由他指揮的朱阿夫兵第二团余部已并入康罗貝尔的部队）的部队也开始攀登高地。力量的优势已經不可比了；集中在电报局高地上的俄軍几个营，在法軍炮兵的交叉火力下消失了；最后，俄軍右翼，如基尔亚科夫自己所說，“开始了十分明确的后移”。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沒有受到敌人追击的”撤退（基尔亚科夫的回忆录手稿）。

据法国作者們的記述，法軍这时接着进行的总攻击是以对电报局塔楼的一次不存在的强攻結束的，据說还进行了白刃格斗，这样一来，全部战斗就具有一个很漂亮的傳奇性的結局了。俄軍是根本不知道这次战斗的，所以基尔亚科夫完全否认发生过这次战斗。那时，这个塔楼可能是由射手占領着，应当强攻，此外，它的周圍还可能还有其他俄軍散兵必須逐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必强攻，更不必整个师赛跑；这段經過在“历史图集”中无論如何是大大夸大了。

会战至此結束，腊格倫要求追击被圣阿尔諾拒絕，“因为部队把他們的背包都留在河的对岸了”（第 492 頁）。

会战以后圣阿尔諾和后来巴贊庫尔向我們讲的那些英勇功績<sup>372</sup>，經過这样一写就大为减色了。全部法軍，包括 37 000 土軍和 68 門火炮在內，有……<sup>①</sup>

---

① 手稿下缺一頁。——編者注

### 三

英軍从联軍的左翼进攻。他們的第一綫由伊文思师和布朗的輕步兵师組成；他們的第二綫是英格兰和劍桥公爵的 2 个师。抽出了 1 个营的卡瑟克特师和 1 个騎兵旅作为左方預备队在暴露的左翼后面运动。每个师由編成 2 个旅的 6 个营組成。英軍的进攻正面在布尔留克村附近同拿破侖亲王的左翼紧挨着，寬約 3 600 步，第一綫的 12 个营每个合 300 步。

纵队一走上斜向阿尔馬河的緩坡，就遭到对面俄軍炮兵連的射击，根据英国人习惯，第一綫立即展开。但是由于正面太窄，輕步兵师的右翼被伊文思师的左翼遮住了；这样一来，整个 1 个营（第七团的）被挤出战綫。炮兵在正面前占領陣地。在第二綫劍桥公爵师也展开了，由于这个师的各营（近卫軍和苏格兰兵）人数較多，所以单是这一个师就差不多組成了整个第二綫；英格兰师成纵队留在火炮射程以外，完全像是預备队。俄軍是在一点半钟开火的。当法軍展开进攻时，英軍为了減輕炮火带来的損失，都躺在地上。在河谷的丛林和葡萄园中作战的射手慢慢地迫使俄軍退却；俄軍在退却时放火燒了布尔留克村，这样就更加压縮了英軍的进攻正面。

英軍面对俄軍的整个其余的部队，即 25 个半（按阿尼奇科夫統計）或 27 个（按金累克統計）营和 64 門火炮。英軍用 29 个营和 60 門火炮进攻；他們的营在人数上比俄軍多。俄軍在第一綫有 2

个苏兹达尔团（在最右翼）和1个喀山团（或称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維奇大公团，在右中），与其邻接的是博罗迪諾团。在第二綫是弗拉基米尔团，作为特別預备队的是烏格利奇团，留作总預备队的是沃倫团，每个团4个营，此外，还有1个猎兵营和一些海軍陆战队。

在三点钟以前，法軍的进攻就已經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博斯凱和康罗貝尔的纵队登上了台地，拿破侖亲王的纵队进入了谷地，預备队显然也已經出动了。这时腊格倫下令英軍进攻。第一綫起立并像过去一样成横队向谷地推进。由于有葡萄园和丛林，部队队形很快就被打乱了，甚至在那些根据英国条令的規定，在这种情况下以排为单位分成复纵队的地方，也是如此。伊文思师派出2个营和1个炮兵連向右迂迴起火的村子，其余的部队在村子左边沿着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运动。在这里英軍很快就遭到掩护道路的2个俄軍炮兵連的近距离射击；这2个炮兵連成功地阻止了伊文思师前进，尽管英軍有18門火炮在对它們射击。与伊文思师对峙的俄軍步兵由博罗迪諾团的4个营及第六猎兵营組成；关于他們的行动我們一无所知。

輕步兵师繼續向左移动。与之对峙的是喀山团的4个营，这4个营位于横墙后面的第十六炮兵旅第一炮兵連的左右兩側；在第二綫与之对峙的是弗拉基米尔团的4个营，这4个营全排成纵队，据金累克說，甚至排成由2个营組成的纵队。英軍在可能的限度內順利地从許多淺滩上渡过了河，在南岸发现了一条被高8—10英尺的峭壁掩护着的15步寬的天然护道；在这个掩体的掩护下，他們重新整頓了队伍。在峭壁的对面，地形开闊，朝着約300步远的炮兵連的方向上微微高起。英軍在这里只有几个地方遇到

了射手的抵抗；他們自己的人数不多的散兵远远走向左方去了，暴露了整个正面。但是他們既沒有把自己的射手派向前去，也沒有重新整队；布朗本人不偵察就下令前进，“他指靠部队的英勇”（第315頁）。左翼的旅留下了2个营反击俄軍騎兵可能的側击，而其余4个营則会同伊文思师的1个营（屬第九十五团）向炮兵連前进，一半成横队，一半是散乱的。

他們剛剛順着斜坡往上爬，喀山团的2个纵队就向他們迎面冲来。我們的作者就是在这里开始对不列顛軍隊的无比素养大加贊賞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們的兵士在差不多40年和平时期以后的現在，仍然具有无可估价的素养，致使他們不像外国軍隊那样感到步兵纵队的压力…… 他們开始用自己英国的方式，半开心半生气地向一大堆密集的趾高气揚地向他們逼近的人群射击。纵队沒有表现出惊慌的迹象，但看来是一支指揮不当或很差的訓練得过于机械的部队。無論如何，它的指揮官不可能給那群开心地迎头痛击他們的英国青年（lads）留下他們有威力的印象。很快纵队停住了，退后了，并且在起伏地隱蔽下来了。”（第325頁）

我們不再多談这些吹噓了，只指出一点：金累克津津乐道的这些“青年”和这些“年輕的部队”（这些部队我們見得够多了，参加这次战斗的第三十三团就是前不久才开赴克里木的），从英国現行的12年服役期和經常把这个期限延长9年的情况来看，那时的平均年齡最少是27岁；我們还要指出，从克里木战争和东印度起义时这些了不起的团被消灭以来，每个英国軍官力图再度率领这样一些老“青年”都是白費力气的。不过还是打住吧！这个纵队（东边的，在俄軍右翼）在作了刺刀冲锋的无力尝试以后，看来甚至不得不在不規則横队的火力面前撤退。另一个纵队向第七团进攻，很



快就轉入立射战，并且繼續了很久沒有散开，自然，損失很大。

英軍中央 3 个营向炮兵連进攻，炮兵連的火力看来很弱，阻擋不住进攻。当他們已經很接近，足以向火炮冲鋒时，炮兵連进行了一陣齐射，就把火炮挂上前車，疾駛而去。在土质工事里发现一門七磅榴彈炮，另一門只由 3 匹馬拉着的三十二磅榴彈炮被第二十三团的上尉貝尔截获。英軍占据了橫牆的外胸牆，并且在左右两翼集結起来。弗拉基米尔团現在更加接近了，但它不是用刺刀冲向那些潰乱的人群，反而受誘射击，并且站住了。在英軍寬广得多的正面的火力下，密集的纵队可能要遭到喀山团的同样命运，但英軍却在这时一連两次发出退却信号，在正面的全綫上重复了两次；部队开始撤退，起初是个別点，然后是全面，有些地方沉着，有些地方十分混乱。参加战斗的 4 个营共損失 46 名軍官和 819 名列兵。

第二綫（劍桥公爵的）跟第一綫跟得非常緩慢，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它先是过河，然后是在上面提到的护道中隱蔽下来。現在它才开始向前移动。右翼旅的中間一个由苏格兰步兵和近卫步兵組成的营首先发起进攻，但它的左翼被輕步兵师退却逃跑的人所冲乱，而右翼又吃不消弗拉基米尔团的火力；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这个营也在混乱中后退了。这正是在法軍的进攻开始緩慢下来，8 个营組成纵队对付康罗貝尔的时候发生的。

联軍到处碰壁的这个时候正好成了金累克先生向我們讲述奇迹的大好机会，这个奇迹不亚于“一千零一夜”里的奇迹，并且使腊格倫勋爵得到了意外的荣誉。如果这一情况对会战进程确实沒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一情况不是由于金累克在这里作为一个目击者（誠然，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目击者）說話而具有某种意义，那我們

就不会談它了。

当英軍开始准备渡河时，腊格倫連同他的司令部騎馬从英法两軍战綫接連的地方急速地越过阿尔馬河，到对岸后开始沿着狹谷往上爬，除了遇到一些散兵射击以外，几乎没有遇到其他任何抵抗。很快就在他面前出現了一个圓的山頂，他爬了上去，在这里可以从翼側观察俄軍针对英軍的整个部署情况，甚至可以发现他們的預备队。說进攻軍队的將軍不要任何掩护部队就出現在敌人翼側的小山崗上，听起来不管多么奇怪，但既然有許多目击者，这一点就可以不用怀疑了。可是金累克并不满足于把他的主人公直接安置在敌人翼側之前或其延长綫上，他还把所說的那个小山崗移到敌人正面之后，把它摆在这个正面和俄軍預备队之間，并說腊格倫勋爵一个人在那里一出現就使全部俄軍失掉活动能力。书中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就其戏剧性來說，絲毫不亚于会战計劃上对它們的描繪，——在这个計劃上，紅星标出腊格倫勋爵的位置距英軍右翼 1 200 步，在綠色的俄軍纵队中間。这些俄軍纵队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而他則像“雷神宙斯”一样指揮会战。

要我們准确指出这个小山崗位于何处是办不到了，但無論如何它不是在金累克所放的地方，尽管如此，这个小山崗仍然給炮兵提供了良好的陣地，所以腊格倫立即派人去拉火炮，还派人去調步兵。过了些时候，差不多是与英軍拿下炮台同时，2 門火炮調来了。其中一門好像打散了俄軍預备队（据金累克說，俄軍預备队仅在 1 100 步以外！），另一門則以側射拿下了掩护通往塞瓦斯托波尔道路上的一座桥梁的炮台。这个早就遭到比它占优势的炮队（18 門火炮）从正面射击的炮兵連，发射了若干发之后就撤走了，这样一来，伊文思师前进的道路就被打通了。伊文思师慢慢地迫

使这里大部分分散战斗的俄军步兵退却，并会同英格兰师（它的炮队已并入伊文思师的炮队）把自己的火炮布置在上面那个小山岗的頂上。

这时剑桥公爵师正在从左方远处进行着决定性的战斗。该师右翼3个近卫营里中間的近卫营（苏格兰步兵）过早地发起了冲击，乱成了一团。现在近卫掷弹兵成横队从右方开始进攻，左方科耳斯特里姆近卫营进攻再度被弗拉基米尔团占据的横墙；在他們之間形成了一个营正面的間隙地，这个間隙地本应由苏格兰步兵来填充，而现在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由重新集結在更后面的該营和輕步兵师余部来掩护。但是在科耳斯特里姆营的左方有科林·坎伯尔的4个苏格兰营在行进，也是成横队，从右翼开始呈梯队，秩序井然。

近卫掷弹兵的对面是喀山团的2个已被第七团击退的左翼营，以及弗拉基米尔团的2个左翼营，这2个营现在在掷弹兵和科耳斯特里姆营之間的接合部向左翼进攻；掷弹兵坚持住了，把左翼稍向后撤，并以火力迫使这个纵队立即站住。自然，过了很短的时间纵队就在横队的射击下动摇起来，甚至指揮俄军右翼的哥尔查科夫公爵也不能再使它轉入刺刀冲锋了。由于英军掷弹兵的正面稍有改变，纵队遭到了他們全綫的射击；它支持不住了，所以一当英军向前推进，它便撤退了。这时，弗拉基米尔团的另外2个营同科耳斯特里姆营正进行着对射，直到苏格兰旅终于登上那个高地为止。俄军极右翼苏兹达尔团的4个营现在調到更接近于有决定性的战斗地点即炮兵連的胸墙附近，但在这次側敌行军时突然遭到苏格兰横队的射击，沒有认真抵抗就撤退了。

由于哥尔查科夫公爵从被打死的坐骑上摔下来而离开队列，

第十六师师长克維秦斯基將軍現在指揮俄軍右翼。英軍橫隊對他來說是如此的新奇，以致他根本无法判斷敵人的兵力。他自己在金累克所提到的他的回憶錄中說道：他看見英軍成 3 個互相掩護的橫隊（顯然，這是 3 個蘇格蘭梯隊），在這種優勢面前他必須撤退，何況弗拉基米爾團的 4 個營的進攻已經被打退。烏格利奇團的 4 個營只向前推進到能夠止住逃跑的人的地方。炮兵和騎兵根本沒有再用，俄軍就開始撤退了，英軍沒有追擊，因為他們想保存自己的騎兵。劍橋公爵師損失近 500 人。

總之，在決定性時刻這裡進行戰鬥的是劍橋公爵師的 6 個營，支援它們的是輕步兵師的余部，總共 11 個營（輕步兵師的 2 個左翼營後來也未轉入進攻）對付俄軍喀山團、弗拉基米爾團和蘇茲達爾團的 12 個營，如果再加上烏格利奇團的 4 個營，——儘管它們是否積極參加了戰鬥還大成問題——則是對付俄軍 16 個營，而且經過很短時的戰鬥就把他們完全擊退了。

作者甚至斷言，步兵列隊進行的全部戰鬥為時不過 35 分鐘；無論如何，會戰的結局在 4 點鐘以前就已經完全定下來了。對防禦陣地堅固、人數至少相等甚至也可能超過的步兵部隊這樣迅速地取得了勝利，原因究竟何在呢？

英軍在指揮上顯然是不無缺點的。伊文思根本就沒有試圖攻擊敵人的左翼，而只限于進行消極的正面戰鬥，除此而外，很明顯，第二綫的司令官劍橋公爵也沒有做到他應該做的事情。當第一綫向炮兵連的胸牆強攻時，第二綫不是在那裡進行支援；它只是在第一綫已被打退以後才來，這就必須從新開始行動。但是，一個英國指揮官一旦接近了敵人而又沒有接到任何明確的反命令，他就力求儘可能協同友鄰部隊向敵人進攻，這也就使兩次主攻具有果斷

性，从而保证了胜利。

俄軍方面在指揮上表現了很大的猶豫不決。誠然，緬施科夫不幸在很短的決定性關頭遠離主要的會戰地點，但無論是哥爾查科夫還是克維秦斯基，據他們自己承認，都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更加有力地抗击攻擊。第一次進攻是喀山團的4個營對英軍的5個營，被打退了；第二次進攻也是4個營（弗拉基米爾團的），也被打退了。烏格利奇團的4個營是否作過嚴重的進攻，我們沒有任何資料，而蘇茲達爾團的4個營在側敵行軍時卻被敵人打了個措手不及。作為總預備隊的沃倫團，看來完全沒有用上。炮兵很快就沉寂下來，而騎兵根本沒有動。或許是怕負責，或許是有命令不讓拿軍隊去冒險，總之，俄軍在英軍的側翼活動時也沒有那種唯一能保證較弱一方獲勝的毅力與積極性。

當然，促使英軍獲勝還有其他原因。俄軍是以長的密集縱隊作戰的，英軍則以橫隊作戰。俄軍由於敵軍炮兵的射擊而損失慘重；而英軍即使受到霰彈的射擊，損失也很小。當步兵群接近時，縱隊只有進行最猛烈的、勢不可當的刺刀沖鋒，才可以免遭敵軍橫隊的猛烈射擊，但是我們到處看到的卻是進攻中止，變成了射擊戰。後來怎樣呢？如果在敵軍的射擊下展開，誰也不能說這會導致什麼後果，而如果還要保持縱隊，以1枝步槍對敵人的4枝，縱隊就必被殲滅。正是這種情況在阿爾馬河上的每一個場合都發生過。而且，縱隊哪怕只有一次遭到射擊，也是永遠不能重新轉入堅決進攻的；進行射擊的橫隊則隨時都可以轉入進攻。

大家知道，敵對雙方——俄軍也好，英軍也好——散開戰鬥都很差；因此會戰純粹是由兵群解決的；如果我們不想同意金累克所說的英軍好像是半神人，我們就應該承認，在比較開闊的地形上無

論进攻还是防御,横队要大大优越于纵队。

英国人的整个現代軍事史……①

弗·恩格斯写于1863年6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  
第12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① 手稿在此中断。——編者注

## 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sup>373</sup>

“军事总汇报”不久前详细地分析了皮特里和詹姆斯的一本小册子<sup>374</sup>，对英国军队的编制作了论述，之后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英国军队在英国国家中的地位。尚待考察的只是英国军队近70年来的历史发展，它的现状、人员、内务规定、战术训练以及独特的战斗样式。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英国军队引起军事观察家特别大的兴趣。这是世界上唯一仍然坚持采取旧的线式战术的军队，直到现在，在步兵的火力战斗的情况下，完全不采用纵队（隘口战斗例外）。它不仅以横队进行射击，而且也只以横队进行刺刀冲锋。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它无疑是一支失败次数最少的军队。无论如何应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支军队的作战方法，尤其是现在，当英国以战争威胁我们德国人从不可能成为可能而使全世界震惊的时候。

### 一

我们自然是先从步兵开始。Robur peditum〔精锐步兵〕是英国军队的主力 and 骄傲。从威廉·纳皮尔时代以来，在全英国就有这样一个信条：英军横队的密集火力比任何其他部队的火力都优

Die englische Armee,

**I.E.** Die Allg. Welt. Ich sah, was Ludwig in seiner ausser  
Lohn Erziehung der Kräfte von patria und sancta die Regie  
sein der englischen Armee, & seinen in einem andern Artikel die  
Welt nicht ohne dem englischen Macht gepfeilt. Es bleibt aber noch  
nichts, diese Armee, nicht nur in der Form, sondern auch in der  
Intelligenz in den letzten Jahren, schon in dem vorigen Erziehung  
jenseits Chatham, ist ein immenser Dienstleistung, von dem letzten  
Artikel, & von dem englischen Gesetzform zu untersuchen, dass es  
in dem Jahr der gegenwärtigen Zeit.

Die englische Armee bietet für den militärischen Charakter  
ganz besondere Vorteile. Sie ist die einzige der Welt, die ungeheure  
Masse von der alten Linienarmee durch, & dass sie sich in  
sofern auszeichnet, dass sie keine Armee im Vergleich der  
Infanterie (und besonders in der Schlacht) nie gelandet, fast  
da jeder, nicht nur in der, sie geht auf mit dem Exzellenz  
nur in der an. Dessen mehr nicht abstrahieren ist sie  
den letzten dieser Armee die die einzigen Vorteile der Welt  
sich. Es ist jedoch der Krieg nicht die Hauptkraft seiner selbst  
Armee nicht zu untersuchen, momentlich ist, es gibt die Armee  
den ganzen Welt der künftigen Englande nicht ist, ob die England  
und die Welt mit Krieg ist.

I.

Die ersten Nachrichten mit der Infanterie an der Nord  
Geschichte ist die Geschichte & der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Armee  
die Welt ist ein in der Weltartikel geworden ganz England  
dass das ist die Geschichte seiner englischen Linie der Welt  
Freigeist abstrahieren ist, & dass die britische Armee nicht  
nicht ist, dass die Englande, wie fast alle Länder auf, der  
diese von dem der Infanterie abstrahieren.

Die englische Infanterie ist abstrahieren mit 7 Lo-  
tillionen, 109 Linienarmeen, von 14 bis 25 von Sabellon  
N. 60 / 109 Linienarmeen, & die übrigen sind in  
Sabellon haben. Die sie abstrahieren mit, & Sabellon  
ein ganz in 141 Sabellon. Die sie abstrahieren in Sabellon  
abstrahieren, 108 sind abstrahieren, nicht sie, ob die Welt  
sich die Welt ist abstrahieren, von der ersten Sabellon





越,英国的刺刀是抵擋不住的;的确,英国人——其实,別国人也一样,——胜利的得来首先应该归功于步兵。

英国步兵有 3 个近卫团包括 7 个营, 109 个基干团, 其中前 25 个团每团各有 2 个营, 第六十团(猎兵团)有 4 个营, 其余的每团只有 1 个营。此外还有 1 个由 4 个营组成的猎兵旅; 总共是 141 个营。基干团里营的数目——1 个或 2 个——完全视需要而定; 一旦情况许可, 则前 25 个团的第二营就只得解散。军官晋级也是在团内进行, 因此常常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 例如现在的第十三团, 它的第一营在牙买加, 而第二营却在新西兰。

精锐的预备部队首先要算近卫军和 8 个苏格兰步兵团, 它们总是光荣地不负这一盛名。9 个所谓“轻”步兵团和 5 个“火枪”团算是轻步兵, 但它们同基干部队的区别不大, 只有 8 个猎兵营才真正是轻步兵。番号从 101 到 109 的各团原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欧洲团, 只在印度服役。

除了这 141 个英国步兵营以外, 在本国内地还有各种部队(这些部队我们以后再谈), 以及各殖民地的部队,

在北美——英国部队 1 个营和 2 个连.....	1 350 人
在西印度——4 个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组成的营.....	3 700 人
在圣海倫島——1 个英国步兵营.....	560 人
在馬尔他島——土著要塞炮兵.....	640 人
在好望角——猎骑兵, 其中 $\frac{5}{6}$ 是霍屯督人, $\frac{1}{6}$ 是欧洲人, 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和瑞士人 .....	900 人
在錫兰島——3 个土著猎兵营.....	1 460 人
总计.....	8 610 人

最后, 在印度——土著军队; 151 个营, 总计 11 万人。这些部

队除少数外都由英国军官指挥，其整个组织很像英国的基干部队。不过印度军队早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日就保持着某种特点；例如，那里没有实行官职出售制度<sup>375</sup>，至少没有正式实行，虽然非正式地也搞这些事情。

截至今年2月5日，英国步兵在印度有58个营，在中国有3个营，在毛里求斯岛（弗朗斯岛）有2个营，在好望角有4个营，在加拿大及其他北美属地有12个营，在百慕大群岛有1个营，在西印度有2个营，在新西兰（由于同土著居民的战争<sup>376</sup>）有10个营，在直布罗陀有5个营，在伊奥尼亚群岛有4个营，在马尔他岛有5个营，在英国本土和归国途中有42个营。这42个中6个在伦敦，9个在阿尔德肖特兵营<sup>377</sup>，10个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杜弗，1个在泽稷岛，2个在英国内地，2个在苏格兰，10个在爱尔兰，2个在归国途中。在这里舰队对军队的巨大支援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舰队的保护，没有舰队提供的快速运输工具，这些力量薄弱的警备部队是远远不够的。但在舰队只能给予不太大的支援的地方，例如在印度和加拿大，警备部队则很强；在地中海的各战略阵地也是如此，因为在那里必须预防同欧洲军队发生冲突。

以前的通例是只有在战争的情况下才派近卫军到国外去，但现在却有2个近卫营驻在加拿大。

作战步兵总数目前已达133 500人，平均每营884人；1营分10连，每连有1个上尉、1个中尉和1个少尉（ensign）。此外，每个营——近卫军除外——还有2个后备连，以训练新兵；由6—8个这样的后备连组成后备营，共有23个，总计约18 000人。所有这些后备部队都驻扎在英国本土，主要驻扎在沿海或近海地区。这样，英国步兵总数为15万人稍多。

## 二

軍官都是从国内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当中征来的。对应征者并不要求有很好的理论修养：规定的考试所提出的要求会使普鲁士的少尉发笑。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桑德赫尔斯特军事学校<sup>378</sup>里仍然被尽量地吸引到军队中来，特别是让那些考得最好的人不用买就获得少尉的职位。语言知识要求不高，而且应征者在某几种欧洲语和印度语之间有很大的选择自由；数学的要求极低；但对于根据实用性的题目用通顺、明白的文笔写英文作文这一点，却比德国军队更加注意得多，在德国军队里，差不多每个军队都用自己独特的德文书写，并不是始终都使用正常头脑都能理解的德文。不问政治信仰如何，在这个国家里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贵族阶级中，两个主要政党的代表几乎是相等的；英国最有名的军人世家纳皮尔家族过去和现在就差不多都是毫无掩饰的激进派。总的说来，所注意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性格的勇敢；既然英国军官肯定可以指望被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并迅速地参加战斗，那就可以清楚地想像到，英国军队并不像某些其他军队那样，是一个差不多完全缺乏兵士的一切体质上精神上的素质的人们的收容机关。而正是这些素质才是好的军官队伍的主要保证；因为，尽管有上述这些好规章，像英国军队中的那种徇私情、拉亲族关系的现象还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没有权势关系，谁也不可能进入军官队伍，而没有钱谁也不可能晋升上去，除非是幸运地碰到紧挨着自己的

那个資格較老的軍官陣亡。誠然，这里也同样常有光荣的例外；去年逝世的克萊德勳爵，在他再度征服喪失了的印度以后当了元帅，他就是格拉斯哥一个鞋匠的儿子；但是，就是这位貧穷的科林·坎伯尔，早在 1807 年远征布宜諾斯艾利斯时就已經是軍官了，在 1854 年被派往克里木时才不过是一个上校，而且，如果他沒有一个远亲当团长的話，恐怕他一輩子也当不上軍官。

英国軍官，特別是在英国本土，形成了一个十分密閉的团体。他們像普魯士軍官一样，甚至也有自己的行話，或者說腔調；他們同他們的警备部队駐在地的城市的居民很少联系。独身軍官住在营房里（即住在营房院內的各廂房里），而且要在軍官公共食堂里吃飯，这更促成了这种密閉性。在軍隊犯了不具有严格軍事性质的一切罪过都要受民事法庭审理的国家里，这样一起住营房是必要的。年輕的軍官如果在城里犯了足以引起同民政当局的冲突的狂暴罪行，就要严加惩治，但是在营房里却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可以随意接近任何女人，可以大吃大喝大賭，年輕人还可以用最粗野的方式互相恶作剧。誰要是在那里假装正經，那他就要更加倒霉了。几年以前，在某些团里，这些 practical jokes〔恶作剧〕达到了极点，以致弄到軍事法庭上大出其丑，所以从此以后頒布了一些严格的命令，加以禁止；但实际上大家往往还是很喜欢观看这样的玩笑，只是留心不弄成公开的丑事而已。政府每年給軍官食堂的津貼是每連 25 英鎊；軍官食堂必須节省，但也得像个样，好让錢少的軍官們不致于入不敷出。尽管如此，花錢的理由还是很多，在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高利貸者用期票和借据使許多年輕的軍官都陷入困境。

这种生活方式給英国軍官的行为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們在

非軍人面前——尽管他們自己不执行职务时差不多总是穿便服——保持着貴族的矜持态度；只有在朴次茅斯这样的設防城市，或者在軍官成堆或軍官左右一切的步兵学校里，这种对平民的高傲自大态度才少見一点。总之，軍官必須表现出他是个“軍官和紳士”；他随时都可能“因行为不合軍官和紳士的身分”而被軍事法庭傳訊，被革职，甚至被降級；只要某个軍官当众丢丑，他又不先呈請辞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受到这种处罰。大家知道，公开的丑事在德国常常被掩飾起来，在英国是不行的，而这对提高士气只能有好处。

軍官不执行职务时可以穿便服，这对我們德国人來說不管多么不习惯，毕竟是有其非常可取之处的，而且英国的例子也完全证明这样做决不会影响軍官們的軍人精神。不过，應該指出，在主要的警备部队中，如查塔姆、朴次茅斯等地的警备部队，軍官們的勤务很忙，他們不常穿便服出現。

决斗在英国军队里已經完全沒有了。軍官之間最后一次决斗是 20 年以前在一个少校和一个中尉之間发生的，两个人还是姻兄姻弟，少校被打死了，中尉被陪審員宣判无罪，因为他是遭到了前所未聞的挑撥。在威灵頓本人的热心参加下所确立的英国軍官們的荣誉观的原則是：誰无缘无故侮辱了別人，誰就使自己失掉了荣誉，而不是使被侮辱者失掉荣誉；誰只有尽自己的力量来改正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誰才能恢复自己的荣誉。因此，誰要是首先侮辱了同事，而又不糾正自己的过錯，或者这种侮辱已經无法洗清，那末他就要得到行为不合紳士身分的罪名；軍事法庭很快就会加以妥善处理。这些观点在某些人看来，特別是在普魯士军队看来，会觉得相当奇怪，但其中所包含的理性无疑要比某些把决斗狂热地誉

之为 point d'honneur [荣誉攸关的事] 的人所估计的要多。这里完全保持了军人的荣誉感，能够在这方面经得起任何比较的英国军官就证明了这一点。

官级的提升在团里到处都是根据资格加上职位购买。就是说，只要一出缺，下一级的校官就可以选择他是否买这个职位；如果他不买，——只有在缺钱的情况下他才不买——，那就再轮到下一级，等等。这种职位出售无疑是英国军队的一项最坏的制度，是别国军队的军官从来不会容忍的。英国人往往提出种种轻松的理由为这种制度辩护，说什么这种制度可以使年轻的军官更快地升上去，这种制度是传统的制度，很难废除，等等，但是即使估计到这一切，这种制度仍然是荒谬的，可恶的。英国军队不能取消这种制度，这是英国军队的耻辱，而有才能的军官由于他们只有薪饷没有资本就只能屈居于很低的官级上，这无疑会大大伤害军官们的情绪。

一张基于步兵少尉的军衔证书的价格是 450 英镑 (3 000 塔勒)；如果少尉要想得到中尉军衔，他必须再付出 250 英镑 (1 700 塔勒)；要得到一张上尉的军衔证书，还得再付 1 100 英镑 (7 030 塔勒)；一张少校的军衔证书，再加 1 400 英镑 (9 030 塔勒)；一张中校的军衔证书，再加 1 300 英镑 (8 700 塔勒)。因此，这张军衔证书总共要值 4 500 英镑，也就是 3 万多塔勒，而这笔钱，军衔证书的持有人在得到上校军衔以后，再从自己的继任者那里收回。在近卫军和骑兵中价格还要高；在炮兵和工兵中没有出售职位的现象。如果一个军官死了，全部投资也就丢掉了，他的下一级军官就可以不用买而接替他的位置。从上校开始，出售职位就已经不实行了；每一个当了三年中校的军官可以依法升为上校。禁止用

高于规定的价格购买军官职位，违者免职，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仍然层出不穷。

因为考少尉时所提出的要求一般不包括任何军事知识，所以在晋级中尉和上尉以前还要举行专门考试，如实际勤务、勤务条令、军事法规及队列教练等方面的知识。不要求战术理论知识。

近卫军军官的军衔较高：近卫军的少尉相当于基干部队的中尉，中尉相当于上尉，上尉相当于中校。这在基干部队里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军士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升为军官。每个营里的主要日常工作由副官、军需官和财务官这三个军官来做。因此这些职位常常是挑选老的、可靠的军士来担任，此后，这些军士就永远也升不到免费取得的中尉以上了。一般说来，升军官的机会是极少的，除非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英国军队实行招募，这决定了它是一个由下流的粗野的分子组成的大杂烩。英国军队的这个性质、由此而来的部队风气，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需的纪律形式，就必然造成军官的社会阶级高于兵士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官兵的距离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所以在这里下级军官顺着职务的阶梯往上升是很困难的，而且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出售职位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招募制度，则这样的事情就只能是罕见的例外。有教养的年轻人作为志愿入伍者加入军队，以便服务到一定期限而取得军衔，这在普鲁士和法国是常有的事，在英国却不可能；部队的性质如此，大家就会以为年轻人当兵完全是出于另外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因此，英国军官差不多都是由一些被培养成绅士的人组成的，而兵士们也就更加尊敬军官，军官显然是他们的“天然尊长”，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



因此，官兵之間說話的聲調也是冷冰冰的，干巴巴的。兩個等級只是用命令和服從的關係聯繫着。從來不表示親熱，不開玩笑，也不發火。軍官很少直接稱贊或斥責兵士，有稱贊或斥責時總是用那種平淡干巴的聲調。這當然只是就隊列教練等等勤務上的相互關係而言；有時英國軍官也會罵得很凶，這樣的事他們的勤務兵可以說個不完。

英國軍隊所獨有的特點之一，就是軍官可以有两个軍銜：在自己的團里有一个較低的軍銜，在全軍中又有一个較高的軍銜。第二個軍銜如果是永久授予的，不帶任何限制條件的，則是“名譽軍銜”[Brevet-Rang]。這樣，上尉在全軍中可能是“名譽少校”，或者是“名譽中校”；甚至常常有這樣的事情（特別是印度非正規部队的指揮官）：在自己的團里他們只是中尉，但在全軍中却是少校。這樣的上尉兼“名譽少校”在自己的團里執行上尉職務，但在執行警備勤務或兵營勤務時就算是參謀軍官。這個較高的軍銜可能也有薪俸，但只在一定的時期內，或者在一定的部队里，或者在一定的戰場上。例如，在最近 10 年來，某些上校在克里木戰爭期間，或者無論如何在他們駐在近東期間，是被授予了“准將”或“少將”軍銜；在印度也是這樣。這種制度是不依資格限制而鼓勵某些優秀的或特別有用的人的手段，但是很明顯，它會引起許多煩惱和誤解。英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向在克里木的法國人講清楚，為什麼同一人而能兼任上尉和少校。

晉級時有這樣一條規定：少尉和中尉現役不滿 2 年者不能升上尉，軍官不滿 6 年者不能升少校。

非桑德赫爾斯特學校學員的軍官的軍事訓練，是在排連教練中進行的，完全像兵士的訓練一樣；只有通過營長提出的考試後，

---

他們才可以免除队列教练，担任军官的职务。营的全部中少尉军官每年在营的春季训练开始前要编成队，由一个参谋军官来训练；就这样，他們要手拿着枪，全部学完各个教练和排连教练的课程。但这通常只是极其表面地做一下而已。

### 三

大家知道，軍士和兵士的补充是靠招募来实现的，而且仅限于大不列顛和爱尔兰。只有第一〇〇团是在加拿大进行招募的。招募工作归軍的主任副官管轄，用两个办法进行。第一，各独立团和各后备营可以在它們的駐地招募。第二，此外，設招募处在全国有組織地招募。为此目的，把全国划分为9个招募区(英格兰4个，苏格兰2个，爱尔兰3个)。每个区都由一个督察參謀軍官(通常是“名誉上校”)經管；必要时，区还可以划小，由中尉或上尉主持。招募处共有：8个參謀軍官，9个副官，9个財務官，9个医生，11个招募中少尉軍官(半薪)，8个司务长，48个軍士和相应数量的兵士。此外，近卫軍可以例外自行招募。每个新兵有权选择他願意在里面服役的部队。每个部队應該尽可能在它冠名的郡里进行补充，这种說法是一种良好的願望。外国人只有得到特許才能被录用，所以他們常常冒充“苏格兰人”混过去。

战时，民軍主要是充当訓練基干部队的学校；根据民軍轉为基干部队每次規定的一定人数，有关民軍团的軍官取得基干部队的軍銜证书。1857年印度起义时，甚至每一个曾經招募过1000名新兵的參謀軍官，即使退了役，也被授予中校的軍銜证书。

每个新兵或超期服役兵都可以免費得到全套服装和一份服役金，多少根据新兵的需要而变，但决不低于1英鎊，超过10英鎊(67塔勒)的情况也很少。不同兵种的服役金往往也不同；工兵发的最

多，因为这里所用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材。服役金有时在宣誓以前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到达团里以后和在团长接收了新兵以后才发。所谓宣誓，就是新兵在他被招募的 24 小时以后到治安法官那里宣读誓词，说他参军是自愿的，他服兵役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骑兵、骑乘炮兵、工兵、辎重兵，以及驻扎在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圣海倫島的步兵部队招收新兵，年龄规定从 18 岁到 25 岁，其余炮兵和步兵部队则从 17 岁到 25 岁。身高规定如下：

#### 骑兵：

近卫胸甲骑兵……………从 5 英尺 10 英寸至 6 英尺  
重龙骑兵团……………从 5 英尺 8 英寸至 5 英尺 11 英寸  
中龙骑兵和枪骑兵……………从 5 英尺 7 英寸至 5 英尺 9 英寸  
骠骑兵……………从 5 英尺 6 英寸至 5 英尺 8 英寸

#### 炮兵：

炮手——最低限度…………… 5 英尺 7 英寸；如果小于 18 岁，则为  
5 英尺 6 英寸  
馱手……………从 5 英尺 4 英寸至 5 英尺 6 英寸  
射手——最低限度…………… 5 英尺 6 英寸

#### 步兵——最低限度：

近卫军…………… 5 英尺 8 ½ 英寸  
基干部队…………… 5 英尺 6 英寸

但是这个最低限度是变化无常的；每次严重的战争威胁都会迫使政府立即降低这个限度；由于把服役期限从 12 年缩减为 10 年，不久将有大批兵士复员，这个情况就足以使政府在几个星期以前把步兵身高的最低限度降低到 5 英尺 5 英寸了。总的看来，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标准越来越降低，尽管实行募兵制所招募的兵士的身材总是平均比实行普遍兵役制或征兵制所征募的兵士高。在英国也是如此，从上面所引数字就可看出，这个数字很容

易折算为莱茵的尺寸，只要从5英尺至5英尺6英寸这个规定标准减去 $2\frac{1}{4}$ 英寸，从5英尺7英寸至6英尺这个标准中减去 $2\frac{1}{2}$ 英寸，——这是相当确切的。

除了身高，还规定了起码的胸围：身高5英尺6英寸至5英尺8英寸者，胸围33英寸；身高5英尺8英寸至5英尺10英寸者，胸围34英寸；超过5英尺10英寸者，胸围35英寸。驭手、辎重兵和射手的胸围不得小于34英寸。不过，有的驭手虽然不能完全达到这个条件，但只要他们有养马的经验，也可以被录用。

不小于14岁的男孩，如果父母同意，可以招募来当鼓手和号兵。他们不领任何服役金。

步兵的服役期限为10年，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的服役期限为12年；服役期满后，如果仍被认为可用，可以超期服役，步兵再服役11年，其他兵种再服役9年。再度期满后，可以在服役期满的通知下达后继续服役3个月。如果服役期满时该部队驻在国外，则警备部队的指挥官有权把这一期限延长2年。

每个兵士只要操行良好，通常都可以准许贖免服役。贖金数目视已服役的时间和尚余的时间以及操行等等而定，骑兵最多不超过30镑，步兵——20镑，殖民地部队的有色兵士——12镑。

21年的服役期满后，每个兵士都可以得到养老金。金额视服役长短、操行好坏和服役期间身体损失轻重而定；兵士和军士每天不少于8辨士（6银格罗申8分尼），也不多于3先令6辨士（1塔勒5银格罗申）。根据情况，虽然服役期较短，也可领取养老金。

那些招兵的军士及他们的随从兵士多半在大城市最差的街区逗留，主要留心那些小饭馆。他们也常常沿街游行，戴着有带子的军帽，跟有几个鼓手和吹长笛的，这样来招徕人群，然后设法在他

們当中猎取自己的对象。如果追求的猎物找到了，就赶快設法把它誘进小飯館里，在那里施展全部詭計慫恿它接受一个簽訂合同的象征性先令。如果功名心追求者已經拿了这个先令，那末，他要想再不受約束，就只有向治安法官交納1 鎊“贖役金”(smart-money)。不錯，法律規定，未来的英雄必須至少在他被招募的24 小时以后向法官声明，說他參軍是自願的，自己的決定不变。同时法律还完全正确地认为，被招募者在他拿那个先令时往往是喝醉了酒，并且給他提供先清醒过来的机会。但是，除非招兵的軍士不中用，否則他是不会輕易地把自己的猎物放走的。招兵的軍士和他的那帮人死盯住新兵不放，而且在新兵去找法官以前，燒酒和啤酒已經又发生足够的作用了。最有趣的是，酒錢大部分往往是由新兵自己付，即軍士慷慨地代他垫付而記在他的服役金的賬上。在这种情况下，明确規定招募勤务只用单身汉兵士和鼓手去做，万不得已时才用已婚軍士去做，但無論如何他們都必須身强力壯，这虽然是可笑的，但是正确的。不能喝酒的人是不适于执行这个勤务的。

当你看到这种招募办法的时候，就会真的像回到了十八世紀。尽管法律用种种形式上的障碍来限制这种做法，但是經過調查，在“完全由自願者組成的英国军队”中，大多数人在加入这个机构时都是极不自願的；至于归根到底是不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一般說来就是另一个問題了。

这样到军队中来的都是哪些居民阶层，是相当明显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军队像我国以前的雇佣軍一样，仍然是 *refugium peccatorum* [罪犯避难所]，里面集合了人民当中大部分最有資格的冒險分子，用一种沉重的机械訓練和非常严格的紀律使他們在这里就范。因此，英国军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比那些采用征兵制

(甚至准許代役)或完全采用普遍兵役制(不許代役)而組成的軍隊要低下得多。只有法国的外籍軍團<sup>379</sup>和法国的那些主要是由朱阿夫兵之类的代役兵組成的部队才可以說同英国軍隊水平一样,不过不能否认,整个法国軍隊由于給予职业兵士的特权越来越多,所以按其性质來說已經越来越接近英国軍隊。但是,甚至法国的 *remplaçant* [代役兵]从社会的、外部的教养來說,也比英国兵营中起主导作用的、从大城市的敗类中收罗来的粗野放蕩的小伙子好得多。在法国,仍然会有有教养的年輕人作为志願入伍者加入軍隊,以便服务到一定期限而升上軍官,而且做列兵的考驗期对他說来也不是完全不能熬过;在英国,要迈出这样的一步,就非得发瘋不可。英国人以自己的整个軍隊而自豪,而对每一个列兵却很鄙視;甚至在下层居民中,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被招募或者有当兵的亲屬是不体面的。不过,近10年来应募者的成分无疑大有改善。有关方面力图尽可能得到新兵最充分的历史材料,不让坏透頂的人混入軍隊。克里木战争和印度起义所引起的大招兵,很快就將軍隊通常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用以补充自己的道德墮落的居民吸收完了。于是不仅需要降低身高的最低标准(有一次甚至把步兵的身高最低标准降到5英尺3英寸),而且要使兵士生活比較能有一些吸引力,改善兵营环境,才能从工人階級中招募一些比較可靠的人。还有就是缺少适当的人去担任許多新的軍士职务(克里木战争期間,营的数目几乎增加了1倍)。此外,已很明显,像威灵頓在西班牙曾經采用的战法,即一定要洗劫所有攻占的要塞,現在看来,对欧洲是不再适用了。兵士受到报刊的注意,对部队行善之風在高級軍官中不久也成为时髦了。人們竭力使兵士的生活变得愉快一些,筹款給他們閑暇时在兵营或营地开展文娱活动,好把他

們同小飯館隔远一点。这样，特别是最近7年来，主要是靠私人捐款建立了图书馆、閱覽室、游艺室、兵士俱乐部等等。在法国式的营地上，尽可能給兵士們留一块小园地，还试图演戏和开演讲会，有时也举办兵士們自己做的各种小玩艺的展覽。这些事情虽然还在初办阶段，但是已越来越流行了。这无疑是必要的。克里木战局和印度战局时期入伍的新兵，水平无疑比过去高得多，因为这两次战争是深得人心的。他們使军队的作风大为改善。在克里木同法国兵士的接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就是要保持这种精神，以便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也能招募到这样好的新兵，不再专门依靠一些在平时总是首先自請效劳的无业游民。

尽管如此，军队的大部分仍然是由这些无业游民組成的，一切内务规定也都得适应着他們。有厢房和院落的英国兵营，四面用高墙圍起来，通常只有一个大門。軍官宿舍是在一个单独的楼里，兵士們則住在另外一座或几座楼里。楼里兵士住处的窗戶朝街的那一面，在建筑新的建筑物时通常都是用一道深沟隔开，并且在沟的外沿安上一道牢固的铁栅栏。在有軍械庫的大城市的兵营中，特别是民軍的兵营中（民軍1年只集訓4周），大楼的整个临街的立面往往是用枪眼代替窗戶，而拐角上則筑有小塔楼，好用步枪火力进行側防，——这证明当局不再认为工人的起义是那么不可能了。兵士們就在这个大的監獄式的兵营中过着他們的全部生活，只有閑暇时候例外。非軍人的接近受到严密監視，整个大楼尽量弄得与外人的視綫隔开，使兵士尽可能地处在監視之下并且同非軍人隔絕。在德国是很平常的那种城市居民与兵士之間的亲热关系、每个人进入兵营的那种方便，在这里是完全沒有的，而为了使任何长久的联系都建立不起来，警备部队通常是一年一換。



根据军队的性质，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来哪些违法乱纪行为最普遍。这就是酗酒，晚点名号以后擅自外出，偷伙伴的东西，打架，不服从和用行动侮辱长官。比较轻微的过失不经法庭审理而由营长给予处分。他有惩处的特殊权利，但也可以授权连长给予营内禁闭3天的处分。他本人有权给予以下处分：(1)监禁7天，单独监禁或不单独监禁，罚工或不罚工。受此处分的兵士有权通过营长向军事法庭上诉；(2)关黑洞(black-hole)48小时；(3)营内禁闭1个月，被拘禁的人除担负全部勤务外，还要执行营长交给他的特别任务。此外，每种营内禁闭都附有14天惩罚性的全付武装的队列教练。这种惩罚性的教练不得无间歇地超过1小时，但可以在一天内反复进行4次。在(2)和(3)的情况下，营长可以准许向军事法庭上诉。单独监禁或黑洞监禁应尽可能用来处理酗酒、打架和侮辱长官的情况，情况严重时还可以加上营内禁闭的处分，整个禁闭期不超过1个月。

我们看到，英国军队中的营长掌握着在他那些蛮横的小伙子们当中维持秩序的足够的手段。如果这些手段不够用，军事法庭就发生作用了，在这个终审法庭上反叛者就有尝“九尾皮鞭”的可能。这是现存的最野蛮的刑具之一：一条系有9根又长又硬又有结子的皮绳子的短把鞭子。受罚者剥去上身，绑在一个三角框上接受死命的鞭打。第一鞭抽下去就抽出血来了。抽几鞭后再换一条鞭子和一个抽打的人，不让罪犯缓一口气。医生这时当然总是在场的。这样的50鞭，通常会招致长期住院的后果。但往往有人在挨了这50鞭后仍然不哼一声，因为喊痛被认为比挨打还要可耻。

12年以前，使用鞭子是常事，而且可以打到150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当时甚至团长就可以不经法庭审理而决定打多少鞭。

后来才以 50 鞭为限，而且只有军事法庭有权决定鞭数。最后，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主要是由于阿尔伯特亲王的主张，开始把兵士按普鲁士方式分为两等<sup>380</sup>，并规定：只有那些由于从前的过失降为二等，并且在一年时间内表现不好不能转到一等的兵士，才可以因新的过失而受到体罚。但在战场上这种区别就没有了；在这里，每个列兵又要受到鞭子的支配。1862 年，军队中就有过 126 起体罚事例，有 114 人挨了最高限额的 50 鞭。

总的看来，使用鞭子的需要和意愿都大大减少了。同时，既然同样一些原因继续在军队中起着作用，那就可以预料，以后还会如此，而且“九尾皮鞭”也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非常的、特殊的恐吓手段，只准备在战斗情况下对付严重事故。现在已很明显，诉诸兵士的荣誉感比给予丧失名誉的惩罚更有帮助，而且整个英国军队一致认为，兵士被鞭管以后已经一钱不值了。然而，英国最近一个时期还不会完全废除“九尾皮鞭”。我们都知道，在体罚方面成见有多么深，甚至在社会成分比英国军队好得多的军队里，这种成见现在也还是相当深的；在靠招募组成的军队里，这种极端的恐吓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得过去。不过，英国人认为，既然必须实行体罚，那就应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非常严肃地加以采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某些军队里，很遗憾，也在德国军队里，永远是形式上比较轻的打棍子；而这种只能减少对惩罚的恐惧的办法……<sup>①</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64 年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 年第 1 版第 12 卷第 2 部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手稿的结尾缺。——编者注



# 附 录



## 卡·馬克思关于恢复普魯士 国籍的申請书<sup>381</sup>

致王室警察总监馮·策德利茨-  
諾伊基尔希男爵先生

閣下：

敬啟者，从 1849 年起我作为政治流亡者寓居倫敦，因王室大赦，我由倫敦重返普魯士，暫住柏林。

懇請閣下：

(1) 根据王室大赦令和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法令汇编第 15—18 頁)承认恢复我的普魯士国籍，按上述法案第五条，此事属于閣下职权范围；并請

(2) 签发按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八条即关于接收重新迁入者条(法令汇编第 5 頁)所規定的证明书，证明我已向本地王室警察局申請迁入。为此，我特报告，我有完全独立的生活来源；如果需要，当即呈上我作为在紐約出版的“紐約論壇报”的編輯之一与該报簽訂的合同，也可通过其他办法作证。

我暫住貝尔維街 13 号我的朋友斐·拉薩尔先生处，懇請将我所申請的两項证明寄往該处。

謹致崇高的敬礼

忠于閣下的 卡尔·馬克思博士

1861 年 3 月 19 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就恢复其普魯士 国籍問題所作的声明

致王室警察总监馮·策德利茨男爵先生

閣下：

我很荣幸地答复您本月 21 日的来信，并对您认为我 3 月 19 日的信不十分清楚一事，表示惊讶。

我的請求原話如下：

“根据王室大赦令和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承认恢复我的普魯士国籍。”

正是这一請求，閣下感到不十分清楚，并认为其中有矛盾，因为我同时还援引下述論据：按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五条，承认恢复我的普魯士国籍，属于閣下的职权范围。对于非由軍事法庭判决的所有政治流亡者，王室大赦令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魯士国土”。我属于这样的流亡者，并且按出生說是普魯士人（茲将我的出生证——特利尔城戶籍簿的抄本（1818 年 5 月 7 日）——作为正式文件附上备查）；而且，我离开祖国是 1849 年，而在此之前我在科倫任“新萊茵报”<sup>382</sup>編輯，并且根本未受过軍事法庭审讯，仅曾作为該报編輯，招来几起报刊案件，被普通地方法院审讯。因此，很清楚，上述大赦也适用于我。

以上所述，同时也回答了閣下在信中向我提出的一些問題。

但是，看来还可能产生另一个問題。王室大赦不仅宣布已依法判决的人免于处分，并保障尙未宣判的人的自由，同时还准许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魯士国土”。这除了意味着免于刑事处分外，是否也意味着恢复流亡者因寓居国外 10 年以上而丧失的普魯士国籍呢？

按照我的解釋，按照所有法学家的解釋，按照輿論和整个报界的一致結論，无疑是有这个意思。有两个論据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一，大赦令不仅保证流亡者不受处分，而且还明确地保证“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魯士国土”。第二，如其不然，大赦就成了完全虛幻的，只是一紙空文。因为，所有流亡者都是从 1848 和 1849 年起侨居国外的，即已侨外 12 年，他們全都丧失了普魯士国籍，如果大赦不予恢复，那末，所謂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实际上就是誰都不准返回。

总之，毫无疑問，虽然普魯士公民权利因流寓 10 年而丧失，但这些权利应由王室大赦予以恢复。

尽管我的解釋和法学家的解釋是这样，但实际上的权威和能采取实际步驟的可靠基础还只是当局的解釋。

王室当局意欲如何解釋王室大赦呢？

当局是否会对大赦作这样的解釋：大赦是大赦，而“不受阻碍地返回”是不受阻碍地返回呢？或者对它作这样的解釋：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就是阻止返回，不管大赦令如何而流亡者仍应沒有祖国呢？閣下只要公正地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就会承认，这样的怀疑未必是毫无道理的。

近 12 年来，法令如此之多，随之而来的出乎意外的解釋也如此之多，以致到后来任何解釋都不完全可靠，任何解釋都不会絕對



不可能。

因此，完全可靠的根据，可据以采取实际步骤的根据，只是当局本身对某个人所作的解释。

总之，閣下是否承认：虽然根据法律我应失去普魯士国籍，但根据王室大赦我应重新得到它呢？

这就是我想而且一定得向閣下提出的非常简单而明了的问题。

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还由于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我就不能把妻儿从倫敦迁来。情况很明显：我不能先携带全部家当和家口贸然迁居，然后才开始斗争。相反地，如果一般需要进行斗争的话，这个斗争必需在我携带妻儿花很多钱搬回祖国之前结束。

我提的这个十分自然而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合理，还由于閣下本人在本月 21 日来信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根据什么要求“不管 10 年流寓而保留”普魯士国籍。

从以上所说，閣下可以看到，我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有所提到的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五条作根据。因为，根据这一条，閣下既然是批准入籍的主管当局，那末，閣下也 *a fortiori* [更加] 是 *interpretando* [经过解释] 而后宣布是否能由于大赦恢复我失去了的普魯士国籍的主管当局了。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援引了上述法案第五条。最后，我所以应该找閣下解决这个问题，还由于我正是想在柏林住下，而承认我是普魯士臣民又是批准住在这一城市的法律前提。閣下是本市的警察局长，因而居住权的批准也取决于作为当局的您对上述问题的意见。

当然，閣下决不会希望（而且对我也不能这样要求），让我既得不到消息，又不能采取相应的实际步骤，空等三四个月或更长时间。

間，一直到最后决定迁居問題时才让我知道您怎样解釋王室大赦以及您是否願意承认恢复我的普魯士国籍。如果这样，几个月都得不到消息，我将在所有安排上、事务上和經濟上遭到莫大的損失。自然，我也有权知道，主管当局願意或不願意承认我的国籍，而这个主管当局却不能认为自己对我拒不答复或拖延答复是合理的和尽职的。

因此，我直接、坦率、誠懇地向閣下提出問題：

根据王室大赦，您承认不承认恢复我的普魯士国籍？

并盼望您对我的問題作同样直接、坦率、誠懇的答复。我非常希望尽快得到答复，然后，我才能在問題得不到順利解决——当然，这是不会的——时，赶上在本届會議期間向議院提出这个問題。順便說明，本届會議还将討論一个关于大赦的法案，这项法案是因为对大赦令的解釋不明确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我非常希望尽快得到答复是因为目前我能呆在这里的时间很短，家庭情况要求我速返倫敦。总之，懇請閣下于最近期間給我坦率的和明确的答复，然后，我才能按規定的方式提出居住本城的申請书。

謹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閣下的 卡尔·馬克思博士

1861年3月25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因申請恢復普魯士 國籍被拒絕而提出的申訴書

1861年4月6日于柏林

致王室警察總監馮·策德利茨男爵騎士先生

閣下：

昨天收到您3月30日的來信，我很榮幸地對您作答。我在1845年放棄普魯士國籍，閣下認為仍屬有效，想必閣下對與此有關的種種事實，尚欠明察，否則，閣下決不會跟着做出3月30日的決定。

下面的事實和法律根據將會使閣下相信，目前不應拒絕給我普魯士國籍。

1、1844年我寓居巴黎時，萊茵省王室總督因我任編輯的“德法年鑑”<sup>383</sup>出版一事發出逮捕我的命令，并把此項命令轉達邊防警察當局，一當我進入普魯士國土時，即予執行。因而從這時起，我便處於政治流亡者的地位了。

但普魯士王國政府並不以此為滿足。它在1845年1月設法使基佐政府把我逐出法國。

我來到比利時。但普魯士王國政府又在那里對我繼續迫害。普魯士政府要求驅逐我出境，其借口仍不外乎是，我是普魯士臣

民，因而它有权通过自己的駐外使节提出对我作何种处理的要求。

由于逮捕令阻碍我返回祖国，所以，属于普魯士籍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处于被迫受害者的地位；这也意味着，由于普魯士政府的要求，我在其他国家也遭到了迫害和驅逐。

这使我不得不設法使当时的普魯士政府不能对我继续迫害，因此，便在 1845 年递交了退出普魯士國籍的申請書。

但即使在那时，我也根本不想放棄普魯士籍。这可以在手續上得到证明。凡是想放棄自己國籍的人，总是因为想取得另一种國籍。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入籍，而且，1848 年法国临时政府还建議我入籍，但是被我拒絕。

可見，1845 年的退出普魯士國籍的申請書，并不像閣下信中所錯誤地断定的那样，是“自願”放棄普魯士國籍；这一申請仅仅是在殘酷迫害下被迫提出的口实，好使自己摆脱那个經常被用来进行这种迫害的口实。这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反对另一种借口，决不是真想放棄我的普魯士國籍。由此可見，閣下不应引用 1845 年所发生的事。

引用这件事就意味着为那个迫害德国著作家的万恶专制制度的时代作辯护，意味着使这些迫害继续为虐并从中取利。这意味着，为了剝夺我的普魯士籍，可以根据那个时候的政治压迫，可以根据：我曾經为了避免經常的迫害而利用了逼着我采取的手段，虽然我从来没有真心地想放棄自己的普魯士籍。

最后，談到閣下所提及的 1849 年我被驅逐一事，我必須特別指出，在 1848 年 3 月以后我立即返回普魯士并定居科倫，当时科倫市政府无条件地同意接受我为該市的公民。誠然，曼托伊費尔的內务部曾于 1849 年下令驅逐我，說我是外国人。但是这种做法

純系該內务部的極端違法的強暴舉動，因此完全不能把它作為一個有效的先例來引用。即使在那時，如果不是一系列報刊政治案件本來就迫使我流亡國外（這與這次驅逐完全無關），那我是不會服從這一命令的。

在這些說明之後，我認為，閣下不應援引這些事實，同樣，客觀上也不可能從這些事實中得出於我不利的結論。

2、根據王室大赦令，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大赦令保障所有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礙地返回普魯士國土”，因而也保障在這一時期內依法喪失了普魯士國籍的人不受阻礙地返回，無論他們是以怎樣的方式喪失了這一國籍——是由于流寓 10 年而依法自行喪失的，還是由于另外還附帶作了退出普魯士國籍口頭聲明的。大赦在這兩種普魯士國籍喪失的方式之間沒有做出區別。它在 1848—1849 年的流亡者和較早時期的流亡者之間也沒有做出任何區別；它在因 1848 年衝突和因前些年的政治衝突而喪失公民權的人之間沒有做出區別。

所有政治流亡者，不管他們的政治衝突以及由此而來的公民權的喪失發生在哪个時期，都應得到“不受阻礙地返回”的保障；他們過去的公民權都應根據指令予以恢復。

既然王室在因幾年流寓依法喪失國籍和因另外還附有個人聲明而喪失國籍之間沒有做出區別，所以企圖通過解釋把王室大赦中從未規定的限制和區分加進去，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對大赦決不容許作有限制的解釋，這一不可動搖的原則，閣下當然是知道的。各个時期和各个國家的法學都空前一致地闡明了這一原則。如果這一原則是所有負責執行和解釋大赦令的司法機關不可違反的原則，那末，在那些由行政當局負責解釋的地區，

同樣也應該奉行這一原則。任何限制性的解釋都意味着**事後刪削大赦令和部分地取消大赦令**。

閣下是極少可能有這種意圖的。如果說，我適可而止地引用我所掌握着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法律材料，那是因為，我感到只要提醒閣下注意對王室大赦的任何其他與我相異的解釋都意味着對大赦的限制就夠了。閣下從上述可以看出，實際上，正如我在最近的聲明<sup>①</sup>中所指出的，問題歸結起來只有一個，就是王室大赦是否恢復由於10年擅離而依法失去這一國籍的流亡者的普魯士國籍。如果同意的話（其實閣下本人在3月30日來信中已承認了這一點），那末，除了合法的國籍喪失（它應由大赦撤消）之外，是否還附有某人過去所作的某種聲明，就完全無關緊要了，要是對此強加區分，那就是不可容許的對大赦的限制。

3、情況就是這樣，這不僅由於大赦的**條文**和由於解釋大赦時經常所應有的寬厚的**精神**，而且也由於上述情況的法律實質。實際上，公民權的喪失（現應予恢復，這一點閣下也沒有什麼異議），究竟是依法自行喪失，還是另外因附有某人的聲明而喪失，對於王室大赦來說，又有什麼區別呢？正如流亡者個人聲明不管法律如何他不願失去普魯士國籍不能阻止依法喪失國籍的情況一樣，這種聲明同樣也不能取消或加重國籍的喪失。某人聲明了一件本來依法就會發生的事情，即聲明退出普魯士國家，是 *déclaration surrogatoire* [分外的聲明]，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多餘的聲明，這種聲明無固無礙，有亦無妨。

看來閣下是認為，我是“自願地”放棄普魯士國籍的，而其他的

---

① 見本卷第668—671頁。——編者注

流亡者是非出本願地由于 10 年流寓而丧失的,因此有所不同。但是,这也不对。流亡者的 10 年流寓也是在手續上自願放棄普魯士国籍,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人阻碍任何流亡者在这一期限届满的时候回国和到普魯士法院受审。流亡者不这样做,也就是他自願丧失普魯士国籍。因此,擅居国外 10 年的最后一天完全等于向普魯士政府提出了願意退出普魯士国籍的书面声明。由于寓居国外 10 年像向政府递交书面声明一样是自由意志的表示,所以寓居国外 10 年的最后一天,从每一个流亡者方面來說就意味着他 voluntas tacita〔默认〕递交了像我曾經递交过的声明(我的声明已于 1845 年归档并掌握在你手中)。可見,从手續上說,所有流亡者也像我一样有过自願放棄公民权的举动。

当然,这些流亡者如果不願遭到逮捕和刑事迫害,他們实际上是不能回来的,因此,实际上是被迫留在国外。但正如閣下从前述第一点中想必看到的,我的情况也是同样的实际被迫。我也是实际上被种种偵訊令阻止回国,我也是被迫放棄了普魯士国籍,和其他在 10 年流寓最后一天放棄普魯士国籍的流亡者的情况一样,何况使我被迫表面上放棄普魯士国籍的种种迫害还推行到普魯士范围之外呢。

总之,閣下無論是从手續方面考虑問題,还是从实际情况考虑問題,我的情况都同所有其他流亡者完全一样。所以如果像閣下所不否认的那样,流亡者因 10 年流寓而失去的公民权应因大赦而恢复,那末也应该不管我曾被强迫作过退出普魯士国籍的声明而恢复我的公民权,因为这一声明与依法丧失普魯士国籍的情况完全相同。

我曾經书面声明放棄本来依法就該失去的普魯士国籍,但这

種情況，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這項聲明由於普魯士國籍已 *lege ipsa* [依法自行] 喪失而不具有任何效力。在我和其他流亡者之間若要找出區別，即使是沒有道理的區別，頂多也只有在这样的情況下，即我在其他某處取得了新國籍的情況下，才能辦到。只有這一情況才能認為是自願的舉動。放棄普魯士國籍這件事本身是被迫的，這件事本來也會 *lege ipsa* 發生。但是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入籍。有許多流亡者實際上是这样做了。如果對於這些流亡者來說，一旦他們願意回籍，王室大赦就應該被理解為給他們回籍的必然權利，那末，對於從來沒有在其他任何國家入籍的我来说，更應該承認恢復公民權是實施大赦的必然結果。

4、我在上面已向閣下說明了：即使我在 1845 年失去了普魯士國籍，而由於王室大赦，我無論如何<sup>①</sup> 已取回了國籍。但是，我的申請應獲批准還有一個具有同樣決定意義的論據，這就是：我已由於聯邦議會 1848 年 3 月 30 日的決議重新取得了普魯士國籍。

根據這一決議，凡願意回到德國並聲明願意恢復自己公民權的政治流亡者，一律有選舉權和被選入德國國民議會的權利。因而，根據普魯士政府參與制定同時普魯士也必需遵守的這一決議，凡過去是某邦公民或現在願意在某地居住的政治流亡者，都恢復其公民權。

由於這一決議，我立即從巴黎回到科倫，在那里恢復了自己的普魯士公民權，並且同樣毫無阻礙地得到科倫市政府同意居住該市。由此可見，無論如何我從這時起又有了法律根據行使普魯士公民權，而曼托伊費爾的內務部對我強行驅逐，這種違法的、違反

<sup>①</sup> 在原稿中，該處顯然是被策德利茨划了一杠，而在頁边上写着：“無論如何都不是”。——編者注



联邦議會决定的企图不能使这种情况有任何改变。

这一法律事实是如此具有决定意义，补充一个字都是多余的。

閣下一定会像我一样深信这一点，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地认为，强迫我向联邦議會控訴普魯士政府違反它的決議，并不是为普魯士政府着想。如果普魯士一方面仍然承认**重新行使职权**的联邦議會，另一方面又拒絕承认**先前的原有的联邦議會**本着人民利益和爱好自由的精神所通过的为数不多的决定，这个矛盾就太大了。

这样的行为方式，無論在法律上或是在政治上，都非同小可和过分离奇，是万万試不得的。

正如閣下所看到的，我甚至不需要引用不以联邦議會決議为轉移的、事实上也是得到普魯士政府承认的预备議会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甚至这一时期已在其他国家**入籍**的德国流亡者，也能重新恢复自己以往的公民权利。

因此，如果說我在 1845 年失去了普魯士公民权，那末依照联邦議會 1848 年 3 月 30 日的决定，以及我随后迁居科倫，还有我于 1848 年 8 月 22 日向普魯士政府递交的已在閣下那里存档的声明<sup>384</sup>，我从 1848 年起已重新享有普魯士公民权。

由此可見，我現在还具有这种国籍，因为，正如閣下本人所不否认的，由于从那时起流寓 10 年而导致的国籍丧失，应由現行的大赦取消。

我在上面論证了我已經享有普魯士公民权，它必須得到承认。不管这种論证是多么明显和确凿，但我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是回到祖国，而不是想进行毫无成果的法学理論上的爭論。

如果閣下在审理本案时，认为我应当先要求重新入籍，那末，这样的处理办法，只有在閣下声明同意我入籍的条件下，我才能接

受，而根据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五条，您又是此事的主管当局。只有閣下肯无阻碍地給我重新入籍的权利，那时我才能放棄自己已有的法定权利，两者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在此之前，我必須保留这种权利，因此，請求閣下同时也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这样的保留条件之下，把本信件作为一种可能的重新入籍的申請加以审处。

謹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閣下的 卡尔·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申請恢復普魯士國籍 所得到的答復

急件,即日

送交柏林貝爾維街 13 號

馬克思博士閣下

茲對您本年 4 月 6 日的呈文答復如下：這次呈文中所舉的種種理由，也決駁不如下述信念，即您應當算做外國人。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二十一條即關於取得和喪失普魯士國籍條中規定，退出國籍文件一經提出，該國籍即行喪失。因此，無論是您請求退出國籍的動機如何，或是沒有在任何其他國家入籍，都于事無關。其次，無論是聯邦議會 1848 年 3 月 30 日的決議，或是本年 1 月 12 日陛下的大赦，都不能恢復您的普魯士國籍。對於德國國民議會選舉有決定意義的不是上述的決議，而是 1848 年 4 月 11 日的命令，這一命令毫不有利於您。本年 1 月 12 日陛下的大赦令是一種恩詔，因而只施用於免刑和減刑（憲法第四十九條）。普魯士國籍的喪失從來不是法院判決的結果，因而也不能由恩詔取消。

因此警察總局只能把您看做外國人。如果您想請求取得普魯士國籍，那末，根據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七條各款，您享有按

通常手續向所在地區警察局呈遞申請書的權利，但您不可能預先得得到有關您申請結果的任何保證。

**王室警察總局**

1861年4月10日於柏林

第一次發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关于入籍和 居住柏林的申請

### 第三十三警察分局的鉴定

1861年4月10日作于柏林

1861年3月1日卡尔·馬克思博士来到此地<sup>①</sup>。

他曾申請想居住此地，并想通过入籍取得普魯士国籍，今天，他对自己个人的情况作了如下的陈述：

我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魯士萊茵省的特利尔城，信奉新教，根据我以前祖国的法律，具有权利能力。最近12年来，我住于英国，在那里靠写作的收入为生，沒有享用过社会济貧基金的津貼。我曾經由于几起报刊政治案件受过数次偵訊，但我可以用附件证明我沒有問題。我还没有向任何其他普魯士机关申請入籍和定居，因而在这方面从未遭到拒絕。我也已被告知：如有隱匿我或我的親屬受过偵訊，不实报我的一般情况，或隱匿已向某某其他普魯士机关申請入籍等情，将使申請书无效，入籍证明被收回；居住此地問題如何解决与市政府的声明和入境稅的征收无关，仅仅取决于王室警察总局；因此，我应当在得到入籍和居住证明之前不作任何安排。

---

<sup>①</sup> 文件中所載显然不确。馬克思到柏林是1861年3月17日。——編者注

---

我在这里还没有賃下住宅，暫住貝尔維街 13 号拉薩尔博士处，并拟用写作所得維持自己和一家的生活。

我的收入为 2 000 塔勒；我和我的妻子都沒有財產。

至于我的兵役情况，我的年齡已使我不承担任何兵役义务。

我沒有勳章。

請求：

发給我入籍证明和批准我住在此地。

經本人听取、同意和签名

**卡尔·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給警察总监 馮·策德利茨的信

致王室警察总监馮·策德利茨先生閣下

閣下：

您4月10日的大札<sup>①</sup>已于昨晚收到。

閣下在上次来信中持有这样的意見：虽然大赦应恢复因10年流寓而丧失的普魯士国籍，但由于我1845年的申請，这种情况对我也沒有意义，而現在，由于我最近提出的理由，閣下又持有相反的意見，即大赦只包括免刑，所以它不恢复任何时候因任何原因而丧失的普魯士国籍。

誠然，为了我的权利不被損害，我不得不指出：从本人的法律意識的角度來說，可以认为这封信是（1）部分地撤銷了王室大赦，（2）不承认联邦議会及其決議，从而破坏了联邦条例<sup>385</sup>所規定的德国国法基础，（3）最后，同样肯定地否认了普魯士的整个公权。

但是，鉴于我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我不想麻煩閣下再听我叙述这三个从法律观点來說是无非議的論点，我同意，在我上一次呈文的末尾已向閣下陈述的那种意义上，照閣下所說，并通过重新入籍的手續，接受我的和我必須維護的权利。

---

<sup>①</sup> 見本卷第680—681頁。——編者注

由于家庭情况,我必須速离此地,昨天上午我已就此事向我所在地区的警察局提出重新入籍的申請<sup>①</sup>, in omnem eventum [以备一用]。

同时謹向閣下通知,由于我将离开此地,我特委托住在此地的斐·拉薩尔先生代收入籍证,代递各种必要的呈文,采取在这件事上所需要的一切步驟,并充分行使屬於我的权利。

因此,恳請閣下将最后决定送交住在此地的斐·拉薩尔先生。  
謹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閣下的 卡尔·馬克思博士

1861年4月11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sup>①</sup> 在此处手稿的頁边上有一个不知是誰的笔迹的批語：“馬克思的此次請求已被拒絕”。——編者注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 注 釋

- 1 卡·馬克思于1860年1月17日写的“法国的状况”一文，发表在同年2月7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了一系列論述欧洲各国經濟状况的文章。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該报由著名的美国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輝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报站在进步的立場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該报工作的有許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納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該报編輯之一。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該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繼續了10年以上。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約恩格斯写的，馬克思在自己的某些文章上标有“于巴黎”或“于柏林”的字样。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經濟发展、殖民地擴張、被压迫国家和附屬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重要的問題。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資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調和的矛盾，并且說明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

“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部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編輯部的社論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編輯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馬克思的抗議。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經濟危机，报纸的財政状况受到影响，編

輯部建議馬克思減少給“紐約每日論壇報”的通訊。從1861年年中起，由於美國內戰，美國讀者對歐洲事務的興趣大為減少。編輯部內主張同各蓄奴州妥協的人的勢力加強和報紙離開了進步立場，迫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停止給“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1861年期間和1862年頭兩個月，馬克思給該報的通訊顯著地減少了，至1862年3月事實上已停止了撰稿。——第3頁。

- 2 战栗教派（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產生於英國，在北美也流傳很廣。战栗教派反對官方教會和它的儀式，鼓吹和平主義思想。——第3頁。
- 3 “通報”（《*Moniteurs*》）是法國日報“總匯通報”（《*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簡稱；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官方的機關報。——第3頁。
- 4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動產信用公司）是貝列拉兄弟在1852年創辦的一家法國大股份銀行。該公司同拿破侖第三政府有密切聯繫，它在政府的庇護下，進行投機活動。1867年該銀行破產，1871年倒閉。  
*Crédit Foncier*（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國的一家股份銀行。它是1852年在前巴黎土地銀行的基礎上建立的。*Crédit Foncier*發放以不動產作抵押並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長期貸款（期限為五十年）。*Crédit Foncier*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貼。  
 馬克思稱波拿巴法國的銀行企業為 *Crédits ambulants*（游蕩銀行），是強調這些銀行企業的不穩固性。——第3頁。
- 5 科蘭“政治經濟學。革命及所謂社會主義烏托邦的起源”1856—1857年巴黎版第1—3卷（Colins. 《*L'Économie politique. Source des ré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 Vol. I—III, Paris, 1856—1857）。——第4頁。
- 6 土伊勒里宮是巴黎的一座皇宮，拿破侖第三的府邸。——第4頁。
- 7 《*L'Empire c'est la paix*》（“帝國就是和平”）是1852年10月9日

路易·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說中的話。——第 8 頁。

- 8 議會答詞是上院和下院根据英国宪法，继每屆議會開幕时的国王演辭之后所提出和討論的答詞。像国王演辭一样，議會答詞提出施政綱領的基本問題。这里指的是討論 1860 年 1 月 24 日的議會答詞，在討論进程中談到了一系列对外政策問題。

英法商約是 1860 年 1 月 23 日簽訂的。它是两国自由貿易拥护者的胜利并符合英国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关于条約的詳情，見本卷第 15—19 頁）。

意大利糾紛：1859 年奧意法战争后，意大利爭取民族統一的运动加强了，这个运动遭到歐洲列强的反对。早在 1859 年春，帕尔馬、摩地那、托斯卡納各公国以及罗曼尼亚的起义人民就已推翻了自己的統治者，消灭了暴君的統治并表示要合并于皮蒙特。后来，这些公国在 1860 年 3 月举行了全民投票，結果并入皮蒙特。——第 9 頁。

- 9 在葡萄牙的战争指英国干涉葡萄牙內战（1828—1834），这次內战是在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领导的专制派（封建教权派）和立宪派（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进行的。英國政府力图巩固自己在比利牛斯半島上的影响和摧毁专制派所支持的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障地，便在 1831 年把舰队派往葡萄牙海岸，封鎖了塔霍河和杜罗河的河口，因而促成了立宪派的胜利。

在希腊的战争指由于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非科事件而起的英希冲突。1847 年帕西非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焚。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后来就以此为借口，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1856—1857 年英国波斯战争是十九世紀中叶英国在亚洲实行侵略性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阶段。战争的借口是 1856 年 10 月波斯的統治者企图占領赫拉特公国。英國政府利用了这件事对阿富汗和波斯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目的是奴役这些國家。英國政府向波斯宣战，派遣軍隊到赫拉特。但是 1857—1859 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爆发了，迫使英国不得不赶紧和波斯締結和約。1857 年 3 月，根据在巴黎簽訂的和約，波斯放棄自己对赫拉特的要求。1863 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的艾米尔

的領地。

在阿富汗的战争指 1838 年英国政府挑起的对阿富汗战争。英国没有能够把阿富汗变为自己政策的工具，便决定用武装干涉的方法使自己的傀儡舒扎沙赫登王位。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占领并蹂躏了国土，俘虏了沙赫；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 1841 年 11 月人民起义，英军被击溃和歼灭。1842 年英国人又一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果也完全失败。——第 12 页。

- 10 指 1858 年 6 月 13 日（1 日）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特别规定：俄国使臣可以从白河口通过大沽进入北京。——第 12 页。
- 11 1856 年 10 月广州遭到英国人的野蛮炮击。借口是中国广州当局逮捕了悬挂着英国旗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的水手。炮击广州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第 13 页。
- 12 指代表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罗马统帅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争夺古罗马政权反对平民派（奴隶主民主派的集团）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公元前 82 年建立了苏拉的独裁。马克思在文中提到的苏拉暗指拿破仑第三。——第 14 页。
- 13 奥白朗仙王和他的妻子蒂妲妮亚（威·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的“可爱的换来儿”是奥白朗恶作剧的起因。马克思在此借指 1860 年的英法商约（见注 8），该商约在两国关系中成为复杂的政治倾轧的根源。——第 15 页。
- 14 1815 年在英国，为了大地主的利益实行了谷物法，目的在于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为废除谷物法的斗争系由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一斗争的结果，于 1846 年 6 月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标志着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第 16 页。
- 15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于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18 页。

16 指 1859 年 4 月 29 日至 7 月 8 日法国和撒丁王国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奥意法战争)。拿破仑第三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口号的掩饰下,实际上进行了具有侵略目的的意大利战争。他害怕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不希望促成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国家,于是在 7 月 11 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单独締結了維拉弗兰卡和約。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是俄国跟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它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第 20 頁。

17 小型战争是十八—十九世紀軍事书籍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指正規軍小股部队結合着游击队和民兵的行動而采取的軍事行動。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指 1830 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开始的掠夺性殖民战争。法国殖民者的行动遇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猛烈反抗。只是经过 40 年以后,他們才得以把阿尔及利亚变为法国殖民地。——第 20 頁。

18 指 1859 年奥意法战争期間进行的两次会战。在 1859 年 6 月 4 日馬振塔会战中,法軍打败了奥軍。在 1859 年 6 月 24 日索尔费里諾会战中,奥軍败于法意两軍。——第 21 頁。

19 德意志联邦是 1815 年在維也納會議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它的成員包括 34 个邦和 4 个自由市。在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即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进行了接連不断的爭夺霸权的斗争。——第 23 頁。

20 1805 年 12 月 2 日在奧斯特尔利茨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战胜了奥俄联軍。1806 年 10 月 14 日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部队击潰了普魯士部队,从而迫使普魯士投降。1809 年 7 月 5—6 日在瓦格拉姆附近,拿破仑打败了查理大公的奥地利軍队。——第 24 頁。

21 指卡·馬克思評述格萊斯頓的預算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內閣的失敗。——預算”,“英鎊、先令、辨士,或階級的預算和这个預算对誰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預算”,“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賄賂。——联合內閣的預算”等(見“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5—71、72—76、77—86、87—95頁)。——第27頁。

22 霍·道格拉斯“海軍炮兵論”(H. Douglas.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指1851年倫敦第3版。——第43頁。

23 暗指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8年3月19日的告柏林市民書，這裡開頭的一句話是“我親愛的柏林市民們”(«An meine lieben Berliner»)。——第45頁。

24 維拉弗蘭卡和約是1859年奧意法戰爭後締結的，和約規定建立一個由羅馬教皇領導的意大利各邦的邦聯，同時，仍屬奧地利的匈牙利也加入這個邦聯；倫巴第轉歸法國(後來又被法國轉交給皮蒙特，用來交換薩瓦和尼斯兩地)；在帕爾馬、摩地那、托斯卡納各公國中恢復了被人民推翻的君主制度。這個條約完全符合拿破侖第三的計劃，它並沒有解決意大利民族統一這個課題，相反地却加深了國家的政治分裂，在它的某些地區保存了外國統治。

這裡所說的藍皮書是指普魯士政府1859年7月在“新普魯士報”上公布的1859年奧意法戰爭的外交文件，稍後，在7月30—31日，這些文件又在奧格斯堡的“軍事總匯報”上轉載。

藍皮書是英國議會和外交部發表的資料和外交文件的通稱。藍皮書因藍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國從十七世紀開始發表藍皮書，它是英國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材料。——第46頁。

25 巴塞爾和約是參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魯士在1795年4月5日同法國單獨締結的。這一和約的締結，不僅是法軍勝利的結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員國首先是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發生分歧的結果。

耶拿大禍指耶拿會戰，見注20。——第46頁。

26 指亞歷山大二世和普魯士攝政王威廉1859年10月在布勒斯勞(弗羅茨拉夫)舉行的會晤。雖然普魯士和俄國兩國官方都不指明這次會晤有任何政治目的，但是兩國的報刊都指出，這次會見對於加強兩國君主的聯盟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第46頁。

- 27 奧斯特利茨會戰，見注 20。——第 47 頁。
- 28 在德國社會主義者艾希霍夫 1859 年的文章中以及 1860 年的審判案中，揭露了施梯伯在 1852 年普魯士政府製造科倫案件暗害共產黨人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這個案件中擔任主要證人，他用假證詞來證實在他的參加下捏造的起訴材料。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一書中第一次揭露了施梯伯所起的這種作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頁）。
- 洪堡同恩賽的通信指“1827—1858 年亞歷山大·洪堡致萬哈根·馮·恩賽書信集”1860 年萊比錫版（《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 Leipzig, 1860）。——第 48 頁。
- 29 西庫利人是西西里的古老部落之一，最初居于該島東部。——第 49 頁。
- 30 西西里晚禱是 1282 年 3 月 30 日舉行復活節晚禱時在巴勒摩發生的反對法國侵略者的人民起義。起義的直接原因是法國兵士胡作非為。起義席卷了整個西西里，結果法國人被趕走，從 1266 年起統治西西里的昂茹王朝被推翻。——第 50 頁。
- 31 那不勒斯國王弗蘭契斯科二世及其走卒看到人民痛恨波旁王朝壓迫的情緒日益增長，於 1860 年春在西西里各地挑起了流血衝突。為了回答這種行為，1860 年 4 月西西里爆發了人民起義，起義是在統一意大利的口號下進行的。在巴勒摩和墨西拿，起義被殘酷鎮壓。但是大部分起義者沒有放下武器，他們很快就加入了加里波第的軍隊。——第 51 頁。
- 32 “國民報”（《National-Zeitung》）是德國資產階級日報，1848—1915 年在柏林出版。該報在五十年代遵循着自由主義的方向。
- 巴登格是拿破侖第三的綽號，因為他曾在 1846 年穿着一個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監獄。——第 53 頁。
- 33 布耳埃通訊社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創辦的一家巴黎新聞社，後來與哈

- 瓦斯通訊社合并。——第 53 頁。
- 34** 确定了共同稅界的德意志各邦的 关税同盟，是在 1834 年由普魯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須建立全德意志市場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統一。——第 54 頁。
- 35** 指法国与战胜拿破侖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英、奧、普）于 1814 年和 1815 年簽訂的两个和約。依据 1814 年 5 月 30 日簽訂的第一个条約，法国除某些边境要塞及西薩瓦以外，失去了它在 1792—1814 年各次战争中夺取的所有土地。依据第二个巴黎条約，法国恢复了 1790 年的疆界，并且失去了东部边界上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包括兰道要塞在內。——第 54 頁。
- 36** 指沙皇俄国向奥地利政府提供軍事援助鎮压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使尼古拉一世恐慌万分；根据他的命令，俄国軍隊于 1849 年 5 月开进了匈牙利，这就决定了匈牙利革命的命运，巩固了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胜利，并加强了沙皇政府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第 54 頁。
- 37** 馬克思指的是亚·米·哥尔查科夫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15 日）給俄国駐德意志各邦的外交代表的急电，电文載于“比利时独立报”，轉載于 1859 年 6 月 16 日奧格斯堡“总汇报”第 167 号。——第 55 頁。
- 38** 普魯士的后备軍是 1813 年在对拿破侖軍隊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后来，后备軍由 40 岁以下服滿 3 年現役和 2 年預备役的人組成。与常备基干部队不同，后备軍是由在特別需要时才被征的預备役軍人組成的。1860 年普魯士軍事改革以后，后备軍的作用降低了：規定后备軍只用于警备勤务，預备役期限增加为 4 年，后备役軍人的年齡減到 32 岁以下。——第 56 頁。
- 39** 指俄国和普魯士于 1714 年 6 月簽訂的同盟保证条約，条約保证普魯士領有东波美拉尼亚，其中包括施特廷市（茲杰辛）。条約是在 1700—1721 年俄国与瑞典的北方战争时期簽訂的，当时俄国力图用瓜分德意

- 志境內的瑞典領地的办法把普魯士拉到自己方面来。——第 58 頁。
- 40 七年战争 (1756—1763) 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間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 (普奥俄法) 之間的利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1756—1757 年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軍和法軍，但是，俄国军队于 1757—1760 年在普魯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魯士的胜利果实化为烏有；东普魯士和西里西亚俱为俄奥军队占领，普魯士瀕于失败。由于女皇伊麗莎白于 1762 年 1 月 5 日 (1761 年 12 月 25 日) 逝世，彼得三世即位同普魯士签订了和約，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針突然改变，使普魯士得以同奥地利签订胡貝尔茨堡和約 (1763)，从而为自己保存了西里西亚。——第 58 頁。
- 41 1772、1793 和 1795 年，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对波兰 (波兰貴族共和国) 进行了三次瓜分。俄国得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魯士得到了波兰本土 (濱海、大波兰区、馬索維亚的一部及华沙等)，奥地利得到了乌克兰西部和小波兰区的一部分。由于这三次瓜分，波兰遂不复为独立国家。——第 58 頁。
- 42 在維也納會議 (1814—1815) 上，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違反各国人民的民族統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統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維也納會議不顾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抵抗，决定把萊茵河东西两岸的土地以及北薩克森划归普魯士。——第 59 頁。
- 43 見“意大利問題书信汇编 (自維拉弗兰卡停战协定签订起至會議召开止)” 1860 年倫敦版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 from the signing of Preliminaries of Villafranca to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Congress》. London, 1860)。书信汇编共两卷，所收的书信自 1859 年 7 月起至 1860 年 4 月止。——第 59 頁。
- 44 指拿破侖第三对萊茵河西岸的領土要求，从十七世紀起，法国統治集团的代表就把萊茵河西岸說成是法国东部“自然疆界”。詳見弗·恩格斯的著作“波河与萊茵河”及“薩瓦、尼斯与萊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 13 卷第 247—299 頁和第 633—680 頁)。——第 60 頁。

- 45 指卡·馬克思“德国的动蕩局势”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96—600 頁)。——第 60 頁。
- 46 奥地利和普魯士于 1850 年 11 月 29 日簽訂的奧里繆茨協議,是在尼古拉一世的調停和支持下訂立的。这是奥地利的重大胜利,因为普魯士被迫放棄了它对德意志领导地位的贪求,而且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及黑森等問題上向奥地利作了让步。
- 旧的德意志議會是指根据 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決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見注 19)的中央机关 联邦議会,它由德国許多邦的代表所組成,会址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議會沒有实际的权力,只是德国各邦反动政策的工具。——第 60 頁。
- 47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s*»)是法国資產阶级的日报,1815 年至 1870 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糾集在梯也尔周圍的反革命資產阶级的观点;1851 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主义的报纸。——第 63 頁。
- 48 指普魯士摄政王威廉于 1860 年 2 月發給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信。摄政王在自己的信中写道,他同意接受英国关于英奥普联盟的建議,并希望吸引俄国参加。英国提出这一建議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拿破侖第三的政府对萊茵河左岸德国土地的侵略野心加强,以及薩瓦和尼斯归并給法国。——第 64 頁。
- 49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是俄国和土耳其在 1833 年 7 月 8 日(6 月 26 日)締結的条約。条約具有防御同盟的性质。根据沙皇政府的要求,条約中列入了一項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須禁止任何外国軍舰通过海峡,而俄国軍舰除外。——第 65 頁。
- 50 唐宁街是倫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 65 頁。
- 51 指羅馬共和国保卫战,羅馬共和国在 1849 年 4—7 月实际上是加里波第領導的。在几个月当中,共和国的軍队胜利地击退了前来鎮压革命的法軍、奧軍和那不勒斯軍的进攻。由于反革命势力占优势和法軍將

領烏迪諾背信棄義地撕毀停火協定并占領了羅馬城，在人民起義中誕生的羅馬共和國遂于 1849 年 7 月 3 日滅亡。——第 70 頁。

- 52 1860 年 6 月 16 日和 17 日，德意志的諸侯們和普魯士的威廉攝政王為一方，拿破侖第三為另一方，在巴登-巴登舉行了會晤。會晤並沒有滿足拿破侖第三的願望，他力圖侵占萊茵河左岸的德意志的領土，千方百計靠犧牲德意志小邦的辦法去勾結普魯士；同時，由於這次會晤，普魯士開始在德意志的對外政策方面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第 74 頁。
- 53 指英國政府和撒丁王國政府所奉行的向拿破侖第三獻媚的政策。英國和撒丁都力求和法國結成排他的同盟。——第 76 頁。
- 54 1857 年 9 月拿破侖第三和亞歷山大二世在斯圖加特舉行會晤的目的，是在外交方面建立俄國和法國的密切的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早在 1856 年巴黎會議上就已顯示出來了。在這次會晤中，討論了達達尼爾海峽問題、多瑙河各公國問題、意大利的命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拿破侖第三曾企圖提出波蘭問題，但沒有成功。斯圖加特會晤的結果並沒有締結什麼外交協定，但卻暴露了俄國和法國想進行雙邊合作的意圖。——第 76 頁。
- 55 萊茵聯邦 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侖第一的保護下成立的德國南部和西部的各德意志邦的聯盟。由於 1805 年擊潰了奧地利，所以拿破侖得以建立了這個聯邦。有 16 個邦參加這個聯邦，後來又有 5 個邦加入，它們實際上成了拿破侖法國的藩屬。1813 年拿破侖的軍隊在德國遭到失敗以後，萊茵聯邦便瓦解了。——第 76 頁。
- 56 荷蘭的社會救主 是馬克思對拿破侖第三的稱呼，因為拿破侖第三是拿破侖第一之弟路易·波拿巴的兒子。路易·波拿巴于 1806—1810 年僭居荷蘭王位。

維也納會議，見注 42。

神聖同盟（反動的歐洲君主聯盟，1815 年沙皇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所創）的幾次會議于 1818 年在亞琛、1820—1821 年在特勞波（奧帕瓦）和萊巴赫（柳布梁納）、1822 年在維羅那分別召開。所有這些會議都力圖鎮壓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萊巴赫會議正

- 是为了这个目的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国军队到意大利的決議，而維罗那會議則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涉的決議。——第 76 頁。
- 57 指艾·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1860年巴黎版 (Ed. About. «La Prusse en 1860». Paris, 1860)。——第 77 頁。
- 58 这里指的是通訊“皇帝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这篇通訊是馬克思对阿布的抨击文所作的摘要，馬克思沒有加任何評論或意見，所以沒有收入本卷。——第 77 頁。
- 59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从 1785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80 頁。
- 60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的資產階級報紙，自由貿易拥护者(自由貿易論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从 1821 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 81 頁。
- 61 “陆海軍报”(«*The Army and Navy Gazette*»)是英国的一家周报，陆軍部的半官方刊物，从 1860 年至 1921 年用这个名字在倫敦出版。——第 82 頁。
- 62 指 1857—1859 年印度为反对英国統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人民起义。起义是 1857 年春季在隶属孟加拉軍、由当地居民組成的所謂西帕依部队中爆发的，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貧穷手工业者。在当地封建主领导下的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宗教和种姓的差別以及殖民主义者在軍事技术上的优势而遭受失敗。——第 84 頁。
- 63 “工厂視察員向女王陛下內务大臣所作的关于截至 1860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报告书”1860 年倫敦版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0*». London, 1860)。——第 88 頁。
- 64 英法商約，見注 8。——第 98 頁。

- 65 加里波第于1860年夏給馬克思的一个熟人——英国人格林的信证明：加里波第力图使意大利人民爭取国家的民族統一和国家从外国統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不依赖于拿破侖第三的政策而独立地进行。——第100頁。
- 66 指朱·拉法里納的著作“1815—1850年的意大利史”1851—1852年都灵版第1—4卷(«Storia d'Italia dal 1815 al 1850». Vol. I—VI, Torino, 1851—1852)。——第102頁。
- 67 指“民族协会”，它是自由保皇派的政治組織，1856年由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朱·帕拉維契諾和卡富尔的代理人拉法里納創立于都灵及其他城市，其目的是宣傳在薩瓦王朝統治下統一意大利的主張并利用国内民族力量达到这一目的。加里波第也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他代表了这一組織中革命的一翼，但在“民族协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卡富尔的走卒。——第102頁。
- 68 1859年秋，帕尔馬、摩地那、托斯卡納和罗马尼亚居民爭取合并于皮蒙特的运动达到頗大的規模。在这些邦中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軍隊，軍隊由加里波第統一領導。面临着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王国进攻的威胁，加里波第在10月5日向全意大利居民发出号召，組織全民捐獻，购买武器，并宣布自己打算向双西西里王国进行解放战争。——第103頁。
- 69 “調查联合王国防御工事的特派員的报告；附证詞記錄和附录”1860年倫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Defenc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London, 1860)。——第105頁。
- 70 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間，塞瓦斯托波尔遭到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軍隊的圍攻。1854—1855年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繼續了349天。該城在战斗进程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第106頁。
- 71 “康希耳杂志”(«The Cornhill Magazine»)是文学月刊，从1860年



起在倫敦出版。——第 108 頁。

- 72 “1858—1860 年文件匯編：關於敘利亞過去的或面臨的騷亂”第 4 集（«Papers, 1858—1860, respecting past or apprehended Disturbances in Syria». 4 parts）。

1860 年敘利亞發生了屠殺基督教馬龍派教徒的事件。從 5 月底至 7 月初，敘利亞的穆斯林——德魯茲人得到土耳其軍隊的支持，燒毀了不少馬龍派教徒居住的城市和鄉村，殺害了數千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的屠殺是法國密使和土耳其政府挑撥起來的。法國政府利用這些事件，佔領了敘利亞，但於 1861 年被迫從這個國家撤出軍隊。——第 110 頁。

- 73 P. Dolgoroukow. «La vérité sur la Russie». Paris, 1860. ——第 110 頁。

- 74 1859 年 12 月底，法國出版了在拿破侖第三示意下寫成的拉·格隆尼埃爾的小冊子“教皇和代表大會”。該書被教權派解釋為皇帝想限制庇護九世的世俗權力。庇護九世於翌年初在他的教皇通諭里公開譴責這本小冊子，法國的高級天主教僧侶隨之發動了一個反對法皇的運動。——第 111 頁。

- 75 “舊黨”是法國對正統派保皇黨和奧爾良派保皇黨的稱呼，這些黨派形成於十九世紀上半葉。正統派聯合了大地主，主張在法國恢復波旁王朝；在七月王朝時期統治過的奧爾良派聯合了大金融資本和大工業資本的代表，主張恢復波旁王朝的幼系奧爾良王朝。——第 112 頁。

- 76 民族聯盟是 1859 年 9 月 15—16 日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資產階級自由派代表大會上建立的。代表德國資產階級利益的民族聯盟的組織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魯士的領導下統一全德，奧地利除外。聯盟於 1867 年 11 月解散。——第 112 頁。

- 77 1860 年 7 月 26 日奧皇弗蘭茨·約瑟夫和普魯士攝政王威廉于特普利策會晤。奧皇企圖預先得到普魯士的支持，以便準備同法國和撒丁進行新的戰爭。結果達成了關於在拿破侖第三侵略瑞典、比利時、荷蘭或德

- 意志各邦时共同还击的口头協議。——第 112 頁。
- 78**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法国和英国从土耳其那里争得了对黎巴嫩行政管理的改組，黎巴嫩被分割为两个管区，分別由代表地方封建貴族利益的德魯茲族和馬龙派的省长治理。黎巴嫩在土耳其帝国範圍內只获得在司法、財政管理等方面的某些自治权。歐洲列强为了爭夺黎巴嫩市場而挑起了馬龙派教徒和德魯茲人之間的宗教仇恨，英国依靠德魯茲族封建主，法国則依靠馬龙派封建主。——第 112 頁。
- 79** 英国于 1688 年政变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它是建立在土地貴族和金融資產階級妥协的基础上的。1689 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和其他法令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这样就对議會更有利了。——第 113 頁。
- 80** 指 1858 年 7 月英国議會通过的“改进印度的行政管理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印度轉归国王統治，而东印度公司則予撤銷。法令規定印度事务部下面設立印度事务参事会作为諮詢机关。印度总督改称副王，其实只是倫敦的印度事务大臣的意志的執行者。——第 113 頁。
- 81** 指 1844 年出版的茹安維尔亲王的小册子“論法国海軍的現狀”（«De l'état des forces navales de la France»）。——第 115 頁。
- 82** «La Syrie et l'alliance russe». Paris, 1860. ——第 121 頁。
- 83** 指 1860 年 7 月 25 日拿破侖第三写給法国駐倫敦大使培尔西尼的信，此信曾在法国各报公布。拿破侖第三在信中否认自己对英国的敌对立場，企图消除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对其对外政策的戒心和不信任。——第 121 頁。
- 84** 自由党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上半叶在英国形成的，它的成員包括輝格党人、曼彻斯特派（工业資產階級的代表）和皮尔分子（温和的托利党人）。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輝格党人的位置，与自由党对立的是同时期形成的、接替了托利党的保守党。——第 127 頁。
- 85** 倫敦 圣斯蒂凡教堂 是韦斯明斯特宮的一部分，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

- 英国下院的會議就在此举行。——第 128 頁。
- 86 指 1860 年 8 月成为法律的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原由东印度公司管轄的印度軍隊中的欧籍兵員变成替英国皇家服役的軍隊。英国兵士在印度軍隊中的数目激增。这个在 1857—1859 年印度起义（見注 62）被鎮压后通过的法律是英国政府为改組印度的管理、以求巩固英国在印度的統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第 128 頁。
- 87 見注 80。——第 129 頁。
- 88 指法国政府于 1860 年准备武装干涉叙利亚，以便在这个国家巩固自己的地位。法国政府利用 1860 年春夏的叙利亚事件（見注 72）为借口，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同意，派軍隊到叙利亚，軍隊在那里一直留駐到 1861 年 6 月。——第 129 頁。
- 89 “罗伯尔·馬凱尔”是法国名演員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同剧作家安基耶和圣阿芒合写的社会喜剧。喜剧的主角罗伯尔·馬凱尔是个狡猾投机的騙子手，他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占統治地位的金融貴族的諷刺。——第 130 頁。
- 90 指維拉弗兰卡和約（見注 24）簽訂后法国轉让給皮蒙特的倫巴第，以及通过 1860 年 3 月的全民投票而合并于皮蒙特的罗马尼亚和帕尔馬、摩地那、托斯卡納各公国。——第 136 頁。
- 91 «*Partant pour la Syrie*»（“向叙利亚出发”）是第二帝国时期在拿破侖第三的庆祝会上演唱的正式歌曲。这里指的是远征叙利亚。——第 138 頁。
- 92 在巴登-巴登和特普利策的会晤，見注 52 和 77。——第 141 頁。
- 93 馬克街 即倫敦粮食交易所。——第 145 頁。
- 94 “园艺紀事”（«*Gardeners' Chronicles*»）是英国农业問題周刊“园艺紀事和农报”（«*The Gardeners' Chronicle and Agricultural Gazette*»）的簡称；1841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146 頁。
- 95 “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是爱尔兰日报，于 1763—

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取消同英国合并的要求，維護爱尔兰佃农的权利。——第146頁。

96 指“独立报”(«*Independent*»), 該报是爱尔兰的一家报纸, 从1830年起用此名称在威克斯弗德出版, 每周出版两次。——第146頁。

97 指1860年法国提出的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西班牙应被准许进入大国之列。由于英国的反对, 該方案被拒絕。——第148頁。

98 拿破侖第三給培尔西尼的信, 見注83。——第148頁。

99 “英国志願兵猎兵的檢閱”一文最初发表于“軍事总汇报”, 此后該报登載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譯成英文, 略加改动后发表于“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和“志願兵讀物”。恩格斯从这篇著作开始, 在該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志願兵的文章。

“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是英国的一家軍事周刊, 1860—1862年在曼彻斯特出版。恩格斯从1860年8月至1862年3月为这个杂志撰稿。——第149頁。

100 志願兵部队的副官是軍訓教官, 他是正規軍的軍官, 由总司令部根据区司令的推荐任命。——第150頁。

101 市民自卫团是1848年三月革命后在普魯士建立的, 由居民中各資产階級阶层的居民組成。市民自卫团首先應該担任維持秩序的任务, 沒有明确的組織和軍事素养, 在1848年11月德国反革命力量进攻时期被解散。——第150頁。

102 “殘廢者”(«*Инвамид*»)是沙俄陸軍部的机关报即“俄国殘廢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мид*»)的簡称, 該报在1813—1917年于圣彼得堡出版, 从1816年起每日出版。

馬克思所引用的是发表在1860年7月31日和8月2日“俄国殘廢者”第164号和第165号的“东方問題”一文。——第159頁。

103 由于法国的干涉, 羅馬共和国于1849年复灭, 从这时起, 法軍就留駐羅馬, 直到1870年。——第163頁。

- 104 “褐色的拜斯”(«Brown Bess»)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英國軍隊對於明火槍的叫法,這種槍的槍身呈褐色。——第 169 頁。
- 105 聖戰是阿爾及利亞人在阿布德-艾爾-喀德領導下反對法國占領者的解放鬥爭,從 1832 年開始繼續到 1847 年為止。阿布德-艾爾-喀德依靠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廣大階層,并把單個的阿拉伯部落團結在他的領導下,於 1834 年迫使法國承認西阿爾及利亞(除幾個沿海城市外)為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在 1839—1844 年間,阿布德-艾爾-喀德的國家經過頑強鬥爭之後被法國殖民者征服,他本人也不得不逃往摩洛哥。但此後反對殖民者的起義無論是在阿爾及利亞的東部還是西部都沒有停止。——第 179 頁。
- 106 法軍中盛行的代役制是有產階級的特權之一。每個應服兵役的有錢人,都可繳付一定數量的錢來僱人代服兵役。代役金歸入“軍隊補貼”特別基金。法國的代役制於 1872 年被廢止。——第 180 頁。
- 107 指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中的幾次會戰。在 1859 年 5 月 30 日和 31 日的帕勒斯特羅會戰中,法國和撒丁軍隊打敗了奧地利軍隊。關於馬振塔和索爾費里諾會戰,見注 18。——第 184 頁。
- 108 “兩大洲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是一家資產階級的藝術和政論性的雙周刊,從 1829 年起在巴黎出版。——第 190 頁。
- 109 民族聯盟,見注 76。  
華沙會議是指俄國皇帝、奧地利皇帝和普魯士攝政王於 1860 年 10 月在華沙舉行的會晤。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由於要阻撓意大利的統一,對抗為撒丁國王維克多-艾曼努爾二世撐腰的拿破侖第三的對外政策,企圖互相拉攏。——第 192 頁。
- 110 1859 年 3 月 3 日(2 月 19 日)俄國和法國在巴黎簽訂秘密條約。根據這一條約,一旦發生法國、撒丁為一方,奧地利為另一方的戰爭,俄國必須對法國採取善意的中立立場。法國則允諾提出修改 1856 年巴黎和約的條文問題,這些條文限制了俄國在黑海的主權並從它那里割走了貝薩拉比亞的一部分。俄國履行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而拿破侖第三

- 虽从条約中得到了各种好处,但却違反了自己的諾言,而使两国之間的关系冷淡起来。——第 194 頁。
- 111 哥达党 是 1849 年 6 月在哥达(紹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大資产階級、右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統一在霍亨索倫王朝的普魯士的領導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 194 頁。
- 112 *Via sacra* (神圣之路) 是指古羅馬获胜而归的軍隊凱歌行進的道路; «*via sacra*» 这一术语的轉义是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軍。——第 197 頁。
- 113 指加里波第 1860 年 9 月 10 日的告巴勒摩居民书。  
克維里納尔山 是羅馬位于其上的七座小山之一。——第 198 頁。
- 114 罗亚尔宮 是巴黎的一座宮殿,在五十一六十年代是約瑟夫·波拿巴(普隆-普隆)亲王的官邸。——第 199 頁。
- 115 “民論报”(«*L'Opinion nationale*») 是从 1859 年至 1874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第 199 頁。
- 116 指普魯士和奥地利于 1853 年 2 月 19 日在柏林簽訂的通商条約。这一条約消除了大部分有碍两国发展貿易的关税壁垒。  
关税同盟, 見注 34。——第 200 頁。
- 117 弗·奧·格里菲思“炮兵教范和英国兵士簡明指南”(F. A. Griffiths. «*The Artillerist's Manual, and British Soldier's Compendium*»). 1840 年第一版。——第 204 頁。
- 118 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約瑟夫一世 1860 年 10 月 20 日頒布的十月恩詔, 恩詔准許帝国的各民族区享有某种自治权。恩詔压一压集权派即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利益, 对联邦制的拥护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让步。但是, 这个让步并没有滿足匈牙利人进一步发展 1848 年以前的匈牙利宪法的要求。翌年初, 十月恩詔由于 1861 年 2 月 26 日頒布特許詔而被取消, 后者重新提出了奥地利帝国的集权制原則。——第 205 頁。

- 119 1849年3月4日，奧地利的权臣背着年輕的皇帝弗兰茨-約瑟夫一世举行了政变，在全国强力推行新的反民主宪法；在克罗梅尔日伊希开会的国会解散了。三月四日宪法規定了上院占优势的两院制，实行了选民的高度财产資格和年齡資格限制，皇帝被授予有对議院決議的否决权等等。但是，三月四日宪法仍然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以后就被廢除了。——第205頁。
- 120 指欧洲最古老的匈牙利不成文宪法，它是根据旧的傳統和王国的法令而形成的；这些旧傳統和法令保障了議会的独立，以利于匈牙利貴族，也保障了議会有权決定国家最重要的問題，包括信貸和征兵的問題。——第205頁。
- 121 英国的斯特腊弗德勋爵，国王查理一世的寵臣和专制政体的狂热卫士，被判叛国罪，并于1641年根据倫敦及其郊区的人民群众所支持的議会的要求处死。——第207頁。
- 122 馬克思这样称呼普魯士的地主，是把他們比做常以猎狐取乐的英国地主。——第208頁。
- 123 指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1775—1783)。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統治的起义的原因，是新形成的美国資產階級民族力图争取独立和扫除資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起义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质。由于北美的胜利，成立了独立的資產階級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革命战争指經過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为反对欧洲列强——英普奧俄等国的反革命同盟于1792年发动的战争。——第210頁。
- 124 1844年英国政府由于力求防止銀行券兌換黄金方面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倡議通过一項英格兰銀行改革法，将銀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門——銀行部和发行部——并規定了固定的銀行券黄金保证率。沒有黄金作保证的銀行券发行額限定为1400万英鎊。——第243頁。
- 125 見注118。——第249頁。
- 126 州議會是匈牙利大行政区单位(州)的等級會議，它是国内的民族自治

- 机关。1848年匈牙利革命改革的后果之一是：国内全体居民的代表参加了州議會，沒有等級之分。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被鎮压后，州議会被解散，国家分为州的制度也被取消。——第250頁。
- 127 指1860年底南部各蓄奴州掀起叛乱并脱离北美联邦，从而开始了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詳見本卷第346—366頁。——第253頁。
- 128 文中所指的大概是下述事实：1860年7月在反英运动正熾的法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麦克馬洪，爱尔兰国王”。小册子号召爱尔兰人推翻英国的統治，推举爱尔兰侨民的后裔法国元帅麦克馬洪登爱尔兰王位。——第253頁。
- 129 1851年丹麦国王对普魯士、奥地利和俄国所承担的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等公国的国家制度方面的义务，規定在1852年1月28日的宣言中。——第253頁。
- 130 指普魯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針；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針是“新紀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魯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障地的。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改革，一項也沒有实行。“新紀元”实际上为1862年9月俾斯麦执政时起开始的容克地主的公开专政做好了准备。——第255頁。
- 131 “日报”（《Dagbladet》）是一家丹麦资产阶级的报纸，从1851年起在哥本哈根出版。——第255頁。
- 132 本文起初是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后經修改寄給了“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第257頁。
- 133 “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是一个外交和統計年刊，从1764年至1929年在哥达（德国）用法文出版。——第257頁。
- 134 見注7。——第258頁。
- 135 指“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Principes physiques et moraux du combat de l'infanterie》），这是毕若“略論作战的几



- 个問題”(«*Aperçus sur quelques détails de la guerre*»)一书的一章。該书第一版于 1832 年在巴黎出版。——第 262 頁。
- 136 恩格斯“志願兵讀物”单行本包括 1860 年至 1861 年初发表在“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上的下列文章：“英国志願兵猎兵的檢閱”、“法国輕步兵”、“志願兵炮兵”、“步枪史”和“志願兵工兵，他們的作用和活动範圍”。恩格斯对編入单行本的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单行本于 1861 年 3 月問世。——第 273 頁。
- 137 “每日电訊”(«*Daily Telegraph*»)是英国的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是英国的保守派的日报；1855—1937 年用这一名称在倫敦出版；从 1937 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訊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出版。——第 281 頁。
- 138 “倫敦評論”(«*The London 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60—1869 年出版。——第 293 頁。
- 139 «*Die französische Armee auf dem Exercirplatze und im Felde*». Berlin, 1861. ——第 307 頁。
- 140 指“拿破侖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侖一同作俘虏的將軍們編于圣海倫島，根据完全由拿破侖亲手校訂的原稿刊印”1823 年巴黎版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 écrits à Sainte-Hélène, par les généraux qui ont partagé sa captivité, et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entièrement corrigés de la main de Napoléon*». Paris, 1823)。——第 309 頁。
- 141 美国女作家、廢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哈·比彻-斯托，曾經写給英国貴族舍夫茨別利勋爵一封信，于 1861 年 9 月初在报刊上发表。斯托在自己的信中正确地評价了美国內战，认为它是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并揭露同盟派的行为是非正义的。斯托对英国在美国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場表示憤慨，她呼吁援助北方人。

美国內战是 1861 年 4 月到 1865 年 4 月經濟和社会方面进步的北

部各州和南部各蓄奴州之間的戰爭。戰爭的主要原因是兩種社會制度即在北部確立的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度和在南部占統治地位的奴隸制度的鬥爭。從北部各州來說，戰爭具有進步的和革命的性質。內戰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保全聯邦的憲法戰爭時期和消滅奴隸制度的革命戰爭時期。戰爭進程中的轉折點是林肯政府於 1862 年 9 月頒布解放黑奴宣言。具有重要意義的還有：通過宅地法（土地無償分配法），清洗軍隊和政府機關中的變節分子，接受黑人參加軍隊，封閉反動報紙和採取了其他一些革命民主主義性質的措施。戰爭向革命方式的轉變，造成了軍事行動中的根本轉折，保證了北部在內戰中的勝利。在粉碎南部奴隸主勢力的軍事行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民群眾——工人、農民、黑人。較先進的社會制度以及經濟資源和人員後備上的顯著優勢，是北部各州取得勝利的先決條件，這一勝利為美國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掃清了道路。——第 321 頁。

- 142 “星期六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是英國保守派的周刊，1855—1938 年在倫敦出版。——第 321 頁。
- 143 “觀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國自由資產階級的周刊，1808—1881 年在倫敦出版。——第 321 頁。
- 144 共和黨是 1854 年反奴隸制人士為了回擊南部種植場主越來越大的野心而組成的。共和黨代表北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並得到廣大勞動群眾——農民、工人等的支持，它規定自己的任務是：根除奴隸主的政治權力，限制並逐步消滅奴隸制，以及開放西部土地無償供農民移住。1856 年共和黨第一次參加總統競選，但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選票。1860 年共和黨的候選人林肯被選為總統。在美國內戰結束後，該黨是大工業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捍衛者。目前，共和黨同民主黨一起是美國壟斷資本的兩個政黨，兩黨輪流執政。——第 322 頁。
- 145 指脫離北美聯邦的 6 個南部蓄奴州——南卡羅來納、喬治亞、佛羅里達、亞拉巴馬、密西西比、路易西安納——在 1861 年 2 月 4 日蒙哥馬利（亞拉巴馬州）的國會上通過的臨時憲法。蒙哥馬利的國會宣布成立奴隸主的國家——美利堅同盟，並選杰弗遜·戴維斯為同盟的臨時總統。

- 1861年3月2日得克薩斯參加同盟，1861年5月4個邊界蓄奴州（弗吉尼亞、阿肯色、北卡羅來納和田納西）也參加了同盟。——第322頁。
- 146 克里滕登妥協案 是參議員克里滕登於1860年12月18日在美國國會上提出的和平解決南北沖突的方案，對美國憲法提出六條修正，其中主要的修正是要求在密蘇里妥協案所規定的36度30分一綫以北各州禁止奴隸制，而在這一綫以南使奴隸制合法化，並要求禁止國會消滅美國蓄奴州的奴隸制。最後一條規定：凡違背前五條的修正均不得列入憲法。這一條剝奪了國會改變各州現有的奴隸制度的權利。1860年12月22日克里滕登妥協案被一個特設的參議院委員會所否決。——第323頁。
- 147 民主黨成立於1828年，最初它聯合了種植場主、某些資產階級集團，以及很大一部分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該黨越來越代表種植場奴隸主和與之有聯繫的主張保持並擴展奴隸制的北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在1854年以後，由於通過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而使奴隸制有擴展到美國全部領土的危險，民主黨開始分裂為擴展奴隸制的擁護者和反對者兩派。這是民主黨在1860年總統競選中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第323頁。
- 148 密蘇里妥協案 是奴隸制的擁護者和反對者在美國全國和國會中展開激烈鬥爭之後於1820年達成的協議。根據妥協案，密蘇里領地作為蓄奴州加入聯邦，緬因領地作為自由州加入聯邦；在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間確定一條界綫——北緯36度30分，綫以北禁止奴隸制。妥協案暫時和解了主張廢除奴隸制的一方和擁護奴隸制的一方，但是並不能消除工業的北部和奴隸制的南部之間的矛盾，而且矛盾一年一年地尖銳化了。1854年由於美國國會通過了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密蘇里妥協案事實上已被廢除。——第324頁。
- 149 托·杰弗逊“回忆、通訊和私人文件”1829年倫敦版第4卷（Th. Jefferson. «Memoirs, Correspondence, and Private Papers». Vol. IV, London, 1829）。——第324頁。
- 150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是1854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它廢除

- 了密苏里妥协案所規定的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間的界綫。从此以后，每一个州，可以不需国会的决定，也不管自己的地理位置，在本州建立奴隶制度。——第 324 頁。
- 151 指布坎南；他作为美国駐倫敦公使，会同美国駐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使节，于 1854 年发表了奥斯坦德宣言。宣言建議美国政府购买或侵占屬于西班牙的古巴島。1856 年布坎南由民主党提名被选为美国总统。——第 324 頁。
- 152 德雷德·司各脫案件是黑奴德·司各脫的审判案。司各脫曾經跟他的主人住在伊利諾斯州，后来住在威斯康星州，根据密苏里妥协案，这两州禁止奴隶制，所以在 1848 年他提出訴訟，要求解放本人。案子拖到 1857 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絕了这个黑人的訴訟。这个判决使奴隶制在全国合法化，在 1861—1865 年内战前夕被美国廢奴派用作鼓动材料。——第 324 頁。
- 153 堪薩斯战争是 1854—1856 年力求变堪薩斯为蓄奴州的奴隶制拥护者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奴隶制反对者在堪薩斯进行的武装斗争。虽然奴隶制的反对者获得許多胜利，但堪薩斯仍落在奴隶制拥护者的手中，因为这一方得到联邦政府的武装支持。但是該州的居民多数仍繼續斗争，要求使堪薩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堪薩斯的斗争事实上是美国内战的开始。——第 324 頁。
- 154 “雷諾新聞”(«*Reynolds's Newspaper*»)是英国的激进派的周报；从 1850 年起由雷諾在倫敦出版；在五十年代初支持过宪章派。——第 325 頁。
- 155 旧堡是倫敦新門監獄的主堡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設于此处。——第 326 頁。
- 156 “紐約先驅報”(«*The New-York Herald*»)是美国的日报；从 1835 年至 1924 年用此名称出版；美国内战期間主張与南部的奴隶主妥协。——第 326 頁。
- 157 1859 年 10 月 16 日，美国爭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約翰·布朗試圖在各蓄

奴州发动奴隶起义。他帶領一小队伙伴占領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国家軍械庫。但是，布朗沒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者(共 22 人，其中有 5 个黑人)在向政府軍隊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都牺牲了。約·布朗和他的 5 个伙伴被絞死。約翰·布朗的起义是美国革命危机增长的一个标志，它促进了黑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的加强，推动了美国廢奴派力量的团结。——第 327 頁。

- 158** 1832 年 11 月南卡罗来納州議會宣布廢除 1828 年和 1832 年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联邦关税法令。1832 年 11 月 24 日頒布的“关于廢除国家税則的决定”号召該州公民维护自己不受联邦当局管轄的独立性，并以南卡罗来納脱离北美联邦相威胁。总统杰克逊得到国会批准使用武力，派遣軍隊去南卡罗来納，但在种植場奴隶主的压力下，于 1833 年 3 月 2 日批准了一项妥协的降低了的稅率。該州不久也取消了关于廢除国家税則的决定。——第 329 頁。
- 159** 摩里耳税則 是共和党人摩里耳在国会提出的保护关税制的稅則。該稅則于 1860 年 5 月由众議院通过，并于 1861 年 3 月 2 日經參議院批准后成为法律。摩里耳税則規定大大增加美国关税。——第 329 頁。
- 160** “旁观者”(《*The Spectator*》) 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 1828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329 頁。
- 161** “加尔各答行情报”(《*Calcutta Price Current*》) 是印度的一家周报，从 1818 年起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第 332 頁。
- 162** 1845—1847 年在爱尔兰，馬鈴薯由于病害連年歉收。这种灾难，加上这几年由于欧洲歉收而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結果就造成了一场毁灭性的饥荒。有 100 多万爱尔兰的穷人餓死和病死，穷人向海外流亡的也有 100 多万。——第 334 頁。
- 163** 天主教徒的解放 是指 1829 年英国議會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們获得了被选入議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資格却被提高了 4 倍。英国統治階級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

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

議會改革法案于1831年由英国下院通过并于1832年6月經上院最后批准。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断，这次改革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議會开辟了道路。爭取改革斗争中的主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欺騙，沒有得到选举权。

谷物法的廢除，見注14。

印花稅是1712年英国实施的一种对报纸的征稅，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以及与反对派报刊作斗争。印花稅使报纸成本猛漲，限制了报纸的传播，使得广大群众讀不起报。1836年議會被迫降低印花稅，1855年廢除了它。

紙張稅是1694年英国实施的稅收，主要目的是阻止英国报刊减价，亦即阻止它民主化。該項稅收每年給国家带来收入約140万英鎊，它全部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英国反对紙張稅的广泛运动持續几年之久，結果到1861年該項稅收被廢除。——第335頁。

- 164 “光荣革命”一詞是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著作对1688年政变的叫法。这次政变之后，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貴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第335頁。
- 165 指“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它是从1802年至1835年在倫敦出版的激进派周报。——第336頁。
- 166 1839年英国議會发表了一本藍皮书，內載关于英国—波斯和英国—阿富汗的关系的外交文件，其中包括英国在喀布尔的代表亚·白恩士的有关英国—阿富汗战争(見注9)的信件。这些信件是被外交部别有用心地挑选和伪造过的，目的是掩盖英国在发动战争方面所起的挑撥作用。白恩士在死前不久把它的信件的副本寄往倫敦，一部分未收入藍皮书的信件被他的家屬发表。这样，英国政府的伪造行为就被揭穿了。——第337頁。
- 167 丹麦条約即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魯士、瑞典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簽訂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倫敦議定书。

該條約是以 1850 年 8 月 2 日倫敦會議的上述參加國（普魯士除外）所通過的確定丹麥王國（包括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兩公國）的領地不可分割的原則的議定書為基礎的。倫敦議定書指出俄皇是丹麥王位的合法繼承者之一；這些繼承人都放棄自己的權利，把權利讓給被宣布作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繼承人的克里斯提安·格呂克斯堡公爵。這就為俄國沙皇後來在格呂克斯堡王朝中斷的情況下覬覦丹麥王位造成了先例。沙皇俄國簽署倫敦議定書是想阻止普魯士把什列斯維希以及霍尔施坦從丹麥分割出去和占領基爾灣。因此，在圍繞着丹麥王國完整問題的鬥爭後面，隱藏着歐洲各國在波羅的海上爭奪霸權的鬥爭。——第 337 頁。

- 168 *In usum delphini*——直譯是：“供皇太子用”，轉義是：經過刪削、篡改。1668 年，為法國王位繼承者（皇太子）出版了一批經過大事篡改的古代經典作家的作品。此後，這一用語便流傳起來。——第 338 頁。
- 169 從 1861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拿破侖第三和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貢比臬（法國）舉行會晤。——第 341 頁。
- 170 “國家報，帝國報”（*«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是法國的一家日報，1849 年創辦於巴黎；在第二帝國時期（1852—1870）是拿破侖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機關報。——第 341 頁。
- 171 印刷所廣場是倫敦的一個廣場，“泰晤士報”的總社設在該處。——第 341 頁。
- 172 麥克唐納案件指 1860 年 9 月英軍上尉麥克唐納在波恩以不服從地方當局的罪名被捕並交付法庭審判一事。英國政府利用這一事件作借口來加強反普魯士的宣傳，這個事件到 1861 年 5 月才得到解決。——第 341 頁。
- 173 指奧馬爾公爵為回答拿破侖親王（普隆-普隆）於 1861 年春天在法國參議院的演說而寫的反波拿巴的小冊子“關於法國歷史的信”（*«Lettre sur l'histoire de France»*）。按照拿破侖第三的命令，小冊子被立即沒收，小冊子的出版者和印刷者也被判處監禁並罰款 5 000 法郎。

——第 342 頁。

- 174 指奥尔良王室的亲王——茹安维尔亲王、潘提埃夫尔公爵、巴黎伯爵和沙特尔公爵——站在北方人一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342 頁。
- 175 暗指路易-拿破侖，他在 1848 年留居英国的时候，曾自願参加特別警察（由国民組成的警察后备队）。特別警察曾与警察共同行动，反对 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所組織的工人示威。——第 342 頁。
- 176 在英屬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見注 123）期間，法国革命家支持了起义殖民地的斗争。著名的剧作家博馬舍曾参加从法国运送武器和志願兵到美国的組織工作。在参加战争的法国志願兵中負有盛名的是資產階級革命家拉斐德。——第 343 頁。
- 177 在十九世紀上半叶，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不止一次地試图渗入印度支那。1858 年，拿破侖第三的政府在西班牙的参加下，以保护天主教傳教士为借口在印度支那开始了新的殖民战争。这次战争于 1862 年結束，結果法国先占領了印度支那南方（即交趾支那，今称南部）的三个省，而在 1867 年就占領了整个交趾支那。——第 344 頁。
- 178 馬克思为“新聞报”撰稿是从本篇文章开始的。

“新聞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資產階級自由派日报，从 1848 年至 1896 年在維也納出版。該报是 1848 年 7 月作为温和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机关报創办的，1848—1849 年奥地利革命失敗后会暂时被封，这就使它得到了一些“反对派立場”的名声。六十年代初它在所有用德文出版的报纸中銷路最广（3 万訂戶）。它在这些年代大受欢迎的原因是它在对外政策問題上的反波拿巴立場以及它反对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对内政策的言論。从 1856 年起，德国政論家麦·弗里德兰德参加“新聞报”为該报編輯之一；他早先出版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馬克思曾在 1855 年期間作为該报駐倫敦通訊員为它撰稿。“新聞报”的編輯部一再企图拉馬克思来为該报撰稿。1861 年 10 月，在“新聞报”开始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派的政府之后，馬克思才最后同意。

馬克思在“新聞报”上的文章——編輯部在发表时通常都注有：“本



報倫敦通訊員”或“特約通訊員”——接触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际国内政策的所有重要問題，并向奥地利和德国讀者介紹这些国家的工人階級狀況和民主运动。馬克思为“新聞報”写的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論述美国內战及其对欧美各国的局勢的影响的。評述軍事行动，馬克思照例都是运用恩格斯供給他的材料。馬克思为“新聞報”撰稿持續了一年多。在这一时期，該報共登載了馬克思的 52 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一篇是恩格斯写的。馬克思为“新聞報”写的文章和通訊有相当多一部分未被報紙編輯部刊載。这是馬克思在 1862 年底停止为該報写文章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写作“北美內战”一文，看来早在 1861 年 6—7 月，即当他收到弗里德兰德关于为“新聞報”写稿的建議的时候就已开始。同时，“美国內战”一文基本上也已写好，这篇文章同样也于 1861 年 10 月寄往編輯部。——第 346 頁。

- 179** 指 1832 年南卡罗来納州廢除 1828 年和 1832 年的联邦关稅法令(見注 158)。——第 347 頁。
- 180** 凡尼耳会堂是 1742 年商人凡尼耳獻給波士頓城的一所大廈。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見注 123)时期美国爱国者常在这里举行大会。——第 348 頁。
- 181** 1787 年頒布的大陆會議法令規定，俄亥俄河西北的各个領地在居民人数达到 6 万时，就可以以州的資格参加联邦，与旧有各州享受同等的权利。——第 349 頁。
- 182** 德雷德·司各脫案件，見注 152。——第 350 頁。
- 183** 指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Act)，1850 年 9 月由美国国会通过，作为对 1793 年的逃亡奴隶引渡法的补充。根据这个新法律，在所有各州任命了追捕奴隶的特派官員。捕到一个黑人，并判他重做奴隶，可得奖金 10 美元。如果把一个被抓的黑人开釋，只能得到 5 美元。北部各州当局和居民必須給予特派官員以一切协助。違反法律則判處罰金 1 000 美元和 6 个月徒刑。該法律加深了人民群眾的不滿，使廢奴运动加强，因而在美国內战爆发之前事实上就已行不通，最后于 1864 年被

廢除。——第 351 頁。

- 184** 无偿分配国家所有的西部自由土地，乃是 1848 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群众性的民主主义的农民政党的党员——自由土地党人的基本要求之一。自由土地党人还要求在夺自墨西哥的新領地上禁止奴隶制，禁止把这些土地卖给大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家。自由土地党人的要求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遭到各蓄奴州代表的一貫反对。例如，1854 年第一次在国会中付诸表决并被众議院通过的宅地法案，就被参議院否决了。当 1860 年国会两院终于通过一项关于移民繳納較小的一笔土地开垦費的法案时，布坎南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第 351 頁。
- 185** 奥斯坦德宣言，見注 151。——第 351 頁。
- 186** 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諾拉是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北方州，是美国种植場奴隶主和大资产階級侵略野心的对象。——第 351 頁。
- 187** 1787 年的美国宪法使黑奴制度在它已經存在的各州合法化，允許在宪法通过时起 20 年的期限內向这些州自由輸入奴隶。到 1807 年 3 月 2 日国会才通过了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輸入奴隶的法律。180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这个法律規定了一系列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其中包括没收运送奴隶的船只及其所有貨物。但是，法律实际上常被破坏，因而私販奴隶有了广泛的发展。結果，在美国內战前的一些年代里，黑人的輸入反而有增无已。——第 351 頁。
- 188** 指支援堪薩斯移民协会，它們是 1854—1855 年期間在北部和西北部許多州(馬薩諸塞、紐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諾斯等)先后成立的。第一个支援协会在 1854 年 4 月成立于馬薩諸塞州。协会規定自己的任务是制止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新領地并协助自由小农移居堪薩斯。协会从事的工作有：招集和資助移民，运送农具和設備到堪薩斯，为迁移者建筑公寓，供給他們粮食、衣服、药品等等。此外，协会还运送武器到堪薩斯。
- 支援运动在 1856 年夏天由于堪薩斯武装斗争(見注 153)激化而达到最高潮。1856 年 7 月在布法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支援堪薩斯全国委员会。但是，由于运动参加者的成分不一，几番嘗試想按照一个統一

- 计划援助堪薩斯都未能成功。协会的活动对国内的輿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推动了組成共和党的力量的集結。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协会从事往俄勒岡州和佛罗里达州移民的工作。协会存在到 1897 年。——第 352 頁。
- 189** 指英国和汉諾威从 1714 年起組成的君合国由于汉諾威王朝的最后一个代表死亡而于 1837 年分离一事。——第 357 頁。
- 190** 新英格兰是由美国东北部工业高度发达的 6 个州(緬因、馬薩諸塞、康涅狄格、罗得島、佛蒙特、新罕普什尔)构成的地区。它是廢奴运动的中心。——第 364 頁。
- 191** 赫罗泰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們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須向斯巴达地主繳納一定的貢賦。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毫无区别。——第 364 頁。
- 192** 密苏里文告是弗里芒特將軍于 1861 年 8 月 30 日发表的。文告除宣布沒收密苏里州支持同盟的人的财产外,并宣布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林肯建議弗里芒特使这个文告符合沒收法,删去解放奴隶一款(1861 年 8 月 6 日国会通过的沒收法只規定解放叛乱分子直接用于軍事目的的奴隶)。弗里芒特拒絕总统的要求,因而在 1861 年 10 月被免去密苏里軍团司令之职。——第 365 頁。
- 193** 1833 年,在牙买加島黑奴起义之后,英国議會通过了一个廢除殖民地奴隶制的法律。为了給西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种植場奴隶主补偿,曾撥款 2 000 万英鎊。——第 366 頁。
- 194** 指“布朗逊氏評論季刊”(《*Brownson's Quarterly Review*》),它是美国的天主教杂志。奧·布朗逊从 1844 年至 1855 年在波士頓、1856—1865 年和 1872—1875 年在紐約用此名称出版。——第 366 頁。
- 195** “世界报”(《*The World*》)是美国的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从 1860 年至 1931 年在紐約出版。——第 366 頁。
- 196** 摩里耳稅則,見注 159。——第 380 頁。

- 197 在 1859 年奧意法戰爭以及薩瓦和尼斯歸并于法國之後，拿破侖第三企圖占領瑞士的部分領土。1861 年 10 月 28 日，一支法國軍隊侵入瑞士所屬的窩州（瓦得州）達普谷地，并占領了克雷松尼埃爾村。瑞士政府隨即提出抗議，抗議得到許多歐洲國家的支持。1862 年 12 月簽訂了協定：達普谷地的一部分歸法國，而法國讓出同樣大的領土給瑞士，作為交換。——第 381 頁。
- 198 干涉墨西哥或 1861—1867 年的墨西哥遠征，是英國、法國和西班牙所進行的武裝干涉，目的在於推翻進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并把墨西哥共和國變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干涉者還打算利用墨西哥的領土作為站在蓄奴州一方干預美國內戰的基地。在干涉開始（1861 年 12 月）後不久，干涉的參加國之間的矛盾就顯露出來，結果英國和西班牙於 1862 年 4 月召回了自己的軍隊。法國干涉者繼續侵略行動，1863 年夏天占領了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侖第三的傀儡——奧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安為首的帝國。墨西哥人民在反對法國殖民者的鬥爭中表現了堅忍不拔和大無畏的精神，大敗殖民者。1867 年 3 月干涉者被迫離開墨西哥。拿破侖第三的墨西哥冒險在法國極不得人心，加之國際局勢由於美國北部在 1861—1865 年內戰中獲勝而起瞭變化，這也是這次冒險失敗的原因。——第 382 頁。
- 199 1859 年 11 月，極力在北非進行殖民掠奪的西班牙向摩洛哥宣戰。但是，軍事行動繼續到 1860 年 3 月，西班牙人並沒有得到特別的成功，因為他們碰到愛好自由的摩洛哥人民的頑強反抗。1860 年 4 月締結和約，西班牙得到賠款和不多的割地。
- 聖多明哥是海地島的東部，1821 年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44 年宣布為獨立的多米尼加共和國。1861 年，該島的這一部分重被西班牙占領，因為親西班牙的黨在國內獲勝，并在 1861 年 3 月宣布“自願”合併聖多明哥于西班牙所屬的西印度領地。西班牙在聖多明哥的殖民統治繼續到 1865 年，這一年西班牙人被全部趕走。——第 382 頁。
- 200 “晨郵報”（《*The Morning Post*》）是英國的一家保守派的日報，1772—1937 年在倫敦出版。十九世紀中葉是以帕麥斯頓為核心的輝格

- 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 382 頁。
- 201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 年創刊;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382 頁。
- 202 圣詹姆斯内閣 是馬克思根据倫敦圣詹姆斯宫(英国国王的旧府邸)的名称对英国政府的称呼。——第 382 頁。
- 203 指 1823 年夏天法国外交大臣沙多勃利昂提出的組織武装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計劃,其目的在于恢复西班牙在这些国家的殖民統治,以及扩充法国的殖民地。沙多勃利昂的計劃規定把西班牙各殖民地变为由波旁王族的亲王們,其中也包括法国的波旁亲王們統治的自治王国。这一計劃主要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而破产,当时英美力图利用西班牙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来造成自己在这些地方的势力。——第 385 頁。
- 204 門罗主义 是 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門罗致美国国会的著名咨文中所宣布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則,旨在反对欧洲列强使美洲領土殖民地化和干涉美洲国家內政的企图。后来,門罗主义被美国擴張主义者用来在美洲大陆建立美国的霸权。——第 385 頁。
- 205 “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資產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辯論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称,1789 年創刊于巴黎。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 388 頁。
- 206 “星期日邮报”(«*Courrier du dimanche*»)是法国資產阶级反波拿巴派的周报;从 1858 年至 1866 年在巴黎出版。——第 390 頁。
- 207 英国阿富汗战争,見注 9。——第 393 頁。
- 208 英国波斯战争,見注 9。——第 393 頁。
- 209 本文标有“于巴黎”的字样,实則是馬克思在倫敦写的。在有些取材于欧洲大陆某些国家的文章上,馬克思有时則相应地注明写于巴黎、柏林或維也納,同时用一个或早或晚的日期代替真实的写作日期。——第

- 394 頁。
- 210 馬克思称維隆为 «bourgeois de Paris» (“巴黎小市民”), 系指他的书“巴黎小市民回忆录”(«Mémoires d'un bourgeois de Paris») 而言, 該书于 1853—1855 年在巴黎以六卷本出版。——第 394 頁。
- 211 重农学派 是资产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一个派別, 于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产生于法国。重农学派坚决拥护大資本主义农业, 主張取消等級特权和保护关税政策。重农学派懂得取消封建秩序的必要性, 但希望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来进行, 以免損害統治階級和专制制度。按照他們的哲学观点來說, 重农学派接近十八世紀法国资产階級启蒙运动者。他們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改革在法国资产階級革命时期已見諸实现。——第 395 頁。
- 212 王朝反对派 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議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 这个集团反映工商业资产階級自由派的利益。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主張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 认为这是保持奥尔良王朝执政和避免革命的方法。——第 395 頁。
- 213 阿·富尔德“打倒阿西涅币!” 1848 年巴黎版 (A. Fould. «Pas d'assignats!». Paris, 1848)。——第 395 頁。
- 214 *Drapeau blanc* (白色旗) 是波旁王朝时期以及复辟时期法国的国旗。当资产階級七月王朝确立, 奥尔良王朝执政的时候, 又恢复了三色旗 (藍、白、紅), 这是十八世紀末资产階級革命和拿破侖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国国旗。——第 399 頁。
- 215 見注 192。——第 401 頁。
- 216 指 1846—1848 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 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場奴隶主和大资产階級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而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結果, 美国几乎占領了墨西哥一半的領土, 其中包括得克薩斯、上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地区。——第 401 頁。
- 217 «*Irrepressible conflict*» (“不可制止的冲突”) 是西华德于 1858 年 10

月在罗彻斯特(紐約州)演說中所使用并得到广泛傳播的用語；西华德此語是指南部和北部的矛盾不可調和以及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第402頁。

**218** 《Pathfinder》(“开路人”)是菲尼莫尔·庫伯的一部馳名小說的名称；这样称呼弗里芒特是由于他曾远征加利福尼亚。——第403頁。

**219** 1861年7月21日在馬納薩斯城(华盛顿西南)附近的布尔河上进行了美国内战期間的第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南軍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但訓練很差的北軍。

1861年10月21日南軍在博耳斯-布拉夫(华盛顿西北)会战中击潰了渡到波托馬克河右岸并在那里孤立无援的斯通將軍的几个团。两次会战暴露了北軍在組織和战术上的严重缺陷。——第403頁。

**220** “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年在倫敦出版。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年在倫敦創刊。——第409頁。

**221** 1812年开始的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統治階級实行不承认美国国家主权的政策并企图在北美恢复其統治地位而引起的。美国向英国宣战的理由是英軍非法截夺美国船只和捕捉海員。美国武装力量在对英斗争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們认为英国人的行动有使殖民制度恢复的危險，并把这次斗争看成是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4年大陆上的軍事行动对美軍来说是失利的。英国虽然在1814年8月暂时占領了华盛顿，但由于同拿破侖作战已弄得精疲力尽，并由于美国舰队作战順利而受到很大損失，被迫于1814年12月在承认战前状态的基础上签订了根特和約。在美軍大敗英軍于新奥尔良之后，軍事行动在1815年1月停止。——第409頁。

**222** 弗·托·普腊特“战时禁运法”(F. Th. Pratt. 《Law of Contraband of War》)。第一版于1856年在倫敦問世。——第410頁。

**223** 托·杰弗逊“回忆、通訊和私人文件”1829年倫敦版第3卷(Th. Jef-

ferson. «Memoirs, Correspondence, and Private Papers». Vol. III, London, 1829)。

英法战争指 1792—1815 年法国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当时，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06 年拿破仑宣布大陆封锁，禁止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贸易，英国为了回答这一行动，对中立国的海上贸易实行控制，并乘走私交易广泛开展之时，在公海上截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第 410 页。

- 224 邓斯·司各脱式的争论 是通过相互排斥的论据即“赞同”和“反对” («pro et contra») 意见的对比进行经院式争论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因中世纪苏格兰的唯名论哲学家邓斯·司各脱而得名的，并在他的著作中得到最广泛的运用。——第 410 页。
- 225 王室法官 (law officers of the Crown) 是英国最高的司法代表——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第 412 页。
- 226 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 (见本卷第 431—432 页) 是 1861 年 5 月 13 日为回答合众国于 1861 年 4 月宣布对同盟港口实行封锁而发布的。文告宣布仅仅在封锁有效的情况下承认对南部的封锁，同时又承认南部有在公海上截夺北美船只的权利。实际上文告意味着承认同盟是交战的一方。——第 412 页。
- 227 战利品裁判所 是交战国在自己领土上为裁决捕获战利品的合法性而设立的。在战争时期被交战一方截夺的敌方商船或货载，叫做海上战利品。运载战时禁运品的中立国船只也可以算做战利品。——第 412 页。
- 228 詹·斯宾斯“美利坚联邦；关于它对合众国福利的实际影响及其分裂原因的调查和从宪法观点对脱离的探讨” 1861 年伦敦版 (J. Spence. «The American Union; an Inquiry into its Real Effect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o the Causes of its Disruption; with an Examination of Secession 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London. 1861)。——第 413 页。



- 229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倫敦創刊;六十年代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机关报。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日报,从1798年至1876年在倫敦出版。——第417頁。
- 230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資產階級的机关报,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倫敦出版。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貿易派的机关报,从1856年至1869年在倫敦出版。——第417頁。
- 231 “紀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資產階級的日报,从1770年至1862年在倫敦出版;輝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派的机关报。——第417頁。
- 232 指美国內战初期肯塔基州的中立(見本卷第361頁)。——第422頁。
- 233 威·弗·帕·納皮尔“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島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倫敦版第1—6卷(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I—VI, London, 1828—1840)。——第424頁。
- 234 联邦派(联邦的拥护者)是美国內战时期对北部各州的拥护者的称呼,其敌对方面即南部蓄奴州同盟的拥护者則被称为脱离派或同盟派。——第424頁。
- 235 1763年英国政論家約翰·威尔克斯在他办的“北不列顛人报”(《*The North Briton*》)上批評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国王演辞,因而被下院除名,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他被迫逃往法国。在1768年返回祖国后,威尔克斯四度被选为議員,但每次选举都被宣布无效。他在第五次当选后,才进入議院。“威尔克斯事件”是英国政治危机增长的标志。威尔克斯成为倫敦郡长和市长后,于1780年殘酷地鎮压了倫敦下层人民的发动,暴露了自己的煽动家的面目。  
从1768年底至1772年在“大众报”(《*The Public Advertiser*》)

- 发表的、署名为尤尼烏斯的书信，因“威尔克斯事件”而远近聞名。书信的作者为恢复威尔克斯的名誉、为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进行了斗争。1772年尤尼烏斯的书信以单行本出版。后来，肯定书信的作者是英国政論家菲·弗兰西斯。——第427頁。
- 236** 查·威尔克斯“1838、1839、1840、1841、1842年美国考察队記述”1845年費拉得尔菲亚版第1—5卷(Ch. Wilkes. «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 During the Years 1838, 1839, 1840, 1841, 1842». Vol. I—V, Philadelphia, 1845)。——第427頁。
- 237** 查·威尔克斯“美国西部(包括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岡)”1849年費拉得尔菲亚版(Ch. Wilkes. «Western America, including California and Oregon». Philadelphia, 1849)。——第427頁。
- 238** 在1651年9月3日伍斯特战役中英軍在克倫威尔指揮下使查理二世所率領的苏格兰保皇派軍队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查理二世逃入法国。——第427頁。
- 239** 英国 樞密院 产生于十三世紀，最初由封建貴族和高级僧侶的代表組成。樞密院是国王屬下的最高諮議机关，十七世紀之前在治理国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議會制的发展和內閣权力的加强，樞密院逐漸丧失了自己的意义。——第428頁。
- 240** 1845年11月斯萊德耳被派往墨西哥，他帶有总统波克的秘密使命：設法扩展被兼并过来的得克薩斯的南部边界以及购买新墨西哥和上加利福尼亚。在墨西哥政府拒絕接待作为全权公使的斯萊德耳之后，美国在1846年4月开始了对墨西哥的軍事行动，結果上述两个地区被美国夺去。——第429頁。
- 241** 逃亡奴隶法，見注183。——第429頁。
- 242** 亨·惠頓“国际法原理和这門科学的簡史”(H.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第一版于1836年在費拉得尔菲亚出版。——第

- 432 頁。
- 243 提·沃克“美国法律緒論”(T. Walker.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aw»). 第一版于 1837 年在費拉得尔菲亚出版。——第 432 頁。
- 244 詹·肯特“美国法律釋义”第 1—4 卷(J. Kent. «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 Vol. I—IV)。第一版于 1826—1830 年在紐約出版。——第 432 頁。
- 245 罗·菲利莫尔“国际法釋义”(R. Phillimore. «Commentaries on International Law»). 第一版于 1854—1861 年在倫敦出版，共四卷。——第 433 頁。
- 246 賽·約翰遜“英語辭典”(S.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第一版于 1755 年出版。——第 434 頁。
- 247 約·沃克“标准英語語音辭典”(J. Walker. «A Critical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第 434 頁。
- 248 艾·瓦特耳“国际法，或运用于民族和国君的行为的自然法原則”(E. 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第一版于 1758 年在来頓出版，共两卷。——第 435 頁。
- 249 “最后的一个英国人”是“最后的一个羅馬人”一語的套用。后一語通常是指在羅馬共和国衰亡时期为保存古代共和制羅馬的風尚和观念而刺杀凱撒的布魯土斯或卡西烏斯。馬克思称烏尔卡尔特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是嘲笑他拥护古老的、早就过时的英国制度。——第 435 頁。
- 250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 是对帕麦斯頓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場的英国資產階級的報紙；1855 年至 1865 年由烏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发行于倫敦；該报曾发表过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 435 頁。
- 251 指美国总统麦迪逊于 1812 年 6 月 1 日致国会的咨文，咨文譴責英国对美国的敌視行动，特别是捕捉美国船上的海員和封鎖美国大西洋沿岸。

咨文建議回击这种行动。不久,在 1812 年 6 月 18 日,美国国会便向英国宣战(見注 221)。——第 439 頁。

252 根特和約,見注 221。

1842 年英国代表阿希伯頓勳爵和美国代表韦伯斯特进行了談判,結果于 1842 年 8 月 9 日簽訂了关于美国和英屬美洲領地之間的疆界、关于禁止奴隶买卖和关于引渡逃犯的条約。但是,这一条約沒有限制英国搜查有販賣奴隶嫌疑的美国船只的权利。——第 439 頁。

253 指美国將軍温菲尔德·司各脫发表在 1861 年 12 月 6 日的“泰晤士报”上的信。司各脫叙述了自己对“特倫特号”事件的态度,声明美国任何人都不同意与英国作战,并主張和平解决两国之間的冲突。——第 441 頁。

254 黑色禁运品 是美国內战时期对那些从叛乱的奴隶主那里逃到北軍軍营来寻找避难的黑人的称呼。北軍某些將領違反华盛顿政府的命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就拒絕把这些黑人交給他們原先的主人,理由是:奴隶既然是叛乱分子的财产,就应该被看做战时禁运品。——第 442 頁。

255 馬克思这里所說的 民主党摄政 集团是指紐約州的美国民主党领导集团。該集团存在到 1854 年,通称沃耳巴尼摄政集团。它的所在地是紐約州的行政中心沃耳巴尼市。沃耳巴尼摄政集团曾起了美国民主党全国中心的作用。——第 443 頁。

256 1861 年 11 月 19 日,同盟派的巡洋舰“納希維耳号”在公海上攻击了北美商船“哈維氏樺树号”,并把它燒毀。11 月 21 日“納希維耳号”开进英国的南安普頓港口,逃避追究。——第 444 頁。

257 1861 年 1 月 6 日紐約市長費·伍德向市議會提出例行的年度咨文,在咨文中提出使紐約脫离北部各州并宣布它为自由城市的計劃。——第 444 頁。

258 指堪薩斯州武装斗争(見注 153)时期在美国参議院发生的一件事。1856 年 5 月 19—20 日,共和党参議員查理·薩姆納在国会发表了一

- 篇“对堪薩斯所犯的罪行”的演說，揭露了奴隶主在堪薩斯的陰謀。薩姆納的演說激起了奴隶主和国会中的奴隶主拥护者的狂怒。演說发表两天以后，薩姆納就在参議院里面的一个地方遭到南部的一个奴隶主布魯克斯毒打，身受重伤多处，到 1859 年薩姆納才能够重新进行政治活动。——第 445 頁。
- 259 庫伯学院——工业家和慈善家彼·庫伯于 1859 年在紐約創辦的一所高等学校。——第 445 頁。
- 260 *Court of Exchequer* (高等控訴院) 是英国最老的法庭之一，起初主要担負財政职能，在十九世紀实际上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之一。——第 448 頁。
- 261 “劳埃德氏新聞周刊”(«*Lloyd's Weekly News*») 是英国自由派报纸“劳埃德氏倫敦新聞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 的簡称，1843—1918 年用此名称出版。——第 448 頁。
- 262 指 1856 年 4 月 16 日(4 日)巴黎會議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則宣言，宣言禁止私掠并保证保护中立国商船不受交战国的侵犯。宣言的通过是俄国外交上的胜利。俄国从 1780 年起就反对英国要求檢查和截夺中立国船只的权利。——第 451 頁。
- 263 指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叶卡特林娜二世于 1780 年 3 月 11 日(2 月 28 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所表述的維護海上中立权利的原則。宣言宣布中立国与交战国自由貿易的权利和挂有中立国国旗的敌方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則。以这一宣言为基础，俄国在 1780—1783 年間和一些国家(丹麦、瑞典、荷兰、奥地利等)組成了第一个武装中立联盟并簽訂了公約。
- 后来，在 1800 年 12 月 18 日(6 日)俄国的倡議下所簽訂的关于在英国对拿破侖法国战争期間成立第二个武装中立联盟的俄普条約，又重申并补充了 1780 年宣言的原則。丹麦和瑞典也参加了这一条約。——第 451 頁。
- 264 曼彻斯特学派 是反映工业資产階級利益的英国經濟思想中的一派。这

- 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貿易派，主張貿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派的宣傳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領導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紡織厂厂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在六十年代初，自由貿易派加入了英国自由党。这一派代表着力圖摧毀南部蓄奴州的棉花壟斷的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反对英国站在南部一面干涉美国內战。——第 452 頁。
- 265 指 1861 年 5 月 13 日維多利亞女王的中立文告(見注 226)。——第 453 頁。
- 266 “笨拙”(《Punch》)是英国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簡称，1841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455 頁。
- 267 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勛爵在 1850 年 6 月 25 日下院會議上对外交大臣帕麦斯頓勛爵的称呼。帕麦斯頓在这次會議上的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話:《civis romanus sum》(“我是羅馬公民”),受到了英国資產階級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頓宣称,正如羅馬公民的公式《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古羅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的个人安全和財產安全。——第 455 頁。
- 268 *Low church men* 即低教会派的信徒,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教会中的一派,主要流行于資產階級和低級僧侶中。低教会派信徒主張簡化敬神仪式和強調宣傳資產階級基督教的道德。——第 455 頁。
- 269 輝格党的战争是馬克思用来称呼英国阿伯丁联合內閣发动的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的,因为內閣中一切最重要的职位都屬於輝格党首領。——第 456 頁。
- 270 *Penny paper* (一辨士報紙)是 1855 年英国廢除印花稅(見注 163)后广为流行的一种新式的日报。这种報紙与价昂的老報紙的区别在于它的价廉和大众化。“一辨士報紙”接受了美国新聞业的方法,以报道聳人听闻的消息和記載丑聞为主要內容。——第 456 頁。
- 271 “地球报”(《The Globe》)是英国的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The

- Globe and Traveller»)的簡称, 1803年起在倫敦出版; 輝格党的机关报, 在該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 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 456 頁。
- 272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 从 1791 年起在倫敦出版。——第 457 頁。
- 273 “麦克米倫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杂志, 从 1859 年至 1907 年在倫敦出版。——第 457 頁。
- 274 暗指拿破侖第三在 1859 年 1 月由于准备奥意法战争(見注 16)而掀起的战争叫囂。这些事件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論文“欧洲的战爭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侖的处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85—199 頁)中作了詳細記述。——第 457 頁。
- 275 *Ceterum censeo* 是羅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結束他的每一次讲演时所慣用的一句話的开头几个字。這句話是: *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此外我认为, 迦太基必須被消灭)。——第 459 頁。
- 276 美国政府力求避免对英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 在 1861 年 12 月 25—26 日會議上通过決議, 釋放在“特倫特号”輪船上捉到的同盟特使梅森和斯萊德耳。1862 年 1 月初, 斯萊德耳和梅森及其秘书被送到英国輪船上。罗素在获得这一消息之后声明英国政府感到滿意, 并认为“特倫特号”事件已經解决。——第 463 頁。
- 277 “納希維耳号”事件, 見注 256。——第 465 頁。
- 278 “官报”(«*Gazette*»)是英国政府机关报“倫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的簡称; 1666 年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 476 頁。
- 279 取締陰謀活动法案(外侨管理法案)是帕麦斯頓 1858 年 2 月 8 日在下院提出的, 借口是法国政府进行威胁, 責备英国給予政治流亡者避难所。根据这一法案, 流亡者参加政治陰謀, 同英国人一样受到严厉懲

处。在群众抗議运动的压力下，法案被下院否决，而帕麦斯顿被迫辞职。——第 480 頁。

280 見注 275。——第 481 頁。

281 “每日邮报”(«Daily Post»)是英国的报纸，工商界的机关报，从 1855 年至 1879 年用此名称在利物浦出版。——第 484 頁。

282 見注 80。——第 489 頁。

283 *Magna Charta*——*Magna Charta Libertatum* (自由大宪章)是騎士和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約翰提出的一个文件。大宪章于 1215 年 6 月 15 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并对騎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步。直到十九世紀，宪章在英国資產者眼中仍然是英国立宪制度的象征和基础。——第 494 頁。

284 指海上国际法原則宣言(見注 262)。——第 495 頁。

285 根据 1859—1860 年西班牙摩洛哥战争(見注 199)结束后签订的和約的条件，在賠款繳清之前，泰图安城繼續由西班牙軍占領。——第 497 頁。

286 指“墨西哥問題信件汇编”1862 年倫敦版，共三册(«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Mexico». 3 Parts, London, 1862)。——第 499 頁。

287 “年輕的拿破侖”是民主党队伍中拥护麦克累倫的人給他取的綽号，因为他是美軍历史上第一个在比較年輕(34 岁)时就做总司令的將軍。——第 505 頁。

288 費边式战术 是因古羅馬統帥費边·孔克达特而得名的。他以实行观望战术出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201 年)期間避而不与汉尼拔决战。——第 506 頁。

289 馬考萊“短篇史評”(Macaulay.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第一版于 1843 年出版，共三卷。——第 506 頁。



- 290 在西点(紐約附近)有一所軍事學院,創辦于1802年,是十九世紀中叶美国唯一的高等軍事學校。与外界完全隔絕的培养軍官的制度,促进了学院學員的小团体观念的发展。——第506頁。
- 291 这里是指克倫威尔在1653年7月4日開幕的由独立派教团的代表組成的小議會上的演說。  
托·卡萊尔“奥列佛·克倫威尔书信演說集”(Th. Carlyle. «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第一版于1845年在倫敦出版。——第506頁。
- 292 指“晚星报”(«Evening Star»),这是美国資產階級的報紙,1852年創辦于华盛顿。——第506頁。
- 293 見注221。——第511頁。
- 294 “現代評論”(«Revue contemporaine»)是法国波拿巴派的双周刊;1851—1870年在巴黎出版。——第512頁。
- 295 布尔河会战,見注219。——第514頁。
- 296 1792年11月6日法軍在杜木里埃指揮下在热馬普(比利时)击败奧軍,取得巨大胜利。在1794年6月26日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法軍击潰奧軍。1796—1797年意大利战争期間在蒙特諾特、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会战中,法国打败了皮蒙特和倫巴第的奧軍和皮蒙特軍。——第515頁。
- 297 博耳斯-布拉夫会战,見注219。——第517頁。
- 298 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会战,見注18。——第520頁。
- 299 封鎖綫体系(封鎖綫战略)是十八世紀西欧广泛采用的作战方法,即沿整个战綫平均布防,以防止敌人侵入本国領土。这样部署軍队使敌人有可能比較容易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防綫。从理論上为“封鎖綫体系”奠定基础的是奥地利元帅弗·拉西。——第521頁。
- 300 在1796年4月13—14日和14—15日密雷栖摩和德果(意大利北部)两次会战中,波拿巴的軍队击潰了皮蒙特联军中的一个奥地利兵

- 团，另一个奥地利兵团前来增援也被击溃。此后，法军猛攻皮蒙特军，使它遭到一系列的失败，迫使皮蒙特国王签订单独的和约。——第 521 页。
- 301** 美国内战的后来进程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阐述的粉碎南部同盟的战略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南军只是在北军司令部于 1864 年下半年实行了类似的计划后，才遭到彻底的失败。托·威·薛尔曼将军所实行的著名的“向海洋进军”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给格兰特将军的军队击溃南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865 年春天，南军全部投降。——第 523 页。
- 302** 远征墨西哥，见注 198。——第 524 页。
- 303** 指 1849 年法军占领罗马（见注 103）以及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期间法军驻留雅典和君士坦丁堡。1860 年 10 月在中国的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第 524 页。
- 304** 指墨西哥议会 1861 年 7 月 17 日关于暂停支付外国债款两年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了英、法和西班牙干涉墨西哥（见注 198）的借口。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哥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于 1861 年 11 月取消了 7 月 17 日的决定，并表示同意满足三国的要求。——第 525 页。
- 305** 1861 年夏在巴黎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对法国著名银行家米勒斯的诉讼案，他被控进行欺骗性的交易所投机和违反信托公司法。这一案件揭露了丑恶的金融诈骗，而且牵涉到第二帝国的许多显贵。米勒斯被判罚款和 5 年徒刑，但在 1862 年被上级法院宣告无罪。——第 525 页。
- 306** 1862 年 4 月 9 日英法和西班牙的代表在俄利萨巴（墨西哥）举行会议，策划三国在墨西哥的下一步的共同行动。但是在会上暴露出干涉参加国的重大分歧。法国代表宣布拒绝与墨西哥政府谈判，并宣布解除 1862 年 2 月 19 日在拉索勒达德签订的初步和约。英国和西班牙的全权代表借口法国干涉墨西哥内政，宣布不再参加共同干涉。在俄利萨巴会议后不久，英军和西班牙军撤出墨西哥。——第 526 页。
- 307** 新奥尔良在扼守密西西比河上通往该城要道的两炮台陷落后于 1862

- 年4月29日失守。5月1日北軍入城。新奧爾良是蓄奴州同盟的政治軍事中心，該城被攻占是北軍的巨大軍事勝利。——第527頁。
- 308** 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分別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通訊社。——第527頁。
- 309** 薩拉哥沙 是西班牙人民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以英勇保卫战抗击两度圍攻該城(1808年和1809年)的拿破侖軍隊而聞名于世的都市。薩拉哥沙第二次被圍攻了两个月之久，最后才于1809年2月21日陷落。
- 莫斯科 在俄国人民反拿破侖入侵的1812年卫国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成了举国抗战的象征。1812年9月13日(1日)俄軍为了保存軍隊和准备反攻，放棄了莫斯科。在法軍占領城市时莫斯科燒起大火，延續了5昼夜之久。——第527頁。
- 310** 半月城 是新奧爾良的通称。該城旧市区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圓弯形地带。——第528頁。
- 311** 指“每日電訊报”(《Daily Dispatch》)，它是美国的一家日报，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从1850年至1883年在里士滿(弗吉尼亚州)出版。——第529頁。
- 312** “日記报”(《Day Book》)是美国的一家报纸，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从1857年至1867年用此名称在諾福克(弗吉尼亚州)出版。——第529頁。
- 313** 指“每日通报”(《The Daily Intelligencer》)，它从1854年至1871年在阿特兰塔(乔治亚州)出版，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第529頁。
- 314** 指“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它从1852年至1869年在彼得斯堡(弗吉尼亚州)出版，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第530頁。
- 315** 1808年1月1日生效的禁止輸入黑奴的法律(見注187)保留了美国領土上的奴隶买卖，这种买卖是在南部和西南部各蓄奴州之間，主要是在美国南部沿海城市进行的。与禁止自国外輸入黑奴同时，国内奴隶买卖扩大了，南部的一些州，如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納，变成了养

- 奴待售的州。1862年5月2日參議員薩姆納提出的法案，取消了1808年法律中調整美国沿海地区奴隶买卖的条款并禁止从一州向另一州轉运奴隶。——第532頁。
- 316 “北方人之歌”是美国内战时期北部流行的一支美国民歌。——第535頁。
- 317 指1848—1849年伊奥尼亚群島上的起义。群島从1815年起受英国保护。伊奥尼亚群島上希腊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旨在反对英国統治，爭取合并群島于希腊。起义被英国人殘酷地鎮压了下去。——第538頁。
- 318 大概是指不止一次地在英国議會中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的討論。在这些法案中，爱尔兰土地出租的条件都有所放寬。1853年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但遭到上院的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从这届議會轉到那届議會，并作了各种不同的旨在保护大地主特权的修改。但是就連这样改过的法案，仍然遭到大地主代表的頑固抵制。1855年7月，对这些法案的討論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議會新聞：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問題”和“辛普森將軍的辞职。——議會新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01—404、539—540頁）中評述了两院对上述法案的立場。——第539頁。
- 319 薩貢人是古代西班牙薩貢城的居民。公元前219年，与羅馬結盟的薩貢遭到迦太基統帥汉尼拔軍的攻击，在八个月的持續圍攻之后被占領。該城的居民拒絕了投降的建議，举火自焚。——第539頁。
- 320 *Statute law*（成文法）是以法令——英国議会的立法法令——为根据的法律规范。——第540頁。
- 321 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鎮压后，英国議會根据卡斯尔里的倡議于1801年通过了关于在爱尔兰实施戒严和关于 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护法〕暫停生效的反动法令。根据人身保护法，每一項逮捕令都必須說明根据。——第540頁。
- 322 *Coup d'état* 是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頓，在与法国駐倫敦大使談話中同意了路易·波拿巴的

- 篡位。帕麦斯顿采取这一步骤并没有征求其他閣員的同意，因而于1851年12月被免职。其实，在原則上英国政府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无分歧，并且它是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制度的政府。——第540頁。
- 323** 1862年3月8日，在汉普敦灣发生了南軍第一艘装甲舰“梅里馬克号”与北軍由木质軍舰組成的区舰队的战斗。在战斗中，北軍的巡航舰“康伯兰号”和“国会号”被击毁，其余的軍舰也損伤惨重。3月9日清晨，北軍的装甲舰“蒙尼陀号”赶到，經過4小时的战斗，终于迫使“梅里馬克号”逃窜。与“梅里馬克号”不同，“蒙尼陀号”的炮火是装在軍舰中部一座旋轉的装甲炮塔上。“蒙尼陀号”是按照工程师埃里克森的设计制造的。——第542頁。
- 324** 指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欧洲、特别是德国，广泛迷信降神术。——第545頁。
- 325** 指“关于修建太晤士河堤岸的工程，以及便利車馬行人或改善白厅和桥街之間的交通的方案文件汇编”1862年倫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orks under the Thames Embankment Bill, and to Plans for facilitating the Passage and Traffic or opening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Whitehall and Bridge Street》. London, 1862）。——第549頁。
- 326** 逃亡奴隶法，見注183。——第557頁。
- 327** 指1862年7月12日林肯总统致美国国会边界州代表的呼吁书。呼吁书建議，为了最快地停止战争，这些州应在給奴隶主补偿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解放黑奴。——第557頁。
- 328** 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是林肯政府以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問題的最重要措施。根据这一法律，凡美国公民或声明願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繳納不多的10美元賦稅之后可以从国有土地中无偿地領取160英亩（65公頃）土地。在耕种5年之后，或在5年內每英亩繳納1.25美元的条件，这块土地便轉归农民完全所

有。在人民群众压力下頒布的宅地法，是使战争进程发生有利于北部的轉折的革命措施之一。——第 558 頁。

**329** 指联邦直轄区 哥倫比亞，該区包括作为独立行政单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其郊区。在美国首都廢除奴隶制的要求，是 1775—1783 年独立战争以来反奴隶制力量的基本要求之一。1862 年 4 月 16 日的法律在补偿法規定的条件下解放了 3 000 黑人。根据补偿法，政府必須向占有者交付偿金，解放一名奴隶偿給 300 美元。——第 558 頁。

**330** 利比里亚 是西非洲的共和国，成立于 1847 年，它是美国殖民促进社为了从美国迁出自由黑人而建立的移民地点。

海地 是海地島西部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从 1859 年起成为共和国。

1862 年 6 月美国与两个黑人共和国利比里亚和海地建立外交关系(在此之前，它們已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是廢奴派的一个胜利。同时，在外交上承认利比里亚和海地也有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鼓励黑人从美国向这些国家迁移。在美国疆界之外建立被解放的黑人的移民区，是林肯綱領中的一条，这一条會遭到廢奴派中革命一翼的激烈反对。——第 559 頁。

**331**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 是美国的一家日报，1801—1934 年在紐約用此名称出版；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該报支持自由土地党人的要求，从 1856 年起是共和党的机关报；从 1934 年起，用“邮报”(《*The Post*》)这一名称出版。——第 560 頁。

**332** 在 1850 年 11 月 4 日給德勒穆主教的信中，罗素(当时任首相)假充新教的維護者，反对教皇庇护九世頒发任命英国天主教主教和大主教的敕令的“僭越行为”。关于这个問題，可参看馬克思的抨击文“約翰·罗素勋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429—455 頁)。

在 1860 年 10 月 27 日給英国駐都灵公使赫德逊的信中，罗素(当时任外交大臣)反对俄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魯士的立場，贊同把南意大利并入撒丁王国，贊同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利用意大利人民革命运动为自己王朝利益服务的行为。这封信还肯定人民有权在任何时候罢免自己的政府。这个旨在反对拿破侖第三的声明，同时也触犯了罗素勋爵

- 所效忠的君主統治原則。——第 561 頁。
- 333 “糧食交易所快報”(《*Mark-Lane Express*》)是“糧食交易所快報和農業報”(《*The Mark-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這個周刊的簡稱；它是商界的機關報，從 1832 年至 1924 年用此名稱在倫敦出版。——第 561 頁。
- 334 在通往里士滿的進路上發生了七天的會戰(1862 年 6 月 25 日—7 月 1 日)，會戰地點是沼澤很多難以通行的契卡霍米尼河畔。結果是麥克累倫率領的北軍敗退。——第 565 頁。
- 335 “軍事總匯報”(《*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是一家有關軍事問題的德國報紙，德國軍官和現役軍人協會的機關報；從 1826 年至 1902 年在達姆斯塔德和萊比錫出版。1860—1864 年恩格斯為該報撰稿。恩格斯這段時期在“軍事總匯報”發表的文章有“英國志願兵獵兵的檢閱”、“英國的志願兵檢閱”和“英國的反德兵力”。編輯部在發表恩格斯的文章時通常都附有通訊員的記號“弗·恩·”。——第 572 頁。
- 336 指加里波第在 1862 年 7—8 月為從教皇和法國侵略者統治下解放羅馬而進軍之後發生的事情。8 月 29 日在阿斯普罗蒙特山地與王國軍隊交鋒時，加里波第重傷被俘，並遭到長期拘禁。維克多-艾曼努爾二世對意大利人民英雄的可恥迫害，在歐洲各國特別是英國引起了廣泛的抗議的浪潮。——第 574 頁。
- 337 指 1862 年 5 月到 11 月在倫敦舉行的第二次世界工業展覽會。——第 577 頁。
- 338 “新堡報”(《*Newcastle Journals*》)是“新堡日報”(《*Newcastle Daily Journal*》)的簡稱。該報於 1832 年創刊，從 1861 年至 1920 年用此名稱出版。——第 581 頁。
- 339 指 1858 年 2 月帕麥斯頓內閣由於下院否決他所提出的取締陰謀活動法案(見注 279)而辭職一事。提出這項法案的借口，是意大利革命者奧爾西尼於 1858 年 1 月 14 日謀刺拿破侖第三，而奧爾西尼在此以前住在倫敦。——第 582 頁。

- 340 指 1842 年夏秋宪章运动由于 1842 年春英国經濟危机加剧而普遍高涨。1842 年 8 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曼彻斯特附近）爆发了罢工，很快就席卷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区。罢工最初提出經濟要求，但很快就轉变为政治性的罢工，在爭取宪章的口号下进行。統治階級借助于正規軍才把罢工者鎮压下去。斯泰里布雷芝的罢工失败后，政府采取了种种鎮压手段，宪章运动暂时低落了下去。1843 年在工业中开始的某种复苏現象也促成了这一点。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階級状况”曾对这些事件作了詳細描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518—523 頁）。——第 582 頁。
- 341 1862 年 9 月 4 日同盟派在馬里兰州发动进攻，这次进攻以 9 月 17 日在安提塔姆河的失败而告終。——第 584 頁。
- 342 1862 年 9 月 12 日入侵肯塔基州同盟派軍隊在 10 月 8 日的佩里維耳一战中被北軍击潰。——第 584 頁。
- 343 “西部巨人”是馬克思对十九世紀名为大西部(The great West)的美国西部各州的农民的称呼；西部农民在 1861—1865 年内战时期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第 585 頁。
- 344 林肯于 1862 年 9 月 22 日頒布的解放宣言，宣布屬於南部参加叛乱的种植場主的黑奴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为自由人。同时所有黑人都被賦予在陆軍和舰队服务的权利。在一系列軍事失败之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解放黑人，标志着北部轉向革命战争。然而，在保持种植場主在南部的統治地位的情况下不分配土地的解放，并没有使黑人免于原奴隶主的殘酷剝削和野蛮的种族歧視。——第 586 頁。
- 345 馬克思大概指的是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第 3 册“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原則”一节中所表述的思想。見“黑格尔全集”1838 年柏林版第 10 卷第 3 册第 526—540 頁 (G. W. F. Hegel. Werke, Bd. X, Abt. III, Berlin, 1838, S. 526—540)。——第 587 頁。
- 346 指希腊 1862 年 2 月开始的革命事件。运动的发生，是由于 1854—1857 年英法占領希腊，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經濟状况。民族資产階級領導了



反对外国人在国家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的斗争。1862年10月22日，雅典的城防軍举行起义，全体居民都起来响应。当即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推翻国王巴伐利亚的奥托。但是，后来英国政府利用希腊资产阶级的軟弱性，重新强加給希腊人民一个英国傀儡——号称乔治一世的丹麦亲王威廉。

威亚尔的破产——威亚尔是与倫敦世界工业展覽会（見注 337）組織委员会有联系的法国企业主。1862年9月間，在展覽会閉幕前不久，傳出了威亚尔破产的消息，在报上轰动一时。——第 588 頁。

- 347** 指藍皮书“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訴向女王陛下內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倫敦版(«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London, 1862), 休·西·特里門希尔拟定。——第 589 頁。
- 348** 1862年10月3日，普萊斯和范多恩两位將軍指揮的南軍攻击了科林斯附近的北軍陣地。两天的会战以同盟軍的敗退而結束。——第 596 頁。
- 349** 指同盟軍要在1862年10月間收復他們在1862年2月間失守的納希維耳的企图沒有成功。——第 596 頁。
- 350** 指1862年10月7日格萊斯頓在新堡的演說，他在演說时声称，南方人“不但建立了陆海軍，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国家”。——第 599 頁。
- 351** 指1862年11月4日北部各州举行的国会众議院选举以及同时举行的紐約州州长选举。共和党人虽然在大多数北部州中取得了胜利，但因紐約和西北各州投民主党人的票，与上届选举相較失去了相当多的选票。民主党的首領之一西摩尔当选为紐約州州长。——第 600 頁。
- 352** 輝格党 是主要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美国政党，一部分种植場主也参加了該党。輝格党存在于1834年至1852年，当时奴隶制問題上的斗争的尖銳化引起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組。大多数輝格党人同民主党的一部分以及自由土地党（見注 184）一起，于1854年組成了主張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其余的輝格党人則参加了維護种植場奴隶主

利益的民主党。——第 601 頁。

**353** 指 1862 年 10 月 31 日法国政府致书英俄外交代表一事，法国政府建議三国共同行动，以期暂时停止軍事行动，取消封鎖，为欧洲貿易开放美国南部港口。拿破侖第三的干涉美国內政的建議于 1862 年 11 月 8 日（10 月 27 日）被俄国拒絕，后来也被英国政府拒絕。——第 602 頁。

**354** 杰克逊所率領的南軍在入侵馬里兰期間于 1862 年 9 月 15 日占領了波托馬克河岸的一个重要居民点——哈帕尔斯渡口，那里有一支万人的駐軍和一個大軍械庫。——第 604 頁。

**355** “亚拉巴馬号”是根据南部同盟的訂貨，在英国建造和装备的一艘巡洋舰。1862 年 5 月 23 日，即在該舰下水后不久，美国駐倫敦公使亚当斯就建造和装备“亚拉巴馬号”事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議。但是，英国政府仍然让該舰駛往亚速尔群島，在那里获得武器装备。这艘巡洋舰在两年內（1862—1864）消灭了約 70 艘北美舰队的兵船。同英国政府进行的关于賠償“亚拉巴馬号”和英国建造的其他私掠船带来的損失的談判，繼續到 1872 年，結果，簽訂了一項英国賠償美国 1 550 万美元的协定。——第 607 頁。

**356** 馬克思給“柏林改革报”編輯部的声明是由于下述原因而写的：1863 年 4 月 10 日該报发表了一則消息，歪曲地叙述了馬克思 1861 年春在柏林期間同拉薩尔进行的关于合办一个报纸的談判。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是德国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日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柏林出版。——第 613 頁。

**357** 支援波兰的呼吁书是馬克思受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托而写的，协会組織了一个募捐委员会，帮助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 1840 年 2 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約·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倫敦創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組成后，在协会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組織。在 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与宗派主义冒險主义集团的少数派（維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間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

1850年9月17日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許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閉。在二十世紀，許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訪問过这个协会。——第614頁。

**358** 指中央民族委员会，1863年1月它領導了沙皇俄国所屬的波兰地区的解放起义。1863—1864年的起义是由于波兰王国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目标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由小資产階級分子和小貴族階級分子組成的民族委员会在起义之初，宣布了爭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綱領，以及一系列土地問題和民主問題的要求。1863年5月委员会采用了国民政府（«rząd narodowy»）这个名称。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的农民群众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到1863年秋天，起义基本上被沙皇政府鎮压了下去。个别起义队伍的斗争繼續到1864年底。——第614頁。

**359** 瓜分波兰，見注41。——第614頁。

**360** 1831年和1832年，在德意志联邦的几乎所有各邦中，反对情緒都由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影响而增漲了。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汉巴赫城堡附近，举行了由德国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資产階級組織的巨大的政治示威。除了提出宪制改革和德意志民族統一的要求之外，示威的参加者还悬挂波兰国旗表示声援正在进行斗争的波兰人民。——第614頁。

**361** 民族联盟，見注76。——第615頁。

**362** 指1864年普魯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丹麦的失败而告終的。根据1864年10月30日在維也納簽訂的和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共同領地。——第616頁。

**363** 指帕麦斯顿1863年7月23日在下院的声明。丹麦与德意志联邦为了德国的什列斯維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当时受丹麦国王的最高权力管

轄)的問題而加劇了衝突,帕麥斯頓對此作了聲明。聲明說,如果德國做了破壞丹麥的不可侵犯性的任何嘗試,則它的對手就不僅僅是一個丹麥。帕麥斯頓的發言,目的只不過是想穩定一下英國的輿論,輿論要求英國政府根據 1852 年 5 月 8 日關於丹麥君主國的完整的倫敦議定書(見注 167)履行自己的義務。——第 619 頁。

- 364** 本文手稿我們收集的不全,缺第一部分的末尾和第二部分的開頭(手稿的第 5、6 兩頁),及第二部分的末尾(手稿第 9 頁)。德國的“軍事總匯報”上刊登的恩格斯的文章都附有通訊員的記號“弗·恩·”,這證明“金累克論阿爾馬河會戰”一文是恩格斯為在該報發表而寫的。但文章手稿未完,也未寄送編輯部。——第 627 頁。
- 365** 指亞·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開始以及以後直到腊格倫勳爵逝世時的發展”一書的頭兩卷。1863 年在愛丁堡和倫敦出版(A. W.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Edinburg and London, 1863)。全書共出八卷。——第 627 頁。
- 366** 從金累克為他的書寫的序言中可以看出,這裡指的是參加阿爾馬河會戰的俄軍將領們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以前在俄國報刊上發表過,後由一個俄國軍官譯成英文手稿送給金累克。金累克在他的書里利用了以下的回憶錄:  
奧·克維秦斯基“又一新的阿爾馬河會戰紀詳。給‘俄國殘廢者’編輯的信”——1856 年 4 月 12 日“俄國殘廢者”第 84 號;  
彼·哥爾查科夫“評‘俄國殘廢者’第 84 號上刊載的‘又一新的阿爾馬河會戰紀詳’一文”——1856 年 5 月 8 日“俄國殘廢者”第 101 號;  
瓦·基爾亞科夫“新的阿爾馬河會戰紀詳”——1856 年 6 月 21 日“俄國殘廢者”第 136 號。——第 627 頁。
- 367** 1854 年 9 月 20 日(8 日)在阿爾馬河上發生了俄軍和英法聯軍之間的 1853—1856 年克里木戰爭第一次大會戰。會戰聯軍獲勝,因為他們除了人數上的優勢外,還有許多軍事技術上的優勢。雖然俄軍指揮犯

- 了錯誤，但俄軍的反击使联軍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很大損失。——第 627 頁。
- 368** Anitschkof. «Der Feldzug in der Krim». Erster Theil, Berlin, 1857 (譯自俄文版：阿尼奇科夫“克里木远征軍事历史文集”1856 年圣彼得堡版第 1 册)。——第 628 頁。
- 369** 指 R. 霍达謝維奇“被圍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呼声”(R. Hodasevich [Chodasiewicz].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一书，該书于 1856 年在倫敦出版。——第 629 頁。
- 370** 奧·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設施的考察”1852 年柏林版第 3 册第 255—292 頁(A.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Dritter Theil, Berlin, 1852, S. 255—292)。——第 630 頁。
- 371** “1854、1855 和 1856 年东方战争的历史和地形图集”1859 年[巴黎版](«Atlas historique et topographique de la guerre d'Orient, en 1854, 1855 et 1856». [Paris], 1859)。——第 632 頁。
- 372** 指克里木法軍总司令圣阿尔諾元帅于 1854 年 9 月 21 和 22 两日向拿破仑第三和陸軍大臣所作的报告，报告发表于 1854 年 10 月 7 和 8 两日的“总汇通报”。
- 巴贊庫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Bazancourt. «L'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
- 第一版于 1856 年出版，共两卷。——第 634 頁。
- 373** 弗·恩格斯“英国軍隊”一文手稿也和上文手稿一样，我們收集的不全，缺手稿的末尾。文章上附有通訊員的記号“弗·恩·”，这证明該文也是为“軍事总汇报”写的。——第 644 頁。
- 374** 指馬·皮特里“大不列顛軍隊的人数，編制和組織”1863 年倫敦版(M. Petrie. «Strength,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Army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63) 一书。——第 644 頁。

- 375 軍官官銜证书的出售制度在英国产生于十七世紀末，随后得到国王批准。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 1871 年，它保障了英国貴族在軍隊中的壟断地位。——第 648 頁。
- 376 指 1843 年开始的英国殖民者对新西兰土著居民毛利人的战争。在战争期間毛利人使英国殖民軍隊吃了許多敗仗。直到 1872 年，英国人把大部分土著居民消灭以后，才把毛利人赶到荒島上餓死。——第 648 頁。
- 377 阿尔德肖特兵营 是距离倫敦 75 公里的一个常設軍营，是 1855 年为克里木战争訓練英軍兵士設立的。——第 648 頁。
- 378 桑德赫尔斯特学校 是距离倫敦 78 公里的桑德赫尔斯特的一所軍事学校，创办于 1802 年，为步兵和騎兵培养軍官。——第 649 頁。
- 379 法国的外籍軍团 是为进行殖民战争和鎮压宗主国的革命运动而于 1831 年建立的一支雇佣軍隊。外籍軍团主要是由侨居在法国的外国人中的游民和刑事犯組成的，但其軍官职务只能由法国人担任。外籍軍团曾参加过在阿尔及利亚和克里木的軍事行动；1871 年曾被凡尔賽軍用来反对巴黎公社。——第 660 頁。
- 380 按照十九世紀的普魯士軍事制度，軍隊中的兵分作几等。兵士如果違犯紀律，就要从一等降到二等，对二等可以采用体罰。——第 663 頁。
- 381 附录中所发表的馬克思請求恢复普魯士国籍的几篇呈文是斐·拉薩尔于 1861 年春在馬克思逗留柏林时应他的請求写的，并由馬克思本人签名。馬克思的申請被柏林警察总监拒絕，后来在同年 11 月，被普魯士的内务大臣拒絕。——第 667 頁。
- 382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 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每天在科倫出版，总編輯是馬克思。参加編輯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維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的无产階級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萊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們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

歐洲的革命的、重要問題的立場的那些社論，通常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來執筆的。

“新萊茵報”的堅定而不妥協的立場，戰鬥的國際主義，它對普魯士政府以及科倫地方當局的政治揭露，——這一切使得報紙在創刊後的最初幾個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資產階級報刊的攻擊，並且受到政府的迫害，特別是在普魯士 1848 年 11—12 月的反革命政變之後，這種攻擊和迫害更加厲害了。

儘管有這些迫害和警察局的百般刁難，“新萊茵報”還是英勇地捍衛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1849 年 5 月，在反革命全面進攻的形勢下，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沒有取得普魯士國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馬克思的被驅逐和“新萊茵報”其他編輯的被迫害，成了報紙停刊的原因。1849 年 5 月 19 日用紅色油墨印刷了最後一號即第 301 號“新萊茵報”。在致工人的告別書中，該報編輯們宣布：“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始終是：工人階級的解放！”——第 668 頁。

**383** “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盧格。僅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過一期雙刊號。其中刊載有卡·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19—451、452—467、596—625、626—655 頁)。這些著作標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地轉到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誌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着原則分歧。——第 672 頁。

**384** 見“馬克思和普魯士國籍”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451—454 頁)。——第 678 頁。

**385** 指德意志聯邦條例，它是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維也納會議上通過的；根據這個條例，為數眾多的德國邦形式上聯合成為所謂“德意志聯邦”(見注 19)。——第 684 頁。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60年1月—1864年9月)

### 1860

- 1月—2月初** 馬克思繼續写研究資本諸問題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二分册。为此，他經常到英国博物館去研究1855—1859年工厂視察員的工作报告，研究斯密、魁奈、杜尔哥等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的著作，并重新閱讀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
- 1—2月** 恩格斯研究軍事理論和实践問題，研究各种武器的創造和发展的历史。
- 1月11—26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密切注視美国和俄国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強調指出，美国黑奴为爭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和俄国廢除农奴制的运动是当代最重大的事件。
- 1月17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法国的状况”一文，揭露路易·波拿巴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的新手法；文章发表于2月7日該报。
- 1月27、28日和2月11日** 馬克思在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英国的政治”、“法英之間的新条約”和“英国的預算”等文章中指出英国政府內外政策的反人民实质；这些文章发表于2月14日和25日該报。
- 1月30日左右** 恩格斯写“薩瓦与尼斯”一文，揭露拿破侖第三对意大



利这两个省份的强求是毫无根据的。該文作为社論发表于2月2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1月底—2月初

由于波拿巴的爪牙卡尔·福格特的誹謗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控訴”出版，馬克思开始收集文献材料撰写反击福格特的文章。为此，他翻閱了1848—1859年期間他所收藏的所有书信和报纸，并請求一些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如沙佩尔、威·沃尔弗、列列韦尔、波克罕、伊曼特等人，把有关揭露福格特的材料寄給他。

恩格斯写“德国的軍事改革”一文，該文嘲笑了德国各邦軍隊中盛行的学究气和檢閱式的练兵。該文作为社論发表于2月20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2月上半月

馬克思接到朋友和战友們对福格特的誹謗表示憤怒的許多来信，并收到他們寄来的一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

### 2月3日

恩格斯翻閱他所收藏的为揭露福格特所必需1850—1852年間的所有文件。

### 2月4—20日

恩格斯写作“薩瓦、尼斯与萊茵”这本小册子，它是“波河与萊茵河”的續篇。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再次論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民族統一問題上的立場。这本小册子于4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

### 2月6日

馬克思应特別邀請（這項邀請是尊敬他在发展共产主义原則方面的功績的表示），出席了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周年庆祝会。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譴責福格特的誹謗的決議。

馬克思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声明，宣布他将对柏林“国民报”起訴，因为該报在两篇社論中刊登了福格特的誹謗性小册子的摘录并簡述了它的内容。这篇声明刊载于“科倫日报”、柏林的“人民报”（《Volks-Zeitung》）和“政論家”（《Publicist》），汉堡的“改革报”和奧格斯堡的“总汇报”。

- 2月13日—3月27日** 馬克思就控告“国民报”事同法律顧問維貝尔通信，把控告“国民报”編輯察貝尔的材料以及这一案件所需的許多其他文献和材料寄給柏林的維貝尔。
- 2月16日—3月25日** 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們同威·沃尔弗一起討論在报刊上抨击福格特的計劃，为此，馬克思重新閱讀了有关福格特和其他小資产階級民主派代表活动情况的信件和材料，并进行广泛的通信搜集材料。
- 3—4月** 恩格斯撰写“論綫膛炮”这一篇长文，該文发表于4月7、21日和5月5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
- 3月初** 恩格斯請拉薩尔帮助給出獄不久的諾特荣克（他是在1852年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罪的）安排工作。
- 3月23日—4月6日** 由于父亲逝世，恩格斯住在巴門。
- 4月9日—7月24日** 馬克思接到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約·魏德迈来信請求为“人民呼声”（«Die Stimme des Volks»）（該报将由“工人协会”在芝加哥出版）聘請欧洲通訊員，馬克思致书英国、法国和瑞士的革命流亡者代表——李卜克內西、波克罕、約·菲·貝克尔、洛美尔以及德国的拉薩尔，請他們向該报投稿，并同魏德迈通信商談报纸出版問題。
- 4月10日** 馬克思写“柏林的情緒”一文，指出德国各阶层人民中的革命風潮正在加强。該文发表于4月2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4月中—6月2日** 馬克思应匈牙利政治活动家瑟美列的請求，閱讀了他的論述恢复匈牙利独立的道路的小册子“1848—1860年的匈牙利”；馬克思在給瑟美列写信談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尖銳地批評他为波拿巴和帕麦斯頓辯护。
- 4月18日—10月5日** 以馬克思的名义提出的控告“国民报”編輯察貝尔誹謗的訴訟，遭到柏林一級和二級檢察机关、柏林市法院以

及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拒絕。

- 4月底—5月初** 由于巴勒摩起义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馬克思撰文指出西西里居民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压迫的不倦斗争。文章以“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为題作为社論发表于5月17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5—11月** 为了撰写抨击福格特的文章，馬克思研究十九世紀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有关拿破侖第三的对外政策的书籍、报纸和議会报告中做了札記。
- 5月初** 馬克思寄給“紐約每日論壇报”两篇論普魯士国内状况的通訊，这两篇通訊以“为拿破侖在萊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为題发表于5月19日該报。
- 5月10日** 恩格斯函告馬克思他在父亲逝世后在欧門—恩格斯公司今后的工作条件。
- 5月12日左右—25日** 恩格斯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后，启程去巴門。在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到倫敦馬克思处作了短时期的逗留。
- 5月中** 馬克思接到俄国作家尼·伊·薩宗諾夫的来信，信中对福格特的誹謗表示极大的愤怒。薩宗諾夫指出1859年出版的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对經济学思想的发展的重大意义，并告訴他，莫斯科大学某教授在一次专题讲演中叙述了这本书的内容。
- 5月28日—6月7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注視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在报刊上闡述这一运动的主要阶段，馬克思論述加里波第部队远征的文章发表于6月14日“紐約每日論壇报”；恩格斯的“加里波第在西西里”一文作为社論发表于6月22日該报。
- 6月2日** 馬克思写信給拉薩尔，在評述英国政治活动家戴·烏

- 尔卡尔特的支持者的对外政策立场时，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资产阶级阵营的临时盟友的某些策略原则。
- 6月13日** 馬克思写“普魯士新聞”一文，論述即将召开的、有拿破侖第三参加的德国各邦君主會議。該文发表于6月30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6月19日左右** 馬克思拜訪德国政論家波克罕，并建議他著文反駁波拿巴主义者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魯士”；在随后的数月里，馬克思对波克罕著作的内容提出許多建議，还閱讀了校样。
- 6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写“英国的志願兵部队”一文，評述志願兵的阶级成分。該文作为社論发表于7月1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6月底、7月10日和14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不列顛的貿易”一文和以“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作标题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在分析1860年上半年工厂視察員的报告的基础上，表明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剝削加强了。第一篇文章作为社論于7月16日在該报发表；其余两篇于8月6日和24日发表。
- 7月23日** 馬克思著文論述加里波第同卡富尔的决裂，該文发表于8月8日“紐約每日論壇报”，标题是“西西里新聞。——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納之爭。——加里波第的信”。
- 7月24日左右和7月底** 恩格斯联系着波拿巴法国的侵略計劃写“不列顛的国防”和“倫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两文，文中分析了英国官方的国防計劃。两文作为社論发表于8月10日和1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7月28日—8月3日** 馬克思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寄去一篇論叙利亞的騷动

- 的文章和“俄法同盟”一文，強調指出，法国和俄国國內矛盾的尖銳化迫使两国統治集团在战争中寻找出路。两文于8月11日和16日发表。
- 8月7日** 馬克思写“紙張稅。——皇帝的信”一文，分析英国議會中不民主的法案通过程序。該文发表于8月22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8月8日** 恩格斯写“加里波第的运动”，文中对加里波第革命部队的战斗品质給予很高評价，此外还指明那不勒斯王室军队的反人民性。該文发表于8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8月11日** 恩格斯观看在牛頓举行的志願兵猎兵檢閱并收到英国軍事杂志“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的編輯諾德耳和霍尔的建議，請他写关于在牛頓举行的志願兵猎兵檢閱的文章。
- 8月14日—9月8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写4篇論述經濟問題的文章：“新的撒丁公債。——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債和印度公債”、“欧洲的收成”、“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問題”和“不列顛的貿易”。这些文章发表于8月28日，9月6、10和29日該报。
- 8月16日** 恩格斯写“奥地利病夫”一文，指出奥皇对内对外政策的反动性以及奥地利帝国中革命力量的增长。該文作为社論发表于9月1日“紐約每日論壇报”。
- 8月24日左右** 恩格斯写“英国志願兵猎兵的檢閱”一文并将該文寄給达姆斯塔德“軍事总汇报”的編輯部，于9月8日发表。恩格斯將該文的英譯稿寄給“志願兵杂志”，由編輯部加上按語并以“德国报纸报道在牛頓举行的檢閱”为題于9月14日发表。
- 9月初** 恩格斯写两篇論述革命軍队在意大利南部的进展的文

- 章：“加里波第的进军”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两文作为社论发表于9月21日和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9月中—10月中** 恩格斯写“法国轻步兵”一文，发表于9月21日、10月5日和20日“志愿兵杂志”。
- 9月17日和27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分析法国和俄国的对外政策并对革命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前提作了详细叙述。“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和“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两文发表于10月10日和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0月上半月—11月底** 恩格斯为“志愿兵杂志”写了两篇文章，论述志愿兵炮兵和工兵的组织问题，这两篇文章的标题是“志愿兵炮兵”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发表于10月13日、11月24日和12月1日该杂志。
- 10月15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军事总汇报”编辑部约请他给该报经常撰稿的建议。
- 10月23日** 由于普鲁士军队改组，马克思写“普鲁士备战”一文，该文发表于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860年10月底—1861年1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步枪史”一文，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了这种主要的小型火器的发展。该文从1860年11月3日起至1861年1月19日分八章载于“志愿兵杂志”，其中有一章为1861年1月27日的英国“陆海军报”转载。
- 11月8日** 马克思写完抨击文“福格特先生”。
- 11月10日** 马克思著文论述英国财政状况，文章以“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为题发表于11月2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11月17日** 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一文的序言。

- 11月19日—12月** 燕妮·馬克思患危險的天花，在她患病期間孩子們寄居威·李卜克內西家里，馬克思服侍重病的妻子。
- 11月22日左右** 恩格斯結束為“美國新百科全書”寫的“海軍”一文，該文於1861年載於百科全書第12卷。
- 11月24日** 由於普魯士各級法院均拒絕馬克思對“國民報”的控訴，馬克思將聲明寄給許多德國報紙編輯部，奧格斯堡的“總匯報”於12月1日發表該聲明。
- 11月底—12月19日** 馬克思研究自然科學，閱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將此書描述為他的世界觀的“自然歷史的基礎”。
- 12月1日** 馬克思的抨擊文“福格特先生”出版，在這一著作中馬克思捍衛無產階級政黨，反擊了資產階級的誹謗性的進攻。他根據確鑿的材料無可辯駁地證實，福格特是領波拿巴津貼的走狗。
- 12月20日** 恩格斯接到諾德耳通知，說“志願兵雜誌”編輯部打算將恩格斯發表在該雜誌上的文章印成單行本，以“志願兵讀物”為書名出版。
- 1860年12月24日和1861年1月底** 恩格斯寫了兩篇文章論述奧地利和德國革命危機的增強。“奧地利革命的發展”一文發表於1月12日“紐約每日論壇報”，“德國的運動”一文作為該報社論於1861年2月12日發表。

## 1 8 6 1

- 1月18—22日** 由於在普魯士宣布王室大赦，馬克思請恩格斯寫一篇文章批評這種大赦，因為它實質上並沒有普及到1848—1849年革命的參加者——德國流亡者。馬克思將恩格斯寫的文章寄給“泰晤士報”和“旗幟報”，但這兩家報紙的編輯部拒絕刊登。

- 1月28日** 馬克思接到“紐約每日論壇報”編輯查·德納的通知，說停止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刊登馬克思的通訊六星期，此外，該報未發表的文章，出版人不付稿酬，因此，馬克思全家在經濟上遭到严重的困难。
- 1月底** 恩格斯將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但該報沒有發表的文章“法国的武装力量”加以修改后寄給“志願兵杂志”，該文2月2日发表于該杂志。
- 2月初** 恩格斯閱讀毕若元帅的著作“略論作战的几个問題”并对該书論述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这一章作了摘录，恩格斯对毕若这本书摘要的英譯文連同自己加的按語，以“毕若元帅論战斗中的精神因素”为題发表于2月9、16日和3月2日“志願兵杂志”。
- 2月下半月—5月底** 馬克思研究古代世界史；閱讀阿庇安用希腊文写的“羅馬史”一书中关于国内战争这一章；重讀修昔的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2月28日—3月16日左右** 馬克思到扎耳特博默耳（荷兰）去舅父萊·菲力浦斯处。
- 3月16日左右** “志願兵讀物”单行本出版，該书包括1860年和1861年初“志願兵杂志”上刊登的恩格斯的5篇軍事論文。
- 3月17日—4月12日** 馬克思住在柏林。他同拉薩尔商談关于在德国共同出版报纸的問題并根据大赦令为恢复普魯士国籍問題采取步驟。馬克思接到王室警察总监策德利茨对自己請求的否定答复后，又向所住地区警察局提出接受他重新加入普魯士国籍的申請并委托拉薩尔行使在这方面采取必要步驟的权利。馬克思坐在記者席上出席了普魯士議會下院的一次會議。
- 4月16日左右—19日** 馬克思在愛北斐特和巴門作短时期逗留后来 到科倫，



- 会晤 1852 年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辯护人卡·施奈德尔律师以及这个案件的前被告約·雅·克萊因；馬克思还拜訪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领导人之一罗·丹尼尔斯的孀妇。
- 4月19—29日** 馬克思到特利尔母亲处住了两天，然后取道亚琛、扎耳特博默耳、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回到倫敦。
- 5月初—6月初** 馬克思同法国流亡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西·貝尔納以及宪章派領袖厄·琼斯商定在倫敦举行群众大会，抗議在巴黎逮捕布朗基和在監獄里虐待他；同时馬克思采取措施，通过报刊报道布朗基在獄中受苦的情况。
- 5月7—1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德国出版报纸的問題通信交換意見，他們决定拒絕拉薩尔关于共同办报的建議，因为拉薩尔所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他要求編輯部由他领导）。
- 5月20日左右—23日** 恩格斯在倫敦馬克思家作客。馬克思将他去德国的結果詳尽地告知恩格斯。
- 6月10日** 馬克思又接到維也納資產階級自由派报纸“新聞报”編輯麦·弗里德兰德的約稿建議。他請求馬克思先寄两篇論美国內战及英国状况的文章。馬克思考慮到該报在德国讀者中享有很大名声，以及該报在对外政策問題上采取反波拿巴派的立場，便接受了撰稿的建議；但又因該报对奧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政府持同情的态度而沒有立即寄稿。
- 1861年6月中—  
1862年11月** 由于美国爆发战争，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注意研究美国內战发生的原因。馬克思在周密研究美国报刊及其他資料的基础上得出結論：美国战争的基本內容是奴隶制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美国人民反对黑奴制

- 的斗争具有很大意义，他們在文章及通信中強調指出北部各州所进行的战争的进步性。
- 6月18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柏林来的消息：市警察总监拒絕他加入普魯士国籍的請求。
- 6月19日** 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他收到好友布朗基和法国政論家路·瓦托（德农維耳）的信，并且對他們又同法国的革命政党建立了直接联系一事表示滿意。
- 1861年8月—1863年7月** 馬克思繼續致力于他所計劃的經濟學巨著，預定在这部著作中探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問題，并且批判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研究結果和摘錄分載在23本筆記中，构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总标题为“政治經濟學批判”。
- 8—12月** 馬克思在写作自己的經濟學著作过程中，詳細地研究了关于貨幣轉化为資本、关于絕對剩余价值的生产等問題，并开始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問題。
- 8月底—9月上半月** 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从那里向“新聞報”編輯部函詢該报对奥地利政府危机所采取的政治立場，并在9月4—11日“科学促进协会”年会期間出席經濟科学和統計学小組的會議。
- 9月18日和21日** 馬克思重新給“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1861年1月間曾停止撰稿），并为該报写“美国問題在英国”和“不列顛的棉花貿易”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0月11日和14日該报。
- 10月3日—10月底** 恩格斯在德国亲人那里度假。
- 10月5日和12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两篇文章，揭露帕麦斯頓报刊就美国事件所捏造的謊言。“倫敦‘泰晤士報’和帕麦斯頓助爵”和“倫敦‘泰晤士報’評奥尔良亲王赴

美”兩篇文章發表於10月21日和11月7日該報。

- 10月20日和10月底** 馬克思開始給“新聞報”撰稿，寄給編輯部兩篇文章——“北美內戰”和“美國內戰”。他在這兩篇文章中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揭示了美國國內戰爭的前提、性質和動力。這兩篇文章發表於10月25日和11月7日該報。
- 10月29日** 馬克思接到弗里德蘭德的通知：從11月1日起馬克思被聘為“新聞報”常駐倫敦的通訊員。
- 11月—12月初** 恩格斯繼續給“志願兵雜誌”撰稿，他的“志願兵軍官”和“美國戰爭的教訓”兩篇文章發表於11月22日和12月6日該報。
- 11月1日左右—18日** 馬克思寫了5篇論英國經濟的危機現象和論法國財政危機的文章。“英國的危機”、“經濟短評”、“富爾德先生”、“法國的財政狀況”等文章發表於11月6、9、19和23日“新聞報”；“不列顛的貿易”一文刊登在11月23日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上。
- 11月7日和8日** 馬克思寫兩篇論英法西武裝干涉墨西哥的文章，揭露武裝干涉的殖民性質，並指出英國的帕麥斯頓政府是武裝干涉的真正組織者。這兩篇文章以“對墨西哥的干涉”為題發表於11月12日“新聞報”和11月23日“紐約每日論壇報”。
- 11月10日** 馬克思匯款給路·瓦托，這筆款項是為了出版有關布朗基案件的小冊子而從德國流亡工人中間募集的。馬克思在給瓦托的信中稱布朗基為“法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傑出活動家。
- 11月19日左右** 由於廢奴主義者弗里芒特將軍被免除密蘇里軍總司令之職，馬克思為“新聞報”撰寫關於美國內部政治狀況的文章。該文以“弗里芒特的免職”為題發表於11月

- 26 日該报。
- 11月26日左右** 馬克思接到拉薩尔的通知：关于他要求加入普魯士国籍的申請被普魯士內务大臣最終拒絕。
- 11月28日—12月31日** 由于英国邮船“特倫特号”被美国軍艦拦截，馬克思写了一系列論述英美冲突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揭露了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执政寡头的立場，并表示相信英美之間不会发生战争。“‘特倫特号’事件”、“英美的冲突”、“‘特倫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关于‘特倫特号’事件的爭論”、“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和“法国的新聞敲詐。——战争的經濟后果”等文章发表于 1861 年 12 月 2、3、8、11、25 日和 1862 年 1 月 4 日“新聞报”。“‘特倫特号’事件的消息和倫敦的反应”一文刊登在 12 月 19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 1861年12月7日—1862年1月31日** 由于“特倫特号”事件发生后英美关系的尖銳化，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指出英国反对战争情緒的增长。“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和“英国的輿論”两篇文章刊登在 1861 年 12 月 25 日和 1862 年 2 月 1 日的“紐約每日論壇报”上。“报刊的意見和人民的意見”、“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和“反干涉的情緒”等文章发表于 1861 年 12 月 31 日和 1862 年 1 月 5 日、2 月 4 日“新聞报”。
- 12月10日**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約·威·維貝尔請求馬克思写文章批判地分析德国庸俗經濟学家維尔特的观点及其所办的“雇主报”(«Der Arbeitgeber») 的立場，以便在德国的报刊上批判維尔特。
- 12月10日和13日** 馬克思为“新聞报”写“奴隶制問題的危机”和“美国近况”两篇文章，指出北方要求消灭奴隶制的行动在发展。这两篇文章发表于 12 月 14 日和 17 日該报。

## 1862

- 1—2月** 馬克思着手写作“剩余价值学說史”；在这部著作中他批判地探討了十七世紀中叶以来的政治經濟学史。在写“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过程中，馬克思研究了資本主义再生产的諸問題，批判地分析了所謂“斯密信条”，并表述了他自己关于再生产学說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后来在“資本論”第2卷里作了詳尽的分析。
- 1月14日和17日** 馬克思为“新聞报”写“西华德的公文被隱匿的經過”和“約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两篇文章，揭露帕斯顿政府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計劃。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862年1月18日和21日該报。
- 1月中和2月初** 馬克思为“新聞报”写“铁路統計資料”和“关于棉紡織工业的危机”两篇文章，分析英国政府和曼彻斯特商会的官方統計报告。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月23日和2月8日該报。
- 1月28日** 馬克思写“倫敦的工人大会”一文，对英国工人階級在面临武装干涉美国的威胁时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場給予高度評价。該文发表于2月2日“新聞报”。
- 2—6月** 馬克思同德国的社会主义流亡者威·艾希霍夫进行頻繁的通信，因为后者在倫敦周报“海尔曼”（«Hermann»）上同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金克尔开始論战。馬克思寄資料給艾希霍夫和在德国的紐施塔特体操联合会會員威·維貝尔，帮助他們揭发那些加入普魯士資产階級自由派民族联盟的德国小資产階級民主派。
- 2月7日** 馬克思写“議會中关于答詞的辯論”一文，指出英国執政寡头对外政策的反动性质。該文发表于2月12日“新聞报”。

- 2月15日**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墨西哥的混乱”一文，文中指出，波拿巴企图在墨西哥建立以他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这就使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参加者之間的矛盾尖銳化。該文发表于3月10日該报。这是馬克思发表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 2月26日左右** 馬克思写“美国近事”一文，文中尖銳地批評了以总司令麦克累倫为代表的北軍軍事领导，并分析了林肯巩固北方軍队的措施。該文发表于3月3日“新聞报”。  
馬克思收到德国革命运动的老战士約·菲·貝克尔从瑞士写来的信，信中請求馬克思帮助出版他的論德国統一問題的著作“怎样与何时？”。为此馬克思采取了一系列援助貝克尔的措施。
- 2月底** 馬克思为“新聞报”撰写論述沙皇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政策的文章。該文一直没有发表。
- 3月** 恩格斯写关于美国的战争进程的文章，該文以“美国的战争”为題发表于3月14日“志願兵杂志”。馬克思把这篇文章譯成德文，作了一些补充，并寄給“新聞报”，以“美国内战”为題发表于3月26日和27日該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發揮了自己的战略計劃，这一計劃能够保证北部在战争中取胜。
- 3月30日—4月25日左右** 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他們同从利物浦到此作数日逗留的艾希霍夫一起，討論关于反駁小資产阶级民主派金克尔的問題。
- 4月13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查·德納的建議，要他停止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寄稿，因为該报在最近两个月一共只登載了馬克思的两篇文章。德納还說他自己打算退出該报的編輯部。

- 4月28日左右** 馬克思拒絕弗里德兰德要他为“新聞报”写一篇关于5月1日在倫敦开幕的工业展覽会的专门报道的建議，因为到展覽会采訪一下要很多費用。馬克思接受了关于以后每周給該报寄一篇文章的建議。
- 4月28日** 馬克思为“新聞报”撰写論述拿破侖第三在墨西哥冒險的文章。該文以“国际性的米勒斯案”为題在5月2日发表。
-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請他为“新聞报”写一篇关于科林斯附近会战的文章，并請他以后經常报道美国的国内战争的主要事件。
- 馬克思寄信給拉薩尔，信中建議他为布罗克豪斯在德国出版的“我們的时代”(«Unsere Zeit»)杂志写一篇关于他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評論。
- 5月5日** 为了研究印度土著軍队的組織，恩格斯請求馬克思把有关这一問題的議会报告以及英国陸軍部的資料寄給他。
- 恩格斯繼續注視着北美的战争，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周詳地描写了科林斯附近的会战和弗吉尼亚战斗。
- 5月16、18日和6月14日** 由于北軍部队占領新奥尔良——蓄奴州同盟的重要的政治、軍事中心，馬克思为“新聞报”写“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約”和“英国的人道与美国”等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美国国内战争和最終解决奴隶制問題的前景。这三篇文章发表于5月20、22日和6月20日該报。
- 5月23—25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詳細地分析了美国主要戰場上的局勢。馬克思利用恩格斯的材料为“新聞报”写“美国戰場的形勢”一文，該文发表于5月30日該报。
- 6月** 馬克思重讀洛貝尔图斯的著作“給馮·基尔希曼的社会問題书。第三封信：駁李嘉图的地租学說和論证新

- 的地租理論”。馬克思在給拉薩爾的信中批判了洛貝爾图斯的地租理論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論。
- 6—7月** 馬克思的家庭由于他停止給“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而遭到极大的物质貧困。燕妮·馬克思試圖卖掉丈夫的一部分藏书，但徒劳无补。在恩格斯的帮助下，馬克思清偿了一部分債務。
- 6—8月** 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过程中，发展了他关于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理論，以及資本主义的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理論。馬克思在8月2日和9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詳細地告訴了他。
- 6月6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德国流亡者威·施特芬从波士頓寄来的消息，說小資产階級民主派海因岑在“先驅者”（《Der Pionier》）杂志上攻击无产階級革命家，因而要求把有关海因岑的过去政治活动的材料寄去，以便在报刊上予以还击。
- 6月中** 为了在自己的經濟著作中批判馬尔薩斯的反动观点，馬克思重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指出达尔文的理論是对馬尔薩斯主义的駁斥。
- 6月底** 恩格斯写“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一文，該文发表于7月3日“新聞报”。
- 7月5日左右** 馬克思訪問曾在意大利加里波第部队里作过战的前奧軍上尉施韦格尔特。馬克思从施韦格爾特的談話中了解那种为拉薩爾所贊同的、德国軍官呂斯托夫制定的关于“解放”德国的計劃，并尖銳地批判了这些計劃的冒險性。
- 7月9日—8月4日** 馬克思时常訪問来倫敦参观世界工业展覽会的拉薩爾。拉薩爾在同馬克思談話中告訴馬克思，他打算在德国的工人中間开始进行爭取实现普选权的鼓动和借



- 容克資產階級的普魯士國家之助組織生產協會，以期解決社會問題。馬克思尖銳地譴責拉薩爾的綱領和策略的改良主義實質，同時着重指出他們在政治上除開某些極其遙遠的最終目的以外毫無共同之處。
- 7月16日** 馬克思為“新聞報”寫作論述英國政府的反動對外政策的文章。該文以“關於墨西哥問題的辯論被壓制和同法國的聯盟”為題於7月20日發表。
- 7月30日—9月1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視着美國的事件，就美國國內戰爭的前景通信交換意見。儘管恩格斯由於北軍在軍事上嚴重失利而對戰爭前景的估價稍有懷疑，但馬克思考慮到政治因素和軍事因素的全部總和，堅決地相信北部的最後勝利。馬克思在“評美國局勢”一文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該文發表於8月9日“新聞報”。
- 8月2日** 恩格斯出席在曼徹斯特附近的希頓公園里舉行的英國志願兵檢閱。恩格斯在“英國的志願兵檢閱”一文中評價了志願兵的訓練狀況。他把該文寄給“軍事總匯報”，發表於11月1日和8日該報。
- 8月9日以後** 馬克思向在紐約出版的廢奴主義報紙“晚郵報”的編輯部提出撰稿建議。
- 8月22日** 馬克思為“新聞報”寫“美國廢奴派的示威”一文，指出爭取立即消滅黑奴制的力量日益成長和團結。文章發表於8月30日該報。
- 8月27日** 馬克思以“新聞報”通訊員的資格取得參觀倫敦世界工業展覽會的長期出入證。
- 8月28日—9月7日左右** 馬克思為了安排財務，到扎耳特博默耳舅父萊·菲力浦斯和到特利爾母親那里去了一趟。馬克思在歸途中于科倫會見了1848—1849年德國革命的參加者弗·卡普，他是從美國來的。卡普把德國革命流亡者站在

- 北部各州的一边参加美国的国内战争的情况告诉了馬克思。
- 9月** 馬克思在批判分析李嘉图的积累理論的过程中,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一书中发展了自己关于資本主义积累和經濟危机的理論。
- 由于家庭的物质状况极端困难,馬克思试图通过表兄奧·菲力浦斯的介紹到一家英国铁路营业所工作,但是没有被录用。
- 9月11日** 艾希霍夫請求恩格斯帮助在德国流亡者中間推銷为德国禁止的、威·維貝尔的小册子“我被紐施塔特体操联合会开除”,这本小册子是批判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在統一德国問題上的立場的。
- 9月11—30日** 馬克思为“新聞报”写了3篇文章,論述英国工人因棉紡織业危机而产生的困难状况和論述英国人民声援加里波第的群众大会。“援救加里波第大会”、“英国工人的貧困”和“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紡織工人的貧困”等文章发表于9月17、27日和10月4日該报。
- 9月12—29日** 恩格斯取道比利时和卢森堡去德国休养。在沿摩塞尔河、萊茵河畔和在紹林吉亚旅行后,停留于巴門和恩格耳斯基尔亨亲人处。
- 1862年10月上半月—1864年9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从流亡中回到德国的威·李卜克內西保持經常通信,从他那里得到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現狀的消息;馬克思指导李卜克內西在德国工人中間宣傳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活动。
- 10月7日** 馬克思写“北美事件”一文,他在文章里欢迎美国总统林肯頒布解放黑奴宣言。該文发表于10月12日“新聞报”。
- 10月下半月** 馬克思訪問从巴黎来的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

- 加者維·席利。
- 10月底** 馬克思根据官方的統計資料写“面包的制作”一文，叙述了英国面包业工人的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該文发表于10月30日“新聞报”。
- 11月4—29日** 馬克思为“新聞报”写5篇文章，总结美国国内战争的第一阶段。“北美形势”、“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北部各州的选举結果”、“麦克累倫的免职”和“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等文章发表于11月10、14、23、29日和12月4日該报。馬克思給“新聞报”撰稿就到这几篇文章为止。
- 11月18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軍事总汇报”編輯部要他更多地寄稿的建議并打算把他的稿件刊登在“来自英国的軍事书信”栏。編輯部还請求恩格斯向德国讀者报道英国軍事方面的技术成就。
- 12月** 馬克思撰写“資本和利潤”章的初稿，这一章的内容相当于后来的“資本論”第3卷头三篇。
- 12月5日左右—13日** 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数日，并訪問在利物浦的艾希霍夫。
- 12月28日** 馬克思在給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庫格曼的信中說，他打算把“政治經濟学批判”的下一分册作为单独的著作出版，用“資本論”做书名，并用“政治經濟学批判”做副标题。馬克思同时要求庫格曼談談德国的事态。从此以后，馬克思和庫格曼之間开始了經常的通信。
- 1 8 6 3**
- 1月** 馬克思結束了“剩余价值学說史”主要篇章的写作，他打算以后把这一著作作为“資本論”的結論部分、历史

批判部分出版。同时他編写“資本論”第1和第3部分的提綱，这两部分成了后来“資本論”第1卷和第3卷的基础。馬克思打算在第1篇里研究資本生产的过程，在第3篇里研究資本和利潤的問題。

馬克思在回头写作自己經濟著作里的論机器的一章时，重新閱讀他先前写成的技术史摘要筆記，并且在地质学院听讲工艺学实用課。

由于停止給“新聞报”撰稿，馬克思的家庭遭到极大的物质貧困。恩格斯了解到馬克思家境困难之后，給他相当大的金錢援助。

- 1月6日** 恩格斯的妻子瑪丽·白恩士逝世。
- 1月28日** 馬克思閱讀了拉薩尔的“工人綱領”之后，在給恩格斯的信中称它是“共产党宣言”的庸俗化。
- 2月上半月** 馬克思由于經常的过度疲劳患了眼炎。医生建議他暫停工作。
- 2月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热烈的同情欢迎了波兰开始起义的消息。他們认为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問題的意义特別重大，于是决定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就波兰起义問題发表呼吁书。他們預定在小册子“德国和波兰。論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的軍事政治性质”里更詳細地闡述自己的观点。馬克思負責小册子的政治部分，恩格斯負責軍事部分。馬克思希望“熔岩这次将由东方向西方奔流”，并請求恩格斯注意俄国革命流亡者的机关报“钟声”对波兰起义的言論。
- 2月下半月—5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撰写論述波兰的小册子而搜集資料，从报纸上和从波兰、普魯士和俄国的历史书籍中作了許多摘录。馬克思根据这些資料，为小册子写了兩篇預拟稿，在草稿中他詳細地探討了普魯士和沙皇俄

- 国对波兰的侵略政策，以及霍亨索倫王朝兴起的历史。但小册子没有写完。
- 3—7月** 馬克思长时期在英国博物館写作。馬克思联系着他的經濟学著作——未来的“資本論”——中已經写成的部分，从有关政治經濟学史的书藉中作补充摘录，这些摘录积成八本笔记。馬克思利用这些資料写作单独的历史批判論文和短評，其中包括論配第的詳尽論文，这些文章是“剩余价值学說史”主要篇章的补充。
- 3月26日** 馬克思出席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人数众多的工人群众大会，这是倫敦工联理事会为表示英国工人階級声援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而組織的。
- 1863年4月初—  
1864年9月上半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密切地注視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馬克思在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就拉薩尔开始鼓动問題拟定了无产階級革命家对拉薩尔的活动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拉薩尔的鼓动对德国工人摆脱資产階級进步派政党的影响有某种良好作用，决定暂时不公开地反对拉薩尔。他們努力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首先是李卜克內西，来影响全德工人联合会，帮助加入該联合会的工人站到革命立場上来。
- 4月8日左右** 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問題，閱讀賴尔的“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和赫胥黎的“論人类在有机界中的位置”。
- 4月13日** 馬克思写辟謠启事寄給“柏林改革报”編輯部，因为該报对 1861 年春馬克思同拉薩尔关于在德国共同办报的商談作了不正确的报道。启事发表于 4 月 17 日該报。
- 5月** 恩格斯重新研究塞尔維亚文，閱讀武克·卡腊季奇出版的民歌集。
- 6月** 恩格斯閱讀金果克“入侵克里木”这一著作的已經出版

- 的头两卷,并为“軍事总汇报”写作題为“金累克論阿尔馬河会战”的书評。手稿沒有写完。
- 7月初** 馬克思多多地研究了数学,特别是微分学和积分学。
- 7月6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对社会資本的再生产过程作了說明和图解。
- 1863年8月—1865年12月** 馬克思决定用更有系統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經濟著作的理論部分,着手撰写新稿。他在工作过程中写成了“資本論”(共3卷)的新手稿。
- 8月21日** 馬克思会見波兰上校拉品斯基,他来倫敦是为了組織一支德国軍队帮助正在战斗的波兰人。馬克思协助拉品斯基在德国流亡者中間募捐,作为軍队的經費。
- 9月底** 恩格斯参观利物浦港,并为“軍事总汇报”撰写文章,論述美国装甲舰队和炮兵在国内战争中的发展。該文一直沒有发表。
- 10月中** 恩格斯在德国他母亲那里休养。
- 10月底—11月** 馬克思受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写声援波兰的呼吁书,号召为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募捐。馬克思在呼吁书中強調說:“沒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的、統一的德国。”呼吁书由博勒特、列斯納、威·沃尔弗、約·格·埃卡留斯和其他會員签名,以傳单的形式印出,并分发給在倫敦的德国流亡者代表。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書記瓦耳泰希的請求和馬克思的委托,給在德国的李卜克內西寄去了50份呼吁书,以便在联合会的各組織中間散发。
- 11月** 馬克思患严重癱病。
- 12月3日** 恩格斯通知馬克思說,他打算写一本論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的小册子,并請馬克思在德国为小册子

- 找出版者。恩格斯的这一打算沒有实现。
- 12月7日 馬克思因母亲逝世去特利尔。
- 12月19日左右 馬克思离开特利尔，順便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亲戚那里去住了一天。
- 1863年12月21日—  
1864年2月19日 馬克思因遗产事住在扎耳特博默耳舅父萊·菲利浦斯（母亲的遺囑执行人）处，在那里癱病复发。恢复健康以后，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住了两天返回倫敦。

## 1864

- 1864年初 恩格斯为“軍事总汇报”写“英国军队”一文。該文手稿沒有写完。
- 2月上半月 由于爆发丹麦战争，恩格斯写“什列斯維希的军队人数”一文。該文发表于2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
- 3月 馬克思迁入新居，地址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別墅1号。
- 3月12日 馬克思去曼彻斯特小住数日，以便把他的德国和荷兰之行的結果告訴恩格斯。
- 4月21日 倫敦报纸“自由新聞”的出版者科勒特訪問馬克思，交談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
- 5月3日 由于自己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威·沃尔弗患重病，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間，会見了艾希霍夫、施特龙和德朗克等同志，并同厄·琼斯恢复了友誼。
- 5月13日 馬克思、恩格斯同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一道参加沃尔弗的葬礼。在沃尔弗的墓前，馬克思致訣別詞。

- 
- 5月19日** 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返回倫敦。恩格斯在馬克思处作客四天。
- 5月底—6月** 馬克思編写沃尔弗年譜，他打算写沃尔弗的詳細傳記。由于缺乏沃尔弗的早期活动材料，馬克思請求“布勒斯劳晨报”（《Breslauer Morgen-Zeitung》）編輯埃尔斯納寄給他所缺的資料。馬克思的这一打算沒有实现。
- 6月1日—16日左右** 取道倫敦去美国的佐林根流亡工人——弗·莫尔和尤·梅耳希奧尔数度訪問馬克思。他們把萊茵省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告訴了馬克思。馬克思帮助他們筹集赴美国的用費，并交給他們一封致居住紐約的德国流亡者阿·雅科比的介紹信。
- 6月3日**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对拉薩尔“巴师夏-舒尔采·馮·德里奇先生是經濟学的尤利安——資本和劳动”一书的批評意見，认为它是对自己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的抄袭。
- 6月27日** 恩格斯为“軍事总汇报”写作“英国的反德兵力”一文，該文发表于7月6日該报。
- 6月底—7月初** 馬克思为“自由新聞”撰文論述俄国对1864年丹麦战争的立場，該文一直没有发表。
- 6月底—8月上半月** 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閱讀卡本特尔、洛尔德、克利克尔、施普尔茨海姆、施旺和施莱登的著作。
- 1864年下半年** 馬克思繼續写“資本論”的新手稿，但因健康情况的恶化而几度中輟。
- 7月7日** 恩格斯被选为曼彻斯特德国政治流亡者席勒协会理事会的委員。



- 
- 7月20日左右—8月10日** 馬克思在兰茲格特休养。
- 9月8日—10月上半月** 恩格斯在倫敦馬克思那里和在兰茲格特休养的母親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前往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了解国家的政治情况和奥地利—普魯士军队的状况。
- 9月12日左右—14日** 馬克思收到李卜克內西的信。由于拉薩尔身死,李卜克內西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許多會員的請求,建議馬克思担任联合会的领导,馬克思在給李卜克內西的回信中表示同意在一定条件下担任联合会主席的职务。

## 人名索引

### 三 画

万哈根·冯·恩赛, 卡尔·奥古斯特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85—1858)——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文学批评家。——第 48 页。

### 四 画

牛頓 (Newton)——新堡 (英国) 市参議員, 曾主持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1862 年 9 月)。——第 574、576 页。

丹屠, 爱德华·昂利·茹斯坦 (Dentu, Edouard-Henri-Justin 1830—1884)——法国出版商, 波拿巴主义者。——第 121 页。

韦伯斯特, 丹尼尔 (Webster, Daniel 1782—1852)——美国国家活动家, 美国辉格党领袖之一, 曾任国务卿 (1841—1843 和 1850—1852)。——第 439 页。

韦瑟罗耳, 乔治·奥加斯特斯 (Wetherall, George Augustus 1788—1868)——英国将军, 1860—1865 年任英国北部军区司令。——第 152 页。

尤尼烏斯——見弗兰西斯, 菲力浦。

尤斯提斯, 乔治 (Eustis, George 1828—1872)——美国外交官, 斯莱德德的秘书。——第 409 页。

尤維納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烏斯·尤維

納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六十年代—死于 127 年后)——著名的羅馬諷刺詩人。——第 399、549 页。

邓恩 (Dunne)——英国军官, 1860 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 134 页。

邓斯·司各脱, 约翰 (Duns Scotus, Johannes 1265 左右—1308)——中世纪经院哲学家, 唯名论 (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 的代表人物, “牛津文集”这一巨著的作者。——第 410 页。

邓洛普, 亚历山大·默里 (Dunlop, Alexander Murray 1798—1870)——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第 337、338 页。

比耳斯, 艾德蒙 (Beales, Edmond 1803—1881)——英国法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55 年为主张议会改革的宣传家之一, 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 美国内战时期支持北部; 1865—1869 年为改革同盟主席。——第 483 页。

比彻-斯托, 哈里埃特·伊丽莎白 (Becher-Stowe, Harriet Elezabeth 1811—1896)——美国女作家, 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 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 321、323、324 页。

比約, 奥古斯特·阿道夫·玛丽 (Bil-

- lault, Auguste-Adolphe-Marie 1805—1863)——法国政治活动家, 律师, 奥尔良党人, 1849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内务大臣 (1854—1858, 1859—1860)。——第 394, 395 頁。
- 比克西奧, 吉罗拉莫(尼諾)(Bixio, Girolamo (Nino) 1821—1873) ——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和1849年4—7月羅馬共和国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1862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 1870年为占领羅馬的加里波第部队的指挥官。——第 165, 169 頁。
- 巴兰坦, 威廉(Ballantine, William 1812—1887)——英国法学家。——第 448, 449, 491—493 頁。
- 巴罗什, 比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閣。——第 15 頁。
- 巴特勒, 本杰明·富兰克林(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1818—1893) ——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 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 美国内战时期夺取新奥尔良时为远征军的指挥官, 新奥尔良的军事长官(1862)。——第 505, 539, 540 頁。
- 巴贊庫尔, 塞扎尔(Bazancourt, César 1810—1865) ——男爵, 法国军事著作家, 波拿巴主义者。——第 634 頁。
- 巴克魯公爵, 瓦尔特·弗兰西斯·蒙台居-道格拉斯-司各脱(Buccleuch, Walter Francis Montagu-Douglas-Scott, Duke of 1806—1884) ——英国贵族, 托利党人。——第 550—552 頁。

## 五 画

- 汉諾威王朝——英国的王朝 (1714—1901), 这个王朝的国王同时是德国汉諾威邦的选帝侯 (1815年以前) 和国王 (1837年以前)。——第 427 頁。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112, 538 頁。
-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 ——俄国女皇 (1762—1796)。——第 451 頁。
- 古贊-蒙多邦, 沙尔·吉約姆·瑪丽·阿波利内尔·安都昂, 八里桥伯爵(Cousin-Montauban, Charles-Gaillaume-Marie-Appolinaire-Antoine, comte de Palikao 1796—1878) ——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次鴉片战争时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 (1860), 1870年为陆军大臣和政府首脑。——第 524 頁。
- 卢梭, 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 78 頁。
- 丘納德, 賽米尔(Cunard, Samuel 1787—1865) ——英国船主, 经营英美邮务的輪船公司的创办人。——第 413 頁。
- 本廷克, 乔治·威廉·皮埃尔龐特(Bentinck, George William Pierrepont) ——英国议会活动家, 托利党人。——第 510 頁。
- 圣阿尔諾,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Saint-Arnaud, Arman-Jacques-Achille Leroy de 1801—1854)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

-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曾任陸軍大臣(1851—1854)，1854年任克里木法軍總司令。——第632、634頁。
- 兰西尔，爱得文·亨利(Landseer, Edwin Henry 1802—1873)——著名的英国画家。——第491—493頁。
- 兰尼勒，托馬斯·赫倫·琼斯(Ranelagh, Thomas Heron Jones 生于1812年)——子爵，英国軍官，曾参加志愿兵运动。——第280—283、304頁。
- 加里波第，朱澤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1849年4—7月是羅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組織者；1859年奧意法战争中指揮阿尔卑斯猎兵；1860年領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2年組織了从羅馬教皇軍和法国占領者手中解放羅馬的远征。——第63、64、69—73、100—103、132—135、142、144、148、163—171、197—200、253、562、574—576、588頁。
- 司各脫，德雷德(Scott, Dred 1810左右—1858)——美国黑奴，1848—1857年曾設法从美国司法机关求得解放，未能成功。——第324、350頁。
- 司各脫，温菲尔德(Scott, Winfield 1786—1866)——美国將軍，曾参加1812—1815年英美战争；美国陸軍總司令(1841—1861年11月)。——第441頁。
- 司各脫，威廉，斯托威耳男爵(Scott, William, Baron Stowell 1745—1836)——英国法学家，托利党人，国际航海法专家，曾任海軍裁判所法官(1798—1828)。——第409、419、432頁。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領袖，曾任內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1841—1846)，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243頁。
- 皮尔斯，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美国总统(1853—1857)；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401、429、508頁。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領袖之一；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11、480頁。
- 皮特里，馬丁(Petrie, Martin 1823—1892)——英国軍官，写有許多欧洲軍隊編制和装备方面的著作。——第644頁。
- 瓦伊，米克洛什(Vay, Miklos 1802—1894)——男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1848年为駐特兰西瓦尼亚的政府專員，1860—1861年任首相，实行同奥地利君主国妥协的政策。——第252頁。
- 瓦揚，让·巴蒂斯特·菲利貝尔(Vaillant, Jean-Baptiste-Philibert 1790—1872)——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陸軍大臣(1854—1859)，皇廷事务大臣(1860—1870)。——第395頁。
- 瓦特耳，艾梅尔(Vattel, Emer 1714—1767)——瑞士法学家，在薩克森当外交官，为国际法专家。——第435頁。
- 瓦德西，弗里德里希·古斯达夫(Walderssee, Friedrich Gustav 1795—1864)——伯爵，普魯士將軍和軍事著作家，

- 陸軍大臣(1854—1858)。——第 307—309、312—313、317 頁。
- 瓦廉多夫(Wahrendorff)——男爵,瑞典廠主和軍事發明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第 34、35 頁。
- 瓦列夫斯基伯爵,亞歷山大·弗洛里安·約瑟夫·科倫納(Walewski, Alexandre-Florian-Joseph Colonna, comte de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動家,拿破侖第一和波蘭的瓦列夫斯卡姬伯爵夫人的兒子;1830—1831年波蘭起義的參加者,起義失敗後流亡法國,曾任外交大臣(1855—1860)和國務大臣(1860—1863)。——第 395 頁。
- 弗拉奧·德·拉·比拉爾德里伯爵,奧古斯特·沙爾·約瑟夫(Flahaut de la Billarderie, Auguste-Charles-Joseph, comte de 1785—1870)——法国外交家,1860—1862年任駐倫敦大使。——第 501、502 頁。
- 弗洛雷斯(Flores)——那不勒斯將軍,1860年為駐阿普利亞軍隊指揮官。——第 164 頁。
- 弗洛伊德,約翰·布坎南(Floyd, John Buchanan 1807—1863)——美國國家活動家,屬於民主黨,弗吉尼亞州州長(1850—1853),曾任陸軍部長(1857—1860),美國內戰的參加者,站在南部方面。——第 519、597 頁。
- 弗蘭茨-約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奧地利皇帝(1848—1916)。——第 5、20、76、112、141—144、205、206、249、251、252、256 頁。
- 弗蘭西斯,菲利浦(Francis, Philip 1740—1818)(筆名尤尼烏斯 Junius)——英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激進派,寫過許多反對喬治三世專制制度的抨擊性文章。——第 427 頁。
- 弗蘭契斯科二世(Francesco II 1836—1894)——那不勒斯國王(1859—1860)。——第 51、100、142、144、163、196、384 頁。
- 弗里芒特,約翰·查理(Frémont, John Charles 1813—1890)——美國探險家和政治活動家,屬於共和黨左翼;1856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美國內戰時為密蘇里州(1861年11月以前)和弗吉尼亞州(1862)的北軍指揮官。——第 324、353、365、401—403、442、445、507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 I 1688—1740)——普魯士國王(1713—1740)。——第 58 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魯士國王(1740—1786)。——第 58、232、314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國王(1797—1840)。——第 59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國王(1840—1861)。——第 22、45、208 頁。
- 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Friedrich-Karl, Prinz 1828—1885)——普魯士將軍,後為元帥。——第 232 頁。
-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麥國王(1848—1863)。——第 78、253 頁。
- 布阿(Bouat)——法國將軍,克里木戰爭的參加者,1854年任法軍旅長。——第 632、633 頁。
- 布坎南,詹姆斯(Buchanan, James 1791—1868)——美國國家活動家,屬於民主黨;曾任國務卿(1845—1849),駐倫

- 敦公使(1853—1856), 美国总统(1857—1861); 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 325、326、349、351、352、360、361、366、401、429、453、508、513、597 頁。
- 布埃耳, 唐·卡洛斯(Buell, Don Carlos 1818—1898) ——美国將軍,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曾任田納西和肯塔基两州的一个軍团指揮官(1862)。——第 505、515、520、593 頁。
- 布里岡蒂(Briganti, 死于 1860 年) ——那不勒斯將軍; 1860 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軍的軍事行动, 被那不勒斯起义士兵击毙。——第 166、170 頁。
- 布呂歇爾, 格布哈尔德·勒勃萊希特(B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 ——普魯士元帥,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618 頁。
- 布雷金里季, 約翰·卡布耳(Breckinridge, John Cabell 1821—1875) ——美国国家活动家, 屬於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领导人之一; 副总统(1857—1861), 1860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美国內战时是南軍的將軍, 南部同盟的陸軍部長(1865)。——第 349、355、361、362、557 頁。
- 布卢姆菲耳德, 約翰·阿瑟·道格拉斯(Bloomfield, John Arthur Douglas 1802—1879) ——男爵, 英国外交家, 曾任駐柏林公使和全权代表(1851—1860), 駐維也納大使(1860—1871)。——第 65 頁。
- 布萊特, 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国厂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 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領袖; 历任自由党内閣各部大臣。——第 417、435、457 頁。
- 布萊格, 布拉克斯頓(Bragg, Braxton 1817—1876) ——美国將軍, 美国內战时为肯塔基州的南軍指揮官(1862)。——第 592、593、596 頁。
- 布魯姆, 亨利·彼得(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 ——男爵, 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輝格党的著名活动家, 曾任大法官(1830—1834); 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不起重大作用。——第 562 頁。
- 布魯土斯(馬可·尤尼烏斯·布魯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 85 左右—42) ——羅馬政治活动家, 反对尤利烏斯·凱撒的貴族共和派陰謀的发起人之一。——第 529—560 頁。
- 布朗, 乔治(Brown, George 1790—1865) ——英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 年任英軍师长。——第 635、637 頁。
- 布朗, 約翰(Brown, John 1800—1859) ——美国农民, 廢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之一; 堪薩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1854—1856) 的积极参加者; 1859 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 被送交法院, 后被处死。——第 327 頁。
- 布朗遜, 奧列斯特斯·奧加斯特斯(Brownson, Orestes Augustus 1803—1876) ——美国神学家, 屬於民主党, 曾先后在波士頓和紐約两地出版天主教杂志; 美国內战时期主張保存联邦。——第 366 頁。
- 卡諾, 拉查尔·尼古拉(Carnot, Lazare-Nicolas 1753—1823) ——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政治和軍事活动家, 資產階級共和党人;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

- 階級革命時期追隨雅各賓派，抗击歐洲各國同盟、保卫法国的組織者之一；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第395頁。
- 卡瓦利，卓万尼(Cavalli, Giovanni 1808—1879)——意大利軍官，1860年起是將軍；軍事發明家。——第30—32頁。
-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意大利國家活動家，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貴族的思想家和領袖；撒丁政府首腦(1852—1859和1860—1861)，实行在薩瓦王朝領導下自上而下地統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侖第三的支持，1861年領導第一屆意大利政府。——第100、102、103、197—199頁。
- 卡尔洪，約翰·科德威尔(Calhoun, John Caldwell 1782—1850)——美國國家活動家，民主黨領袖之一，奴隶占有制寡頭政体的思想家；曾任美國陸軍部長(1817—1825)，副總統(1825—1832)，參議員(1832—1844、1845—1850)，國務卿(1844—1845)。——第328、354、391頁。
- 卡瑟克特，乔治(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國將軍，克里木戰爭的參加者，1854年任英軍師長。——第635頁。
-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俄國杰出的歷史學家和作家，亞歷山大一世的御用歷史編纂家。——第193頁。
- 卡桑尼亚克——見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 卡納爾文伯爵，亨利·霍華德·莫利紐·赫伯特(Carnarvon, 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 Earl of 1831—1890)——英國國家活動家，保守黨人，曾任殖民大臣(1866—1867和1874—1878)。——第540頁。
- 卡利奧斯特羅，亞歷山得羅(Cagliostro, Alessandro 1743—1795)(真名為朱澤培·巴爾扎莫 Giuseppe Balsamo)——伯爵，冒險主義者，騙人的神秘論者。——第7頁。
- 卡托(老卡托)(馬可·波爾齊烏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羅馬政治活動家和作家，貴族特權的維護者；公元前184年被選為監察官，他監察之嚴格是人所共知的。——第341、538頁。
- 卡托(小卡托)(馬可·波爾齊烏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inor) 公元前95—46)——羅馬國家活動家，貴族共和派領袖。——第536頁。
- 卡尼，菲利浦(Kearny, Philip 1815—1862)——美國將軍，美國內戰的參加者，站在北部方面，波托馬克河軍團某部指揮官(1861—1862)。——第535、605頁。
- 卡尼茨，卡尔(Canitz, Karl 生于1812年)——男爵，普魯士外交家，1859—1863年任駐羅馬公使。——第196頁。
- 卡斯，路易斯(Cass, Lewis 1782—1866)——美國國家活動家、將軍和外交家，屬於民主黨；曾任陸軍部長(1831—1836)，國務卿(1857—1860)；美國內戰時期主張保存聯邦。——第366頁。
-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國國家活動家，托利黨人；曾任愛爾蘭事務大臣(1797—

1801), 陸軍和殖民大臣 (1805—1806 和 1807—1809), 外交大臣 (1812—1822)。——第 540 頁。

## 六 画

托蒂 (Totti) ——波拿巴的警探, 原籍科西嘉島。——第 100、102、103、198 頁。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 ——英国国王 (1760—1820)。——第 89、427 頁。

吉耳平, 查理 (Gilpin, Charles 1815—1874) ——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 帕麦斯顿內閣閣員 (1859—1865)。——第 477、478 頁。

列斯納, 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裁縫;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15 頁。

伐兰狄甘, 克雷門特·勒尔德 (Vallandigham, Clement Laird 1820—1871) ——美国政治活动家, 北部民主党的領袖之一, 国會議員 (1858—1863); 曾在北部策划一系列支持南部奴隶主的阴谋活动。——第 601 頁。

老迪奥尼修斯一世 (Dionysius the Elder 公元前 431 左右—367) ——叙拉古暴君 (公元前 406 左右—367)。——第 50 頁。

毕若·德·拉·比貢利, 托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Robert 1784—1849) ——法国元帅 (1843 年起), 奥尔良党人; 曾参加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 指揮軍隊鎮压 1834 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 侵略阿尔及利亚

和摩洛哥的战争組織者之一; 写有許多軍事著作。——第 262、263、265、313 頁。

多尔哥魯科夫, 彼得·弗拉基米罗維奇 (Долгоруков, Пет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16—1868) ——公爵, 俄国政論家和历史学家, 自由主义者, 1859 年流亡国外, 六十年代出版了一些反对派报刊杂志, 曾为赫尔岑的“钟声”撰稿。——第 110 頁。

华盛顿, 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 ——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 (1775—1783) 的总司令; 美国第一任总统 (1789—1797)。——第 322、348、427、586 頁。

华尔希, 約翰·貝恩 (Walsh, John Benn 1798—1881) ——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議會議員。——第 540 頁。

考恩, 約瑟夫 (Cowen, Joseph 1831—1900)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聞工作者, 資产階級激进派, 追隨宪章派; 新堡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1862 年 9 月) 的組織者之一。——第 574、576 頁。

考萊伯爵, 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 (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 ——英国外交家, 曾任駐巴黎大使 (1852—1867)。——第 15、502、503 頁。

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 (Evans, George de Lazy 1787—1870) ——英国將軍, 自由党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 年任英軍师长。——第 635—637、639、641 頁。

伊斯土里斯, 弗朗西斯科·哈維埃尔 (Isturiz, Francisco Javier de 1790—1871)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



- 义者，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曾任政府首脑(1836、1846和1858)，駐倫敦公使(1848、1858—1862)。——第499—501頁。
- 安德森，罗伯特(Anderson, Robert 1805—1871)——美国軍官，1861年5月起为將軍，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薩姆特尔堡垒卫戍司令(1860年12月—1861年4月)。——第348頁。
- 安凡丹，巴特米·普罗斯比尔(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亲信門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四十年代中起在許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第15頁。
- 西塞罗(馬可·土利烏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杰出的羅馬雄辯家和國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50頁。
- 西摩尔，霍雷修(Seymour, Horatio 1810—1886)——美国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党領袖之一，紐約州州长(1853—1855和1863—1865)，美国内战时期主張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600、603頁。
- 西华德，威廉·亨利(Seward, William Henry 1801—1872)——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右翼領袖之一；紐約州州长(1839—1843)，1849年起为参議員，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曾任美国国务卿(1861—1869)；主張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401、402、410、453、458、465—467、470、471、476—478頁。
- 艾夫斯，馬尔康(Ives, Malcolm)——美国新聞記者，属于民主党，自五十年代末起是“紐約先驅报”的撰稿人。——第508頁。
- 艾釋华特，亨利(Ashworth, Henry 1794—1880)——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議會議員。——第487頁。
- 艾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佛罗(Essex, Robert Devereux, Earl 1591—1646)——英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属于长老会派，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議會軍总司令(1642—1645)。——第506頁。
- 伍德(Wood)——英国工人，布萊頓反干涉大会(1861年12月)的参加者。——第460頁。
-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曾任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璽大臣(1870—1874)。——第128、139、140頁。
- 伍德，費南多(Wood, Fernando 1812—1881)——美国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党領袖之一，曾任紐約市市长(1854—1858、1860—1863)，美国内战时期主張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444、600頁。
- 伍耳，約翰·爱里斯(Wool, John Ellis 1784—1869)——美国將軍，廢奴主义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的北軍指揮官(1861年8月—1862年5月)。——第442頁。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59頁。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10、46、59、76、112頁。

亚当斯 (Adams) —— 英国军事发明家 (十九世纪中叶)。—— 第 229 頁。

亚当斯, 约翰 (Adams, John 1735—1826) —— 美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 (1775—1783) 是资产阶级温和派领袖之一; 曾任美国驻伦敦第一任公使 (1785—1788), 美国总统 (1797—1801)。—— 第 322 頁。

亚当斯, 查理·弗兰西斯 (Adams, Charles Francis 1807—1886) —— 美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 美国驻伦敦公使 (1861—1868)。—— 第 408、416、418、440、470、471、476、477、483 頁。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纳 (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 —— 法国军官, 新式步枪的发明者。—— 第 24、217—221、235 頁。

米格尔, 唐 (Miguel, Dom 1802—1866) —— 葡萄牙国王 (1828—1834)。—— 第 11 頁。

米尔纳·基卜生—— 见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

米索里, 朱泽培 (Missori, Giuseppe 1829—1911) —— 意大利军官,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六十年代曾在加里波第革命军队里作战。—— 第 165、166、169 頁。

米腊蒙, 米格尔 (Miramón, Miguel 1832—1867) —— 墨西哥将军, 保守党领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导人之一, 叛乱政府首脑 (1859—1860); 1862—1867 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儡马克西米利安, 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毙。—— 第 525 頁。

米勒斯, 茹尔·伊萨克 (Mirès, Jules-

Isaac 1809—1871) —— 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 “立宪主义者报”等报纸的所有人, 1861 年被控从事证券投机活动而被送交法院。—— 第 524—526 頁。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909) —— 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的第四个儿子。—— 第 636 頁。

## 七 画

怀特, 詹姆斯 (White, James) —— 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家, 布莱顿反干涉大会 (1861 年 12 月) 的参加者。—— 第 460、462 頁。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 第 199、580 頁。

吕措夫, 阿道夫 (Lützow, Adolf 1782—1834) —— 男爵, 普鲁士军官, 后为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第 536 頁。

亨尼西, 约翰·波普 (Hennessy, John Pope 1834—1891) —— 爱尔兰保守党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第 338 頁。

杜尔哥, 安·罗伯尔·雅克 (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1727—1781) —— 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重农学派的最大代表人物, 财政总稽核 (1774—1776)。—— 第 395、396 頁。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 —— 罗马教皇 (1846—1878)。—— 第 111、193 頁。

里卡索利, 贝蒂诺 (Ricasoli, Bettino 1809—1880) ——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 意大利政

- 府首腦(1861—1862和1866—1867)。  
——第562頁。
- 佐利科弗尔, 費里克斯·柯尔克(Zollicoffer, Felix Kirk 1812—1862)——美国新聞記者,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南部方面, 1861—1862年为肯塔基州的南軍指揮官。——第516頁。
- 車尔尼曉夫, 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Черныш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86—1857)——俄国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28—1852年领导陸軍部。——第536頁。
- 坎宁, 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1822—1827), 首相(1827)。——第11、385、393、497頁。
- 坎伯尔, 科林, 1858年起为克萊德男爵(Campbell, Colin, Baron Clyde 1792—1863)——英国將軍, 1862年起为元帥,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鎮压印度1857—1859年民族解放起义的英軍总司令。——第640、650頁。
- 利姆堡(Limburg, W.)——德国工人, 职业是鞋匠,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 1868—1869年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615頁。
- 利美腊克, 波倫(Limayrac, Paulin 1813—1868)——法国新聞工作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为“祖国报”和“国家报”撰稿, 1861—1868年为“立宪主义者报”主編。——第394、395頁。
- 辛格尔蒙頓, 奧托(Singleton, Otho 生于1814年)——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南部民主党; 美国国会議員, 1861—1865年为南部同盟国会議員。——第327頁。
- 辛凯尔迪, 卡尔·路德維希·弗里德里希(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普魯士官員, 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 1853年起为內务部警察司司长。——第48頁。
- 李, 罗伯特·爱德华(Lee, Robert Edward 1807—1870)——美国將軍, 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 1859年参加鎮压約翰·布朗的起义, 美国內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軍指揮官(1862—1865), 南軍总司令(1865年2—4月)。——第592頁。
- 李比希, 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 农业化学的創始人之一。——第97頁。
- 狄金逊, 丹尼尔·斯蒂文斯(Dickinson, Daniel Stevens 1800—1866)——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民主党領袖之一, 美国內战时期是北軍的积极拥护者。——第442頁。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杰出的古希腊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馬其頓派的領袖。——第402頁。
- 沙多勃利昂子爵, 弗朗斯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著名的法国作家, 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 法国出席維罗那會議(1822)的代表。——第385、393頁。
- 苏舍, 路易·加布里埃尔(Suchet, Louis-Gabriel 1770—1826)——法国元帥, 曾参加拿破侖法国历次战争。——第263頁。

- 苏拉(魯齐烏斯·科尔奈利烏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138—78)——罗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曾为执政官(公元前88),独裁者(公元前82—79)。——第13頁。
- 苏洛阿加,費里克斯(Zuloaga, Felix 1814—1876)——墨西哥將軍,保守党領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导人之一,叛乱政府首腦(1858—1859)。——第525頁。
- 伯尼,戴維·貝尔(Birney, David Bell 1825—1864)——美国將軍,廢奴主义者,美国内战的参加者,1862年为北軍波托馬克河軍团的旅长。——第535頁。
- 伯德特,弗兰西斯(Burdett, Francis 1770—1844)——英国政治活动家,資产階級激进派,后为托利党人;議會議員。——第494頁。
- 伯恩賽德,安布罗斯·埃弗雷特(Burnside, Ambrose Everett 1824—1881)——美国將軍,屬於共和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北軍波托馬克河軍团司令(1862年11月—1863年1月)。——第445、605頁。
- 沃克,約翰(Walker, John 1732—1807)——英国語言学家,写有許多語音和語法方面的著作。——第434頁。
- 沃克,提莫蒂(Walker, Timothy 1806—1856)——美国法学家,写有許多法学方面的著作。——第432頁。
- 沃克,萊罗伊·波普(Walker, Leroy Pope 1817—1884)——美国政治活动家,屬於南部民主党,曾任南部同盟的陸軍部长(1861)。——第348頁。
- 沃尔弗(Wolff)——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 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615頁。
- 麦迪逊,詹姆士(Madison, James 1751—1836)——美国国家活动家,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中起显著作用,曾任国务卿(1801—1809),美国总统(1809—1817)。——第439頁。
- 麦庫克,亚历山大·麦克道厄耳(McCook, Alexander McDowell 1831—1903)——美国將軍,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1862年为肯塔基州的北軍軍长。——第593頁。
- 麦克法兰(Mac-Farland)——美国外交官,詹·馬·梅森的秘书。——第409頁。
- 麦克累倫,乔治·布林頓(McClellan, George Brinton 1826—1885)——美国將軍和大铁路实业家,追随民主党,主張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美国内战时期为北軍总司令(1861年11月—1862年3月)和波托馬克河軍团司令(1862年3—11月),1864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423、505—508、521、534—536、556、557、602—605頁。
- 麦克默多,威廉·蒙台居·司各特(McMurdo, William Montague Scott 1819—1894)——英国軍官,后为將軍;四十至五十年代在印度的英国軍队里服务,1860—1865年是志願兵部队的总监。——第80、81、119、284、285、287、304、567、568、571、572頁。
- 麦克馬洪,瑪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de 1808—1893)——法国反动的軍事和政治活动家(1859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和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1870

- 年率十万法軍在色当投降，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之一；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第 117、253 頁。
- 克萊德——見坎伯尔，科林。
- 克呂格尔 (Krüger)——在倫敦的德国侨民，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 615 頁。
- 克倫威尔，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貴族領袖，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506 頁。
- 克蘭普頓，約翰·費恩斯·特威斯累頓 (Crampton, John Fiennes Twisleton 1805—1886)——英国外交家，1860—1869 年任駐馬德里公使。——第 502 頁。
- 克羅斯威尔，爱得文 (Crosswell, Edwin 1797—1871)——美国新聞記者和政治活动家，三十至四十年代为紐約州民主党領袖之一，五十年代中起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 442—443 頁。
- 克維秦斯基，奧努弗里·亚历山大羅維奇 (Квицинский, Онуф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94—1862)——俄国將軍，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 年任俄軍师长。——第 627、641、642 頁。
- 克拉倫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殘酷地鎮压了 1848 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452、495 頁。
- 克里滕登，約翰·約旦 (Crittenden, John Jordan 1787—1863)——美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屬於美国輝格党，参議員；主張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 323 頁。
- 克里斯比，罗莎丽亚 (Crispi, Rosalie)——弗·克里斯比的妻子，曾参加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0）。——第 103 頁。
- 克里斯比，弗兰契斯科 (Crispi, Francesco 1818—1901)——意大利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和 1860 年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六十年代末起，意大利完成統一后，轉到拥护君主立宪的立場上去。——第 102、103 頁。
- 貝里，海勒姆·乔治 (Berry, Hiram George 1824—1863)——美国將軍，美国內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1862—1863 年初为波托馬克河軍团的旅长。——第 535 頁。
- 貝格尔 (Berger)——在倫敦的德国侨民，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 615 頁。
- 貝茲利，托馬斯 (Bazley, Thomas 1797—188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反谷物法同盟的創始人之一；曼彻斯特商会长（1845—1859），議會議員。——第 487—489 頁。
- 貝奈特，詹姆士·戈登 (Bennett, James Gordon 1795—1872)——美国新聞工作者，民主党的拥护者，“紐約先驅報”的創办人和发行人；美国內战时期主張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 508、600

頁。  
 貝瑟耳, 理查, 威斯特伯立男爵 (Bethell, Richard, Baron Westbury 1800—1873) ——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副首席檢察官 (1852—1856)、首席檢察官 (1856—1858、1860—1861)、大法官 (1861—1865)。——第 128 頁。  
 貝列拉, 艾米尔 (Péreire, Émile 1800—1875) ——法国銀行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为圣西門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股份銀行«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的創辦人和董事之一; 伊薩克·貝列拉之兄。——第 377、396 頁。  
 貝列拉, 伊薩克 (Péreire, Isaac 1806—1880) ——法国銀行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为圣西門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股份銀行«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的創辦人和董事之一。——第 15、377、396 頁。  
 貝克, 罗伯特 (Baker, Robert) ——英国官員,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工厂視察員。——第 88、95—97、98 頁。  
 貝克萊, 乔治·克兰菲尔德 (Berkeley, George Cranfield 1753—1818) ——英国舰队司令, 托利党人, 議會議員。——第 467 頁。  
 貝尔, 乔治 (Bell, George 1794—1877) ——英国軍官, 1854—1855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第 638 頁。  
 貝尔奈 (Bernier) ——德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 (十九世紀中叶)。——第 211 頁。  
 貝尔納, 西蒙·弗朗斯瓦 (Bernard, Simon-François 1817—1862) ——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派; 1858 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侖第三的同

伙犯, 但被英国法庭宣布无罪。——第 581 頁。

## 八 画

奇坦, 約翰 (Cheetham, John 生于 1802 年) ——英国厂主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第 488 頁。  
 雨果, 維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偉大的法国作家。——第 75 頁。  
 門罗, 詹姆斯 (Monroe, James 1758—1831) ——美国国家活动家, 美国总统 (1817—1825), 1823 年发表闡明美国对外政策原則的宣言, 后称門罗主义。——第 385、393 頁。  
 味吉尔 (普卜利烏斯·味吉尔·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 ——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342、456 頁。  
 坦普尔, 威廉 (Temple, William 1628—1699) ——英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奧倫治的威廉三世的近臣。——第 430、466 頁。  
 果魯霍夫斯基, 阿格諾尔 (Goluchowski, Agenor 1812—1875) ——伯爵, 波兰貴族,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加里西亚总督 (1849—1859、1866—1867、1871—1875); 內务大臣 (1859—1860)。——第 251 頁。  
 奈斯勒 (Nessler) ——法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 (十九世紀中叶)。——第 221 頁。  
 奈恩多夫 (Neindorff) ——普魯士軍官和軍事发明家 (十九世紀中叶)。——第 220 頁。  
 肯特, 詹姆斯 (Kent, James 1763—1847) ——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哥倫比亞大学教授。——第 409、432 頁。

- 肯宁格姆, 威廉 (Conningham, William 生于 1815 年) —— 英国自由党議会活动家, 布萊頓反干涉大会 (1861 年 12 月) 的参加者。—— 第 460、461 頁。
- 居萊, 費倫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 —— 伯爵, 奧地利將軍, 原系匈牙利人, 曾参加鎮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 1859 年奧意法战争时为奧軍总司令。—— 第 314 頁。
- 居歇瓦尔-克拉里尼, 菲力浦·阿塔納茲 (Cuheval-Clarigny, Philippe-Athanase 1823—1895) —— 法国政論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为“祖国报”和其他期刊撰稿, 五十年代领导“立宪主义者报”和“国家报”的編輯部。—— 第 394 頁。
- 金凱德, 約翰 (Kincaid, John 1787—1862) —— 英国官員, 1850 年起为苏格兰的工厂和監獄視察員。—— 第 88、92、93、95 頁。
- 金累克, 亚历山大·威廉 (Kinglake, Alexander William 1809—1891) —— 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1857—1865)。—— 第 554、627—631、635—642 頁。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 —— 1682 年起为俄罗斯沙皇, 1721 年起为全俄皇帝。—— 第 58 頁。
- 彼得魯一世 (Pedro I 1798—1834) —— 巴西皇帝 (1822—1831), 葡萄牙国王, 称彼得魯四世 (1826), 后把葡萄牙王位让给自己的女儿瑪麗亞二世·达·格洛麗亞。—— 第 11 頁。
- 舍伐利埃, 米歇尔 (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 —— 法国工程师, 經濟学家和政論家, 三十年代为圣西門主义者, 后为自由貿易派, 第二帝国时期为参議員, 积极支持拿破侖第三的經濟政策。—— 第 15 頁。
- 舍夫茨別利伯爵, 安东尼·艾釋黎·庫伯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 —— 英国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在議会中领导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 1847 年起为輝格党人,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 第 321、455 頁。
- 法里尼, 魯伊治·卡洛 (Farini, Luigi Carlo 1812—1866) ——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主張在薩瓦王朝的統治下統一意大利, 曾任教育大臣 (1851—1852); 撒丁內政大臣 (1860), 意大利政府首脑 (1862—1863)。—— 第 197 頁。
- 法夫尔, 加布里埃尔·克劳德·茹尔 (Favre, Gabriel-Claude-Jules 1809—1880) ——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五十年代末起为資產階級共和党反对派領袖之一; 1870—1871 年任“国防政府”外交部长, 同梯也尔一起带头鎮压巴黎公社。—— 第 111、139 頁。
- 法腊格特, 戴維·格拉斯哥 (Farragut, David Glasgow 1801—1870) —— 美国海軍軍官, 1862 年 7 月起为舰队司令,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在夺取新奧尔良时 (1862 年 4 月) 任分舰队司令。—— 第 529、544 頁。
- 佩薩-伊-佩薩, 卡洛斯 (Peza-y-Peza, Carlos) —— 墨西哥反革命叛乱 (1858—1860) 的参加者, 叛乱政府的財政部长。—— 第 525 頁。
- 佩龐舍-澤德耳尼茨基, 威廉 (Perponcher-Sedlnitzki, Wilhelm 1819—1893) —— 伯爵, 普魯士外交家, 六十年代初任駐那不勒斯公使。—— 第 196 頁。

佩利西埃, 让·雅克(Pelis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 ——法国元帅, 三十至五十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以极端残酷著称;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 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 1860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第24页。

林登(Linden)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615页。

林赛, 威廉·肖(Lindsay, William Shaw 1816—1877) ——英国船主和商人, 自由贸易派, 议会议员。——第512页。

林肯, 阿伯拉罕(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领袖之一, 美国总统(1861—1865); 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实行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这些改革意味着转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 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322、323、326、348、349、356、365、382、401、402、453、505—508、527、557、558、561—563、585—587、594、601、603、605页。

杰弗逊, 托马斯(Jefferson, Thomas 1743—1826) ——杰出的美国启蒙运动者, 社会和国家活动家, 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家, 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 美国总统(1801—1809)。——第322、324、348、410、427—428、564页。

杰克逊, 安德鲁(Jackson, Andrew 1767—1845) ——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民主党创建人(1828); 1812—1815年英美战争时期美军在他的指挥下在新奥尔良重创英军; 美国总统(1829—

1837)。——第329、347、401页。

杰克逊, 托马斯·卓纳森(Jackson, Thomas Jonathan 1824—1863) ——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1861—1863), 布尔河会战(1861年7月)后获绰号“石壁”。——第557、585页。

杰克逊, 克累本·福克斯(Jackson, Claiborne Fox 1806—1862) ——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密苏里州州长(1860—1861)。——第360页。

帕特逊, 罗伯特(Patterson, Robert 1792—1881) ——美国商人和企业家, 美国内战初是北军的将军, 布尔河会战(1861年7月)后, 被免去指挥官职务。——第507页。

帕麦尔, 威廉(Palmer, William 1824—1856) ——英国医生, 为谋取保险赔偿费而毒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 被判处绞刑。——第417、456页。

帕麦尔, 朗德尔(Palmer, Roundell 1812—1895) ——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副首席检察官(1861—1863)、首席检察官(1863—1866)、大法官(1872—1874和1880—1885)。——第512页。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9—13、16、27、59、65、107、108、112、127—129、332、335—340、381—383、386、387、389—393、417—419、



- 430、431、433—436、437—441、452—457、462、464—465、468、471、476—478、485、489、497、526、538、540、577、607 頁。
- 罗倫茲，約瑟夫 (Lorenz, Joseph 1814—1879) ——奧地利軍官和軍事發明家。——第 223、225 頁。
- 罗曼諾夫王朝——俄國皇朝 (1613—1917)。——第 78 頁。
- 罗素，約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國國家活動家，輝格黨領袖，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第 46、53、55、59、65、121、357、382、386、389、390、417、440、457、465、470、471、476—478、496、499—504、540、554、555、560、561、574、576、581、607 頁。
- 罗素，威廉·霍华德 (Russell, William Howard 1820—1907) ——英國記者，1861—1862 年为“泰晤士報”駐華盛頓通訊員。——第 444 頁。
- 罗斯利埃斯，克里斯提安 (Roselius, Christian 1803—1873) ——美國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屬於美國輝格黨，路易西安納大學教授，主張保存聯邦。——第 363 頁。
- 罗斯克兰斯，威廉·斯塔克 (Rosecrans, William Starke 1819—1898) ——美國將軍，美國內戰時期為密西西比州和田納西州的北軍指揮官 (1862—1863)。——第 593 頁。
- 图尔，伊什特万 (Türr, István 1825—1908) ——匈牙利軍官，意大利和德國的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曾參加克里木戰爭，站在聯軍方面，1860 年參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進軍，1861 年起為意大利軍隊的將軍。——第 165、199 頁。
- 图普斯 (Toups)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會員，曾參加救濟 1863—1864 年波蘭起義參加者募捐委員會。——第 615 頁。
- 图姆斯，罗伯特 (Toombs, Robert 1810—1885) ——美國政治活動家，屬於民主黨，曾任南部同盟國務卿 (1861)，美國內戰時期為南軍將軍。——第 327、354 頁。
- 图温奈尔，爱德华·安都昂 (Thouvenel, Édouard-Antoine 1818—1866) ——法國外交家，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5—1860)，外交大臣 (1860—1862)。——第 76、382、386、395、503、554—555 頁。
- 图温南，路易·埃蒂耶納 (Thouvenin, Louis-Étienne 1791—1882) ——法國軍官和軍事發明家。——第 215—218、238 頁。
- 拉薩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律師，1848—1849 年參加萊茵省的民主運動，六十年代初參加工人運動，是全德工人聯合會 (1863) 創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權下“自上”統一德國的政策，在德國工人運動中創立了機會主義的派別。——第 667、683、685 頁。
- 拉弗耳，曼斯菲尔德 (Lovell, Mansfield 1822—1884) ——美國將軍，美國內戰的參加者，站在南部方面，新奧爾良衛戍司令 (1861—1862 年 4 月)。——第 528、529 頁。
- 拉斐德，瑪麗·約瑟夫·保尔 (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 1757—1834) ——

- 法国將軍，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的参加者，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第343頁。
- 拉图尔·多韦尔尼-洛腊盖，昂利·戈德弗魯阿·貝尔納·阿尔丰斯(La Tour d'Auvergne Lauraguais, Henri-Godefroi-Bernard-Alphonse 1823—1871)——公爵，法国外交家，曾任駐柏林大使(1859—1862)，駐羅馬大使(1862—1863)和駐倫敦大使(1863—1869)。——第64、75頁。
- 拉罗凱特——見福尔卡德-拉罗凱特，让·路易·維克多·阿道夫·德。
- 拉夫焦伊，欧文(Lovejoy, Owen 1811—1864)——美国教士和政治活动家，廢奴主义者，国會議員。——第482頁。
- 拉法里納，朱澤培(La Farina, Giuseppe 1815—1863)——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政論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1848—1849年西西里島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60年(7月以前)为卡富尔駐西西里島特使，1860年10月—1861年1月为西西里島总督顧問。——第100、102、103、198頁。
-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萊昂(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法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驅逐出国，1860年为教皇軍队的指揮官。——第163頁。
- 波普，約翰(Pope, John 1822—1892)——美国將軍，屬於共和党，美国內战的参加者，1862年先为密西西比后为弗吉尼亚的北軍指揮官之一。——第507、605頁。
- 波克，詹姆士·諾克斯(Polk, James Knox 1795—1849)——美国国家活动家，屬於民主党，曾任美国总统(1845—1849)；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組織者之一。——第401、429頁。
- 波特尔，艾德蒙(Potter, Edmund)——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六十年代初是曼彻斯特商会会长，議會議員。——第487、488頁。
- 波德維耳斯，菲力浦(Podewils, Philippe 1809—1885)——男爵，巴伐利亚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221頁。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第385、393頁。
- 波旁王朝——西班牙王朝(1700—1868和1874—1931)。——第385、393頁。
- 波旁王朝——那不勒斯王国的王朝(1735—1806和1815—1860)。——第51、143、144、165頁。
- 波拿巴，路易——見拿破侖第三。
- 波拿巴，約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侖第一之長兄，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第605頁。
- 波拿巴，約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侖亲王(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eon 1822—1891)——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侖第三的堂弟，1854年为克里木法軍师长；綽号普隆-普隆和紅色亲王。——第199、342、632、633、635、636頁。
- 阿布，艾德門(About, Edmond 1828—

- 1885)——法国新聞記者，波拿巴主义者。——第 77、121 頁。
- 阿布德-艾尔-喀德(Abd el Kader 1808—1883)——1832—1847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領袖；1847 年被法国人所俘，1852 年得到拿破侖第三的許可，移居土耳其。——第 179 頁。
- 阿貝尔，斐迪南(Eber, Nándor 1825—1885)——匈牙利政論家，1848—1849 年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60 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 165 頁。
- 阿腊貢王朝——阿腊貢王国的王朝(十一至十五世紀)。——第 50 頁。
-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Aberdeen, George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 年起为皮尔派領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 1841—1846)和联合內閣首相(1852—1855)。——第 65 頁。
- 阿里欧斯托，洛多維科(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詩人，长詩“瘋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441 頁。
- 阿姆斯特朗，威廉·乔治(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国发明家和厂主，以发明特別的綫膛炮而出名。——第 40—44、621—622 頁。
- 阿尼奇科夫，維克多·米哈伊洛維奇(Аничк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30—1877)——俄国軍官和軍事著作家。——第 628—630、635 頁。
- 阿希伯頓男爵，亚历山大·貝林(Ashburton, Alexander Baring, Baron 1774—1848)——英国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追随托利党；同美国商业界有联系。——第 439 頁。
- 阿尔伯特(Albert 1819—1861)——薩克森—科堡—哥达亲王，英国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第 64、65、74、494、663 頁。
- 阿尔蒙特，璜(Almonte, Juan 1804—1869)——墨西哥国家活动家和將軍，1857 年起任駐巴黎公使，在法国的墨西哥流亡分子反动集团的首腦，大力策动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1862—1867)。——第 554 頁。
- 阿尔文斯累本，古斯塔夫(Alvensleben, Gustav 1803—1881)——普魯士將軍，普魯士摄政王(1861 年起为国王威廉一世)的亲信之一。——第 74 頁。

## 九 画

- 咸丰(1831—1861)——中国皇帝(1850—1861)。——第 13 頁。
- 品得(Pindaros 約公元前 522—442)——古希腊抒情詩人，曾写了許多瑰丽的頌詩。——第 487、586 頁。
- 耶茨(Yates)——倫敦工人反干涉大会(1862 年 1 月)的参加者。——第 482 頁。
- 娄，罗伯特(Lowe, Robert 1811—1892)——英国政論家和国家活动家，輝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1843—1850 年为澳大利亚一个州的立法議會議員，六十年代为“泰晤士报”編輯，曾任財政大臣(1868—1873)，內务大臣(1873—1874)。——第 335、455 頁。
- 洛埃，瓦尔特(Loë, Walther 1828—1908)——男爵，普魯士軍官，摄政王(1861 年起为国王威廉一世)的副官。——第 74 頁。
- 洪堡，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 1769—1859)——偉大的德国学者,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48頁。
- 英格兰,理查(England, Richard 1793—1883)——英国將軍,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年任英軍师长。——第635、640頁。
- 范多恩,厄尔(Van Dorn, Earl 1820—1863)——美国將軍,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南部方面,1862年为密西西比州的南軍指揮官。——第596頁。
- 柏立子爵,威廉·庫茨·克佩尔(Bury, William Coutts Cappell, Viscount 1832—189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議會議員,曾参加組織志願兵部队。——第280、281、284頁。
- 胡克,約瑟夫(Hooker, Joseph 1814—1879)——美国將軍,廢奴主义者,属于共和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北軍波托馬克河軍团軍长(1862),后为波托馬克河軍团司令(1863年1—6月)。——第605頁。
- 胡阿雷斯,貝尼托·帕布洛(Juárez, Benito Pablo 1806—1872)——杰出的墨西哥国家活动家,争取本国民族独立的战士,内战(1858—1860)和武装干涉墨西哥(1861—1867)时期为自由党的領袖,墨西哥总统(1858—1872)。——第384、445、525頁。
- 約翰遜,賽米爾(Johnson, Samuel 1709—1784)——英国作家和語言学家;第一部英語詳解辭典(1755)的編者。——第434頁。
- 約翰遜,安得魯(Johnson, Andrew 1808—1875)——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田納西州州长(1853—1857和1862—1865),參議員;美国内战时期是北軍的拥护者,美国副总统(1864—1865年4月),总统(1865—1869),实行和南部种植場主妥协的政策。——第360頁。
- 柯克倫,約翰(Cochrane, John 1813—1898)——美国軍官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国會議員(1857—1861),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442、443、445頁。
- 柯蒂斯,賽米爾·賴安(Curtis, Samuel Ryan 1807—1866)——美国將軍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會議員(1857—1861),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和阿肯色州的北軍指揮官(1861—1862)。——第327、557頁。
- 迪恩(Deane)——英国軍事发明家(十九世紀中叶)。——第229頁。
- 迪克斯,約翰·亚当斯(Dix, John Adams 1798—1879)——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將軍,属于北部民主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北軍指揮官(1861)。——第442頁。
- 迪斯累里,本杰明,1871年起为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領袖之一,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領袖;曾任財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首相(1868和1874—1880)。——第16、19、337、440、495—497、510、551、552頁。
-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第551頁。
- 查理十二(Charles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第58頁。
- 查理十五(Charles XV 1826—1872)

- 瑞典和挪威国王(1859—1872)。  
——第78頁。
- 查耳迪尼, 恩利科(Cialdini, Enrico 1811—1892)——意大利將軍, 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克里木战争和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 1860—1861年指揮撒丁军队同那不勒斯军队作战。——第197頁。
- 哈勒克, 亨利·韦哲(Halleck, Henry Wager 1815—1872)——美国將軍, 温和的共和党人; 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州军区司令(1861年11月—1862年3月)和密西西比軍团司令(1862年3—7月), 北軍总司令(1862年7月—1864年3月)。——第442、505、507、515、518、520、528、536、557、604頁。
- 哈登堡, 卡尔·奥古斯特(Hardenberg, Karl August 1750—1822)——公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1804—1806和1807); 为巩固普魯士国家, 实施了一系列不彻底的资产階級改革(1810—1813); 在維也納會議之后成为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者。——第46頁。
- 哈弗洛克, 亨利(Havelock, Henry 1795—1857)——英国將軍, 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和英国对錫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的参加者; 1857年参加鎮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62頁。
- 哈布斯堡王朝——自1273年起至1806年(斷續地)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王朝、奥地利帝国王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的王朝(1867—1918)。——第50、54、58、61、195、206頁。
- 哈克斯特豪森, 奥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魯士官員和作家, 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殘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 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630頁。
- 施, 威廉(Shee, William 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第448頁。
- 施梅林, 安东(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年任帝国内务大臣(7—12月), 首相兼外交大臣(9—12月); 奥地利首相兼内务大臣(1860—1865)。——第251、252頁。
-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魯士官員, 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第48頁。
- 施萊尼茨, 亚历山大(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第46、55、58—61、64、65、75、197、200頁。
- 施瓦尔岑堡, 費里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公爵, 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1848年10月維也納起义被鎮压后为首相兼外交大臣。——第60頁。
- 科布頓, 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 资产階級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 議會議員。——第15、16、435、457、577—578頁。
- 科貝特, 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资产階級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465頁。

- 科耳特, 賽米爾 (Colt, Samuel 1814—1862) —— 美国厂主和軍事发明家。——第 229 頁。
- 科散茲, 恩利科 (Cosenz, Enrico 1820—1898) —— 意大利將軍,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1860 年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革命进军时期为师長; 意軍总參謀長 (1882—1893)。——第 165、166、170 頁。
- 科苏特, 拉約什 (路德維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 ——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領導資產階級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腦; 革命失敗后逃離匈牙利,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義者集團求援。——第 199、252 頁。
- 科隆布,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 (Columb, Friedrich August 1775—1854) —— 普魯士軍官, 后为將軍, 反对拿破侖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536 頁。
- 科兰, 让·吉約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 (Colins, Jean-Guillaume-César-Alexandre-Hippolyte 1783—1859) —— 男爵, 法国小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原籍比利时。——第 4 頁。
- 威恩 (Whyne) —— 倫敦工人反干涉大会 (1862 年 1 月) 的参加者。——第 482 頁。
- 威亚尔 (Veillard) —— 法国商人, 1862 年破产。——第 588 頁。
- 威金逊 (Wilkinson) —— 英国兵工厂厂主和发明家 (十九世紀中叶)。——第 223 頁。
- 威耳伯福斯, 威廉 (Wilberforce, William 1759—1833) —— 英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慈善家, 議會議員, 曾进行反对英国殖民地的奴隶买卖和奴隶制度的斗争。——第 484 頁。
-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爾斯利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 —— 英国統帥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8—1814 和 1815 年对拿破侖法国战争中为英軍指揮官; 曾任軍械总長 (1818—1827), 英軍总司令 (1827—1828, 1842—1852), 首相 (1828—1830), 外交大臣 (1834—1835)。——第 28、285、618、651、660 頁。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 普魯士親王, 攝政王 (1858—1861), 普魯士國王 (1861—1888), 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45、46、58—60、64—66、74—77、111、112、196、197、205、207、208、255、256、341 頁。
- 威廉斯 (Williams) —— 英国海軍軍官, 1861 年为海軍部駐“特倫特号”輪船代表。——第 412、416、417 頁。
- 威尔逊, 詹姆士 (Wilson, James 1805—1860) —— 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經濟学家”杂志的創办人和編輯; 1853—1858 年任財政部秘書長, 1859—1860 年为財政部印度財務大臣。——第 85、139、172、489 頁。
- 威尔克斯, 查理 (Wilkes, Charles 1798—1877) —— 美国海軍軍官和旅行家,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圣賈辛托号”軍艦艦長 (1861)。——第 412、413、420、427、433、434、437、439、465—467、476 頁。
- 威尔克斯, 約翰 (Wilkes, John 1727—1797) —— 英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派, 議會議員; 写了許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章。——第 427 頁。

## 十 画

- 泰勒, 湯姆 (Taylor, Tom 1817—1880) ——英国剧作家和記者, 許多定期刊物的撰稿人, 1874—1880 年为諷刺性杂志“笨拙”的編輯。——第 81、119 頁。
- 庫伯, 菲尼莫尔 (Cooper, Fenimore 1789—1851) ——美国著名长篇小说作家。——第 403 頁。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偉大的德国作家。——第 396、508 頁。
- 夏福礼 (Harvey) ——六十年代初任英国駐宁波 (中国) 領事。——第 545—548 頁。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203、273、287、288、319、320、405、567、570—572、620、637 頁。
-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約公元前 497—406) ——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古典悲剧作者。——第 394 頁。
- 烏尔卡尔特, 戴維 (Urquhart, 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7—1852 年为議會議員; 1855—1865 年出版“自由新聞”报。——第 435 頁。
- 热克尔, 让·巴蒂斯特 (Jecker, Jean-Baptiste 1810 左右—1871) ——瑞士銀行家, 1862 年入法国国籍; 与波拿巴法国統治集团勾結在一起, 策动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 是被巴黎公社社員枪毙的一批人质中的一个。——第 525、555 頁。
- 班克罗夫特, 乔治 (Bancroft, George 1800—1891) ——美国历史学家,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屬于民主党; 十卷本的“合众国史”的作者, 美国内战时期支持北部。——第 445 頁。
- 茹安维尔亲王, 奥尔良的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瑪丽 (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 ——路易·菲力浦之子, 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 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 1861—1862 年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 115、341—345 頁。
- 納皮尔, 查理·詹姆斯 (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 ——英国將軍,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 1842—1843 年率領軍队攻占信德, 1843—1847 年为信德执政者。——第 568 頁。
- 納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 ——英国將軍和軍事史学家; 比利牛斯半島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第 424、644 頁。
- 哥尔查科夫, 彼得·德米特利也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785—1868) ——公爵, 俄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 年任俄軍軍长。——第 627、640、642 頁。
-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維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駐維也納大使 (1854—1856), 外交大臣 (1856—1882)。——第 46、110、200 頁。
- 紐曼, 弗兰西斯·威廉 (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 ——英国語文学家和政論家, 資产階級激进派, 写有許多宗教、政治和社会問題的著作。

- 第 607 頁。
- 紐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費恩斯·佩勒姆·克林頓 (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Duke of 1811—1864) ——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分子, 曾任陆軍和殖民大臣 (1852—1854), 陆軍大臣 (1854—1855), 殖民大臣 (1859—1864)。——第 11—12 頁。
- 拿破侖亲王——見波拿巴, 約瑟夫·沙尔·保尔。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31、51、62、76、135、177、260、261、309、312、398、399、468、515、605、618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e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3—10、13、15、18、32、46、48、51—54、58、59、64、74—78、85、101、111、112、120、121、127、129、131、141、143、148、178、184、194、195、197—199、242、243、252、255、256、259—261、341—344、381、382、385—387、395、396、398—400、421、431、440、457、501、524、554、555、574—576、602 頁。
- 特納, 詹姆士·阿斯皮納耳 (Turner, James Aspinall 1797—1867)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六十年代接近自由党, 曼彻斯特商会主席, 議會議員。——第 414、487 頁。
- 特雷伊·德·博利約, 安都昂·埃克托·太扎 (Treuille de Beaulieu, Antoine-Hector-Thésée 1809—1886) ——法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 36 頁。
- 特里門希尔, 休·西摩尔 (Tremenheere, Hugh Seymour 1804—1893) ——英国官員和政論家, 曾多次参加政府工人劳动条件調查委员会。——第 589、590 頁。
- 埃勒特, 查理 (Ellet, Charles 1810—1862) ——美国工程师和軍事发明家,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第 543、544 頁。
- 埃里克森, 約翰 (Ericsson, John 1803—1889) ——美国工程师和軍事发明家, 原籍瑞典。——第 542、594 頁。
- 埃特韦什, 約瑟夫 (Eötös, József 1813—1871) ——男爵, 匈牙利作家和国家活动家, 匈牙利貴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 鮑蒂揚尼政府的宗教和教育大臣 (1848 年 3—9 月)。——第 252 頁。
- 埃卡留斯, 約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德国裁縫工人, 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盟員,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 615 頁。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偉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431 頁。
- 海斯, 亨利希 (Hess, Heinrich 1788—1870) ——男爵, 奧地利將軍, 1859 年 7 月起为元帅, 曾积极参加鎮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 在 1859 年奧意法战争中馬振塔会战 (1859 年 6—7 月) 敗北后統率奧軍。——第 141 頁。
- 海瑙, 尤利烏斯·雅科布 (Haynau, Julius Jacob 1786—1853) ——奧地利將軍, 曾殘酷地鎮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



- 匈牙利革命运动。——第 466 頁。
- 海因策耳曼, 賽米爾·彼得 (Heintzelmann, Samuel Peter 1805—1880) ——美国將軍,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2 年任波托馬克河軍團軍長。——第 534、535 頁。
- 馬丁, 賽米爾 (Martin, Samuel 1801—1883) ——英国法学家, 1850—1874 年为高等控訴院法官。——第 493 頁。
- 馬哥芬, 比賴亞 (Magoffin, Beriah 1815—1885) ——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南部民主党, 肯塔基州州长 (1859—1862)。——第 361 頁。
-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之一, 1849 年为羅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腦, 1850 年是倫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組織者之一; 在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第 102、103、198、481 頁。
- 馬凱斯, 列奧納多 (Marques, Leonardo 約生于 1820 年) ——墨西哥將軍, 保守党領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領導人之一, 1862—1867 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儡馬克西米利安。——第 384、445 頁。
- 馬里奧, 阿尔伯特 (Mario, Alberto 1825—1883)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1860 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 104 頁。
- 馬考萊, 托馬斯·巴賓頓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 ——英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第 506 頁。
- 馬茨腊特 (Matzrath) ——在倫敦的德国侨民,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 615 頁。
- 馬瓜伊尔, 約翰·弗兰西斯 (Maguire, John Francis 1815—1872) ——爱尔兰自由党政治活动家, 議會議員。——第 117 頁。
- 馬基雅弗利, 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 資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資產階級思想家之一。——第 199 頁。
-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 593、613、667—685 頁。
- 馬克西米利安二世 (Maximilien II 1811—1864) ——巴伐利亚国王 (1848—1864)。——第 74 頁。
- 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 (Maximilien von Habsburg 1832—1867) ——奥地利大公, 在意大利的奥国領地总督 (1857—1859); 1864 年被法国武装干涉者宣布为墨西哥皇帝, 1867 年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毙。——第 503、504 頁。
- 格里舍利, 雅克·弗朗斯瓦 (Griscelli, Jacques-François) ——波拿巴的警探, 原籍科西嘉島。——第 100、102、103、198 頁。
- 格里菲思, 弗雷德里克·奧加斯特斯 (Griffiths, Frederick Augustus 死于 1869 年) ——英国軍官和軍事著作家。——第 204 頁。
- 格朗基奧, 阿尔西德·比埃尔 (Grandguillot, Alcide-Pierre 1829—1891) ——法国政論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9 年起是“立宪主义者报”主編, 1863—

- 1865年为“国家报”主編。——第394、395頁。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聞工作者, 无原則的政客, 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議員 (1852—1870), 站在极右翼立場; 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 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編。——第394頁。
- 格雷, 亨利·乔治 (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曾任軍务大臣 (1835—1839)、陆軍和殖民大臣 (1846—1852)。——第9—14頁。
- 格雷哥里, 威廉·亨利 (Gregory, William Henry 1817—1892)——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追随自由党, 議會議員。——第509—512、540頁。
- 格雷和里彭伯爵, 乔治·弗雷德里克·賽米尔·罗宾逊 (Grey and Ripon, George Frederick Samuel Robinson, Earl of 1827—1909)——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陆軍副大臣 (1859—1861年1月和1861年7月—1863年), 陆軍大臣 (1863—1866); 曾积极参加組織志願兵。——第304頁。
- 格兰特, 詹姆士 (Grant, James 1802—1879)——英国激进派記者和作家, “晨报”編輯 (1850—1871)。——第455頁。
- 格兰特, 烏利士·辛普森 (Grant, Ulysses Simpson 1822—1885)——美国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 1861—1862年为肯塔基和田納西州的北軍指揮官, 1864年3月起任陆軍总司令; 陆軍部长 (1867—1868), 美国总统 (1869—1877)。——第518—520頁。
- 格兰維耳伯爵, 乔治·魯森-高尔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1815—1891)——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六十年代起为自由党領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 樞密院院长 (1852—1854、1855—1858、1859—1866), 殖民大臣 (1868—1870、1886)。——第13頁。
- 格娄弗諾, 休·魯普斯 (Grosvenor, Hugh Lupus 1825—1899)——伯爵, 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 曾参加志願兵运动。——第284頁。
- 格萊斯頓,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紀下半叶为自由党領袖之一; 曾任財政大臣 (1852—1855和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10、15、26—28、30、112、127、128、435、440、552、599、607頁。

## 十一画

- 清朝——中国王朝 (1644—1911)。——第545、546頁。
- 琉善 (Lucianus 約120—180)——杰出的古希腊諷刺作家, 无神論者。——第536頁。
- 雪萊, 約翰 (Shelley, John 1808—1867)——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 議會議員。——第550頁。
-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曾任首相 (1836、1840),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鎮压巴黎公

- 社的劊子手。——第 394、627 頁。
- 累亞德, 奧斯丁·亨利 (Layard, Austin Henry 1817—1894) ——英國考古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激進派,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為自由黨人; 外交大臣助理 (1861—1866), 議會議員。——第 461、554 頁。
- 密契爾, 奧姆斯比·馬克奈特 (Mitchel, Ormsby MacKnight 1809—1862) ——美國天文學家, 辛辛那提天文台台長 (1845—1859); 美國內戰時期為北軍的將軍 (1861—1862)。——第 528 頁。
- 莎士比亞,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偉大的英國作家。——第 490、528、529 頁。
- 康羅貝爾, 弗朗斯瓦·塞爾坦 (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 ——法國將軍, 1856 年起為元帥, 波拿巴主義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參加侵占阿爾及利亞;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積極參加者之一; 1854 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 後任克里木法軍總司令 (1854—1855)。——第 632—634、636、638 頁。
- 培爾西尼, 讓·日爾貝爾·維克多 (Perr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 ——伯爵, 法國國家活動家, 波拿巴主義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組織者之一, 曾任內務大臣 (1852—1854 和 1860—1863), 駐倫敦大使 (1855—1858、1859—1860)。——第 65、121、129、148、375、377、395 頁。
- 得比伯爵, 愛德華·喬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 ——英國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領袖,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保守黨領袖之一; 首相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14、495—497、577、578 頁。
- 莫扎特, 沃尔弗干格·亞馬多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偉大的奧地利作曲家。——第 357 頁。
- 莫爾尼伯爵, 沙爾·奧古斯特·路易·約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 ——法國政治活動家, 波拿巴主義者, 拿破侖第三的同母異父兄弟,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組織者之一, 曾任內務部長 (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 立法團議長 (1854—1856、1857—1865)。——第 555 頁。
- 朗迪 (Landi) ——那不勒斯將軍, 1860 年參加反對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軍的軍事行動。——第 70—73 頁。
- 朗扎, 斐迪南多 (Lanza, Ferdinando) ——那不勒斯將軍, 1860 年參加反對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軍的軍事行動。——第 64、65 頁。
- 曼, 安布羅茲·達德利 (Mann, Ambrose Dudley 1801—1889) ——美國外交家, 1861—1862 年為南部同盟駐倫敦代表。——第 410、421、456、464、482、509—511 頁。
- 曼托伊費爾, 愛得文 (Manteuffel, Edwin 1809—1885) ——男爵, 普魯士將軍, 1857 年起為軍事辦公廳長官, 1861 年起為國王威廉一世的主任副官。——第 74 頁。
- 曼托伊費爾, 奧托·泰奧多爾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 普魯士國家活動家, 貴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內務大臣 (1848—1850), 首

- 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第47、60、673、677頁。
- 勒諾, 杰西·李(Reno, Jesse Lee 1823—1862)——美国將軍,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2年为弗吉尼亚和馬里兰的北軍軍长。——第605頁。
- 勒維, 約瑟夫·莫澤斯(Levy, Joseph Moses 1812—1888)——英国“每日電訊”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456頁。
- 勒奈, 朗貝爾·阿梅德(Renée, Lambert-Amédée 1808—1859)——法国政論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7年起領導“立宪主义者报”和“国家报”的編輯部。——第394頁。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內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394、672頁。
- 基卜生, 托馬斯·米尔納(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之一,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第86、127、435、440頁。
- 基尔亚科夫, 瓦西里·雅柯夫列維奇(Кирьяков, 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俄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师长。——第627、632—634頁。
- 梅恩, 理查(Mayne, Richard 1796—1868)——倫敦警察局局长(1850年起)。——第304頁。
- 梅日-穆尔埃斯(Mége Mouriés)——法国化学家(十九世紀中叶)。——第591頁。
- 梅森, 乔治(Mason, George 1725—1792)——美国政治活动家, 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76)的起草人, 該法案宣布了一系列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第428頁。
- 梅森, 詹姆斯·默里(Mason, James Murray 1798—1871)——美国政治活动家, 大种植場主-奴隶占有者, 参議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1861年秋带着外交使命被南部同盟派往英国, 1862—1865年为同盟駐倫敦代表。——第409—412、421、427—430、433、434、454、466、468、481、482、485、495、509—511頁。
- 梅納德(Maynard)——美国軍官, 美国內战时期为南部密探。——第507頁。
- 梅希亚, 托馬斯(Mejia, Thomas 1815左右—1867)——墨西哥將軍, 印第安人, 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积极参加者, 1862—1867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儡馬克西米利安; 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毙。——第384頁。
- 梅迪契, 扎科莫(Medici, Giacomo 1817—1882)——意大利將軍, 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和1849年4—7月羅馬共和国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00、133、165、170頁。
- 梅特涅, 克雷門斯(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派; 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76頁。

梅兰德茲 (Melendez) ——那不勒斯將軍，1860年參加反對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軍的軍事行動。——第166、170頁。

梅里威耳, 赫爾曼 (Merivale, Herman 1806—1874) ——英國經濟學家和國家活動家, 自由黨人, 殖民主大臣(1848—1859), 印度事務副大臣(1859—1874)。——第595頁。

## 十二画

富爾德, 阿希爾 (Fould, Achille 1800—1867) ——法國銀行家和國家活動家, 奧爾良黨人, 後為波拿巴主義者; 1849—1867年曾多次任財政大臣, 後任國務大臣和皇廷事務大臣(1852—1860年11月)。——第3、4、19、376、377、394—396、398頁。

黑格爾, 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國古典哲學最大的代表, 客觀唯心主義者, 極全面地發展了唯心主義辯證法。——第587頁。

策德利茨-諾伊基爾希, 康斯坦丁 (Zedlitz-Neukirch, Konstantin 生于1813年) ——男爵, 普魯士官員, 柏林警察總監。——第667、668、670、672、681、684頁。

提梅爾漢斯, 沙爾·弗雷德里克·德奧多 (Timmerhans, Charles-Frederic-Théodore 1800—1865) ——比利時軍官和軍事發明家。——第221頁。

賀布, 詹姆斯 (Hope, James 1808—1881) ——英國艦隊司令, 1859年任英國侵華遠征軍指揮官。——第14頁。

賀雷西 (昆圖斯·賀雷西·弗拉克)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 ——傑出的羅馬詩人。——第509、550頁。

惠頓, 亨利 (Wheaton, Henry 1785—1848) ——美國法學家和外交家, 寫有許多國際法著作。——第432、434頁。

惠特沃思, 約瑟夫 (Whitworth, Joseph 1803—1887) ——英國廠主和軍事發明家。——第40—44、233—238、240、293—297、568、621、622頁。

凱麥隆, 西蒙 (Cameron, Simon 1799—1889) ——美國政治活動家, 屬於共和黨, 陸軍部長(1861—1862年1月)。——第442、443、445、505、508頁。

凱爾恩斯, 休·麥卡蒙特 (Cairns, Hugh MacCalmont 1819—1885) ——英國法學家和國家活動家, 托利黨人,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為保守黨人; 大法官(1868和1874—1880), 議會議員。——第128頁。

萊希堡, 約翰·伯恩哈特 (Rechberg, Johann Bernhard 1806—1899) ——伯爵, 奧地利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 保守黨人; 曾任首相(1859—1860), 外交大臣(1859—1864)。——第200頁。

萊昂斯, 理查·比克頓·皮美爾 (Lyons, Richard Bickerton Pemell 1817—1887) ——男爵, 英國外交家, 1858—1865年任駐華盛頓公使。——第417、458、476、477頁。

萊布尼茨, 哥特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 ——偉大的德國數學家, 唯心主義哲學家。——第490頁。

菲利浦斯, 溫德耳 (Phillips, Wendell 1811—1884) ——美國著名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 卓越的演說家, 廢奴運動革命派領袖之一, 1865—1870年是美國

- 反对奴隶制协会主席；七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1871年加入第一国际。——第563、564页。
- 菲利莫尔，罗伯特·约瑟夫(Phillimore, Robert Joseph 1810—1885)——英国法学家，温和的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2—1857)，国际法专家。——第433、434页。
- 菲兹吉拉德，威廉·罗伯特·西摩尔·维齐(Fitzgerald, William Robert Seymour Vesey 1818—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副大臣(1858—1859)，孟买总督(1866—1872)，议会议员。——第554页。
-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由于1848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炮弹国王”的諱号。——第163、196页。
- 斐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 1784—1838)——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第11页。
- 斐迪南，奥尔良公爵(Ferdinand, duc d'Orléans 1810—1842)——国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1835—1840年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32、179页。
- 腊瑟弗德(Rutherford)——英国牧师，曾参加新堡援救加里波第大会(1862年9月)。——第576页。
- 腊特塔齐，乌尔班诺(Rattazzi, Urbano 1808—1873)——意大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曾任撒丁王国的内务大臣(1855—1858和1859—1860)，意大利政府首脑(1862和1867)。——第562页。
-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索美塞特(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1854年11月起为元帅，1808—1814年和1815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曾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1854—1855)。——第627、634、636、638、639页。
- 博斯科(Bosco)——那不勒斯军官，1860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第132、167页。
- 博斯凯，比埃尔·约瑟夫·弗朗斯瓦(Bosquet, 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法国将军，1856年起为元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克里木战争时期为法军师长(1854)，后为军长(1854—1855)。——第632、633、636页。
- 博勒特，亨利希(Bolleter, Heinrich)——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第615页。
- 博雷加德，比埃尔·古斯塔夫·土坦(Beauregard, Pierre Gustave Toutant 1818—1893)——美国将军，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1861—1862年初)、密西西比州(1862)和查理斯顿(1862年9月—1864年4月)的南军指挥官。——第348、423、528、529、533、535、536、556页。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 普雷拉，约瑟夫(Prélat, Joseph 生于1819年)——瑞士枪械技工，1854年改

- 进了米涅式步枪。——第 219 頁。
- 普萊斯, 斯梯林(Price, Sterling 1809—1867)——美国將軍, 密苏里州州长(1853—1857),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南部方面, 1861—1862 年为密苏里、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州的南軍指揮官。——第 507、596 頁。
- 普腊特, 弗雷德里克·托馬斯(Pratt, Frederick Thomas)——英国法学家, 写有許多国际航海法方面的著作。——第 410 頁。
- 普魯斯, 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Bruce, Frederick William Adolf 1814—1867)——英国殖民官和外交家, 駐北京公使(1858—1865)。——第 545 頁。
- 普倫尼斯, 威廉(Plönies, Wilhelm 1828—1871)——黑森軍官和軍事发明家, 写有許多步兵武器方面的著作。——第 221 頁。
- 斯通, 查理·波美罗伊(Stone, Charles Pomeroy 1824—1887)——美国將軍, 1861 年为弗吉尼亚的北軍指揮官, 在博耳斯-布拉夫敗北后(1861 年 10 月), 以叛国罪被捕, 1862 年底获釋。——第 507、517 頁。
- 斯宾斯, 詹姆士(Spence, James)——英国商人, 利物浦要求干涉的大会(1861 年 11 月)主席; 美国内战时期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拥护南部奴隶主。——第 413—415 頁。
- 史密斯, 賈勒特(Smith, Gerrit 1797—1874)——美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美国廢奴运动革命派的領袖之一。——第 563 頁。
- 斯坦頓, 爱得文·麦克馬斯特斯(Stanton, Edwin McMasters 1814—1869)——美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左翼, 曾任首席檢察官(1860—1861), 美国陸軍部长(1862 年 1 月—1868), 拥护对南部奴隶主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第 505、507、508、556、557、597、604 頁。
- 斯托威耳——見司各脫, 威廉。
- 斯普腊特(Spratt)——在蒙哥馬利召开的南部各州代表大会(1861 年 2 月)的代表。——第 348 頁。
- 斯塔布斯(Stubbs)——倫敦一家从事商业情报活动的私人公司的老板。——第 448—450 頁。
- 斯图亚特, 威廉(Stuart, William)——英国外交官, 曾任駐华盛顿代办(1862 年 6—11 月)。——第 560、561 頁。
- 斯卡利特, 詹姆士·約克(Scarlett, James Yorke 1799—1871)——英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60 年任陸軍主任副官。——第 282 頁。
- 斯特拉本(Strabon 約公元前 63—公元 20)——古希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123 頁。
- 斯特德曼(Steadman)——倫敦工人反干涉大会(1862 年 1 月)的主席。——第 481 頁。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家, 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1825—1828), 后为大使(1841—1858)。——第 110 頁。
- 斯特腊弗德伯爵, 托馬斯·温特沃思(Stratford, Thomas Wentworth, Earl of 1593—1641)——英国国家活动家, 1628 年起为查理一世的近臣, 君

- 主专制制度的死心塌地的卫士；1641年被处死。——第207頁。
- 斯蒂文(Steven)——英国工程师，曾发明和面机。——第590頁。
- 斯蒂文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Stephens, Alexander Hamilton 1812—1882)——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国会议员(1843—1859)，南部同盟副总统(1861—1865)。——第348頁。
- 斯蒂文斯，爱得文·奥加斯特斯(Stevens, Edwin Augustus 1795—1868)——美国企业主，工程师和发明家，他第一个提出军舰装甲法。——第542頁。
- 斯蒂芬逊，罗伯特(Stephenson, Robert 1803—1859)——英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国会议员。——第472、474頁。
- 斯莱德耳，约翰(Slidell, John 1793—1871)——美国政治活动家，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1861年秋带着外交使命被南部同盟派往法国；1862—1865年为同盟驻巴黎代表。——第409、412、421、427—430、433、434、454、466、468、481、482、485、495頁。
- ### 十三画
- 摄政王——见威廉一世。
- 楊西，威廉·朗兹(Yancey, William Lowndes 1814—1863)——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南部民主党，1861—1862年为南部同盟驻伦敦代表。——第410、421、456、464、482、509—511頁。
- 葛利逊，威廉·劳埃德(Garrison, William Lloyd 1805—1879)——美国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美国废奴运动领袖之一，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创始人(1833)；在反对奴隶制斗争中主张采用说服的方法，美国内战时期拥护用革命的斗争方法解放黑人。——第563頁。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252頁。
- 蒙多邦——见古赞-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都昂，八里桥伯爵。
- 蒙台居，罗伯特勋爵(Montagu, Lord Robert 1825—1902)——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国会议员。——第337、338、550、553—555頁。
-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闻”的发行人。——第325頁。
-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 Alexander)——英国官员，英国工厂视察员。——第88、92、95頁。
- 塔奇基(Tatshky)——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615頁。
- 塔米济埃，弗朗斯瓦·罗朗·阿尔丰斯(Tamisier, François-Laurent-Alphonse 1809—1880)——法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军事发明家。——第36、217頁。
- 詹尼森(Jennison)——美国军官，废奴主义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上校。——第443頁。
- 詹姆斯，亨利(James, Henry 1803—



- 1877)——英国軍官, 1857—1870 年任陸軍部地形測繪統計局局長。——第 644 頁。
- 詹姆森, 查理·戴維斯 (Jameson, Charles Davis 1827—1862) ——美国將軍,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1—1862 年为波托馬克河軍团的旅長。——第 535 頁。
- 道格利希, 約翰 (Daughlish, John 1824—1866) ——英国烤面包机器的發明人, 职业是医生。——第 590、591 頁。
- 道格拉斯, 霍华德 (Douglas, Howard 1776—1861) ——英国將軍和軍事著作家, 写有炮兵和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39、42 頁。
- 道格拉斯, 斯蒂文·阿尔諾德 (Douglas, Stephen Arnold 1813—1861) ——美国政治活动家, 北部民主党領袖之一, 主張同奴隶主妥协; 参議院領地事务委员会主席 (1847—1858),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 (1854) 起草人, 1860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 324、349、351、352、355 頁。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的唯物主义,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五十至六十年代流亡国外, 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第 77 頁。
- 福斯特, 威廉·爱德华 (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議會議員。——第 340、510、511 頁。
- 福尔卡德-拉罗凯特, 让·路易·維克多·阿道夫·德 (Forcade-Laroquette, Jean-Louis-Victor-Adolphe de 1820—1874)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60—1861 年任財政大臣。——第 395 頁。
- 塞欽, 安塔耳 (Szécsen, Antal 1819—1896) ——伯爵, 匈牙利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奥地利反动派的帮凶; 曾参加 1860 年十月恩詔的制定工作。——第 252 頁。
- 塞拉諾-伊-多敏格斯, 弗朗西斯科 (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1810—1885) ——西班牙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陸軍大臣 (1843), 1856 年政变的参加者; 古巴鎮守司令 (1859—1862), 外交大臣 (1862—1863), 政府首腦 (1868—1869、1871、1874), 王国摄政 (1869—1871)。——第 500—502 頁。
- 塞西耳, 罗伯特·阿瑟·塔波特·盖斯康, 1868 年起为索耳斯貝里侯爵 (Cecil,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Marquess of Salisbury 1830—1903) ——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議會議員; 1878—1902 年多次担任保守党内閣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第 512 頁。
- 塞桑納, 阿梅德·巴特米·盖埃·德 (Cesena, Amédée-Barthélemy-Gayet de 1810—1889) ——法国政論家,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为“立宪主义者报”和其他定期刊物撰稿, 1852—1857 年为“立宪主义者报”主編。——第 394 頁。
-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139、179、258、377、395、399 頁。
- 路易十三 (Louis XIII 1601—1643) ——

- 法国国王 (1610—1643)。——第 402 頁。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143、395 頁。
- 路易斯, 乔治·康瓦尔 (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 輝格党人, 財政部秘书长(1850—1852), 1855—1858 年任財政大臣, 內务大臣 (1859—1861), 陸軍大臣 (1861—1863)。——第 435、440 頁。
- 路特希尔德家族 (Rothschild)——金融世家, 在欧洲許多国家設有銀行。——第 345、375 頁。
- 奧利維耶, 艾米尔(Olivier, Émile 1825—1913)——法国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党人, 1857 年起为立法团議員; 六十年代末起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政府首腦 (1870 年 1—8 月)。——第 111 頁。
- 奧特弗伊, 罗朗·巴集耳 (Hautefeuille, Laurent-Basile 1805—1875)——法国法学家, 波拿巴主义者, 写有許多国际航海法方面的著作。——第 512 頁。
- 奧馬尔公爵, 奧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浦·路易 (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éans, duc d' 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子, 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写过几本反波拿巴的小册子。——第 190、342 頁。
- 奧雷耳·德·帕拉丹, 路易·让·巴蒂斯特·德 (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 1804—1877)——法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1855 年任法軍旅长。——第 632、633 頁。
- 頁。
- 奧尔丹, 威廉逊·辛普森 (Oldham, William Simpson 1813—186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 南部同盟国會議員。——第 598 頁。
- 奧尔西尼, 費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爭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統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行刺拿破侖第三被处死刑。——第 576、581、582 頁。
- 奧尔洛夫, 阿列克塞·費多罗維奇 (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公爵, 俄国軍事和国家活动家, 外交家; 曾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約 (1829) 和安吉阿尔-斯凱萊西条約 (1833), 曾率領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會議 (1856)。——第 65 頁。
- 奧尔良王朝——法国的王朝 (1830—1848)。——第 342 頁。
- 奧尔良公爵——見斐迪南。
- 奧尔良亲王——見茹安維尔亲王, 奧尔良的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瑪丽; 奧尔良的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巴黎伯爵; 奧尔良的罗伯尔·菲力浦·路易·欧仁·斐迪南, 沙特尔公爵。
- 奧尔良的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巴黎伯爵 (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路易-菲力浦的孙子, 法国王位追求者, 1861—1862 年参加美国內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 341—345 頁。
- 奧尔良的罗伯尔·菲力浦·路易·欧仁·斐迪南, 沙特尔公爵 (Robert-Philip-

pe-Louis-Eugène-Ferdinand d'Orléans, duc de Chartres 1840—1894) ——路易-菲力浦的孙子, 1861—1862年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341—345頁。

#### 十四画

瑪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 (Maria II da Gloria 1819—1853) ——葡萄牙女王(1826—1828和1834—1853)。——第11頁。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偉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539頁。

赫伯特, 悉尼 (Herbert, Sidney 1810—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是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海軍部秘书长(1841—1845), 軍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軍大臣(1859—1860)。——第42、81、115、117頁。

赫德逊, 詹姆斯 (Hudson, James 1810—1885) ——英国外交家, 駐都灵公使(1851—1863)。——第561頁。

維隆, 路易·德吉烈 (Véron, Louis-Désiré 1798—1867) ——法国記者和政洽活动家, 1848年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第394頁。

維亞勒 (Viale) ——那不勒斯將軍, 1860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軍的軍事行动。——第166、170、171頁。

維尔德 (Wild) ——瑞士軍官和軍事发明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第211頁。

維特尼, 伊萊 (Whitney, Eli 1765—

1825) ——美国的軋棉机发明者。——第368頁。

維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 ——撒丁国王(1849—1861), 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64、76、101—103、164、196、375、377頁。

維多利亞 (Victoria 1819—1901) ——英国女王(1837—1901)。——第75、412、431—434、464、494頁。

#### 十五画

劍桥公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 (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Duke of 1819—1904) ——英国將軍,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英軍师长, 英軍总司令(1856—1895)。——第113、299、303、635、638、640、641頁。

緬施科夫, 亚历山大·謝尔盖也維奇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 ——公爵, 俄国軍事和国家活动家, 1853年任駐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 克里木陆海軍总司令(1853—1855年2月)。——第633、642頁。

黎塞留公爵, 阿尔芒·让·杜·普勒西 (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 ——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 紅衣主教。——第402頁。

魯艾, 欧仁 (Rouher, Eugène 1814—1884)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司法部长(1849—1852年断續地); 1855—1863年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第15頁。

魯尔梅耳, 弗雷德里克·昂利 (Lourmel, Frédéric-Henri 1811—1854) ——法

国將軍，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年为法軍旅长。——第184、632、633頁。

摩萊，路易·馬蒂約 (Molé, Louis-Mathieu 1781—1855)——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1836—1837、1837—1839)。——第394頁。

摩尔根，約翰·汉特 (Morgan, John Hunt 1826—1864)——美国軍官，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和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南部方面。——第593頁。

摩里耳，杰斯丁·史密斯 (Morrill, Justin Smith 1810—1898)——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議員(1855—1867)，起草了保护关税制的稅則(1861)。——第329、347、380、481、487頁。

德亚克，費倫茨 (Deák, Ferenc 1803—1876)——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貴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主張同奥地利君主国妥协；鮑蒂揚尼政府的司法部长(1848年3—9月)，1860年起为众議院議員。——第252頁。

德尔文，昂利·古斯达夫 (Delvigne, Henri-Gustave 1799—1876)——法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179、213—218、238頁。

德雷澤，約翰·尼古勞斯 (Dreyse, Johann Nikolaus 1787—1867)——普魯士軍事发明家和厂主。——第229、231頁。

德弗洛特，保尔 (De Flotte, Paul 1817—1860)——法国海軍軍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的信徒，法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立法議會議員(1850—1851)；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66、170頁。

## 十六画

諾特榮克，彼得 (Nothjung, Peter 1823左右—1866)——德国裁縫，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第56頁。

鮑蒂揚尼，拉約什 (路德維希) (Batthyányi, Lajos (Ludwig) 1809—1849)——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貴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曾領導匈牙利政府(1848年3—9月)；革命被鎮压后遭枪杀。——第252頁。

賴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領袖之一，“改革报”編輯；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員，制宪議會和立法議會議員，在議會中領導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395頁。

賴辛巴赫，格奥尔格 (Reichenbach, Georg von 1772—1826)——巴伐利亚軍官和发明家。——第33頁。

霍納，萊昂納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視察員(1833—1856)，維護工人利益。——第88頁。

霍斯曼，爱德华 (Horsman, Edward 1807—1876)——英国自由党国家活动家；1855—1857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議會議員。——第113頁。

霍亨索倫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魯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45、58、60、61、206—208、341頁。

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 卡尔·安东(Hohenzollern-Sigmaringen, Karl Anton 1811—1885) —— 亲王, 普魯士將軍, 曾任首相(1858—1862)。——第74頁。

## 十七画

薛尔曼, 托马斯·威斯特(Sherman, Thomas West 1813—1879) —— 美国將軍,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1年10月—1862年3月为南卡罗来納和佛罗里达的討伐軍总指揮。——第442、505頁。

穆拉特亲王, 拿破侖·律西安·沙尔(Murat, Napoléon-Lucien-Charles, prince 1803—1878) —— 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61年那不勒斯的王位追求者; 拿破侖第三的堂兄。——第52頁。

戴維斯, 杰弗逊(Davis, Jefferson 1808—1889) —— 美国政治活动家, 屬於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組織者之一; 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积极参加者, 曾任美国陸軍部长(1853—1857), 南部同盟总统(1861—1865)。——第322、327、361、441、445、536、565、585、597、599頁。

戴維斯, 查理·亨利(Davis, Charles Henry 1807—1877) —— 美国海軍軍官, 1863年起为海軍上将,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2年为密西西比河区舰队指揮官。——第544頁。

## 十八画

魏克, 查理·倫諾克斯(Wyke, Charles Lennox 1815—1897) —— 英国外交

家, 駐墨西哥公使(1860—1861)和特派代表(1862—1863)。——第504、554、555頁。

魏德迈, 約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 ——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美国內战时期为北軍上校; 他为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傳播奠定了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93頁。

薩基(Sacchi) ——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33頁。

薩瓦王朝 —— 意大利的王朝之一, 从1720年至1861年統治撒丁王国, 从1861年至1946年統治意大利联合王国。——第102頁。

薩姆納, 查理(Sumner, Charles 1811—1874) —— 美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党左翼領袖之一, 1851年起为参議員, 参議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1861—1871), 主張对南部奴隶主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 內战中北部获胜后, 主張賦予黑人以政治权利。——第445、532頁。

薩克雷, 威廉·麦克皮斯(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 —— 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464—467頁。

## 十九画

龐沙腊侯爵, 沙尔·路易·塞扎尔·杜·波尔(Poncharra, Charles-Louis-César du Port, marquis de 1787—1860) —— 法国軍官和軍事发明家。——第179頁。

##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 四 画

不信的多馬——新約全書中的十二使徒之一；以不願相信基督復活而出名；他的名字成了審慎多疑者的代名詞。——第 528 頁。

## 五 画

丘必特——據羅馬神話說，為最高的神，雷神，相當於希臘諸神中的宙斯。——第 429、477、639 頁。

加西莫多——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這個形象已成了丑陋的化身。——第 75 頁。

永世流浪的猶太人，或亞哈隨魯——中世紀時代出現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亞哈隨魯因不敬基督受到懲罰，注定永世流浪；亞哈隨魯這一形象在文學中廣泛採用。——第 57 頁。

## 六 画

列保萊羅——莫扎特的歌劇“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僕人。——第 357 頁。

## 七 画

利維坦——據聖經傳說，是大海怪。——第 397 頁。

## 八 画

宙斯——見丘必特。

羅多芒特——阿里歐斯托的長詩“瘋狂的羅蘭”中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特點是善

于大吹大擂，胡說八道。——第 441 頁。

阿拉丁——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神燈的所有者。——第 159 頁。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劇“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個企圖影響暴君的高貴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內侍官。——第 396 頁。

波利菲米斯——據古希臘神話說，是居住在西西里島上的一個吃人的獨眼巨人。——第 49 頁。

## 九 画

約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代名詞；1712 年阿伯什諾特的政治諷刺作品“約翰牛傳”問世後這個名詞就流傳開了。——第 18、121、338、388、464—467、490、588 頁。

珈桑德拉——古希臘敘事詩中的女預言家。——第 162、582 頁。

## 十 画

唐璜——莫扎特的同名歌劇中的主要角色。——第 357 頁。

烏哥利諾——但丁的“神曲”中的人物（“地獄篇”第 33 首歌）；他同兒子、孫子一起被皮薩主教魯吉里囚禁於“飢餓之塔”中，烏哥利諾吃掉了孩子們的屍體，結果仍然餓死。——第 580 頁。

鐵列西阿斯——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奧狄浦斯王”中的人物，預言家。——第 394 頁。

### 十一画

黃褲奴——薩克雷在 1837—1838 年用黃褲奴笔名发表的諷刺隨筆“黃褲奴札記”中的主人公；黃褲奴這個人物在英國文學中成了卑躬屈節的代名詞。——第 464—467 頁。

### 十三画

詹金斯——卑躬屈節者和諂媚者的普通典型。——第 441、455 頁。

奧狄浦斯——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奧狄浦斯王”中的主要角色；因命運的安排犯下了罪。——第 394 頁。

### 十七画

賽麗斯（古希臘神話中為德美特）——古羅馬的女農神。——第 49 頁。

### 十九画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劇“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539 頁。

## 期 刊 索 引

### 四 画

- “太阳报”(*The Sun*)——倫敦出版。  
——第 417 頁。
- “日报”(*Dagbladet*)——哥本哈根出版。  
——第 255 頁。
- “日記报”(*Day Book*)——弗吉尼亚州  
諾福克出版。——第 529 頁。

### 五 画

- “电讯”(*Telegraph*)——見“每日电讯”。
- “电讯报”(*Dispatch*)——見“每日电讯报”。
- “世界报”(*The World*)——紐約出版。  
——第 366 頁。
- “北方报”(*Le Nord*)——布魯塞爾、巴  
黎出版。——第 66、441 頁。
- “民論报”(*L'Opinion nationale*)——巴  
黎出版。——第 199 頁。
-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  
——巴黎出版。——第 63、111、258、  
394 頁。
- “加尔各答行情报”(*Calcutta Price Cur-*  
*rent*)——第 332 頁。
- “布朗逊氏評論季刊”(*Brownson's Quar-*  
*terly Review*)——波士頓、紐約出版。  
——第 366 頁。

### 六 画

- “观察家”(*The Examiner*)——倫敦出  
版。——第 321、323、325、328、329、  
347、357 頁。
-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倫敦出  
版。——第 457 頁。
- “先驅报”(*Herald*)——見“先驅晨报”。
- “先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  
倫敦出版。——第 408、417、440、456、  
467、527、595 頁。
-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倫敦  
出版。——第 435、436 頁。
- “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  
——都柏林出版。——第 146 頁。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  
*ler*)——倫敦出版。——第 456、471  
頁。

### 七 画

- “快报”(*Express*)——見“每日快报”。
- “邮报”(*Post*)——見“晨邮报”。
- “陆海軍报”(*The Army and Navy Gazet-*  
*tes*)——倫敦出版。——第 82、246、  
619、620、623 頁。
- “两大陆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  
——巴黎出版。——第 190 頁。
- “麦克米倫杂志”(*Macmillan's Maga-*



- zine)——倫敦出版。——第 457 頁。
- “园艺紀事和农报”(《*The Gardeners' Chronicle and Agricultural Gazette*》)——倫敦出版。——第 146、561 頁。
- “劳埃德氏周刊”(《*Еженедельник Ллойда*》)——見“劳埃德氏倫敦新聞周刊”。
- “劳埃德氏倫敦新聞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 448 頁。
- “里士滿消息报”(《*Richmond Enquirer*》)——第 596 頁。
- “里士滿观察家报”(《*Richmond Examiner*》)——第 597、608 頁。
- “里士滿輝格党人报”(《*Richmond Whig*》)——第 596 頁。
- “每日邮报”(《*Daily Post*》)——利物浦出版。——第 484、485 頁。
-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出版。——第 417、457、466、470、471 頁。
- “每日通报”(《*The Daily Intelligencer*》)——乔治亚州阿特兰塔出版。——第 529 頁。
- “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出版。——第 530 頁。
- “每日电訊”(《*Daily Telegraph*》)——倫敦出版。——第 281、284、408、417、456、527 頁。
- “每日电訊报”(《*Daily Dispatch*》)——弗吉尼亚州里士滿出版。——第 529 頁。

## 八 画

- “官报”(《*Gazette*》)——見“倫敦官报”。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 53 頁。
- “国家报, 帝国报”(《*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巴黎出版。——第 341、

342、394、466 頁。

- “波罗的海月刊”(《*Baltische Monatschrift*》)——里加出版。——第 66、67 頁。

## 九 画

- “独立报”(《*Independent*》)——威克斯弗德出版。——第 146 頁。
-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 382、385、386、394、441、458、466 頁。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 3、157、382、394 頁。
- “紀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倫敦出版。——第 417、418、456 頁。
-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第 613 頁。
- “軍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达姆斯塔德和萊比錫出版。——第 156、568、572、573、624、644 頁。
- “俄国殘廢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圣彼得堡出版。——第 159 頁。
- “威克斯弗德独立报”(《*Wexford Independent*》)——見“独立报”。
- “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 388 頁。
- “科貝特氏政治紀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倫敦出版。——第 336 頁。
- “星报”(《*Star*》)(倫敦)——見“晨星报”。
- “星报”(《*Star*》)(華盛頓)——見“晚星报”。
- “星期六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

倫敦出版。——第321、322、327、347、457、467、586、595頁。

“星期日郵報”(《*Courrier du dimanche*》)  
——巴黎出版。——第390頁。

## 十 画

“旁观者”(《*The Spectator*》)——倫敦出版。——第329、457頁。

“泰晤士報”(《*The Times*》)——倫敦出版。——第80、81、106、116、121、276、284、325、326、335—338、341、345、347、378、380—384、386—392、395、397—399、408、410、412、416—417、418、420、421、440、444、457、461、462、464、466、477、478、483、486、488、503、509、527、528、550、560、563、564、578、586、595、596頁。

“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德国哥达出版。——第257頁。

“郎卡郡和柴郡志願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曼彻斯特出版。——第156、191、204、241、248、261、269、273、279、286、287、292、293、298、302、303、306、313、317、320、405、407、426、523頁。

“倫敦官報”(《*The London Gazette*》)——第476、477頁。

“倫敦評論”(《*The London Review*》)——第293頁。

“紐約先驅報”(《*The New-York Herald*》)——第326、339、402、508頁。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第8、14、19、25、30、44、48、52、62、68、73、79、82、87、99、100、104、109、114、120、126、131、135、140、144、148、162、167、171、172、176、195、

200、208、243、252、256、330、334、340、345、376、393、421、441、445、469、504、534、667頁。

## 十 一 画

“通報”(《*Intelligencer*》)——見“每日通報”。

“現代評論”(《*Revue contemporaine*》)——巴黎出版。——第512頁。

“康希耳杂志”(《*The Cornhill Magazine*》)——倫敦出版。——第108頁。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81、119、578、616、618頁。

“笨拙,或倫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455頁。

“晚星報”(《*Evening Star*》)——華盛頓出版。——第506頁。

“晚郵報”(《*The Evening Post*》)——紐約出版。——第560頁。

“晨報”(《*The Morning Advertiser*》)——倫敦出版。——第417、455頁。

“晨星報”(《*The Morning Star*》)——倫敦出版。——第417、418、457、466、470、471、578、582、606、607頁。

“晨郵報”(《*The Morning Post*》)——倫敦出版。——第382、386、387、389、408、410、417、419、455、464—467、470、471、477、503、527、595頁。

## 十 二 画

“評論”(《*Обозрение*》)——見“布朗遜氏評論季刊”。

“殘廢者”(《*Инвалид*》)——見“俄國殘廢者”。

“聯合勤務報”(《*United Service Gazette*》)——倫敦出版。——第619頁。

“斯特拉斯堡記者”(«*Straßburger Korrespondent*»)——第 67 頁。

“斯塔布斯氏報”(«*Gazeta Stabbsa*»)——見“斯塔布斯氏週報和債權人一覽表”。

“斯塔布斯氏週報和債權人一覽表”(«*Stubbs' Weekly Gazette and List of Creditors*»)——倫敦出版。——第 448 頁。

### 十三画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倫敦出版。——第 18、136、172—174、321—323、325—328、339、347、375、384、400、437、458、485、578 頁。

“雷諾新聞”(«*Reynolds's Newspaper*»)——倫敦出版。——第 325、464、481、551 頁。

“糧食交易所快報和農業報”(«*The Mark-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倫敦出版。——第 561 頁。

“新聞報”(«*Die Presse*»)——維也納出版。——第 356、366、370、380、385、396、400、403、411、415、430、436、443、446、450、453、457、459、462、471、475、479、483、486、489、493、505、512、523、526、530、532、537、541、544、548、552、

555、556、559、562、563、566、576、580、583、584、587、591、595、599、602、604、606、609 頁。

“新堡日報”(«*Newcastle Daily Journal*»)——第 581、582 頁。

“新萊茵報。民主派機關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 668 頁。

### 十四画

“旗幟報”(«*The Standard*»)——倫敦出版。——第 408、417、440、456、527、528 頁。

“旗幟晚報”(«*The Evening Standard*»)——見“旗幟報”。

### 十五画

“論壇報”(«*Tribune*»)——見“紐約每日論壇報”。

“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 672 頁。

### 十六画

“謀比耳紀事報”(«*Mobile Advertiser and Register*»)——亞拉巴馬州出版。——第 596 頁。

## 地名索引\*

## 三 画

- 上海——第 13、547 頁。  
 广州——第 13 頁。  
 小貝耳特海峽——第 619 頁。  
 大西洋——第 334、342、358、364、367、  
 382、393、409、419、422、432、437、438、  
 466、505、521、522、585、586 頁。  
 大貝耳特海峽——第 619 頁。  
 土倫——第 106 頁。  
 土耳其——第 110、129、159、175、373、  
 379 頁。  
 土珀洛——第 529 頁。

## 四 画

- 戈登——第 523 頁。  
 牛頓——第 152、154、274、277、318、319、  
 567 頁。  
 日內瓦——第 77 頁。  
 牙买加島——第 647 頁。  
 不倫瑞克——第 211 頁。  
 毛里求斯島——第 648 頁。  
 匹茲堡-兰丁——第 543 頁。  
 孔卡-多罗——巴勒摩的一个谷地。——  
 第 72 頁。  
 中国——第 9、12、175、253、332、344、

- 438、459、545、548、648、657 頁。  
 中亚細亞——第 253 頁。  
 丹第——第 581 頁。  
 丹涅維尔克——第 618 頁。  
 什列斯維希——第 253、616、617 頁。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第 60、254 頁。  
 韦累特里——第 70 頁。  
 韦斯明斯特——倫敦的一个区。——第  
 550 頁。  
 太平洋——第 358、364、427、459 頁。  
 太晤士河——第 408、549、551 頁。  
 太恩河——第 463 頁。  
 太恩河畔新堡——第 463、574、581 頁。  
 切兰察——第 165 頁。  
 切腊腊山——第 70 頁。  
 切薩皮克灣——第 422 頁。  
 切林-克罗斯——倫敦的一个区。——  
 第 108 頁。  
 切維厄特丘陵——第 118 頁。  
 巴特——第 591 頁。  
 巴黎——第 3、15、53、75、77、108、111、  
 129、148、159、166、186、198、199、242、  
 386、451、495、502、521、672、677 頁。  
 巴登——第 23、76、212、221 頁。  
 巴登-巴登——第 74、75、78、141 頁。  
 巴塞尔——第 46 頁。

\* 括弧中是現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則加有簡短的說明。——編者注

巴勒摩——第 47、50、63、64、69—73、  
100、102、133—135、164、198 頁。  
巴尔的摩——第 513、584 頁。  
巴伐利亚——第 23、74、76、142、221、226  
頁。  
巴齐利卡塔——第 164 頁。  
巴哈馬海峽——見旧巴哈馬海峽。  
巴尼亚腊—卡拉布腊——第 170 頁。

## 五 画

白河——第 9、12、13、462 頁。  
宁波——第 546、547 頁。  
兰道——第 54 頁。  
古巴島——第 324、351、499、511、531 頁。  
卢森堡——第 124 頁。  
卢瓦尔河——第 7 頁。  
印度——第 20、84、113、114、128、139、  
140、172、173、178、190、332—333、370、  
430、459、481、488、489、538、568、578、  
647、648、650、654—657、660、661 頁。  
印第安納——美国的州。——第 362、  
585、600、601 頁。  
东印度——第 83、84、86、172、373、379、  
489 頁。  
东田納西——第 360、361 頁。  
旧金山——第 459 頁。  
旧巴哈馬海峽——第 408、412、417、421、  
453 頁。  
田納西——美国的州。——第 358、360、  
505、514、515、517—523、541、556、585、  
593、594、596 頁。  
田納西河——第 517、518、523 頁。  
汉堡——第 159、242、375、377 頁。  
汉諾威——第 75、225、357 頁。  
汉普敦灣——第 542 頁。  
瓦得（窩州）——瑞士的州。——第 382  
頁。

瓦瑞克郡——英国的郡。——第 95 頁。  
瓦格拉姆——第 24 頁。  
瓦克斯霍耳姆——第 35 頁。  
皮佐——第 166 頁。  
皮蒙特——第 33、101、102、136—138、  
141、213、373、379 頁。  
皮亚納——第 72 頁。  
皮亚勒——第 167 頁。  
尼斯——第 64、101、199、489 頁。  
尼門河——第 78 頁。  
尼科特拉——第 165 頁。  
尼古拉也夫——第 159 頁。  
北京——第 524、545 頁。  
北明翰——第 96、449、474、574、581 頁。  
北安普頓——第 478 頁。  
北希尔茲港口——第 512 頁。  
北卡罗来納——美国的州。——第 357、  
360、443、514、522 頁。  
圣海倫島——第 309、647、657 頁。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375、377 頁。  
圣多明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第 382、  
386 頁。  
圣路易斯——第 513 頁。  
圣卓万尼鎮——第 166、170 頁。  
加来——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65  
頁。  
加拿大——第 373、379、439、440、459、  
647、648、656 頁。  
加埃塔——第 196、253 頁。  
加里西亚——第 206 頁。  
加尔各答——第 85、113、172—174、333、  
489 頁。  
加利福尼亚——第 4、158、364、398、401、  
427 頁。  
弗賈——第 164、165 頁。  
弗吉尼亚——美国的州。——第 348、  
353、357、359、360、424、428、442、514、

- 521、535、594、596、597、601 頁。
- 弗洛倫斯——第 518 頁。
- 弗略留斯——第 515、521 頁。
- 弗朗斯島——見毛里求斯島。
- 弗雷德里西亞——第 618 頁。
- 卡賴尔——第 474 頁。
- 卡瓦洛塔堡——第 171 頁。
- 卡斯提奧涅——第 515、521 頁。
- 卡普施塔德(开普敦)——第 531 頁。
- 卡塔尼亚——第 72 頁。
- 卡塔黑納——第 106 頁。
- 卡拉布里亞——第 132、134、142、163、165、166、168、170 頁。
- 卡拉塔菲米——第 70、71、135 頁。
- 布朗特——第 165 頁。
- 布卢山脉——第 358 頁。
- 布勒斯勞(弗罗茨拉夫)——第 46、56、59 頁。
- 布魯塞爾——第 242 頁。
- 布宜諾斯艾利斯——第 650 頁。
- 布尔河——第 403、514—516、534、535 頁。
- 布尔留克(維利諾)——第 635 頁。
- 布萊頓——第 280—282、460、474 頁。
- 布萊克本——第 331 頁。
- 布萊得弗德——第 340、510 頁。
- 六 画**
- 地中海——第 118、648 頁。
- 乔治亞——美国的州。——第 349、360、363、368、522、523、541、556、585、596、597 頁。
- 好望角——第 647、648 頁。
- 考文垂——第 98、591 頁。
- 匈牙利——第 141—144、194、200、206、249—253 頁。
- 朴次茅斯——第 35、105—107、245、591、648、651 頁。
- 托斯卡納——第 69、373、379 頁。
- 交趾支那(南部)——第 344 頁。
- 多瑙河——第 112、192 頁。
- 多耳頓——第 523 頁。
- 伍斯特——第 427 頁。
- 伍斯特郡——英国的郡。——第 95 頁。
- 艾伯特——美国的郡。——第 597 頁。
- 艾奧華——美国的州。——第 327、585、600、601 頁。
- 华沙——第 192、194、195、200 頁。
- 華盛頓——第 348、350—352、360、401、403、413、427、433、444、459、465、477、507、508、512、513、514、531、535、542、558、584、587、594、600、605 頁。
- 安提塔姆河——第 592 頁。
- 安吉阿尔-斯凱萊西——第 65 頁。
- 百慕大群島——第 648 頁。
- 百蒙得錫——倫敦的郊区，現为区。——第 591 頁。
- 亞琛——第 76 頁。
- 亞拉巴馬——美国的州。——第 350、358、360、361、368、518、522、556、596 頁。
- 亞得利亞海沿岸——第 165 頁。
- 达普谷地——第 381、382、387 頁。
- 达尔馬威亞——第 110 頁。
- 达姆斯塔德——第 221 頁。
- 伊利諾斯——美国的州。——第 352、362、566、585、587、600、601 頁。
- 伊斯林頓——倫敦的郊区。——第 591 頁。
- 伊奧尼亞群島——第 538、648 頁。
- 米拉措——第 100、132、133、135、165 頁。
- 米集耳美里——第 72 頁。
- 米勒吉維耳——第 522、556 頁。
- 米尔-斯普林斯——第 516—518 頁。

西区——第 579 頁。  
 西点——第 506、605 頁。  
 西印度——第 421、563、647、648 頁。  
 西里西亞——第 58 頁。  
 西西里島——第 49—51、63、64、69、70、  
 72、100—103、132、164、165、197、198、  
 373、379 頁。  
 西弗吉尼亞——美國的州。——第 360、  
 422、514、515、558 頁。

## 七 画

勞恩堡——第 254 頁。  
 亨利堡壘——第 517、518、520、543 頁。  
 辛辛那提——第 513、543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65、524  
 頁。  
 佛罗里达半島——第 522 頁。  
 麥克亨利堡壘——第 508 頁。  
 希拉——第 135、166、169、170 頁。  
 希罗普郡——英國的郡。——第 95 頁。  
 杜弗——第 105、648 頁。  
 杜佩尔(杜貝尔)——第 618 頁。  
 苏格兰——第 80、88、367、463、648、656  
 頁。  
 苏伊士运河——第 253 頁。  
 貝耳特——見大貝耳特海峽和小貝耳特  
 海峽。  
 貝薩拉比亞——第 158 頁。  
 那不勒斯——第 51、63、64、69、70、101、  
 133—135、143、163、165、167、171、196、  
 198、199、373、379 頁。  
 那不勒斯王国——第 163—166 頁。  
 利物浦——第 152、332、370、378、409、  
 413、440、554、474、484、485、511、600  
 頁。  
 利比里亞——第 559 頁。  
 里加——第 66、67 頁。

里夫兰——第 66 頁。  
 里沃利——第 515、521 頁。  
 里子——第 474—475、591 頁。  
 里士滿——倫敦的郊区。——第 280 頁。  
 里士滿——美國的一個居民點。——第  
 359、522、528、534、535、542、556、587、  
 592、597、598 頁。  
 克里木——第 342、637、650、654、661 頁。  
 克羅地亞——第 206 頁。  
 克倫地亞——第 249 頁。  
 克拉克斯維耳——第 519、520 頁。  
 克雷塔羅——墨西哥的州。——第 384  
 頁。  
 克雷松尼埃爾——第 381 頁。

## 八 画

近东——第 654 頁。  
 阜姆(里耶卡)——第 199 頁。  
 昆茲敦(科夫)——第 465 頁。  
 肯塔基——美國的州。——第 348、357、  
 361、362、365、422、424、443、505、514—  
 517、519—521、556、563、584、585、587、  
 592、593、596、604 頁。  
 直布羅陀——第 118、648 頁。  
 旺斯特德——倫敦的郊区。——第 280  
 頁。  
 彼得波羅——第 474 頁。  
 松德海峽(厄勒海峽)——第 619 頁。  
 委拉克羅斯——墨西哥的一個居民點。  
 ——第 382、388、502 頁。  
 門羅堡壘——第 433、442 頁。  
 門的內哥羅——第 110 頁。  
 法羅——第 165、170 頁。  
 法蘭克弗特——第 593 頁。  
 羅馬——第 50、70、73、101、163、196、  
 199、524、574、581 頁。  
 羅耶爾港——第 594 頁。

孟买——第 172、489 頁。  
 孟加拉——第 333 頁。  
 孟菲斯——第 517、520、528、543、544、556 頁。  
 拉尼河——第 164 頁。  
 拉芒什海峽——第 118、121、129、261、341、377、381、386、526、619 頁。  
 拉斐德堡壘——第 507 頁。  
 佩斯——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左岸部分。——第 252 頁。  
 佩佐——見佩佐角。  
 佩佐角堡壘——第 166、170 頁。  
 佩里維耳——第 592 頁。  
 佩諾布斯科特灣——第 364 頁。  
 帕丁頓——倫敦的郊区。——第 463 頁。  
 帕尔科——第 72 頁。  
 帕耳米——第 165 頁。  
 帕蒂尼科——第 71 頁。  
 帕德蒙登——第 579 頁。  
 帕勒斯特罗——第 184 頁。  
 波河——在意大利。——第 144 頁。  
 波兰——第 58、194、251、614、615 頁。  
 波斯(伊朗)——第 10、12 頁。  
 波士頓——第 348 頁。  
 波尔多——第 8 頁。  
 波特兰——第 105 頁。  
 波坦察——第 164、165 頁。  
 波罗的海——第 620 頁。  
 波美拉尼亚——第 58 頁。  
 波托馬克河——第 359、405、422、423、505、507、517、520、522、585、594、604 頁。  
 波利卡斯特罗灣——第 133、134 頁。  
 阿貝丁——第 474 頁。  
 阿宾頓——第 563、564 頁。  
 阿富汗——第 12、178 頁。  
 阿肯色——美国的州。——第 352—354、

358、360、364、520、557、585、593 頁。  
 阿朗契灣——第 163 頁。  
 阿穆尔河——第 78 頁。  
 阿耳卡莫——第 71 頁。  
 阿韦利諾——第 165 頁。  
 阿特兰塔——第 523、529 頁。  
 阿得雷德——第 85 頁。  
 阿德威克——曼彻斯特郊区。——第 568 頁。  
 阿普利亚——第 164、165 頁。  
 阿姆斯特丹——第 159、242 頁。  
 阿拉-菲尤馬勒——第 170 頁。  
 阿勒格尼山脉——第 358、364 頁。  
 阿斯普罗蒙特山——第 165、168 頁。  
 阿尔馬河——第 627、628、630、631、633、635、639、642 頁。  
 阿尔及利亚——第 20、32、178—180、184、189、191、258 頁。  
 阿尔德肖特——第 246、299—301、648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70、143 頁。

## 九 画

香港——第 175 頁。  
 耶拿——第 24、46 頁。  
 信德——巴基斯坦的省。——第 568 頁。  
 品利科——倫敦的郊区。——第 619 頁。  
 恰塔努加——第 523、528 頁。  
 施梯里亚——第 249 頁。  
 拜尔法斯特——第 97 頁。  
 柏立——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92 頁。  
 柏林——第 45、47、56、64、65、75、77、195、197、200、307、375、377、613、628、667、670、671、680、682、685 頁。  
 約克鎮——第 534、556 頁。  
 約克郡——英国的郡。——第 92、95、98、



172、203、368、577、579 頁。  
 迪耳——第 43 頁。  
 迪克特——第 556 頁。  
 叙拉古——第 50 頁。  
 叙利亞——第 110、111、121、138、148、253 頁。  
 查塔姆——第 107、245、293、297 頁。  
 查理斯頓——第 347、348、409、511、528、539 頁。  
 契瓦沃——墨西哥的州。——第 351 頁。  
 契卡霍米尼河——第 566 頁。  
 英屬北美——見加拿大。  
 英屬印度——見印度。  
 威爾士——第 90、115、118 頁。  
 威尼斯——第 142、144、206、253、256 頁。  
 威廉堡——第 534、535、556 頁。  
 南港——第 43 頁。  
 南安普頓——第 408、412、413、416、444、454 頁。  
 南卡羅來納——美國的州。——第 347、349、353、361、429、442、522 頁。  
 俄勒岡——第 427 頁。  
 俄亥俄——美國的州。——第 362、585、592、600、601 頁。  
 俄亥俄河——第 349、364、517—520、543、557、592 頁。  
 俄利薩巴——墨西哥的一個居民點。——第 526 頁。  
 美國西部——第 543、585 頁。  
 美國西北部——第 324、352、356、403、558、592 頁。  
 美國東北部——第 592 頁。  
 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第 195 頁。  
 哈瓦那——第 409、413、502 頁。  
 哈德遜河——第 358 頁。  
 哈特賈斯島(角)——第 443 頁。

哈帕爾斯渡口——第 327、604 頁。  
 科堡——第 192 頁。  
 科倫——第 56、107、663、673、677、678 頁。  
 科林斯——第 528、533、593、596 頁。  
 科阿韋拉——墨西哥的州。——第 351 頁。  
 科布倫茨——第 107 頁。  
 科爾勒托-佩蒂卡拉——第 164 頁。  
 科爾累奧內——第 72 頁。

## 十 画

根特——第 439 頁。  
 柴郡——英國的郡。——第 95、152 頁。  
 貢比臬——第 341 頁。  
 烏里治——第 105、619、631 頁。  
 泰圖安——第 497 頁。  
 郎卡郡——英國的郡。——第 43、92、95、97、152、172、203、318、303、368、369、487、539、577、579 頁。  
 庫爾蘭(庫爾澤姆)——第 66 頁。  
 席爾涅斯——第 105、107 頁。  
 納希維耳——第 518—520、596 頁。  
 賓夕法尼亞——美國的州。——第 534、558、600—601 頁。  
 唐納爾遜堡壘——第 517—520、543 頁。  
 桑德赫爾斯特——第 649、654 頁。  
 海特——第 155、296 頁。  
 海地島——第 559 頁。  
 倫敦——第 3、15、59、65、74、80、83、103、106—108、113、115、118、128、148、154、159、242、275、276、279、280、303—305、325、347、408、410、412、415、416、421、440、444、447—449、456、458、463、466、470、473、474、480—482、499、501、549—551、574、581、588、591、613、615、619、648、667、670、671 頁。

倫巴第——第 101、138、317 頁。  
 热那亚——第 35、63、69、101、106、107、  
 163、562 頁。  
 热馬普——第 515、521 頁。  
 高卢——第 77、123 頁。  
 高尔威——第 509—512 頁。  
 高加索——第 20 頁。  
 埃德尔河——第 256 頁。  
 埃特納火山——第 49 頁。  
 埃克恩弗尔德——第 254 頁。  
 紐約——第 380、413、416、427、428、444、  
 445、458、476、528—531、542、584、600、  
 667 頁。  
 紐約——美国的州。——第 21、25、184、  
 256、314、520 頁。  
 紐倫堡——第 31 頁。  
 哥伦比亚——美国的区。——第 558 頁。  
 哥倫布堡垒——第 507、516、517、519、  
 520 頁。  
 哥克斯霍尔姆——第 579 頁。  
 格拉斯哥——第 449、650 頁。  
 格茨黑德——第 574 頁。  
 格林維耳——第 360 頁。  
 格罗斯特郡——英国的郡。——第 95  
 頁。  
 索諾拉——墨西哥的州。——第 351 頁。  
 索美塞特——第 519 頁。  
 索尔福——曼彻斯特的郊区。——第 568  
 頁。  
 索尔費里諾——第 21、22、25、76、141、  
 184、256、314、344、520 頁。  
 爱丁堡——第 274、449 頁。  
 爱斯兰——第 66 頁。  
 爱尔兰——第 80、88、90、95、97、115、  
 117、146、253、334、367、463、510、539、  
 540、593、648、656 頁。  
 爱尔兰海——第 620 頁。

爱米利亚——第 144 頁。  
 特利尔——第 74、668、682 頁。  
 特劳波(奥帕瓦)——第 76 頁。  
 特普利策——第 112、141、142 頁。  
 特腊帕尼——第 70、72 頁。  
 特兰西瓦尼亚——第 206 頁。  
 馬里兰——美国的州。——第 348、353、  
 357、359、584—586、592、593、604、605  
 頁。  
 馬振塔——第 21、25、184、256、314、520  
 頁。  
 馬納薩斯——第 507、515、534 頁。  
 馬薩諸塞——美国的州。——第 445、  
 563、600、601 頁。  
 馬德里——第 501—504 頁。  
 馬德拉斯——第 172 頁。  
 馬尔他島——第 118、647、648 頁。  
 馬尔薩拉——第 69、70 頁。  
 馬斯耳-朔尔斯——第 518 頁。

## 十一画

悉尼——第 85 頁。  
 教皇国——第 143、163、164、197 頁。  
 累克辛頓——第 593 頁。  
 莎姆伯里——第 197 頁。  
 得克薩斯——美国的州。——第 350、  
 354、360—364、390、391、522、585、598  
 頁。  
 曼彻斯特——第 90、152、245、273、277、  
 278、303、305、332、333、449、463、475、  
 487、512、567、568、578 頁。  
 都灵——第 34、63、102、142、197、561 頁。  
 都柏林——第 449、591 頁。  
 莫利澤——第 165 頁。  
 莫斯科——第 527、529 頁。  
 梅肯——第 522 頁。  
 梅里勒榜——倫敦的区。——第 481 頁。

梅利托-迪-波尔托-薩耳沃——第 166 頁。  
 康瓦尔——第 118 頁。  
 康伯兰河——第 516—520 頁。  
 康伯兰高原——第 358 頁。  
 康波巴索——第 165 頁。  
 康涅狄格——美国的州。——第 368、429 頁。  
 密苏里——美国的州。——第 348、349、352—355、358、360、362、364、401、403、422、424、442、443、514、515、520、585、593 頁。  
 密苏里河——第 364、422 頁。  
 密西西比——美国的州。——第 327、349、361、518、522、533 頁。  
 密西西比河——第 358、364、516、517、519、533、537、541、543、544、556、585、592 頁。  
 密歇根——美国的州。——第 600、601 頁。  
 密雷栖摩——第 521 頁。

## 十二画

雅典——第 524 頁。  
 凯罗——第 517 頁。  
 喀布尔——第 178 頁。  
 提罗耳——第 250 頁。  
 散德兰——第 581 頁。  
 堪薩斯——美国的州。——第 352、355、364、429、443 頁。  
 温伯耳登——第 280、284 頁。  
 費拉得尔菲亚——第 513、543、584 頁。  
 菲尤馬腊-迪-穆罗——第 170 頁。  
 普法尔茨——第 631 頁。  
 普利茅斯——第 105、107、648 頁。  
 彭布魯克——第 105、107 頁。  
 彭薩科拉——第 594 頁。

博陵-格林——第 516—520 頁。  
 博罗迪諾——第 536 頁。  
 博耳斯-布拉夫——第 403、507、517 頁。  
 黑海——第 159 頁。  
 黑塞哥維那——第 110 頁。  
 黑森-达姆斯塔德——第 23、76、221 頁。  
 斯图加特——第 76 頁。  
 斯泰福郡——英国的郡。——第 95 頁。  
 斯特拉斯堡——第 67 頁。  
 斯摩棱斯克——第 536 頁。  
 斯帕提万托角——第 166 頁。  
 萊巴赫(柳布梁納)——第 76 頁。  
 萊斯特郡——英国的郡。——第 95 頁。  
 萊茵河——第 24、53、55、256 頁。  
 萊茵省——第 56、124、672、682 頁。  
 萊茵河各省——第 58、59、111、112、145、341 頁。  
 萊茵普魯士——見萊茵省。

## 十三画

瑟堡——第 106、107 頁。  
 滑铁卢——第 380、628 頁。  
 落基山脉——第 364 頁。  
 詹姆士河——第 542 頁。  
 雷焦-迪-卡拉布里亚——第 166、169、170 頁。  
 路易西安納——美国的州。——第 347、354、363、428、522、533 頁。  
 路易斯維耳——第 361、537、585、592 頁。  
 塔拉莫涅——第 69 頁。  
 塔奧尔米納——第 164、165 頁。  
 塞納河——第 77 頁。  
 塞爾維亞——第 206 頁。  
 塞拉勒窩內——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第 531 頁。  
 塞瓦斯托波尔——第 106、184、344、527、631、633、636、639 頁。

奥列塔——第165頁。  
 奥里繆茨(奥洛摩茨)——第60頁。  
 奥斯坦德——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  
 ——第65頁。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24、  
 47頁。  
 蒙哥馬利——第347、348、354、363—364  
 頁。  
 蒙雷阿勒——第64、72頁。  
 蒙塔尔托山——第168頁。  
 蒙特諾特——第515、521頁。  
 蒙特列奥涅(維博-瓦兰提亚)——第  
 166、167、171頁。  
 新西兰——第647、648頁。  
 新伯恩——第594頁。  
 新英格兰——第364、429、558、563、592  
 頁。  
 新奥尔良——第363、428、510—511、517、  
 527—530、533、537、539、543、556、585、  
 594頁。  
 新墨西哥——第350、360、361、364頁。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州。——第  
 85頁。

#### 十四画

綠島——見爱尔兰。  
 赫兰(埃斯特果姆)——第251頁。  
 赫勒弗德郡——英国的郡。——第95  
 頁。  
 維也納——第47、75、76、142、144、195、  
 205、206、252頁。  
 維罗那——第76頁。  
 維克斯堡——第544頁。  
 維斯拉河——第192頁。  
 維尔騰堡——第23、76、212、221頁。  
 維拉弗兰卡——第46、54、55、58—60、76  
 頁。

#### 十五画

劍桥——第595頁。  
 緬因——美国的州。——第535頁。  
 黎巴嫩——第111、112頁。  
 摩洛哥——第382、386、495、497頁。  
 慕尼黑——第31頁。  
 撒丁——見皮蒙特。  
 撒丁島——第101、163、165頁。  
 德果——第521頁。  
 德拉韦——美国的州。——第348、357、  
 359、601頁。  
 德拉韦灣——第364頁。  
 墨西哥——第327、350、351、356、381—  
 393、425、429、445、495—497、499—  
 504、524、541、553、554頁。  
 墨西哥灣——第364、383、388、521、522  
 頁。  
 墨西拿——第63、64、132、133、165、170、  
 196—198頁。  
 墨西拿海峽——第163頁。

#### 十六画

澳大利亚——第4、85、158、373、379、  
 398、455、459、488、489、657頁。  
 錫兰島——第647頁。  
 霍布根——第542頁。  
 霍尔施坦——第253—255頁。  
 霍利赫德——第475頁。  
 澤稷島——第535、648頁。  
 澤默达——第229頁。  
 諾福克——英国的郡。——第510、512  
 頁。  
 諾福克——美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43、594頁。  
 諾定昂——第96頁。  
 諾烏斯利——第274頁。

謀比耳——第 511、529、544 頁。

### 十八画

薩克森——第 59、75、225、256 頁。

薩利切——第 170 頁。

薩拉哥沙——第 527 頁。

薩姆特尔堡垒——第 348 頁。

薩瓦——第 51、55、59、101、489 頁。

薩凡那——第 511、528 頁。

薩尔茨堡——第 249 頁。

薩尔布吕肯——第 74 頁。

薩累米——第 69、71 頁。

薩累諾——第 165 頁。

薩累諾灣——第 134 頁。

## 譯 后 記

本卷中有关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的文章，凡已收入“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国内战”一书（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朱鴻恩譯）的，都核对英文原文和德文原文，并参考其他版本和譯本，对譯文重新作了校訂。“英国的政治”和“中国記事”两文，原收入“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一书（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現根据英文原文和德文原文作了校訂。其他文章，在譯校过程中也都核对原文，并参考了其他版本和譯本。

参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是徐若木、高叔眉、单志澄、韓文臣、刘功勛、謝惇；参加資料工作的是刘功勛、王錦文、馮如馥、陈家英、陈瑞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